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ZF46/04

六四・經部・詩類

草木疏校正二卷　〔清〕趙　佑撰……一
詩譜補亡後訂一卷拾遺一卷　〔清〕吳　騫撰……三九
毛詩故訓傳定本三十卷　〔清〕段玉裁撰……五七
詩經小學四卷　〔清〕段玉裁撰……一七九
讀風偶識四卷　〔清〕崔　述撰……二二七
毛詩證讀五卷讀詩或問一卷　〔清〕戚學標撰……三〇三
毛詩説六卷詩藴二卷　〔清〕莊有可撰……四一七
詩疑筆記七卷後説一卷　〔清〕夏味堂撰……六一一

仁和趙鹿泉校正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白鷺洲書院雕版

草木疏校正自敘

仁和趙佑

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元陶宗儀載在說郛、及明末毛晉為之廣要、入津逮秘書、今世現行唯此二本、以校陸德明孔穎達邢昺鄭樵羅願衆家所引、皆具其中、有引未及盡者、可藉以補其闕、正其譌亦有明見諸引而此亡之者、蓋非完書、陶本舛錯脫棄特多、毛本較善、然於陶本之失、仍未能悉加釐正也、攷璣之本末、不見於史傳、隋經籍志有其書名卷數而時代未詳、唯釋文序錄注稱字元恪吳郡人吳

太子中庶子烏程令、崇文總目館閣書目以為据、嗣是馬端臨通考、今朱彝尊經義考、並載之定為吳時人、而陳振孫解題獨謂其引郭璞注爾雅當在郭以後、今考其書多引三蒼、犍為文學、及樊光許慎等、又有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獨未一稱郭璞、唯其說多與郭同、亦有異者、德明穎達在唐初、皆勤勤徵述之、釋文每引必舉書名、罕斥名姓、其與郭注並列者、恒以先郭、則其傳之遠可知、且已編入隋志、而陶氏毛氏猶並題唐人、益妄矣、二卷中于詩名物甚多未備、編

題先後復不依經次疑本作者未成之書久而不免散佚好事者為就他書綴緝間涉竄附痕跡宛然則總目所謂後世失傳不得其真者然并以其附經釋詛窘于采獲似非通儒所為又過爰取二本異同校以諸家別錄而是正之凡應改定題目增訂文字寸疑之處悉附見於本文中率以詩爾雅疏釋文為之主并繫之案至毛氏所論得失自有廣要在如唐棣常棣已與予詩細適合不暇復論間有贅及讀者亦可覽而知所裁也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三月

草木疏校正上

仁和趙佑學

題名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上唐吳郡陸璣陶本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廣要卷上之上唐吳郡陸璣元恪撰明海隅毛晉子晉參毛本

案唐字非當曰吳吳郡陸璣隋志毛詩草木蟲魚疏二卷烏程令吳郡陸璣撰崇文總目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璣撰世或以璣為機非也機自為晉人本不治詩今應以璣為正云二本知正其名而不知論其世又璣撰者疏也廣要則子晉所撰也今總題于上而言璣撰失講之甚

目錄卷上

方秉蕑兮　采采芣苢　言采其蝱　中谷有蓷

集于苞杞　言采其蕢　蔦與女蘿　有蒲與荷

參差荇菜　于以采蘋　于以采藻　言采其茆

蒹葭蒼蒼　綠竹猗猗　苕之華　隰有游龍

食野之苹　于以采蘩　菁菁者莪　言刈其蔞

食野之蒿　食野之芩　采采卷耳　贈之以勺藥

采葑采菲　言采其蕨　言采其薇　言采其蕌
薄言采芑　誰謂荼苦　匏有苦葉　卬有旨苕
言采其莫　莫莫葛藟　視爾如荍　北山有萊
取蕭祭脂　白茅包之　可以漚紵　卬有旨鷊
南山有臺・茹藘在阪　白華菅兮　蘞蔓于野
匪莪伊蔚　隰有萇楚　芄蘭之支　浸彼苞稂
言采其遂」
梓椅梧桐　有條有梅　北山有楰　常棣
爰有樹檀　柞棫拔矣　隰有杞桋　隰有杻

其灌其栵　其檉其椐　山有樞　山有栲
集于苞栩　無浸穫薪　無折我樹杞　其下維穀
榛楛濟濟　揚之水不流束蒲　蔽芾其樗
椒聊之實　山有苞櫟　食鬱及薁　樹之榛栗
摽有梅　蔽芾甘棠　唐棣之華　隰有樹檖
南山有枸　顏如舜華　采荼薪樗　維筍及蒲」

卷下

鳳皇于飛　鶴鳴于九皐　鸛鳴于垤　鴥彼晨風
鴥彼飛隼　有集維鷮　關關雎鳩　鳲鳩在桑
宛彼鳴鳩　翩翩者鵻　脊令在原　黃鳥于飛
鴟鴞鴟鴞　交交桑扈　肇允彼桃蟲　振鷺于飛
維鵜在梁　鴻飛遵渚　弋鳧與雁　肅肅鴇羽
翩彼飛鴞　流離之子」
麟之趾　于嗟乎騶虞　有熊有羆　羔裘豹飾
獻其貔皮　狼跋其胡　毋教猱升木」　有鱣有鮪
維魴及鱮　魚麗于罶魴鱧　九罭之魚鱒魴
魚麗于罶鱨鯊　象弭魚服　鼉鼓逢逢
成是貝錦　螽斯　喓喓草蟲　趯趯阜螽

莎雞振羽　去其螟螣及其蟊賊　螟蛉有子
蟋蟀在堂　蜉蝣之羽　如蜩如螗　伊威在室
蠨蛸在戶　碩鼠　為鬼為蜮　卷髮如蠆
胡為虺蜴　領如蝤蠐」

丁云、有鱣有鮪、螽斯、依前草木鳥獸之例、皆當提行、

魯詩　齊詩　韓詩　毛詩

說郛不為目錄、唯分上下卷、草木上鳥獸蟲魚下、未為四家詩授受四篇、廣要自以所廣較繁、因就

上下、復分為上下、而仍不易二卷之本來、為之目録、唯末四篇不入目、今為補之、案經義考載姚士粦言其篋藏陸氏疏本、凡草之類八十、木之類三十有四、鳥之類二十有三、獸之類九、魚之類十、蟲之類十有八、今則草裁四十九題、餘皆多寡參差、陶本又脱去食野之芩一條、以無折我樹杞、誤重為集于苞杞、毛本稍補正之、若其中題之失實文之誤竄、以詩爾雅疏所引校之、隨在皆是、茲故存毛本之目、而復隨文略加釐正于後、

方秉蕑兮

蕑即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云、紉秋蘭、孔子曰蘭當為王者香草是也、草字疑衍、詩疏所引草下、又有皆字、丁云、孔子語見琴操、無草字為正、 其莖葉似藥草澤蘭、但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故天子賜諸侯茝蘭、詩疏闕引此句、藏衣著書中、辟白魚也、

采采芣苢

芣苢、一名馬舃、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今藥中草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鬻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鬻、古煑字、中从者、不从米、各注疏本多訛、然陶本于可鬻下、衍與煑同三字、為正文、大非、今依毛本去、難產、爾雅疏引作產難、釋文作生難、此從詩疏也、

言采其蝱

蝱、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也、

中谷有蓷

蓷、似萑、當作萑、 方莖、白華、華生節間、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藺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蓷、益母也、故曾子見益母而感、陶本衍思字、 案本草云、茺蔚、一名益母、故劉歆曰、蓷臭穢、即茺蔚也、

案爾雅、萑蓷、一物、不應言似、郭注云、今茺蔚也、葉似荏、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即璣此語也、釋文、荏、而甚反、則此似萑乃似荏之誤、今詩集傳本亦誤荏為萑、予于詩細言之、而毛子晉未察其為坊俗譌字也、

集于苞杞

杞、其樹如樗、爾雅疏闕此句、詩釋文于南山有杞下、引之、尚有一名狗骨四字、一名苦杞、一名地骨、春生、作羹茹微苦、其莖似莓子、秋熟、正赤、莖葉及子服之輕身益氣、

案毛公傳、杞、枸杞也、南山有杞傳同、爾雅枸檵在釋木、疏引四牡集于苞杞陸璣疏云云、則是木而非草、陸氏吳人、豈未見今陝甘閒枸杞皆大樹耶、然釋文引其樹如樗一名狗骨二語于南山有杞下、則此條古本元在木類、而錯簡耳、

言采其藚

藚、今澤蕮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

案廣要云、陸氏因毛傳水蕮誤為澤蕮、李巡已非之、此語大謬、李巡後漢人、安得非及吳人之疏、況毛氏又以璣為唐人耶、蓋郭注于釋草之藚云毛詩傳曰、水蕮也、如續斷、寸寸有節、于蕍蕮注云、今澤蕮、故邢疏謂陸璣以藚為澤蕮、郭氏所不取、非李巡語、蓋止可云郭璞非之耳、然本草云、澤瀉又名水瀉、亦不必因郭注定為陸誤也、

蔦與女蘿

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女蘿、今兔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兔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兔絲殊異、

有蒲與荷

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者名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脆、鬻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以上陶本闕、詩疏引在韓奕維筍及蒲下、荷、芙蕖、江東呼荷、其莖茄、其葉蕸、莖下白蒻、其花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蕖、其實蓮、蓮青皮裏白子

為的、的中有青長三分如鉤、為薏、味甚苦、故里語云苦如薏是也、的五月中生、生啖脆、至秋表皮黑、的成實、或可磨以為飯、如粟也、輕身益氣、令人強健、又可為糜、幽州揚豫取備饑年、其根為藕、幽州謂之光旁、為光如牛角、詩爾雅疏載蓮青皮以下至是也、無長三分如鉤語、前後並闕、牛角、毛本作斗角、今定從陶、

參差荇菜

荇、一名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

莖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案酒肥陶本毛本俱作脆今從詩爾雅疏

于以采蘋

蘋今水上浮萍是也其粗大者謂之蘋小者曰薸季春始生可糝蒸以為茹又可用苦酒淹以就酒

于以采藻

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扶風人謂之藻聚為發聲也此二藻皆可食煮挼去腥氣米麪糝蒸為茹嘉美揚州饑荒可以當穀食

飢時蒸而食之扶風以下詩疏闕引爾雅疏加又云二字疑其間尚有別語逸

言采其茆

茆與荇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葉可以生食又可鬻滑美江東人謂之蓴菜或謂之水葵諸陂澤水中皆有

蒹葭蒼蒼

蒹水草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強青徐州人謂之薕蒹薕字絕句蒹一字句屬下爾雅疏有薕字脫蒹字詩疏則脫薕字今合校補之陶本毛本止知詩疏也兗州遼東通語也　葭一名蘆菼一名薍薍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蘆薍別草也

案爾雅蒹薕疏案詩秦風云蒹葭蒼蒼陸璣云蒹水草也云云又葭蘆菼薍疏案詩衛風碩人云葭菼揭揭陸璣云薍或謂之荻云云詩疏亦于兩詩分處引之則此葭一名蘆以下乃葭菼揭揭疏文故得並言菼薍而于蒹葭不更釋葭矣其云蘆薍別草者乃因毛傳葭蘆菼薍也而王風大車傳菼

鵻也蘆之初生者也則是以蘆薍為一故言今語以別之非為蒹葭疏甚明當截此葭字以下另為一條補題為葭菼揭揭然觀孔邢兩疏所引皆只從薍或謂之荻句起則其上亦當更有正釋葭菼語而逸矣未可即以葭一名蘆八字為正陶氏毛氏本皆誤併又不免强綴以當之也今就其文中空一格以示隔別俟再考云丁云葭一名蘆八字即邢昺疏語如前文葭一名葦蒹一名薕之例

綠竹猗猗毛本題為菉非當依詩本文

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綠竹也、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旁生此、人謂此為綠竹、淇澳、二水名、陶本無此五字、毛本有之、詩疏同、

案此條作三段、先言有草似竹、以明非竹、蓋與毛公竹萹竹者不大殊、但不出萹竹名耳、再言綠竹、一草名、以明非二物、則與綠王芻者全異矣、又言淇澳、二水名、則本釋草木而忽及地、亦深著其與傳異釋之意、非漫也、蓋毛公于詩名物多主爾雅陸不專主爾雅故也、此要是所見有別、孔穎達非

之、而既曰、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綠竹、自然以其莖葉青綠生淇澳旁、又出其莖葉以下二十三字、頗犯重沓、及觀釋文引其前三語、正義引其後段、明皆出陸元文、則似唐時陸本已不免別出、後人因而湊集為一歟、惟是陸既顯與毛異、並不一言爾雅、即與郭璞注、全相馬牛、夫何李匡文資暇錄獨舉綠竹猗猗一條、言其疏稱郭璞云、綠竹、王芻也、今呼白腳蘋、或云、即鹿蓐草、又云萹竹、似小藜、赤莖節云云、此必李氏所見陸疏本有誤竄郭語者、復不考于德明穎達所述、而妄以相誣、非但誣陸、并郭注元文亦多違誤、陳振孫益鹵莽斷為陸之後郭、良可付之一笑也、

附錄 李匡文資暇錄、詩衛淇澳篇綠竹猗猗、案陸璣草木疏稱郭璞云、綠竹、王芻也、今呼為白腳蘋、或云、即鹿蓐草、又云萹竹、似小藜、赤莖節、韓詩作薄音篤、亦云薄萹竹、則明知非笋竹矣、今為辭賦引猗猗入竹事、大誤也、故盡引陸郭之注疏云、

丁云、陳伯玉謂此書引郭璞注爾雅、乃據李濟翁

資暇錄、但觀李氏元文云盡引郭陸之注疏、則陸自有解與郭相近、並非陸之引郭、李蓋先引陸次引郭、其稱字下尚有數句、即詩釋文所引陸疏文、而郭璞云云乃李自引之、合兩說以證綠竹之非笋竹者、陳氏見誤本資暇錄、不知稱字下有脫文、遂援之以斷陸在郭後、後人不知其誤、并採資暇錄所載、入陸疏、遂有郭璞語、今本無此誤、又似姚士粦因陳氏云云而刪去之、然亦見闕湊重沓之病、至馮嗣京本文多數句、則夾雜他人語、更不直

一笑矣

苕之華

苕、一名陵時、一名鼠尾、似王芻、詩爾雅疏三字闕、生下溼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花、可染皁、煑以沐髮即黑、葉青如藍而多華、詩爾雅疏七字闕、

隰有游龍

游龍、一名馬蓼、葉粗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

食野之苹

苹、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詩爾雅疏並作肥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

案爾雅、苹、藾蕭、鄭箋因之、以易毛傳之蓱、郭注云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孔邢二疏俱引陸璣此疏為証、則與鄭郭不殊、未知廣要何見乃稱陸佃羅願以為水上小浮蓱、小浮蓱安得莖似箸安得野生、又載盧氏雜說、唐文宗言朕看毛詩疏、苹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藾蕭、考今孔氏疏中並無苹葉圓云云十字、豈在隋志舒瑗沈重諸人所撰毛詩義疏中者耶、

于以采蘩

蘩、皤蒿、凡艾白色為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食、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旁勃、故大戴禮夏小正傳云、蘩由胡、由胡旁勃也、

菁菁者莪

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食、香美味頗似蔞蒿、

言刈其蔞

蔞、蔞蒿也、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肥美、其葉又可蒸為茹、

食野之蒿

蒿、青蒿也、香中炙啖、詩爾雅疏四字闕、荊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菣也、菣、去刄反、毛誤作比、

案香中炙啖四字、郭注語同、蓋取于陸者、而孔邢二疏並闕引、毛本亦無之、今据陶本存、凡疏文與郭同者甚多、蓋皆郭之從陸出、不必陸之在郭後、聊舉隅于此、其陶毛二本之異同、毛每較善于陶、然

陶本可從者不必偏徇毛也、
食野之苓（陶本無、毛本有、蓋据詩疏補、是、）
苓草、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為草真實、牛馬皆喜食之、

采采卷耳

卷耳、一名枲耳、一名胡枲、一名苓耳、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鬻為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今或謂之耳璫草、鄭康成謂是白胡荽、幽州人呼爵耳、

贈之以芍藥

芍藥、今藥草芍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毛本無此五字、陶本有之、据詩疏所載、非孔氏語也、）司馬相如賦云、芍藥之和、揚雄賦曰、甘甜之和、芍藥之美、七十食之、（二十六字、詩疏闕、）

案陸氏釋蘭以為似藥草澤蘭、不言今之蘭蕙、釋芍藥又以今芍藥無香氣非是、皆異、蓋二物爾雅皆不載、豈陸時尚未識其花耶、今芍藥大有香、廣雅本草古今注皆備詳其名狀、而牡丹亦稱木芍藥、唐人極貴重之、無緣孔穎達亦言未審、自羅氏爾雅翼、以詩疏未審今何草一語為孔氏語、于是廣要于陸疏元文削此五字、今依說郛存、

采葑采菲

葑蔓菁、（詩爾雅疏及釋文、俱引作蕪菁、毛本于此句下多一作蕪菁四字、為正文、今依陶本去、）幽州人或謂之芥、菲似葍、莖粗、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鬻為茹、甘美可作羮、幽州人謂之芴、爾雅又謂之蒠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

言采其蕨

蕨、鼈也、山菜也、周秦曰蕨、齊魯曰鼈、初生似蒜、莖紫

黑色、可食、如葵、（爾雅疏闕周秦二語、詩釋文有之、）

言采其薇（陶本毛本俱有題無文、敓漫滅也、今据詩疏補、）

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羮、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

言采其葍

葍、一名葍、河內謂之蓫、（五字、詩爾雅疏引、陶本亦無、）幽州人謂之燕葍、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之、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飢、漢祭甘泉或用之、其草有兩種、葉細而花赤有臭氣也、（漢祭甘泉以下、詩爾雅疏並闕、毛本于末注云、一本作花葉有兩種、一種葉細而花

赤、一種、葉大而花白、復香、

薄言采芑

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謂之芑、西河鴈門、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

誰謂荼苦 詩疏引在唐風采苦、

荼、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所謂菫荼如飴、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

匏有苦葉

匏葉、小時可為羹、又可淹鬻、極美、此下有脫悮、揚州人恒食之、至八月葉即苦、故曰苦葉、毛本多匏有二字、非、

案詩疏所引于極美下云、故詩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恒食之、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曰苦葉、當依文改補、

卬有旨苕

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

言采其莫

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為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

莫莫葛藟 詩釋文及疏引在周南樛木、

藟、一名巨苽、似燕薁、易困卦釋文、苽作荒、燕作蘡、亦延蔓生、葉如艾、白色、其子赤、可食、酢而不美、幽州謂之推藟、詩疏、釋文、闕此句、見困卦釋文、作推虆、

案詩葛藟數見、始于周南南有樛木、何當至旱麓始為疏、豈陸氏此書元在草創、未成倫次、有待詳定故耶、否則就孔疏所引此題自當改正葛藟虆之、而傳者失其真、觀其有藟而無葛、凡此之類、良由掇拾于散亡之餘、諸儒所未及引者即無從補綴、殆可知也、

視爾如荍

荍、一名芘芣、一名荊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

北山有萊

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蒸以為茹、謂之萊蒸、

案廣要云、諸韻書俱引草木疏云、萊、藜也、今疏本文不載、可見陸疏逸去者甚多、然考今詩疏所引、亦無藜也二字、諸韻書蓋据陸疏別本、毛氏考証頗善、又爾雅、釐蔓華、說文云、萊蔓華、廣韻玉篇俱云、萊、藜草、古文來釐同用、釐藜又一音、孔氏并遺說文也、

取蕭祭脂（詩疏引在彼采蕭兮、玩文義當以此題為是、）

蕭荻、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粗、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為香、許慎以為艾蒿、非也、郊特牲云、既奠然後爇蕭合馨香是也、（丁云、蕭荻、荻蒿、二荻字、皆當為萩、此今本爾雅之誤字也、爇蕭合馨香、亦當依禮記元文、作焫蕭合羶薌、諸經傳訛舛、此類多矣、）

白茅包之

白茅包之茅之白者、古用包裹禮物、以充祭祀縮酒用、

可以漚紵

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荊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割、割便生、剝之以鐵若竹、刮其（詩疏作挾之二字、誤、）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煮之用緝、（詩疏闕此四字、）謂之徽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

邛有旨鷊

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

南山有臺

臺夫須、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為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或云、臺草有皮、堅細滑緻、可為簦笠、以禦雨是也、南山多有、（詩爾雅疏、並闕或云以下、）

茹藘在阪

茹藘、茅蒐、蒨草也、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今圃人或作畦種蒔、故貨殖傳云、卮茜千石、亦比千乘之家、（詩爾雅疏、並闕今圃人以下、）

白華菅兮（詩疏引在可以漚菅、）

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漚乃尤善矣、（陶本作漚及曝尤善也、兹從毛本、與詩爾雅疏同、）

蘞蔓于野

蘞、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也、幽

州人謂之烏服、（毛本脫州字、）其莖葉煑以哺牛除熱、

匪莪伊蔚

蔚。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新蒿。

隰有萇楚

萇楚、今羊桃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今人以為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

芄蘭之支

芄蘭、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蔓生、葉青綠色而厚、斷之有白汁、鬻為茹、滑美、其子長數寸、似瓠子、（蔓生以下、詩爾雅疏皆闕引、陶本亦無之、作柔弱恒蔓于地、有所依緣則起、十二字、蓋誤竄鄭箋文、今依廣要去、）

浸彼苞稂

稂、童粱、禾秀為穗而不成、崱嶷然、謂之童粱、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之守田也、甫田云、不稂不莠、外傳曰、馬餼不過稂莠、皆是也、（詩爾雅疏脫餼字、今補、）

補浸彼苞蓍

蓍、似藾蕭、青色、科生、（易說卦釋文引毛詩草木疏云、）

言采其蓫（此題、當與前言采其葍相從、而特綴在草類末、皆正本久佚、纂輯者失之也、今不及。備論云、）

蓫、牛蘈、揚州人謂之羊蹄、似蘆菔而莖赤、可瀹為茹、滑而美也、多啖、令人下氣、幽州人謂之蓫、

梓椅梧桐（當依詩本文、作椅桐梓漆、）

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今人云梧桐也、則大類同而小別也、桐有青桐白桐赤桐、宜琴瑟、今雲南牂牁人績以為布、似毛布、（桐有青桐）

（以下、詩爾雅疏皆闕引、亦無今人云梧桐也句、）

案疏題皆全書經文、不應此獨變例作梓椅梧桐、爾雅椅梓疏引詩鄘風云、椅桐梓漆、陸璣云云、則此題當依經改正、但闕言漆耳、然疏中似此者亦多矣、桐不皆宜琴瑟、宜字上亦恐有闕文、當是白桐二字、抑豈陸氏不欲細別耶、（丁云、學海本赤桐下、有白桐二字、）

有條有梅

條、槄也、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耳、皮色白、葉亦白、（各本俱作皮葉白、色亦白、誤、）材理好、宜為車板、能溼、（能讀耐、）又可為棺

木、宜陽共北山多有之、梅樹、皮葉似豫章、豫章爾雅疏及陶本俱脫此二字、非、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花赤黃、子青、不可食、柟葉大可三四葉一蘩、木理細緻于豫章、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荊州人曰梅、詩爾雅疏俱脫此五字、其下爾雅疏皆闕、江南及新城上庸蜀皆多樟柟、江南、陶本毛本俱作終南、又脫蜀字、今依詩疏、終南山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柟也、

北山有楰

楰、楸屬、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溼時脆、燥時堅、今永昌又謂鼠梓、漢人謂之楰、溼時脆下、詩爾雅疏並闕、今字、毛本誤金、

常棣當依詩本文補之華二字、

常棣、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如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

爰有樹檀詩疏引為無折我樹檀、及隰有六駁、疏、

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繫、詩疏作檕、下从木、又似駁馬、駁馬梓榆、其樹皮青白駁犖、遙視似馬、詩疏作似駁馬、故謂之駁馬、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駁馬、繫迷一名挈榼、故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挈榼先殫、下章云、山有枹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謂獸、

案此條舛謬特甚、蓋合鄭風無折我樹檀及秦風隰有六駁二疏而誤竄為一、其下章云云蓋無頭緒、今依詩正義參以釋文所引析為二條錄存之、所改正題一、補題一

無折我樹檀

檀木、皮正青滑澤、與檕迷相似、又似駁馬、駁馬梓榆、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檕迷、檕迷尚可得駁馬、檕迷一名挈榼、故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挈榼先殫、將仲子詩疏、引陸璣疏文、

隰有六駁

駁馬、木名、梓榆也、晨風詩釋文所引草木疏文、其樹皮青白駁犖、遙視似駁馬、故謂之駁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詩疏所引疏文、

案陸氏之有裨經義者、莫善于隰有六駁正舊說

獸名之違陸德明孔穎達並主之朱子用之最為不刊俗刻紊亂致乖本趣陶本不足論毛晉既為之廣要曾不一察爰有樹檀之疏何得忽稱晨風詩中語為下章又何得忽言獸是雖据摭務多乎陸氏之書奚益焉

柞棫拔矣爾雅疏引為芃芃棫樸

柞棫三蒼說棫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桵直理易破可為犢車輻詩疏脫輻字陶本毛本俱作犢車軸今從爾雅疏又可為矛戟矜陶本毛本俱作鍦今人謂之白梂或曰白柘詩爾雅疏所引俱有此十字陶本毛本並脫今補

案白柘即鄭樵所謂山柘者也廣要譏鄭氏認棫為山柘而不知其說即出陸疏蓋由所据疏本有閼遺未及考于孔邢所引補之矣廣要又載通志引陸璣云三蒼云棫即柞也其葉繁茂其木堅韌有刺今人以為梂亦可以為車軸則疑鄭所述陸疏元文尚有其葉以下二十一字逸去待補者繁茂堅韌正釋柞即爾雅翼所謂柞葉細密今人為梂用之而齊民要術言十年中椽廿年中屋棟者直理易破云云正釋棫即爾雅之棫白桵郭注小木叢生有刺者詩每柞棫並舉自當二木而三蒼說一之蓋柞是總名通言之則有栩櫟棫等名毛氏謂柞栩櫟是大木棫是小木良是近理可資陸疏折中數種之木今南方統呼之雜樹給柴薪即詩云析其柞薪是也

隰有杞桋

桋葉如柞皮厚而白爾雅疏作厚薄陶本同其木理赤者為赤桋一名桋白者為桋其木皆堅韌今人以為車轂

隰有杻陶本作北山有杻題誤

杻檍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為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花如楝而細蘂正白蓋樹陶本蓋下衍此字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于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檍材可為弓弩幹也

其灌其栵

栵栭葉如榆也木理堅韌而赤可為車輞

其檉其椐

檉河柳生水旁皮正赤如絳一名雨師枝葉似松椐樻節中腫似扶老即今靈壽是也（毛本作可作杖以扶老今靈壽是也陶本亦脫即字）今人以為馬鞭及杖宏農共北山甚有之

案此條廣要不及說郛本之正節中腫似扶老詩爾雅疏及釋文爾雅翼所引並同蓋扶老本杖名漢書孔光傳賜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此言可為似扶老句註腳廣要已引之乃猶据誤本衍可作杖三字于句中又訛似為以則于文義乖矣（丁云訛似為以詩釋文已如此）

山有樞

樞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瀹為茹美滑于白榆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耳

山有栲

栲葉似櫟木皮厚數寸可為車輻或謂之栲櫟許慎正以栲讀為糗今人言栲失其聲耳

案此條脫外陶本毛本並非當以詩爾雅疏所引元文補正之云山樗與下田樗略無異葉似差狹

耳吳人以其葉為茗方俗無名此為栲者似誤也今所云為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為車輻謂之栲櫟許慎正以栲讀為糗今人言栲失其聲矣此陸氏因爾雅栲山樗及毛傳之文而辨之孔氏邢氏所述並同廣要亦述之而不言本條之失又禹貢疏引陸璣毛詩義疏云杶櫄栲漆相似如一爾雅釋文則引為方志詩疏又引為俗語今莫能定其何屬并附存于此云

集于苞栩

栩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為杼或謂之為栩其子為皁或言皁斗其殼為汁可以染皁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汁或云橡斗（詩爾雅疏並闕此四字丁云後人所加）讀櫟為杼五方通語也

無浸穫薪（廣要註云舊刻穫非）

穫今椰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韌剝之長數尺可為絙索又可為甑帶其材可為杯器

案詩本是穫字从禾毛傳穫刈也正義曰穫讀如穫稻之穫故為刈鄭箋穫落木名也既伐而析之

以為薪。正義曰、檴落、釋木文、文在釋木、故為木名。釋文、穫、戶郭反。毛、刈也。鄭、落木名也。字則宜從木旁、是因鄭而讀其字如爾雅从木之檴。然玩鄭云既伐、頗似以落言伐、亦落實取材之落、未必作木名。其改毛之刈為落者、殆其所受經本作从木之檴、故以刈禾名穫、落木名檴言之、抑或經自從禾而鄭好改字、遂異于毛也。諸家則因釋木有檴落之文附會之。其實爾雅亦是釋檴為落木之義、未必作木名、當在釋言而在釋木、猶之茭雖不在釋草而在釋言、並是爾雅錯簡、抑或古文不拘體例之處。然爾雅固自有檴為名者、見于釋草之末、曰檴、橐含。郭注未詳。而檴字本或作欆、竊以檴既即檴落之字、橐含豈非所謂可為甑帶杯器之意者耶。但諸家以其文在釋草文、郭氏所闕疑、未敢妄說耳。至此穫薪之从禾不从木、即或从木、亦非木名、則自毛公後朱子及呂嚴諸儒俱無異說、廣要以陸氏此疏與本詩無涉、是已。

無折我樹杞（陶本作集于苞杞、誤。毛本是、詩疏同。）

杞、柳屬也。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色、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為車轂。今共北淇水旁、魯國泰山汶水邊純杞也。（故字衍、但詩疏亦有之、）

其下維穀

穀、幽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楮桑。（詩疏闕此四字、）荊揚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謂之穀皮紙、長數丈、（三字詩疏亦闕、）潔白光輝、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為茹、

榛楛濟濟

楛其形似荊、（詩釋文其作木、形作莖、禹貢釋文作葉如荊、）而赤、莖似蓍、（莖詩釋文作葉二字、）其上黨人織以為斗筥箱器、（織、詩釋文作箴、亦無斗器二字、）又揉以為釵、（揉、詩釋文及疏作屎、）故上黨人調（詩疏有曰字、）問婦人、欲買赭否、曰、（二字詩疏作不謂、下同、）竈下自有黃土、問買釵否、曰、山中自有楛、

揚之水不流束蒲

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正白者（詩疏無正白二字、）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皆可以為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人又以為箕

鑵之楊也

蔽芾其樗

山樗與下田樗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為茗、

案此條乃詩爾雅疏中所引唐風山有栲疏之文陶氏毛氏二本皆于彼條脫舛不備而又誤竄其首段語于此孔氏詩疏于我行其野之遂蓄下皆引陸疏而首章樗獨無文則陸疏未必有此題即有此題亦當別有文非即截前山有栲之文此樗

與爾七月之薪樗皆莊子所謂不材之木而疏謂下田樗者豈得不正釋其名狀而獨以山樗為主言之今既改正其文補入山有栲中則此條已當削去而猶姑存其題以待考云

椒聊之實

椒聊聊語助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莖葉堅而滑澤(詩爾雅疏皆無莖字)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為香今成皋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蒸鷄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上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麞麋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也

山有苞櫟

苞櫟秦人謂柞為櫟(詩爾雅疏柞下多一櫟字)河内人謂木蓼為櫟椒櫟之屬也其子房生為梂木蓼子亦房生(陶本毛本止此其下脫今依詩爾雅疏補足)故說者或曰柞櫟或曰木蓼璣以為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

案柞棫拔矣毛傳柞櫟也正義引陸璣云周秦人

謂柞為櫟比此條多一周字此條則柞下多一櫟字其即一條中語而增減引之耶抑彼自在前柞棫條中之闕文耶姑附以待考說者以下孔邢所引同廣要亦引及之而未知其為陸氏元文反似作邢疏語讀也

六月食鬱及薁(廣要註舊刻缺六月二字)

鬱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色正赤食之甘

案詩疏引此作劉稹毛詩義問云云不云陸璣疏今姑依二本存

樹之榛栗

榛栗屬、有兩種、其一種之皮葉皆如栗、其子小、形似杼子、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也、其一種枝葉如木蓼、生高丈餘、作胡桃味、遼東上黨皆饒、山有榛之榛、枝葉似栗、樹子似橡子、味似栗、枝莖可以為燭、五方皆有栗、周秦吳揚特饒、吳越被城表裏皆栗、唯漁陽范陽栗甜美長味、他方者悉不及也、倭韓國諸島上栗大如雞子、亦短味不美、桂陽有莘栗、叢生、大如杼、(廣要註、一作杍、)子中仁皮子形色與栗無異也、但差小耳、又有奧栗、皆與栗同、子圓而細、或云即莘也、今此唯江湖有之、又有茅栗、佳栗、其實更小、而木與栗不殊、但春生夏花秋實冬枯為異耳、

案此疏詩疏所不載、唯山有榛疏引陸璣云、榛栗屬、其子小、如杼子、表皮黑、味如栗是也、與此詳略異同、但陸氏既言榛有兩種、一如栗、一如木蓼、則所謂山有榛之榛枝葉似栗、樹子似橡子、味似栗、四語、與上之皮葉皆如栗、其子小、形似杼子、味亦如栗者、文並不殊、種本是一、不應忽插其四語于

如木蓼文中、考爾雅翼、榛、枝莖如木蓼、葉如牛李色、高丈餘、子如小栗、其核中悉如李、生則(丁云、此則字似作之誤、)胡桃味、膏燭又美、亦可食噉、漁陽遼代上黨皆饒、此正會陸意而言、枝莖可以為燭、文當與遼東上黨皆饒連接、是言如木蓼之榛、非謂山有榛之榛、知山有榛下四語乃舊刻誤衍、而反于其子小形似杼子下、脫去詩疏所引表皮黑三字、并高丈餘上生字亦誤倒、蓋當移下、為高丈餘、子如小栗、生作胡桃味、斯順也、莘栗、本草圖經引詩云、樹之莘栗、說文以榛為亲、則莘即榛字、古作亲、訛為莘者、字並音臻、詩之榛栗自二物、而桂陽之莘栗合二名為一、皆以其同致淆、即西京雜記上林苑有侯栗、魁栗、瑰栗、榛栗、嶧陽栗之類也、茅栗當依埤雅為芧栗、誤加撇、然今俗猶謂栗之小而多毛者為毛栗、則又以音訛、佳栗即今稱錐栗、二者初不成樹、並不中食、并論之、以補廣要之未盡焉、

摽有梅

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耳、曝乾為腊、置羹臛

奩中又可含以香口、
案陸氏釋標梅為今梅釋有條有梅則依傳別為枏最是但梅樹幹作鐵色可言黑葉不可言黑陸旣吳人夫寧不審恐黑耳二字當如郭注實酢二字方與下文順莫知奚以致誤孔疏不引之豈以其言之不確抑以人所共識而略之耶至廣要以爾雅凡三釋梅獨未及今梅為欠竊謂釋木云時英梅郭璞注為雀梅疏讀時字斷句然安見不可讀時英二字句梅先百花豈非及時而英者耶輙信筆博一粲、

蔽芾甘棠

甘棠今棠梨一名杜梨赤棠也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為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俗語云澀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韌亦可以作弓幹、

唐棣之華

唐棣奧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花或赤或白六月中熟(陶本作成實二字)大如李子可食、

隰有樹檖

檖一名赤蘿(毛本作羅)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檖其實如梨但小耳(陶本毛本俱作但實甘小異耳今依詩爾雅疏)一名鹿梨一名鼠梨齊郡廣饒縣堯山魯國河內共北山中有(十六字詩爾雅疏闕)今人亦種之極有脆美者亦如梨之美者、

南山有枸

枸樹山木其狀如櫨一名枸骨(詩疏無此十字)高大如白楊所在山中皆有理白可為函板枝柯不直(詩疏無此三句)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

江南尤美(詩疏無此四字)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古語云枳枸來巢言其味甘故飛鳥慕而巢之本從南方來能令酒味薄若以為屋柱則一屋之酒皆薄(古語云以下詩疏皆闕丁云枳枸來巢本宋玉風賦而風賦作枳句句古侯切禮記明堂位疏引陸疏作椇曲來巢)

顏如舜華

舜一名木槿一名櫬一名曰椵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朝生莫落者是也五月始生故月令仲夏木槿榮
(朝生之生疑當作開)
案木槿爾雅在釋草某氏曰其華朝生莫落與草

同氣故在草中則此條在木類疑編誤抑以其有木名故與

采荼薪樗

樗樹及皮皆似漆青色耳其氣臭

案此正釋樗即今俗謂臭椿毛傳于我行其野竝云樗惡木者亦見前蔽芾其樗之題非其舊有之

維筍及蒲丁云二物皆草類入木非

筍竹萌也皆四月生唯巴竹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鬵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

草木疏校正下

鳳皇于飛

仁和趙佑學

鳳雄曰鳳雌曰皇其雛為鸑鷟或曰鳳皇一名鶠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

案爾雅釋文引毛詩草木疏云雄曰鳳雌曰皇一名鶠其雛名鸑鷟或曰鳳一名鸑鷟其形鴻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身燕頷鷄喙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翼挾信心抱忠足履正尾繫武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朝鳴曰發明晝鳴曰上翔夕鳴曰滿昌昏鳴曰固常夜鳴曰保長得其屢象之一則過之二則翔之三則集之四則春秋居之五則為身居之則此條脫舛多矣非醴泉不飲陶本無唯廣要有之却足以補釋文之闕

鶴鳴于九皐

鶴形狀大如鵝長脚青黑陶本長下衍三尺二字詩疏黑作翼高三尺餘赤頂赤目五字詩疏闕喙長四寸餘多純白亦有蒼色者亦詩疏作或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淮南子亦云鷄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今

吳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雞鳴時亦鳴、五字詩疏

闕、

鸛鳴于垤

鸛鸛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阜裙、又泥其巢一傍為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

鴥彼晨風

晨風一名鸇、似鷂青黃色、燕頷、毛本誤含、鉤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丁云、晨風、詩釋文作青色、是也、爾雅疏作黃色、非也、此兼用二字、

鴥彼飛隼

隼鷂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陶本毛本並有注云、擊一作鷙、肩一作眉、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此屬數種皆為隼、七字詩爾雅疏並闕、

有集維鷮

鷮微小于翟也、走而且鳴、曰鷮鷮、其尾長、肉甚美、故林慮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麃者似麕而小、慮詩疏誤麓、爾雅疏誤木、

案嚴氏詩緝引此疏、與孔邢二疏所載、詳略不同、豈二疏之引陸疏、多有裁翦、而嚴氏獨得其詳耶、廣要已兩存、以備參攷、今復依文存之、詩緝曰、鷮是雉中之別名、陸璣曰、微小于翟、走而且鳴、音鷮鷮然、其色如雌雉、尾如雉尾而長、其頭上有肉冠、冠上蔟毛數寸、如雄雉尾角也、其肉甚美、故林麓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麃者似鹿而小也、此所引必陸氏元文、甚次第、音鷮鷮然、蓋所謂自呼其名者、足以正新刻本注疏誤截曰鷮為句之失、唯林慮作林麓、尚與孔疏同誤、說郛廣要之本、舛漏甚多、此一處字獨有足正舊誤者、備載此條異同、亦見毛氏用心、

關關雎鳩

雎鳩大小如鴟、陶本毛本作鳩、毛注以作鴟為誤、非、深目、目上骨露出、詩爾雅疏無出字、幽州人謂之鷲、爾雅疏作鶖、而揚雄許慎皆曰白鷢、似鷹、尾上白、十四字、詩爾雅疏皆有之、陶本毛本脫、今補、

案五鳩總名鳩、析言之則有鵻鳩鳲鳩等名、不得混言如鳩、詩爾雅疏並作大小如鷗、是、而朱子語錄言狀如鳩差小而長、誤耳、豈以氓詩食桑甚之鳩、小宛之鳴鳩單言鳩者為正鳩、而鵻鳩如之乎、不思鵲巢亦單言鳩、舊皆為鳲鳩、氓與小宛之鳩乃鶻鳩、今斑鳩、即爾雅之鶻鵃、亦二字名者、自鳩鷹常互相化、後世名物失考、無從細別、徒以大為鷹小為鳩、海蓋稱之、然鵻鳩有雕鶚之稱、禽經以為魚鷹、必不得小于斑鳩、何廣要誤据訛本而反以如鷗為誤也、鷙、諸家說所罕及、獨見此疏、詩疏同之、唯爾雅疏作鷙、蓋因郭注述毛傳摯而有別之語、遂以致誤、鷙即摯字、是言鳥性、非鳥名、亦刊校之失、而揚雄以下云云、兩疏文同、顯然陸疏元文、蓋無採以傳疑、微有不然之意、考陸疏者莫知其當補也、

鳲鳩在桑

鳲鳩鴶鵴、今梁宋之間謂布穀為鴶鵴、一名擊穀、一名桑鳩、案鳲鳩有均一之德、飼（釋文作飤）其子、旦從上而下、莫從下而上、平均如一、（按以下爾雅疏無）

案此條詩疏闕引、爾雅疏引今梁宋至桑鳩止、唯釋文于鵲巢序引其一名擊穀一語、下接按鳲鳩云云、恐亦德明自為案、未必璣元文、而後人誤綴集之也、蓋鳲鳩之養七子也、旦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本鳲鳩詩毛傳文、正義所謂相傳為然無正文者、並不言陸疏有之、陸本為毛作疏、應無徑襲毛語為己案、漫無敷佐之理、乃疏例所未有、否或此條本在鵲巢、題當為維鳩居之、葢因序有德如鳲鳩、傳有鳲鳩秸鞠之文、而為此疏、并即述後傳語以證之、則于例可通、而題未確、行更訪善本校正之、

宛彼鳴鳩

鳴鳩鶻鳩、一名斑鳩、似鵓鳩而大、鵓鳩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是也、斑鳩項有繡文、斑然、（以上陶本闕）今雲南鳥大如鳩而黃、啼鳴相呼不同集、謂金鳥、或云、黃當為鳩、聲轉故名移也、又云、鳴鳩一名爽、又云、是鷞、

案此條詩疏爾雅疏俱不載、唯釋文于詩引草木疏云、斑鳩也、于爾雅鶻鵃、又引草木疏云、斑鳩也、桂陽人謂之斑隹、孔疏于氓詩則引斑鳩也一語而已、則元文之首當是鳴鳩鶻鳩斑鳩也、桂陽人謂之斑隹云云、或桂陽句另在斑鳩項有繡文斑然句下、總未必如今本、而或云黃、一名爽二句、尤顯有闕文、廣要言其支離不相屬、陶本首曰鳴鳩却不誤、奈其下並脫、便接今雲南鳥下半段、則愈費讀解矣、姑就二本録存、以待考、

孫按、此條訛謬不可解、據埤雅鶌鳩條引陸璣云、鶻鳩一名斑鳩、蓋斑鳩似鵓鳩而大、鵓鳩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者是也、斑鳩項有繡文斑然、故曰斑鳩、則與此鶻鳩全異、璣之言非、細玩文勢、其所引陸璣疏文只、鶻鳩一名斑鳩一語而已、其蓋斑鳩以下云云、皆陸佃駁詩疏之語、今本因埤雅所引、牽連誤綴、又截去故曰斑鳩四字、乃愈不可解耳、

翩翩者鵻

鵻其、今小鳩也、一名鴉鳩、幽州人或謂之鷱鴡、(爾雅疏作鳴)梁宋之間謂之鵻、揚州人亦然、

案詩釋文所引、云夫不、一名浮鳩、則此首句鵻下應有夫不二字、毛傳鵻夫不也、唯爾雅隹其鳺鴀、舍人曰、鵻一名鳺鴀、鄭樵曰、其者指之之詞、鳥之短尾者皆謂之隹、唯夫不專名焉、故指言之、則隹其非斷句、讀爾雅者多誤、陸為毛詩作疏、本不必有其字、今更截去二字、竟似以隹其為句、非也

脊令在原

脊令、大如鷃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灰、爾雅疏作赤、)誤、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

黃鳥于飛

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鸎、或謂之黃鳥、(詩爾雅疏釋文俱無此句、)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摶黍、關西謂之黃鳥、(詩爾雅疏無此句、釋文有之、)一作鸝黃、(陶本闕四字、)當葚熟時来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葚熟不、(詩爾雅疏俱脫不字、)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或謂之黃袍、(詩爾雅疏無此句、)

鴟鴞鴟鴞（陶本止題鴟鴞二字、與後碩鼠同、）

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為窠、以麻紩之、如刺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鸋鴂、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爾雅疏無謂之工雀或五字、另在桃蟲疏引方言有之、）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襪雀、或曰巧女（襪、皆當作韈、革旁、）

交交桑扈

桑扈（爾雅疏、有竊脂二字、是、）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筩中膏、故曰竊脂（詩疏闕筩中二字、）

肇允彼桃蟲

桃蟲、今鷦鷯是也、微小于黃雀、其雛化而為鵰、故俗語、鷦鷯生鵰（丁云、按景純以鸋鴂為鷦類、以桃蟲為巧婦、與陸不同、）

值其鷺羽（陶本作振鷺于飛、誤、）

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故字、毛本作汶陽二字、按詩爾雅疏、俱作故、陶本是、）齊魯之間謂之舂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大小如鴟（詩爾雅疏無此句、）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陶本有許字、）頭上有毛十數枚（陶本作數十、非、）長尺餘、毿毿然與衆毛異、甚好（詩爾雅疏無甚字、）將欲取魚時（爾雅疏無將字、）則弭之、今吳人亦養焉、好羣飛鳴（詩爾雅疏無此句、）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此舞所持、持其白羽也（爾雅疏闕引此二句、）

案爾雅疏不主釋鷺羽、故不引末二語、與詩疏別、然亦言是宛邱之疏、則毛本題得之、廣要較善于說、邪本處、如無折我樹杞及此題皆是、又据隋樂志、建鼓、商世所作、棲翔鷺于其上、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言飾鼓以鷺、陳風亦曰、坎其擊鼓、值其鷺羽、羽、翿皆笥虡之所懸、說詩者乃以鷺為舞者之翳、而訓值為持、不知值者蓋植立之義、此于舊說頗可存參、蓋亦馬融以書鳥獸蹌蹌為笥虡之意、但必以西雝振鷺之飛亦為鼓上之鷺、又以鷺為鼓精、雖非無出、不免太過、聊節其大略附論存之、

維鵜在梁

鵜、水鳥、形如鶚（陶本作鴞、）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好羣飛、若小澤中有魚、便

羣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

鴻飛遵渚

鴻鵠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鴈、又有小鴻、大小如鳧、色亦白、今人直謂鴻也、

弋鳧與鴈

鳧、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

肅肅鴇羽

鴇鳥似鴈而虎文、五字、詩疏闕、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為苦、故以喻君子從征役為危苦也、

翩彼飛鴞

鴞、大如斑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臛、又可為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鴞冬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爾雅疏引此段、在為梟為鵩疏、

流離之子

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為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鶹鷅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也、

案孔穎達以鴞梟為一、蓋二字音呼本同、賈公彥以鴞鵩為二、但夜鳴聲惡相似耳、陸氏則鴞與鵩并、而與梟分條、宋儒紛紛置辨、異同各出、蓋詩云為梟為鴟、明作二物、而爾雅言梟鴟則為一物、名物難詳、古經已歧出如此、竊以鴞梟自是一物、今俗所謂猫頭鷹、謂即古之鴞鳥、一名休鶹者、人常捕之、首似猫而翼尾似鷹、目晝昬夜明、故捕之常以晝、其鳴常以夜、如號泣、哺其子既長、母老不能取食以應子求、則掛身樹上、子爭啖之、飛去、其頭懸著枝、故字從木上鳥、而梟首之象取之、以其性貪善餓、又聲似號、故又從号而枵腹之義取之、莊子之鴞炙、即漢書之梟羹、而休鶹鷅栗亦土名轉變也、鴟梟自是二物、微特為梟為鴟也、即鴟鴞鴟鴞亦鴟自鴟鴞自鴞、二鳥皆凶貪善擊、故周公為鳥言、連類而重呼之、以致丁寧、自爾雅鴟鴞鸋鴂釋為一、而後世所謂韈雀者亦有鸋鴂之名、適與爾雅同、陸孔遂以為毛傳疏、朱子改之、始正、韈雀小鳥、安得冒鴟鴞惡稱、況經言我子我室、則首句

明是呼鵾鵖告之何云自歸乎但朱子亦未解鵾鵖為二鳥而諸家且以鵾鵖為別一種鵖則益支至流離斷然當從朱子若以梟鳥少好長醜喻衛小善無成既不切事瑣尾又安見是少好之貌或改為黎人自喻取長醜之意則亦何必取不孝之惡鳥哉蓋瑣猥小之貌尾末也羇孤失職之人常覺局促隨人後故以怨衛之不相卹耳附論于此以補予詩細所未及亦為廣要更廣之

麟之趾

麟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阱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幷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脚麟謂此麟也

案麟似麕故從鹿麕亦有似麟者故有瑞應非瑞應之別一角角端有肉則是史記言獲一角獸而元世祖所見之角端蓋一物唯其至仁故出以警告止兵元不必為瑞出嘗聞之兩當縣時見角端

往來雲中顧未有言其即麟者今俗畫麒麟作兩角亦所謂似麟非麟者哉

于嗟乎騶虞

騶虞即白虎也黑文尾長于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君王有德即見詩疏無此句應信而至者也信陶本毛本俱作德今從詩疏

補 野有死麕

麕麞也青州人謂之麏

案釋文于野有死麕序云麕又作麏下引草木疏云云説郛廣要二本並闕釋文引陸疏多裁節則此條或當更有文姑取而補之亦姚氏本所稱獸之類九者也丁云尚有牡馬一條姚説不足信

有熊有羆

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毛本脫下字冬多穴地而蟄始春而出脂謂之熊白以上詩疏闕羆有黃羆有赤羆大于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爾雅疏引此段以為赤豹黃羆疏

羔裘豹飾

豹赤豹、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詩疏引此、為赤豹黃羆疏下接上條羆有黃羆云云）

案此似為赤豹疏、而兼及白豹、故先主言赤豹、若豹飾豹袪之豹、未能確分其赤白、安得先言豹赤豹為主名、則此題當依詩疏改赤豹黃羆、而首一豹字衍、若此題不誤、則首赤豹二字衍也、

獻其貔皮

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其子為豰（詩爾雅疏闕此句、）遼東人謂之白羆、

狼跋其胡（詩爾雅疏、引在並驅從兩狼兮、）

狼、牡名獾、牝名狼、其子名獥、有力者名迅、其鳴能大能小、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止、（詩爾雅疏闕止字、）其猛捷者、人不能制、雖善用兵者亦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為裘、（以上陶本毛本俱止此、）故禮記、狼臅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十九字陶本毛本並脫、今從詩爾雅疏補、）

案爾雅疏詩齊風云、並驅從兩狼兮、陸璣疏云云、則此條應改題、故禮記下廣要引為邢氏語、而未察其為陸氏元文也、

毋教猱升木

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玃、長臂者為猨、猨之白腰者為獑胡、獑胡猨駿捷于獼猴、其鳴噭噭而悲、（六字詩疏闕、）

（補）騊駒牡馬

牡馬、騭馬也、（詩釋文引草木疏文、）

案爾雅馬屬、牡曰騭、牝曰騇、注、今江東呼駁馬為騭、釋文、駁作父、騭之逸反、而于騊篇首牡馬引草木疏云、騭馬也、說文同、本或作牧、意蓋以明作牡之為正本、而牧非古矣、孔疏往往與釋文異、仍主牧馬為說、故不引陸疏、而釋文引之、又僅三字、遂致纂者易漏、今亟補之、然三百篇言馬非一、騊為尤盛、疏語不應獨見此條、則闕遺可勝稽耶、爾雅獸畜分釋、今依陸例、此條宜從獸類也、

有鱣有鮪（詩疏引在鱣鮪發發、）

鱣鮪、（陶本毛本從爾雅疏所引、俱脫鮪字、今從詩疏補、）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于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

千餘斤可蒸為臛又可為鮓魚子可為醬（陶本毛本無魚字）鮪魚形似鱣而色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陶本脫亦字）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鮛（陶本毛本俱作叔）鮪一名鮥肉色白味不如鱣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陶本毛本有魚字）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為此魚（詩疏引止此以下爾雅疏引之）又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来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賦云王鮪岫居山穴為岫謂此穴也

維魴及鱮（詩疏引在齊風敝笱）

魴今伊洛濟頳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漁陽泉州及（詩爾雅疏無此五字陶本作漁陽泉物刀口六字尤異）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于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以上詩疏引在魚魴鱮爾雅疏同）其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幽州人謂之鴞鶬或謂之胡鱅（以上詩疏引在其魚魴鱮）

案詩爾雅疏此條舊析為二題今姑依毛本

魚麗于罶魴鱧（陶本誤作鯉）

鱧鯇也似鯉頰狹而厚爾雅曰鱧鮦也許慎以為鯉魚（陶本魴鯉爾雅曰鯉鮦也許慎以為鯉魚璣以為似鯉頰狹而厚）

案鱧鯇爾雅經文鮦也乃鱧下注文陳氏解題所謂陸疏有引郭注者其以此耶然考陸氏之述舊說必舉其人無緣獨恡于郭璞陳氏疑陸在郭後但見陸疏引郭注不察郭注取陸疏凡引注文而直繫以本書大名多由文字脫誤恐爾雅曰鱧鮦也鮦字正是鯇字而首句鯇也之鯇乃鮦字陸既自釋鱧為鮦而下引爾雅文以見異并及許慎亦此意郭注于爾雅鱧鯇分釋而以鱧為鮦未必不因于陸惜邢疏失採陸疏遂少證明而此疏傳寫又將上下鮦鯇二字誤倒益滋說者之惑耳至說郛本則尤誤并附注以見異

九罭之魚鱒魴

鱒似鯶（陶本毛本俱作鯤誤）而鱗細于鯶赤眼（陶本毛本尚有多細文三字今依詩爾雅疏）

案爾雅鯇注今鯶魚似鱒而大鮅鱒注似鯶子赤眼則孔邢引此疏作鯶是也既言鱗細于鯶不必更言多細文知有三字者後人衍也二卷中儘有足以補諸家之闕者亦有諸家所引而此闕者諸家所無而此誤衍者皆在以義折衷之鱒似鯶而鱗細赤眼即今北方謂之棍子魚鯶訛為棍南人謂之鯇魚鱒轉為鯇也

魚麗于罶鱨鯊

鱨一名揚今黃頰魚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陶本脫二字）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揚黃頰通語也（陶本脫十一字）今江東呼黃鱨魚亦名黃頰魚尾微黃大者長尺七八寸許鯊吹沙也似鯽（詩爾雅疏無此二字）魚狹而小體圓而有黑點一名重脣籥鯋（詩爾雅疏無此六字）常張口吹沙

象弭魚服

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豬東海有之一名魚貍（詩疏闕四字）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為弓鞬步叉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為弓鞬矢服經年（詩疏誤云）海水將潮

（詩疏無將字）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初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氣自相感也

鼉鼓逢逢

鼉形似水（詩疏有水字釋文無）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鵞卵甲（廣要誤堅）如鎧（詩疏有甲字）今合藥鼉魚甲是也其皮堅厚可以冒鼓（詩疏闕厚字）

成是貝錦

貝水中介蟲也龜鼈之屬大者為蚢小者為鰿（陶本誤貝）（詩爾雅疏俱無此二句）其文采之異（爾雅疏無此二字詩疏有之疑衍應去）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餘蚳黃為質以白為文餘泉白為質黃為文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其字亦詩疏衍應去）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其貝大者常有徑一尺至一尺六七寸者（七字陶本毛本俱脫今依詩爾雅疏補二疏誤常為當亦無有徑一尺及下句小者七八寸九字應參用二本）小者七八寸今九真交趾以為杯盤寶物也

螽斯（當依詩增羽字）

爾雅曰螽蜙蝑也揚雄曰舂黍也幽州人謂之舂箕舂箕即舂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

謂似蝗而小、斑黑、股鳴〔以下陶本毛本俱脫、止作青色黑斑四字、今依詩爾雅疏補正〕其股作瑇瑁文、〔今詩爾雅疏誤刻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陶本毛本俱作搓〕作聲聞數十步

案爾雅本是蛗螽蜙蝑、說者以蛗即斯字、而疏闕引之、不知是脫一字耶、抑陸氏固未嘗讀蛗為斯字、并詩之斯亦不連作名解耶、

喓喓草蟲

草蟲、常羊也、一名負蠜、〔四字依詩釋文補〕大小長短如蝗也、〔陶本無也字〕奇音青色、好在茅艸中、〔陶本有今人謂蝗子為螽子兗州人謂之騰十四字、乃下條語、廣要刪是、〕

趯趯阜螽

阜螽蝗子、一名蠜、〔陶本毛本有負字、非、〕今人謂蝗子為螽子、〔詩釋文引此句無下子字〕兗州人謂之騰、〔陶本謂上多亦字、又因二語誤重于上條、遂于本條妄加、廣要無之、是、〕

案此二條舛誤、据爾雅草螽負蠜、阜螽蠜、詩釋文草蟲常羊也、草木疏云、一名負蠜、大小長短如蝗而青色、孔疏引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云、則常羊也三字非陸語、有之、亦當有一名負蠜四字、其阜螽當為一名蠜、無負字、而陶本毛本于上條闕載、下條誤衍、今稍正之

六月莎雞振羽〔陶本闕六月字〕

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謂之蒲錯、

去其螟螣及其蟊賊

螟似蚜蚄而頭不赤、螣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爾雅疏及陶本毛本俱脫似字、今依詩疏補、〕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蟊螻蛄食苗根、為人害、許慎云、吏冥冥犯法、即生螟、吏乞貸則生蟘、吏抵冒取人財、則生蟊、舊說云、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為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

案螻蛄、諸家以為即孟子之姑、月令之螻蟈、罕聞蟊名及食苗根事、陸氏分釋四蟲、自當有正說、蟊者其次在螣蝗也下、而後附見或說、然詩爾雅疏皆闕引之、則其文佚久矣、故鄭樵亦以蟊未詳、予行山東、嘗於春夏之交、聞有聲出地中、又見有負兩小石輪周行田塍者、問之、一老門子對曰、螻狗

也南人謂之地穀北人謂之喇喇姑善咬人初生鳴土中食穀種最為苗害故于播穀後以石壓治之月令螻蟈鳴即此物也然則或說其信故既收入四書温故錄而復補綴于此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螟蛉者揵為文學曰五字詩爾雅疏闕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上葉詩爾雅疏作桑蜾蠃土蜂也一名蒲盧四字詩爾雅疏闕似蠭而小腰故許慎云細署也七字詩爾雅疏闕取桑蟲負爾雅疏作附之于木空中或書簡筆筒中六字詩爾雅疏闕七日而化為其子里語曰咒云象我象我九字詩爾雅疏闕爾雅疏有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是也二十五字或即此係元文

蟋蟀在堂

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趣織督促之言也詩爾雅疏闕此句里語曰趨織鳴嬾婦驚是也

蜉蝣之羽

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曰是詩爾雅疏作謂之糞中蝎蟲隨雨而出詩爾雅疏云隨陰雨時為之朝生而夕死

如蜩如螗

鳴蜩蟬也宋衛謂之蜩陳鄭云蜋海岱之間謂之蟬蟬通語也螗蟬之大而黑色者有五德文清廉儉信以上詩爾雅疏闕螗以下陶本另行非一名蝘蚞一名蛁蟟青徐謂之螇螰楚人謂之蟪蛄秦燕謂之蛥蚗或名之蜓蚞名蛁蟟以下詩爾雅疏闕引釋文有之蚞陶本誤為木

案陸雲寒蟬賦云頭上有緌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常則其信也加以冠冕取其容也似本此疏而言璣在雲先疏語必別有本當考或疑其文不類抑豈後人即因雲賦竄入者歟螗一名蝘蚞據詩爾雅疏所引止此五字其下接字林蚞或作蟟也自是孔邢之引字林與本疏無涉字林晉悱令呂忱作元恪吳人不得引之毛本猶以入夾注故今去而一名蛁蟟以下明見釋文或疑螇螰

句亦字林語非陸語者則不必也、

伊威在室

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詩疏作蟠婦、在壁根下甕爾雅疏有瓮字、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三字可去、

蠨蛸在戶

蠨蛸長踦一名長脚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為網羅居之、

碩鼠當依詩本文重碩鼠二字、

樊光謂即爾雅鼫鼠也、許慎云、鼫鼠五技鼠也、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于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今河東河北縣也、詩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鼫鼠也三字陶本毛本俱脫、今依詩疏文補正、今大鼠又不食禾苗本艸又謂螻蛄為石鼠亦五技古今方土名蟲鳥物異名同故異也此段詩疏闕、

案爾雅鼠屬在釋獸、入蟲類非、

為鬼為蜮

蜮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龜、當作鼈、三足、四字詩疏闕、江淮水濱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也南方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細沙射人詩疏無細字、入人肌其創如疥、

案蜮說文廣韻釋文皆言似鼈三足爾雅翼又引此疏云是三足鼈鯀所化為能者與甲蟲有異則三足文下尚當有闕遺、

卷髮如蠆

蠆一名杜伯河內謂之蚊幽州謂之蝎、

胡為虺蜴

虺蜴、一名蠑螈水蜴也、詩疏及陶本並脫水字、或謂之號雎、詩疏及陶本並無、或謂之蛇醫、如蜥蜴、以上爾雅疏闕引、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

案毛傳蜴螈也、不連虺字、陸氏似并為一、孔疏亦欠分析、爾雅列蠑螈蜥蜴于釋魚、以其生于水、邢疏謂在草澤中者名蠑螈蜥蜴、在壁名蝘蜓、守宮今俗則以在壁之守宮為蜥蜴、而在水為水蜥蜴在草為草蜥蜴、又通謂四脚蛇、此疏言如蜥蜴正

言其如在辟之守宮則上文水蜴也水字甚不可脫此亦廣要足以補詩疏闕處號雌二字則方言蠬蝾二字之誤毛氏此八校也

領如蝤蠐

蝤蠐（陶本作蠐螬）生糞中爾雅曰蟦蠐螬也蝤蠐蝎也

案此條鶻突不如詩爾雅疏之明觀毛傳蝤蠐蝎蟲也即出爾雅文本不及蠐螬陸既為蝤蠐疏何得突起蠐螬生糞中為主句而下漫引爾雅仍于毛義囫圇無別是陶本既不足取矣然蠐螬生糞

土中蝤蠐生木中即桑蠹諸家既有明說元恪諒當不殊而謬易為蝤蠐生糞中下引爾雅仍無當則廣要亦非可憑也釋文及二家之疏皆未一及陸語殆元恪本無此條而妄綴者抑有之而脫歟已甚耶

案經義考于沈重毛詩義疏下云按隋經籍志載毛詩義疏凡七部其著撰人姓氏者三家舒瑗沈重是也七録又有張氏今見于徐氏初學記所引者其詮栗云栗五方皆有周秦吳揚特饒惟漁陽范陽栗甜美長味他方不及也倭韓國土栗大如雞子亦短味不美桂陽有栗叢生大如杼其詮梅云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耳暴乾為腊置羹臛虀中又可含以香口其詮椅云梓實桐皮曰椅今人之梧桐也有白桐青桐赤桐雲南牂牁人績以為布其詮柳云蒲柳之木二種一種皮正青一種皮紅正白葉皆長廣柳可為箭笴杞柳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為車轂其淇水旁魯國泰山汶水邊純杞柳也其詮麟

云麟馬足黃色圓蹄角端有肉音中黃鍾王者至仁則出其詮鳳云鳳皇名鷟鸑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其詮鶴云鶴形大如鵞長三尺腳青黑高三尺餘赤頰赤目喙長四寸多純白亦有蒼色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其鳴高朗聞八九里吳人園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雞鳴時亦鳴其詮魚云鮪魚出海三月從河上來今鞏縣東洛度北崖上山腹穴舊有北穴與江河通鱣鮪從北穴而來入河鮪似鱣而色青黑頭頭小而尖如鐵兜

鰲口在頷下、大者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鮪鱣大者王鮪、小者叔鮪、一名鮥肉色白、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者樂浪尉溺死海中、化為此魚、鱮、似魴而大頭魚之不美者、故語曰、買魚得鱮不如噉茹、徐州謂之鰱、鯊魚吹沙也、似鯽魚、狹小常張口吹沙也、一名重脣籥鯊鱨魚、一名揚、合黃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者、魚貍背上有斑文、腹下純青、今以飾弓鞬步叉也、海水將潮及天將雨毛皆起、潮還天晴、毛則伏、常千里外、知海潮也、鯉乃（此鱧之訛）身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有甲、大者千餘斤、歿貞觀中作正義、又陸氏釋文、每採沈氏之說、疑徐氏所引、亦沈氏書也、右蓋朱氏誤以陸氏書為沈氏書、沈氏書久佚、唯釋文詳載其音、而義則稍略、以關雎序首所載沈重云云、論詩無大小序之異者為最不刊、予于詩細亟表章之、孔氏正義之采沈氏者絕少、唯陸氏疏則時及之、今自其詮稟云以下、無一非明見陸疏中為正義釋文所嘗採者、而其閒字句脫訛特多、則相傳之本

有得失、徐堅未能是正、要之非引沈書、或沈書在當日、有引陸者、要不得舍現存之陸、而反移以歸久佚之沈、朱氏之誤蓋由初學記誤以草木疏為毛詩義疏、未及考毛詩義疏之實襲草木疏、又尚書禹貢正義及春秋穀梁傳疏之引草木疏多稱陸璣毛詩義疏云云、則陸氏書亦得有義疏之名諸家未必不因此出入致淆、朱氏既知作毛詩義疏者非一家、而沈氏名較著、遂舉以屬之、過矣、其于毛詩草蟲經下又稱是書徐堅初學記嘗引之、然所舉詮搽詮鳳兩條、仍即陸疏、亦見正義釋文中者、蓋陸氏疏為南北朝人、久所引重、隋志之毛詩草蟲經猶唐志之毛詩草木蟲魚圖、鄭夾漈所謂蓋本陸璣疏而為圖者、然則陸氏此書之見尊信于儒林亦云至矣、吾獨服正義釋文二書之述陸氏、必舉其書名、故讀而易攷、爾雅疏亦然、猶見古道、他書則有述舊而徑據為己說、以至輾轉而忘其祖、宋元來著書家每坐此弊、陸書之闕訛難悉考、未必不由俗儒誤之、為可歎也

魯詩

申公培魯人、少事齊人浮邱伯受詩、為楚王太子戊傅、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申公媿之、歸魯、以詩經為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陶本毛本無傳疑下脫五字、今依漢書儒林傳、釋文序錄補、丁云、學海本亦脫此五字、）是為魯詩、于是蘭陵王臧代趙綰皆從申公受學、臧為郎中令、綰為御史大夫、皆以明堂事自殺、其他弟子如同郡臨淮太守孔安國、膠西內史周霸、城陽內史夏寬、東海太守碭魯賜、長沙內史蘭陵繆生、膠西中尉徐偃、膠東內史鄒人闕

門慶忌、治官皆有廉節稱、申公卒、瑕邱江公盡能傳之、以授魯許生、免中徐公、而韋賢治詩、事江公、許生、至丞相、傳子元成、亦至丞相、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由是魯詩有韋氏學、而東平王式、以事徐公、許生、為昌邑王師、其後山陽張長安、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先後事式、為博士、由是又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以詩授元帝、為諫大夫、其門人琅琊王扶、為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為博士、（丁云、王扶、漢書儒林傳一作王符、又許晏亦云游卿門人、與此同、而序錄則云扶授許晏、）由是張家更有許

氏學、初薛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至山陽太守、時平原高嘉、亦以詩授元帝、為上谷太守、傳子容、少為光祿大夫、孫詡以父任為郎中、以世傳魯詩知名、王莽時、逃去、不仕、又有曲阿包咸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亦去歸鄉里、世祖即位、徵詡為博士、至大司農、咸舉孝廉、除郎中、至大鴻臚、永平初任城魏應、亦以習魯詩為博士、徵拜騎都尉、卒于官、（平原高嘉以下、釋文序錄闕、）

齊詩

轅固生、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令固刺彘、帝憐之、以利兵與固、彘應手倒、帝以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固老罷歸、已九十餘矣、公孫宏亦事固、固授昌邑太傅夏侯始昌、始昌授東海剡人后蒼、蒼為博士、至少府、蒼授諫大夫翼奉、前將軍蕭望之、丞相匡衡、衡授大司空瑯琊師丹、高密太傅伏理詹事、潁川滿昌、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又授九江張邯、瑯琊皮容、皆至大官、其後伏黯傳理家學、改定章句、作

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以授嗣子恭、恭以黯任為郎、永平中拜司空、恭刪黯章句、定為二十萬言、年九十卒、又蜀郡任末、廣漢景鸞、皆以明習齊詩教授著述而卒、(伏黯以下序錄闕、)

韓詩

韓嬰、燕人、景帝時為常山太傅、嬰推詩之意而作內外傳、其言頗與齊魯間殊、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河內趙子事嬰、授同國蔡誼、誼至丞相、誼授同國食子公與王吉、吉為昌邑王中尉、食生為博士、授泰山栗豐、(陶本毛本作豐吉誤、今依序錄改、)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為博士、豐為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陶本毛本作順、今依序錄改、)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建武初博士淮陽薛漢、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受詔定圖讖、當世言詩推為長、後為千乘太守、坐事下獄死、弟子犍為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撫定韓詩章句、建初中為公車令、卒、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撫授會稽趙曄、曄舉有道、時又有光祿勳九江召馴、閬中令巴郡揚仁、山陽張匡、皆習韓詩、匡為作章句、舉有道、徵博士、不就、(建武薛漢以下、序錄闕、)

毛詩

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廣要作魯身、陶本是、)申(陶本脫、依序錄補、)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廣要誤振、陶本是、)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卿授魯國毛亨、(廣要作享、陶本是、丁云、學海本亦誤振、誤享、)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萇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阿武令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為新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時九江謝曼卿、亦善毛詩、乃為其訓、東海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得風雅之旨、世祖以為議郎、濟南徐巡師事宏、亦以儒顯、其後鄭衆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毛詩注、鄭元作毛詩箋、然魯齊韓詩三氏皆立博士、惟毛詩不立博士耳、

案草木疏卷末附載四家詩授受源流、極詳盡、釋文序錄大段本之、亦有序錄所未備者、姚士粦謂

其與漢書儒林傳相表裏是也陸既專主毛詩為之作疏故于毛詩獨從孔子卜商原起授受之本以著正宗序錄載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公整亦吳太常卿與璣或同時後先而所聞不同璣說即序錄所紀一云者意似以徐整為正然兩毛公之名則徐未能詳序錄亦第于小毛公下附注一云名萇而毛亨世但言其見徐堅初學記不知實出陸疏中陸去漢甚近其非杜撰可知惜

陶毛二氏之本訛脫已甚如魯詩之無傳疑三字為一句全脫其下五字韓詩栗豐之脫栗字反于豐下衍一吉字若豐姓吉其名者不知下文之吉即上文王吉而豐為部刺史豐授山陽張就皆名而非姓又訛張就為張順不知下文順授東海髮福乃上文長孫順也至以曾申為魯身根牟為振牟亨為享又毛本不及陶者考困學紀聞之言讀詩記引草木疏以曾申為申公以克為剋皆誤則宋槧已失之因一時之誤刊遂至後人之誤引而

或且以訾作者之失實其所害益非淺鮮故予皆不憚詳校而是正之又經義考載王柏曰陸璣雖撰毛公相傳之序上接子夏而與釋文無一人合其偽可知今觀二書正無不合不知王氏奚以云然抑豈專謂其與徐整云不合耶否或謂無一不合而不字誤為人耶有不合可以言偽然亦安見徐整之獨正無不合更未可言偽漢書具在可一一復也

又案毛詩之立博士學者皆据漢書儒林傳贊言

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及後書儒林傳序列十四博士詩有齊魯韓毛之文然沈約宋書百官志引後書無毛字近崑山顧炎武始以漢世未嘗立毛詩博士斷後書毛字之為衍歷据本紀列傳及百官志徐防傳注以證之而鄭全祖望謂其當在魏黃初時邯鄲淳等寫補石經毛詩與魯詩並列事中蓋立于平帝罷于光武復于黃初者吾杭杭世駿又謂其實在晉書荀崧傳乃武帝太始閒之所置無疑者其說皆博采之兩漢

紀傳志諸儒之說而定為折衷而不知陸氏之書已昭昭言之曰魯齊韓詩三氏皆立博士唯毛詩不立博士特𢭏揭其事于馬鄭諸賢之後陸氏在范蔚宗前故不及晉事則其紀漢事自當更確於范而十四博士文中之不當有毛字不深足以信范書之誤衍沈志之得實哉而惜乎顧氏未採及之則以陸氏書雖存唐宋人知重之而今人罕傳録故也特予拈出為顧全杭三先生一徵其見之不爽焉或者得無以其言與范史有不合而疑之乎然是書之可尚亦大略可睹已

乾隆乙巳新鐫

詩譜補亡後訂

拜經樓藏板

詩譜補亡後訂題辭

誦詩論當世賴有康成譜序雖宗毛公說頗採齊魯十月四篇詩未嘗從舊部康成以十月之交四篇爲厲王詩序爲幽王者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如何豳雅頌俱即豳風取豈知楚茨篇實與七月伍當時并訂正訟免後人聚康成謂豳雅豳頌即在七月一篇之內者因小序以楚茨四詩屬之幽王也

此譜久散亡歐公始緝補其有未盡義槎客更悉數候人列襄世國語說尤古歐公以曹風候人以下三詩列于頃王之世槎客從馬氏繹史列于襄王之世按襄王十四年晉公子重耳在楚楚成王引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事載國語則此詩在襄王時無疑

當置箋疏前以爲說詩禮海寧俞思謙

鄭氏詩譜舊本三卷有徐整暢太叔裘隱劉炫註宋時皆已逸之歐陽公得殘本於絳州手為補其亡書亦三卷爾來行本止一卷非特註不可見即正文亦頗多譌闕休寧戴東原先生復為攷正予得而讀之其疏闊處間亦不免爰從各本重加校定而稍參以鄙見為詩譜補亡後訂非敢自謂能盡心於鄭氏之學若夫源流之清濁風化之芳臭庶幾或得其梗槩云爾吳騫槎客識

詩譜補亡後訂

海寧　吳騫　學

序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子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按陶唐之末中葉疑作夏之中葉公劉序云夏之始衰公劉見迫逐遷於豳蓋太康之後也若正義之說竊所未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

變雅以爲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宏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祓刼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按此序或曰宋均作

歐陽脩曰鄭氏譜序曰自共和以後得太史年表接於春秋而次序乃明今諸國惟衛齊變風在共和前餘皆宣王已後予之舊圖起自諸國得封而止於詩止之君旁繫于周以世相當而詩列右方右疑作左依鄭所謂循其上而省其下及旁行而攷之之說也然有一君之世當周數王者則考其詩當在某王之世隨事而列之如鄘柏舟衛淇澳皆衛武公之詩柏舟之作乃武公卽位之初年當繫宣王之世淇澳美其入相當在平王之時則繫之平王之世其詩不可知其早晚其君又當數世之王則皆列於最後如曹共公身歷惠襄頃三世之王其詩四篇頃王之世之類是也按曹詩四篇歐補列一篇于惠王三篇于頃王今此句疑有脫誤今既補之鄭則

第取有詩之君而略其上下不復次之而粗述其興滅於後以見其終始若周之詩失其世次者多今爲鄭補譜且從其說而次之亦可據以見其失在予之別論此不著焉

周南召南譜

周南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周南王存九域志引譜作周原呂氏讀詩記及近刻本並作周召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太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

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爲節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

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

文王	武王
周南關雎	召南甘棠
葛覃	何彼襛兮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召南鵲巢
采蘩
草蟲 載刻采蘋在草蟲前似因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采蘋舊在草蟲前之說然此乃齊

詩次第且歐譜草蟲亦先采蘋故正之

采蘋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騶虞

歐陽脩曰周詩世次依毛鄭說則如此考於實則其失尤多已具予之別論大小論亦然自邶鄘已下或有依毛鄭之說而又失錯者各隨而正之如後

邶鄘衛譜

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衛漳東及兖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

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悔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

夷王 厲王 共和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 莊王 釐王 惠王 襄王

頃侯 頃侯 釐侯 釐侯 武公 武公 州吁 黔牟 惠公 惠公 文公

釐侯 武公 莊公 宣公 惠公復 懿公

桓公 惠公位 戴公

文公

邶柏舟

鄘柏舟 右武公

衛淇澳 邶燕燕 右武公 日月

鄘載馳 衛蝃蝀 右懿公 相鼠

邶綠衣 終風 衛考槃 擊鼓 碩人 凱風 右莊公 右州吁

邶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衛氓 竹竿

衛木瓜 干旄 鄘定之方中 衛河廣 右文公

伯兮 有狐 右宣公 鄘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衛芄蘭 右惠公

歐陽脩曰據史記年表及衛世家云周武王封康叔於衛康叔卒子康伯立卒子孝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疌伯立世本作摯伯卒子靖伯立卒子貞伯立世本作箕伯卒子頃侯立當夷王時衛之變風始作至襄公凡十

二君而有詩者六次於譜自成公以下無詩又二十四君至於君角為秦始皇帝所滅鄘柏舟衛淇澳已解於左惠公歷桓莊釐惠四王之世而詩皆在初年蓋皆惠公幼時之詩也文公歷惠襄二王之世而定之方中乃其即位二年之時故繫於惠王之時

檜鄭譜詩地理考曰孔氏云鄭譜以鄭因號檜之地而國之先譜檜事然後譜鄭繹史析而為二自檜者至北鄭於號為檜譜次陳譜後初宣王封母弟下為鄭譜次王譜後失鄭氏之舊矣

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號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為幽王大司徒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云明永懷堂刻本作桓公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鄶為大號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言然之嚴氏詩緝無此三字後三年幽

王為西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周王	鄭君	詩
夷王		檜羔裘　素冠　隰有長楚　匪風　右四詩檜無世　次其詩在夷厲之際
厲王		
共和		
宣王	桓公	
幽王	桓公	
平王	武公　莊公	鄭緇衣　右武公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桓王	莊公　昭公位　厲公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右莊公　有女同車　右昭公　褰裳　右厲公
莊王	昭公復　子亹位　子儀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右昭公
釐王	子儀　厲公復	
惠王	厲公　文公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右厲公　清人　右文公

歐陽脩曰鄭桓公以周宣王二十二年始封於鄭立三十六年為西戎所殺子武公立當平王時而鄭之變風始作至於文公凡七君而有詩者五次於譜自穆公已下無詩凡十六君至於君乙而為韓哀所滅莊公共叔段之亂在平王之世則大叔于田已上三篇當繫平王時有女同車昭公前立時事褰裳厲公未會諸侯已前亦前立之事故皆繫於桓世

齊譜

齊者古少皡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邱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共和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　莊王

哀公　胡公　獻公　武公　厲公　文公　成公　莊公

胡公　武公　武公　莊公　莊公　釐公　襄公

文公　成公　莊公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右哀公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歐陽脩曰周武王封太公於齊卒子丁公立（說文作玎公）卒子乙公立卒子癸公立卒子哀公立當懿王時齊之變風始作凡十君至於襄公而有詩者二次於譜自桓公已下無詩凡十六君至於康公貸爲田和所

魏譜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敎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

平王　桓王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閒　右平王時詩

伐檀　碩鼠　右桓王時詩

歐陽脩曰魏無世家其詩在平桓之間

唐譜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

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大原大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沓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共和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 莊王 釐王 惠王

靖侯 僖侯 獻侯 穆侯 殤叔

僖侯 獻侯 穆侯 殤叔 文侯 昭侯 孝侯 鄂侯 哀侯 晉小子 晉侯緡 武公 獻公

桓叔 文侯 鄂侯 晉侯緡 晉侯湣

蟋蟀 右僖侯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右小子侯 右昭侯 右武公

歐陽脩曰周成王封弟叔虞於唐卒子燮立改爲晉侯子燮晉世家作燮父卒子武侯立卒子成侯立卒子厲侯立卒子靖侯立卒子僖侯立當宣王時唐之變風始作

按鄭譜謂當共和時唐之變風始作故毛詩集解及釋史皆列蟋蟀于共和之時歐補謂變風作于宣王之時故蟋蟀列于宣王攷晉世家僖侯在位凡十八年在共和時十四年而宣王時僅四年然蟋蟀詩意譏以遲暮爲誡箋又謂[illegible]宛其死矣之憂則歐氏說列于宣王時是也又鴇羽[illegible]列昭侯今從范處義說

繫小子侯凡十三君至于獻公[illegible]詩者四次於譜自惠公已下無詩又十九君至于靜公世家作靜公爲韓魏趙所滅

秦譜

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迆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至元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 莊王 釐王 惠王 襄王

秦仲 莊公 襄公 文公 武公 德公 宣公 成公 穆公 康公

莊公 襄公 文公 寧公 出子 武公

車鄰 右秦仲

駟驖 小戎 蒹葭 終南 右襄公

渭陽 右穆公

黃鳥 晨風 無衣 權輿 右康公

歐陽脩曰周孝王封非子於秦邑爲附庸非子卒秦侯立卒子公伯立卒子秦仲立當周宣王時命爲大夫而變風始作凡十二君至於康公有詩者四次於譜共公已下無詩又二十一君是爲始皇帝

陳譜

陳者太皥虙戲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邱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明詩疏註音孟王應麟曰尚書盟豬爾雅孟諸）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厲王 共和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	莊王	釐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
幽公	釐公	武公	平公	桓公	莊公	宣公	宣公	共公	靈公
釐公	武公	夷公	文公	陳佗	宣公		穆公	靈公	
		平公	桓公	厲公			共公		
				莊公					
宛丘 東門之枌 右幽公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右釐公			墓門 右陳佗			防有鵲巢 右宣公		月出 株林 澤陂

歐陽脩曰周武王封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卒子申公立卒弟相公立卒申公子孝公立卒子慎公立卒子幽公立當周厲王時陳之變風始作凡十四君至於靈公有詩者五次於譜（月出舊次宣公今從范處義說繫靈公）成公已下無詩又六君至於滑公而楚惠王滅陳

曹譜

曹者禹貢兗州陶邱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帝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按時本及藏本此下有曹之後世雖爲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故得寡於患難凡二十一字乃孔穎達正義語誤入）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惠王	襄王
莊公	共公
釐公	
昭公	
共公	
蜉蝣 右昭公	候人 鳲鳩 下泉

歐陽脩曰周武王封叔振鐸於曹卒子太伯立卒子仲君立卒子宮伯立卒子孝伯立卒子夷伯立卒弟幽伯立卒弟戴伯立卒子惠伯立卒子碩甫立（碩詩經疏義作石）卒弟繆公立卒子桓公立卒子莊公立卒子釐

公立卒子昭公立當周惠王時曹之變風始作至於共公凡二君有詩次於譜共公當作文公已下無詩又十君至於伯陽宋景公滅曹按歐補候人以下三詩列於頃王即序所謂其詩不知早晚則列於最後者也然攷共公立於惠王末年卒於頃王元年秋其在襄王時三十餘年不應無一詩而在頃王時半歲卻有三詩且如序所云近小人侵刻下民等亦不必定在臨卒之歲月馬氏繹史列三詩於襄世今從之

豳譜

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爲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大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大王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己志後成王迎而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同純似於公劉大王之所爲大師大述其志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

成王

周公

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按豳風七篇歐補總列爲一等其先後則七月一鴟鴞二伐柯三九罭四破斧五東山六狼跋七戴剡分七篇爲二等上七月下破斧上鴟鴞下伐柯上東山下九罭狼跋編考正義云計此七篇之作七月在先鴟鴞次之伐柯九罭與鴟鴞同年東山之作在破斧之後當於鴟鴞之下次伐柯九罭破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今皆顛倒不次者張融以爲簡札誤編或者次詩不以作之先後鄭所不說未可明言孔作正義時鄭氏圖尚在而云鄭所不言蓋圖亦如今詩次第也今之次第王肅亦自有說茲姑從之

王譜

按正義云王詩次在鄭上譜退豳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故也

王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申侯與西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平王	桓王	莊王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蓷 葛藟	兔爰 采葛 大車	丘中有麻

小雅大雅譜

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於大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爲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於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

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聖賢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下及卷阿（按詩地理攷無又字馬氏繹史同）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

後皆謂之變雅（詩地理攷無之字繹史同）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爲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爲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亂甚焉既移又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又正義作文詩地理攷作又按又上疑脫文字）

文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共和　宣王　幽王

小雅鹿鳴　小雅由庚　小雅南陔　小雅七月之交　小雅六月　小雅節南山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大雅文王　大明　緜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白華　華黍　魚麗　大雅下武　文王有聲

南有嘉魚　崇丘　南山有臺　由儀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大雅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泂酌　卷阿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大雅民勞　板　蕩　抑　桑柔

采芑　車攻　吉日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大雅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正月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鍾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緜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大雅瞻卬
召旻

周頌譜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毛詩集解作周公復政）成王即位之初頌之言容（按詩地理攷容上行形字釋史同）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禮運曰政也者君子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儐鬼神五祀所以本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事義之修禮之藏也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潔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

成王

周公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魯頌譜

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於玆乎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詩地理攷作當周之惠襄王時繹史同）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詩地理攷作養士繹史同）修泮宮崇禮教十六年（正義作僖十六年冬）會諸侯於淮上謀東略（詩地理攷無謀字繹史同）公遂伐淮夷二十年（正義有僖字）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偏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焉周之不陳其詩者

爲僂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

惠王	莊公 閔公 僖公	
襄王	僖公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商頌譜

商者契所封之地有戎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鳦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伐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啟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自後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

則變風作朱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大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成湯	那
外丙 仲壬 太甲 沃丁 太庚 小甲 雍己 太戊	烈祖
仲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玄鳥 長發 殷武

按歐補三頌皆無圖張爟詩本義序曰詩譜無三頌何也譜之作爲分類有異同而後有譜周頌皆作於文王之時魯頌爲一僖公商頌同得於正考父無待於譜而明非缺也大儒著作之體如此不知者以爲是不全之書其知者以爲歐陽氏全書也竄改歐陽時世論以昊天有成命爲康王以後之詩執競爲昭王以後之詩則張氏之說恐亦未盡然今且從馬載諸本補三頌圖於十五國風之次以備參攷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歿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譌謬得以粗備傳於今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改易者何以徒爲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蟲魚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爲改易之意其爲說不止於箋傳而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不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辨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之慶歷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

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譌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序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按舊刻誤以晉次曹上今更正）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按舊刻歐補誤以檜次陳後今從文獻通考改次鄭前）黜檜後陳此今詩次第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攷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

而合以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一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爾夫盡其說而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為異論哉凡補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原注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為之注自周公已下即用舊注云）增損塗乙改正者八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八百一作三百）

詩圖總序附

周之詩自文王始成康之際頌聲興焉周之盛德之極文武之詩四十八篇其二十五篇繫之周公召公為周南召南其十三篇為小雅十篇為大雅成王之詩四十八篇其九篇為小雅八篇為大雅三十一篇為頌是為詩之正經其後二世昭王立而周道微缺又六世厲王政益衰變雅始作厲王死於彘天下無君周公召公行政謂之共和凡十四年而厲王之下太子宜臼遷於洛邑號東周周室益微而平王之詩貶為風下同列國至於桓莊而詩止矣初成王立周公攝政管蔡作亂周公及其大夫作詩七篇周

之太史以為周公詩主道豳國公劉太王之事故繫之豳謂國風而諸侯之詩無正風其變風自懿王始作懿王時齊風始變夷王時衛風始變厲王時陳風始變厲王崩周召共和唐風始變次宣王時秦風始變至平王時鄭風始變惠王時曹風始變陳最後至頃王時猶有靈公之詩於是止矣蓋自文王至頃凡二十世王澤竭而詩不作今鄭之詩次比考於舊史先後不同周召王豳皆出於周邶鄘合於衛檜魏世家絕其可考者七國而已陳齊衛晉曹鄭魏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次第也周召邶

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之次第也考其得封之先後爲國之大小與其亡詩之時皆失其次說者莫能究焉其外魯頌四篇商頌五篇鄭康成以爲魯得用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錄魯詩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法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康成所作詩譜圖自共和而後始得春秋次序今其圖亡今略準鄭遷說而依其次第推之以見前儒之得失今既以鄭爲圖故風雅正變與其序所不言而說者推定世次皆妄且從鄭之意其所失者可指而見焉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說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焉以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詩三百一十一篇亡者六篇存者三百五篇云

詩譜拾遺

吳騫　槎客　輯

沈重云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公足成之 陸氏釋文

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 國風正義

吳徐整詩譜暢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 一云名萇 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 釋文

譜云天子納變雅諸侯納變風其禮同 周南召南正義

譜云刺怨相尋 擊鼓序正義

譜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 君子陽陽正義 呂氏讀詩記引之

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 蜉蝣釋文

譜言辭義皆亡者對六篇有義無辭新宮弁義亦無 由儀正義

譜曰武王巡守述職 鴻雁正義

譜云以歷校之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

殺紂 文王正義

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子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 維天之命正義

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 同上 困學紀聞引之

譜云叅訂時驗 天作正義 釋文

貫長卿授解延年注曰爲阿武令詩譜云齊人 經典敘錄

男 壽照 南耀
壽暘 嵋臣 校字

毛詩故訓傳定本

〔清〕段玉裁 撰

據浙江省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一年段氏七葉衍祥堂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六六毫米寬二六三毫米

毛詩故訓傳定本

嘉慶丙子歲七葉
衍羊堂段氏校栞

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題辭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者玉裁孝巫山[illegible]為三十卷從漢志也夫人而曰治毛詩而所治者乃朱子詩傳則非毛詩也是以訂毛傳也故訓傳與鄭箋久與經文相雜厠咼爲每篇先經後傳也還其舊也周末漢初傳與經必各自爲書也然則漢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本各自爲書今釐次傳文還其舊而每篇必具載經文於前者亦省學者兩讀也傳多於經一卷其分合今無攷也傳之與經雜厠放於何時蓋鄭君箋詩時所爲也毛傳於魯齊韓後出未得立學官而三家既亾孤行取久者子夏所傳其義長也其稱故訓傳何也古者傳以述義如左氏公羊氏穀梁氏之於春秋子夏之於喪服某氏之於小正皆是也釋故釋訓以記古今異言爾雅是也毛公兼其意而於故訓特詳故不專曰傳而曰故訓傳是小學之大宗也序亦毛公作與鄭志於常棣曰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沈重曰據鄭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不得援范氏後漢書衞宏作毛詩序一語爲左證也傳說皆子夏所傳而毛公述之則序亦子夏所傳而毛述之猶韓詩芣苢漢廣汝墳蝃蝀賓之初筵諸序散見於唐

人所引者多與毛異亦必韓嬰所自述也序爲毛公所自述故傳詩而不傳序也以序放於子夏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雖其辭亡而其義存也以序述於毛公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皆大夫刺幽王鄭箋皆當爲刺厲王定爲作故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也鄭箋云眾篇義合編至毛爲故訓傳時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然則篇義列於毛公也今仍之者從其舊也列故訓傳於篇後而正其譌踳補其脫落其通釋大義者則必復舉經文其訓釋一字一物者則不必復舉經文凡欲還經傳各自爲書之舊而又斟酌娋緐縟也

春秋小正傳體無不復舉經文者毛公傳體亦猶是也箋詩時析置經文下則刪節其複舉而轉寫又多譌娋也夫人而曰治毛詩而有其名無其實然則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編烏可以已也讀毛而後可以讀鄭攷其同異略詳疏密審其是非今本合一而人多忽之不若分爲二次第推尋也乾隆甲辰四月二日

周南關雎故訓傳第一　毛詩國風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章句既移篇前則都數宜在此毛三十四章鄭始三十六章）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各本章句在篇後今案孔穎達云定本章句在篇後然則孔氏正義本章句在前可知也杜甫以曲江三章章五句爲題書於前知唐本多如此）

關雎后妃之德也（周南爲王者之風故曰后妃天子之妃曰后也召南爲諸侯之風故曰夫人諸侯之妃曰夫人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

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

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

此序之釋論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也是關雎之義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俗州字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此傳之釋論語樂而不淫也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幽閒也幽釋窈謂釋窕說文窈深遠也窕深肆極也尒疋釋言窕肆也又窕閒也方言美心爲窈美容爲窕淑善也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荇接余也流求也毛意謂流猶求也沿流而求之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寤覺也寐寢也思服服思之也悠思也琴瑟友之宜以琴瑟友樂之芼擇也流之采之乃擇之而升於鼎矣禮曰鉶芼牛藿羊苄豕薇是也謂之擇者去其敗葉根須也鐘鼓樂之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此樂加字

葛覃三章章六句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序意蓋謂歸寧父母爲嫁而事舅姑詩多言后妃在父母家之德而及于歸善事舅姑化天下以婦道故曰后妃之本也本其婦道之基於女道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此係俗字我衣害澣害否凡經典然否字古祇作不後人改加口耳歸寧父母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興也覃延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茂盛貌黃

鳥摶黍也摶音傳非徒端反黃鳥非倉庚此與七月傳迥別灌木冣木也冣積也从冂取才句反古書冣字多誤爲最字从曰是以顏黃門說周氏劉氏讀徂會祖會二反釋文亦云一本作最作外反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莫莫成就之貌濩煮之也此謂濩卽鑊之段借也鑊所以煮物故煮之亦曰鑊釋訓引詩而釋之曰濩煮之也爲毛公所本詩正義不得其句唐石經尒疋上字作濩下字作鑊冣繆用正字則皆金旁用段借則皆可水旁爲絺爲綌服之無斁精曰絺麤曰綌斁猒也古者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言我也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敎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敎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敎于宗室婦人謂嫁歸汙

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害澣害否害何也此謂害卽曷之段借也曷何爲轉注段害爲曷則云害與何亦轉注矣毛傳之例如是凡宋元古本皆何害何也近時俗本改害爲曷。害本不訓何而曰爲也則可以知害爲曷之段借也此一例也若段干直扞直云干扞也段韝爲朝直云韝朝也此指段借之例毛傳言段借不外此二例私服宜澣公服宜否歸寧父母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或云此九字恐後人所增毛云寧安也毛意同草此蟲箋所云寧父母說文晏安也引詩以晏父母卽毛經之異文一說與序說不同

卷耳四章章四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玩又當二字可知是各序合爲一篇故發上而言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尒疋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砠與傳互異今按

崔嵬言石勢爲玄砠說文作岨岨之言沮也石山有土沮洳然傳似長矣或毛所據不同或尒疋文異而解則同虺隤病也我姑酌彼金罍姑且也人君黃金罍永長也山脊曰岡玄黃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傷思也石山戴土曰砠瘏病也痡亦病也吁憂也此謂吁卽忬之段借說文曰忬憂也何人斯都人士盱同此

樛木三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
土之葛藟茂盛履祿也綏安也荒奄也將大也縈旋
也成就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句不妬忌則子孫衆
多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
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螽斯蚣蝑也詵詵衆多也振振仁厚也薨薨衆多也
繩繩戒愼也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
無鰥民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
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
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
壯也說文曰枖木少盛貌然則毛謂夭夭卽枖枖之叚借也灼灼華之盛也此謂灼灼卽焯焯之叚借焯明也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宜其室家宜以
有室家無踰時者有蕡其實蕡實貌非但有華[illegible]又
有婦德家室猶室家也其葉蓁蓁蓁蓁至盛貌有色
有德形體至盛也宜其家人一家之人盡以爲宜也

兔罝三章章四句

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
也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兔罝
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
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肅肅敬也兔罝兔罟也丁丁椓杙聲也赳赳武貌干
扞也干本不訓扞以干爲扞此之謂叚借依聲託事也爾雅之例有言轉注者有言叚借者毛傳亦

兼之如干扞也輖朝也皆謂叚借逵九達之道中林林中公侯腹心
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
薄言掇之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
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采采非一辭也謂非一采而已之詞芣苢馬舃馬舃車前也宜
懷妊焉薄辭也辭當作詞說文作詈意內而言外也說文凡文辭作辭說也凡形容及語助發聲作詈如芣苢之薄漢廣之思草蟲之止大叔于田之忌是也薄見葛覃矣於此始爲傳者漢人

傳注不限於首見也采取也有藏之也掇拾也捋取也袺執衽也扱衽曰襭

漢廣三章章八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思作息者謌字也葛生民勞傳皆曰息止也此若作息則當有傳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漢上游女無求思者潛行為泳永長方泭也說文曰方併船也泭者編木以渡亦是併船之類　翹翹薪貌錯雜也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五尺以上曰駒經傳駒字依株林皇皇者華正之皆當作驕

汝墳三章章四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遵循也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枝曰條榦曰枚惄飢意也輖朝也此謂叚借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既已遐遠也

赬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孔甚邇近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之趾興也趾足也麟信當云信獸恐有奪字以騶虞傳知之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振振信厚也于嗟歎辭定題也公姓公同姓麟角所以表其德也公族公同祖也

召南鵲巢故訓傳第二　毛詩國風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鵲巢三章章四句

鵲巢夫人之德也夫人謂太任太姜及太姒文王未受命時太姒亦諸侯夫人也關雎序云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鄭云先王斥太王王季文王也俗本刪文王字蜀石經文選注有之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尸鳩乃可以配焉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興也鳩尸鳩秸鞠也尸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方之方有之也方有之猶今人云正有之俗本以方逗以有之句大失詩意將送也盈滿也百兩成之能成百兩之禮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蘩皤蒿也于於沼池沚渚也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荇菜也之事祭事也之事與之子同古之是同用之事猶是事也是事祭事也之子嫁子也詩若言公侯此事山夾水曰澗宮廟也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被之祁祁薄言還歸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

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忡忡猶衝衝也凡言猶者以俗語釋古語之詞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止辭也辭當作詞覯遇降下也南山周南山也蕨鼈也惙惙憂也說服也薇菜也未見君子我心傷悲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夷平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蘋大蓱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方曰筐圓曰筥湘亨也此謂湘即鬺之叚借說文鬺式羊反煑也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皆作鬺注引韓詩于以鬺之然則韓詩正字毛用叚借古文他處多有似此者錡釜屬有足曰錡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

甘棠三章章三句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蔽芾小貌甘棠杜也翦去也伐擊也茇草舍也召伯聽男女之訟重煩勞百姓今本重上有不字蜀石經無與漢書司馬相如傳合法同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悅其化思其人敬其樹依唐定本崔集注三十七字爲毛傳宋本岳本茇草舍也連下皆爲箋愒息也說舍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厭浥行露興也厭浥溼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埆也說文作确也堅剛相持之意室家不足昏禮純帛不過五兩也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墉牆也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不從終不棄禮而隨此彊暴之男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革

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
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小曰羔大曰羊素絲五它素白也它數也古者素絲
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公公門也委蛇行
可從迹也革猶皮也（有毛者曰皮去毛者曰革比而同之故曰猶）緎縫也
羔羊之縫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東門之枌傳云鬷數也烈祖傳云鬷總也然則此傳數字當讀數罟之數五總猶俗云五簇也上文它數也亦當如此讀）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
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毛詩傳　卷二　召南　五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
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
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
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殷靁聲也山南曰陽靁出地奮
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何斯何此君子也斯
此也違去也遑暇也振振信厚也在南山之側亦在
其陰與左右也息止也在南山之下或在其下也處
居也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
及時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實
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
士迨其謂之
摽有梅其實七兮興也摽落也盛極則隋落者梅也
七尙在樹者七吉善也三在者三也今急辭也塈取
也謂之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
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民人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毛詩傳　卷二　召南　六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
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肅肅疾
貌宵夜征行寔是也命不同命不得同於列位也參
伐也昴留也衾被也裯襌被也猶若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
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江有汜興也決復入爲汜其後也悔嫡能自悔也渚小洲也水枝成渚處止也沱江之別者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苞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

帨兮無使尨也吠
郊外曰野苞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絜淸也懷思也春不暇待秋也誘道也樸樕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苞之也如玉德如玉也舒徐也脫脫舒貌此從定本感動也帨佩巾也尨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興也襛猶戎戎也唐棣移也肅敬雝和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伊維緡綸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彼茁者蓬壹發五

豵于嗟乎騶虞
茁出也也當作貌葭蘆也壹發五豝豕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也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蓬草名也名字俗增一歲曰豵

邶柏舟故訓傳第三　毛詩國風

邶國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句

柏舟五章章六句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
敖以游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
言往愬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
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
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日居月諸胡
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興也汎汎流皃凡經文一字傳文疊字者例此
柏木所以宜為舟也亦汎其流亦汎汎其流不以濟
渡也耿耿猶儆儆也隱痛也微我無酒以敖以遊非
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據
依也彼彼兄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
卷也石雖堅尙可轉席雖平尙可卷也威儀棣棣不
可選也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左傳襄三十一年北宮文子曰衛詩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為毛傳各有威儀所本即下文所謂富而閑習物有其容棣棣富而閑習也左傳杜注作富而閑也無習字蓋古本如此閑嫺古今字不可選物有其容不可數也
慍怒也悄悄憂皃閔病也靜安也辟拊心也摽拊心
皃如匪澣衣如衣之不澣矣不能奮飛不能如鳥奮
翼而飛去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衣兮
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
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
實獲我心
綠衣黃裏興也綠閒色黃正色曷維其己憂雖欲自

止何時能止也上曰衣下曰裳綠兮絲兮綠末也絲
本也俾使也訧過也淒寒風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古之君子實得我之心也

燕燕四章章六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
涕如雨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
望弗及竚立以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
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
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燕燕鳦也燕之于飛必差池其
羽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
野瞻視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上下字當互易頡同頁頁頭也
飛而下則頭搶地頏同亢亢者頭也飛而上則亢向天將行也竚立久立也飛
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南陳在衞南仲戴嬀字
也壬大也塞瘞也淵深也惠順也勖勉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日月衞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荅於先君
以至困窮之詩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

寧不我顧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
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
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居月諸東方
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日乎月乎照臨之也逝逮也此謂
叚借也逝逮義本不同叚逝爲逮古故也胡何也此雙聲叚借定止也冒
覆也逝不相好不及我以相好也寧不我報盡婦道
而不得報也出自東方日始月盛皆出東方音聲也
良善也述循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終風衞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終風且霾
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
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
願言則懷
終風且暴興也終日風爲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謔
浪笑敖言戲謔不敬也霾雨土也惠然肯來言時有
順心也莫往莫來人無子道以來事己己亦不得以
母道往加之陰而風曰曀嚏跲也毛作嚏跲也鄭云嚏讀當爲不敢嚏
咳之嚏此鄭改字也唐石經以下經傳皆從口是用鄭廢毛嚏不得訓跲明矣曀曀其陰如

常陰曀曀然虺虺其靁暴若震靁之聲虺虺然懷傷
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衞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
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從孫子仲
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
與子偕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鏜然擊鼓聲也使衆皆踊躍用

兵也漕衛邑也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平陳於宋憂心有忡憂心忡忡然也爰居爰處爰喪其馬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也山木曰林契闊勤苦也說數也今俗語云數說偕俱也不我活兮不與我生活也洵遠也洵韓詩作夐夐遠也毛字異而義同謂洵爲夐之叚借也故讀呼縣反信極也信伸古今字

凱風四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毛詩傳　卷三　邶　五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睍睆黃鳥說文無睆字疑此本作睍睍黃鳥故韓詩作簡簡黃鳥也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棘心難長養者心字各本奪今補棘心引下棘薪言謂棘之初生萌蘖故云難長養者棘心至於夭夭然盛則母氏之劬勞可知矣夭夭盛貌劬勞病苦也棘薪其成就者聖叡也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於浚睍睆好貌慰安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也詒遺也伊維也阻難也展誠也瞻視也忮害也臧善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毛詩傳　卷三　邶　六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興也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爲涉深則厲淺則揭以衣涉水爲厲由帶以上爲厲爾雅以衣涉水爲厲由帶以上爲厲此二說而並存之正義云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今定本如此按定本出於小顏恐屬肌改傳不引由膝以下爲濡者由[illegible]以下即下文揭衣之謂也必兼云由帶以上爲厲者與以衣涉水不爲一誼也依注左氏[illegible]注[illegible]云由

膝以上爲厲此用爾雅以衣涉水之訓韓詩云至心曰砅此用爾雅由帶以上之訓揭揭衣也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有瀰濟盈有鷕雉鳴瀰深水也也當作貌盈滿也深水人之所難也鷕雌雉聲也衞夫人有淫泆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也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濡漬也由輈以下爲軌古者輿之下兩輪之閒方空處謂之軌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車兩輪間曰軌此以廣陿言之凡言度涂以軌謂此毛詩傳曰由輈以下曰軌此以高下言之凡言濡軌謂此轂梁傳曰車軌塵謂以軌高廣節塵之高廣中庸車同軌亦謂車制高廣不差軌亦云徹徹者通也其中通也近人專以在地之迹訓之軌徹古經不可解矣毛不云由輿以下者水濡至於輿下軸上之輈則必入輿矣故以輿下之輈爲高下之節喻禮義之不可過也自下譌作上乃議改軌爲軓唐以前軓美反則古本不誤也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雄走曰牝牡雝雝雁聲和也納采用雁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迨及泮散也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

谷風六章章八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衞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涇以渭濁湜湜其止毛作止鄭始易作沚義異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讎讎正字售俗字史漢尚多用讎高祖紀讎數倍謂價屢負而不與也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墍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此下當有谷風至而雲雨成七字夫婦和則室家成室家成而繼嗣生黽勉同心言黽勉者思與君子同心也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遲遲舒行貌違離也畿門內也荼苦菜也宴安也涇以渭濁湜湜其止涇渭相入而清濁異也清字爲湜湜作訓謂涇渭相入之處愈見涇濁愈見渭水止處湜湜然說文曰湜水清見底也此毛說也鄭乃改止爲沚訓湜湜爲持正人之持正如中有沚礙流屑絜也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閱容

也舟船也方泭也已見周南此不再釋凡讀毛詩者當知此有謂富也亾謂
貧也慉興也說文云慉起也起即興正義作養也非阻難也育長也鞫
窮也旨美也御禦也洸洸武也潰潰怒也肄勞也此謂
肄即勩之叚借墍息也此謂墍即呬之叚借

式微二章章四句

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式微式微
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式用也微無也中露衞邑也泥中泥衛
邑也露泥二字今補從來連中字爲邑名非也泥中猶言邑中中露猶泥中也即中林林中之例

旄丘四章章四句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衞衞不能修
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衞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何其
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車
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
伯兮褎如充耳

旄丘之葛兮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諸
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
闊也叔兮伯兮何多日也日月以逝而不我憂也必
有與言與仁義也必有以必以有功德也狐裘大夫
狐蒼裘也蒙戎以言亂也不東言不來東也靡所與
同無救患恤同也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
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褎如充耳褎盛服皃皃原作也今改
充耳盛飾也大夫褎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

簡兮四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衞之賢者仕於泠官皆可以承事王
者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碩人俁俁
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
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
山川故言於四方日之方中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碩人大德也俁俁容貌大也萬
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組織組也武力比於虎可以御亂御衆有文章言能
治衆動於近成於遠也籥六孔翟翟羽也赫赤貌渥
厚漬也公言錫爵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
見惠不過一散榛木名下溼曰隰苓大苦彼美人兮

西方之人兮乃宐在王室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興也泉水始出毖然流也淇水

名也孌好貌諸姬同姓之女聊願也泲地名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干言所適國郊也載脂載舝還車言邁脂舝其車以還我行也遄疾臻至瑕遠也此謂瑕即遐之假借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肥之言飛也非也飛必兩張其翼非者違也故以言自同而異須漕衛邑也寫除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出自北門興也北門背明鄉陰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也適之埤厚也讁責也敦厚也遺加也摧沮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

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興也北風寒涼之風雱盛皃說文曰雱溥也籀文作雱惠愛也行道也虛虛也釋文虛虛也一本作虛徐也今按正義云傳疊經文非訓虛爲徐則正義本正釋文之別本也虛徐也三字爲句以釋經似是但經文作邪鄭始易邪爲徐毛意虛邪如管子之志無虛邪耳虛虛也者謂此虛字卽空虛字也亟急也喈疾皃霏甚皃霏說文無此字古當作非非猶飛也攜手同歸歸有德也莫赤匪狐莫黑非烏狐赤烏黑莫能別也攜手同車攜手就車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言志往而行止靜女其孌貽我彤管言旣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

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旣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煒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也牧田官也荑茅之始生也本之於荑取其有始有終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言非爲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法則

新臺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泚鮮明貌此謂泚即玼之段借說文引正作玼瀰瀰盛貌水所以絜汙穢反于河上而爲淫昏之行燕安也婉順也籧篨不能俯者洒高峻也釋丘云望厓洒而高岸夷上洒下漘高謂其頂洒謂其身峭直夷上者其頂平不高出也洒下亦謂身斗峭也說文曰陵陗也附陵也陖同陵洒即陖之段借字凡言陵陗皆謂斗直不可上浼浼平地也吳都賦清流亹亹李善注引韓詩亹亹水流進皃不言何經之注今按必此章浼浼之異文也古音洒讀如詵浼亹皆如門殄如珍殄絕也魚網之設鴻則離之言所得非所求也戚施不能仰者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

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二子伋壽也宣公爲伋取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疾而不礙也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也逝往也不瑕有害言二

子之不遠害也此亦譏瑕卽退

鄘柏舟故訓傳第四　毛詩國風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柏舟二章章七句

柏舟共姜自誓也衞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興也中河河中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說文髦作髳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之死矢靡

它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己之死信無它心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也只同訓如日居月諸居諸同訓乎天謂父也特匹也慝邪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牆有茨衞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興也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中冓內冓也醜於君醜也襄除也詳審也長惡長也束束而去之讀抽也抽當作籀說文籀讀書也籀之義訓抽說文敘云諷籀書九千文是也毛公及方言皆用抽爲籀抽籀漢之古今字或段紬爲籀辱辱君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

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玼兮玼兮玼字一作瑳淺人乃以分別二三章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言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委委者行可委曲蹤迹也羔羊作從迹佗佗者德平易也如山如河山無不容河無不潤象服尊者所以爲飾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有子若是可謂不善乎玼鮮盛貌翟褕翟闕翟羽飾衣也翟羽之翟今補此與碩人傳翟翟車夫人以翟羽飾車文法正同說文褕字下亦云翟羽飾衣也鬒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屑絜也瑱塞耳也揥所以摘髮也揚眉上廣也皙白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尊之如天審諦如帝展禮有展衣展衣者以丹縠爲衣蒙覆也絺之靡者爲縐是紲袢也是當暑袢延之服也清視清明也揚且之顏廣揚而顏角豐滿也展誠也美女爲媛

桑中三章章七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於也唐蒙菜名沬衛邑云誰之思美孟姜矣姜姓也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弋姓也春秋定姒穀梁作定弋庸姓也漢有膠東庸生又有庸光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鵲之彊彊
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鶉則奔奔鵲則彊彊然良善也
兄謂君之兄君國小君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
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
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
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

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靈雨既零命
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
三千
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作于楚宮楚宮楚丘之宮
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
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室猶宮也椅梓屬虛
漕虛也堂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丘也降觀
于桑地勢宜蠶可以居民也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
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
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
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卿大夫零
落也倌人主駕者匪直也人非徒庸君也秉操也馬
七尺以上曰騋騋牝騋馬與牝馬也

蝃蝀三章章四句

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
齒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朝隮于
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乃如之人也懷
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蝃蝀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

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隮升崇終也從旦至
食時爲終朝乃如之人乃如是淫奔之人也不知命
不待命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
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相鼠有齒
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止所止

息也俟待也體支體也遄速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干旄美好善也衞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孑孑干旄之貌干旄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旃也干者竿之叚借浚衞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曰野素絲

紕之良馬四之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姝順貌畀予也鳥隼曰旟下邑曰都素絲組之總以素絲而成組也五之驂馬五轡析羽爲旌城都城也祝織也此謂叚借祝與織雙聲而合音最近六之四馬六轡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顚覆自傷不能救也衞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衞之亾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載馳載驅歸唁衞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載辭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貌漕衞東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不能旋反言不能旋反我思也我思不遠不能遠衞也濟止也閟閉也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偏

高曰阿丘蝱貝母也此謂蝱即莔之叚借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蝱者將以療疾行道也尤過也衆穉且狂是乃衆幼穉且狂也狂也字狂字今補進取一槩之義我行其野芃芃其麥願行衞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也控引極至也不如我所之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

衛淇奧故訓傳第五　毛詩國風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淇奧三章章九句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倚重較兮倚作

猗者誤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興也奧隈也綠王芻也竹萹竹也猗猗美盛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烈匪文章貌謂匪卽斐之叚借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如切如磋道其學而成也如琢如磨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瑟矜莊貌僩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諼忘也青青茂盛貌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者所以會髮六字依正義正義引儀禮注收者所以收髮謂傳會者所以會髮之文孔氏所見傳未誤也此蓋毛公謂經會爲膾之叚借周禮故書王之皮弁膾五采玉璂大鄭云膾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檜用組讀與膾同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檜玉裁按然則詩謂以骨擿櫛髮以組束之乃加弁而光耀如星三家詩必有作膾者膾說文云骨擿之可會髮者正與毛傳周禮大鄭注同弁皮弁所以會髮之文乃刪會者二字併倒置其文今正各本作弁皮弁所以會髮不辭由淺人不解會者之如是簀積也此謂叚借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鍊而精圭璧性有質也寬能容眾綽緩也重較卿士之車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言寬緩弘大雖則戲謔不為虐矣

考槃三章章四句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

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曲陵曰阿薖寬大貌此謂適卽薖之叚借軸進也此謂軸卽迪之叚借弗告無所告語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荅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

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頎頎長貌依玉篇　衣錦褧衣衣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褧襜東宮齊大子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手如柔荑如荑之新生膚如凝脂如脂之凝領頸也蝤蠐蝎也瓠犀瓠瓣螓首顙廣而方也此下當有娥眉好貌四字娥字逗眉好貌三字為句王逸注離騷正如此凡娥眉古書或作蛾段借字耳娥者美好輕揚之意小顏乃有形若蠶蛾之說蠶蛾有毛角非眉也倩好口輔盼白黑分敖敖長貌農郊近郊驕壯皃朱幩儦儦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為飾儦

儦盛皃依玉篇作儦儦翟翟車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罛魚罟濊濊施之水中鱣鯉也鮪鮥也發發盛皃葭蘆菼薍也揭揭長也孽孽盛飾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朅武壯貌此謂朅即仡之段借說文仡仡勇壯也

氓六章章十句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漣當作連字之誤也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

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氓民也蚩蚩者敦厚之貌布幣也丘一成為頓丘愆過也將願也垝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也不見復關泣涕漣漣言其有一心乎君子故能自悔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賄財遷徙也桑女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于嗟鳩兮無食桑葚鳩鶻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于嗟女兮無與士耽耽樂也此謂耽即媅之段借說文曰媅樂也耽耳大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隕隋也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爽差也極中也咥咥其笑矣咥

咥然笑悼傷也泮坡也總角結髮也晏晏和柔也旦旦信誓旦旦然說文引信誓悬悬即怛字當是傳以悬悬然釋旦旦也箋云悬悬言其懇惻款誠正申毛意○此亦虛虛也之例謂此旦旦字即懇惻款誠之旦旦字非日出地之旦也

竹竿四章章四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游以寫我憂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興也籊籊長而殺也釣以得魚

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滺滺流貌檜楫松舟檜柏葉松身楫所以擢舟也擢从手引也作擢誤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出游思鄉衛之道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之支興也芄蘭草也君子以德當柔潤溫良以也能左右之曰以言君子用有德之臣當柔潤溫良此從宋本岳本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能不我知不自謂無知無常作有以驕慢人也容兮容儀可觀遂兮佩玉遂遂然垂帶悸兮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也韘決也能射御則佩韘甲狎也此謂叚借

河廣二章章四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杭說文作斻　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杭渡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伯州伯也朅武貌桀特立也殳長丈二而無刃自伯之東首如飛蓬婦人夫不在無容飾適主也杲杲出日杲杲然日復出矣甘厭也諼草此用古文即蘐字也令人善忘憂背北堂也痗病也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民人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興也綏綏匹行皃石絕水曰梁之子無室家者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厲深可厲之旁帶所以申束衣無服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

木瓜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木瓜楙木也可食之木瓊玉之美也瓊爲玉之美者故引伸凡石之美皆謂瓊如瓊琚瓊瑤瓊華瓊瑩瓊玖瓊英瓊瑰皆是也應劭曰瓊玉之華也琚佩玉石佩玉石者謂佩玉納閒之石也雜佩謂之佩玉有琚瑀以納閒琚瑀皆美石也鄭風正義釋文皆引說文琚佩玉名名亦石之誤此傳石誤爲名久矣瓊瑤瑤美石正義作美石不誤釋文作美玉誤也說文琨珉瑤皆石之美者周禮王獻玉爵后獻瑤爵禮記玉爵獻卿瑤爵獻大夫是其等差瓊玖玖玉石王風傳曰玖石次玉者說文玖石之次玉黑色者今此傳作玉名乃玉石之誤耳玉石見揚雄蜀都賦漢書西域傳師古曰玉石石之似玉者也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

王黍離故訓傳第六　毛詩國風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十二句

黍離三章章十句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顚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

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彼宗廟宮室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中心搖搖憂無所愬也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彼黍離離彼稷之穗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中心如醉醉於憂也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自黍離離見稷之實也中心如噎憂不能息也玉篇作謂噎憂不能息也噎憂雙聲字憂老子作嚘氣逆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鑿牆而棲曰塒佸會也雞棲于杙爲桀括至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陽陽無所用其心也簧笙也由用也房國君有房中之樂陶陶和樂貌翿纛也翳也翳也之上當有纛字此熠燿奪也奪焱火也之例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

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薪興也揚激揚也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楚木也甫諸姜也蒲草也許諸姜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飢饉室家相棄爾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

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興也蓷鵻也說文蓷萑也暵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也仳別也艱亦難也脩且乾也且者將然之詞豳風予尾修修傳曰修修敝也此修義同條條其歗矣條條然歗也濕鵻遇水則濕也啜泣貌

兔爰三章章七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興也爰爰緩意鳥網為羅言為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尚無為尚無成人為也罹憂吪動也罦覆車也造為也罿罬也庸用也聰聞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縣縣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縣縣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縣縣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

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縣縣葛藟在河之滸興也縣縣長不絕之貌水厓曰滸終遠兄弟兄弟之道已相遠矣涘厓也謂他人母王又無母恩也正義謂此爲箋蓋誤不言王無父恩王又無昆恩者不待言也嫌王非母故特釋之有父道者必兼母道漘水隒也昆兄也禮喪服曰小功以下爲兄弟篇中言兄弟者自其親疏言之謂於王疏也喪服曰昆弟曰從父昆弟曰從祖昆弟曰族昆弟雖疏必曰昆弟親之辭也此詩自偁曰兄弟謂王曰昆不敢以其戚戚君而得循九族之偁也謂王曰父母者九族中從祖父母族父母從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是也

采葛三章章三句

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
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彼采葛兮與也葛所以爲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
於君憂懼於讒矣蕭所以共祭祀艾所以療疾

大車三章章四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
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啍啍
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
毳衣大夫之服菼鵻也程氏瑤田曰鵻當作騅馬蒼白雜毛曰騅取其同色蘆
之初生者也蘆當作萑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
男之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畏子不敢
畏子大夫之政終不敢也啍啍重遲之貌璊赬玉也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穀生皦白也生在於室則外內
異死則神合同爲一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
是詩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丘中有
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
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留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墝埆
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施施難進之
意子國子嗟父將其來食子國復來我乃得食也貽
我佩玖玖石次玉者言能遺我美寶

鄭緇衣故訓傳第七　毛詩國風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緇衣三章章六句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竝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
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粲兮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
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
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

服也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適子之
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適之館舍粲餐也依釋文作餐禮公餐
五牢以下是也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好猶宜也蓆大
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
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
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
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
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
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爲里杞
木名也折言傷害也牆垣也桑木之衆也當云木之衆者也以
比諸兄名言諸兄公族園所以樹木也檀彊忍之木忍周禮注
作刃謂堅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
說而歸之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

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
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冬獵曰狩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
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叔于田乘
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
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
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

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叔于田乘乘馬叔之從公田也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驂之與服和諧中節也藪澤禽之府也烈列（謂烈爲列之叚借）也具俱也（謂具爲俱之叚借）袒裼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狃習也乘黃四馬皆黃也揚揚光也忌辭也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驪白雜毛曰鴇齊首馬首齊也如手進止如御者之手也阜盛也慢遲罕希也掤所以覆矢鬯弓弢弓（此謂鬯即韔之叚借）

清人三章章四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

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御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亾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消搖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介甲也重英矛有英飾也消河上地也麃麃武貌重喬累荷也（荷上聲沈重及正義說是）軸河上地也陶陶驅馳之貌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中軍作好居軍中爲容好

羔裘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如濡潤澤也洵均侯君也渝變也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司主也晏鮮盛貌三英三德也彥士之美稱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遵大

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𣫞兮不寁好也

遵循路道摻擥袪袂也寁速也𣫞棄也（釋文曰魗本亦作𣫞案說文攴部𣫞棄也引詩無我𣫞兮此毛正從攴也鄭箋作醜訓惡魗與醜同）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士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明星有爛言小星已不見也將翱將翔弋鳧與鴈閒
於政事則翱翔習射也宜肴也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也雜佩者
珩璜琚瑀衝牙之類問遺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大子忽嘗有
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
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
美且都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

美孟姜德音不忘

同車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佩玉瓊琚佩有琚瑀所
以納閒也此與上篇傳相足　孟姜齊之長女都閒也閒者嫺之段借
行行道也衍一行字　英猶華也佩玉將將鳴玉而後行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橋松
鄭易橋爲槁　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興也扶蘇扶胥木也此從釋文無小字爲長正義作小木乃淺人用鄭說增字非也毛云高下大小各得其宜高下謂山隰大謂扶蘇松小謂荷龍
正言以刺忽與鄭說異鄭乃互易其小大耳呂覽及漢書司馬相如劉向揚雄傳枚乘七發許氏說文皆謂扶疏爲大木許氏扶作扶古疏胥蘇通用　荷華荷扶渠也荷本葉名以爲荷花葉之總名陳風傳亦曰荷扶渠也菡萏荷華也淺人於此刪下荷字乃不辭矣　其華菡萏言高
下大小各得其宜也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
且辭也周頌傳曰且此也狂且言狂如此既且言既如此　松木也龍紅草也
子充良人也狡童昭公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蘀兮蘀兮
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興也蘀槁也人臣待君倡而後
和叔伯言羣臣長幼也倡予和女君倡臣和也漂猶
吹也漂與吹不同義而漂因吹致故曰猶吹凡訓詁言猶者視此　要成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
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狡童昭公有壯狡之志也壯狡與月令之壯佼皆當作姣姣好也有壯姣之志　正義以童心釋之是也　不能餐憂懼不遑餐也不與我食不與
賢人共食祿不能息憂不能息也憂上當有噎字與黍離傳同

褰裳二章章五句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惠愛也溱水名也狂童之狂也且言狂行童昏所化也童依說文當作僮僮未冠也引伸之曰童昏二篇同洧水名也士事也經本作事傳本作事士也謂事即士之段借轉寫以注改經又以經改注經果是士字何須傳乎前文士曰昧旦何以不傳也吉士誘之無與士耽皆不傳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豐滿也巷門外也悔予不送兮時有違而不至者昌盛壯貌將行也衣錦褧裳嫁者之服叔伯迎己者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也男女之際近則如東門之墠遠而難則如茹藘在阪邇近也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栗行上栗也踐淺也即就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

而鳴喈喈然胡何夷說也瀟瀟暴疾也膠膠猶喈喈也瘳愈也晦昏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廢也釋文定本皆無校字世亂則學校不脩焉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子寧不嗣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佩佩玉也士佩瓀珉而青組綬不來者言不一來也挑達往來相見貌在

城闕兮乘城而見闕也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禮樂
不可一日而廢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
而作是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
實迋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
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不流束楚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
漂束楚乎迋誑也此謂段借維予二人二人同心也

毛詩傳　卷七　鄭　九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
思保其室家焉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
樂我員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
衣茹藘聊可與娛
如雲眾多也匪我思存思不存乎相救急縞衣綦巾
聊樂我員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願
室家得相樂也闉曲城也闍城臺也荼英荼也言皆
喪服也茹藘茅蒐之染女服也娛樂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
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野有蔓草靈露漙兮定之方中靈雨既零毛云零落也故鄭釋靈爲善此章鄭則云靈落
也讀靈爲零也詳正義　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野有蔓草靈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
與子偕臧
野有蔓草靈露漙兮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漙
然盛多也清揚眉目之間君子偕老傳曰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故此傳總
之曰眉目之間謂眉目都妍也若爾雅目上爲名郭注眉眼之間與此辭同意異　婉然美也

毛詩傳　卷七　鄭　十

邂逅不期而會適我願兮適其時願瀼瀼盛貌臧善
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
焉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
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
之以勺藥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
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
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溱洧鄭兩水名渙渙春水盛也蕑蘭也訏大也勺藥香草瀏深貌殷衆也

齊雞鳴故訓傳第八　毛詩國風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雞鳴三章章四句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也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也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也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見月出之光以爲東方明也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會且歸矣會會於朝也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無庶予子憎無見惡於夫人

還三章章四句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

儇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竝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竝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還便捷之貌說文走部䟃疾也讀若讙此詩正當作此字　峱山名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說文儇慧也慧利同意　茂美也昌盛也狼獸名臧善也

還三章章四句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俟待也此謂俟即竢之叚借門屏之閒曰著爾雅作宁宁者叚借字　素象瑱瓊華美石士之服也青青玉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黃黃玉瓊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東方之日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姝者初昏之貌履禮也東方之月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闥門內也發行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上曰衣下曰裳晞明之始升說文昕旦明日將出也讀若希晞乾也傳於蒹葭湛露皆曰晞乾也此當云昕明之始升蓋囙同音或改昕爲晞耳　令告也折柳樊圃

柳柔脆之木樊藩也此謂叚借圃菜園也折柳以爲藩園爲字衍　無益於禁矣瞿瞿無守之貌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辰時夙早莫晚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

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興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皃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懷思也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庸用也蓺樹也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也賈思勰齊民要術曰凡種麻耕不厭熟縱橫七徧以上則麻無葉也此正合毛說獵猶踐也治也衡治之縱治之乃種之然後得麻韓詩從作由由從也古隨從與從橫不必分二音韓云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與毛義同告父母必告父母廟也鞫窮也克能也極至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若弁兮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興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獲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忉忉憂勞也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忉忉耳桀桀猶驕驕也怛怛猶忉忉也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穉也丱者古文卵字出說文禮記內則以卵爲鯤字此釋丱爲幼穉其意同也弁冠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田犬令令纓環聲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重環子母環也鬈好貌說文曰鬈髮好皃者因其字之从髟也本是髮好因申爲凡好之稱鋂一環貫二也偲才也此謂偲爲才之叚借說文云偲彊也

引此詩蓋亦用毛義

敝笱三章章四句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興也鰥大魚說文曰鰥魚也蓋出於毛詩魴鰥鱮皆魚名耳本無大字或加之以駁鄭如雲言盛也魴鱮大魚此當云鱮魚也如雨言多也唯唯出入不制水喻衆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薄薄疾驅聲也簟茀朱鞹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發夕自夕發至旦四驪言物色盛也濟濟美貌垂轡轡之垂者濔濔眾

也說文爾字本義如此齊子豈弟言文美於是樂易然湯湯大貌彭彭多貌翱翔猶彷徉也滔滔流貌儦儦眾貌

猗嗟三章章六句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猗嗟昌兮頎若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也抑美色揚廣揚美曰揚兮好目揚眉也蹌巧趨貌目上為名目下為清二尺曰正外孫曰甥此謂父之外孫為吾甥也王肅說是以上見下則云外孫曰甥以下見上則云姊妹之夫為甥謂子之姊妹之夫為吾甥也云姑之子為甥謂子之姑之子為吾甥也舅之子為甥妻之昆弟為甥皆如是解鄭箋姊妹之子為甥語不見爾雅即爾雅之姑之子為甥與毛傳無二義也孌壯好貌婉好眉目也選齊貫中也四矢乘矢

魏葛屨故訓傳第九　毛詩國風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糾糾猶繚繚也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摻摻猶纖纖也猶繚繚也猶纖纖也皆以漢人語言

通之謂若今言某某是也此別爲一例與漂猶吹不同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要褄也褄當是本作要淺人加衣耳如禮記玉藻深衣等篇言衣服皆作要禮喪服注曰衣帶下者要也字不从衣傳本謂此要乃人衣帶下之要非人身要領之要古人傳注有此義例如序卦傳蒙者蒙也比者比也邶風傳虛虛也說文巳巳也皆此例襋領也好人女手之人此从正義本提提安諦也宛然左辟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揥所以爲飾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子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莫菜也路車也萬人爲英公行從公之行也藚水舄也公族公屬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

國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興也園有桃其實之殽國有民得其力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夫人謂我欲何爲乎棘棗也對文則棘爲小棗叢生者散文則二字一也極中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句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子已止韻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

予季句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季寐棄韻陟
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句行役夙夜必偕上慎
旃哉猶來無死弟偕死韻
山無草木曰岵上慎旃哉猶來無止旃之猶可也父
尚義也山有草木曰屺岵取瓠落之意屺取荄滋之意毛公所見爾雅似勝季
少子也無寐無耆寐也猶來無棄毋尚恩也偕俱也
猶來無死兄尚親也

十畝之閒二章章三句

十畝之閒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
毛詩傳　卷九　魏　三
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往來郎下文行還也行與子還或
行來者或來還者泄泄多人之貌

伐檀三章章九句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
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
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
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
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坎坎伐
檀聲寘置也寘者寘之譌文寘塞也从穴眞聲東山箋云古者聲寘塡塵同因毛訓置讀之
豉反非也干厓也風行水成文曰漣伐檀以俟世用若俟
河水清且漣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貆
獸名素空也輻檀輻也側猶厓也彖上章爲訓故曰猶直直波
也萬萬曰億獸三歲曰特盧召弓云齊傳曰三歲曰肩邠傳云三歲曰豜矣則
此三當作四廣雅之所本也玉裁謂鄭司農注周禮云三歲爲特四歲爲肩與毛互異肩豜同字如甚顯
同字輪檀可以爲輪漘厓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
毛詩傳　卷九　魏　四
圓者爲囷鶉鳥也孰食曰飧

碩鼠三章章八句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
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
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
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
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
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貫事也得我直得其直道苗嘉穀也生民曰誕降嘉穀維穈維芑蕡

赤苗芑白苗古者謂禾爲苗故說文禾字𥝢芑字下皆云嘉穀也此篇一二章言黍麥三章言禾何休說春秋曰生曰苗秀曰禾玉裁謂對文則別散文則一也　號呼也

唐蟋蟀故訓傳第十　毛詩國風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蟋蟀三章章八句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蟋蟀在堂蟋蟀蛬也九月在堂聿遂除去也已甚康樂職主也荒大也瞿瞿然顧禮義也邁行也外禮樂之外蹶蹶動而敏於事慆過也憂可憂也休休樂道之心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亾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

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擊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山有樞隰有榆興也樞荎也國君有財貨而不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婁亦曳也宛死貌愉樂也栲山樗杻檍也洒灑也此謂段借說文曰洒滌也古文以爲灑埽字考亦擊也保安也何不日鼓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也永引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揚之水白石鑿鑿興也鑿鑿然鮮明貌鑿同鑿子洛反謂鮮白如粲米也素衣朱襮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沃曲沃也皓皓絜白也繡黼也白與黑謂之黼五采備謂之繡傳合爲一者對文則二散文則互訓也爾雅黼領謂之襮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襮領詩上章言襮此章言繡祇是一事魯詩繡作綃不若毛長鵠曲沃邑也云何其憂言無憂也粼粼清澈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

椒聊二章章六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興也椒聊椒也傳不以聊爲語詞椒聊疊字疊

韻單呼曰椒絫呼曰椒聊阮氏元云箋以捄釋聊爾雅朻者聊朻即林也朋比也傳讀必履反孫毓是也條長也兩手曰匊篤厚也椒聊且遠條且言聲之遠聞也此總釋二章也汪氏龍曰此六字當本在條長也之下後人移傳入經誤析之耳此解與體愉桓叔政教愚謂聲當作馨芬芳條鬯之意

綢繆三章章六句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綢繆束薪興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取矣良人美室也子兮子兮者嗟茲也茲當作嗞說文曰嗟嗞今俗作嗟咨非也隅東南隅也邂逅解說之貌在戶參星正月中直戶也三女爲粲大夫一妻二妾

杕杜二章章九句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興也杕特皃顏氏家訓作獨皃杜赤棠也湑湑枝葉不相比也踽踽無所親也佽助也菁菁葉盛也睘睘無所依也同姓同祖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羔裘豹袪袪袂末也从定本有末字玉藻說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本末不同本謂奕在位與民異心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皃褎猶袪也袖袪本義不同故云猶究究猶居居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

天曷其有常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興也肅肅羽聲也集止苞稹栩柔也鴇之性不樹止盬不攻致也怙恃也行翮也行翮求諸雙聲合韻詁訓之法如此羽翼翮以類相從不釋爲行列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無衣美晉武公也美或作刺誤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七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也不如子之衣安且吉

兮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也奧煖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杕杜傳云杕特皃武公寡特故以有杕起興）

有杕之杜生於道左彼君子兮噬肎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生於道周彼君子兮噬肎來游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生於道左興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噬逮也（此謂段借）周曲也遊觀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蘞生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域營域也（營岳本作塋）息止也角枕粲兮錦衾爛兮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韣而藏之夏之日冬之夜言長也室猶居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采苓采苓首陽之顛人之爲言（定本作僞言古爲僞通也）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苓采苓首陽之顛興也苓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苟誠也（此謂苟即果之段借雙聲段借也）　苦苦菜也無與勿用也

葑菜名也

秦車鄰故訓傳第十一　毛詩國風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鄰鄰眾車聲也白顛旳顙也寺人內小臣也阪有漆隰有栗興也陂者曰阪下溼曰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又見其禮樂焉耋老也八十曰耋簧笙也亡喪棄

也

駟驖三章章四句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游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驖驪阜大也媚子能以道媚於上下者冬獵曰狩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拔矢末也謂矢栝閑習也輶輕也獫歇驕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即猲獢之叚借

小戎三章章十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小戎兵車也俴淺收軫也五五束也楘歷錄也梁輈

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游環靳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愼駕具所以止入也陰揜軓也單呼軓絫呼揜軓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爾雅白金美者謂之鐐無鋈字毛公鋈白金者鋈卽鐐之異文說文引沃以驂軜沓矛沃錞字皆作渼蓋毛詩本作渼後人加金旁失犨入說文耳沃聲寮聲聲類同故叚沃為鐐繢繢靷也文茵文今脫文字虎皮也爾雅斥山文皮謂虎豹之虎說文彪虎文彪也彪虎文也漢書楚人謂虎於檡謂虎文班上林賦被班衣輿服志虎賁騎鶡冠虎文單衣此皆虎皮為文之證傳不釋茵者以人所易知也許愼則云茵車中重席暢轂長轂也廣雅曰暢長也字作暢騏綦文也此依正義及李善赭白馬賦注說文綦蒼艾色左足白曰馵板屋西戎板屋也黃馬黑喙曰騧龍盾畫龍其盾也合合而載之軜驂內轡也在邑

在敵邑也俴駟四介馬也孔甚也厹矛三隅矛也錞鐏也蒙討羽也（說文討訓治也猶亂訓治也取其紛亂而理之曰討討羽猶言亂羽此鄭以尨釋蒙以雜釋討之意）伐中干也（伐或作駾駾是本字伐是叚借字）苑文貌虎虎皮也韔弓室也膺馬帶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中也閉紲緄繩縢約也厭厭安靜也秩秩有知也

蒹葭三章章八句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

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興也蒹蒹葭蘆也蒼蒼盛也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國家待禮然後興伊維也一方難至矣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逆流而上曰遡洄逆禮則莫能以至也順流而涉曰遡游順禮未濟道來迎之萋萋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隒也躋升也坻小渚也（小渚當作小沚乃合爾雅坻沚同訓不可通聲之誤也）采采猶萋萋也未已猶未止也涘厓也右出其右也小渚曰沚

終南二章章六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興也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條稻梅柟也宧（謂言山所宧）以戒不宧也（此說起興戒勸之意）錦衣采衣也（正義作采衣各本作采色）狐裘朝廷之服紀基也（此謂叚借）堂畢道如堂也（定本作平如堂非也此自兩崖壁立言之故釋丘云畢堂牆若云平如堂則自道言

之矣）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棘興也交交小貌黃鳥以時往來得其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子車氏奄息名百夫之特乃特百夫之德惴惴懼也殲盡良善也防比也此謂防卽比方字徐邈云毛音方禦當也

晨風三章章六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鬱積也北林林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駛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憂心欽欽思望之心中欽欽然忘我實多今則忘之矣櫟木也駮如馬倨牙食虎豹棣唐棣也檖赤羅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興也袍襺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仇匹也澤潤澤也潤澤毛將古語故鄭申之曰褻衣作起也行往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大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

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母之昆弟曰舅贈送也乘黃四馬也瓊瑰石而次玉

權輿二章章五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夏大也承繼也權輿始也四簋黍稷稻粱

陳宛丘故訓傳第十二　毛詩國風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宛丘三章章四句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子大夫也湯蕩也此謂段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洵信也坎坎擊鼓聲值持也鷺羽鷺鳥之羽可以爲翳盎謂之缶翿翳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枌白楡也栩杍也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子仲陳大夫氏婆娑舞也穀善也原大夫氏逝往鬷數邁行也荍芘芣也椒芳物依定本

衡門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衡門衡木爲門言淺陋也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道忘飢沈重云舊皆作樂字晩詩本有作疒下樂陸德明云毛本止作樂鄭本作𤻲顏師古定本亦作樂飢正義本經文作𤻲飢此正沈所謂晩本援鄭以改毛者也或云樂道忘飢乃王肅語羼入毛傳殊爲無事自擾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叔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叔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叔姬可與晤言釋文叔音叔按音叔猶如字也以別於作淑與東門之枌旦鄭音旦以別於作且七也反正同正義作淑姬卽釋文之亦作本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與也池城池也漚柔也晤遇也此謂晤爲遻之段借言道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
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興也牂牂然盛皃言男女失時
不逮秋冬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期而不至也肺肺猶
牂牂也晢晢猶煌煌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
民焉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
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誶止（依釋文廣韻）

誶予不顧（依王逸離騷注）顛倒思予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
間希行用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夫傅相也昔
夕也（夕各本多誤作久誰夕猶今人云不記是何日也記云疇昔之夜疇誰正同）梅枬也
鴞惡聲之鳥也萃集也誶告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中唐有甓
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興也防邑也邛丘也苕草也侜

侜張誑也中中庭也唐堂塗也甓令適也鷊綬草也
惕惕猶忉忉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月出晧兮
佼人劉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
舒夭紹兮勞心懆兮（懆各本作慘疑誤）
月出皎兮興也皎月光也僚好皃舒遲也窈糾舒之
姿也悄憂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兮匪適株林從夏南兮（正義本有二兮）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驕（驕株合韻也鄭云馬六尺以下曰駒即南有喬木之五尺以上曰駒也然則喬木亦當作驕矣皇皇者華我馬維驕見說文）朝食于株
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大夫乘駒

澤陂三章章六句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
傷焉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
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

寤無爲中心悁悁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展轉伏枕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興也陂澤障也荷夫渠也傷如之何傷無禮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蕑蘭也（鄭云蘭當作蓮易傳也釋文正義皆不誤今本改蘭作蕑非是鄭知蘭必當作蓮者鄭風蕑傳已云蕑也則例此可不傳故知蘭必蓮誤同一蕑而實異也）卷好兒悁悁猶悒悒也（悒古祇作邑）菡萏荷華也儼矜莊兒

毛詩傳　卷十二　陳　五

檜羔裘故訓傳第十三　毛詩國風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羔裘三章章四句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消搖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羔裘消搖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羔裘消搖狐裘以朝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勞心忉忉國無政令使我心勞堂公堂也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悼動也

毛詩傳　卷十三　檜　一

素冠三章章三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庶幸也素冠練冠也棘急也欒欒瘠貌（此謂叚欒爲臠也臠臞也）慱慱憂勞也庶見素衣兮素冠故素衣也聊與子同歸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

及謂不空遠樂也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
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
也謂不空猶哀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
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
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
者之所輕也猶易不肖者之所勉閔可以規賢者卜可以規不肖者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
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隰有萇

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
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興也萇楚銚弋也猗儺柔順也
夭少也沃沃壯佼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匪風飄兮
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
釋文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匪風發兮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匪車偈兮偈偈疾
驅非有道之車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怛傷也下國之
亂周道滅也迴風為飄嘌嘌無節度也弔傷也誰能
亨魚溉之釜鬵溉滌也鬵釜屬亨魚煩則碎治民煩
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周道
在乎西懷歸也

曹蜉蝣故訓傳第十四　毛詩國風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蜉蝣三章章四句

蜉蝣刺奢也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閱（依說文作堀各本作掘非）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蜉蝣之羽興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脩飾（猶疑當作獨）楚楚鮮明貌采采眾多也息止也堀

閱容閱也（堀閱雙字猶風賦之空穴來風李善注引莊子作空閱來風空孔一也閱穴一也傳云容閱亦是雙聲疊韻字容閱即史所謂容頭過身謂浮游自孔穴而出羽必新也）如雪言鮮絜

候人四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何揭祋殳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彼彼曹朝也芾韠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維鵜在梁不濡其翼鵜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咮喙也媾厚也薈蔚雲興貌南山曹南山也隮升雲也婉少貌孌好貌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

鳲鳩四章章六句

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經傳一字疏內皆作壹爲長）心如結兮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

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興也鳲鳩秸鞠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執義一則用心固（上文箋云淑善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此傳云言執義一則用心固文句相承分屬箋傳必有一誤）其子在梅飛在梅也騏綦文也（從釋文）弁皮弁也忒疑也正是也（正是也不誤鄭乃易爲正長也下章箋正長也三字蓋本在執義不疑上）

下泉四章章四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興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也苞本也稂童粱非溉草得水而病也蕭蒿也蓍草也芃芃美貌四國有王郇伯勞之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

豳七月故訓傳第十五　毛詩國風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列下泉正義引二之日栗列與王篇廣韻文選注皆合說文本有栗列二字今本列譌爲栵而大東疏引說文列寒皃可證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

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萑依字當艸下隹作萑近古但叚萑雀字非從艸也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古作貈舟聲與貍裘合韻取彼狐貍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公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

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
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
宮公依正義公事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
穀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
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
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火大火流下也九月授衣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
授冬衣矣一之日此字今補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
也觱發風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栗烈寒氣也三之
日夏正月也豳土晚寒于耜始脩耒耜也四之日周

四月也舉趾民無不舉足而耕矣饁饋也田畯田大
夫也倉庚離黃也懿筐深筐也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遲遲舒緩也蘩
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傷悲感事苦也春女
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殆及公子同歸殆始及與也
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八月萑葦亂為
萑葭為葦豫畜萑葦可以為曲也斨方銎斧也斧字依說
文補遠枝遠也揚條揚也角而束之曰猗女桑荑桑也
鵙伯勞也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赤也
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玄衣纁裳不榮而實曰秀葽

葽草也蜩螗也其穫禾可穫也隕蘀墜落也于貉謂
取貉貉皮狐狸狐狸皮也小戎傳虎虎皮也今依以補六字狐貉
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纘繼功事也經傳功字疑公之誤故下
經文官公不再釋言私其豵獻豜于公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
大獸公之小獸私之斯螽蚣蝑也莎雞振羽羽成而
振訊之也穹窮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篳
戶鬱棣屬薁蘡薁也剝擊也此謂剝即攴之叚借也故普木切攴今字作扑
春酒凍醪也眉壽豪眉也壺瓠也此謂壺瓠之叚借叔拾也苴麻
子也樗惡木也春夏為圃秋冬為場後孰曰重先孰
曰穋入為上出為下宵夜綯絞也乘升也二之日鑿

冰沖沖冰盛水複宋本釋文毛詩皆作複則命取冰於山林沖
沖鑿冰之意凌陰冰室也九月肅霜肅縮也霜降而
收縮萬物滌場滌埽也正義岳本場功畢入也朋酒斯饗
曰殺羔羊兩樽曰朋饗者鄉人飲酒也據正義補與說文正合此
因兩鄉人複而脫也其牲此二字今補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
堂學校也觥所以誓衆也疆竟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
王名之曰鴟鴞焉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予尾修修（唐定本宋監本越本蜀本皆作修修唐石經宋集韻光堯石經皆作脩脩蓋毛詩本用合韻後人改爲消又或改爲脩今本釋文亦是淺人所改集韻所據釋文未誤）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之嘵嘵（之字依玉篇廣韻補）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興也鴟鴞鸋鴂也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恩愛齊稚閔病也稚子成王也迨及徹剝也桑土桑根也拮据戟挶也荼萑苕也租爲也（正義曰租訓始也物之初始必有爲之故毛傳云租爲也釋文曰租又作祖如字今俗本作又作租見宋本有不誤者）瘏病也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曰予未有室家謂我未有室家也譙譙殺也修修敝也翹翹危也嘵嘵懼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慆慆言久也濛雨貌我心西悲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士事枚微也（周南傳枝曰條榦曰枚是本義此枚微也與魯頌枚枚礱密也皆是段借謂枚爲微之段借也謂之微者兵事神密也一章言其完故云勿事行微詳釋文鄭乃云行陳銜枚非毛意）蜎蜎蠋貌蠋桑蟲也烝寘也果臝栝樓也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踦也町畽鹿迹也熠燿燐也燐熒火也（熒火與列子天瑞淮南氾論說林二訓說文博物志所說皆合謂鬼火熒熒然者也淺人誤以釋蟲之熒火卽炤當之又改其字从虫其誤蓋始於陳思王也思王引韓詩章句鬼火或謂之燐然則毛韓無異又毛多云行道也宵行正謂夜閒之道由室戶而場而行由近及遠也）鸛鳴于垤垤螘冢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鸛好水長鳴而喜也敦猶專專也烝眾也有敦瓜

第57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8 版

苦烝在栗薪言我心苦事又苦也毛意取義於興鄭箋非毛意也黃
白日皇駁白日駁縭婦人之褘也母戒女施衿結帨
九十其儀言多儀也其舊如之何言久長之道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旣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
孔之將　旣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
我人斯亦孔之嘉　旣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
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隋銎曰斧七月正義引此傳有方銎曰斨四字斧斨民之用也禮義國

家之用也四國管蔡商奄也皇匡也此謂叚借將大也鑿
屬曰錡吪化也此謂叚借木屬曰銶說文曰梂鑿首也遒固也休
美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
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媒所以用禮也治國
不能用禮則不安其則不遠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
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踐行列貌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宋本附音義云罭本又作緎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鴻飛遵渚公歸
無所於女信處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是
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九罭之魚鱒魴興也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釋文罭本又作或今本或作罭非也或古域字九域言域之多域謂网目也傳云緵罟即數罟魚麗傳集注作緵罟定本作數罟是也故曰小魚之网鱒魴大魚也袞衣繡裳所以見周公
也袞衣卷龍衣也衣字補鴻飛遵渚鴻不宜循渚也說文

曰鴻者鴻鵠也鴻鵠即黃鵠也黃鵠一舉知山川之紆曲再舉知天地之圜方取爲大鳥故箋云大鳥傳云鴻不宜循渚陸非鴻所宜止非謂大雁也小雅傳云大曰鴻小曰鴈此因下言鴈決上言大鴈乃鴻字叚借之用而今人遂失鴻本義公歸無所於女信處周公未得禮也
再宿曰信鴻飛遵陸陸非鴻所宜止宿猶處也無以
我公歸兮無與公歸之道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
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狼疐其尾
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興也跋躐疐跲也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赤舄八君之盛屨也几几約貌瑕過也

鹿鳴之什故訓傳第十六　毛詩小雅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鹿鳴三章章八句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旣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說文作佻）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瑟鼓琴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興也苹蓱也鹿得蓱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吹笙鼓簧簧笙簧也（此簧字今補）吹笙則鼓簧矣（君子陽陽疏引吹笙則鼓簧矣宋書樂志引吹笙則簧鼓矣今依疏本）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周至行道也蒿菣也恌愉也是則是傚言可法傚也敖遊也芩草也湛樂之久以燕樂嘉賓之心燕安也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

四牡五章章五句

第77冊 續修四庫全書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四牡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岐周之
道也倭遲歷遠之貌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
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盬不堅固
也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

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
不以家事辭王事（無私恩以下二十八字從集注及定本係之傳）嘽嘽喘息
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駱不遑啓處遑暇啓
跪處居也臣受命舍幣于禰乃行鵻夫不也將養也
杞枸檵也駸駸驟貌將母來諗諗念也（念下當有言字）父兼
尊親之道母至親而尊不至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我馬維駒
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
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
周爰咨度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皇皇猶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溼
曰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
易其色駪駪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每懷靡及每雖
懷和也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如絲言
調忍也咨事之難易爲謀咨禮義所宜爲度陰白雜
毛曰駰均調也親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
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雖有中和郎上文每雖懷和也鄭箋非毛意）
常棣八章章四句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喪之威
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
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兄弟鬩于牆外御其務每有良
朋烝也無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
生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妻子
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宜爾家室（凡朱本岳
本皆作家室）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
外發也韡韡光明也今聞常棣之言爲今也威畏懷

思也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脊令雝渠也飛則鳴
行則搖不能自舍耳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兄
茲出車況瘁箋云茲益憔悴戴東原曰茲今通用滋說文茲艸木多益也滋益也詩之辭意言不能如
兄弟相救空滋之長歎而已韋注國語云況益也王裁謂此與桑柔召旻傳今文尚書毋兄曰則兄自正
同作兄是作況非永長也閱很也御禦務侮也兄弟雖內閱
而外禦侮也此傳十五字本國語今本衍箋云非也作正義時未誤定本改御禦二字爲禦
禁二字不知御禦見於谷風傳矣正義疑爾雅有禦禁而無御禦不知爾雅禦御禁三字互訓烝塡
戎相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兄弟尚恩熙熙然朋友
以義切切節節然十六字從正義本儐陳飫私也不脫屨升
堂謂之飫當作燕私也脫屨升堂謂之飫燕私見楚茨湛露脫屨升堂惟燕私爲然飫韓詩作

醧其說曰脫屨升席曰宴能者飲不能者已曰醧宴醧是一事毛公渾言之毛謂飫乃醧之叚借也左思
賦曰愔愔醧讌以古韵訂之从西區聲乃與豆具孺叶韓用正字毛用叚借九族會曰和
孺屬也王與親戚燕則尚毛翕合也帑子也究深圖
謀亶信也

伐木六章章六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
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
其友聲　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
之聽之終和且平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旣有肥羜以
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旣
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伐木于阪釃
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有
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
湑矣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驚懼也幽深喬
高也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矧況也況本
作兄即前篇及召旻之兄茲桑柔之兄滋謂加益也說文云況兄詞也本此許許柹貌以
筐曰釃以藪曰湑正義云藪艸也按說文羅釃酒也湑莤酒也莤者禮祭束茅加於祼

圭而灌鬯酒是爲莤然則正義釋藪爲艸是矣藇美貌藇與我黍與與同義羜未成羊
也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
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微
無也粲鮮明貌圓曰簋天子八簋咎過也衍美貌餱
食也湑莤之也酤一宿酒也蹲蹲舞貌

天保六章章六句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
上焉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
莫不庶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

爾遐福維日不足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
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
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神之弔矣
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
茂無不爾或承
固堅也俾使單信也或曰單厚也（毛爾釋皆謂單爲亶之段借）除
開也庶衆也戩福穀祿罄盡也如山如阜如岡如陵
言廣厚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吉善蠲絜
也饎酒食也享獻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

公事也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
（著此句者謂其辭出于尸也）卜予也弔至也詒遺也質成也百姓
百官族姓也如月之恆如日之升恆弦（此謂恆卽緪之段借）升
出也言俱進也騫虧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
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衞中國故歌采薇
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
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
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
歸聘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
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彼爾維何維常
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旣駕四牡業業豈敢定
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
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昔我往
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薇菜作生也玁狁北狄也柔始生也聘問也剛少而
剛也陽歷陽月也疚病來至也爾華盛貌常常棣也

業業然壯也捷勝也騤騤彊也腓辟也翼翼閑也象
弭弭弓反末也可以解轡紛者（轡字依說文補紛說文作紛似紛長）魚
服魚皮也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遲遲長遠也我
心傷悲莫知我哀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

出車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還率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
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
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
況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

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出車就馬于牧地也僕夫御夫也龜蛇曰旐旄干旄鳥隼曰旟旆旆旒垂貌釋字則爲旒垂皃單言旆則爾雅云繼旐曰旆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彭彭四馬貌交龍爲旂英英鮮明也朔

方北方也赫赫盛貌襄除也塗凍釋也東塗見夏小正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卉草也訊辭也夷平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杕杜勞還役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宋毛詩載音義云睆字從白或從日邊非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興也睆實貌杕杜猶得其時蕃滋役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室家踰時則思也檀車役車也幝幝敝貌痯痯罷貌期逝不至而多爲恤逝往恤憂也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卜之筮之會人占之也邇近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

告於神明矣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魚麗于罶鱨鯊麗歷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鱨楊也鯊鮀也大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摯然後罻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

夫不麛不卵士不偃塞偃堰古今字古通作匽塞如字庶人不緫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鱉皆得其所然古然焉通用　鱧鯇也鱖鮎也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按此七字毛公所著鄭云孔子時六亡詩俱在戰國及秦之世而亡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在然則兩云有其義而亡其辭毛公所著無疑也鄭又云毛公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然則孔子時當作鹿鳴之什白華之什形弓之什祈父之什小旻之什北山之什桑扈之什都人士之什凡小雅之篇八什

南有嘉魚之什故訓傳第十七　毛詩小雅　一

南有嘉魚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十二句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南有嘉魚南江漢之閒魚所產也罩罩篧也汕汕樔也按當云罩篧也汕樔也不當疊字罩罩者以罩罩魚也汕汕者以汕汕魚也　衎樂也南

有樛木甘瓠纍之興也纍蔓也鵻壹宿之鳥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大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興也臺夫須也萊萊草也基本

也栲山樗也杻檍也眉壽秀眉也枸枳枸楰鼠梓黃
黃髮也耇老艾養保安也（依傳似經文當作艾保）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
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蓼蕭四章章六句

蓼蕭澤及四海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
以有譽處兮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
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
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蓼彼蕭斯零露濃

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興也蓼長大皃蕭蒿也湑湑然
蕭上露皃寫輸寫其心也瀼瀼露蕃皃龍寵也爽差
也泥泥霑濡也豈樂也（釋文此謂豈即愷之段借）弟易也宜兄宜
弟爲兄亦宜爲弟亦宜也濃濃厚皃鞗轡首飾也革
轡首也（此謂革即勒字古文省）沖沖垂飾皃在軾曰和在鑣曰
鸞（攸革古金石文字皆作攸勒或作鋚勒說文曰鋚轡首銅也然則鋚以飾轡首傳云垂飾皃正謂鋚
也韓奕鞹以爲鞃淺以爲幭鋚以飾勒金以飾軛四事一例載見云攸革有鶬鶬謂金飾采芑箋云攸革
轡首垂也皆可證各本作攸鞗也係淺人删首飾二字攸作鞗亦淺人爲之今正蓋毛多古文以攸革爲
鋚勒）

湛露四章章四句

湛露天子燕諸矦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湛湛露斯
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
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
莫不令儀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興也湛湛露茂盛皃陽日也（此謂
陽即暘之段借）晞乾也露雖湛湛然見陽則乾厭厭安也（此謂
厭厭即愔愔之段借）夜飲燕私也（燕私各本誤作私燕考正義不誤楚茨尚書大傳皆云燕
私）不醉無歸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

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豐茂也在宗夜飲必於
宗室離離垂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矦也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一
朝饗之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鍾
鼓既設一朝右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
心好之鍾鼓既設一朝醻之
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弨弛皃言我也貺賜也（貺本
作兄兄滋也滋益也引申之凡賜予曰兄俗字加貝作貺）載載以歸也喜樂也右

勸也（此謂右即侑之叚借）櫜韜也好說也醻報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興也菁菁盛皃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

菁然中沚沚中也喜樂也中陵陵中也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楊木也爲舟載沈亦浮載浮亦浮（各本作載沈亦沈今從正義）

六月六章章八句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眾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玁狁匪茹整居

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織讀爲識古徽幟作徽識）帛茷央央（正義云言帛旆者謂絳帛猶通帛爲旃亦是絳公羊疏引帛旆英英古叚茷爲旆）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炰禮注作魚通俗文燥煮曰魚與瓠葉閟宮之炮迥別）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棲棲簡閱皃飭正也日月爲常服戎服也熾盛也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物毛物也則法也言先教戰然後用師于三十里師行三十里也（師行之下當有日字）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出征以佐其爲天子也修長廣大也顒大

貌奏爲膚大公功也嚴威嚴也翼敬也焦穫周地接于玁允者鳥章錯革鳥爲章也帛茷繼旐者也央央鮮明貌此謂央即英之叚借元戎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輕摯考工記大車之轅摯佶正也薄伐玁允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文武吉甫吉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憲法也祉福也御進也侯維也張仲孝友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采芑宣王南征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攸革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英英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蔥珩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荊蠻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靁顯允方叔征伐玁允荊蠻來威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與也芑菜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方叔涖止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爲將也涖臨此謂涖即隸之叚借師衆干扞試用也奭赤貌鉤膺樊纓也鄉所也約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瑲瑲聲也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瑲珩聲也蔥蒼也三命蔥珩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戾至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鞫告也淵淵鼓聲也入曰振旅復長幼也蠢動也荊蠻荊州之蠻也依傳則知經文定是荊蠻國語晉語漢書韋玄成傳後書李膺傳文選王仲宣誄及唐初人所

引皆不誤方叔元老元大也五官之長出于諸侯曰天子之老壯大猶道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薄狩于敖薄狩東京賦水經沛水注後漢書安帝紀注及初學記所引皆可證薄辭也箋云狩田獵搏獸也釋狩以搏獸者以上文言苗毛謂夏獵則不當復舉冬獵之名且上章言行狩疏

謂是獵之總名則此狩字當爲實事以別於上章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舃會同有繹　夬拾既佽釋文作夬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四黃既駕兩驂不倚倚今本作猗按傳箋皆不云猗倚也則經文本作倚與倚重較分同誤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警經文作警傳箋正義皆甚明大庖不盈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攻堅同齊也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强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東洛邑也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閑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之左者之左之右

者之右十字依釋文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選徒囂囂聲也維數車徒者爲有聲也敖地名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言諸侯來會也赤芾金舃舃達屨也達沓古字通鄭注周禮云單下曰屨複下曰舃然則達取重沓之義金舃謂金飾其下其上則赤也故於此言之而狼跋無傳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也夬所以鉤絃也所以二字今補拾遂也佽利也柴積也四黃既駕兩驂不倚言御者之良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言習于射御法也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讙譁也徒輦者御御馬者二者字本作也不警警也不盈盈也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鄭云此射當爲達射左髀達于右䯊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謂毛遺踐躐狼精正義說非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有鬭無聲有善鬭而無諠譁之聲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維戊順類乘牡也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禱禱獲也庚外事以剛日也差擇也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致天子之所祁大也

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悉率左右以
燕天子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也發彼小豝殪此
大兕殪壹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酌醴饗醴天
子之飲酒也

鴻鴈之什故訓傳第十八　毛詩小雅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二章二百三十句

鴻鴈三章章六句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
集之至于鰥寡無不得其所焉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
此鰥寡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
則劬勞其究安宅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
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

也之子侯伯卿士也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老無妻曰
鰥偏喪曰寡中澤澤中也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究窮
也哀鳴嗸嗸未得所安集則嗸嗸然也宣示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夜
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夜如
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央且也（且薦也凡物薦之則有二層未且猶言未漸進也與未艾鄉晨爲次第若作旦字則與鄉晨不別矣）庭燎大燭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鑣聲艾久也

晣晣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煇光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沔水規宣王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興也沔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宗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

姓臣也誰無父母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其流湯湯言放行無所入也載飛載揚言無所定止也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懲止也我友敬矣讒言其興疾王不能察讒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鶴鳴誨宣王也

鶴鳴九皋（古書引皆無于字凡十四見唐石于九皋誤）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它山之石可以爲錯　鶴鳴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鶴鳴興也鶴鳴九皋聲聞于野臯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魚潛在淵或在于渚良魚在淵小魚在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何樂於彼園之觀乎蘀落也尚有樹檀而下其蘀它山之石可以爲錯錯石也（此謂錯鑢厝之叚借）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穀惡木也攻錯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祈父刺宣王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厎止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

于恤有母之尸饔

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士事也（此與褰裳傳士事也皆當作事士也經文本作事）厎至也亶誠也尸陳也孰食曰饔

白駒四章章六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愼爾優游勉爾遁思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

芻一束其人如玉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皎皎白駒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
者縶絆維縶也藿猶苗也夕猶朝也賁飾也爾公爾
矦逸豫無期爾公爾矦邪依正義當爾公下增一邪字何爲逸樂
無期以反也慎誠也空大也此謂空即穹之叚借也釋詁曰穹大也韓詩正作穹谷

黃鳥三章章七句

黃鳥刺宣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肎穀言
旋言歸復我邦族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

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黃鳥黃鳥無
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
諸父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興也黃鳥宜集木啄
粟者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穀善
也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
匹相去有不以禮者不可與明不可與明夫婦之道
復我諸兄婦人有歸宗之義處居也諸父猶諸兄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
我邦家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
不我畜言歸思復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
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祇適也凡此訓唐人皆從衣
樗惡木也畜養也蓫惡菜也復反也葍惡菜也新特
外昏也祇適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
相好矣無相猶矣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

居爰處爰笑爰語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
鼠攸去君子攸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
翬斯飛君子攸躋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
噦其冥君子攸寧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
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大人占之維
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載
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家室
君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
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興也秩秩流行也干澗也此謂叚借

幽幽深遠也苞本也猶道也似嗣也此謂叚借也西內其
戶西鄉戶南鄉戶也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闕讀如洛橐
橐用力也芋大也此謂芋同訏如跂斯翼如人之跂竦翼
爾也棘棱廉也革翼也此謂革卽勒之叚借韓詩正作勒云翅也躋升也
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正長冥窈也乃占我
夢言善之應人也半珪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
也裼褓也韓詩作禘正字也此叚裼爲之瓦紡專也紡塼俗謂之鏄無儀
婦人質無威儀也罹憂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

毛詩傳　卷十八　鴻鴈　六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
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溼溼　或降于阿或飲于
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
爾牲則具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
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牧人乃夢
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
維旟矣室家溱溱

黃牛黑脣曰犉其角濈濈聚其角而息濈濈然也其
耳溼溼呞而動其耳溼溼然訛動也毛謂訛卽吪也何揭也
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三十維物異毛色者三十
也矜矜兢兢以言堅彊也騫曜也此從集注本曜考工記作燿讀爲哨
頂小也毛釋此不騫不崩別於天保言山崩羣疾也羣疾謂病者衆也肱臂也升
升入牢也衆維魚矣實維豐年陰陽和則魚衆多矣
溱溱衆也旐旟所以聚衆也

毛詩傳　卷十八　鴻鴈　七

節南山之什故訓傳第十九　毛詩小雅

節南山之什十篇七十九章五百五十二句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弗躬弗親庶民不信今本弗信日本古本作不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與也節高峻皃此謂節卽巖之叚借巖巖積石皃赫赫顯盛皃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大師具俱瞻視惔燔也惔當從說文作𤆍小爇也轉寫作炎又作惔卒盡斬斷監視也實滿猗長也薦重瘥病弘大也憯曾也氐本均平毗厚也弔至空窮也此謂空卽穹之叚借也七月傳穹窮也庶民弗信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上而行也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式用也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瑣瑣小皃兩壻相謂曰亞膴厚也傭均鞠盈訩訟也屆極闋息夷易違去也病酒曰酲成平也項大也此謂項卽洪之叚借騁極也茂勉也懌服也正長也家父大夫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

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正月夏之四月繁多也將大也京京憂不去也癙痒皆病也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痡病也莠醜也愈愈憂懼也惸惸憂意也臣僕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圜土以爲臣僕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富人之屋烏所集也中林林中也薪蒸言似而非視天夢夢王者爲亂夢夢然勝乘也皇君也謂山蓋卑爲岡爲陵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故老元老訊問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聖也局曲也蹐累足也蹐與積同音倫道也脊理也蜴螈也瞻彼阪田有菀其特言朝廷曾無桀臣也扤動也仇仇謷謷也厲惡也滅之滅之以水也宗周鎬京也褒姒烕之褒國也姒姓也烕滅也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窘困也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大車重載又棄其輔將請也伯長也員益也沼池也慘慘猶戚戚也彼有旨酒又有嘉肴言禮物備也洽比其鄰昏姻孔云洽合也鄰近也云旋也是言王者不能親親以及遠慇慇然痛也佌佌小也蔌蔌陋也天夭是椓君夭之在位椓之哿可獨單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

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崒與漸漸之石同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此從說文作偏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
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
我友自逸
之交日月之交會日有食之亦孔之醜醜惡也月臣
道日君道煜煜震電皃震雷也沸出騰乘也山頂曰
冢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言易位也豔妻褒姒美色曰
豔偏熾也時是也下則汙高則棘皇父孔聖皇父甚
自謂聖向邑也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有司國之三卿
信維貪淫多藏之人也噂猶噂噂沓猶沓沓職主也
悠悠憂也里病也（此從釋文）痗病也羨餘也天命不徹我

不敢傚我友自逸徹道也親屬之臣心不能已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
句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
所以爲正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此從正義本）
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
鋪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
大夫莫肎夙夜邦君諸侯莫肎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
惡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

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戎成不退饑成不
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肎用訊聽言則荅
譖言則退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
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
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謂爾遷于王都
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
爾室
駿長也穀不孰曰饑蔬不孰曰饉舍除也淪率也戾
定也勩勞也覆反也辟法也戎兵遂安也暬御侍御
也瘁病也聽言則荅譖言則退以言進退人也哀哉

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
是舌也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哿可也可矣
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于往也謂爾遷
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賢者不肎遷于王都也無聲
曰泣血無言不疾無所言而不見疾也昔爾出居誰
從作爾室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肎反者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
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

第64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10 版正內

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〇敷布回邪也遹辟也沮壞也邛病也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思不稱其上（作不思者誤也）不我告猶猶道也集就

毛詩傳　卷十九　節南山　七

也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程法經常猶道邇近也維邇言是爭爭爲近言也潰遂也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靡止言小也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艾治也有恭肅者有治理者馮陵也徒涉曰馮河徒搏曰暴虎一非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隊也如履薄冰恐陷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作宣王誤）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興也宛小貌鳴鳩鶻鵰翰高也戾至也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先人文

毛詩傳　卷十九　節南山　八

武也明發發夕至明也齊正克勝也壹醉日富醉日而富矣（宋本岳本如是謂當壹醉之日頓自富矣與箋小別）又復也（此謂又爲復之段借）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題彼脊令載飛載鳴題視也（此謂題卽睼之段借）脊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節爾忝辱也交交小貌桑扈竊脂也言上爲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得也塡盡岸訟也（此謂岸卽犴之段借韓詩正作犴）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恐隊也如臨于谷恐隕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第79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10　版文內

小弁刺幽王也大子之傅作焉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釋文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唐石經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當依說文作殣君子

秉心惟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扡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興也弁樂也鸒卑居卑居雅烏也提提羣貌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幽王取申女生大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咎將殺之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踧踧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鞫窮也惄思也擣心疾也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父之所樹己尚不敢不恭敬也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辰時也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眾也鹿斯之奔維足伎伎伎伎舒貌謂鹿之奔走其足伎伎然舒也壞瘣也謂傷病也他家詩作瘣爾雅釋木說文某氏注爾雅所引是也毛詩作壞故毛公以爾雅釋之復釋瘣字之義墐路冢也隕隊也伐木掎矣析薪扡矣伐木者掎其顛析薪者隨其理扡卽說文拕字經叚借取迆衺隨理之意佗加也浚深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念父孝也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爲詩也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我我則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兄弟關弓而射我

我則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以上當依孟子書爲明順然則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哉夫高叟之爲詩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釋文磯古愛反按依此音則正與杚同杚漢賦多作扢不可杚謂不可摩及之也幾聲乞聲古同音通用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巧言六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

慎無罪昊天大憮予慎無辜　亂之初生僭始旣涵亂
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
遄已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
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奕奕寢廟君子
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寸度之躍躍毚
兔遇犬獲之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
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彼何人
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旣微且尰爾勇伊何
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憮大也威畏慎誠也僭數（釋文云毛側蔭反則數數當色主反不音朔）涵容

也遄疾沮止也祉福也盟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
相要也盜逃也（此謂段借）餤進也奕奕大貌秩秩進知也
莫謀也毚兔狡兔也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
蛇蛇淺意也水草交謂之麋（此謂湄之段借）拳力也骭瘍爲
微腫足爲尰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
公作是詩以絕之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
暴之云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
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
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
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爾之安行
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
我祇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
此三物以詛爾斯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
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云言也陳堂塗也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易說祇病
也（祇者疧之段借無將大車傳疧病也）土曰壎竹曰篪三物豕犬雞也

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蜮短弧
也（弧作狐誤）靦姡也反側不正直也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
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巷伯奄官兮
（正義曰兮衍字案兮也古通用此五字序文也下文注云巷伯內小臣也今本譌亂詩周禮二疏及詩音義可據正）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哆兮侈兮
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
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

旣其女遷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與也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哆大貌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必有因也（禮記注侈者因物而大之名）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蒸析麻中幹也古以爲燭）縮屋而繼之（縮屋卽左

傳之抽屋也武梁碑作摍笮說文曰摍蹴引也）自以爲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閒居（此卽六十閉房之說謂不六十不能無欲也釋文閒音閑是也正義男子作男女閒訓閒雜非）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栁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此俗所謂坐懷不亂也荀卿曰栁下惠與後門者同衣國人不稱其亂後門卽不逮門謂不及門無宿處也禮記注曰以體曰嫗）男子曰栁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栁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栁下惠可者未有能似於是也（二句依正義補二字）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遷去也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投棄也北北方寒涼而不毛昊昊天也楊園園名猗加也（猗古音如阿加古音如歌同韻叚借）畝丘丘名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

谷風之什故訓傳第二十　毛詩小雅

谷風之什十篇五十四章三百五十六句

谷風三章章六句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習習谷風維風及穨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興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將安將樂女轉棄予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維風及穨穨

風之焚輪者也焚輪猶紛綸風之自上下者也風薄相扶而上薄謂穨也喻朋友相須而成崔嵬山巔也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言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不有死葉萎枝者不有從日本古本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鞠訓窮亦訓養猶治亂曰亂也俗作鞫非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興也蓼蓼長大貌蔚牡菣也缾之罄矣維罍之恥缾小而罍大罄盡也鮮寡也鞠養腹厚也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疾貌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軸作柚誤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跂當從說文作吱終日七襄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可以服箱可字依文選李善思元賦注補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
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興也饛滿簋皃飧孰食謂黍稷
也捄長皃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如砥貢賦平均
也如矢賞罰不偏也睠反顧也潸涕下皃空盡也佻
佻獨行皃公子譚公子也冽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
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載載乎意也未詳意當作車東人
譚人也來勤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皃舟人舟
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私人私家人也百僚是試
用於百官也或以其酒不以其漿或醉於酒或不得

漿也鞙鞙玉皃璲瑞也漢天河也監亦有光有光而
無所明也跂隅皃襄反也不成報章不能反報成章
也睆明星皃廣韻睆明星戶版切何鼓謂之牽牛服牝服也箱
大車之箱也日且出謂明星爲啓明且正義作旦非也且出正謂未旦昧爽時旦者日在地上明星不見矣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
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捄畢皃畢所以掩兔也何嘗見
其可用乎挹斞也翕合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秋日淒淒
百卉具腓李善注文選戲馬臺詩曰韓詩作腓毛萇作痱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山有嘉
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相彼泉水載清載
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
仕寧莫我有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
淵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六月徂暑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淒淒涼
風也卉草也腓病也離憂瘼病適之也廢大也構成
曷逮也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滔滔大水皃其神足以
綱紀一方鶉雕也鳶貪殘之鳥也鱣鮪大魚能逃

處淵杞枸繼也桋赤梀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
其父母焉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
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
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
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
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號宋本毛詩音義
或懆懆劬勞或棲遲偃卬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

或慅慅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偕偕強壯貌士子有王事者也溥大率循濱厓也賢勞也說文賢多財也引伸之凡多皆曰賢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將壯也此謂段借旅衆也燕燕安息貌盡瘁事國盡力勞病以從國事也號呼號召也鞅掌失容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兮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大車小人之所將也疷病也熲光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慼作蹩者俗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慼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艽野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罟網也除除陳生新也憚勞也奧煖也慼促也慼憂也靖謀也正直爲正能正人之曲曰直息猶處也介景皆大也

鼓鍾四章章五句

鼓鍾刺幽王也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鼓鍾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也喈喈猶將將湝湝猶湯湯悲猶傷也回邪也鼛大鼓也三洲淮上地妯動也猶若也欽欽言使人樂進也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以雅以南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株正義本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籥不僭以籥以爲籥舞也若是爲和而不僭

矣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亯以祀凡獻於神曰亯神歆之曰饗詩之例如此此上言以亯以祀下言神保是饗閟宮上言亯祀不忒亯以騂犧下言是饗是宜烈祖上言以假以亯下言來假來饗是也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

壽無疆　執爨踖踖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耆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鐘鼓送尸正義及宋書禮志兩引皆作鐘鼓送尸與上文鐘鼓既戒一例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耆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楚楚茨棘貌抽除也露積曰庾萬萬曰億妥安坐也侑勸也濟濟蹌蹌言有容也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或陳于互或齊其肉祊門內也皇大保安也爨饔爨廩爨也踖踖言爨竈有容也燔取膟膋也炙炙肉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為豆孔庶為賓為客豆謂內羞庶羞也正義作內宋本岳本作內釋文曰內羞房中之羞或作肉非也繹而賓尸及賓客東西為交邪行為錯度法度也獲得時也格來酢報也熯敬也此謂熯即戁之假借戁敬也善其事曰工賚予也幾期式法也稷疾敕固也致告告利成也皇大也諸

父兄弟備言燕私燕私而盡其私恩也以綏後祿綏安也安然後受福祿也將行也替廢引長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祭以清酒

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甸治也畇畇墾辟貌曾孫成王也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南東其畝或南或東也上天同雲雨雪雰雰雰雰雪貌豐年之冬必有積雪小雨曰霢霂埸畔也翼翼讓畔也彧彧茂盛貌是剝是菹剝瓜爲菹也騂牡周尚赤也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毛以告純也膋脂膏也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從集注及定本）烝進也

甫田之什故訓傳第二十一　毛

甫田之什十篇三十九章二百九

甫田四章章十句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曾

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倬彼甫田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我取其陳食我農人尊者食新農夫食陳也耘除草也耔雝本也烝我髦士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器實曰齍在器曰盛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田祖先嗇也穀善也易治也長畝竟畝也敏疾也茨積也（說文曰積積禾也毛謂此茨卽積之叚借也茨本訓屋以艸蓋故知此訓積爲叚借說文引詩積之栗栗作積之秩秩是積積可通用矣何以言如也此與淇澳如積同義在野曰稼云曾孫之稼則謂未穫者也○瞻彼洛矣曰福祿如茨亦謂如積也）粱車粱也京高丘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得自存焉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覃利也 此謂覃即剡之假借東京賦正作剡耜 庭直也實未堅者曰皁

稂童粱也莠似苗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炎火盛陽也渰陰雲皃 此從顏氏家訓定本集注作陰雲 淒淒雲行皃 此從說文玉篇廣韻作淒淒乃與傳雲行訓合 祁祁徐皃也 家訓正義皆有皃說文淒雨雲起也渰雨雲皃雨雲謂欲雨之雲凡大雨之來黑雲起而風生風生而雲行所謂有渰淒淒也已而風定白雲彌天雨隨之下所謂興雲祁祁雨公及私也顏氏家訓釋文正義皆作興雨於物理經訓皆失之 秉把也騂牛也黑羊豕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興也洛宗周漑浸水也 自魏黃初以前雍州渭洛字作洛豫州伊雒字作雒絕無混淆至黃初以後乃亂矣其云至漢改伊洛作伊雒者僞也 泱泱深廣皃韎韐者茅蒐染韋一入曰韎 句絕 韐所以代韠也 韎者韐之色也茅蒐染韋一入曰韎亦見說文及五經文字即一染謂之縓也韠韍也士無韍有韐故云韐所以代韠箋申之云韎者茅蒐染也茅蒐韎聲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皆分析韎韐二字各義各本誤并不可讀茅蒐韎聲者與義所云齊魯之閒言韎聲如茅蒐也 六師天子六軍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也 鞞刀室也即刀削削音肖削之上刀

把其飾曰琫削末之飾曰珌有讀爲又言有鞞有琫又有珌也公劉傳下曰鞞上曰琫略舉其下上之證而已釋名與毛所說各異戴東原氏改此傳云琫上飾鞞下飾珌飾皃非也鞞不可言飾 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鐐珌士珕琫而珕珌 此從正義本與釋文集注定本不同考說文琫珌天子皆以玉然則諸侯皆以金大夫皆以銀士皆以珕爲有條理說文又云天子玉琫而珧珌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

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
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左之左之
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皃芸
黃盛也乘其四駱六轡沃若言世祿也左陽道朝祀
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似嗣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交交桑扈
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

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
萬福來求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興也鶯然有文章也胥皆也領
頸也屏蔽也翰幹（此謂假借）憲法也戢聚也不戢戢也不
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
焉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鴛鴦在梁
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乘馬在廏摧之秣之
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乘馬在廏秣之摧之君子萬年
福祿綏之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興也鴛鴦匹鳥太平之時交於
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戢其左
翼言休息也摧挫也（挫者毛時莝字此毛謂摧卽挫之叚借也鄭恐學者不解故釋曰挫今之莝字今本箋挫或作摧非）秣粟也艾養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
族孤危將亾故作是詩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

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
君子庶幾說懌　有頍者弁實維何其爾酒既旨爾殽
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
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頍者弁實維在
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
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興也頍弁皃弁皮弁也蔦與女
蘿施于松柏蔦寄生也女蘿菟絲松蘿也喻諸公非
自有尊託王之尊奕奕然無所薄也時善也怲怲憂
盛滿也臧善也霰暴雪也（暴必是譌字爾雅作消雪說文作稷雪暴當作黍如）

黍如稷皆謂其形也肖雪當作屑雪

車舝五章章六句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竝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閒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

慰我心

閒關車之舝兮興也閒關設舝皃孌美皃季女謂有齊季女也括會也依茂木皃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鷮雉也辰時也景大也慰怨也此從釋文釋慰爲怨如釋亂爲治釋徂爲存此蓋幽王初立褒姒爲后而作故曰新昏

青蠅三章章四句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營營青蠅止于樊興也營營往來皃樊藩也榛所以爲藩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鍾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勺以祈爾爵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

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竝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依鄭箋則匪由乃勿由之誤下文由醉之言卽蒙此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秩秩然肅敬也楚列貌殽豆實也核加籩也旅陳也
逸逸往來次序也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
匀質也祈求也籥舞笙鼓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王
大林君也嘏大也賓載手仇室人入又手取也室人
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
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也康爵酒所以安體也時中
者也反反言重愼也幡幡失威儀也遷徙也屢舞僊
僊屢數僊僊然抑抑愼密也怭怭媟嫚也秩常也號
呶號呼讙呶也（此七字當是號呼呶讙也五字）僛僛舞不能自正也
傞傞不止也既立之監或佐之史立酒之監佐酒之

史也俾出童羖羖羊不童也

魚藻之什故訓傳第二十二　毛詩小雅

魚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句

魚藻三章章四句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
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魚在在藻
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
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頒大首皃魚以依蒲藻爲得其
性莘長皃

采菽五章章八句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
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
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
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
所届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
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維柞之枝其葉
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
左右亦是率從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

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興也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君子謂諸侯也玄衮衮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觱沸檻泉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淠動也嘒嘒中節也赤芾在股邪幅在下諸侯赤芾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紓緩也申重也蓬蓬盛貌殿鎮也平平辯治也汎汎楊舟紼纚維之紼繂也纚緌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葵揆也膍厚也戾至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騂騂角弓騂說文作騂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肎下遺式居婁驕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興也騂騂調利也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綽綽寬也裕饒瘉病也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老馬反爲駒已老矣而孩童慢之饇飽也猱猨屬塗泥附著也徽美也晛日氣也浮浮猶瀌瀌也流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

菀柳三章章六句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

予極焉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興也菀茂木也蹈動也槍傳悼動也則知蹈悼音義同鄭申毛非易毛也暱近也靖治極至也愒息也瘵病也曷害此謂叚借借曷爲害猶借害爲曷也矜危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

民所望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彼彼明王也周忠信也臺所以御雨笠所以御暑也依南山有臺疏及文選謝元暉臥病詩注所引緇撮緇布冠也綢直如髮密直如髮也訓綢為稠謂綢為稠之段借也琇美石也尹正也厲帶之垂者旟揚也

采綠四章章四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興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兩手曰匊予髮曲局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衣蔽前謂之襜詹至也五日為期婦人五日一御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興也芃芃長大貌悠悠行貌我任我輦我車我牛任者輦者車者牛者也我徒我御我師我旅徒行者御車者師者旅者也謝邑也土治曰平水治曰清

隰桑四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興也阿然美貌難然盛貌有以利人也沃柔也幽黑色也此謂幽即黝之段借周禮幽堊鄭讀為黝膠固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也步行猶可也滮流貌卬我烘燎也煁烓竈也桑薪宜以養人者也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也邁邁不說也（此謂邁邁即怵怵之叚借也韓詩說文作怵怵）鶖禿鶖也有扁斯石扁扁乘石貌石乘石王乘車履石疷病也

緜蠻三章章八句

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興也緜蠻小鳥貌丘阿曲阿也鳥止於阿人止於仁

瓠葉四章章四句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幡幡瓠葉貌瓠庶人之菜也毛曰炮加火曰燔獻奏也炕火曰炙（說文炕乾也炕火謂乾之於火生民傳貫之加於火曰烈烈即炙也燔與火相著炙與火相離）酢報也醻道飲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岳宋）外故作是詩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漸漸山石高峻卒竟沒盡也有豕白蹢烝涉波矣豕豬蹢蹏也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月離于畢俾滂沱矣畢噣也月離陰星則雨

漸漸之石三章章四句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苕之華芸其黃矣興也苕陵苕也將落則黃芸者黃盛與裳裳者華同其葉青青華落葉青青然也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人可以食鮮可以飽治日少而亂日多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何人不將經營四方言萬民無不從役也兕虎野獸也曠空也芃小獸貌棧車役車也

文王之什故訓傳第二十三　毛詩大雅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文王七章章八句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

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宜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其命維新乃新在文王也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亹亹勉也哉載（此謂段借）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不世顯德乎士者世祿也翼翼恭敬思辭也皇天楨榦也濟濟多威儀也穆穆美也緝熙光明也假固也（此謂段借）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麗數也盛德不可為眾也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則見天命之無常也殷士殷侯也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京大也黼白與黑也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藎進也無念念也聿述也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永長言我也我長配天命而行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帝乙已上也駿大也遏止義善虞度也載事刑法孚信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

命爾燮伐大商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
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
彭彭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淸
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
故赫赫然著見于天忱信也天位殷適紂居天位而
殷之正適也挾達也摯仲氏任摯國任姓之中女也
此當經作中傳作仲釋文正義所據未是也古以中爲仲加中興卽仲興亦是嬪婦京大也
王季大王之子文王之父也大任仲任也仲本作中身重
也回違也集就載識合妃也洽洽水也渭渭水也涘

厓也嘉美也俔磬也磬玉篇廣韻皆作罄罄盡也騁馬曰磬語意略同猶云竟是天
之妹文定厥祥言大姒之有文德也祥善也親迎于渭
言賢聖之妃也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言受命之宜王
基乃始於是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
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纘繼也莘大姒國也長
子維行長子長女也能行大任之德焉篤厚右助燮
和也旅衆也如林言衆而不爲用也按說文旝卽發石車引詩其旝
如林毛鄭皆不作旝則說文所偁者三家詩也矢于牧野維予侯興矢陳興
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言無敢
懷貳心也洋洋廣也煌煌明也騵馬白腹曰騵言上

周下殷也師大師也尙父可尙可父鷹揚如鷹之飛
揚也涼佐也此謂涼卽亮之叚借肆疾也會朝淸明會甲也會古
外切甲與會雙聲凡器之蓋曰會日之首曰甲二者演之爲居首之偁貨殖傳甚一州漢書作甲一州詩
之甲朝一謂甲子日一謂第一日天下淸明也定本作會甲兵坐不知由音以推義耳不崇朝
而天下淸明

緜九章章六句

緜文王之興本大王也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漆沮依正義作漆沮古公亶父陶復
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來朝趣馬趣字依玉篇引鄭云避惡早且
疾早謂朝疾謂趣說文趣疾也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

宇　周原膴膴菫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
時築室于茲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
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迺召司空迺召司徒俾立室
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捄之陑陑從玉篇手部作
陑者从耎聲則不得音而音仍矣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
皆興鼛鼓弗勝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
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
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虞芮質厥
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
予曰有御侮

緜緜瓜瓞興也緜緜不絶皃瓜瓞瓜紹也瓞瓝也此傳之難讀由淺人誤刪瓜瓞二字而以瓜逗絶也句耳瓜紹謂之瓜瓞瓜紹何以謂之瓜瓞瓞者瓝也小瓜之稱也瓜紹之瓜必小如瓝故謂之瓜瓞也何言乎瓜紹繼先歲近本之實也爾雅其紹瓞當作瓜紹瓞民周民也自用土居也漆漆水沮沮水也古公幽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古公處幽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幽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陶復

陶穴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未有家室室內曰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率循也滸水厓也姜女大姜也胥相此相字依今法讀去聲古無平去分別宇居也周原漆沮之閒也膴膴美也菫菜也荼苦菜也契開也慰安爰於也其繩則直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縮箋云乘當爲繩作廟翼翼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捄蔂也此謂捄卽蔂字之叚借蔂梩徙土畚也陑陑衆也度之薨薨度居也毛云居鄭云投韓詩云塡三者同意薨薨言百姓之勸勉也薨薨二字今補薨當讀莫滕反與懋慔蠠蠠沒沒勉勉皆雙聲登登用力也削屢馮馮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屢音樓空也箋屢言塡空發坳突處馮馮堅實聲也皆俱也鼛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或鼛或鼓經文鼛鼓分大小言勸事樂功也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王之郭門曰臯門伉高皃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臯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冢大戎大醜衆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爲大社也肆故今也慍恚隕隊也兌成蹊也駾突喙困也方言㾓極也又曰瘃極也皆卽此經喙字外傳余病喙韋注短氣皃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

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御侮

棫樸五章章四句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槱釋文槱作楢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淠彼涇舟烝

徒椎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興也芃芃木盛皃棫白桵也樸枹木也方言樸字即此經及考工記之樸字槱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趣趨也此謂段借半圭曰璋峩峩盛壯也髦俊也淠舟行皃楫擢也擢从手引也俗字从木六師天子六軍倬大也雲漢天河也遐不作人遐遠也遠不作人也此當云遠作人也不字衍鄭箋異義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相質也

旱麓六章章四句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此是千字假樂箋曰子孫得祿千億是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淸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濟濟衆多也干祿豈弟干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易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句絕此從正義本流鬯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淸酒既載騂牡既備言年豐畜碩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言祀所以得福也瑟衆皃莫莫施皃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齊莊媚愛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大姒文王之妃也則百斯男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宗公宗神也恫痛也刑法也寡妻適妻也御迎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不顯亦臨以顯臨之無射亦保保安無厭也肆戎疾不殄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言性與天合也造爲也斁厭也髦俊也依釋文有此六字無古之人無厭於有譽之俊士也十二字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也世世修德莫若文王（此從崔集注本）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妃受命旣固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按王季左傳作文王）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

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誕先登于岸密人不共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皇大莫定也二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毛傳度訓居二見緜與皇矣也）耆惡也（耆卽嗜字書訓惡猶亂訓治徂訓存）憎其式廓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西顧顧西土也宅居也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灌叢生也栵栭也檉河柳也椐樻也檿山桑也帝遷明德徙就文王之德也串習（此謂串卽慣之叚借慣說文作摜作遺串卽說文毌字）夷常路大也妃媲也兌易直也（兌與殷武丸丸古同音同義兌从㕣聲）對配也自大伯王季從大伯之見王季也因親也善兄弟曰

友慶善光大也喪亾奄大也心能制義曰度貊靜也德正應和曰貊照臨四方曰明類善也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此章故訓本左氏已上三十三字各本係箋自屬外誤今正之）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文無然畔援無然歆羡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無是貪羡（此謂歆卽貪之叚借賈逵注國語本此）岸高位也密人不共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也旅師按止也旅地名也對遂也京大阜也矢陳也小山別大山曰鮮將側也（此從雙聲得其訓詁與行翮也同）方則也懷歸也不大聲以色不大聲見於色不長夏以革革更也

不以長大有所更仇匹也鉤援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以引釋援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墉城也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徐也攸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於內曰類於野曰禡致致其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爲之立後尊其尊而親其親茀茀彊盛也仡仡猶言言也肆疾也忽滅也

靈臺五章章四句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經度之也攻作也不日成之不日有成也囿所以域養禽獸也九有亦言九域亦言九囿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於囿也麀牝也濯濯娛遊也翯翯肥澤也沼池也靈沼言靈道行於沼也牣滿也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版也樅崇牙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論思也定本及集注釋文有此三字論同侖思同䚡理之䚡篆申毛耳說文亼部曰侖思也侖部曰侖理也思如角有䚡理毛謂論爲侖之段借鼓與鐘合其思理書所謂無相奪倫記所謂論倫無患也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鼉魚屬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公事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武繼也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式法也孝思維則則其先人也一人天子也應當侯維也許進繩戒武迹也不遐有佐遠夷來佐也此皆不警警也不盈盈也之例不遠有佐者遠夷來佐也遐不作人者遠作人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烝君也淢成溝也（此謂淢卽洫之叚借韓詩正作洫古文閾作閪）匹配也后君也濯大翰榦也績業皇大也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武王作邑於鎬京也芑草也仕事燕安翼敬也

生民之什故訓傳第二十四　毛詩大雅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三十三句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

去矣后稷呱矣　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邰家室（呂覽說文水經注引皆無卽字）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當依說文作舀）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生民本后稷也姜嫄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克禋克祀以弗無子禋敬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也攸止福祿所止也震動夙早育長也后稷周棄也勤播百穀以利民死于黑水之山韋昭注魯語稱毛詩傳如是魏志杜襲傳引之今據補十字誕大彌終達達生也達生之達今補達生謂沓生言重沓而生此與車攻傳爲達履也皆叚達爲沓姜嫄之子首生者乃如重沓而生之易然先釋達而後釋先生如白

華傳先釋烘煁而後釋桑薪文法同也先生二字今補姜嫄之子先生者也不坼不副無菑無害言易也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坼副菑害其母橫逆人道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大寘置腓辟字愛也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之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冰鳥乃去矣后稷呱矣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呱然而泣

覃長訏大路大也岐知意也嶷識也說文引詩作㘈太玄嶷同今本毛詩作嶷淺人依岐字偏旁改之耳岐知古音同在十六部嶷識古音同弟一部此古於疊韻得訓之大凡也岐者山之兩岐也心之開明似之故曰知意嶷者心口開有所識也故曰識也皇矣亦不識不知竝言荏菽戎菽也旆旆然長也役列也役者穎之叚借說文引正作穎列者梨之叚借梨黍穫也禾莖亦云梨穟穟苗好美也幪幪然茂盛也唪唪然多實也相助也茀治也艸多曰茀治艸曰茀猶治亂曰亂也黃嘉穀也碩鼠傳曰苗嘉穀也說文曰禾嘉穀也粟嘉穀實也凡言嘉穀皆謂禾生曰苗秀曰禾茂美也方極畝也苞本也種穙種也古多以穙爲集毛云穙種鄭云生不穙實一說也集穜者種純粹之謂褎長也發盡發也不榮而實曰秀穎垂穎也栗其實栗栗然有邰家室邰姜嫄之國

也謂后稷於邰是家是室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凡傳言耳者而已之合聲也誕降嘉種天降嘉種也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穈赤苗也芑白苗也恆徧也以歸肇祀肇始也始歸郊祀也揄抒臼也或簸或蹂康者或蹂米者也依定本作米爲長下文箋云后稷既爲郊祀之酒及其米案蹂米卽今人洮米以手重擦之蹂之言柔也下文釋之溲溲則疏散之漂去康皮也一事中分二層箋說未愜釋淅米也溲溲聲也浮浮氣也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載謀載惟穀執而謀陳祭而卜矣取蕭祭脂取羝以軷取蕭

合黍稷臭達牆屋先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羝牡羊
軷道祭傳火曰燔貫之加于火曰烈以興嗣歲與來
歲繼往歲也卬我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登大羹
也迄至也

行葦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
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
莫遠具爾　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
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　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

臄或歌或咢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
賢　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曾
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黃耇台背以
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敦聚貌行道也維葉泥泥葉初生泥泥也戚戚內相
親也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陳也或陳筵者或授几
者設席重席也緝御踧踖之容也斝爵也夏曰醆殷
曰斝周曰爵以肉曰醓醢臄函也說文函谷也於毛傳爲臄注谷臄一字也服虔曰口上曰臄口下曰函析言之今說文谷爲舌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歌
曰謠徒擊鼓曰咢此蒙上文歌字兼舉爾雅謠咢二訓俗妄刪之遂參差互異敦

弓畫弓也天子敦弓四鍭既鈞鍭矢參亭也舍矢既
均已均中蓺也蓺即臬之叚借序賓以賢言賓客次序皆賢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
路執弓矢出延射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
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
裘序點揚觶而語八字今補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
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弟禮死爲韻者不
射義注云者不言有此行不可以在此賓位也玉裁案者不猶今言是否是否在此位爲一句在此
位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
好禮不變耄勤稱道不亂倦變亂爲韻者不在此位也蓋

僅有存焉敦弓既句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也四鍭
如樹言皆中也序賓以不侮言其皆有賢才也曾孫
成王也醹厚也大斗長三尺也祈報也台背大老也
引長翼敬也祺吉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既醉大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既醉以酒
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
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
攝以威儀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既者盡其禮終其事將行也融長朗明也令終始於饗燕終於享祀俶始也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籩豆靜嘉恆豆之菹水草之和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至也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匱竭類善也壼廣也胤嗣也祿福也僕附也釐予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

鳧鷖守成也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宐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鳧鷖在潀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鳧鷖在涇鳧水鳥也鷖鳧屬大平則萬物衆多馨香之遠聞也沙水旁也宐宐其事也爾酒既多爾殽既嘉言酒品齊多而殽備美也福祿來爲厚爲孝子也渚沚也處止也潀水會也宗尊也崇重也亹山絕水也熏熏和說也欣欣然樂也芬芬香也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假樂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宐民宐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宐君宐王不

愆不忘率由舊章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釋文作匪)解于位民之攸塈

假嘉也(此謂叚借)宐民宐人宐安民宐官人也申重也宐君宐王宐君王天下也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朋友羣臣也塈息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

于橐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迺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迺依迺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碫止基迺理爰眾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

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篤厚也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迺埸迺疆言修其疆埸也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橐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戚斧也揚鉞也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豳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胥相宣徧也無永嘆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 正義云皇矣其德靡悔毛意不與鄭同 巘小山別於大山也舟帶也 舟即舠之叚借故訓為帶 維玉及瑤言有美德也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溥大覯見也京師之野言是京乃大眾所宜居之野也 此從正義 廬寄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既登乃依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君之宗之為之君為之大宗也既景迺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三單相襲也徹治也山西曰夕陽荒大也館舍也正絕流曰亂碫碫石也 此從釋文箋釋傳碫石字云碫石所以為鍛質也 皇澗遡澗名也遡鄉也過澗澗名也密安也 此謂密即宓之叚借 芮水厓也 此謂芮即汭之叚借 鞫究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溉當同匪風作摡

洞遠也 此謂洞即迥之叚借 行潦流潦也餴餾也饎酒食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樂以強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濯滌也罍祭器溉清也 清淨古今字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

庶人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興也卷曲也飄風迴風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矢陳也伴奐廣大有文章也彌終也似嗣也酋終也昄大也茀小也嘏大也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也引長翼敬也顒顒溫貌卬卬盛貌鳳皇靈鳥仁瑞也（靈鳥當是禮鳥轉寫失之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之麟信獸而應禮鳳皇禮鳥有仁德則應之三傳皆與古左氏說同服虔曰修其母致其子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言從乂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川出龍貌恭性仁則鳳皇來儀）雄曰鳳雌曰皇翽翽衆多也藹藹猶濟濟也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梧桐柔木也山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大平而後生朝陽菶菶萋萋梧桐盛也雝雝喈喈鳳皇鳴也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天下和洽則鳳皇樂德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上能錫以車馬行中節馳中法也矢詩不多維以遂歌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

民勞五章章十句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採遠能邇（採依釋文）以定我王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汔危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詭責也箋云詭人之善不肯行以謹無良愼小以懲大也憯曾也說文引作朁揉安也休定也逑合也惛怓大亂也休美也息止也慝惡也以近有德求近德也愒息泄去也泄與渫同經典多叚泄爲渫醜眾厲危也戎大也賊義曰殘綣綣反覆也

板八章章八句

板凡伯刺厲王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

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卽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羨

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癉病也話善言也猶道也管管無所依繫亶誠也猶圖也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輯和洽合繹說莫定也寮官也囂囂猶警警也芻蕘薪采者薪采者見穀梁傳謔謔然喜樂也灌灌猶款款也蹻蹻驕皃八十曰耄熇熇然熾盛也懠怒也夸毗體柔人也殿屎呻吟也此謂殿屎卽唸吚之叚借說文正作唸吚蔑無資財也牖道也此謂牖卽誘之叚借召南傳曰誘道也如壎如篪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如取如攜言必從也辟法也价善也藩屏也垣牆也大宗王者天下之大宗也翰榦也此謂叚借懷和也戲豫逸豫也馳驅自恣也王往此謂叚借旦明游行羨溢也

蕩之什故訓傳第二十五　毛詩大雅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蕩八章章八句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僻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矦作矦祝靡屆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

毛詩傳　卷二十五　蕩　一

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疾威上帝疾病人矣威罪人矣諶誠也咨嗟也彊禦彊梁禦善也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定本掊作倍正義云謂己兼倍于人而自矜伐也今按毛意謂掊自引聚也訓以自伐猶自多也克之訓好勝人也孟子亦作掊克服服政事也天君滔漫也對遂也矦作矦祝詛也四字一句作經傳皆如字矦作矦祝與乃宜乃畝爰始爰謀句法同屆極究窮炰烋猶彭亨也無背背無臣無側側無人也無陪無陪貳也無卿無卿士也義宜也俾晝作夜使晝為夜也蜩蟬也螗蝘也人尚乎由行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奰怒也不醉而怒曰奰鬼方遠方也顛仆沛拔也此謂叚借也拔同跋揭根見貌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毛詩傳　卷二十五　蕩　二

抑衞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質爾民人作人民者誤謹爾矦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說文作刮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

爲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
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
是不承依釋文別本與箋合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
相在爾室尚不媿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覯神之格
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
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
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
謂我僭民各有心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
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

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
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
曰未知亦聿既耄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
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
其德俾民大棘

抑抑密也隅廉也靡哲不愚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
愚職主戾罪也無競競也訓教覺直也訏大謨謀猶
道辰時也紹繼共執刑法也淪率也洒灑章表也遏
遠也質成也不虞非度也話善言也玷缺也莫無捫
持也讎用也輯和也西北隅謂之屋漏覯見也格至
也辟爾爲德俾臧俾嘉女爲善則民爲善矣止至也
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
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僭差也童羊之無角者
也而角自用也虹潰也緡被也溫溫寬柔也話言古
之善言也釋文曰話說文作詁蓋說文偁詩曰告之詁言陸氏所據未誤今本說文詩曰詁訓四字不成語淺人所改耳借假也莫晚也夢夢亂也慘慘憂不樂
也藐藐然不入也耄老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

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
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
斯頻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
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憂心慇慇念我
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
痻孔棘我圉　爲謀爲毖亂兄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
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如彼遡
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家嗇力民代食
家嗇維寶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
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非予既作爾歌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興也菀茂貌旬言陰均也劉爆爍而希也瘼病也倉喪也兄滋也此與常棣召旻傳同彼作茲此作滋皆訓益塡久也昊天斥王者也騤騤不息也鳥隼曰旟龜蛇曰旐翩翩在路不息也夷平泯滅也黎齊也步行頻急也疑定也競彊厲惡梗病也宇居俾厚也圉垂也毖慎也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毖亂也逝鄉僾唈此謂僾即旡之叚借也說文曰旡飲食气屰不得息曰旡古文作㒫居未切按㤅愛字以此古文為聲故經叚僾為旡也唈古書皆云於邑唈乃俗字耳莽使也代食無功者食天祿也贅屬荒虛也穹蒼蒼天相質也甡甡衆多也谷窮也瞻言百里遠慮也迪進也隧道也中垢言闇冥也類善也覆反也赫光也定本集注作炙也顧廣圻曰依正義攷之古本作赤赤也謂此赤盛字即拒赤字也古拒咮譌作赤涼薄也戾定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

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

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祀宜無悔怒　旱既
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
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瞻卬昊
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
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回轉也蕰重瘁至也溫隆蟲蟲溫溫而暑溫讀爲蕰蕰積也定
本作蕰　隆隆而雷蟲蟲而熱也上下奠瘞靡神不宗上
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國有凶荒
則索鬼神而祭之丁當也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
也靡有孑遺無孑然遺失也失同佚　摧至也沮止也赫
毛詩傳　卷二十五　蕩　七
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大命近止民近死亡也先正
百辟卿士也父母先祖文武爲民父母也滌滌山川
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魃旱神也惔燎也此謂惔即
炎之叚借韓詩正作炎　憚勞熏灼也悔恨也趣馬師氏膳夫左
右靡人不周言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
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
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
不能也嘒衆星貌假至也戾定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
申伯焉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
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
執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
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
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
牡蹻蹻鉤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
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申
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
毛詩傳　卷二十五　蕩　八
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
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
是憲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
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釋文曰贈送也詩之本皆介崔集注
本作贈增也云增益申伯之美案贈當是崔本作曾說文會字下亦云曾者益也
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
嶽華北嶽恆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
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
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翰榦也謝周之南
國也召伯召公也登成也功事也庸城也徹治也御

治事之官也私人家臣也俶作也藐藐美貌蹻蹻壯
貌鉤膺樊纓也濯濯光明也乘馬四馬也寶瑞也近
己也己與忌同大叔于田傳曰忌辭也此傳謂近者己之段借箋申之曰己辭也讀如彼記之子之
記王風彼其之子箋曰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鄭風箋曰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蓋其記己忌近五
字同詞之助也己作戊己字今本毛詩此及王風鄭風作巳止字誤又鄭釋毛云己詞也今本仍作近誤
經傳近誤作近則自唐然矣惟宋廖氏本作近申伯宣王之舅也郿地名番
番勇武貌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徒御嘽嘽徒徒行
者御御車者嘽嘽喜樂也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文
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吉甫尹吉甫也作誦作是工
師之誦也肆長也贈增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
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
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
命使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
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肅肅王命
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
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義圖之維仲山
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仲山甫
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
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
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
慰其心
烝眾物事則法彝常懿美也仲山甫樊侯也古故訓
道若順賦布也戎大也喉舌冢宰也將行也義宜也
愛隱也此謂愛卽箋之叚借衮有衮冕者衮冕君之上服也仲
山甫補之善補過也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

捷每懷靡及言述職也業業言高大也捷捷言樂事
也城彼東方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
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騤騤猶
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式遄其歸遄疾也言周之望
仲山甫也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
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
庭方以佐戎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

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衮赤
舄鉤膺鏤錫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韓侯出祖出宿于
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
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
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
顧之爛其盈門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
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
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溥彼韓城燕師
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

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
羆
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今宣王平大亂
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受命受命爲侯
伯也戎大虔固共執也庭直也修長張大覲見也淑
善也交龍爲旂綏大綏也 毛意綏當作緌 錯衡文衡也鏤錫
金鏤其錫也鞹革也鞃軾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幭覆
式也厄烏噣也 烏噣即小爾雅釋名之烏啄沈重音晝是也正義牽合釋蟲烏蠋如風馬
牛不相及 屠地名也 此說文之郘 顯父有顯德者也蔌菜殽也
筍竹也蒲蒲蒻也汾大也蹶父卿士也里邑也祁祁

徐靚也如雲言衆多也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諸
娣衆妾也顧之曲顧道儀也 曲顧見淮南鴻烈解列女傳白虎通道儀謂導
引之儀舊作義 也　姞蹶父姓也訏訏大也甫甫然大也噳噳
然衆也貓似虎淺毛者也師衆也先祖韓侯之先祖
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
狄國也奄撫也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獻其
貔皮赤豹黃羆貔猛獸也追貊之國來貢而侯伯總
領之

江漢六章章八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
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
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
載寧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
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
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
戎公用錫爾祉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
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
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
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浮浮衆彊貌滔滔廣大貌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
者也鋪病也此謂鋪卽痡之叚借洸洸武貌召虎召穆公也旬
徧也召公召康公也似嗣此謂叚借肇謀敏疾戎大公事
也釐爾圭瓚秬鬯一卣釐賜也秬黑黍也鬯香草也
築煑合而鬱之曰鬯卣器也九命錫圭瓚秬鬯文人
文德之人也錫山土田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
田附庸對遂考成矢施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

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
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畱不處三
事就緒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游徐
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奮厥武如
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
淮浦王師之所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
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王猶
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
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王命卿士南仲大祖王命

南仲於大祖也大師皇甫皇甫爲大師也王謂尹氏
命程伯休父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
馬也浦厓也不畱不處三事就緒誅其君弔其民爲
之立三有事之臣也赫赫然盛也業業然動也嚴嚴
然而威舒序也保安也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敖遊也
繹陳騷動也此謂騷卽慅之叚借說文曰慅動也虓虎虎之自怒虓然
也濆涯仍就虜服也截治也嘽嘽然盛也如飛疾如
飛如翰摯如翰苞本也緜緜靚也翼翼敬也濯大也
猶謀也來庭來王庭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塡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
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人
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
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
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
婦人匪敎匪誨時維婦寺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
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
織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
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亾邦國殄瘁　天之降罔維其優

矣人之云亾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亾
心之悲矣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
救爾後
昊天斥王也塡久厲惡也瘵病夷常也罪罟設罪以
爲罟瘳愈也收拘收也說赦也哲知也寺近也此謂寺卽侍之叚借忮害忒變也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休息也婦人
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爲事古者天子爲藉千
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
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天子諸侯必

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
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
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
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
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少
牢以禮之及良日后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
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
章服既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刺責
富福狄遠忌怨也類善殄盡瘁病也優渥也幾危也
藐藐大貌藐訓小亦訓大小極則大形也鞏固也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
臣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亾我居圉卒荒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
邦　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
孔貶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
潰止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
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池之竭矣不云自瀕泉之竭矣
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昔先王受

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
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圉垂也訌潰也椓夭椓也潰潰亂也此謂潰卽憒憒之叚借靖
謀夷平也皋皋頑不知道也訿訿窳不供事也貶隊
也潰遂也苴水中浮草也維昔之富不如時往者富
仁賢今也富讒佞也維今之疚不如茲今則病賢也
彼疏斯粺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替廢兄茲也引長
也瀕厓也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泉水從中以益者也
辟開蹙促也

清廟之什故訓傳第二十六　毛詩周頌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清廟一章八句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旣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於歎辭也穆美肅敬雝和相助也秉文之德執文德之人也駿長也不顯顯於天矣不承見承於人矣無射於人斯不見厭於人矣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美周之禮總釋全篇非謂首二句也）純大假嘉（與假樂同）溢愼收聚也曾孫篤之成王厚之也

維清一章五句

維清奏象舞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典法也肇始禋祀也迄至禎祥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烈光也錫茲祉福文王錫之也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戎大皇美也競彊訓道也前王武王也

天作一章七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三字句）岐

有夷之行（五字句韓詩外傳說苑引皆然）子孫保之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於高山大王行道能大之文王又能安天之所作也（晉語叔詹曰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箋云大王能尊大之今本傳云能安天之所作蓋誤奪六字今補大訓荒安訓康）夷易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二后文武也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緝明熙廣（鄭云廣當

爲光單厚肆固鄭云固當爲故靖和也

我將一章十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將大享獻也儀善刑法典常靖謀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

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邁行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喬高也高岳岱宗也明昭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戢聚櫜韜也夏大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執競祀武王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無競競也烈業也不顯成康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顯光也皇美也自彼成康用彼成安之道也奄同也斤斤明察也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眾也簡簡大也反反難也反復也

思文一章八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介釋文云介音界大也按箋以汝今之經界釋經爾字以大有天下釋經介字淺人遂以箋之經界易正文介字唐石經初刻界後改介是也陳常于時夏

極中也來牟麥也來字補率用也

臣工之什故訓傳第二十七　毛詩周頌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臣工一章十五句

臣工諸矦助祭遣於廟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嗟嗟敕之也工官也公君也田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康樂也庤具錢銚鎛鎒銍艾穫也艾字今補艾同乂刈箋云終久必多銍艾勤之也

噫嘻一章八句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噫歎也嘻勑也成王成是王事也駿發爾私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

振鷺一章八句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客二王之後

豐年一章七句

豐年秋冬報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豐大稌稻也廩所以藏齍盛之穗者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皆徧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瞽樂官也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為縣者也者字補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或曰二字當作以白字之誤也說文業字下曰大版也所以飾縣鍾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植者為虡衡者為栒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者也者字補樹羽置羽也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鞉鞉鼓也岳本宋本元本葉林宗抄宋刻釋文皆作鼗鼓柷木椌也圉楬也

潛一章六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潛糝也疏从禾釋文依古本从米釋文是也此本無其字依聲託事

雝一章十六句

雝禘大祖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

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相助廣大也假嘉也燕安也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姒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載始也龍旂陽陽言有文章也和在軾前鈴在旂上鞗革有鶬言有法度也昭考武王也享獻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白馬殷尚白也亦亦周也萋且敬慎貌一宿曰宿再宿曰信以縶其馬欲縶其馬而留之淫大威則夷易也

武一章七句

武奏大武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烈業也武迹劉殺耆致也

閔予小子之什故訓傳第二十八　毛詩周頌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閔病造爲疚病也庭直也序緒也此謂序卽緒之叚借

訪落一章十二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訪謀落始時是率循悠遠猶道判分渙散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顯見士事也小子嗣王也將行也光廣也佛大也爾雅廢大也古佛費廢音同仔肩克也

小毖一章八句

小毖嗣王求助也

予其懲而疏於而字句絕各本皆云小毖一章八句毖後患莫予荓夆釋文蜂本又作夆葉抄作峯加山宋元本附音同明監本毛本附音作夆不誤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毖愼也荓夆摩曳也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堪任予我也我又集于蓼言辛苦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俶其馨依沈重作俶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畛埸也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彊彊力也以用也嗿衆皃士子弟也略利也達射也有厭其傑言傑苗厭然特美也說文

所謂穮也穮耘也此謂穮即穮之叚借說文曰穮耘禾閒也濟濟難也濟擠同飶
芬香皃香釋文作芳俶猶飶也按俶尺叔反芳香始升觸鼻之皃土部埱昌六切气
出土也意同沈說是陸說非也胡壽也考成也且此也振自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
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
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
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
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畟畟猶測測也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蓼水草也
挃挃穫聲也栗栗眾多也墉城也黃牛黑脣曰犉有
捄其角社稷之牛角尺也以似以續嗣前歲續往事
也

絲衣一章九句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
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釋文作吳正義作娛泮水同胡考之休
絲衣祭服也紑絜鮮貌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自
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吳

譁也考成也

酌一章九句唐宋元古本皆作九句岳本於公字句正合箋意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
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惟爾公允師
鑠美遵率養取晦昧也龍和也亦見長發蹻蹻武貌造為
也公事也

桓一章九句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

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士事也閒代也

賚一章六句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
命於繹思
勤勞應當繹陳也

般一章七句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般樂也此三字依集注及正義本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

時之對時周之命

高山四嶽也墮山山之墮墮小者也翕合裒聚也

駉故訓傳第二十九　毛詩魯頌

駉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駉四章章八句

駉頌僖公也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駉駉牧馬駉駉當依釋文所引說文作駫駫下當云薄言駫者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駉駉牧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駉駉牧馬在坰之野薄言

駉者有驒有駱有騮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駉駉牧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駉駉牧馬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牧之坰野則駉駉然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彭彭有力有容也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蒼騏曰騏蒼騏卽蒼綦也小戎傳騏騏文也正義作綦文李善赭白馬賦注引同尸鳩傳騏騏文也釋文作綦文顧命馬鄭本作騏弁校本作綦弁是占通段綦爲騏此傳俗本作蒼祺誤今依正

義及岳本伾伾有力也才多材也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
曰駱赤身黑鬣曰騮黑身白鬣曰雒繹繹善足也作
始也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說文驔馬
豪骭也驔驪馬黃脊也與毛異正義骭下有白恐衍一目白曰魚依釋文作一目毛傳與爾
雅異祛祛彊健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
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
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

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
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駜馬肥彊貌馬肥彊則能升高進遠臣彊力則能安
國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以興絜白之士咽咽鼓節
也夙夜在公在公飲酒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也
宋本青驪曰駽歲其有歲其有豐年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伐伐鸞
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
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
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
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穆穆魯侯敬明
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
孝自求伊祜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
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濟濟
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狄毛蓋以爲逖之段借訓遠與鄭申
同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角弓其
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
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

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言水則采取
其芹宮則采取其化戾來止至也言觀其旂言法則
其文章也伐伐言有法度也噦噦言其聲也噦歲聲歲戉聲
說文引此詩作鸞聲鉞鉞今說文譌作鉞鉞大誤傳曰言其聲也作鉞鉞則於聲不似矣鉞辛聿切鉞王
伐切采菽傳曰鸞聲嘒嘒中節也不與此傳同者字殊則義殊也其馬蹻蹻言彊盛
也色溫潤也茆鳧葵也屈收醜眾也假至也囚拘也
桓桓威武貌烝烝厚也皇皇美也揚傷也觩弛貌五
十矢爲束搜眾意也翩飛貌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
也憬遠行貌琛寶也元龜龜尺二寸補一龜字賂遺也南

第67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　版反白

謂荆揚也
閟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
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
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
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
土纘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
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
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

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
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
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　享
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
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
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
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
陵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
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
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

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
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
侯之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
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嘏
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
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徂來之
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閟宮有侐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
孟仲子曰是禖宮也侐清靜也靜俗本作淨依釋文正　實實廣

大也枚枚礱密也此與東山枚微也同意　上帝是依依其子孫
也先種曰稙後種曰穉緒業也翦齊也翦所以齊物故釋翦爲齊
實始齊商謂其气象始與商齊等說文引實始戩商戩乃翦之叚借字耳如竹箭之爲竹晉　虞誤
也此謂叚借王成王也元首宇居也周公之孫莊公之子
謂僖公也耳耳然至盛也騂赤犧純也秋而載嘗諸
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楅衡設牛
角以偪之也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犧尊
有沙飾也補一尊字毛炰豚也炰當作炮炰即炰字胾肉也羹大羹
鉶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洋洋衆多也震動也騰乘
也壽考也公車千乘大國之賦千乘朱英矛飾也縢

緄也重弓重於鬯中也貝冑貝飾也朱綅以朱綫綴
之增增衆也膺當承止也詹至也龜山也蒙山也荒
有也鳧山也繹山也宅居也淮夷蠻貊蠻貊而夷行
也俗本脫蠻貊二字今補上章已言淮夷故此言蠻貊加淮夷蠻貊者劣於夷者也而夷行則進矣
南夷荊楚也諾順諾若聲故其義同若若順也常許魯南鄙西
鄙徂徠山也新甫山也八尺曰尋桷榱也舃大貌路
寢正寢也新廟閟公廟也奚斯所作有大夫公子奚
斯者作是詩也詩舊作廟誤奚斯所作句不上屬與節南山巷伯崧高烝民末章文法皆
同毛與韓詩說同至鄭箋乃為異說曼長也

那故訓傳第三十　毛詩商頌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那一章二十二句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甫
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
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
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
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
湯孫之將

猗歎辭那多也鞉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
置鼓鄭云置讀曰植周人縣鼓衎樂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
也假大也嘒嘒然和也平正平也依倚也磬聲磬之
淸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臭殷尚聲於赫湯孫盛
矣湯為人子孫也大鍾曰庸斁斁然盛也奕奕然閑
也嫺習段閑為之夷說也先王稱之曰自古魯語閔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
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韋注引傳亦云先王稱之曰自古然則各本作在古誤也日本
古本有作自者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有作有所作也恪敬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
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
眉壽黃耇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
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
嘗湯孫之將
秩常申重酤酒賚賜也戒至也戒訓至者謂戒爲艐之叚借也釋詁曰艐
至也許叔重曰艐讀若宰鬷假無言時靡有爭鬷總此謂叚借即陳風之鬷數
也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八鸞鶬鶬言文德之有
聲也以假以享假大也又言假大也者以別於下文之來假訓至也玄鳥長發假
字毛不釋者蓋皆訓至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鄭云祀當爲祫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
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
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
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
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
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禖
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芒芒大

貌正長域有也九有九州也武丁高宗也勝任也畿
疆也景大員均此謂叚借何任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
六句
長發大禘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
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受小
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
外有截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
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受小球大球爲下

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
是遒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
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
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櫱莫遂莫達九有有截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
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濬深洪大也諸夏爲外幅廣也隕均也與員同玄鳥有娀
契母也將大也帝立子生商契生商也玄王契也桓
大撥治履禮也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至于湯齊至
湯與天心齊也不遲言疾也躋升也九圍九州也球

玉綴表綴與畢雙聲故得訓表旒章也絿急也優優和也遒聚
也共法駿大厖厚龍和也龍者木德故爲和戁恐竦懼也武
王湯也旆旗也虔固曷害也以曷爲害猶以害爲曷互相叚借苞本
櫱餘也有韋國者有顧國者有昆吾國者葉世也業
危也阿衡伊尹也左右助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殷武祀高宗也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
孫之緒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
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天命多辟設都于

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天命降監下
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商
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
我後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
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撻疾意也殷武殷王武丁也荆楚荆州之楚國也罙
深罙篆體作突古深淺字如此傳以深釋罙以今字釋古字也同式針切罙从网米聲而規切其義冒也此則鄭本如是釋文不能分別誤也裒聚也鄉所也辟君適過也嚴
敬也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封大也商邑京師
也丸丸易直也遷徙虔敬也梴長貌釋文曰柔梴物同耳老子音羶曰梴字林云長也丑連反又一曰柔梴合此二音義觀之則毛詩本作梴而說文木部梴字恐後人羼入
旅陳也寢路寢也

詩經小學録四卷

武進臧氏拜經堂雕

刻詩經小學録序

詩經小學金壇段君玉裁所著[illegible]鏞堂從翰林學士盧召弓游始知段君以鄗論尚書古今文異同四事就正段君致書盧先生云高足臧君學識遠超孫洪之上盧先生由是益敬異之既而段君自金壇過常州攜尚書撰異來授之讀且屬爲挍讐則與鄗見有若重規而疊矩者因爲參補若干條劉端臨訓導見之謂段君曰錢少詹簽駁多非此書之言不若臧君箋記持論正合也而詩經小學全書數十篇亦段君所授讀鏞堂善之爲刪煩纂要國風小大雅頌各録成一卷以自省覽後段君來見之喜曰精華盡在此矣當即以此付梓時乾隆辛亥孟秋也竊以讀此而六書假借之誼乃明庶免穿鑿傅會之談段君所著尚書撰異詩經小學儀禮漢讀考皆不自付梓有代爲開雕者又不果而此編出鏞堂手録卷帙無多復念十年知己之德遂典裦以畀剞劂氏此等事各存乎所好之篤不篤耳原未可以力計也書中每言十七部者段君自用其六書音均表之說嘉慶丁巳季冬武進臧鏞堂書於南海古藥洲之譔詁齋

順德胡垣表寫㨾馮裕祥鐫字

詩經小學卷第一

金壇段氏

國風

關關雎鳩

爾雅說文皆作鵙

在河之洲

說文曰水中可居曰州詩曰在河之州　按爾雅毛傳皆云水中可居者曰洲許氏正用之

君子好逑

鄭箋怨耦曰仇釋文逑本亦作仇　按兔罝公侯好仇說文逑字注怨匹曰逑左傳怨偶曰仇知逑仇古通用也

輾轉反側

按古惟用展轉詩釋文曰輾本亦作展呂忱從車展知輾字起於字林說文展轉也

服之無斁

禮記緇衣王逸招魂注皆引詩服之無射　按斁爲本字射爲同部假借

薄澣我衣

說文作瀚今通作澣　按幹爲榦之俗當作瀚不當作澣

害澣害否

傳曷何也　按古害讀如曷同在第十五部於六書爲假借也葛覃借害爲曷長發則莫我敢曷傳曷害也是又借曷爲害

我馬瘏矣我僕痡矣

爾雅痡瘏病也釋文痡詩作鋪瘏詩作屠　按今詩不作屠鋪惟雨無正淪胥以鋪毛傳鋪病也爲假借

云何吁矣

爾雅注詩曰云何盱矣邢疏云何盱矣者卷耳及都人士文也　按今作吁誤也何人斯云何其盱都人士云何盱矣經文無吁字

螽斯羽

爾雅蜤螽蜙蝑釋文蜤本又作蟴詩作斯　按蜤蟴同在第十六部猶斯析同在第十六部也螽蟴亦稱蟴螽非如鸒斯之斯不可加鳥

詵詵兮

釋文曰說文作兟玉篇兟多也或作莘駪㚬兟甡五經文字兟色臻反見詩　按今說文無兟字東都賦俎豆莘莘魏都賦莘莘蒸徒善注皆引毛萇詩傳曰

莘莘衆多也今詩螽斯作詵詵傳詵詵衆多也皇皇者華作駪駪傳駪駪衆多之貌桑柔作甡甡傳甡甡衆多也蓋其字皆可作莘莘說文引詩小雅莘莘征夫

薨薨兮

爾雅薨薨增增衆也釋文顧舍人本薨薨作雄雄

按雄从隹厷聲古韻雄與薨皆在第六部

繩繩兮

螽斯抑傳皆云繩繩戒慎下武傳云繩戒也爾雅兢兢繩繩戒也

揖揖兮

蓋輯字之假借說文輯車和輯也

有蕡其實

按蕡實之大也方言墳地大也說文頒大頭也苕之華傳墳大也靈臺傳賁大鼓也韓奕傳汾大也合數字音義考之可見

公侯干城

左氏傳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蓋讀若干掫之干毛傳干扞也

施于中逵

按馗逵本同字毛詩作逵韓詩作馗與公侯好仇爲韻古音讀如求在第三部也至宋鮑昭乃與衰威飛依積字爲韻入於第十五部廣韻又分別馗在尤韻兼入脂韻逵專在脂韻顧炎武詩本音乃以脂韻之逵爲本音而讀仇如其以協之引史記趙王友歌證仇本有其音不知趙王友歌乃漢人之尤二韻合用逵與馗一字古皆讀如求也禮堂按趙王友歌漢書高五王傳作仇史記呂后紀作讎

江之永矣

說文永字注引詩江之永矣羕字注水長也引詩江之羕矣　按永古音養或假借養字爲之如夏小正時有養日時有養夜即永日永夜也

言秣其駒

說文䬴食馬穀也無秣字廣韻秣同䬴

遵彼汝墳

爾雅汝爲濆注詩曰遵彼汝濆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釋文濆字林作涓衆爾雅本亦作涓　按說文涓小流也爾雅曰汝爲涓濆水厓也詩曰敦彼淮濆此詩從毛大防之訓作墳爲正

惄如調飢

說文飢餓也饑穀不孰也唐石經飢渴皆作飢饑饉皆作饑 按傳調朝也言詩假借調字爲朝字也調周聲朝舟聲

王室如燬

按說文火燬也燬火也焜火也方言楚語煤齊言燬古火讀如毀在第十五部焜燬皆即火字之異

百兩御之

按御爲訝之假借字訝或作迓相迎也古訝與御皆在第五部

維鳩方之

按毛方有之也四字一句猶言甫有之也下章傳云成之能成百兩之禮也本或無之字於方字作逗而訓爲有朱子從之誤也戴先生曰方房也古字通

于沼于沚

傳于於 按恐與于以之于相亂故言于者於之假借也鄭箋于以猶言往以也

南澗之濱

說文作顮無濱字隸作瀕省作頻

于彼行潦

傳行潦流潦也 按行當作洐洐溝水行也

維筐及筥

傳方曰筐圓曰筥 按說文方曰匡圓曰篆匡俗作筐篆方言作籧

于以湘之

傳湘亨也 按以湘爲亨同部假借古享獻亨煑孰元亨同作亯在第十部又郊祀志云鬺亨上帝鬼神者謂煑而獻之也亨讀如饗史記作亨鬺文倒當從漢書師古注引韓詩于以鬺之鬺即說文之鬺字煑也毛詩湘字當爲鬺之假借

有齊季女

玉篇引有齋季女考說文齋材也

勿翦勿伐

按俗以前爲㪺後字以矢羽之翦爲前斷字

召伯所茇

說文废舍也引詩召伯所废茇艸根也毛詩作茇字之假借漢書禮樂志拔蘭堂又借作拔字箋云茇草舍也未免牽合其說鏞堂按周禮大司馬中夏教茇舍注茇讀如萊沛之沛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賈疏云以草釋茇以止釋舍此茇爲正字又按毛傳本作茇舍也故箋申之云止舍甘棠之下是毛鄭皆以茇爲废之假借今毛傳及陸氏引詩大皆衍作草舍也考正義曰茇者草也草中止舍故云茇舍是孔氏雖不知茇爲废之假借而孔本毛傳原無草字亦可見矣

素絲五紽

傳紽數也總數也釋文數皆入聲音促東門之枌越以鬷邁傳曰鬷數邁行也烈祖鬷假無言傳曰鬷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毛意鬷者總之假借總者數也如數罟之數九罭傳曰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烈祖鬷假中庸作奏假奏亦讀如族古者素絲以英裘五總謂素絲英飾數數然其數有五也緎即縫五緎言素絲爲飾之縫有五也紽讀爲佗佗加也其英飾五故曰五佗

委蛇委蛇

顧炎武唐韻正曰漢衛尉衡方碑禕隋在公酸棗令劉熊碑卷舒委遀成陽令唐扶頌在朝委隨　按君子偕老委委佗佗說文委隨也古它聲隋聲字同在第十七部

殷其靁

李善景福殿賦注引毛萇傳曰殷雷聲也

莫敢或遑

說文無遑字古經典多假皇爾雅偟暇也

摽有梅

廣韻引字統云合作芰落也趙岐注孟子曰芰零落也詩曰芰有梅漢書野有餓芰而不知發鄭氏曰芰音蔈有梅之蔈　按說文有受無芰受物落上下相付也摽擊也同部假借作芰俗又按終南傳梅柟也墓門傳梅柟也與爾雅說文合說文梅柟也某酸果也凡梅杏當作某毛於此無傳蓋當毛時字作某後乃借梅爲某二木相溷也韓詩作楳說文楳亦梅字

迨其謂之

毛意謂會也

不我以

爾雅不𥏫不來也說文𥏫下引詩不𥏫不來　按蓋

即此句異文故爾雅釋之曰不𥏫我者不招來我也而說文仍之廣韻云𥏫不來誤

白茅包之

按釋文苞逋茆反裹也是陸本不誤注疏本釋文改爲包逋茅反本上聲而讀平聲矣其誤始於唐石經苞苴字皆从艸曲禮注云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木瓜箋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引書厥苞橘柚今書作包譌郭忠恕云以草名之苞爲厥包其順非有如此者失之不審

維絲伊緡

說文䌙从糸昏聲昏从日从氐省氐者下也一曰民聲　按毛夊以氐省爲正體曰民聲者非也

我心匪鑒

匪本匡匪字詩多借匪爲非

威儀棣棣

說文䥶下引詩威儀秩秩即此句異文猶平秩東作之作平𨽻也

不可選也

傳物有其容不可數也車攻序因田獵而選車徒傳選徒囂囂聲也維數車徒者爲有聲也　按選皆算字之假借漢書引詩威儀棣棣不可算也說文算數也鄭注論語何足算也云算數也算選同部音近又夏官司馬羣吏撰車徒注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撰亦算之假借詩箋不云選讀曰算者義具毛傳矣

仲氏任只

傳任大也正義曰釋詁文　按爾雅壬大也不作任知毛作壬箋易傳爲睦婣任恤之任

願言則嚏

傳疐劫不行　按毛本同豳風狼跋作疐箋作嚏說文石經並同廣韻十二霽嚏鼻气也玉篇口部嚏噴鼻也詩曰願言則嚏鼻部𪖐𪖙二同都計切鼻噴气本作嚏嚏字从口者口鼻气同出也說文嚏悟解气也引此詩釋文載崔說與說文合而非毛鄭意考月令民多鼽嚏鼽謂病寒鼻塞內則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嚏鼻气也欠張口气悟也若以嚏爲欠欯是內則嚏欠複矣說文悟解气之說未當

雝雝鳴鴈

說文雁鳥也鴈鵝也是鴻雁當作雁鴈鵞當作鴈

迨冰未泮

古泮與判義通說文無泮字玉篇泮散也破也亦泮宮俗本字書又載泮字

不我能慉

說文引詩能不我慉　按能之言而也乃也詩能不我慉能不我知能不我甲皆同今作不我能慉誤也鄭注周易宜建侯而不寧而讀爲能此詩與芄蘭能讀爲而古能而音近同在第一部傳慉興也與說文慉起也丁令今本與作養誤鏞堂案釋文云慉毛興也王肅養也是今本作養從王肅也

昔育恐育鞫

顧亭林曰唐石經凡詩中鞫字自采芑節南山蓼莪之外並作鞠今但公劉瞻卬二詩從之餘多俗作鞠

按鞠从革匊聲蹋鞠也或作[illegible]𥷚窮治罪人也从㚔从人从言竹聲或作[illegible]今俗作鞫毛詩傳或云窮也（谷風南山）或云究也（公劉）或云盈也（節南山）或云告也（采芑）告為假借窮究盈皆本義其字皆當作𥷚蓼莪傳云養也亦當作鞠鞠為窮亦為養相反而成猶治亂曰亂也

亦以御冬

傳御禦也　按以御為禦此假借也

既詒我肄

傳肄勞也　按勩之假借字也

胡為乎泥中

泉水之禰韓詩作坭蓋即其地廣韻坭地名

左手執籥

說文作龠玉篇引詩左手執龠　按今以龠為量器以書僮竹笘之籥為樂器

隰有苓

爾雅毛傳苓大苦說文蘦大苦從爾雅毛傳

毖彼泉水

釋文韓詩作祕說文作䀣　按說文䀣字注讀若詩云泌彼泉水不作䀣彼泉水說文泌俠流也為正字毛作毖韓作祕皆同部假借字衡門泌之洋洋傳泌泉水也正義云邶風曰毖彼泉水故知泌為泉水魏都賦溫泉毖涌而自浪劉淵林引毖彼泉水善曰說文曰泌水駛流也泌與毖同

不瑕有害

傳瑕遠也箋瑕過也害何也　按毛以瑕為遐之假借鄭以害為曷之假借二子乘舟篇同

俟我於城隅

傳俟待也　按俟大族待此借俟為竢詩多用于偶有作於者如此篇及於我乎夏屋渠渠是也

愛而不見

說文僾仿佛也詩曰僾而不見又薆蔽不見也爾雅薆隱也方言掩翳薆也郭注謂隱蔽也詩曰薆而不見　按禮記祭義僾然必有見乎其位正義引詩僾而不見離騷衆薆然而蔽之詩之薆而猶薆然也

河水瀰瀰

說文瀰滿也从水爾聲　盧紹弓曰漢地理志引邶

詩河水洋洋師古注今邶詩無此句考玉篇水部洋
亡爾切瀰字集韻瀰或作洋然則洋洋乃洋洋之
譌廣雅釋北有洋字今亦譌爲洋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

釋文有洒韓詩作漼浼浼韓詩作浘浘　按此必首
章新臺有泚河水瀰瀰之異文漼浘字與泚瀰同部
與洒浼字不同部又毛傳泚鮮明貌韓詩漼鮮貌毛
傳瀰瀰盛貌韓詩浘浘盛貌是其爲首章異文陸德
明誤屬之二章無疑

不可襄也

按古襄攘通史記龜策傳西襄大宛徐廣曰襄一作
攘

其之翟也

按此篇也字疑古皆作兮說文引玉之瑱兮邦之媛
兮著正義引孫毓故曰玉之瑱兮皆古本之存於今
攷之未盡者也古尚書周易無也字毛詩周官始見
而孔門盛行之兮在第十六部也在第十七部部異
而音近各書所用也字本兮字之假借此篇也字古
作兮遵大路二也字一本皆作兮尸鳩首章兮字禮
記淮南引皆作也　鏞堂按蝃蝀乃如之人也韓詩外傳一列女傳七皆作乃如之人兮

旄丘何其處也韓詩外傳九作何其處兮

美孟弋矣

春秋定姒穀梁傳作定弋弋即姒同在第一部說文
作㚤

作于楚宮

按喪大記注云僞或作于聲之誤也

霝雨既零

按靈同霝說文霝雨零也既零猶言既殘說文零餘雨
也廣韻作徐雨誤

言采其蝱

莔之假借爾雅說文皆云莔貝母也

綠竹猗猗

大學引詩菉竹猗猗爾雅菉王芻邢疏詩云瞻彼淇
澳菉竹猗猗是也又竹萹蓄邢疏孫炎引詩衛風云
菉竹猗猗說文菉王芻也詩曰菉竹猗猗後漢書注
引博物志澳水流入淇水有菉竹草水經注淇水篇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毛云菉王芻也竹編竹也
漢武帝塞決河斬淇園之竹木以爲用寇恂爲河內
伐竹淇川治矢百餘萬以益軍資今通望淇川無復
此物惟工芻編草不異　按毛詩作綠字之假借也

離騷薋菉葹以盈室兮王逸注引終朝采菉今毛詩亦作終朝采綠魏都賦南瞻淇奧則綠竹純茂言綠與竹同茂也故以冬夏異沼麗句上林賦揜以綠蕙張揖曰綠王芻也　毛傳竹萹竹也釋文竹韓詩作䓯萹筑也石經亦作薵爾雅竹萹蓄釋文竹本又作筑說文筑萹筑也薵水萹筑也神農本草經萹蓄味苦平陶貞白云人亦呼爲萹竹　按李善引韓詩作䓯玉篇曰䓯同薵

有匪君子

大學作有斐君子　按考工記匪色似鳴亦即斐字

綠竹青青

按淇奧苕華之青青與杕杜菁菁者莪之菁菁同也淇奧傳青青茂盛貌杕杜傳菁菁葉盛也菁莪傳菁菁盛貌

綠竹如簀

韓詩綠䓯如簀簀積也　按毛傳亦云簀積也簀即積之假借字古人以假借爲詁訓多如此

譚公維私

說文鄲國也齊桓公之所滅無譚字

螓首蛾眉

說文䫆好皃从頁爭聲詩所謂䫆首　按䫆首即螓首毛傳但云顙廣而方不言螓爲何物鄭箋乃云螓蜻蜻也知毛作䫆鄭作螓　蛾眉毛鄭皆無說王逸注離騷云娥眉好貌師古注漢書始有形若蠶蛾之說離騷及招䰟注並云娥一作蛾今俗本倒易之娥作蛾字之假借如漢書外戚傳蛾而大幸借蛾爲俄宋玉賦眉聯娟以蛾揚揚雄賦何必颺纍之蛾眉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皆娥之假借字娥者美好輕揚之意方言娥好也秦晉之閒好而輕者謂之娥大招娥眉曼只枚乘七發皓齒娥眉張衡思元賦嫮眼娥眉陸士衡詩美目揚玉澤娥眉象翠翰倘從今本作蛾則一句中用蛾又用翠詞稍知文義者不肯也毛傳蓋脫娥眉好貌四字（鏞堂按謂毛傳脫此四字不敢信今遽增入傳中恐非）

朱幩鑣鑣

玉篇引詩朱幩儦儦　按碩人清人皆當同載驅作儦儦此誤作鑣鑣者因傳有以朱纏鑣之文也說文引朱幩儦儦俗本亦改作鑣鑣

庶姜孽孽

釋文韓詩作𤫊𤫊長貌呂覽過理篇宋王築爲蘖臺高誘注蘖當作𤫊蘖與𤫊其音同詩云庶姜𤫊𤫊高

長貌也　按爾雅蓁蓁蕵蕵戴也毛傳蕵蕵盛飾也蓁蓁至盛也廣韻樹頭戴物也此謂庶姜姿首美盛如草木枝葉說文樹𨰻不枿同今毛詩爾雅作孽誤

淇水滺滺

說文攸行水也从攴从人水省秦刻石嶧山文作汥　按古當作淇水攸攸後人誤改為浟又誤改為滺皆未識說文攸字本義也王逸楚詞九歎注油油流貌詩曰河水油油疑有誤

容兮遂兮

箋云遂瑞也是以遂為璲之假借字大東傳璲瑞也

一葦杭之

說文斻方舟也从方亢聲臣鉉等曰今俗別作航非是　按說文杭同抗

曾不容刀

釋文刀字書作舠說文作𦨴正義曰說文作𦩷𦩷小船也　按今說文脫𦨴字

伯兮朅兮

玉篇引詩伯兮偈兮　按應從玉篇作偈說文朅去也無偈字

彼黍離離

廣韻穲穲黍稷行列也佩觿彼黍穲穲劉向九歎覽芷圃之蠡蠡王逸注蠡蠡猶歷歷　按蠡蠡即離離古蠡在十六部離在十七部異部音近假借也

不與我戍許

說文作無周許子鐘作鄦見薛尚功鐘鼎款識

還予授子之粲兮

傳粲餐此假借也粲餐同部

火烈具舉

傳烈列具俱也　按言烈為列之假借具為俱之假借也鏞堂按張平子東京賦火列具舉是三家詩烈作列

抑釋掤忌

左氏傳釋甲執冰字之假借也

抑鬯弓忌

秦風作韔為正字

二矛重喬

釋文喬毛音橋鄭居橋反雉名韓詩作鷮　按車舝及爾雅有鷮字說文雉下作喬雉鳥部有鷮字

河上乎逍遙

釋文逍本又作消遙本又作搖五經文字序說文有不備者求之字林若祧禰逍遙之類說文漏略今得

之於字、朴臣鉉等曰詩只用消搖此二字字林所加
爾雅徒歌曰謠孫炎曰聲消搖也漢書司馬相如傳
消搖乎襄羊莊子消搖遊張衡思元賦與仁義乎消
搖
彼其之子
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引詩彼已之子邦之司直史記
匈奴傳彼已將帥裴駰引詩云彼已之子索隱云彼
已者猶詩人譏詞云彼已之子是也 按左氏傳云
終不曰公曰夫已氏公羊傳云夫已多乎道夫已猶
彼已也彼已或作彼記或作彼其束皙補亡詩彼居

之子居讀如檀弓何居與彼其彼已同也善曰居未
仕誤
舍命不渝
管子澤命不渝澤即釋釋即舍也
摻執子之袪兮
傳摻攬也以音近之字爲訓
雜佩以贈之
戴先生云當作貽 按古人徵召爲宮徵得來爲登
來仍孫爲耳孫詩訓爲承也皆之咍職德韻與蒸登
韻相通之理此來贈爲韻古合韻之一也不當改爲

貽
顏如舜華
說文䑞艸也蕣木堇朝華莫落者从艸䑞聲詩曰顏
如蕣華 按䑞舜蕣古今字詩當作蕣轉寫脫卄
耳高誘注呂氏春秋仲夏紀引詩顏如蕣華
山有扶蘇
說文扶疏四布也郭忠恕佩觿山有扶蘇與扶持別
山有橋松
蓋喬假借字
褰裳涉溱

說文潧水出鄭國从水曾聲詩曰潧與洧溱水出桂
陽臨武入洭从水秦聲廣韻潧水南入洧詩作溱洧
誤也 按秦聲在今真臻韻曾聲在今蒸登韻此詩
一章溱與人韻二章洧與士韻出鄭國之水本作溱
外傳孟子皆作溱洧說文及水經注作潧誤也 史
記南越尉陀列傳湟谿索隱曰鄒氏劉氏本湟並作
湼音年結反漢書作湟谿音皇又衞青傳云出桂陽
下湟水而姚察云史記作滙今本有湟湼及滙不同
蓋由隨見輒改故也南越尉陀列傳又云下滙水徐
廣曰一作湟裴駰曰或作淮字索隱曰劉氏云滙當

作湟漢書云下湟水也說文洭水出桂陽縣盧聚至洭浦關爲桂水　按洭水史記漢書作湟水匯者洭之譌湟者湟之譌淮者匯之譌洭又或譌爲洭附此以見古書之易譌

風雨潚潚

說文潚水清深也水經注湘水篇二妃從征溺於湘江神遊洞庭之淵出入潚湘之浦用山海經語又釋潚字云潚者水清深也用說文語今俗以潚湘爲二水名且潚誤爲瀟矣羽獵賦風廉雲師吸嚊潚率西京賦飛罕潚箾流鏑攂㩮皆形容欻忽之貌與毛傳潚潚暴疾也意正合思元賦迅猋潚其媵我舊注潚疾貌李善引字林潚深清也考廣韻一屋二蕭皆有潚無瀟詩風雨潚潚是淒清之意入聲音肅平聲音修在第三部轉入第二部音宵俗本誤爲瀟玉裁見明刻舊本毛詩作潚

在城闕兮

說文㲄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㲄

人實迋女

傳迋誑也言迋爲誑之假借

聊樂我員

釋文員本亦作云正義曰員云古今字助句辭也

按如秦誓之云來亦作員來

零露漙兮

正義曰靈作零字故爲落也　按此則經本作靈露箋作靈落也假靈爲零字依說文則是假靈爲霝

並驅從兩肩兮

說文引並驅從兩豣兮豳風作豣石鼓文作豣

取妻如之何

釋文取七喻反衆經音義曰娶七句切取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傳曰娶取婦也元應所據毛詩與陸異或是韓詩

其人美且鬈

箋云鬈讀當爲權權勇壯也　按今本作權誤說文捲气勢引國語有捲勇今齊語子之鄉有拳勇小雅無拳無勇皆作拳五經文字權字注云從手作權者古拳握字可知鄭箋从手非从木與捲勇拳勇字同今字書佚此字而僅存於張參之書也吳都賦覽將帥之權勇善曰毛詩曰無拳無勇拳與權同俗刻文選譌誤不可

其魚唯唯

釋文韓詩作遺遺玉篇遺遺魚行相隨廣韻五旨遺
魚盛皃
齊子發夕
韓詩發旦也　按從韓是發夕即旦夕也又方言發
舍車也東齊海岱之閒謂之發郭注今通言發寫也
詩發夕蓋猶發寫古夕寫皆在第五部
齊子豈弟
按鄭以闓圛麗發夕但以韻求之圛在五部濟濔弟
同在十五部圛與濟濔不爲韻上章發夕或從韓詩
旦夕之義或爲發卸之假借未嘗非疊字麗句也

猗嗟名兮
按薛綜西京賦注眳眉睫之閒是名可从目作眳也
父曰嗟予子
隷釋石經魯詩殘碑父兮父闕一字一曰嗟予子行役夙
夜毋已尚慎　按父下所闕一字亦必兮字蒙上文
父兮而言也近有重刻隷釋石經不闕妄甚父曰嗟
予子母曰嗟予季兄曰嗟予弟皆五字句子與已止
韻季與寐棄韻弟與偕死韻行役夙夜無已六字句
陟彼屺兮
傳山無草木曰岵山有草木曰屺　按爾雅說文皆

誤與毛傳相反岵之言瓠落也屺之言荄滋也岵有
陽道故以言父無父何怙也屺有陰道故以言母無
母何恃也
坎坎伐輪兮
石經魯詩殘碑欿欿伐輪兮　按此則首章二章皆
同廣雅欿欿聲也
山有樞
釋文樞本或作蓲烏侯反爾雅樞荎釋文樞烏侯反
本或作蓲地理志山樞師古曰樞音甌聲韻考曰詩
山有樞字本作樞烏侯反刺褊之名或不加反音讀
如戶樞之樞則失之矣　按魯詩作蓲毛詩作樞亦
作蓲相承讀烏侯反唐石經譌爲戶樞字而俗本因
之
弗洒弗埽
說文灑汛也汛灑也洒滌也古文以爲灑埽字　按
毛詩及論語皆作洒曲禮於大夫曰備埽灑則作灑
蓋漢人用灑埽字經典相承借用洒滌字毛傳及韋
昭注國語皆云洒灑也言假洒爲灑也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荀子臣道篇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

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詩曰國有
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按所引即此詩異文
前二章皆六句此章四句殊太短左氏定十年傳言
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者恐漢初相傳有脫誤
禮堂杜左傳定十年杜注云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是杜以一字爲一言也
見此粲者
廣韻㛹字注曰詩傳云三女爲㛹㛹美好貌詩本亦
作粲說文文作效
噬肯適我
傳噬逮也方言同　按爾雅作遾逮也爲正字韓詩
作逝

采苓采苓
按苓大苦也枚乘七發蔓草芳苓揚雄反離騷愍吾
纍之衆芬兮颺燁燁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夭
顇而喪榮曹植七啟寒芳苓之巢龜皆借苓爲蓮蓋
漢人讀蓮如鄰故假借苓字史記龜策傳龜千歲乃
遊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領聲相近假借是又借
領爲蓮也顏師古注漢書揚雄傳但云苓香草名不
知爲蓮之假借字李善注文選七發直聰斷曰古蓮
字於七啟又曰與蓮同皆不指爲假借以致朱彝尊
引李注證唐風苓即蓮由六書之旨不明也漢時假
借甚寬如借苓領爲蓮可證
駟驖孔阜
石鼓文我馬既驖
厹矛鋈錞
禮記進矛戟者前其鐓　按說文鐓下垂也錞矛戟
柲下銅鐏也詩曰厹矛沃錞是其字以秦風爲正也
蒙伐有苑
箋云蒙尨也說文瞂盾也从盾犮聲玉篇瞂盾也詩
曰蒙瞂有苑本亦作伐瞂同瞂史記蘇秦列傳吹芮

索隱曰吹同瞂謂楯也芮謂繫楯之紛綬也　按尨
同尨
遡洄從之
說文㴑或作遡　爾雅作泝即㴑之俗
有條有梅
爾雅柚條毛傳條槄也與爾雅異
顏如渥丹
釋文丹韓詩作沰　按渥沰即邶風之沃赭也古者
聲石聲同在第五部
百夫之防

傳防比也　按蓋同方

陽有六駮

說文駮駮異字此傳云倨牙食虎豹之獸是駮字也東山傳云騂白駁是駁字也陸機云梓榆樹皮如駮馬則此宜作駁陸意六駁與苞櫟爲類按鵲巢言苕甓言鷊之等不必駁與櫟不爲類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

魯靈光殿賦注引崔駰七依夏屋蘧蘧

歌以誶止

爾雅誶告也釋文誶沈音粹郭音碎說文誶讓也从言卒聲國語曰誶申胥音廣韻六至誶下引詩歌以誶止　按誶訊義別誶多譌作訊如爾雅誶告也釋文云本作訊音信說文引國語作誶今國語作訊詩歌以誶止誶予不顧傳誶告也莫肯用誶箋誶告也正用釋詁文而釋文誤作訊以音信爲正賴王逸離騷注及廣韻所引可正其誤耳廣韻引歌以誶止今本止譌之列女傳作歌以訊止訊字雖誤止字尚未誤

心焉惕惕

說文或作悐　按屈賦九章云悼來者之悐悐

勞心慘兮

毛晃曰詩小雅白華念子懆懆陸音七倒反又引說文七感反云亦作慘北山或慘慘劬勞陸音七感反字亦作懆蓋俗書懆與慘更互譌舛陸氏不加辨正而互音之非也白華懆當作草慥二音不當音七感反字作慘亦非北山慘當作七感反字不當作懆又陳風月出勞心慘兮亦誤當作懆

有蒲與蕑

按鄭箋欲改蕑爲蓮說詩稍泥意在三章一律蓮與荷菡萏皆屬夫渠詩人不必然也權輿詩亦欲以後章律前章釋夏屋爲食具不知首句追念始居夏屋末句言今每食無餘次章承每食二字又將今昔比較三每食字蛸蟬縒綜最見文章之妙載驅欲改豈弟爲圛與發夕麗句然而以韻求之非矣盧令二章改鬈爲拳勇字亦非

蜉蝣掘閱

按古閱穴通宋玉風賦枳句來巢空穴來風枳句空穴皆重疊字枳句即說文之積秵木曲枝也鄭注明堂位云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枳椇即積秵陸機云椇曲來巢也空穴即孔穴善注引莊子空閱來風司馬彪云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掘閱當從說文作

堀閱言蜉蝣出穴也老子塞其兌閉其門兌即閱之
省假借字也

三百赤芾

按說文市韠也天子朱市諸侯赤市篆文作韍韠韍
也所以蔽前从韋畢聲鄭注禮記韠韍皆言蔽也或
借黻字爲之如論語致美乎黻冕是也或借芾字爲
之如詩候人斯干采叔皆作芾是也或借沛字爲之
如易豐其沛一作芾鄭康成云蔽厀是也或借茀字
爲之如李善引毛詩赤茀在股朱茀斯皇又三百赤
芾釋文一作茀廣韻茀同芾是也或借紱字爲之如
乾鑿度朱紱方來困於赤紱是也紱綬也（李善引蒼頡篇黻）
黑與青相次文也芾小也（爾雅毛傳同）茀道多草不可行
也沛水也各有本義而方言蔽膝謂之袚說文袚蠻
夷衣一曰蔽厀方言蔽厀江淮之閒謂之褘說文褘
蔽厀是袚字褘字又蔽厀之異名

鳲鳩在桑

釋文本亦作尸　按方言尸鳩東齊海岱之閒謂之
戴南南猶鵀也

冽彼下泉

傳冽寒也大東傳冽寒意也唐石經誤作洌詩本音
從之考易井洌字从水列聲潔也詩冽彼下泉有冽
氿泉字从仌列骨寒也東京賦元泉洌清薛注洌澄
清貌善注引洌彼下泉誤

二之日栗烈

下泉正義七月云二之日栗冽字从冰是遇寒之意
文選長笛賦正瀏溧以風冽注毛傳溧寒也（今本誤凓）風
賦憯悽惏慄注毛詩傳慄冽寒氣也古詩十九首注
毛詩曰二之日栗冽毛萇曰栗冽寒氣也說文溧寒
也玉篇溧冽寒皃冽寒气也廣韻十七薛冽寒也五
質溧冽寒風　按五經文字仌部有溧字知七月作
溧也今說文無冽字有冽氿泉正義引說文冽寒貌
高唐賦注引字林冽寒風也嘯賦注引字林冽寒貌
是唐時說文字林均有冽字今說文冽譌爲瀨釋文
云栗烈說文作颲颲考風部不引此詩　按觱泼溧
冽皆疊韻字以說文爲正觱溧字在第十二部泼冽
字在第十五部如氤氳壹鬱之類觱發栗烈皆音之
譌小雅觱沸檻泉司馬相如賦作滭沸一作滭浡觱
古文詩字在十五部說文火部熚𤏸火皃上字十二
部下字十五部正與滭泼滭沸同觱从角𤔲聲當爲
泼沸字之假借不爲滭滭字之假借且其字不古雅

當從說文所引作罒汲為正

三之日于耜

說文枱耒耑也或作鈶籒文作辝

八月萑葦

說文雈从艸隹聲五經文字雈从艸下隹今經典或相承隸省省艸作萑 按雈从艸雈聲下从隹雀之雈唐石經誤作雚而後改正之今七月小弁雈字皆糢糊也

六月食鬱及薁

上林賦隱夫薁棣張揖曰薁山李也閒居賦梅杏郁棣善曰郁今之郁李郁與薁音義同說文雚艸也詩曰食鬱及雚 按掌禹錫等本草嘉祐蘇頌本草圖經皆引食鬱及雚為韓詩訓以爾雅雚山韭

采荼薪樗

傳樗惡木也玉篇誤作槫惡木廣韻同爾雅栲山樗說文椃山樗今說文誤作山槫

黍稷重穋

按說文種為種稑種為種植字林同見五經文字詩作重穋周官經作種稑說文稑或作穋

上入執宮公

今本公作功誤也正義箋云公事也天保靈臺傳云公事也此箋云治宮中之事正義云經當云執宮公定本執宮功不為公字按今襲唐定本之誤六月傳云公功也今俗人用膚功亦非

零雨其濛

說文霝雨零也从雨㗊象形詩曰霝雨其濛石鼓文避來自東霝雨奔流

果臝之實

說文苦蔞果蓏也

蠨蛸在戶

釋文蠨音蕭說文作蟰音夙爾雅蠨蛸長踦釋文蠨詩作蟏說文蠨蛸長股者廣韻蟰蛸蟲一名長蚑出崔豹古今注 按蠨正蟰譌風雨之潚誤為瀟可證一切經音義引作蟰蛸在戶云上音肅下音蕭此古字古音也勝於釋文遠矣

町畽鹿場

說文引作疃 按古重童通用廣韻疃亦作畽亦作暖王逸九思鹿蹊兮躖躖亦作躖音吐管切即疃字也說文躖踐處也集韻作躖

烝在栗薪

箋云栗析也古者聲栗裂同也　按栗在十二部裂在十五部異部而相通近也韓詩作烝在蓼薪廣韻蓼同蓼蕭蓼莪之蓼傳云敦猶專專烝衆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毛意此二句於六詩爲比內而心苦外而事苦正如衆苦瓜之繫於栗薪合之韓詩亦無析薪之意鄭箋以瓜苦爲比析薪爲賦失毛意而非詩意矣軍士在師中至苦而不見其室者三年故光武之冊陰后亦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也

狼跋其胡

李善西征賦注文字集略曰狼狽猶狼跋也孔叢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　按孔叢子狼狽謂狼跋之詩也狽即跋字跋䟐古通用說文跋蹎也䟐步行獵跋也無狽字狽即䟐之譌因狼从犬而䟐誤从犬猶榛榛狉狉俗因狉从犬而榛亦譌从犬作獉也蕩詩顛沛即蹎跋之假借傳顛仆也沛跋也今譌拔　沛跋䟐同在第十五部今沛䟐讀去聲古與跋同入聲是以通用假借自去入岐分罕知顛沛即蹎跋之假借且罕知狽即䟐之譌䟐即跋之通用字矣

詩經小學卷第二

金壇段氏

小雅

周道倭遲

漢書地理志周道郁夷　按尚書宅嵎夷五帝本紀作居郁夷

翩翩者鵻

爾雅釋文隹如字旁或加鳥非也　按釋文誤也說文鵻祝鳩也从鳥隹聲祝鳩即爾雅鵻其鳺鴀之鳥亦名鵻鳩

卾不韡韡

傳卾猶卾卾然　按卾字从卪咢聲今詩作从邑地名之卾者誤也馬融長笛賦不占成節卾李善注卾直也從邑者乃地名非此所施又引字林卾直言也謂節操蹇卾而不怯懦也从卪咢聲之字與从邑咢聲迥別坊記注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卾卾郊特牲注幾謂漆飾沂卾也典瑞注鄭司農云瑑有圻卾瑑起輈人注鄭司農云環灂謂漆沂卾如環也哀公問疏幾謂沂卾也沂卾字皆从卪不从邑張平子西京賦作垠鍔韻書作圻堮國語穽鄂亦从卪圻卾柞卾

皆取廉隅節制意今字書遺䨻字說文無䨻字韡下
引䨻不韡韡鄂之誤也郭注山海經云一曰柎華下
鄂漢晉時無䨻字故景純亦作鄂
外禦其務
春秋內外傳引詩外禦其侮爾雅務侮也　按言務
爲侮字之假借
飲酒之飫
韓詩飲酒之醧廣韻十虞醧能者飲不能者止也
按說文醧私宴歙也正與毛傳飫私也合
矧伊人矣
說文矤从矢引省聲
坎坎鼓我
說文引詩竷竷舞我乃記憶之誤
俾爾單厚
傳單信也或曰單厚也　按釋詁亶信也是毛以單
爲亶之假借也又逢天僤怒傳僤厚也正義釋詁云
亶厚也某氏曰詩云俾爾亶厚
禴祀烝甞
說文作礿禮王制春曰礿鄭注引詩礿祀烝甞
神之弔矣
說文迊至也
象弭魚服
說文箙弩矢箙也从竹服聲周禮仲秋獻矢箙　按
周語檿弧箕服鄭注周禮引檿弧箕箙
檀車幝幝
釋文幝幝韓詩作繟繟　按說文繟偏緩
鱨鯊
說文魦魚名出樂浪潘國从魚沙省聲爾雅鯊䰽釋
文本又作魦
且多
按且此也箋云酒美而此魚又多也
一朝右之
傳右勸也與楚茨傳侑勸也同是以右爲侑也說文
姷耦也或作侑釋詁酬酢侑報也
我是用急
鹽鐵論引詩我是用戒顧甯人云當從之戴先生曰
戒猶備也治軍事爲備禦曰戒譌作急義似劣於韻
亦不合　按謝靈運撰征賦宣王用棘於獫狁是六
朝時詩本有作我是用棘者釋言悈褊急也釋文悈
本或作極（今本作極譌）又作亟詩匪棘其欲箋棘急也正

義曰棘急釋言文禮器引詩匪革其猶注革急也正義曰革急釋言文素冠傳棘急也正義曰棘急釋言文彼棘作悈今本作戒譌音義同然則悈極亟棘革戒六字同音義皆急也此詩作棘作戒皆協今作急者後人用其義改其字耳

于三十里

三十唐石經作卅三十維物終三十里皆同　按二十并為廿讀如入三十并為卅讀如趿即反語之始也秦琅邪刻石文維廿六年梁父刻石文廿有六年之罘東觀皆云維廿九年會稽云卅有七年皆四字為句唐石經詩三十作卅是三字為句不可從也廣韻云廿今直以為二十字卅今直以為三十字蓋唐人仍讀為二十三十不讀入讀趿耳

織文鳥章

毛無傳蓋讀與禹貢厥匪織文同鳥章帛茷皆織帛為之鄭箋易為徽識則當作識文今本皆作織文者誤識徽識也識幟古今字許君說文鄭君周官注皆作徽識後人別製幟字貞觀時僧元應一切經音義曰幟字舊音與知識之識同更無別音

白旆央央

出其東門正義曰傳言荼英荼者六月云白旆英英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公羊宣十二年注繼旐如燕尾曰旆疏曰繼旐曰旆孫氏云帛續旐末亦長尋詩云帛旆英英是也　按從孫炎注作帛旆為善此正義云以帛為行旆又充旗之帛皆用絳言帛旆者謂絳帛猶通帛為旃亦是絳也然則孔氏作正義時經文原作帛旆而出其東門疏引白旆英英明荼是白色周禮司常疏引白旆央央明旆不用絳由疏不出一人之手唐初本已或誤作白也今當據正義六月及公羊疏改定白旆為帛旆其央央亦當改英英又按釋名白旆殷旌也以帛繼旐末也其語自相乖違不貫明堂位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周禮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即戎大白非帛旆也釋名既依明堂位云綏有虞氏之旌也綏夏后氏之旌也其下當云大白殷旌也大赤周旌也乃全又其下當云旆以帛繼旐末也乃與爾雅釋天毛詩傳相合今釋名乃缺誤之本

如輊如軒

按軒輊即軒輖既夕禮鄭注輖䡅也作墊考工記大車之轅摯作墊詩作輊說文有䡅無墊輊潘岳射雉

賦如轞如軒李善引此詩云軽與轞同

路車有奭

說文作奭五經文字作奭　按蜀都賦善注引毛萇詩傳赩赤貌也是其字一本作赩也說文無赩字楚辭逴龍赩只

八鸞瑲瑲

有女同車終南庭燎皆作將將又烈祖約軝錯衡八鸞鶬鶬載見倬革有鶬皆作鶬又韓奕八鸞鏘鏘禮記玉鏘鳴也皆作鏘

鴥彼飛隼

說文同䧿一曰鵻也　按鵻也是鷻也之誤

其飛戾天

後漢書孔融上書薦謝該曰尚父鷹揚方叔翰飛注引鴥彼飛隼翰飛戾天誤也詩本作其飛文舉易字麗句耳

伐鼓淵淵

吳才老詩協韻補音序曰詩音舊有九家陸德明定為一家之學開元中修五經文字我心慘慘為懆伐鼓淵淵為鼘皆與釋文異乃知德明之學當時亦未必盡用

振旅闐闐

魏都賦振振旅輷輷

蠢爾蠻荆

韋元成傳引荆蠻來威　按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寫誤倒之也晉語叔向曰楚為荆蠻韋注荆州之蠻正用毛傳為說又齊語萊莒徐夷吳越韋注徐夷徐州之夷也可證荆蠻文法又按吳都賦跨躡蠻荆李善注引詩蠢爾荆蠻然則唐初詩不誤左思倒字以與并精坰為韻後漢李膺傳應奉疏曰緄前討荆蠻均吉甫之功毛刻不誤汪文盛本誤倒作蠻荆注引蠻荆來威者俗人所改易也文選王仲宣誄遠竄荆蠻注引毛詩蠢爾荆蠻亦誤倒禮堂按漢書陳湯傳引詩蠻荆來威師古曰令荆土之蠻亦畏威而來是本作荆蠻

嘽嘽焞焞

韋元成傳引詩嘽嘽推推　按廣韻輴輴車盛皃疑漢書字誤

我車既攻

石鼓文我車既工

薄狩于敖

後漢安帝紀注引詩薄狩于敖俗刻今改為搏而狩

字不改毛刻作薄狩册府元龜王氏詩考引作薄狩于敖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逕敖山詩所謂薄狩于敖者也作薄狩東京賦薄狩于敖作薄狩薛注引詩薄獸于敖薄字不誤獸字係妄改後見惠定宇九經古義引徐堅初學記作搏狩文引何休公羊注高誘淮南子注漢石門頌證狩即獸字故箋云田獵搏獸也若經作搏獸箋不已贅乎玉裁始曉然於經文本作薄狩鄭訓狩為搏獸釋文云搏獸音博舊音傳乃為鄭箋作音義非釋經也初學記意主對偶故以薄狩大蒐為儷猶上文三驅一面下文晉鼓虡旗皆是也今本作搏狩乃淺人妄改初學記云獵亦曰狩狩獸也鄭箋言田獵搏獸也此經作薄狩之確證惠君尚未考明薄字

赤芾金舄

傳舄達屨也　按複下曰舄單下曰屨達沓字古通用是重沓之義爾不於狠跋言之而於此言之者金舄謂金飾其下其上則赤也達屨蓋漢人語如此孔沖遠不得其言而強為之說

決拾既佽

傳佽利也箋云佽謂手指相次比也　按說文亦曰佽便利也引詩決拾既佽鄭注周官繕人引抉拾既次是毛作佽鄭作次也

助我舉柴

說文掌積也詩曰助我舉掌搣頰旁也从手此聲骨部骴鳥獸殘骨曰骴西京賦收禽舉胔薛注胔死禽獸將腐之名

徒御不警

唐石經誤作不驚今本因之文選陸士衡挽歌詩夙夜警徒御注引毛詩徒御不警今俗刻作不驚

儦儦俟俟

說文作伾伾俟俟韓詩作駓駓騃騃後漢書注引韓詩作俟俟誒

鸞聲噦噦

說文引詩鑾聲鉞鉞　按采菽鸞聲嘒嘒泮水同庭燎鸞聲噦噦

念彼不蹟

說文迹步處也从辵亦聲或作蹟籒文作速　按以古韻諧聲求之朿賁在第十六部亦在第五部速蹟為正字李陽冰云李丞相以朿作亦迹字制於李斯也

可以爲錯

按錯爲厝之假借字、

靡所底止

說文广部底山居也下也从广氐聲厂部底柔石也从厂氐聲或作砥　按物之下爲底故至而止之爲底如尚書震澤底定孟子瞽瞍底豫詩靡所底止伊於胡底皆是也若底砥字同爲底厲說文明析可據而經書傳寫互譌韻書字書以砥注礪石也底注致也至也皆不察之過又或臆造說文所無之厎厎字如靡所厎止詩本音從嚴氏詩緝作厎謬極爾雅底止釋文云字宜從厂或作底非此陸氏誤也鏞堂按爾雅釋詁底待也底止也即說文广部字詩祈父靡所底止毛傳底至也小旻伊於胡底箋云底至也晉語四戾久將底韋注底止也玉篇廣韻皆云底止也下也是爾雅釋言底致也即說文厂部字書禹貢震澤底定孔傳曰致定夏本紀作震澤致定孟子離婁上瞽瞍底豫趙注底致也孫宣公音義作底之爾反玉篇廣韻皆云底致也平也是凡加工致平曰底故訓致訓平與底厲爲一字與底止爲二字記此俟面質之

在彼空谷

按毛詩作空谷非直與韓詩異文直是譌字釋詁穹大也毛傳正用其語今誤爲空大也古無是訓孔沖遠遷就其說曰以谷中容人隱焉其空必大故云空大非訓空爲大蓋知空之不得訓大矣、

君子攸芋

傳芋大也　按蓋訏之假借也周禮大司徒孍宮室注云謂約椓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賈疏宇居也

如鳥斯革

張揖廣雅兼采四家之詩釋器云翸㧺翼也此用韓詩韓作翸與毛作革異字而同音同訓毛時故有翸字以假借之法訓之故曰翼也若訓革爲翼理不可通廣韻翸翅也古核切本韓詩也、

載衣之裼

說文引作禓　按作裼字之假借也、

不騫不崩

傳騫虧也正義曰崔氏集注虧作曜　按當從集注後人不解曜字因改之耳天保傳不虧言山此傳不曜言牛羊也考工記大胷燿後鄭注燿讀爲哨頃今傾字作頎讀小也燿曜古通用、

憂心如惔

說文羙小爇也从火羊聲詩曰憂心如羙　按羙羊聲羊讀如飪今作炎干聲誤也小爇一作小熱或作小爇皆非也憂心如羙作憂心炎炎更非釋文正義於此句皆云說文作炎若依今本陸孔末由定爲此

句之異文蓋毛詩本作如炎。或同韓詩作如炎。不知何人始加心作惔。惔憂也。豈憂心如憂乎。又於說文惔下。妄加詩曰憂心如惔六字。而毛詩之真没矣。此傳曰炎燔也。瓠葉傳曰加火曰燔。說文燔爇也。炎小爇也。爇加火也。與毛傳合。而今詩。譌炎。改惔。雲漢如炎如焚。傳炎燎也。而今本亦譌惔矣。

憯莫懲嗟

當作朁

天子是毗

說文作𣬈人臍也今作毗通爲𣬈輔之𣬈此傳毗厚也采叔傳膍厚也是𣬈膍又通用也

不宜空我師

傳空窮也　按七月傳穹窮也說文用之此空我師當作穹我師爲是傳譌抑或假借未可定也毛詩空谷韓詩作穹谷

四牡項領

傳項大也　按毛以項爲洪之假借字

胡爲虺蜴

說文易蜥易蝘蜓守宫也象形在壁曰蝘蜓在艸曰蜥易　按說文無蜴字方言守宫或謂之蜥易其在

澤中者謂之易蜴脈蜴郭注蜴皆音析蓋蜴即蜥之或體易蜴即蜥易之倒文猶螽斯亦曰斯螽也說文虺下引詩胡爲虺蜥今詩作胡爲虺蜴蜴當讀析虺蜴即虺蜥也俗用蜥蜴成文爲重複古人言蜥易釋文蜴字又作蜥

憂心懆懆

傳懆懆猶戚戚也　按懆在二部戚在三部音近轉注今本作慘誤

蔌蔌方穀

按佌佌彼有屋富者也而方受祿於朝民今之無祿煢獨者也而又君夭之在位椓之故曰哿矣富人哀此煢獨佌佌二句非以屋穀爲儷也又蔡邕傳速速方穀天夭是加穀作轂天作夭皆是譌字錢唐張賓鶴云親見蜀石經作夭夭是蜀本誤耳

日月告凶

劉向引詩日月鞫凶　按古告鞫二字同部同音故假借鞫爲告采芑傳鞫告也言鞫爲告之假借也

黽勉從事

劉向引詩蜜勿從事　按蜜勿爾雅作𪓿沒古勿字亦讀如沒蜜𪓿同字今作密勿非也

悠悠我里

按傳里病也箋里居也釋文所引極明依爾雅痻病也郭云見詩則毛詩本作痻後因鄭箋改作里倂改傳病字爲居字又爾雅悝憂也郭注引悠悠我悝是一人所見本復不同耳鏞堂按十月之交悠悠我里傳里病也爲痻字之假借雲漢云如何里箋云里憂也爲悝字之假借三家詩當有作痻悝者毛詩作痻則皆後人所改鄭箋十月之交云里居也作如字讀可證王肅注雲漢云痻病也蓋竊取十月之交傳義改經以異鄭郭注爾雅悝憂也當引詩云如何悝今引作悠悠我悝誤也

淪胥以鋪

按毛傳淪率也與韓義同而字異鄭箋鋪徧也韓作痡病也則義字皆[illegible]侖稟之爲率者於音求之

聽言則荅

新序漢書皆作聽言則對　按對在十五部荅在七部古借荅爲對異部假借也論語多作對孟子多作荅詩書以荅爲對皆屬漢後所改如聽言則荅新序漢書作對尚書奉荅天命伏生大傳作對可徵也

民雖靡膴

按鄭箋膴法也蓋以爲模字假借

不敢馮河

說文淜無舟渡河也从水朋聲馮馬行疾也从馬仌聲　按馮河當作淜河字之假借也說文沇下引易用馮河

翰飛戾天

韓詩翰飛厲天　按厲天猶俗云摩天

弁彼鸒斯

杜欽傳小卞之作　按古無卞字弁之隸變也凡弁聲反聲之字多省从卞

歸飛提提

說文翄翼也或作翍　按魏都賦翍翍精衞即提提也善曰翍翍飛貌

尚或墐之

說文引詩尚或殣之　按左氏傳曰道殣毛詩作墐墐塗也字之假借

亂如此幠

釋詁幠大也幠有也方言幠大也說文幠覆也　按此傳云幠大也字从巾無聲幠爲大亦爲有郭注爾雅引遂幠大東是也亦爲覆鄭箋君子攸芋爲攸幠是也三義實相通斯干正義引亂如此幠郭注爾雅引亂如此幠今本作憮誤也釋言憮傲也亦與大義相近投壺毋幠毋敖此箋云幠敖也是鄭亦作幠後

人憮多誤憮如方言憮大也今作憮漢書君子之道焉可憮也憮同也正與大義覆義相近今亦譌作憮考爾雅憮撫也說文憮愛也字从心不得與憮混憮火吳反憮亡甫反

緍始既涵

按傳潛數也蓋以爲譖字禮堂按一切經音義五引詩譖始既涵

居河之麋

蒹葭在水之湄

哆兮侈兮

爾雅誃離也郭注誃見詩邢疏云即侈兮之異文按當爲哆兮之異文古哆誃同音也

緝緝翩翩

說文引詩咠咠幡幡　按咠咠即緝緝之異文幡幡二字當云翩翩而誤舉下章之幡幡猶引生民或舂或舀而誤云或簸或舀也

驕人好好

按爾雅旭旭蹻蹻憍也蹻蹻釋板之小子蹻蹻也旭旭詩無其文郭音呼老反是爲毛詩好好之異文無疑匏有苦葉釋文引說文旭讀若好今說文作讀若勖蓋後人臆改

作而作詩

釋文作爲此詩一本云作爲作詩　按爲字誤當是一本云作而作詩也正義曰當云作而按舊無此而字賦詩定本云作爲此詩據此則孔氏原是作而作詩也正義又曰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也按經文作而作詩起也釋第一作字爲也釋第二作字故下云孟子起而爲此詩定本既改云作爲此詩而猶存此箋可考正義依古本作而作詩乃刪作爲也三字誤矣此句一譌作爲作詩再改作爲此詩　一句內字同義異爲注以別之如昔育恐育鞫箋云昔育之育稚也育鞫之育則從毛傳長也之訓此箋與前正相類又如于以采蘩于沼于沚傳蘩皤蒿也于於也分別于沼之于不同于以之于訓往

柎我畜我

戴先生云畜當爲慉說文慉起也此箋畜起也明是易畜爲慉

杼軸其空

釋文柚本又作軸　按機軸似車軸故同名柚是橘柚字因杼字从木而改軸亦从木非也鏞堂按太元棿云棘木爲杼削木爲軸杼軸既施民得以燠可證杼軸之軸本不从木太平御覽四百八十四又八百二十五俱引

詩杼軸其空是唐以前本皆从車

有冽氿泉

爾雅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說文厬仄出泉也从厂晷聲　按爾雅以仄出泉爲氿說文以水厓枯土爲氿爾雅以水醮爲厬說文以仄出泉爲厬是氿厬二字爾雅與說文互易其訓也

薪是穫薪

箋云樓落木名釋文依鄭則宜作木傍　按樓木名同槫見說文

不可以服箱

李善思元賦注引詩睆彼牽牛不可以服箱與下文不可以簸揚不可以挹酒漿句法一例箋云以用也不可用於牝服之箱爲下文二不可以舉例也各本脫可字

西有長庚

傳庚續也　按書益稷正義詩曰西有長賡毛傳以賡爲續賡庚同音而說文云賡古文續以爲即續字未詳

六月徂暑

傳徂往也箋云徂始也　按鄭蓋易爲祖字爾雅祖始也今文尚書曰黎民祖飢

百卉具痱

按李善注謝靈運戲馬臺詩則毛詩本作痱韓詩作腓爲假借字今本毛詩誤從韓作腓非也

廢爲殘賊

按傳廢大也本釋詁文郭注爾雅引廢爲殘賊正用毛義箋云言大於惡申毛而非易毛也釋文作伕也云一本作大也此是王肅義未之深察矣鏞堂按毛傳廢伕也箋云言伕於惡郭注爾雅訓爲大用王肅義也陸氏之言最爲有據廢伕亦同在十五部

匪鶉匪鳶

說文鷻雕也从鳥敦聲詩曰匪鷻匪鳶　按今詩鶉爲鷻之譌鳶爲鳶之譌說文無鳶字鳶即鳶也集韻以鳶爲古鳶字譌爲鳶又譌入二仙其誤已久如曹子建名都篇已讀如今音

祇自疧兮

按釋詁疧病也說文疧病也从疒氏聲毛詩三用此字爲韻白華與卑韻傳疧病也何人斯祇與易知箎知斯韻傳祇病也此皆十六部本音若祇字爲之於六書爲假借無將大車傳亦云疧病也而與十二部之塵韻讀若真此古合韻之例宋劉彝妄謂當作疷

音民考爾雅說文五經文字玉篇廣韻皆無㾙字集韻始有非古元戴侗謂即痻字之省不知痻从疒昏聲昏聲在十三部民聲在十二部桑柔痻與慇辰韻不得與塵韻也。說文云昏从日从氐省氐者下也一曰民聲按昏从氐省爲會意字非民聲痻字昏聲不得省爲㾙也唐人避廟諱愍作慜珉作玟蟁作蟁顧炎武以唐石經祇自㾙兮爲諱民減畫作氏之字由不知古合韻之例而附會劉彝聽說以求得其韻也張衡賦思百憂以自疢疢與㾙音近禮記眕於鬼神鄭注眕或爲祇也又說文觝一作觗又古狋氏讀如權精於此可求合韻之理釋文疷兮都禮反是陸氏誤疷

日月方奧

爾雅燠煖也說文無燠字（鏞堂按古燠字多作奧書堯典厥民燠洪範時燠若皆有作奧者）

以雅以南

後漢陳禪傳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　按韎任朱離自見毛詩傳陳禪合經以證四夷之樂而不知南任一也章懷謂韎任朱離蓋見齊魯詩誤

楚楚者茨

按古所云𥝩薺疑即楚茨𥝩楚異部而音近也

我黍與與

釋文音餘　按張平子南都賦其原野則有桑黍麻苧菽麥稷黍百穀蕃廡翼翼與與然則漢人讀上聲也

我庾維億

說文億安也从人意聲意滿也一曰十萬曰意从心啻聲洪适隸釋載泰山都尉孔宙碑樊毅修華嶽碑司隸校尉魯峻碑並書億作啻巴郡太守張納碑書億作意小黃門譙敏碑書億作偣　按當从說文以意爲億兆正字

獻酬交錯

傳東西爲交邪行爲錯　按說文作逪遒經典中用錯字多屬假借獻酬交錯應作逪遒可以攻錯應作攻厝錯綜其數應作縒綜舉直錯枉應作舉措考說文逪遒也厝厲石也縒參縒也廣韻縒倉各切縒綜亂也措置也錯金涂也何以報之金錯刀乃錯字本義

萬壽攸酢

說文酢醶也从酉乍聲醋客酌主人也从酉昔聲
按今俗所用與說文互異儀禮酬醋字作醋漢人注
經云昧酢者皆謂酸也

我孔熯矣

按毛傳熯敬也本釋詁但熯字本義是乾貌非敬說
文戁敬也則此熯字是戁字之假借音而善反長發
傳戁恐也各隨其立詞釋之敬者必恐懼

如幾如式

薄送我畿正義曰畿者期限之名周禮九畿及王畿
千里皆期限之義故楚茨傳曰畿期也　按此當作

如畿如式

既匡既勑

廣韻敕誡也勅同今相承作勑勑本音賚　按說文
敕誡也勑勞勑也

鍾鼓送尸

今本多作鼓鍾考鼓鍾將將鼓鍾伐鼛傳云鼓其淫
樂正義云鼓擊其鍾白華鼓鍾于宮正義亦云鼓擊
其鍾此篇上文曰鍾鼓既戒此不應變文宋書禮志
四兩引皆曰鍾鼓送尸正義云鳴鍾鼓以送尸是唐
初不作鼓鍾今本承開成石經之誤

神保聿歸

宋書樂志一引神保遹歸又引注歸於天地也今鄭
箋無地字

既霑既足

按疑當作既沾既浞說文沾沾益也浞濡也鄭司農
注考工記曰腥讀如沾渥之渥漢曹全碑鄉明治惠
沾渥

黍稷彧彧

說文𢧢有文章也从有𢦏聲𢦏水流也从川或聲
按毛詩假彧爲𢧢隸省𢦏爲或廣韻𢧢𢧢黍稷盛貌

從以騂牡

說文無騂

苾苾芬芬

以楚茨推之此句韓詩當作馥馥芬芬

倬彼甫田

爾雅菿大也說文菿艸大也俗本誤作艸木倒从艸到聲
按韓詩菿彼甫田詩釋文及爾雅疏引之俗本爾雅
菿誤箌說文又譌作菽

或耘或耔

說文𦔳除苗間穢也或从芸作䒰又耔作秄

以我齊明
說文齍黍稷在器以祀者五經文字齍或作粢同禮記及諸經皆借齊字爲之　按此釋文云本又作齍是正字
以我覃耜
東京賦作剡耜說文剡銳利也亦是假借覃爲剡
俶載南畝
箋云載讀爲菑栗之菑　按管子春有以剸耕夏有以剸耘剸菑同也
不稂不莠
說文禾粟之莠（采誤）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蓳誤）蓈或作稂
去其螟螣
按螣本螣蛇字在六部借爲一部螟蟘之蟘此異部假借猶登來之爲得來也五經文字作蟘今說文作蟘誤
秉畀炎火
釋文秉韓詩作卜　按卜畀猶俗言付與也爾雅卜子也
有渰淒淒興雲祁祁
按詩人體物之工於此二句可見凡夏雨時行始暴

而後徐其始陰氣乍合黑雲如髼淒風怒生衝波掃葉所謂有渰淒淒也繼焉暴風稍定白雲漫汗鋪布宇宙雨脚如繩所謂興雲祁祁雨我公田也有渰淒淒言雲而風在其中興雲祁祁言雲而雨在其中雨字分上去聲後儒俗說古無是也上句言興雨下又言雨我公田則無味矣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興雲祁祁雨我公田其句法字法正同雨我之雨必讀去聲則露彼之露又將讀何聲耶於此知善善惡惡之類皆俗儒分別而戾於古矣
伊寡婦之利
依鄭氏箋例求之此伊亦當作繄
君子樂胥
箋云胥有才知之名　按周官胥十有二人注胥讀爲諝謂其有才知爲什長此箋亦讀爲諝說文諝知也易歸妹以須之須鄭亦讀爲諝
實維伊何
此三章實字皆當爲寔箋云寔猶是也正讀實爲寔也小星箋寔是也韓奕則先易其字云實當爲寔而後云寔是也
樂酒今夕

大招以娛昔只王逸注昔夜也詩云樂酒今昔言可以終夜自娛樂也　按春秋夜恒星不見穀梁夜作昔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昔者夕之假借字夕暮也从月半見夜與夕異時夜中星隕如雨之夜穀梁亦作夜不作昔王逸云昔夜也未爲明審

殽核維旅

班固典引肴覈仁義蔡注肴覈食也肉曰肴骨曰覈詩云肴覈惟旅蜀都賦肴槅四陳

匪由勿語

按鄭箋則匪字本作勿後人妄改勿由爲匪由與上匪言勿言成偶句耳箋云勿猶無也此總釋勿從謂勿言勿由勿語四勿字又云俾使由從也武公見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怨讎故爲設禁醉者有過惡女無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顛仆至於怠慢也其所陳說非所當說無爲人說之也亦無從而行之也亦無以語人也皆爲其聞之將恚怒也匪由之本爲勿由顯然下由醉之言箋云女從行醉者之言使女出無角之羖羊尤可證兩由字無二義相承反覆戒之古文奇奧非可妄改所當更正也

觱沸檻泉

按司馬相如上林賦作滭沸史記作滭浡說文當有滭字今佚

騂騂角弓

說文觲下引詩觲觲角弓釋文說文作弲　按蓋唐時說文弲下引弲弲角弓今本佚也

民胥傚矣

左傳民胥效矣　按說文無傚

見晛曰消

按說文㬈姓無雲也晛日見也劉向引詩雨雪麃麃見晛聿消師古曰見無雲也晛日氣也言雨雪之盛麃麃然至於無雲日氣始出而雨雪皆消釋矣見字不得訓爲無雲依顏注則劉向引詩見字作㬈正同韓詩師古時不誤後人妄改作見耳韓詩曣晛日出也與說文晛日見也正同釋文引作曣見誤詩考作晛

上帝甚蹈

箋云蹈讀曰悼　按檜傳悼動也此傳蹈動也則是一字箋申傳而非易傳也

無自瘵焉

按箋云瘵接也以爲際字假借

英英白雲

韓詩作泱泱潘岳射雉賦天泱泱而垂雲徐爰注泱音英善曰毛詩英英白雲泱與英古字通

鼓鍾于宮

箋云鳴鼓鍾謂鼓與鍾二物也靈臺於論鼓鍾鄭云鼓與鍾也此詩正同孔云鼓擊其鍾誤

有豕白蹢

爾雅豕四蹢皆白豥蹢蹄也猶馬四蹢皆白首也或作四蹢皆白豥誤張參收蹢字入五經文字不精也

何人不矜

按鴻雁傳矜憐也菀柳傳矜危也此蓋言夫人而危困可憐不必讀為鰥詩敝笱鰥與雲韻在十三部菀柳矜與天臻韻何草不黃與元民韻桑柔與旬民塡天韻在十二部漢人十二十三部合用多借矜為鰥寡字而書堯典康誥無逸甫刑詩鴻雁孟子明堂章皆作鰥不假借矜字惟烝民作不侮矜寡則漢後所改而左傳昭元年引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固作鰥何人不矜當從本字讀

詩經小學卷第三

金壇段氏

大雅

亹亹文王

或因說文無亹字欲盡改易詩禮記爾雅亹亹為娓娓者誤

摯仲氏任

傳摯國任姓之中女也又大任中任也　按毛經傳皆作中古中仲通用如中興為仲興是也今經作仲譌

會朝淸明

天問會鼂爭盟何踐吾期一作會晁請盟

自土沮漆

文選于令升晉紀總論師西水滸至于岐下李善注毛詩大雅文鄭元曰循西水涯漆沮今本詩箋依經倒側也謂亶父避狄循漆沮之水而至岐下鏞堂按孔氏正義本作自土漆沮今疏中雖為後人所改然尚有改之未盡者如釋經云於漆沮之旁釋傳云禹貢雍州漆沮既從是漆沮俱為水也又漆沮為一釋箋云豳有漆沮之水又是周地亦有漆沮也釋下率西水滸箋云上言漆沮此言循滸明是循此漆沮之側也又釋下周原膴膴傳云周原在漆沮之閒以時驗而知之據此可知正義本作自土漆沮今釋文作沮漆恐非陸氏之舊

來朝走馬

玉篇趣字注詩曰來朝趣馬言早且疾也　按鄭箋言避惡早且疾也早釋來朝疾釋趣字說文趣疾也玉篇作趣馬野王據漢人相傳古本也鏞堂按棫樸左右趣之傳趣趨也箋云左右之諸臣皆促疾於事彼箋以趣爲疾與此正同可驗走馬之本作趣馬程大昌顧炎武以爲單騎之始誤趣音走亦音促

周原膴膴

廣雅釋言腜腜肥也據韓詩爲訓也

蓳荼如飴

說文蓳艸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从艸堇聲今詩譌作堇

迺慰迺止

唐石經並作迺明馬應龍本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二作乃餘作迺　按說文迺乃異字異義俗云古今字

捄之陾陾

顧寧人曰說文引作捄之仍仍　按廣雅釋訓仍仍登登馮馮衆也即釋此詩然則陾有作仍者今說文同詩未詳顧氏所本

削屢馮馮

按屢古作婁寠空也削婁謂削治牆空竅坳突處使平長門賦離樓梧而相撐魯靈光殿賦嶔崟離樓說文廔屋麗廔也囧牖麗廔闓明也離樓麗廔皆竅穴穿通之貌

皋門有伉

說文阬閬也閬門高也五經文字阬門高廣韻四十二宕阬門也　按毛詩之伉古本作阬屈賦吾與君兮齊遬道帝之兮九阬九阬謂廣開天門有九重也

維其喙矣

方言𡨆極也郭注巨畏反今江東呼極爲𡨆倦聲之轉也廣韻𡨆困極也詩云昆夷𡨆矣本亦作豙方言𣨼極也郭注今江東呼極爲𣨼音喙外傳曰余病𣨼矣爾雅呬息也說文呬息也詩曰犬夷呬矣　按國語郤獻子曰余病喙矣韋昭注短氣貌呬兮者喙兮之異文

追琢其章

周禮追師注引詩追琢其璋疏曰璋是玉爲之則追與琢皆是玉石之名也　按毛鄭是章字

求民之莫

當作嗼

其灌其栵

說文栵栭也詩曰其灌其栵　按栵當作槸槸木相磨也菑翳灌槸一例不應此獨爲木名爾雅立死甾蔽者翳木相磨槸疑是類釋此詩不言灌者已見上文矣

天立厥妃

惠棟曰當作妃各本作配誤　按傳妃媲也正義引某氏注爾雅詩云天立厥妃是矣但謂毛讀配爲妃故云媲也是未不知經傳配字皆後人改妃爲配耳鏞堂（按毛詩作配爲假借三家詩作妃爲正字惠氏戴氏段氏未詳此爲古今文之異故說多誤）

維此王季

左傳韓詩王肅作維此文王　按左傳釋比于文王曰經緯天地曰文毛傳本之謂比于古者經緯天地文德之王也如成王不敢康非成王康王箋云必比于文王者德以聖人爲匹是鄭箋雖作維此王季而比于文王亦非以父同子言之不順也惟樂記注云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而不引經緯天地曰文則爲實指周文王所見詩亦是維此文王然禮注言文王詩箋言王季說自不同

無然畔援

玉篇詩云無然伴換伴換猶跋扈也漢書項氏叛換韋昭曰叛換跋扈也魏都賦雲徹叛換

誕先登于岸

箋云岸訟也　按鄭意作犴

同爾兄弟

顧寧人曰伏湛傳引同爾弟兄入韻　按王逸九辨注內念君父及弟兄也與上文長王煌黨並湯韻今譌爲兄弟則非韻矣

與爾臨衝

韓詩與爾隆衝　按隆衝言限陣之車隆然高大也毛傳以臨衝爲二非說文𨏔陷陣車也从車童聲

執訊連連

釋文又作誶　按作誶者誤爾雅訊言也說文訊問也無羊傳訊問也出車傳訊辭也采芑箋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衆此箋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以言辭問訓訊字與誶字告義別

白鳥翯翯

說文皠鳥之白也　按景福殿賦皠皠白鳥

於論鼓鐘

漢以前論字皆讀爲倫中庸經論天下之大經易君子以經論

鼉鼓逢逢
釋文逢逢亦作韸韸作韸譌 按淮南時則訓注引詩鼉
鼓洋洋洋洋即韸韸譌 呂氏春秋有始覽注引詩鼉鼓韸韸衆
經音義引郭璞山海經注詩云鼉鼓韸韸是也今山海經
注缺 廣雅韸韸聲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
傳許進繩戒 按續漢祭祀志注引謝沈書云東平
王蒼上言大雅云昭茲來御慎其祖武六月傳亦云
御進也據東平引作來御此傳訓爲進疑作許是聲
之誤惠定宇說同後見廣雅許進也本此傳則毛詩

本作許作御者蓋三家東平王作慎異字同義此爲
轉注
適求厥寧
說文引作欥漢書敘傳幽通賦欥中龢爲庶幾兮文
選作聿
築城伊淢
按韓詩作洫則字義聲皆合矣史河渠書溝洫字亦
作淢
適追來孝
禮記引作聿 按古欥聿適字通用

履帝武敏
爾雅履帝武敏於敏字斷句王逸離騷注履帝武敏
歆於歆字斷句 按毛傳敏疾也於敏字斷句爾雅
鄭箋敏拇也於歆字斷句古敏拇畝字同音皆在今
之止韻故爾雅舍人本作履帝武畝亦假借字也
先生如達
按鄭箋易字爲羍似太媟矣本后稷之詩不宜若是
傳云達生也以車攻傳達履之義求之蓋是達達生
也達沓字古通用姜原首生后稷便如再生三生之
易故足其義云先生姜原之子先生者也如樵彼桑

薪卬烘于煁傳云卬我也烘燎也煁烓竈也乃後足
其義云桑薪宜以養人者也若依次訓釋則桑薪當
在卬上先生當在達上
實種實褎
傳種雍腫也 按當作雝種漢書所謂一畝三甽苗
生三葉以上隤壟土以附苗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
能風與旱也正義引莊子雝腫而不中繩墨擬不於
倫且與實發相混
維秬維秠
山海經維宜芑苣穋楊是食郭注云管子說地所宜

云其種穋芑黑黍皆禾類也苣黑黍今字作禾旁

維糜維芑

按糜字說文所無於六書無當宜從爾雅說文作虋

以歸肇祀

按箋云肇郊之神位也是以肇爲兆之假借也或少當作兆三字禮記引下文作后稷兆祀周官經兆五帝於四郊說文作垗肇从戈肁聲今本作肇非也考書肇十有二州肇基王迹及此以歸肇祀后稷肇祀釋文皆作肇玉篇攴部肇俗肈字五經文字戈部肈作肇訛唐石經此詩二肈皆从戈廣韻有肈無肇今

本說文攴部有肇字唐後人妄增入無疑凡古書肈字皆當改作肈

或舂或揄

說文舀抒臼也从爪臼詩曰或簸或舀或作㧖或作抌　按周禮舂人注儀禮有司徹注皆引詩或舂或抌其字从手冘聲冘散之冘今在第九部古在第三部說文當云或舂或舀而云或簸或舀者記憶之誤也今詩作揄者聲之誤也鄭氏注三禮所引葢韓詩而說文序云詩毛氏則毛詩故作舀也

釋之叟叟

說文釋漬米也从米睪聲　按亦曰淅米亦曰汏米唐石經誤作釋諸本承之

敦彼行葦

李善長笛賦注引鄭箋團聚貌

醓醢以薦

說文作盬醢从血肬聲

嘉殽脾臄

說文谷口上阿也从口上谷象其理或作𠲿或作臄

敦弓既堅

說文彈畫弓也从弓𦎫聲　按敦讀如追不讀彫猶追琢其章不讀彫琢鶩釋爲雕不讀雕字此異部轉注之理也

酌以大斗

釋文斗亦作枓說文鍅酒器也或作㽡

高朗令終

說文作朖

鳧鷖在涇

按此篇涇沙渚潨亹一例不應涇獨爲水名鄭箋涇水中也今本誤作水名也故下云水鳥而居水中是直捿水中二字改作水名則不貫矣下章傳沙水旁也箋云

水鳥以居水中爲常今出在水旁承上章在涇爲言爾雅直波爲徑郭注言徑侹釋名水直波曰涇涇徑也言如道徑也莊子秋水篇涇流之大兩涯渚涘之閒不辨牛馬司馬彪云涇通也義皆與此詩合涇徑字同謂大水中流徑直孤往之波故箋云涇水中也因下章沙爲水旁故云水中以別之四章因三章渚爲水中高地故云潨水外高地以別之蓋以潨爲崇字之假借也

假樂君子

傳假嘉也　按維天之命傳誐傳同假皆嘉之假借字也

且君且王

釋文一本作宜君宜王　按趙壹窮鳥賦且公且侯子子孫孫正用假樂詩意作宜爲俗本也

民之攸塈

正義釋詁云呬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呬舊作塈郭璞曰今東齊呼息爲呬則塈與呬古今字　按塈者字之假借非古今字

而無永嘆

按傳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侮也謂皇矣末章四方

以無侮也孔沖遠譌作無悔云即其德靡悔非是且其德靡悔毛詩言王季非言文王

何以舟之

按舟之言昭也以玉瑤昭其有美德以鞞琫昭其德之有度數以容刀昭其有武事

取厲取鍛

釋文說文云碫厲石字林大喚反　按今本說文誤作碫乎加反毛傳碫鍛石也鄭申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也經當作碫傳當作鍛石今本經譌鍛傳中脫碫字毛云碫是鍛石說文云碫是厲石其說不同而毛爲是

止旅迺密

傳密安也　按說文宓安也宓是正字密是假借字密山如堂者也宓从宀必聲今俗讀宓子賤之宓如伏者聲韻轉移正如苾芬孝祀韓詩作馥芬也宓子賤之後爲漢伏生

芮鞫之即

周官經其川涇汭鄭注引詩汭坃之即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汧縣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阸雍州川也師古曰詩芮鞫之即韓詩作芮阸　按詩箋芮之言

内也周禮注及漢書皆以芮為水名坰阮同鞫其假
借字也
洞酌彼行潦
傳洞遠也　按說文迥遠也知是假洞為迥
可以餴饎
正義引說文饙一蒸米也餾飯气流也今說文餴滫
飯也或作饙或作餴
似先公酋矣
按當作遒說文遒迫也亦作逎
茀祿爾康矣
傳茀小也箋云茀福爾雅祓福也郭注引詩祓祿康
矣　按毛依爾雅釋言當作芾芾小也甘棠傳蔽芾
小貌鄭依爾雅釋詁以茀為祓之假借
鳳皇于飛
說文引鳳皇于飛翽翽其羽唐石經鳳皇于飛鳳皇
鳴矣皆作皇　按爾雅鶠鳳其雌皇說文鶠鳥也其
雌皇一曰鳳皇也顏元孫干祿字書皇凰皇正字俗
作凰廣韻鳳凰本作皇詩傳雄曰鳳雌曰皇凡古書
皆作鳳皇絕無凰字凰字於字書無當考揚雄蜀都
賦有鵷字音有鶵儀殿視凰字為雅

雝雝喈喈
爾雅噰噰喈喈民協服也釋文噰本或作雍又作廱
按說文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雝雝𪇰也廱天
子饗飲辟廱也雝隸變為雍借為雍和雍塞辟雍而
辟廱本字亦借為和義又別製嗈噰等字漢蔡邕
字伯喈是漢人作邕邕喈喈也
憯不畏明
說文朁曾也从曰兓聲詩曰朁不畏明　按詩憯莫
懲嗟胡憯莫懲憯不知其故皆且作朁同音假借也
說文憯痛也義別
以謹惛怓
說文作怋怓今本說文釋文皆有脫誤
無然泄泄
五經文字絏本文從世緣廟諱偏旁今經典並准式
例變據此則絏本作紲洩本作泄齥本作齛說文無
洩絏齥字唐石經洩洩其羽桑者洩洩無然洩洩不
可從也
民之方殿屎
釋文殿說文作唸屎說文作吚爾雅殿屎呻也釋文
說文作唸吚五經文字說文作吚　按今說文引詩

民之方唸吚玉篇廣韻亦作唸吚

民之多僻無自立辟

按傳辟法也之上不言辟僻也蓋漢時上作僻下作辟故箋云民之行多爲邪僻乃汝君臣之過無自謂所建爲法也各書徵引皆上僻下辟釋文亦云多僻匹亦反邪也立辟婢亦反法也自唐石經二字皆作辟而朱子併下字釋爲邪矣

及爾出王

傳王往　按以王爲往之假借也

侯作侯祝

按毛傳作祝詛也四字一句言侯作侯祝者謂作祝詛之事也詛是祝之類故兼云詛經文三字不成句故作字之下益侯字以成之詩中如此句法甚多如迺慰迺止箋云乃安隱其居迺宣迺畝箋云時耕曰宣乃時耕其田畝爰始爰謀箋云於是始與豳人之從己者謀陸孔以毛傳作字爲逗祝詛也爲句大誤

女炰烋于中國

按炰烋之言狍鴞也山海經曰鉤吾之山有獸焉名曰狍鴞是食人郭注爲物貪惏象在夏鼎左傳所謂饕餮是也

內奰于中國

說文作奰从三大三目今詩作奰者蒜省也或从三四从犬則非矣張衡左思賦內贔屓之贔即奰之譌

正義引張衡賦巨靈贔屭以流河曲

無言不讐

按當作左氏傳憂必讐焉之讐

尚不愧于屋漏

箋云屋小帳也　按此當作幄說文無幄字

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按左氏襄三十年傳引詩淑慎爾止無載爾僞杜預以爲逸詩然則非此詩之異文也

實虹小子

傳虹潰也　按召旻蟊賊內訌傳同

秉心無競

韻補競其亮切開元五經文字竸傹去聲詩秉心無倞無倞維人今作競

拚云不逮

拚蓋伻字之假借

好是家嗇力民代食

按鄭不云稼穡當作家嗇則毛本作家嗇也傳云力

民代食無功者食天祿也鄭申其意而王肅所見之本誤衍一代字（鏞堂按代字即王肅所增）云代無功者食天祿也因曲爲之說曰有功力於民代無功者食天祿且改家嗇字从禾而不知代無功食天祿語最無理豈毛公而爲之乎

朋友已譖

箋云譖不信也則當作僭（鏞堂按正義本作僭釋經云僭差釋文譖本亦作僭）

反予來赫

毛作赫鄭作嚇

涼曰不可

按釋文職涼毛音良薄也鄭音亮信也下同所云下同者即此涼曰之涼是陸本皆作涼也正義上云毛以爲下民之爲此無中和之行主爲偷薄之俗此云我以信言諫王曰汝所行者於理不可是孔本上章作涼此章作諒以上章鄭易涼爲諒而此章毛本作諒非關鄭易也唐石經上作涼此作諒蓋從孔本然由文義求之恐未得毛意

耗斁下土

說文有秏無耗玉篇秏減也敗也引此詩廣韻秏俗作耗　按箋云斁敗也說文殬敗也引商書彝倫攸殬與厭斁字別

寧丁我躬

戴先生云寧之言乃也

如惔如焚

章帝紀今時復旱如炎如焚章懷注引韓詩如炎如焚　按韓詩作炎爲善說文炎燎也傳云惔燎之也蓋毛亦作炎也上文赫赫炎炎本或作惔是其明證

寧俾我遯

釋文本亦作遂　按周易遯鄭作遂

則不我虞

按虞娛同字之假借也詩序云以禮自虞樂（鏞堂按箋云虞度也夫會不度知我心箋義爲長抑用戒不虞毛傳不虞非度也閟宮無貳無虞箋云虞度也是毛詩虞度字作虞出其東門聊可與娛毛傳娛樂也絲衣不吳不敖毛傳吳譁也正義本作不娛云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是毛詩娛樂字作娛二字不相假借）

有嘒其星

說文𧭸聲也詩曰有𧭸其聲　按如史所云赤氣亘天砰隱有聲之類也今作有嘒其星殆非

往近王舅

唐韻正曰會言近止往近王舅皆附近之近而非近也　按釋文於近字每云附近之近者皆以別諸上

聲之近遠而非別諸辺字也古以遠近讀上聲親近讀去聲往辺王舅蓋言往巳王舅也古音同部假借此借辺爲巳傳以巳訓辺猶淇奧借簀爲積傳以積訓簀板借王爲往傳以往訓王箋又從而申明其說耳詩彼其之子左傳引作彼已禮記引作彼記大叔于田箋云忌辭也讀如彼己之子之己劉伯莊史記音義云亓古其字（玉篇亓古其字）說文亓讀若箕辺讀與記同知其己記忌亓辺字同在之咍部若近字乃在諄文部音轉讀若幾讀若祈在脂微部如會言近止與偕邇爲韻如周禮九畿故書作九近周易月幾望或作近望是也諄文與脂微近與之咍相去甚遠不相假借此詩如本近字則毛訓爲巳鄭讀如記如何可通故近爲辺之譌其說不可易也

夙夜匪解

懈之假借

愛莫助之

按爾雅薆隱也從毛傳當作薆

鉤膺鏤錫

說文引作鐊　按隸省作錫

鞹鞃淺幭

曲禮素簚注簚覆笭也釋文簚本又作幭疏引既夕禮乘惡車白狗幦王藻君羔幦虎犆注幦覆笭也疏詩大雅鞹鞃淺幭毛傳云幭覆式幭即幦也又周禮巾車作幎但古字耳三者同也少儀拖諸幦注幦覆笭也既夕禮鹿淺幦注幦覆笭周官經巾車犬幎鹿淺幎然幎豻幎注幎覆笭也春秋公羊傳昭二十五年以幦爲席何休注幦車覆笭　按說文幦髼布也从巾辟聲周禮曰駹車犬幦韓奕當同儀禮禮記作幦車笭字以幦爲正幭幎皆假借字簚又幭之變

鞗革金厄

按說文無鞗有鋚云鐵也一曰轡首銅也从金攸聲石鼓詩四車既安之下有鋚勒字焦山周鼎有攸勒字博古圖周宰辟父敦銘三皆有攸革字薛尚功鐘鼎款識周伯姬鼎有攸勒字寅簋有鋚勒字疑毛詩鞗革皆鋚勒之譌鋚勒猶唐宋人所云金勒古鐘鼎鋚省作攸後人不知爲鋚之省輒製攸下从革之字蓼蕭傳鞗轡也轡下落首飾二字鋚所以飾轡首下云沖沖垂飾貌正謂此飾也革者勒之省轡首謂之勒勒馬頭絡銜所以繫轡故曰轡首孔氏釋轡首云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甚誤載見鞗勒有鶬傳有

鞗謂有法度也玉篇鞗轡也亦作鉴䩭靶也勒也亦作革䩭同䩭廣韻鉴䩭頭銅飾又按爾雅轡首謂之革郭注轡靶勒也當云轡靶也革勒也說文轡馬轡也靶轡革也勒馬頭絡銜也羈馬絡頭也靮馬羈也銜馬勒口中也鑣馬銜也絡頭銜口統謂之勒所以繫轡故曰轡首轡革為人所把故曰靶漢書王良執靶吳都賦回靶今人曰扯手亦曰轡頭古之靶也轡也皆自人所把言之也今人曰籠頭曰嚼口古之轡首也勒也羈靮也銜也皆自馬首言之也鄴中記曰石虎諱勒呼馬勒為轡(見廣韻)知轡勒本為二物又按箋於采芑云鞗革轡首垂也於韓奕云鞗革謂轡也於載見云鞗革轡首也絕無定說而采芑尤誤轡可言垂轡首不可言垂矣於載見云鎗金飾貌合於以鉴飾勒之旨說文槅大車枙也(考工記作鬲說文作槅西京賦商旅聯槅潘安仁傳發槅寫鞍)軛轅前也軥軛下曲者左傳襄十四年射兩軥而還服注車軛兩邊叉馬頸者杜注車軛卷者昭二十六年射之中楯瓦繇胊汰輈輈入者三寸杜注入楯瓦也胊車軛(胊即軥之假借)小爾雅衡枙也枙上者謂之烏啄(當作枙上也枙下者謂之烏啄)釋名馬曰烏啄下向叉馬頸似烏開口向下啄物時也戴先生釋車軛謂之衡衡下烏啄謂之軥大車謂之軶謂之鬲按此詩作厄者軛之假借傳厄烏噣也烏噣即小爾雅釋名之烏啄也(古啄噣通用如爾雅生噣王逸九歎注引作生啄)釋文噣沈音晝是沈重讀不濡其噣之噣陸氏雖誤引爾雅而云噣爾雅作蠋是陸尚未譌為蠋也鞹以為鞃虦以為幦鉴以飾勒金以飾軛本四事也徐廣曰乘輿車文虎伏軾龍首衡軛(續漢輿服志作衡軛)索隱曰謂金飾衡軛為龍按文虎伏軾即經之虦幦金飾衡軛即經之金軛鄭箋不用毛說以厄為搤之假借云鞗革轡也以金為小環往往纏搤其轡合鞗革金厄為一事正義乃以噣譌蠋妄云厄烏蠋爾雅釋蟲文厄大蟲如指似蠶金厄者以金接轡之端如厄蟲然其說致為無理爾雅蚅蝎蠋字皆从虫與毛傳厄烏噣奚翅風馬牛不相及陸孔之牽合誤甚或曰上文曰錯衡矣又曰金軛不為複與曰衡謂橫木軛謂下向叉馬頸之軥史記索隱引崔浩云衡車枙上橫木也是衡為一物枙即軥為一物也屈原賦戴氏注云軛衡下兩軥也衡亦通謂之軛又士喪禮楔貌如軛上兩末疏云如馬鞅軛馬領鄭注云今文軛作厄此可見軛為正字厄為假借不識箋詩何以不知厄即軛也

出宿于屠

說文鄠左馮翊郃陽亭　按言左馮翊郃陽縣之鄠亭也一本作鄠陽亭誤困學紀聞所引同誤

炰鼈鮮魚

說文鮮魚名𩵹新魚精也　按周官經𩵹薧

其蔌維何

說文𩱧鼎實惟葦及蒲或作餗从食束聲

韓侯顧之

傳顧之曲顧道義也惠定宇曰列女傳齊孝公迎華氏之長女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授之綏自御輪三曲顧姬輿遂納於宮淮南子氾論昔蒼梧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也高誘注蒼梧繞乃孔子時人以妻美好推與其兄於兄則愛矣而違親迎曲顧之義故曰不可行也　按白虎通亦曰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

緜緜翼翼

按常武載芟之緜緜韓詩皆作民民小旻緜之膴韓詩皆作腜知四家詩字各有義例

懿厥哲婦

按此借懿爲噫與十月之交借抑爲噫同也抑懿同

在十二部入聲大雅抑外傳作懿

舍爾介狄

傳狄遠也　按以爲逖之假借

不弔不祥

箋云弔至也　按鄭作迅

草不潰茂

按毛云潰遂也與是用不潰于成傳同箋云潰當作彙非

職兄斯引

傳兄茲也　按桑柔傳兄茲也常棣傳況茲也並同韋昭國語注況益也說文茲艸木多益也

詩經小學卷第三

臧鏞堂録

詩經小學卷第四

金壇段氏

頌

假以溢我

按爾雅溢愼謐靜也又柲神溢愼也尚書惟刑之恤史記作惟刑之靜徐廣曰今文尚書作惟刑之謐此詩或作謐或作溢或作恤皆靜愼之意也作誐作何作假乃是異文左傳引詩何以恤我杜注云逸詩不以爲此篇異文朱子集傳合爲一是也而文王之神何以恤我其訓非也

維周之祺

按此從古本作祺作禎者恐是改易取韻（鏞堂按正義曰定本集注祺字作禎是毛詩作維周之禎三家詩作惟周之祺爾雅祺祥也某氏注引詩可證）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傳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　按此傳有脫文當云大王行道能大之文王又能安天之所作也鄭箋彼作謂萬民毛公則仍承首句作字正義云毛以爲大王居岐長大此天所生者彼萬民居岐邦築作宮室者文王則能安之孔訓彼作失傳意而可證毛傳有脫荒訓大康訓安也國語鄭叔詹曰周頌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生可謂親有天矣荀子王制篇引詩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楊倞注荒大也康安也言天作此高山大王則能尊大之文王又能安之天論篇引此詩注亦云大王能尊大岐山皆可證

既右饗之

按俗本作享非經典凡獻於上曰享食所獻曰饗如楚茨以享以祀下曰神保是饗此我將我享下曰既右饗之閟宮享以騂犧下曰是饗是宜尤顯然可證

懷柔百神

按宋書樂志宋明堂歌謝莊造登歌詞曰昭事先聖懷濡上靈然則六朝時本作懷濡百神也柔濡古音同是假濡爲柔當從集注本作濡注爾雅者引懷柔百神易其字也（鏞堂按毛詩作懷柔三家詩作懷柔樊光注爾雅引用皆非毛詩）

貽我來牟

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朿（作束誤）二縫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來麰　按一朿二縫或作一束二縫或作一來二縫而正義引說文作一麥二夆均不可解考廣韻引埤蒼作一麥二稃亦有誤當作二麥一稃乃合一稃二米者后稷之

嘉穀也一稃二麥者后稷之瑞麥也三苗同穗者成王之嘉禾也（見尚書大傳）旁出上合者漢時之奇木也說文當作二麥一稃二一互譌稃縫者音之譌又从朿者象其芒朿之形一朿二稃言二麥同一穎芒也

鞉磬柷圉

說文敔禁也一曰樂器椌楬也形如木虎从攴吾聲

和鈴央央

東京賦和鈴鉠鉠李引毛詩和鈴鉠鉠玉篇廣韻鉠鈴聲

佛時仔肩

傳佛大也　按此以佛爲廢之假借古廢佛音同釋詁廢大也四月廢爲殘賊傳廢大也用正字此佛時仔肩用假借字箋云佛輔也又以爲弼之假借（鏞堂按此以佛爲廢之假借四月則以廢爲怫之假借古廢佛怫皆同部聲相近）

莫予荓蜂

爾雅甹夆掣曳也　按毛傳作𢱭曳說文𢱭引縱也

有略其耜

爾雅畧利也釋文畧詩作略　按說文䂮刀劒刃也籀文作𠞤

有俶其馨

按傳云飶芬香貌（舊作也）假猶飶也俶字正取其香始升芬芳酷烈之意與飶字相配若作椒爲物與飶字異類傳不得云猶飶也詩言有菀有奭有鶬有敦瓜苦有俶其城句意皆同今從沈作俶字飶言香之貌也俶言馨之貌也

有捄其角

當作觩

不吳不敖

按方言吳大也吳之爲大於聲求之大言爲吳物之大者亦曰吳屈賦齊吳榜以擊汰王逸注齊舉大櫂也

我龍受之

傳龍和也　按此及長發毛以龍爲雝之假借故曰和也

婁豐年

今本作屢釋文唐石經作婁宋婁機班馬字類引詩婁豐年角弓釋文婁本亦作屢

駉駉牡馬

考周官馬政絶無郊祀朝聘有騭無騲之說校人職云凡馬特居四之一鄭司農云三牝一牡康成云欲

其乘之性相似也此云凡馬兼指六種五路之馬又康成計王馬之大數而引詩騋牝三千何嘗謂五路之馬無騲歟良馬通謂五路之馬倘皆無騲則通淫游牝豈專爲駑馬良馬豈皆駑母所生康成何以云種馬謂上善似母者也今俗以騍騭爲良自是尚力五路之馬皆不尚强且序云牧于坰野傳云牧之坰野則駉駉然正義云駉駉然腹幹肥張者所牧養之良馬也經文作牧爲是顏氏說誤據釋文則今本說文駫下引駫駫四牡唐時本作駫駫牡馬與今詩絶異云說文作驍不可考

在坰之野

說文駉牧馬苑也詩曰在駉之野　按許意言在駉之野卽在野之駉倒句以就韻

有驈有皇

爾雅黃白騜　按說文驈下引詩有驈有騜而無騜字葢或有闕遺

薄采其茆

廣韻三十一巧茆鳬葵說文作菲音柳又四十四有引詩言采其茆

狄彼東南

按抑用遏蠻方傳遏遠也左傳糾逖王慝

食我桑黮

說文黮桑葚之黑也　按當同衞風作葚

憬彼淮夷

說文矍讀若詩云穬彼淮夷之穬　按釋文憬說文作懬今說文懬下不引此詩葢穬當爲懬也

閟宮有侐

箋云閟神也　按說文祕神也鄭以閟爲祕之假借

稙穉菽麥

郭注方言穉古稚字五經文字云說文作穉字林作稺說文稙下引詩稙稚尗麥

實始翦商

說文戩滅也引詩實始戩商　按傳翦齊也毛意正當作翦

保有鳬繹

尚書及說文作嶧爾雅屬者嶧

庸鼓有斁

傳大鍾曰庸爾雅大鍾謂之鏞說文大鍾謂之鏞　鏞堂按古文尚書笙庸以閒作庸與毛詩合又爾雅李巡注曰大鍾音聲大鏞大也孫炎注曰鏞深長之聲是古本爾雅亦祗作庸金旁葢後來所加

執事有恪

說文作愙从心客聲

既戒既平

傳戒至　按此以戒爲屆之假借字也屆訓至而戒不訓至戒在一部屆在十五部異部假借也爾雅艐至也艐說文讀若䕫郭注方言艐古屆字亦合二字爲一本非一字也

鬷假無言

傳鬷總假大也　按言鬷爲緫之假借字鬷釜屬孔沖遠云鬷緫古今字非也又禮記嘏長也大也卷阿傳嘏大也賓筵傳嘏大也此本字也那傳假大也烈祖傳假大也皆以假爲嘏之假借字也楚茨傳格來也抑傳格至也此本字也雲漢傳假至也泮水傳假至也烝民元鳥長發義同此皆以假爲格之假借字也

奄有九有

韓詩作九域　按有古音如以域爲其入聲毛公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囿域亦於音求之

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校大戴禮用兵篇引詩校德不塞嗣武于孫子盧注以爲逸詩恐即二句之異文也

邦畿千里

尚書大傳圻者天子之竟也諸侯曰竟鄭注周禮方千里曰王圻詩曰邦圻千里惟民所止見路史國名紀信儀禮經傳通解續

爲下國綴旒

說文游旌旗之流也从㫃汓聲旒旌旗之流也从㫃攸聲無旒字

敷政優優

說文心部𢝊愁也从心从頁夂部㥑和之行也从夂𢝊聲詩曰布政㥑㥑　按俗以㥑爲𢝊愁字

不戁不竦

傳竦懼也　按當作愯說文愯懼也雙省聲

實左右商王

俗有佐佑字說文所無

冞入其阻

說文网部䍏周行也从网米聲引此詩五經文字說文作䍏隸省作冞見詩　按今隸應作冞各本作罙或作罙誤又廣韻䍏罟也冞冞入也冒也周行也分別誤

方斲是虔

傳虔敬也箋云椹謂之虔　按爾雅椹謂之榩釋文

榩本亦作虔然則爾雅本有止作虔者

詩經小學卷第四

臧鏞堂録

甘泉　林慰曾同校

讀風偶識目錄

卷一
通論詩序　通論二南
周南十有一篇
卷二
召南十有四篇　通論十三國風
邶鄘衛風
卷三
王風　鄭風
齊風　魏風
唐風
卷四
秦風　陳風
豳風補說　通論讀詩

讀風偶識卷之一

大名崔述東壁稿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六經自秦火後漢初諸儒傳而習之遂大著於當世然自後漢之末下逮六朝初唐而經義之晦者亦復不少何以言之尚書伏生傳今文歐陽大小夏侯說之孔安國傳古文馬鄭注之自永嘉之亂今文亡而古文孤行晉宋之際遂有妄人僞作古文尚書及孔氏傳至唐用以取士而孔鄭之古本亡尚書之旨遂晦詩在漢初有魯申公齊轅固生各以詩傳其弟子其先蓋皆本之於七十子雖不能無傳流之誤要大概爲近古其後燕韓嬰亦傳詩然其源流未必能逮齊魯之醇最後毛詩始出衛宏爲之作序多傅會於春秋傳文以欺當世否亦强爲之說而實以人與事學者不加細考以爲眞有所傳遂謂其書優於三家從而註之箋之由是毛詩盛行三家漸微逮於晉魏齊魯之詩遂亡韓詩亦不復行於世學者所見惟有毛詩童而習之不復知有他說雖淹博好古之士皆以爲經之本旨固然

而詩之旨亦晦矣蓋嘗思之易道高深聖人猶欲假年以學之固非學者所能輕窺而春秋游夏莫贊一詞雖有左公羊穀梁三賢者爲之作傳而聖人之意究難窺測惟詩書與禮乃學者所可幾是以聖人以爲雅言然禮多係儀文之末且其殘缺太多不足盡先王之大經大法故惟詩書爲最要而皆爲漢末晉隋諸儒之所雜亂良可惜也良可歎也幸而論語一書明白易曉復有孟子一書以羽翼之何晏集解雖無所大發明而未嘗偏執一人之見趙岐之解尤爲醇正及宋朱子爲作集註聖人之旨益顯學者賴之得以稍窺聖賢之藴然終不能不爲詩書惜也朱子雖作詩傳又命其門人蔡氏作書傳然皆未能盡駁詩序及僞孔傳之誤而世猶以朱子爲非非傳而從序者不可指數自余所見惟鄉野孤陋之士但知爲時藝者不與傳異同耳稍有學識則據序以議朱傳者十人而九余獨以爲朱傳誠有可議然其可議不在於駁序說者之多而在於從序說者之尚不少何則世所以信序者以其近古耳

齊魯韓毛均出於漢且三家俱在前何以此獨可信而彼皆可疑三家之書雖亡然見於漢人之所引述尚往往有之其說率與今之詩序互異如謂近古者皆可信則四家之說不應相悖相悖則必有不足信者矣豈非後世學者但見毛詩之序而遂不知其可疑耶朱子既以序爲揣度附會矣自當盡本經文以正其失何以尚多依違於其舊說此余之所爲朱子惜者也余之爲考信錄凡詩書之文有關於帝王之事者既已逐時逐事而辨之矣顧二南既不詳其時世而邶以下十二國風其事多在東遷以後是以罕有及者然亦往往於暇日就其所見筆而記之考信錄既成乃復綴輯而增廣之以拾其遺而補其缺竊謂經傳既遠時事難考寧可缺所不知無害於義故余於論詩但主於體會經文不敢以前人附會之說爲必然雖不盡合朱子之言然實本於朱子之意朱子復起未必遂以余言爲妄也嘉慶乙丑六月崔述識

余見世人讀詩當初學時即取詩柄連經文合讀之朱子

集傳略說本篇大意者俗謂之詩柄及長遂不復玩經文而但橫一詩柄於其胸中以為足矣其聰明者則多厭舊喜新偶見衞宏詩序輒據以為奇貨秘笈自謂曾見漢人之說宋人書不足復觀也於是序所言者必以為是而朱子所言者必以為非大抵今世之說詩者此兩端盡之矣余家舊藏有讀風臆評一冊刻本甚楷而精但有經文不載傳註其圈與批則別有硃印套板余年八九歲時見而悅之會　先大人有事不暇授余書（余幼不記憶為何事）乃取此

冊擕向空屋中讀之雖不甚解其義而頗愛其抑揚宛轉若深有趣味者久之遂皆成誦至十歲後始閱朱子詩傳亦不知何為詩柄又數年後始見詩序亦不知其可寶貴者何在以故余於國風惟知體會經文即詞以求其意如讀唐宋人詩然者了然絕無新舊漢宋之念存於胸中惟合於詩意者則從之不合者則違之但朱傳之合者多衞序之合者少耳嗟夫嗟夫安得世有篤信經文之人而與之暢論斯旨乎嘉慶丙寅十二月述

又識

通論詩序

一詩序乃後漢衛宏作唐人舊說以爲子夏毛公所作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陸氏云舊說起關雎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此說非也何者史記作時毛詩未出漢書始稱毛詩然無作序之文惟後漢書儒林傳稱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則序爲宏所作顯然無疑其稱子

夏毛公作者特後人猜度言之非果有所據也記曰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今衛宏作詩序現有後漢書明文可據如謂爲子夏毛公所作則史漢傳記從無一言及之不知說者何以不從其有徵者而惟無徵之言之是從也

一孔子魯人也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相與教授於齊魯之間故漢初傳經者多齊魯之儒子夏雖嘗教授西河然究在魯爲多觀戴記所言多在魯之事而論語稱子游譏子夏之門人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則子夏之門人在魯者不乏矣齊魯既傳其詩亦必并傳其序何以齊魯兩家之詩均不知有此序而獨趙人乃得之乎蓋自毛公以後傳其說者遞相增益遞相附會宏聞之於師遂取而著之序耳而後之人乃奉序爲不刊之典其亦可嘆也夫

一以序爲子夏毛公所作固已不可信矣尤可怪者宋程子以大序爲孔子所作小序爲當時國史所作夫論語

所載孔子論詩之言多矣若關雎章思無邪章誦詩三百以及興觀羣怨周南召南等章莫不言簡意該義深詞潔而詩序獨平衍淺弱雖有精粹之言亦多支蔓之語絕與論語之言不類豈得强屬之於孔子至於各篇之序失詩意者甚多其文亦殊不類三代之文況變風多在春秋之世當時王室微弱太史何嘗有至列國而採風者春秋經傳概可見也以爲太史所題誣矣嗟夫本草內經世以爲神農黃帝之所作矣六韜世以爲太

公之所作矣山海經明明載西漢之郡縣而公然以爲出於禹益月令明明載戰國之廛度而公然以爲作自周公彼術數之徒淺學之士苟欲尊其所傳以欺當世亦不足多怪不料儒者而亦蹈是習也

一舊說以詩序風風也以下至關雎之義也止多通論全詩因目之爲大序爲子夏所作及朱子作傳從程子以爲孔子所作而以樂得淑女以下數言析哀樂淫傷爲四事且以傷爲傷善大失論語之旨遂割屬之小序而

斷自詩者志之所之至詩之至也爲大序余按詩序自關雎后妃之德也以下句相承字相接豈得於中割取數百言而以爲別出一手蓋關雎乃風詩之首故論關雎而因及全詩而章末復由全詩歸於二南而仍結以關雎章法井然首尾完密此固不容別分爲一篇也至關雎麟趾之化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繫之召公明明承上文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而言故用然則字爲轉語若於詩之至也畫斷則此文上無所承而然則云云者於文義不可通矣由是言之序不但非孔子子夏所作而亦原無大小之分皆後人自以意推度之耳

一舊說以逐篇序其義者爲小序 鄭氏樵以首句爲大序下文所言爲小序程氏范氏則又以首句爲小序下文所言爲大序說皆與舊說異 隋經籍志稱序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益說者因是遂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作或以爲太史所題而其下乃衛宏所續余按序之首句與下所言相爲首尾斷無止作一句之理至所云刺時刺亂者語意未畢尤不可無下文則其

出於一人之手無疑也況宏果續前人之序蔚宗豈得歸功於宏而謂今所傳者爲宏作乎然乃爲是說者無他皆由尊崇序說太過惟恐言爲宏作則人輕之而不深信而無如後漢書明明有宏作序之文故不得已而分屬之以發端首句爲太史毛公所作而其下文乃歸之宏以兩全之嗟夫古人已往不能起九京以自明一任後人欲屬之誰卽屬之誰耳此可爲長太息者也

一齊詩魯詩皆自漢初卽著於世魯固孔子所居齊亦魯

之毘鄰蓋皆傳自七十子者書出既早則人見之者多而傳會較難且當漢初朝廷尚未敦崇經術則其說本於師傳者爲多其後經學益重諸家林立務期相勝傳其學者亦不能無傳會以逢時者然大要爲近古韓詩後起已非齊魯之比毛詩之顯又在其後書出既晚則師弟子私相授受雖多增其舊說傳以己意世亦無從辨之况嬰燕人萇趙人亦不能逮齊魯聞見之真也

一三家之詩雖不傳然見於漢人所引者尚多如以關雎

爲康王時詩以采薇爲懿王時詩以騶虞爲主鳥獸之官班氏以南仲爲宣王時人馬氏以出車爲宣王時事玩其詞意考其時勢皆得之則知齊魯之詩決有所傳非憑空妄撰者即賓之初筵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韓詩云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亦未見其不如刺幽王之說也毛詩序云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云云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毛詩之初亦必有所傳故柏舟淇澳皆深得詩人之旨但以其書晚出其徒之附會者過多雖無所傳者亦必揣度而爲之說或强取傳記以實之而有所傳者亦必增飾其說別出新意以斬勝於三家是以其說乖謬特甚不知漢晉諸儒何以盡棄三家而獨取毛詩也

一詩序好强不知以爲知孔子之修春秋也特二百年前事耳史冊尚在然已不能盡知往往闕其所疑三百篇之詩經秦火以後豈能一一悉其本末故史記稱申公教無傳疑疑者則缺不傳是當楚漢之際居於魯而得孔子之真傳者已不能盡知也今毛公乃趙人作序者

在後漢之初乃能篇篇皆悉其爲某公之時某人之事其將誰欺然其失經意在此其能使諸儒信之不疑者亦在此何者彼以爲教無傳疑者必有所不知此言之歷歷者必其無所不知者也余有族人子聰頴而無學術一日有鄉人來以古事相質問不知也遂妄言之鄉人既去乃謂余曰與鄉中愚人語不可言不知言不知則彼將輕我雖妄言之彼庸知其非乎彼見我言之鑿鑿惟有心悅誠服耳嗟夫申公詩不傳疑而先亡於西

晉毛詩逐篇皆序其由垂二千年而莫敢議其失乃知族人子之所見良是無怪乎元明諸儒之多以朱子詩序辨說爲非也

一詩序好以詩爲刺時刺其君者無論其詞何如務委曲而歸其故於所刺者夫詩生於情情生於境境有安危亨困之殊情有喜怒哀樂之異豈刺時刺君之外遂無可言之情乎且卽衰世亦何嘗無賢君賢士大夫在堯舜之世亦有四凶殷商之末尚有三仁乃見有稱述頌

美之語必以爲陳古刺今然則文武成康以後更無一人可免於刺者矣况邶風之雄雉王風之君子于役皆其夫行役於外而其妻念之之詩初未嘗有怨君之意而以爲刺平王宣公抑何其艱煉也尤無理者鄭昭公忽雖非英主亦無失道而連篇累牘皆指以爲刺忽之詩其所關於名教者豈淺哉至宋朱子始駁其失然自朱子以後說者猶多曲爲序解以議朱子之非吾不知其爲何故也

一詩序好取左傳之事附會之蓋三家之詩其出也早左傳尚未甚行但本其師所傳爲說毛詩之出也晚左傳已行於世故得以取而牽合之然考傳所紀及詩所言往往有毫不相涉者伐鄭之役五日而還而強屬之居處喪馬之章宋襄之亡衛在楚邱而猶欲以刀葦杭河而渡言仲則必爲祭仲言叔則必爲共叔亦有采而失其意者以賓周行爲官人斷章取義也而誤以爲閔使臣之勞以碩人篇證莊姜證其美也而誤以爲閔無子

之意蓋緣漢時風氣最好附會重黎也而以爲羲和太皡也而以爲包羲炎帝也而以爲神農以彼爲此比比皆然不之怪也漢書藝文志云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則是齊韓諸家已采左傳之事以附會之况於毛詩晚出作序者在後漢之初其取傳事以附會之更不待言漢末魏晉諸儒不加細核輒以爲其說有據遂篤信而不疑是詩序之失在附會

而其所以能使人信者亦在於附會也

一鄭氏樵云毛公之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余按左氏春秋在西漢時但未立學官耳張蒼賈誼皆傳左氏春秋不得謂之未出況毛公之詩傳之貫長卿長卿又從父貫公受左氏春秋長卿父子既可以受左氏春秋安見毛公遂不見左氏春秋也且又安知非長卿取左傳之事以附會於詩篇而傳之日久遂以為出於毛

公乎至於孟子儀禮亦非隱僻之書人所不能見者而序以昊天有成命為郊祀天地與國語之言正相左國語謂稱成王之德乃鄭氏反以為先與之合抑又誣矣又按鄭氏作詩辨妄痛斥序說乃不信毛詩者不知何以其言如此豈所傳異詞邪抑其說有初年晚年之別邪惜乎余之學淺居僻見書不多未能一一細考之也

一詩序好拘泥於篇次之先後篇在前者不問其詞何如必以為盛世之音篇在後者亦不問其詞何如必以為衰世之音不知詩篇傳流日久豈能一一悉仍其原次即如國風定之方中在載馳之前我送舅氏在黃鳥之後其顯然可見者安得篇次在前者皆以為美在後者皆以為刺詩乎如此說詩古人之受誣者多矣至若周頌二南尤非一世之詩乃定以二南為文王世周頌為周公詩雖其文之明言為平王成王者亦必委曲而歸之於文武則是吾意所欲與者即與之所欲奪者即奪之在我而已古人夫何能為謂白馬為非白馬豈但戰

國橫議之士能之乎哉

一以篇次論詩而不惟其詞是特世俗勢利之見耳京師鬻貨諸肆皆以字號為高下其有改業及歸里者則鬻其字號於人多者至數百金買貨者惟其字號不易則買之其貨之良苦不問也磁州產煙草楊氏之肆最著名余魏人皆往販其貨偶貨不能給則取他肆之貨印以楊氏之字號而與之販者不惜價食者無異言也夫以篇次論詩者亦若是而已矣余生平無他長惟以文

論文就事論事未肯有人之見存焉奈何說詩而但以篇次爲高下乎吾不知世何爲而信之也

通論二南

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自鄭孔以來說詩者皆以爲在文王之世朱子集傳因之旣皆以爲文王時詩勢不得不以爲有正而無邪於是漢廣之游女行露之速訟摽梅之迨吉野有死麕之懷春皆訓以爲文王德化所被風俗之美矣反覆熟玩之殊不其然關雎鵲巢等篇詞旣醇粹音復和平謂爲文王時詩可也然聖人德盛化深沒而民服其教或至百年（本大戴禮稱黃帝語）況歷武王以及成康重熙累洽久道

化成安在文王之世淳風美俗被絃歌者累累至武成康之世而遂絕響哉至漢廣行露以降則顯然不類盛世之事者甚多雖說者曲爲稱美終不免於瑕瑜互見謂其猶有先王之遺澤可也遂以此爲文王之德之化亦淺之乎論文王矣且二十五篇中文王太姒與凡文王同時之人未嘗一見所見者獨甘棠之召伯何彼襛矣之平王而此二人皆在武王以後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然則其餘特不見其名無可考耳其必皆在成康以後

無疑矣大抵開國之初俗多渾樸人尚躬行故作者少而歷時浸久則散軼者亦多太平既久風會日開文章漸盛故作者衆而爲時尚近則湮沒者亦少此乃時勢之常百代所同固不獨周爲然也乃後之說者於此二篇必委曲遷就矯揉經文以求合於傳說卽有一二有識之士斷然以此二篇爲武王以後詩而其餘仍以爲文王時詩甚矣先入之言之中於人心者深也又按齊魯韓詩說關雎者皆謂在康王之世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況魯者孔

子所居其所傳爲近正而史稱申公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必非無據而云然者惟謂爲陳古刺今則篇中初無此意當是漢時其徒附會爲之朱子非之是也成康正當周道之隆必世後仁豈無君子豈無淑女而必以爲文王之世乃有之乎關雎苟在康王之世則葛覃以下亦必皆在康王以後矣餘各見本篇中

舊說文王徙都于豐分岐故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使周公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鄭孔朱傳畧同至武王成王之世乃采其詩被之管絃鄭箋以爲武王世朱傳以爲成王世卽今周南召南是也余按詩書之文周公召公皆至武王之世始顯至成王之世始分陝而治於文王時初未嘗有所表見也周公文王子也召公之年當更少於周公當文王時懿親則有虢仲虢叔異姓大臣則有太顚散宜生閎夭南宮括雖太公之耆德元勳且不列於五人之數必無獨任周召分治內外而反不任舊臣之理況分故國之地不以

與諸弟諸大臣而獨賜二公乎詩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今按江漢汝墳皆非周地何以獨爲王者之風殷其靁稱南山之下何彼襛矣詠王姬之車明明周人所作不應反目爲諸侯之風也鄭氏蓋已覺其不合故改其說云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然漢廣汝墳之詩初不在鵲巢騶虞之上何所見此爲聖人之化而彼爲賢人之化乎朱子蓋又覺其不合故又改其說云

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然均之南國詩也何所見漢廣汝墳二篇之當雜之國中而殷其靁何彼穠矣周人之詩又何以反得之南國乎此無他皆由誤以二南爲文王時詩苦於其說難通故不得不展轉以曲爲之解耳不知周南召南原不以內外分而亦不在文王之世蓋成王之世周公與召公分治各采風謠以入樂章周公所采則謂之周南召公所采則謂之召南耳其後周公之子世爲周公召公之子世

爲召公蓋亦各率舊職而采其風是以昭穆以後下逮東遷之初詩皆有之由是言之二南不但非文王時詩而亦不盡係成康時詩矣

向來諸儒之所以務訓二南爲文王時詩者皆由不解風雅之分但見東遷以後雅音斷絕降爲王風因誤以雅爲天子之詩風爲侯國之詠遂謂克商以前詩爲二南克商以後詩爲二雅東遷以後詩爲王風故以二南爲必在文王之世耳不知風雅之分分於詩體不以天子與諸侯也

天子之畿未嘗無風諸侯之國亦間有雅故豳亦王國詩也乃不爲雅而爲風賓筵抑戒衛武公之詩而列於二雅蓋由西周盛時方尚大雅故風與小雅皆不甚流傳惟周南關雎之三召南鵲巢之三與麟趾騶虞及鹿鳴魚麗等篇乃燕射時所歌是以人皆習之而流傳於世此外或有一二傳者然亦僅矣其後大雅漸衰小雅始盛小雅又衰而風始著是以盛世之音少衰世之作多非天子之畿其詩皆當爲雅而不得爲風與南也且南者乃詩之一體序

以爲化自北而南亦非是江沱汝漢皆在岐周之東當云自西而東豈得云自北而南乎蓋其體本起於南方北人效之故名以南若漢人效楚詞之體亦名之爲楚詞者然故小雅云以雅以南自武王之世下逮東周其詩而雅也則列之於雅風也則列之於風南也則列之於南如是而已不以天子諸侯分也由是言之二南固不必在文王世也

朱子亦以二南爲文王時詩也又有故蓋儀禮鄉飲燕射

等篇有歌關雎葛覃卷耳及鵲巢采蘩采蘋之文而世儒相傳以儀禮爲周公所作朱子信以爲然故謂此詩常在周公前耳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今儀禮之文繁甚而聘食之禮籩豆牢米之數又奢甚則其爲後進之禮而非周公之制明矣襄王賜齊侯胙命無下拜齊侯下拜登受是春秋以前君雖辭臣未有升而成拜者也至孔子時始有升而成拜者故孔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

泰也今儀禮君辭之後遂升成拜然則其書固在春秋後矣春秋之末家臣始有稱大夫爲公者至戰國初晉韓趙魏氏遂僭稱爲諸侯而仍朝於晉君魯之三家亦皆稱公今燕射之禮諸侯之臣有諸公若非作於戰國之世安有是稱由是言之儀禮必非周公所作明甚且邶鄘十二國皆非一時詩二南豈必皆一時詩哉儀禮所歌者惟關雎鵲巢數篇耳謂此數篇爲文王時詩尚無大失也因此數篇之故而并漢廣行露標梅野有死麕等篇皆訓以爲文王之化說有不可通則委曲以爲之解而詩人之意盡失矣

甚矣特識之難也世之論者惟其名而已矣今夫風雨之云胡不喜何異於菁莪隰桑之文即木瓜之永以爲好未必非溯游縶維之意而傳以爲淫奔無他爲其在鄭衛也標梅之感時野有死麕之懷春明明非端人貞女之所爲而自毛鄭以來皆訓以爲文王之化風俗之美無他爲其在二南也四牡之行役出車采薇之伐戎何異於六月采

芑之詩乃在菁莪以後則以爲其人所自作在魚麗以前則以爲君上代敘其勞苦憂傷之情以勞之者詞同說異何以稱焉今試取六月采芑而以勞詩釋之何處見其不可者然則是論詩者不惟其詩而惟其正變也嗟夫天下事之不求其實而但狥其名者豈可勝道哉有生員以試五等降青衣每歲試提學者以其青也輒置之四等一日入試自改試卷上青爲增遂得二等則是試之優劣在增與青不在文也然此猶在場屋也茅坤以知文名於舉業

最重唐荆川順之或取徐渭作僞稱順之以示坤坤卽書其尾云非荆川不能爲此文旣而知爲渭作乃取覆觀而更書云固是傑搆惜後半稍弱耳然則以人論文雖名士亦爲之矣然此猶論舉業也漢董仲舒疏論災異武帝下羣臣議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由是下仲舒吏然則漢儒之所尊信與所詆譭但視其爲師所爲與非師所爲初亦未嘗有眞是眞非矣然此猶論當時之書也不意名儒之釋六經亦復如是然後知狥名定論乃世之通情無古今無智愚賢不肖皆若是而已矣士之處貧賤而文不見重於世復何怪爲今世之士每稱人之諛富貴而毁貧賤者爲勢利然勢利之情豈獨在富貴貧賤間哉苟不察其實而但以名輕重之與世俗雖有清濁之分而其爲勢利則一也余嘗與諸同學論及場屋皆以場屋爲無憑也廣平栗太初元曰場屋雖無憑然尚微有憑若我與君之文猶可望萬一若居平出以示人誰其稱之然則糊名易書亦有不可廢者矣今欲讀詩必取三百篇

之次紊亂之了無成見然後可以得詩人之旨故余之論詩惟其詩不惟其正與變嗟夫嗟夫此固未易爲人道也

周南十有一篇

周南十有一篇關雎三篇立夫婦之準樛木兩篇通上下之情所謂家齊而後國治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非盛治之世烏能若是是以取之以冠全詩舊說以此五篇皆爲太姒之德然玩其詞意未見其必爲太姒者毛傳鄭箋亦但言爲后妃并未指爲何王之后在文王太姒之德固應如是卽文王太姒之化亦當如是正不必定屬之太姒也所謂君子云者乃諸侯大夫之通稱而葛覃之刈卷耳之

采皆不似諸侯夫人事且關雎取興於河洲荇菜亦似臨河近水之國岐陽少水多山距河絕遠風土殊不相類恐未可直以爲太姒也朱子蓋亦覺其不合故訓河云北方流水之通名然此乃近時之俚俗然耳三代以上不如是也故今人稱河必加黃以別之經傳之文則但稱河於他水亦皆稱爲某水恐不容藉此爲說詩者解也桃夭以下五篇舊說亦以爲文王太姒之化然玩其詞意桃夭祝婦宜家淳風未改爲盛世之詩無疑兔罝賢才在野巳由盛之衰矣至南有喬木見游女而思求遵彼汝墳憂王室之如燬顯然衰世之音然發乎情而能止乎義嗟其勞而復幸其邇先王之遺澤尚存也是以聖人猶有取焉由是言之周南固非一世之詩概訓以爲文王之化失之遠矣惟麟趾篇詠公族之美與關雎諸篇皆當爲盛世之詩乃反列於汝墳後者蓋因其詩別爲一體且取其與關雎相爲首尾之意也說並見各篇中

關雎

此篇毛鄭以爲后妃之德欲求淑女與其職事然首章明言淑女爲君子之好逑若以妾媵當之則稱名不正不可以爲訓朱子以爲欲求淑女以配君子而成內治其說當矣但以寤寐求之琴瑟友之者爲宮人則語意尚未合細玩此篇乃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寫其哀樂之情耳蓋先儒誤以夫婦之情爲私是以曲爲之解不知情之所發五倫爲最五倫始於夫婦故十五國風中男女夫婦之言尤多其好德者則爲貞好色者則爲淫耳非夫婦之情卽

爲淫也魏文侯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上承宗廟下啟子孫如之何其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知好色之非義遂以夫婦之情爲諱并德亦不敢好過矣關雎三百篇之首故先取一好德思賢篤於伉儷者冠之以爲天下後世夫婦用情者之準不可謂夫之於婦不當爲之憂爲之樂也若夫婦不當爲之憂樂則五倫中亦不當有夫婦矣

窈窕淑女淑賢也善也窈窕洞穴之深曲者故字從穴後世誤以爲美麗之稱喻其深居幽邃而不輕得見也不好色而好德故無一言及於容色服飾之美婦當從人女貴自重故以深居幽邃貞靜自守爲賢夫婦之道不可苟焉而已故曰寤寐求之常女易得賢女難求深居幽邃之女尤不易知故有求之不得輾轉反側之思惟其求之也難則其得之也喜故有琴瑟之友鐘鼓之樂所謂陰陽和則萬物生夫婦和則家道成者也其取興於雎鳩者傳謂摯而有別是已其取興於荇菜者菜在水中潔而難取潔以喻女之貞難取以喻女之難求蓋夫婦之道男先乎女此下兩篇皆言婦德故冠之以此篇明女子之所以能盡婦職者由於其夫之貴德求賢故也毛鄭但以爲后妃之德失其旨矣關雎一篇言夫婦也即移之於用人亦無不可何者夫之欲得賢女爲婦猶之欲得賢士爲臣一也果賢女與必深居簡出而不自炫耀果賢士與必安貧守分而不事干謁非寤寐求之不能得也是以古之聖帝明王咨於岳牧於衆或三聘於莘野或三顧於草廬與關雎之輾轉反側何以異焉然及其既得則志同道合恭己無爲而庶績咸熙所謂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者也故曰勞於求賢逸於得人豈不信與三百篇皆可作是觀故采蘩一詩言祭祀也而傳引之以美秦穆舉人之周惜乎後人之多爲序說所拘也

葛覃

此篇據毛鄭說以爲后妃在父母家女功之事言告言歸謂將嫁污私澣衣謂師氏告以適人之道既於文義牽強

而與下歸寧父母之文亦相悖且謂葛施喻形體之長大葉萋喻容色之美盛其義尤爲不倫朱傳以爲絺綌既成告師氏使告於君子以將歸寧之意獨爲深得詩人之旨至所稱貴而能勤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語尤精切可謂善於說詩者矣然尚似有未盡焉者何者詩之爲體多重末章而前特爲原起此篇本爲歸寧而作然不遽言歸寧先言葛葉之生時鳥之變感物思親此其時矣然而絺綌未就婦功未成不敢歸

也待葛既盛製爲衣服婦功成矣夫家之事畢矣可以歸矣而仍不遽歸也乃藉師氏以請於夫而云害澣害否猶爲不敢必之詞焉其敬事而不敢顧其私尊夫而不敢擅自主爲何如哉歸寧父母孝也人子之至情也猶不敢專如此況其他乎若夫朱子所言固爲美德然富貴而勤儉尚未足爲大節而歸寧父母亦女子之常惟是女子以夫爲天義不當顧其私而後世婦人以恩勝義者多以義裁恩者少至於等夷視夫尤近時之敝俗是以關雎既得淑女卽次之以此篇此乃婦德之第一義也

三代以上婦人罕有自專者罕有敢自顧其私者雖至其子之世猶然文嬴君母也其請三帥也詞甚婉先軫斥之而不怒也成風僖公所生母也其請恤須句也詞甚正不敢以其私親煩國人也其不然者惟晉悼夫人一人耳然司馬侯歸田不盡亦無如之何城杞之役諸侯譏之不謂平公之善承親志也蓋緣先王以此等詩爲教耳濡目染是以其時婦人習爲當然卽有一二欲易之者而男子亦

共以爲非勢不能行教之入人深矣後世婦人愛其母家率甚於其夫家當其夫時且多專行而不顧者況其子之世乎豈非教廢於上則俗變於下哉此二南所以爲王化之基惜乎先儒之論皆未及乎此也故余略其小者弗論而取其大有關於名教者論之

卷耳

此篇據毛鄭說以爲求賢審官寘周行爲寘賢人於列位馬虺隤爲閔使臣之勤勞然以夫人而我其臣言太親狎

非別男女遠嫌疑之道兇牝雞之晨維家之索人君之職
而夫人侵之如是豈可爲訓哉官人之說雖本之春秋傳
然古人引詩多斷章取義不可執也傳美秦穆之用孟明
而云于以采蘩于沼于沚豈采蘩一詩卽爲舉人之周者
言之乎朱子以爲婦人念其君子者得之但以我爲自我
其身則登高飲酒殊非婦德幽貞之道卽以爲託言而語
亦不雅竊謂此六我字仍當指行人而言但非我其臣乃
我其夫耳我其臣則不可我其夫則可尊之也親之也春

秋經傳於本國皆我之齊師伐我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
兵是也寘彼周行卽指所懷之人猶大東之言佻佻公子
行彼周行也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念道途之險阻行役之
艱難也我姑酌彼金罍惟以不永懷愛之至故欲其自寬
而不忍以燕好之情損其身也如是則於文爲順而於義
亦爲長無錦衾角枕之思而但有夙夜風霜之慮是其情
發乎正而不流於昵可以爲訓於後世矣是故二南之首
以關雎者男先乎女之義也次以葛覃婦敬夫也又次以
卷耳婦愛夫也愛易而敬難故先敬而後愛能如是之敬
愛其夫夫之所以寤寐求而琴瑟友也易傳所謂夫夫婦
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者此也故古人以此爲燕射
房中之樂而不爲二南如正墻面也然要之均不似后妃
事也

樛木　螽斯

序及朱傳皆以樛木爲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螽斯
爲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余按螽斯之旨當如序傳所

云若樛木則未有以見其必爲女子而非男子也玩其詞
意頗與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詩相類或爲羣臣頌禱其
君亦未可知要之此二詩者皆上惠恤其下而下愛敬其
上之詩文王太姒之德固當如是卽被文王太姒之化及
沐其遺澤者亦當有之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
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況周三分有二文王
太姒之化如風行草偃者哉故讀此詩者觀其上下一體
誠意相孚恍然猶見盛世之風熙皞之象於以知文王太

姒之化之神且遠正不必定屬之文王太姒而後見其美也朱子辨柏舟篇序云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時世名氏不可以强而推至哉斯言可謂善於讀詩者矣獨於關雎以下五篇而必屬之文王太姒者何哉余從朱子之意是以不敢盡從朱子之言說並見前篇首周南條下

桃夭

此篇語意平平無奇然細思之殊覺古初風俗之美何者婚娶之事流俗之所豔稱爲壻黨者多以婦之族姓顔色爲貴而誇示之碩人之詩是也爲婦黨者多以壻之富盛安樂爲美而矜言之韓奕之詩是也俗情類然蓋雖賢者有不免焉今此詩都無所道祗欲其宜家室宜家人其意以爲婦能順於夫孝於舅姑和於妯娌卽爲至貴至美此外都可不論是以無一言及於紛華靡麗者非風俗之美安能如是第謂其婚姻以時猶恐未盡此詩之旨也

兔罝

此篇據春秋傳郤至之言以公侯干城爲盛世事公侯腹

心爲衰世事序及朱傳則皆以爲化行俗美賢才衆多故詩人美之余玩其詞似有惋惜之意殊不類盛世之音何者世之盛也公侯皆汲汲以求賢卿大夫咸搜剔巖穴以充百職事朝既不聞倖位野安得有遺才太平日久上下恬熙始不復以進賢爲事是以世胄常躡高位而寒畯苦無進身之階文士或間一遇時而武夫尤難以逢世以故詩人惜之曰此林中之施兔罝者其才皆公侯之干城公侯之腹心也惋惜之情顯然言外不然旣足爲干城爲腹

心矣何以爲公侯者猶聽其託跡於中林寄情於兔罝哉以一篇兩屬之固非是卽以爲俗美賢多亦恐未合詩人之語氣也

兔罝一篇乃由盛而之衰之詩蓋盛則賢才聚於廊廟干城腹心之材不棄於中逵中林之地衰則風俗日偷人材漸少中逵中林之地亦罕有干城腹心之材惟盛之後衰之初卿大夫世祿者多不必皆有才能而在下之美俗淳風尚未大變是以畎畝之間往往有奇才可寄爪牙者於

斯時而乘人爲振作之久之而風俗遂日啟關雎桃夭之化遂變而爲喬木游女之風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焉故孔子曰詩可以觀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亦奚以爲豈不信哉豈不信哉

芣苢

此篇序云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傳云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妊焉余按藥之治難產者甚多不必其車前也自漢以來婦人無不樂有子者亦不必其文

王時也朱子以爲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於理爲近然婦人挑菜乃田間常事豈必化行俗美而後然哉余謂此詩詞意必有所謂後世失其旨耳昔唐武氏生四子已殺其長子宏復欲殺其次子賢賢作黃臺瓜詞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自可四摘抱蔓歸其後肅宗信讒殺其子倓代宗時爲太子憂危之甚李泌乃爲帝誦此詞由是代宗得以不廢豈非其詩之足以感人哉然苟不知其旨則亦淡而無味瓜好瓜稀何殊里巷之俗談耶芣苢之詩與此正同既莫知其事迹故不得其解耳然反復諷誦之殊於事勢亦有足興感者斷章取義亦足以資語言正不必曲爲之說也

漢廣

此篇序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朱傳亦云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閒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

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余按女子處於閨中正也不得已而出饁彼南畝可也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可也女而游其俗固已敝矣男子見之賤之可也置不爲意可也從而愛之慕之則俗之敝爲尤甚以是爲端莊靜一彼不游者又何以名之以是爲聖人之化豈聖人之化但能使之不可求而不能使之不游不能使之不愛慕乎蓋此詩乃周衰時作雖不能閑於禮而尚未敢大潰其防猶有先王之遺澤焉以爲文王之世失之遠矣江去

周都千數百里漢亦將及千里謂由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亦誤

汝墳

此篇序云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朱傳云汝墳之人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王室指紂所都也父母指文王也余按伐枚伐肄皆非婦人之事而惄如調飢不我遐棄之語亦不類妻之施於夫者車鄰之見君子傳以爲君矣菁

莪之見君子傳以爲賓客矣何所見此見君子之必爲其夫而非他人者況久別重逢方深忻慰易妻薄俗寧至關懷亦不應以不遐棄爲幸也湯誓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牧誓曰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則是桀紂之暴原不行於畿外詩人何必代爲之憂而汝之距豐千有餘里亦無緣謂之孔邇也且前兩章方言其夫末章忽置其夫不言而言文王與紂前後語意毫不相貫古人寧有此文法乎細玩此詩詞意與序傳所言了不相似竊意此乃東遷後詩王室如燬卽指驪山亂亡之事父母孔邇卽承上章君子而言汝水之源在周東都畿內蓋畿內之大夫有惠於其民者其民愛而慕之以其仕於王朝故未得見周室既東大夫避亂而歸其邑而後民得見之故傷王室之如燬而轉幸父母之孔邇也如此似於文義較順而章法亦相貫姑識其說如右

麟趾

麟趾一篇序說略得大意而以公子屬之衰世則非是此

篇極言仁厚之德浹於子姓非極盛之世不能安得反謂之衰其所云無犯非禮者語亦殊淺惟朱傳稱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其言深得詩人之旨但未必在文王時耳此詩措語不多而贊美之意溢於言表略與召南騶虞相類而章末皆以吁嗟結之有一唱三嘆之音在詩中別爲一體故皆附於二南之後亦取其與關雎鵲巢相爲首尾之意彼王化之基此王道之成所謂金聲而玉振之也

讀風偶識卷之一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讀風偶識卷之二

大名崔述東壁稿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召南十有四篇

召南十有四篇舊說皆以爲文王之世南國之詩今以經傳考之鵲巢三篇皆燕射時所歌當爲成周盛時所作甘棠乃周人之思召公者召公沒於康王之世則此詩作於康昭之際明甚何彼穠矣篇中稱平王之孫則爲東遷以後詩無疑也以詞意觀之鵲巢三篇乃治內齊家之事頗

類周南關雎之三行露獄訟失宜朝政初衰亦似在周南兔罝之日摽梅之迨吉野有死麕之懷春與南有喬木之游女事相類也何彼穠矣之稱平王與汝墳之憂如燬時相近也然則其詩先後固不一時不得皆以爲在文王世也至謂爲南國之詩惟江有汜一篇有明文耳若殷其靁何彼穠矣乃王畿人所作其餘諸篇皆無明文亦難懸定然則非但不皆在文王世而亦非盡南國詩矣惟騶虞乃射時所歌與鵲巢等篇同而反列於後者猶周南之後而殿以麟趾也說並見各篇中

鵲巢　采蘩　采蘋

鵲巢何以居召南之首也所以教女子使不自私也巢鵲之巢而鳩居之言此國此家皆夫之所有非己所得私也大凡女子之情多私夫所有爲己物不體其夫之心而惟己情是狥故有視其前子庶子遠不如己子者有疎其夫之兄弟而親己之兄弟者不知此家乃夫之家此國乃夫之國當視夫之親疎以爲厚薄鳩但居鵲之巢而已不得遂以爲鳩巢也必如是然後可以配其夫是以于歸之日

百兩御之待之隆者責之重也方之者何量度之也盈之者何生聚之也鵲有巢而鳩居之非但享其成業而已亦必將有內助之功然後可以無愧於婦職耳大抵召南前三篇與周南前三篇略相類其首二篇皆言初婚次四篇皆言女子之事惟其所居乃鵲之巢是以采蘋蘩奉宗廟而不敢少怠也故以此六篇冠於二南之首以明國之當本於家而以關雎鵲巢兩篇冠於葛覃采蘩諸篇之首以

明婦之當統於夫古人於此蓋有深意存焉序第以爲后妃夫人之德失之遠矣

采蘩采蘋何以次於鵲巢後也所以教女子使重宗廟也人所以娶妻者非徒共其安樂也必將有所重責之也婦所以事夫者非徒餙其儀容也必將有以重報之也重蓋莫重於宗廟矣故舉祭祀而言之也且夫人君媵妾多矣卽士大夫亦不乏人何以獨於妻殊之而與爲敵體誠以同奉宗廟之故故重之也然則爲女子者必與夫爲一體

體夫之心以事夫之宗廟而保之無或失乃足以答夫之重禮故以祭祀之事諄諄言之其所以警戒女子者深矣

又按采蘋一篇齊詩在草蟲前今毛詩則在草蟲後據禮燕射篇文笙入立於縣中北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則是采蘋當與鵲巢采蘩相屬不當反在草蟲之後齊詩之次是也毛詩誤矣

祭祀之事多矣爲俎孔碩爲豆孔庶何爲斤斤於蘋蘩之微物也曰此古人貴誠之意也春秋傳云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蓋有誠敬之心凡事致其精潔則雖沼沚之中蘋蘩之菜皆可以奉宗廟不在於備物也抑傳又有之秦穆公用孟明而修國政以霸西戎則引采蘩之首章以美其舉人之周與人之壹然則是義也亦可通於用人何者沼與沚非難至之地也蘋與蘩非難得之物也采之用之卽可以共公侯之事是知天下未嘗無才人主苟能求之則隨地皆可以得人所謂舉人之周者此也苟能任之則隨事皆可以奏效所謂與人之壹者此也

信乎古人之善於說詩觸類可以旁通而非後世爲章句訓詁者之所能及也

周南召南何爲皆先言婦人之事也曰此先王慮天下之遠也蓋天下之平必由於國治國之治必由於家齊故太任思齊太姒嗣音而周以興牝鷄司晨而商以亡褒姒寵申后廢而周亦以東遷毋以婦人爲輕婦人之所關於與亡者正不小也故二南之始卽教之以此所以正其本而柔其心使不至於敗國而亡家也後世不達此意惟務徇

婦人之情而婦人亦惟欲狥已之志是以西漢有呂氏之禍王氏之簒東漢尤以毋后專政爲常其所親則貴寵之非其所親則疎遠之若天下爲已之故物者而不復顧宗廟之隕墜豈非此義之不明哉馴至唐之武韋而禍益烈蔑以加矣孔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信乎其加正牆面也

草蟲

草蟲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箋云未見君子謂在塗

時也既見謂同牢而食也余按女待人而行者也女子之嫁亦有不得已焉故曰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又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今以未得同牢爲憂已得同牢爲喜無恥甚矣安在其能以禮自防乎且既問名納采聘之爲妻矣寧有不與同牢之理而煩女子之過慮乎朱傳以爲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說爲近是但玩其詞意未見其當爲大夫之妻亦未見其必爲妻之思夫也小雅與諸國風稱見君子者多矣皆不訓爲思其夫車鄰風雨菁莪隰桑蓼蕭何獨汝墳草蟲在二南中即爲思夫詩乎既不可知其人無寧缺之不必强以命之致失詩人之本意也

甘棠

甘棠序以爲美召伯朱傳以爲後人思其德愛其樹而不忍傷按春秋傳云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則是此詩乃召公既沒之後百姓思慕而作焉者朱傳之說是也至箋稱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

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亦非是甘棠之陰能庇幾人而於此聽斷乎朱傳以爲或舍甘棠之下得之箋又稱召公爲二伯故言伯亦誤宣王時穆公亦稱召伯詩有家伯春秋有單伯豈必爲二伯然後稱伯乎又按召公沒於康王之世則此詩作於康昭之際明甚自此以下八篇蓋皆昭王以後之詩是以其事則瑕瑜互見其詞意亦與前五篇不類然則獨前四篇爲康王以前詩也

行露　羔羊

行露序云召伯聽訟也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劉向列女傳謂申女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不可而夫家訟之故女作此詩朱子集傳全用序說而釋室家不足之文則又兼采劉義余按召公從武王定天下相成康致太平其精明果斷必有大過人者強暴之男將畏罪之不暇安敢反來訟人即訟矣召公亦必痛懲之而不爲之理安有反將貞女致之獄中者哉且所謂禮未備者儀乎財乎儀邪男子何惜此區區之勞而必興訟訟之勞不更甚於儀乎財邪女子何爭此區區之賄而甘入獄婚娶而論財又何取焉揆之情理皆不宜有細詳詩意但爲以勢迫之不從而因致造謗興訟耳不必定爲女子之詩如序傳云云也且此篇在甘棠之後召伯既沒甘棠乃作則此必非文王時詩明矣

羔羊序云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余按羔裘大夫常服退食大夫常事初不見有所謂節儉正直者鄭箋訓退食爲減膳訓自公謂從公以爲

節儉正直之證然獻可替否乃爲正直從君豈得謂之正直退食之下係以自公狀以委蛇明謂退自公朝豈得以退爲減朱傳以爲退朝而食於家從公門而出其訓當矣然既不用鄭氏之解何以仍襲節儉正直之說節儉正直究於何見之乎惟朱傳所謂從容自得者於理爲近然則此篇特言國家無事大臣得以優游暇豫無王事靡盬政事遺我之憂耳初無美其節儉正直之意不得遂以爲文王之化也

蓋此二篇皆周道漸衰穆王以後所作故皆次於甘棠之後無故而速訟獄百姓固已不得其平矣爲大夫者夙興夜寐扶弱抑强猶恐有覆盆之未照乃皆退食委蛇優游自適若無所事事者百姓將何望焉文王之民可謂安矣然猶視民如傷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大夫安得自暇逸乎合觀二詩明係太平日久諸事廢弛之象正如金史所云宰相皆緩語低聲以爲養相度以致萬事不理然者豈得以爲文王至治之時詩乎且余嘗見今之爲州縣

者矣或早起晏眠勤於職業則百姓皆得自安於畎畝若從容暇豫而不事事則吏胥作奸强凌弱衆暴寡四境之內莫不嗟怨故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正此謂也自以此爲文王之化於是百姓之獄訟日繁大臣之優游養望皆視以爲固然政與詩判然而不相入矣

殷其靁

此篇序以爲大夫遠行其室家勸以義今玩其詞意但有

思夫之情絕不見所謂勸義者何在箋謂歸哉歸哉勸以爲臣之義未得歸也詩明明望其歸而箋反謂勸以不歸與經正相悖戾朱子但謂思念其夫無勸以義之意是也然雖思念而無感傷之情怨尤之語則是婦人猶知大義不至以私害公卽此見先王之遺澤未遠正與周南桃夭之詩相類雖平平無奇而非後世所能及也然則作詩之時上距成康之世猶未甚遠也

摽梅　野有死麕

摽梅序以爲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朱傳從之謂女子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强暴之辱也野有死麕序以爲天下大亂强暴相陵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朱傳從之謂女子貞潔自守詩人因所見而美之也余按男先乎女正也以女求男無恥甚矣况不俟備禮而欲以一言定約貞者固如是乎女子之職女紅而已懷春則心固已蕩矣以男誘女不良莫甚焉何以尚稱爲吉士乎文王治化旁敷計必先被於男子而後及於女子今如

序傳所言行露摽梅野有死麕三詩男無不强暴者女無不貞潔者何聖人之化感女易而感男難乎蓋此二詩原不作於文王之世其詩意亦必不如序傳之所云者大抵古人觸目而會心借物以言情所言者此而其意不必果在此要在讀者善會之耳孔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此豈爲爲山者言之乎然猶云譬也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則但言松柏矣聖人豈果爲松柏賦乎况詩之爲體尤多假

事以喻其意但取其理之足以相明情之足以相感而不得盡執所言者以爲實是以春秋傳晉執衛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晉韓起聘于鄭鄭六卿餞之於郊子大叔賦褰裳韓起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鄭伯享晉趙孟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若如序傳所釋則三子之取義爲不倫矣然則此二篇者當時必有所指但世遠書軼不可考其爲何事耳讀者且宜從

容涵詠以玩其文理意趣不必定以强暴公行爲文王之化也

小星 江有汜

小星序云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江有汜序云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朱子集傳亦用其說余按世之盛也上惠恤其下下敬事其上讓於德而循於禮服於善而感於恩何至諉於命之不同至於以命自解則在上者惠固無以逮下而在下者亦未嘗心悅誠服矣即江有汜之後也悔亦似望其悔者未必其眞悔也細玩二詩詞意皆在上者不能惠恤其下而在下者能以義命自安之詩或果媵妾之所自作或士不遇時者託之媵妾以喻其意均不可知要之皆足以見先王之化入人之深上雖不能厚施於下而下猶不敢致怨於上安於命而望其改依然忠厚之遺也故此二篇當與周南之樛木螽斯參看

讀樛木螽斯者當知爲上者無論男子女子皆當惠愛其下而後能得其下之愛戴歡悅讀小星江有汜者當知爲下者亦無論男子女子雖上之惠不逮於下而皆當恪其其事不可有怨尤其上之心其庶乎不愧於讀詩矣然則此二詩固瑕瑜不相掩者謂爲文王之化盛世之音失其旨矣

何彼襛矣

何彼襛矣一篇明言平王之孫其爲東遷後詩無疑鄭漁

仲囪已言之矣蓋此詩雖晚作然以王姬下嫁而不侈言其貴寵盛稱其車服但以肅雝美之則是猶有先代淳樸之遺是以聖人猶有取焉乃毛傳云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夫經明明言爲平王而傳猶以爲文王然則經之未嘗言爲某王而傳强屬之文王者豈可勝數哉且稱爲平王者謂非平王宜臼則其稱爲莊公穆公者亦可謂之非魯侯同秦伯任好乎王氏安石乃以書之寧王爲比劉氏瑾又以大雅之稱辟王商頌之稱元王武王曲

爲之解强詞奪理抑又甚焉何者夫所謂寧王者猶其稱哲王也所謂辟王者猶其稱君王也可以稱此王亦可以稱彼王故寧王或以爲文或以爲武泛稱之則可耳若云寧王之孫辟王之孫則不知其果出於何王也古人寧有如是不通之文理乎至商以元王稱契未聞相土上甲微之亦爲元王也以武王稱湯未聞太甲武丁之亦爲武王也豈得援以爲比哉夫後之人寧叛聖人之經而不肯少異於漢儒之傳寧使文理不通而必欲曲全其相沿之說

眞可爲長太息者矣且大雅尚書稱文王者無慮百餘何以不一稱爲平王由是言之平王斷斷非文王明矣然以齊侯之子爲齊襄公亦恐未然襄公卽位始取王姬不得稱爲齊侯之子春秋書之不過以魯爲之主故耳其王姬之不見於春秋者固不知幾何也說詩者不誣經以從傳不强不知以爲知庶乎其可與言詩矣

騶虞

騶虞毛詩以爲仁獸之名魯詩韓詩則以爲掌鳥獸之官

歐陽永叔以魯韓爲是而朱傳則用毛說余按騶虞之爲獸稽之經傳皆無文而傳有騶人虞人之官魯韓之說爲有徵矣且麟趾首句言麟故下言吁嗟麟兮此篇前二句但言草木禽獸之蕃而末忽嘆美於仁獸於文義毫不相蒙自當以魯韓歐陽之說爲正其詩意則序與朱傳皆得之但未必在文王時耳至傳以此詩在召南中遂以爲南國之詩亦恐未然殷其靁何彼襛矣皆周人之詩何必此詩定屬之南國乎此與麟趾皆盛世之音然乃列於二南

後者蓋序詩者以關雎鵲巢以下六篇皆王化之甚是以
冠於二南之首此二篇則皆詠歎成周之盛是以取之以
殿二南以見其化之被於子姓而極於昆蟲草木猶十五
國風之以二南始以豳風終不可謂邶鄘十二國之詩在
前而豳風在後也

通論十三國風
說毛詩者以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余按七月一篇
乃周王業之所自基東山破斧亦王所愾勞而不怨非盛
治之世安能有此此固不得謂之變也淇澳以睿聖得民
緇衣以好賢開國雞鳴之勤昧爽蟋蟀之戒逸游皆足以
見君德民風之美何所見其當爲變風也者蓋春秋之世
距成康盛時漸遠故其詩軼者較多且當周初方尚大雅
故風與小雅皆不甚流傳雅音漸衰而風始著是以衰世
詩多盛世詩少初未嘗以正變分也惟二南中關雎鵲巢
之三與麟趾騶虞以燕射時所歌故不至於逸耳安得因
此數篇遂斷以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也哉且卽衰
世亦未嘗無頌美之詩若定之方中紀衞文之新政鳲鳩
美淑人之正國以及干旄之下賢羔裘之直節無衣之勤
王較之行露死麕之詩果孰優而孰劣卽君子于役之苟
無飢渴亦何異於卷耳之寘彼周行出其東門之匪我思
存豈不勝於漢廣之言秣其馬何所見而彼當爲正此當

爲變乎鄭漁仲云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於詩序緇衣之美武公騶鐵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風乎其說是矣然又爲變之正之說以斡旋之則是猶未免依違於兩可也朱子亦言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然亦姑從序說吾不知其爲何故也

舊說周太史掌采列國之風今自邶鄘以下十二國風皆周太史巡行之所采也余按克商以後下逮陳靈近五百年何以前三百年所采殊少後二百年所采甚多周之諸

侯千八百國何以獨此九國有風可采而其餘皆無之曰孔子之所刪也曰成康之世治化大行刑措不用諸侯賢者必多其民豈無稱功頌德之詞何爲盡刪其盛而獨存其衰伯禽之治郇伯之功亦卓卓者豈尚不如鄭衛而反刪此存彼意何居焉且十二國風中東遷以後之詩居其大半而春秋之策王人至嗇雖微賤無不書者何以絕不見有采風之使乃至左傳之廣搜博采而亦無之則此言出於後人臆度無疑也蓋凡文章一道美斯愛愛斯傳乃天下之常理故有作者即有傳者但世近則人多誦習世遠則漸就湮沒其國崇尚文學而鮮忌諱則傳者多反是則傳者少小邦弱國偶遇文學之士錄而傳之亦有行於世者否則遂失傳耳不然兩漢六朝唐宋以來并無采風太史何以其詩亦傳於後世也大抵漢以降之言詩者多揣度而爲之說其初本無的據而遞相沿襲遞相祖述遂成牢不可破之解無復有人肯考其首尾而正其失者迨於有宋諸儒甚且以後漢人所作之序命爲周太史之所

題古人已往一任後人之加之於伊誰亘可慨也

世儒皆謂詩序近古其說必有所傳十二國風之中稱爲美某公刺某公者必某公之事無疑也雖然余嘗細核之矣邶鄘衛風三十九篇直指爲某君者十有七王風十篇直指爲某王者五鄭則二十一篇而直指者十有一齊則十一篇而直指者六唐則十二篇而直指者九陳則十篇而直指者七乃至秦止十篇而得九曹止四篇而得三惟其事與君無涉則已耳苟事涉於其君不舉其謚則稱其

名與字（知秦仲衞州吁之類）徒稱君者百不得三四焉可謂言之鑿鑿也已而獨魏風七篇檜風四篇則無一篇直指爲某君者言及其君但云其君儉嗇褊急其君儉以能勤君不用道憂其君刺其君疾其君而已未嘗一舉其謚若字此何以說焉既果眞有所傳何以此二國獨不知其爲某公況檜亡於魯惠之世魏亡於魯閔之世且在齊哀陳幽之後二百餘年何以遠者知之歷歷而近者反皆不之知乎蓋周齊秦晉鄭衞陳曹之君之謚皆載於春秋傳及史記世家年表故得以採而附會之此二國者春秋史記之所不載故無從憑空而撰爲某君耳然則彼八國者亦非果有所傳而但就詩詞揣度言之因取春秋傳之事附會之也彰彰明矣諺曰寧在人前全不會（俗呼能爲會）莫在人前會不全蓋會不全則智窮於所域其爲勦襲與否人一望而知之不能欺也然自有序以來斥其妄者自朱子及鄭漁仲王伯厚以外不多覯焉其亦可怪也夫

邶鄘衞風

綠衣以下四篇序皆以爲莊姜之詩綠衣序云衞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日月序云莊姜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也余按春秋傳文絕無莊姜失位而不見答之事桓公戴嬀子也而莊姜以爲己子立以爲太子非夫婦一體安能得之於莊公且使莊公而好德也必無縱妾上僭之事如好色也莊姜之美誰能踰之而反使之失位乎至幸嬖人而生子亦人君之常事春秋傳中多矣不得以此爲不答莊姜證也原序所以爲是說者無他皆由誤解春秋傳文謂莊姜無子由於莊公之不答是以碩人序云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然有子無子豈盡在答與不答哉漢薄氏宋李妃皆以一夕之幸而有子趙飛燕合德專寵嫉妬而卒無子今世夫婦相愛不忍畜妾而無子者何限乃以莊姜無子遂懸坐莊公以不答之罪可謂漢庭鍛煉之獄矣莊公之失惟寵州吁一事耳然此特由溺愛而無遠慮與齊僖公之寵無知正同初不料其後日有弒奪之禍也果縱妾使上僭果不

答莊姜而使之失位則亦何難廢桓公而立州吁然則莊公初未嘗有大昏惑之事也不過說詩者強以加之以蘄其說之相符耳且使莊姜果賢莊公即不見答猶當委婉措詞怨而不怒庶不失詩人忠厚之旨乃日月之詩云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何至於是彼谷風之棄婦又當作何語乎使莊姜果如是則亦無怪莊公之不答矣爲是說者非止誣莊公抑且誣莊姜而教天下婦人以懟其夫其所關於名教風化者非小事也由是言之此二詩者或係婦

讀風偶識　卷之二　二十

人不得志於夫者所作其所處之地必有甚難堪者斷斷非莊姜詩也蓋漢之取士多以經術而每經有數家之傳故師弟子相授受務巧於說經以期求勝於人而不肯缺所不知猶今人之致力於講章求工於舉業以期得雋也說經者能傅會以他經傳則人驚其淹博服其論議以爲其說有據猶今人於場屋中能勦襲左傳塗抹三禮則考官咸以爲博而拔擢之不復問其經旨之合與否也是以其說如是本無足怪而後之人遂奉以爲不刊之論致古

人之受誣幾二千年而不能白則大誤矣乃朱子於此數篇皆從序說且併柏舟一篇亦疑以爲莊姜之詩吾不知其爲何故也說並見後燕燕終風碩人諸條下

燕燕序云衛莊姜送歸妾也箋云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媯於是大歸莊姜遠送於野作詩以見志余按此篇之文但有惜別之意絕無感時悲遇之情而詩稱之子于歸者皆指女子之嫁者言之未聞有稱大歸爲于歸者恐係衛女嫁於南國而其兄送之之詩絕不類莊姜戴媯事也自莊

讀風偶識　卷之二　二十一

公之立至是已三十有九年莊姜戴媯恐不復存史記以爲戴媯先死而後莊姜以桓公爲己子雖未敢必其然然獻公之出也定姜見於傳其入也敬姒見於傳而記桓公之弒州吁之殺絕無一語及於莊姜戴媯若無二人然者則二人固未必存也且莊姜既以桓公爲己子矣莊姜當大歸何以大歸者反在戴媯而古者婦人送迎不出門莊姜亦不應遠送於野也又按魯詩韓詩及列女傳皆以此爲定姜所作或以爲獻公無禮於定姜故定姜作此或以

為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或以為定姜送婦作然以詞意觀之時勢考之皆未有以見其必然蓋皆各以其意揣度言之是以參差不一皆未可執以為實也說並見前條下

終風序云莊姜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余按州吁弑君之賊也莊姜婦人不能討則已耳豈當愛之而復望其愛已乃曰顧我則笑謔浪笑敖此何言也而可以出之口曰寤言不寐願言則懷此何人也而可以存此心莊姜果賦此詩一何其無恥乎朱子集傳固已覺其不合乃以

終風為指莊公然比之以終風且暴斥之以謔浪笑敖皆非莊姜所當施之於莊公者且既謂莊姜不見答於莊公矣又何以有顧我則笑之語詳其詞意絕與莊姜之事不類是以施之於州吁不合施之於莊公亦不合也竊謂年遠事湮詩說失傳者多寧可謂我不知不可使古人受誣於千載之上說並詳前兩條下

天下之事有我所知有我所不知不可謂有所知者已盡天下之事而天下之言斷無有在我所知之外者也擊鼓一詩序以為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則是即春秋魯隱公四年四國伐鄭事也然今考之經文則大不然凡兩國不相和而為和之曰平春秋平莒及郯卒平鄭衛是也今也衛自伐鄭以媚宋耳而詩乃云平陳與宋宋與陳初無隙也何平之有東門之役五日而還不為久也秋而再伐州吁旋死則亦旬月而還師矣而詩乃曰爰居爰處爰喪其馬苟非師老歲淹暴露已久何至為是言乎細玩此詩其非州吁伐鄭之事明甚蓋春秋之

始上去平王東遷已四十有九年其間諸侯交兵之事蓋多有之但不見於經傳無可考耳我所未知遂謂必無是事凡所言者皆我所知苟取其近似者而附會之嗚乎何其謬也且衛有孫氏衛之世卿也故曰從孫子仲序乃以為公孫文仲亦誤朱子詩傳不駁其失以為或然固已異矣乃後人之復為委曲彌縫其說則尤大謬或云先和陳宋而後進兵然則何以不言其後而但言其先或云自夏而秋僅隔一時必帥師在途又聞後命未得班師故也然

則春秋何以兩書伐鄭且衛與鄭數百里耳五日而還不匝旬而至國矣何至歷三月而猶未歸乎嗟夫但欲曲護前人之失遂不顧其說之不通古人之詩其晦於後人之說詩者豈可勝道哉

式微序云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旄邱序云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余按春秋宣公十五年傳文酆舒殺晉伯姬晉侯將伐之伯宗斥酆舒有五罪而奪黎氏地居其一焉其年晉侯滅赤狄潞氏立黎侯而還則是黎之失國在魯文宣之世酆舒爲政之時上距衛之渡河已數十年黎侯何由得寄於衛衛亦安能復黎之國乎其時不符一也黎在山西衛在山東而詩乃云狐裘蒙茸匪車不東方欲西歸而反以不東爲解豈非所謂北轅將適楚乎其地不合二也且黎既失國則其故土爲狄所據黎侯安能歸國而其臣乃勸之衛自宣公以後日就微弱而狄日以强大晉文襄之盛且不暇於制狄而奈何以之責衛乎

細玩詩詞或果有鄰國之君寓於衛或別有所指而傳者失之均未可知說毛詩者但見春秋傳有奪黎氏地及立黎侯之事未暇細考遂附會而爲之說耳後人乃强爲之解謂黎侯凡再失國黎侯寓在衛東故云匪車不東欲以曲全序說謬矣

新臺序云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二子乘舟序云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其事蓋本之春秋傳然詩所言殊與傳所載者不類何者伋宣公之子也以父而奪子妻禽獸行也此眞所謂言之醜者乃但笑其籧篨戚施若憎宣公之老且醜者少知名義者肯爲是言乎既至而知其美故奪取之未至而先築臺又不於國而於河上欲何爲者壽死於盜伋始至莘詩何以稱二子乘舟自衛至齊皆遵陸而行特濟水時偶一乘舟耳既非於河上遇盜何不言其乘車而獨於其乘舟詠之思之細玩二詩之詞與傳所載伋壽之事了不相涉其非此事明

矣然即傳文亦有未可以全信者宣公之立在魯隱公四年石碏既殺州吁迎於邢而立之而傳稱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即序之伋）謂烝於夷姜在爲公子時乎則當莊桓之世必不敢而在邢又不能且石碏討賊立君亦必擇其賢者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何人不可以立而必立此淫亂之人乎謂烝於夷姜在已爲君後乎則宣公在位僅十有九年急之娶少亦當十四五歲早亦當在宣公十六七年之時則宣公卒時壽朔皆尚在襁褓壽安能盜旌而先朔亦

不能搆急也此乃必無之事昔人固有辨之者矣（偶忘爲何書何人之說）蓋緣左傳一書采摭太廣但有所得即綴於篇而不暇辨其是非虛實況此事乃後日所追述非若朝聘侵伐史臣按月而書者比固未可盡執爲實也豈夫左傳猶不能以無誤況於詩序烏在其可以盡信乎

詩序惟鄘風多得實定之方中經有明文載馳傳有明文不待言矣柏舟以爲共姜自誓之詩今玩其詞我儀我特之稱之死靡他之語其爲婦人守貞不貳之作無疑而髧彼兩髦屬之於世子語亦符合此必有所傳而云然非耑度而爲之說也牆茨偕老鶉奔三篇以宣姜昭伯之事當之雖無確據然玩其詞意與其事正相合序說近是惟傳以鶉奔爲假惠公之言以刺之尚恐未然觀其稱君而不稱毋或衛之羣公子所作未可知也蝃蝀以下三篇亦得詩意但時世則未可知耳唯采唐說者多疑之說見後條

鄭風二十一篇男女相悅者不下十篇其守正不淫者一篇而已鄘風凡十篇貞者一篇淫者一篇而刺淫者乃至

四篇之多衞俗非鄭所能及也且東門不過自明其志而已未嘗敢斥淫者之失而鄘乃云不可道言之醜子之不淑人之無良大無信不知命深斥痛絕至於如是何哉蓋風俗所在雖賢人亦無如之何彼既習於淫矣而有一守正者出焉方且族之笑之求得免焉足矣何敢反以責人若公然深斥之痛絕之不一而足則是先王之禮教猶存民間之風俗未壞賢者多而不肖者少見無禮者羣然怪之是以絕之斥之而無所忌人亦以爲是而傳而誦之也

吳季札云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豈不信與吾故讀牆茨君子偕老鶉奔三篇而知衞之必亡而又知衞之必將復興也至其立言之妙則牆茨君子偕老二篇爲最牆茨一篇初不明斥其惡而但云不可道言之醜不言之刺甚於言矣君子偕老先從對面着筆而以象服是宜一句跌醒然後用二語點出主意筆法之巧最耐咀嚼玩味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良不誣也相鼠刺無禮儀亦足以見風俗之美

詩序云桑中刺奔也衞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呂氏祖謙云詩之爲體不同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嚴氏粲云或以桑中爲淫奔者所自作則非所謂止乎禮義矣當從國史所題以爲刺也朱子詩序辨說云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爲刺奔誤矣又云詩之爲刺固有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淸人猗嗟之屬是已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爲彼人之言以陷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又云以是爲刺不惟無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余按桑中一篇但有歎美之意絕無規戒之言若如是而可以爲刺則曹植之洛神賦李商隱之無題詩韓偓之香奩集莫非刺淫者矣夫子虛上林勸百諷一古人猶以爲譏況有勸而無諷乃反可謂之刺詩乎余嘗細核序文比其前後而參觀之同一題爲刺而其文互異新臺以爲刺宣公則其文云國人惡之而作是詩南

山以爲刺宣公則其文云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諸如此類序以爲作詩者之刺其君文甚明也若桑中序首言刺奔而下但言衞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還序首言刺荒而下但言哀公好田獵國人化之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丰序首言刺亂而下但言婚姻道缺著序首言刺時而下但言時不親迎皆無一言及於詩人之刺之者與新臺南山諸篇之文絕不類疑作序者以錄此詩於國風中以垂戒於後世故謂之刺未必果謂作此詩者之

刺之也凱風序云美孝子也而詩稱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此爲美之乎抑爲責之乎疑序亦以錄此詩爲美之非以作此詩爲美之也靜女有狐之刺時溱洧綢繆之刺亂恐亦皆當如是正不必曲爲說以附會之也

衞之重封由於齊桓齊桓所封者邢與衞也然邢僅二十餘年而遂亡而衞歷春秋及戰國秦又數百年而始亡何哉吾讀干旄之篇而知衞之所以久存良有由也蓋國家之治惟賴賢才而賢才不易得故人君於賢才不惟當舉

之用之而且當鼓之舞之旌旄之責於浚所以下賢也卽所以勸賢也下賢則有以咨諏治道勸賢則人皆爭自濯磨而賢才將不勝其用故季札至衞而曰衞多君子未有患也君子之所以多正由其君好賢因而其卿大夫咸知下士躬訪賢才於畎畝中以故人皆競於賢耳是知立國之規模未有不在於好賢者讀詩者能以此篇例之則授之以政而無不達者矣

碩人序以爲閔莊姜之詩謂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朱子集傳從之更無異說余按此篇凡四章首章言其貴次章言其美三章言其婚成四章言其媵衆毫不見有刺莊公之意不知序與傳何從而知之且玩詩詞乃其初至時作當其初至何由預知異日莊公之不見答以至無子而閔之其三章云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方且代體莊公晏爾新婚之情而惟恐其過勞烏有所謂憂其不答者哉揆序與傳之意皆由誤解春秋傳文遂并以誤解詩春秋傳云衞莊公娶於齊

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衞人所爲賦碩人也此詩次章正言莊姜之美則是以此詩證其美非以此詩證其無子也若云美衞人所爲賦碩人也而無子則語不成文矣故待其文既畢然後證之非謂因其無子而後賦此詩也且春秋傳所記並無莊公不答之事有子無子亦不在答與不答也卽嬖人生子亦當在晚節非莊姜歸時已然何故初歸而卽不答以致無子乎二嬀之娶後此矣然厲嬀生子孝伯戴嬀生子桓公莊姜娶於二嬀之前何以

獨不見答而無子乎詳序所言與傳了不相合乃朱子云此序據春秋傳得之嚴氏粲云題以閔莊姜有左傳可證若不用序以此為美莊姜可乎此大不可解也且詩果以莊姜賢而不答而閔之則當極言其賢微諷其不答乃但侈稱其族之貴色之美車服之盛媵妾之多賢何在焉稱人之賢者固如此乎至於不答則絕無一語微露之朱子但欲曲全序說乃云稱其族類之貴見其為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歎莊公之昏惑也於三章則云歎今之不然

也詩自言彼傳自言此冤矣夫詩之體雖婉要必其言微露此意乃可從而暢之若詩絕不言而吾必謂其有此意天下尚有不可附會者乎近世有不喜李白詩者取杜甫春日憶李白詩釋之謂甫素輕白云白也之詩號為無敵然不過飄然思不羣而已其清新不過如庾開府其俊逸不過如鮑參軍何嘗果無敵乎何時重與白聚細論詩律以發其蒙也集傳之釋此詩毋乃類是嗟乎不欲改先儒之說無寧聽古人之誣孰輕孰重必有能辨之者說並見

前綠衣諸詩下

河廣序云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朱子集傳因之云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於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作此詩余按春秋閔公二年狄滅衛衛人渡河而廬於曹僖公九年宋桓公乃卒則襄公之世衛已在河南不待杭河而後度也詩安得作如是言乎孔氏穎達嚴氏粲固已覺其不合顧不肯變易舊說乃復曲為之解孔氏以為假有渡者之

詞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然則三百篇中何語不可謂之假設亦何所取義於河而假之乎嚴氏以為作於衛未遷之前桓公猶在然則夫人非義不可往乃勢不能往其作此詩一何無恥也蓋序與傳之為此說不過一時失於檢點而忘襄公之立在衛渡河以後學者不肯直抉先儒之誤已非直道而行之正況欲委曲迴護以誣古人而惑後世乎是所謂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也且宋桓賢君也其夫人思子而能止乎禮則亦賢夫人也以賢夫人而

遇賢君何以得出夫婦之義重矣苟非得罪宗廟不至於出夫人而賢也必無可出之罪無罪而出之又豈賢君之所爲乎余玩此篇詞意似宋女嫁於衞思歸宗國而以義自閑之詩學者以是爲說亦可矣何必誣古人而後足以垂世立教哉朱子最不取序然其本序意以說詩者一何多也

伯兮一篇鄭氏以爲即春秋桓五年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之事朱子云詩言自伯之東鄭在衞西不得爲此行

矣衞未渡河以前鄭在衞南西字疑誤其說是也乃孔氏正義復曲爲之解言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京師在衞之西數百餘里豈得置西不言而反言東天下有如是不通之文理乎況諸侯之師從王伐鄭必有約會之地斷無至周而後東行之理觀春秋傳諸侯會晉伐鄭從未有至晉而後東行者其說之誣亦已明矣蓋自平王之東四十有九年而後入春秋其時王室尚未甚微安知其無征伐之事而外征伐之不書於魯史之策者亦多豈得見有桓王伐鄭一事遂紆曲牽合以附會之哉抑吾於此詩有感焉古之婦女膏沐而已膏沐以爲夫容而已秦漢以來始有脂粉唐人尤以爲重宋元之際加以纏足而天眞幾不復存矣余幼時見婦女粧束尚近渾樸近則惟務趨時妖淫怪妄愈出愈奇見之令人作惡而其人以爲非是不足以逢時至有其夫禁之而不聽者吾不知其誰適爲容也故誦此詩有三益焉一則爲人上者知夫婦離別之苦而兵非不得已而不用一則爲丈夫者念閨中有甘心首疾之人而路柳牆花不

以介意一則爲婦人者知膏沐本爲夫容而不可學時世梳粧以悅觀者之目則庶乎其爲不徒誦此詩也已正不必取春秋中事以附會之也

天下有詞明意顯無待於解而說者患其易知必欲紆曲牽合以爲別有意在此釋經者之通病也而於說詩尤甚有狐木瓜二詩豈非顯明易解者乎狐在淇梁寒將至矣衣裳未具何以禦冬其爲丈夫行役婦人憂念之詩顯然而箋云婦人喪其妃耦欲與人爲室家夫他人無裳與已

何涉婦人如此之無恥乎且何所見之子之必爲他人而非其夫也木瓜之施輕瓊琚之報重猶以爲不足報而但以爲永好其爲尋常贈答之詩無疑而序云美齊桓也衛處于漕齊桓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是詩夫齊桓存衛其德厚矣何以通篇無一語及之而但言木瓜之投感人之德者固如是乎且衛於齊有何報而乃自以爲瓊琚也漢周亞夫之子爲父治葬具買甲楯五百被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

也何謂反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世之說詩者何以異此蓋漢時風氣最尚煅煉無論治經治獄皆然故曰漢庭煅煉之獄獄之煅煉舍寃於當日者已不可勝數矣經之煅煉後人何爲而皆信之朱子最不信序然於有狐亦謂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是朱子亦不以煅煉爲非矣古人之寃其遂將終古不白邪唯於木瓜不用序說但疑以爲男女贈答之詞尚未敢必其然投桃報李詩有之矣木瓜瓊琚施於朋友饋遺之事未嘗不可非若子嗟子國狡童狂且之屬必蕩子與游女而後有此語也即以尋常贈答視之可也

邶鄘衛風三十九篇玩其詞意考其時勢惟鄘風自栢舟外皆春秋時事而邶衛二國風多似春秋以前所作淇澳碩人不待言矣其餘諸篇皆與春秋經傳所載衛國之事無所關涉且邶風十九篇而毖彼泉水亦流于淇在第十四篇中衛風僅十篇而言淇者四至第九篇猶云在彼淇梁其無渡河以前之詩明甚考衛渡河之日在魯閔公二

年上距春秋之初僅六十年然則其詩在春秋以前者多矣故序雖以春秋中事附會之而委曲牽强卒不能合也惟鄘風春秋時詩爲多故序說多得之其風所以分爲三者蓋必有說但世遠書軼無從考耳春秋傳季札請觀周樂爲之歌邶鄘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則當時固已合之矣然皆各爲次序故不能併爲一讀者但當即詞以求其意此非大義所關正不必强爲說以曲解之也又按舊說以邶鄘衛皆殷畿內地名北曰邶

南曰鄘東曰衛今觀邶衛二風皆無渡河以後之詩獨鄘
風有之似鄘在東者然疑舊說之誤也

讀風偶識卷之二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讀風偶識卷之三

大名崔述東壁稿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王風

黍離一篇韓詩以爲尹吉甫信讒而殺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憂懣不識於物視黍離離反以爲稷之苗今玩其詞乃似感傷時事殊不見其爲遭家庭之變者也毛詩序則以爲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而作是詩較韓說爲近理然玩心憂何求

之語乃憂未來之患亦不似傷已往之事者也且二家之說不過以章首言黍離稷苗故耳然作詩者多就其所見以起興蒹葭杕杜意原不在於物豈得以章首言黍稷遂斷以爲詩人之旨在是乎哉細玩此詩詞意頗與魏風園桃相類黍離稷苗猶所謂園桃園棘也行邁靡靡猶所謂聊以行國也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猶所謂謂我士也罔極心之憂矣其誰知之也然則此詩乃未亂而預憂之非已亂而追傷之者也蓋凡常人之情狃於安樂雖値國家將

危之會賢者知之愚者不之覺也是以不知者謂之何求黍離憂周室之將隕亦猶園桃憂魏國之將亡耳若待故宮已爲禾黍而後憂之不亦無及於事矣乎且平王之東也非由西而東也當其未立之時畿甸已盡沒於戎矣是以平王以岐豐地與秦而使自爲取之然秦亦不能有至其子孫始陸續攻得之當東遷之初故國皆戎也大夫何爲而至其地宋之南渡也稱臣於金故其臣有銜命至金者平王未嘗乞憐於戎也大夫安能行役於故國哉蓋緣

說毛詩者謂王風皆周東遷以後之詩此篇居王風之首當爲初遷時所作有此成見在心故見章首言黍稷遂以爲故宮之禾黍耳其實王風不必皆在遷後讀者當玩其詞以求其意不得因此遂定以爲行役於故國也曰然則季札何以謂爲周之東也曰此不過大概言之耳非爲其必無一二篇在東遷之前也正如稱大雅爲文王之德而大雅豈盡文王之德稱鄭風爲其細已甚而有緇衣羔裘稱唐風爲思深憂遠而有綢繆葛生豈得以是爲疑也哉

朱子集傳雖亦用序說然終未有以見其必然也

揚之水序云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余按申與甫許皆楚北出之衝而申倚山據險尤爲要地楚不得申則不能以憑陵中原侵擾畿甸是以成濮還師楚子入居于申鄢陵救鄭子反帥師過申申之於楚猶函谷之於秦也宣王之世荆楚漸强故封申伯於申以塞其衝平王之世楚益强而申漸弱不能自固故發王師以戍之耳非以申爲舅故而私之也不然戍申足矣又

戍甫戍許何爲者曰爲申同姓故也曰申同姓之國若是親乎申與齊許紀甫皆姜姓也然齊滅紀又滅許以與鄭而晉亦滅虞虢焦滑霍揚韓魏同姓之國且自相滅矣况於母家之同姓而平王乃有是推烏之愛乎蓋甫卽呂也書呂刑或作甫刑是也楚子重請取申呂以爲賞田巫臣曰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然則申呂二國皆楚北衝惟許地稍近內然楚師度申呂而北則必經許是以齊桓得許則能

伐楚而至召陵晉文踐土之盟不得許則於盟後汲汲奉諸侯以伐之晉霸既衰許折而入于楚始以爭鄭爲事耳由是言之平王之戍三國非私之也謂平王之戍申爲私其舅則宜王之封申亦爲私其舅乎謂平王之戍甫許以申同姓故則宣王之城齊亦以申同姓故乎惜乎說經者不考其時勢而但以已意度之者多也

朱子詩集傳云申侯與弑幽王法所必誅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爲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爲可怨至使

復讎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得罪於天甚矣余按申侯與弑幽王其事本之史記而史記采之國語史蘇史伯之言然經傳固無此事也詩書或多缺略左傳往往及東遷時事而不言此乃至周語專記周事而亦無之此非常之大變周轍之所由東何以經傳皆無一言及之而但旁見於晉鄭之語史伯逆料之言史蘇追述之事烏在其可信爲實也且所載二人之言荒謬者亦多矣伊尹聖人也而以爲與妹喜比而亡夏膠鬲賢人也而以爲與

妲已比而亡殷誣矣褒君也而化龍龍漦也而化黿童妾也而生女而孕至數十年又妄矣如謂申侯之事必實二子之言可信將伊尹膠鬲亦果與妹喜妲已比者乎以此爲平王罪吾恐古人之受誣也細玩詩詞但爲傷王室之微弱初無刺王之意故以揚水喻王室以束薪之不流喻諸侯之不肯敵王所愾蓋因荆楚日强漸有蠶食中原窺伺畿甸之勢故戍三國以遏其鋒以爲私其母家固已失之因序此言遂謂之爲忘讎報施則更寃矣觀其後數十

年楚人卒縣申呂逼近中原陳許宋鄭咸被其害賴有齊桓一匡始得少安及齊桓亡許遂改而事楚由是楚人遂觀兵於周郊而問鼎焉然則此三國者正如漢之虎牢唐之維州如之何其可不戍安得不詳考其時勢與其地勢而遽以爲平王罪也說並詳豐鎬考信錄中

中谷有蓷序云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兔爰序云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葛藟序云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

焉朱子集傳於中谷一篇全用序說於兔爰篇雖亦采序說而不訓以爲桓王伐鄭之事於葛藟篇則絕不用序說而但以爲世衰民散流離失所者所作余按兔爰詩云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然則其人當生於宣王之末年王室未騷是以謂之無爲旣而幽王昏暴戎狄侵陵平王播遷室家飄蕩是以謂之逢此百罹故朱子云爲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可謂得其旨矣若以爲在桓王之時則其人當生於平王之世仳離遷徙之餘豈得

反謂之爲無爲而諸侯之不朝亦不始於桓王惟鄭於桓王世始不朝耳其於王室初無所大加損豈得遂謂之爲百罹百凶也哉竊謂此三篇者皆自鎬遷洛者所作蓋遷徙之際棄舊營新最易失所非上大有以安輯之不可是以盤庚將遷率籲衆慼旣遷之後奠厥攸居太王仁主則邠民從之如歸市而傳亦稱齊桓遷邢邢遷如歸平王不能撫卹其民以致父子兄弟夫婦不能相保是以其詩云然吾故讀此三詩而知周之不復振也仳離猶云流離終

遠兄弟非遷徙之故何以至是王族卽使衰微亦必不至於謂他人父謂他人母也細玩其詞其爲東遷之人所作明甚非但與王族無涉亦不必定在凶年饑歲時也至以桓王伐鄭之事附會之尤失之遠矣

舊說周室東遷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詩不爲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余按風與雅者詩之兩體非以天子諸侯分也猶後世之詩有樂府有古體有齊梁體有唐人近體詩之外復有詞有北曲南曲也小

雅中間有類大雅者亦有類風者豳風亦有類雅者猶唐人詩之邊草河漢類詞宋人詞之天淨沙西江月類曲也所以賓筵抑戒衞而列雅閟宮泮水魯而稱頌諸侯之國旣有雅頌寧天子之畿而獨無風乎但東遷以前士大夫多尚雅音故風之傳者少耳非以東遷故降而爲風也曰然則何以不曰周風而曰王風也曰王也者別於齊秦鄭衞而言之也若別於商頌則曰周頌不曰王頌矣春秋於諸侯之大夫書曰齊人晉人其師書曰齊師晉師獨其於

周也人曰王人師曰王師女曰王姬正曰王正何者普天之下皆周也猶之乎四量不曰齊量而曰公量二耦不曰嘗臣而曰公臣也是故風也者詩之體也非以其遷故而風之也王也者名之正也非以其風故而王之也說並見前黍離條下

鄭風

緇衣言好賢也治國之要惟在得人雖有英主非賢莫助雖有善政非賢莫行然世未嘗乏賢但患人主之不好耳

適子之館屈身以見賢也孟子所謂欲有謀焉則就之是也授子之粲大烹以養賢也孟子所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是也故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夫如是安有不得賢者鄭開國之規模其在此矣大抵國家初造莫不以好賢爲務雖以鄭之不振而其立國之初猶且如是况齊晉之強魯衛之久當必有更甚於此者但開國於周初世遠詩軼無從見耳惟鄭建國於平王之世是以此詩尚存學者所當以三隅反也序乃以爲鄭武公父子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美之而作此詩說者因曲爲解謂諸侯入爲卿士皆授館於王室故云適子之館夫鄭本以王之支庶而爲卿士非由諸侯而入仕王朝者其居此宮久矣何待別授以館况適館授粲皆上施於下之詞而人君爵尊祿厚亦非民之所當爲之改衣授餐者也朱子集傳亦用序說殊不可解噫夫自衛序鄭箋出而毛詩大行於世三百篇遂變而爲章句之學與政毫不相涉矣

將仲子序云刺莊公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鄭箋云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

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余按以仲子爲祭仲則此乃莊公諭祭仲之詞不得反以爲刺莊公至以里爲親戚以杞爲兄弟其取喻亦不倫且下既明言父母諸兄矣此又何爲託之里與杞乎共叔莊公之母弟也莊公方假仁義以欺人將使人謂我不負弟而弟負我今乃自謂不敢愛弟少自顧惜者不肯出是語而謂莊公肯言之乎此爲勉強牽合無待問者朱子駁之是已然以此爲淫奔之詩則猶未

得詩人之本意也果奔女與其肯拒其所歡而不使來其肯以父母諸兄人言自防閑乎且既以拒之矣而猶謂之淫奔彼奔焉者又謂之何細玩此詩其言婉而不廹其志確而不渝此必有恃勢以相強者故託爲此言以拒絕之既不干彼之怒亦不失我之正與唐張籍卻李師古聘而賦節婦吟之意相類所謂仲可懷者猶所謂感君纏綿意也所謂豈敢愛之畏我父母諸兄云者猶所謂君知妾有夫還君明珠雙淚垂也此豈果愛其人哉特不得不如是

立言耳又按春秋傳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其取義正與此詩語意相合無怪其能感平公而使之許也然則此詩固善於詞令者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反覆讀之其意自見若以爲淫奔以爲刺莊公而言語之妙遂甚然不復可識矣

有友人謂余曰朱子大儒誠有功於聖道獨於詩傳余有憾焉凡序所稱爲刺某人美某人者概不謂然必經有明文若叔于田者方敢指爲共叔否則必以序說爲非矣余曰余於朱子詩傳亦有憾焉顧所憾與君異非憾朱子之不從序正憾朱子之猶未免於信序也卽如叔于田二篇叔者男子之字周人尚叔鄭之以叔稱者當不下十之五使余爲詩傳必不敢謂此叔之爲共叔也答友人語止此共叔國君之介弟也詩人果稱美之當舉卿士大夫以爲擬乃僅曰巷無居人巷無服馬彼共叔者豈但與里巷之人較優劣者乎其叔之在鄭也如二君矣收二鄙爲已邑其目中

豈復有莊公者而詩曰襢裼暴虎獻於公所彼共叔者豈尚肯獲禽而獻於莊公者乎子封之伐京也京叛共叔祭仲子封之諫也莊公若不爲意者蓋莊公已早策共叔之庸愚不能撫卹其衆而下皆有叛心而序乃云國人說而歸之朱傳亦云鄭人愛之叚不能結京人之心而況能得鄭國之人之愛且說乎且共叔之在京也撫大都收二鄙繕甲兵具卒乘愛共叔者何不述其都邑之雄富車甲之強盛而惟田獵之是言乎取二篇之詩遂文而求其義未

見有一言之合於其叔者然則其非其叔明矣

大抵毛詩專事附會仲與叔皆男子之字鄭國之人不啻數萬其字仲與叔者不知幾何也乃稱叔即以爲其叔稱仲即以爲祭仲倘勢之合與否皆不復問然則鄭有共叔他人即不得復字叔鄭有祭仲他人即不得復字仲乎宋陳振孫云本朝諸家蓄古器物欵式其考訂詳洽如劉原父呂與叔黃長睿多矣大抵好附會古人名字如丁字即以爲祖丁舉字即以爲伍舉方鼎即以爲子產仲吉匜即

以爲偪姞之類遂古以來人之生世衆矣而僅見於簡册者幾何器物之用於人亦衆矣而僅存於今世者幾何迺以其姓字名物之偶同而實焉余嘗竊笑之惟其附會之過併與其詳洽者皆不足取信矣陳氏之言可謂特識然豈惟古器物爲然哉古今之如是者蓋不可枚舉矣故陳恒所殺者闞我也而司馬氏以爲宰予以予亦字子我故也餌金石藥者衞退之也而孔氏以爲韓昌黎以昌黎亦字退之故也世傳有嚴洞賓者嘗挑女子牡丹而傳奇家

遂以爲呂岩事以岩亦字洞賓故也彼說詩者亦如是而已矣洛滏間有李氏者素封也其季弟行五者俗呼爲李老五同城別有一李老五年相若也偶以事至鄰郡聞者遂以爲素封之李老五也延之於家厚其供帳飲食出金帛以恣其狹邪遊猶恐其不得當也其人知其誤而利其奉亦不自言去旬月而後知其非此李老五也乃嗒焉若喪聞者莫不笑之然此二人者不惟其行同其姓亦同其誤猶有說者若詩之將仲子叔于田但舉其字而姓氏皆

無之何所見其當爲祭與共者乃說詩者動謂詩序近古其言必有所據豈知生同斯世者相距僅百里其舛誤已如是況作序者謂衞宏上距作詩之時已八百餘年乎嗟夫嗟夫此眞非言語所能爭也

女曰雞鳴一篇序以爲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鄭箋以爲夫婦相警戒以夙興言不留色也朱子詩傳不取陳古刺今之意而但以爲賢夫婦相警戒之詞余按夫婦果賢則當男務耕耘女勤紡織如葛覃之刈濩七月之于

耜舉趾矣果相警戒則當如蟋蟀之無已太康小宛之無忝所生矣今也鷄鳴而起所爲者弋鳧雁耳飲酒耳好交遊耳所謂賢者固如是乎所謂警戒者如是而已乎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然則鷄鳴而起不必賢者而後能也若但以不留色爲賢則天下之男子豈必皆日日御婦人者哉蓋鄭俗浮薄不知勤於職業男女相悅者不必論矣即夫婦居室不爲冶蕩而亦不過弋遊醉飽之是好初無唐魏勤

儉之風秦人雄勇之俗也君子是以知其國勢之不振以此爲賢而相警戒誤矣以爲陳古刺今則尤大誤豈古之人亦惟弋獵飲酒之是好哉

女曰鷄鳴一詩雖不足以當賢夫婦然亦尚有可取者在婦人之性多私所親而執所見故女叔齊曰先君若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漢高帝大封諸子約非劉氏不王及呂氏稱制而王諸呂殺諸劉矣若近世士大夫之家更難以屈指數苟於己有瓜葛者雖常有怨於夫而常思厚之夫之貧困因何致不問也夫欲薄之則以積德從厚之說進之苟於己無瓜葛者雖嘗有德於夫而常思薄之夫之富貴自何來不問也夫欲厚之則以節用留餘之說進之夫夫之富貴已必與焉夫之貧困已亦必與焉此宜無事不與夫一體而倒行逆施乃如此不幾以怨報德而以德報怨乎至於執所見者尤非言所能盡若漢竇太后奉黃老黜儒術之類雖丈夫有言若弁髦然今詩乃云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

之婦人能體其夫之心乃至是乎是雖不足爲賢然恐後世以賢名者或未逮焉亦足以愧夫世之私所親而執所見者矣

有女同車序云刺忽也大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朱子詩序辨說云忽之辭昏未爲不正至其失國則又特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爲國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後之讀者又襲其誤必欲鍛鍊

羅織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徇說詩者之謬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以亂聖經之本指壞學者之心術也朱子爲之辨可謂明盡然近世說詩者仍多從序說而以朱子爲非是余按詩詞一則曰有女同車再則曰有女同行齊侯之女深處閨中何由得與鄭人同車同行鄭氏不得已乃曲爲之解以同車爲親迎未聘之女而遽詠其親迎稱爲同車其汚衊孰甚焉一則曰顏如舜華再則曰顏如舜英明明稱其色美賢何在焉豈稱人之賢者固當稱其色乎

抑有色者即爲賢女乎且齊侯初欲妻忽者文姜也文姜婬於兄而弒其夫何賢之有忽果娶之亦不過爲魯桓之續耳說者不得已乃屬之再請妻時再請妻者尚未知爲何人安知其不亦如文姜而鄭之人遂能決其爲賢女乎然則此詩即非淫奔之詩亦斷斷非刺昭公詩矣細玩此詩皆贊女子之美或男子所作或女子所作均不可知要不過稱其容顏之麗服飾之華初未嘗有一語稱其賢也蓋鄭俗浮薄所鄭重而樂稱者惟色是以季札謂之其細

已甚細也者無關於大體之謂也不必於詩詞之外強尋一意以誣古人也原序所以爲是說者無他當漢之時四家並立務期相勝而又其時方尚鍛鍊故因詩有孟姜之文遂取春秋傳昭公辭婚一事以附會之此乃漢時風氣本不足怪而後之人遂信以爲實然雖經朱子詳加指駁而猶不信眞大不可解也且其所以從序說者不過曰孔子刪詩不當存此淫詩耳然不當存者豈獨淫詩哉昭公辭婚一節乃賢哲之高行若不知稱美反用刺譏此乃勢

利之小人扳援之鄙夫無見識之尤者何以反存之而不刪乎晉董叔欲爲繫援求婚於范氏他日范氏紡諸庭槐爲叔向所譏笑若刪淫詩而獨與其刺忽是聖人教人皆學董叔也尚可以爲訓乎吾不知世何爲而信之也

扶蘇以下三篇序皆以爲刺鄭昭公扶蘇序云刺忽也所美非美然蘀兮序云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狡童序云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朱子集傳則皆謂爲淫奔之詩而深闢言刺忽之謬然近世說者皆以

爲孔子删詩不當存此淫詩反以朱子之說爲非是余按謂淫詩不當存似也然所當删者豈獨淫詩哉昭公爲君未聞有大失道之事君弱臣强權臣擅命雖誠有之然皆用自莊公之世權重難移非已之過厲公欲去祭仲遂爲所逐文公欲去高克而不能乃使將兵於河上而不召爲昭公者豈能一旦而易置之此固不得以爲昭公罪也如果鄭人妄加毁刺至目君爲狡童悖禮傷教莫斯爲甚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者何以於此等詩反存之而不删

哉且所美非美者謂色乎謂德乎子都有色而已何得以比賢臣考之春秋經傳昭公以前爲莊公射王囚母納宋詹之賂而與其弑君皆王法所不容然而鄭人不之刺昭公之後爲厲公逐太子而奪其位倚祭仲以立而謀殺祭仲賴傳瑕以入而卒殺傳瑕貪忍譎詐背盟食言是以謚之爲厲然而鄭人亦不之刺獨昭公較爲醇謹雖無駕馭之才亦無暴戾之事謂宜鄭人愛之惜之然而連篇累牘莫非刺昭公者豈鄭之人皆拂人之性好人之所惡而惡

人之所好者乎然則三詩之爲淫奔與否雖未可知然决非刺忽則斷然無可疑者孔子未嘗删詩說詳見後條下

詩序之謬鄭風爲甚遵路以後十有餘篇序多以爲刺時事者卽有以男女之事爲言者亦必紆曲宛轉以爲刺亂至朱子集傳始駁其失自鷄鳴東門外概以爲淫奔之詩詩序辨說言之詳矣顧自朱子以後說者猶多從序而非朱子無他以爲詩皆孔子所删不容存此淫靡之作耳余按風雨之見君子擬諸草蟲隰桑之詩初無大異卽揚之

水東門之墠施諸朋友之間亦無不可不以淫詞目之可也至於同車扶蘇狡童褰裳蔓草溱洧之屬明明男女媟洽之詞豈得復别爲說以曲解之若不問其詞不問其意而但横一必無淫詩之念於其胸中其於說詩豈有當哉且孔子删詩孰言之孔子未嘗自言之也史記言之耳孔子曰鄭聲淫是鄭多淫詩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是詩止有三百孔子未嘗删也學者不信孔子所自言而信他人之言甚矣其可怪也張宋序陳際泰文云知爲大士文者雖

不佳亦佳不知爲大士文者雖佳亦不佳小說載有馬生者以其詩示人人咸笑之乃假扶乩稱康狀元海詩座客無不贊者後知其出於馬始結舌不復語世儒闇爲孔子所刪而遂謂其無淫詩者何以異是由是言之朱子目爲淫奔之詩未可謂之過也然其詩亦未必皆淫者所自作蓋其中實有男女相悅而以詩贈遺者亦有故爲男女相悅之詞如楚人之高唐神女唐人之無題香奩者又或君臣朋友之閒有所感觸而託之於男女之際如後世之冉

冉孤生竹上山采蘼蕪君嫌鄰女醜之類蓋亦有之子太叔賦褰裳子柳賦籜兮子齹賦野有蔓草賦之者既可以斷章而取義作之者獨不可以假事而寓情乎不然何以女贈男者甚多男贈女者殊少豈鄭之能詩者皆淫女乎雖據詞以說詩而不拘以成見但取其詞之有資於言而不強知其意之所指爲何事庶乎其得之矣

鄭風二十一篇惟緇衣好賢有開國之規羔裘直節有扶危之操其餘皆卑鄙猥瑣之言耳兩叔于田及女曰鷄鳴其言之津津者止弋獵一事至遵路同車之爲淫靡冶蕩尤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矣故季札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細也者卽卑鄙猥瑣之謂也習俗如此久必不勝其弊安得而不先亡是故讀鄭風者當知立國有久遠之圖教民以淳朴爲貴懲淫蕩之風變弋獵之俗而使之勤耕桑敦孝弟則宗社固於苞桑所謂授之以政而達焉者此也夫然後不愧於學詩耳若如詩序所言諸儒所釋篇篇皆刺時事莫非愛君憂國之心則與衛齊唐魏之

風幾無所別季札何緣目之爲其細已甚又何由知其當先亡乎吾嘗取傳所載季札之言證之十五國風無不合者然據毛鄭所注則與季札之言無一不相刺謬不知向來諸儒何以深信篤好其說而不容人少持一異議也可歎也夫

齊風

鷄鳴美勤政也太上以德化民其次則莫若勤雖古之大聖人猶以勤爲要務故書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

日二日萬幾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蓋人君以一身撫有一國爲地廣矣爲人衆矣所患常在耳目之不周下情之不上達故惟勤爲要務何者人主日與其大臣接則宦官宮妾不能欺矣日與其羣臣接則大臣不能欺矣不能欺然後能知人之賢否而用舍之不能欺然後能知人之欲惡而興革之不然逸樂自恣深居簡出大臣有權則爲大臣所壅蔽大臣無權則爲便嬖宦寺所壅蔽民情何由而達國政何由而治而人主之晏安酖毒尤多因於好內

故開元治非不盛得太眞而遂亡同光親翦朱梁寵劉氏而遂亂是以賢君惟恐視朝之晏不得與大夫士熟議國政而賢夫人亦惟恐其夫之耽於逸樂而不勤政是以儆之勸之知其事者作此詩以美之也序乃以爲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相成之道謬矣朱子不取哀公之說而但以爲言古賢妃亦恐未然豈自丁公下至僖公十有二世之中斷不得有一賢夫人而必古者乃有之乎大抵序說之誤皆由以十三國爲變風務謂其有刺而無美有邪而無正委曲以爲之解必不可通則以爲陳古以刺今耳學者信爲實然亦可歎矣

齊風何以首雞鳴也政勤於上也唐風何以首蟋蟀也俗美於下也春秋之時齊晉最强齊伯至數十年晉伯至百數十年此其立國之基必有遠勝於他邦者而後英主得以乘其勢而有爲雞鳴蟋蟀所謂先立其基者也蓋自丁公唐叔立國於成周盛時其設施措置政事紀綱必有能撫綏黎庶而垂裕後昆者但世遠詩缺無從詳考賴此二

詩猶足見其遺澤何者此二詩者皆其數世以後之詩國安民樂朝野無事正人心逸豫之時而在上者不敢自逸在下者惟恐太康是其初服之善政猶存立國之紀綱未壞是以雖有一二昏庸怠荒之主而一得賢君卽可以經理整飭而得志於諸侯也故此二詩者皆當在春秋以前編詩者首載之以見夫南山盧令肅羽采苓之所以不至於亡而且以大啟其國者賴有此也

還序云刺忽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云云著序云

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東方之日云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後之說詩者因此遂謂作此詩者其意主於刺也余按還云揖我謂我儇兮著云俟我於著乎而東方之日云在我室兮履我卽兮皆以其事歸之於己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爲不肖也乃反以其事加於己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是之自汚者乎南山刺襄公也則其序云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而此三詩但云哀公好田獵云時不親迎云男女淫奔並無一言及於

刺者與南山之序迥不類疑作序者之意但以錄此詩爲刺之非以作此詩爲刺之不必附會而爲之說也又按俟著俟庭施之朋友亦可施之男女私會亦可未見其必爲婚娶者而彼姝者子以干旄例之亦可施之男子亦未見其必爲淫奔者竊謂遇此等詩但當缺其所疑不必强命之以事也說已詳見前邶鄘衛風中

魏風

葛屨汾沮洳二詩序皆以爲刺其君之儉書朱傳采序刺儉之說而疑其非刺君然玩其詞亦並不似刺儉者象揥左辟如玉如英皆就容儀修飾之美言之似譏其華而不實者寧有刺人之儉而但歎其美好者哉褊狹也狹則不能尊賢容衆非儉之謂而采莫采桑亦詩人託興之常如采芩采蕨采杞之屬非謂公族自樵采於野也孔子曰與其奢也寧儉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儉者人之美德出之於君大夫則尤難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晉悼以霸諸侯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

平仲以顯其君黜官薄祭卬段以保其室儉亦何負於人而乃以爲刺且瑣瑣焉不一而足乎太古之時汙尊抔飲楚之先世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未聞有以其儉爲病者而後世之君以奢亡國者殆不可以枚舉胡爲乎魏之人獨以儉爲詬病無怪乎宋蔡京之據周官不會之文啓徽宗之奢以覆其國也蓋此二篇章法與鄘風之君子偕老略同其前文但言容飾之美而末以一二語醒出詩意直而不迫婉而多風善於立言者也履霜采莫不過

借以起興孰此爲儉之證誤矣
園桃乃憂時非刺時陟岵以爲行役思親者得之然謂國小而迫數見侵削則二篇中皆未見此意園桃所憂在國無政若果已見侵削則人皆能知之何待於思而行役亦臣民之常唐之蕭羽召南之殷其靁豈必皆見侵削而後然乎至以十畝爲國削小民無所居語尤附會十畝但就樹桑之地言之非以十畝授田何遂至於無居朱子以爲政亂國危而不樂仕是也大抵詩序揣度爲多以唐魏之

俗多勤儉故謂之刺儉以魏國小而鄰於晉故以爲國小而見侵削耳甚至唐風之蟋蟀明言無已太康而猶以爲刺儉其誣古人亦已甚矣○陟岵篇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當以上五字爲句下六字爲句於文既順於韻亦諧蓋予與已諧季與寐諧弟與偕舉里反諧也近世乃於行役處讀斷失之矣
伐檀序以爲刺貪朱子以爲美不素餐然細玩其詞二意實兼之蓋惟賢人不得行其志而相率遯於十畝之間故在位者皆貪鄙之夫不以無功受祿爲恥其反覆歎美於辭榮之君子者正以愧夫尸位之小人也碩鼠序以爲刺其君之重斂朱子以爲刺其有司然細玩其詞莫我肯顧莫我肯德與小雅黃鳥篇筆意相類非惟不類刺君亦不似專指有司者蓋由有司不肖惟務朘剝小民以自逸樂而不復理民事以致豪強與隸皆得肆行吞噬而無所忌故民不堪其擾而思去也大抵生民困於有司之誅求者其害猶小困於衆人之魚肉者其害最鉅惟有司不以素

餐爲恥訟焉而不爲逮逮焉而不爲理則姦民益肆里巷之間皆不能安其生此卽有司廉靜寡欲民猶不勝其困況加之以貪乎無怪乎其以碩鼠爲憂也
魏風僅七篇然讀之興亡之故如指諸掌休休有容一个臣之所以保子孫黎民也執政者褊心則在下之賢才無由進況人之心思不能兩用務實政者必簡於虛文理大事者必略於小節若卿大夫惟以修飾容儀爲美而貴遊子弟倣而效之則不復以量德程才爲事而政事之乖忤

者必多西晉之所以陸沉也是以園桃詩人憂其將危然卿大夫狃於舊習莫之知也故曰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卽有一二賢者亦困於下位勞於行役家人父子無生聚之樂由是稍有識者皆不戀富貴而戀田園矣賢人去則在位者盡不肖美不素餐者正以見卿大夫之皆素餐也豈惟素餐而已方且剝民以奉已縱奸以殃民民不聊生而皆有去志所以晉師一至不復有禦侮之人而魏遂亡也故孔子曰詩可以觀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

亦奚以爲豈不信哉豈不信哉

大抵國家盛時皆以勤政愛民黜華崇實爲務故衞風首以淇澳齊風首以雞鳴唐風首以蟋蟀雖以鄭之其細已甚而猶以緇衣冠之一則其時在春秋前君德民風尚美二則編詩者亦寓懲勸之意觀其先世詩篇知其植基深固是以其後政事雖衰風俗雖敝而未至遽亡也今魏風首二篇獨以左辟象揥如玉如英爲刺則是魏當春秋以前其君大夫已無遠慮而但以修飾儀容爲事植基本不深固故其亡也忽焉是以二篇之後卽以桃園一詩繼之編詩者於此蓋有深意焉惜乎說詩者皆爲刺儉之說所悞而見不及此也漢初諸家解經雖不盡合經意尚多推之政事自毛詩以附會爲事鄭氏箋之遂變而爲章句之學學者讀之不過以爲詩賦之資舉業之用而已故今初學之童子莫不誦詩者及其爲政雖舉人進士毫無所展布吏胥作奸百姓失所皆視以爲固然無他詩自詩政自政彼其讀詩之時固不知其爲政也嗟夫嗟夫政與詩之

分其來固已久矣

季札之觀樂也於鄭風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於陳風曰國無主其能久乎然陳爲楚靈所滅楚平復封之至春秋之末而後陳卒亡而鄭下至戰國之初而後亡乃魏風之大而婉險而易行者反於春秋之初而先亡何哉蓋凡風俗之浮靡而無遠慮者勢必浸衰浸弱以至於亡若掊克持權强凌弱衆暴寡有不可終日之勢則其亡也忽焉吾故讀黃鳥我行其野之詩而知周之必衰讀

碩鼠詩而知魏之必亡也何者賢人去則風俗日頹故白駒之後次以黃鳥我行其野兩篇十畝伐檀之後次以碩鼠一篇理勢之自然也然我行其野不過昏姻不相顧恤而已薄則薄矣初未有相淩藉事也黃鳥啄我粟矣然所損不多且猶有邦族之可復也碩鼠則吞噬無厭矣而又作於土著之人非適樂土其勢無以自全是以西周雖隕猶有郟鄏之遷而魏遂爲晉所滅也大抵人情之不相顧恤者患在淩夷不振故其害緩互相吞噬者患在臲卼不

安故其害速學者比而觀之則興亡得失之故了然可覩矣

二南以外豳風尚矣其次則莫若魏風鄭衛之風舒緩君子是以知其國勢之弱齊秦之風雄武君子是以知其國勢之强魏風則皆不然其詩樸茂深厚元氣未漓蓋其俗猶爲近古焉葛屨之刺褊心止篇終一語彼汾之譏貴遊僅微露其意皆不失溫柔敦厚之旨陟岵有思親之念無怨上之心有如北山之歎不均者乎無有也有如肅羽之呼蒼天者乎無有也且不言已思親而但言親思已慈孝之情尤爲篤摯十畝但言退居之樂不及服官之難意在言表殊耐人思伐檀命意尤高托興尤遠爲美爲刺一毫不露圭角而一唱三歎諷之使人塵鄙之心都消惟園桃與碩鼠憂時慼事語頗沉痛然猶不肯斥言不肯直指想其人材之美風俗之厚蓋迥非他國所可及惜乎其君之不足有爲耳然晉自併魏以後國勢益强遂霸天下及三家分晉而魏氏爲多賢文侯修德勤民爲戰國諸君第一

善乎吳季札之言曰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諒哉其知音也千載而下讀其詞猶令人神往信乎詞之與聲果不容分而爲二也

唐風

唐風何爲首以蟋蟀也猶齊風之首以鷄鳴也所以著晉盛之所由來也而蟋蟀之用意較之鷄鳴尤美序乃以爲刺晉僖公儉不中禮今觀其詞但云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儉何在焉且云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刺何在焉朱子以爲

歲晚務閒相與燕飲而憂深思遠者得之然尚有未盡者何者此詩前四句特係開筆後四句乃其主意與東山之四章相類彼借客以形主此先反而後正耳非謂人之當樂正謂人之不當過於樂也職思其居居謂現在所居之地四民各有本業先盡力於其所當務而後以其餘暇行樂雖行樂而仍不忘其本業也職思其外外謂意外所遭本業雖已克盡而事變之來無常不可以爲未必然而置諸度外朱子所謂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當過而備之

者是也職思其憂樂者憂之所伏太樂則憂必至故計然曰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孟子曰生於憂危死於安樂所以樂之時常作一憂之想也瞿瞿悚惕瞻顧也蹶蹶黽勉奔赴也休休安吉嘉美也樂不忘憂則不至於有憂傳所謂亡者保其存者也然則此三章者卽高宗不敢荒寧文王小心翼翼之意非陶唐之遺民安能如是第以勤儉美之猶失其旨況反以爲刺儉不但與詩意相枘鑿而與季札所言思深憂遠者亦大相逕庭矣而世猶以序爲可信無怪乎授之以政而不達也

大抵人情處貧困則思慮多周處安樂則奢佚易起唐自叔虞至此蓋不下數世百有餘年太平日久年豐人樂上下恬熙正縱恣怠惰之時而其言乃如是則其居安思危循分守義不待言矣後世人情頹薄不耐處約亦復不耐處樂衣食饒足則侈蕩頓生乾隆四十三年余鄉大饑人不自存甫豐收三年而民卽恣意暴殄貧者亦美衣食憚勤苦近西山處俗尤尚侈婚壼之費常至鉅萬城中演劇

幾無虛日尤好爆竹之戲聲常盈耳每歲放烟火於城南男女駢肩累跡蜂屯蟻聚有娶妻者則姻友助以炮沿途聲常不絕其以繁華相尚若是其居且不之思況於思外又況於思憂乎然強者皆取人財以自奉縣者百計謀人之財而愚弱者一遇荒歲卽逃外郡困踣道路閒嗚乎吾不知其何心而必如是然後快也使能如唐風之好樂無荒則皆有以自給可以不必害人亦不至於窮餓然萬威怯智欺愚橫暴鄉里人皆習以爲常而不之怪數十年不

甚者十家而九而少節浮費則衆共非之故諺曰笑貧不笑娼吾願爲政者善所以導民使風俗漸臻於淳厚庶幾無愧於學詩也

古人之言有其意本在此而讀之可以悟於彼者出其東門言好德也然讀之而知鄭俗之淫蒹葭言好賢也然讀之而知秦之不重士吾故讀山有樞之詩而益知唐俗之美也蓋惟其民勤於職業所憂者遠而不肯苟目前之安是故詩人以此勸之使如陳鄭之風淫靡是尚則此詩不

必作矣且其所謂喜樂永日者不過曳婁衣裳馳驅車馬掃庭內而考鐘鼓使在今日即爲循分自守之人初無放縱荒淫之事而已滿其願亦何其易足也後世悉爲淫巧狎妓呼盧鬧燈演劇烟火雜戲闐城塞巷皆古人所未見未聞即以衣裳言之而亦有貂銀呢羽之奇以酒食言之而亦有燕窩海參之目其餘雕鏤挑繡之屬爭月爭妍亦莫非古人夢想所不到視所爲曳婁馳驅者且淡漠而無味然則古所云逸樂者即後世之不自逸樂者也況於不

自逸樂者乎吾故讀山有樞而益歎唐俗之美而知晉之必霸諸侯也序乃以爲刺晉昭公政荒民散將以危亡與詩意全不類豈有不勸之以勤政愛民而反勸以及時行樂不憂國亡而反憂死宜乎朱子之不取其說也呂氏祖謙乃以呂穎之棄珠玉爲比曲爲之解穎但責呂祿之棄軍未嘗勸以棄珠玉也特自憤而棄珠玉耳豈得用以爲比甚矣後儒之好附會以護序之失也

杕杜序以爲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

將爲沃所并爾朱子詩序辨說云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未必如序之說也況曲沃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未遠乎余按曲沃正晉之宗族方患其強大有滅翼之勢而今反謂他人不如同姓與其事正相反朱子非之是也然吾反覆讀之一何其與晉事如合符也蓋自昭公以後患在兄弟之相爭奪而自獻公以後則患在兄弟之相疑忌桓莊之族譖富子而去之獻公盡滅桓莊之族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文公諸子皆適他國其見

於傳者雍在秦樂在陳成公在周襄靈以後遂以爲常卒至公室衰微六卿相併而韓趙魏其分晉國詩言若蓍蔡然則是此詩與滅翼以前之事正相反與獻公以後之事酷相類而序乃以曲沃爲言者無他序以無衣爲美武公而此在無衣前故臆度之而以曲沃之事當之不知無衣未必果美武公而篇第亦不無失次或者此詩即指獻公以後晉事而言亦未可知但不如序所說耳即果詩人自道其家事而其理自可通於國使晉君能服膺此詩則無

復有三家分晉事矣然則無論此詩所言爲家爲國而其禍福皆如燭照數計無怪乎季札以爲思深而憂之遠也五霸桓公爲盛齊桓在位數十年晉文在位不及十年而管仲天下才先軫狐偃趙衰等亦非其比然齊桓既沒齊遂失霸而晉文子孫繼霸百數十年此何故哉吾讀春秋經傳時嘗疑之近年細玩風詩始知其故蓋晉本承陶唐之舊民情淳厚流風遺俗尚未盡改非但蟋蟀一詩好樂無荒爲思深而憂遠也觀椒聊之盈升亦似預知有汾隰之獲者閔杕杜之葉湑亦似預知有屯留之遷者乃至采苓之刺聽讒爲之代謀深慮亦似事外之人出於忠君愛國之忱而作焉者與巷伯青蠅遭讒憂憤之詩皆不類即鴇羽之思親杕杜之好賢亦皆足見風俗之美是其植根深固迥非他國所及不惟鄭衛之靡弱不可同語即泱泱大風亦安能望之是以易世之後猶師武臣力綿延數世下至戰國之初而猶謂晉國天下莫強也故讀豳風知周

之所以王讀唐風知晉之所以強信乎詩之可以觀也

讀風偶識卷之三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刊

讀風偶識卷之四

大名崔述東壁稿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秦風

吾讀詩至秦風車鄰之篇而不禁喟然三歎也曰嗟乎趙高之禍其萌於此矣春秋之世齊晉爲强而戰國則秦爲盛然齊風首以鷄鳴唐風首以蟋蟀而秦風之第一篇第一章獨斤斤以寺人爲言且寺人亦有見於詩者矣寺人孟子巷伯有之矣然特憂讒詩耳時維婦寺瞻卬戒之矣

然特因哲婦傾城而波及之耳未有鄭重言之若此篇者寺人之權安得而不重乎曰未見君子寺人之令不過往來將命初無預政事也曰寺人所以能干政者正以其將命耳寺人亦有何權寺人之權卽君子之權也故人旣見君子則權在君子未見君子則權在寺人秦之權在始皇者也然人不得見始皇則始皇之權卽在趙高始皇崩權在二世者也然人不得見二世則二世之權亦卽在趙高彼夫扶蘇蒙恬蒙毅李斯之屬駢首而就戮者豈有他哉不過未見君子而已藉使扶蘇蒙恬得見始皇始皇必不殺之卽毅與斯得見二世而言其情亦未見二世之必致之死也是以鄭之緇衣孜孜焉適賢人之館齊之鷄鳴汲汲焉聽羣臣之朝無他皆恐人之不得見君子耳陳蕃竇武楊漣熊延弼之屬位居台輔功在國家而一旦不獲其死無他亦不過不得見君子耳故孔子曰詩可以觀豈不信哉豈不信哉此治亂興亡之大要不知說詩者何以皆無一言及於此而但以爲美其君之初有寺人車馬也無

怪乎誦詩者多而授之以政而不達者亦正不少也

詩之言未見君子者多矣汝墳曰惄如調飢草蟲曰憂心忡忡皆據未見時之思慕言之惟未見時有相慕之忱故旣見時有相逢之樂而此篇獨先以寺人之令若未見時有寺人之令然後旣見時有瑟簧之鼓者嗟夫旣見君子則並坐鼓瑟並坐鼓簧其情親矣其分簿矣而未見君子則不能不借助於寺人豈不可懼也哉是以及時行樂猶恐耄不能待而其忘也忽焉亦非但此詩然也權輿之詩

曰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何以始重之而終替之也毋亦惑於近侍嬖倖之言以至此乎晨風之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亦似初嘗有功於國而後爲人所間不得見於君者故序以爲棄其賢臣朱子雖疑晨風爲婦人念夫之詞然玩其詞意未見其必然而百里奚非秦人扊扅之歌不見於經傳恐未可以是概秦俗也語詳朱子詩傳大凡人主任用近侍賢人未有不爲其所譖者編詩者以車鄰始以權輿終或亦有深意存焉乎觀

於商鞅富強之才必由景監以見呂不韋懼禍則薦嫪毐以爲內援似秦立國以來多寄耳目於寺人者而秦本周之舊先王遺澤猶存固當有遠慮之君子或者詩人見微知著故作此詩以風之未可知也縱作詩者不必果有此意而讀此詩自可以悟此理正不待於讀秦本紀李斯列傳而後知其敝也

壅蔽之患不但寺人然也但凡近習嬖倖苟得將出納之命皆能變是非而快恩讎唐長孫無忌以元舅秉政受托孤之任而一日不得見高宗則生死之命懸於許敬宗之手五代歐陽彬求見楚王馬殷知客樊某索賄不遂竟不得見殷卒奔蜀爲節度使故彬詩云無錢將乞樊知客名紙生毛不爲通亦不但人主然也即府縣長吏苟使人將出納之命皆能隔聰明而作威福昔者府縣官皆坐堂上理事吏胥環立案前以聽命訟者投文者咸執牌由門而進面爲批答置印架上有文移則取而印之以故權不下移台宪者少寅賓館在大堂之側士大夫來則見之踰日

則往答之非徒示謙而已亦欲諮諏小民之疾苦也以故上下之情常通不知何時改辦事於宅門以內文呈批稿悉由宅門出入而爲守令者又多耽於逸樂妄自尊重往往懶於升堂訟者待至數月或至經年而不得見至士大夫來者尤不樂與酬對即其人爵位匹敵可與並坐鼓瑟鼓簧之人而亦艱於一見由是權盡歸於門丁吏胥喜則福之怒則禍之一縣中莫敢誰何者役之煩也獄之冤也百姓皆以告官而不知主之者自有人也豈必寺人然後

能爲威福也哉嗟夫十五國風人讀之皆詩也余讀之皆政也雖然此難爲世之事事舉業者言之也

吾讀秦風而知秦之必并天下也吾讀秦風而知秦并天下之後之必不復見三代之盛也何者三代盛時皆以德服民以禮治民東周以後王者不作諸侯地醜德齊莫能相勝則惟以力爭之而兵凶戰危人情多憚而不肯前獨秦俗樂於戰鬭視若日用尋常之事小戎婦人詩也而矜言其甲兵之盛若津津有味者則男子可知矣無衣乎日

詩也而志切於戈矛意在於同仇行陣也而衽席視之鋒鏑也而寤寐依之則臨敵可知矣其風俗之勁悍如是天下誰復能當其鋒者湯武既不可作而自田氏三家擅政以來即桓文亦不能再覯天下之必折而入於秦者勢也雖然既以力爭之則亦必以力守之漢高帝所以威加海內必思得猛士以守四方也是以所務者惟治其甲兵扼其險要峻其法令以弱天下之民而先王之道以德齊以禮者至此都無所用雖欲復爲三代烏可得哉無怪乎蒹葭之伊人之隱而不出也朱傳之論無衣深得其旨惟謂小戎爲以義興師尚有未盡篇中但稱車甲之盛固未嘗有一言之及於義也至序反以無衣爲刺用兵失之遠矣

又按春秋傳季札觀周樂以齊豳秦魏唐陳爲次而今乃列於唐風後者意編詩者之所更定蓋自周衰鄭弱齊晉迭興晉霸既衰而秦遂有雄天下之勢此古今升降之原或編詩者預知之而列之於此未可定也

白駒好賢詩也曰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曰所謂伊人於焉

逍遙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蒹葭亦好賢詩也然但曰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而已不望其縶維也不望其逍遙也亦不恤其有遐心焉否也何者白駒之時周道既衰周禮尚在特其君不能用賢其臣不能舉賢故詩人猶冀其人之出仕其國之中興焉迨至平王東徙地沒於戎秦雖得而有之而所聽信者寺人所經營者甲兵征戰而不復以崇禮樂敦教化爲務人材風俗於是大變然以地爲周之舊也故猶有守道之君子能服習先王之教者見其政變

於上俗移於下是以深自韜晦入山惟恐不深詩人雖知其賢而亦知其不適於當世之用是以反覆歎美而不勝其惋惜之情吾故讀蒹葭而知三代之將變爲秦漢也序以此詩爲刺襄公之不能用周禮說者因以伊人爲喻周禮朱子以其說爲鑿夫强指伊人以爲周禮其說誠鑿然以伊人之不出爲因周禮之不用則朱傳與序說未嘗不互相發明也特說序者失其指耳嗟夫此詩在小戎之後黃鳥之前知秦人惟務强兵而不復以愛惜人材爲事使

伊人不在水一方且將有繼子車氏之三良而不保其身者信乎其有見幾之哲宜詩人之反覆而歎美之也

陳風

齊風首以鷄鳴唐風首以蟋蟀陳風何爲首以宛邱東門之枌也君子是以知陳之不能久也大凡人情宜勞而不宜逸宜檢而不宜縱奢蕩之心勝則本務必荒於是乎孝弟勤儉之風微奢蕩之俗成則財用必匱於是乎爭奪欺詐之事衆故敬姜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是以賢君大夫修其政事務防閑其民使不得縱恣今陳風首二篇卽以奢蕩爲事則其政事可知已矣且三百篇之中亦有言佚樂者矣還之言夸矣然不過好田獵耳山有樞言及時行樂矣然不過酒食衣服以自適耳未有若陳俗之專以遊蕩爲事者也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國何恃而能久是以春秋之世陳最不振幸而齊桓一霸得以少安齊桓既亡遂折而服役於楚未久遂爲楚莊所滅幸而復封而楚靈復滅之又幸而再封而

楚惠卒滅之豈非風俗之敝故哉詩人蓋預知其如是故賦其事而深譏之而衡門之高士亦遂樂飢而不出也

衡門序以爲誘僖公朱子以爲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今按衡門貧士之居樂饑貧士之事食魚取妻亦與人君毫不相涉朱子之說是也細玩其詞似此人亦非無心仕進者但陳之士大夫方以逢迎侈泰相尚不以國事民艱爲意自度不能隨時俯仰以故幡然改圖甘於岑寂謂廊廟可居固也卽衡門亦未嘗不可居魴鯉可食固也卽蔬

菜亦未嘗不可食子姜可取固也卽荆布亦未嘗不可取語雖淺近味實深長意在言表最耐人思蓋賢人之仕原欲報國安民有所建白若但碌碌素餐已無樂於富貴况使之媚權要以干進彼賢人者肯爲宫室飲食妻妾之奉而爲之乎恬吟密詠可以息躁寧神朱傳得其旨矣

東門之池序以爲疾其君之淫昏思得賢女配之今按漚麻漚苧絕不見有淫昏之意卽使君果淫昏亦當思得賢臣以匡正之何至望之女子而人君禮不再娶恐亦不容別求良配也朱子以爲男女會遇之詞較爲近理然亦無由見其必然細玩此詩絕無狎褻之語而有隨遇而安之意恐亦賢人安貧自得者所作旣息交而絕游則惟有悅親戚（親戚猶言骨肉至親）之情話耳老萊子攜妻負薪梁伯鸞夫婦偕隱何嘗非賢人之事正不必因彼美淑姬一語遂定以爲淫詩也

東門之揚以下六篇序以爲刺詩者五篇今玩其詞惟墓門株林爲刺詩耳株林一篇絕無一語直斥之者但云胡

爲乎至株林以從夏南故也然則非適株林也特從夏南耳一問一答痛疾之意溢於言表二章又言說于株野朝食于株則其惟務荒淫不恤人民不理政事顯然可見其言語之妙與鄘風牆茨篇略同但用筆各異耳至以墓門爲刺陳佗則絕不類陳佗不聞他惡但爭國耳而篇中絕無一語針對陳佗者此必別有所刺之人旣失其傳而序遂强以佗當之耳若此果爲刺佗則語皆索然無味夫人能之矣吾故讀株林而知墓門之必非刺佗也蓋陳靈之事見於春秋傳故得知其事之首尾因并知其立言之妙墓門所刺之人不見於傳故無從知其妙然則三百篇中言語之妙者不知凡幾特其事不見於傳無可考耳吾願說詩者皆缺其所疑勿强不知以爲知也

陳風凡十篇首二篇卽言歌舞其餘八篇言男女約會思慕者四篇刺淫亂及無良者二篇獨衡門東門二篇爲佳詩耳然皆賢者高蹈不仕之作則其風俗政事從可知矣與季札曰國無主其能久乎可謂知樂也已吾故讀陳風

而知陳之必亡也然吾讀株林而又知陳之未遽亡也何者靈公雖無人理然大夫諫之詩人刺之是其直道猶存公論未泯知其民心尚有一線之未盡不然荒淫者醜之而已人亦不復醜之卽醜之亦不爲詩以刺之卽刺之亦無人爲傳之矣是以楚莊滅陳而復封之楚靈滅陳而楚平又封之至春秋之末而後陳卒亡信乎詩之可以觀也近世說者動謂詩不當存淫詩不知政事得失風俗盛衰皆於詩中驗之豈容刪而不存若如所言詩何由得通於

政季札亦何由辨其得失及國祚之短長乎其亦迂腐之至也已

豳風補說

七月非周公作鴟鴞非東征時作東山破斧非大夫美周公亦非周公勞歸士而歸士答勞之詩皆已詳於豐鎬考信錄中矣然七月一詩義藴精深尚未及詳申其說故復補而解之如左

七月篇解

余少年時最愛七月一詩近因眼疾艱於翻閱往往背誦風詩以自遣吟諷既久始覺少年所得尚淺卽先儒之說

亦尚有未備未安者暇日乃爲之解於所未備者補之所未安者易之兩說互異者折衷之疑則缺之已詳者則不復贅時嘉慶庚午夏六月也

七月一詩舊說謂首章前六句言衣後五句言食二章至五章終衣之意六章至八章終食之意余按釆蘩獻豣與衣無涉也于茅鑿冰與食無涉也且衣莫多於布而布必精於麻何爲前四章反無一言稱麻而後三章乃不一而足乎細玩此篇文義首章與第七章相爲首尾首章言農

事之始七章著農事之終而資生之計以衣食居三者爲要無以卒歲豈復有于耜之人不先乘屋必致誤播穀之事是以首章農事未舉先言授衣七章農功甫畢卽言乘屋此一篇前後之章法也其中五章則皆敘田家雜事先之以蠶桑者豳地多寒承上章授衣之文而先言養老之事也因帛而遂及裘故于貉取狸次之因衣而遂及居故塞向墐戶次之而第六章則又雜事中之尤瑣細者初未嘗以衣食分也是故同一衣也麻爲農夫所藝則次之於黍稷之後蠶爲女工所成則列之於雜事之中至第八章則又於衣食居三者之外補其未備者以此求之章法次第井然可辨正不必取此七章而分屬之衣食也說並詳各章中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此章述稼穡之始于耜舉趾稼穡之始事也先之以授衣者豳中南北皆山豳在北山之北地最苦寒無以卒歲來年誰爲之于耜舉趾者楊忠愍公繼盛之詩所謂嚴底餓夫寒欲死來年縱稔濟誰飢者也故以授衣先之冠之以流火者衣非旦夕可成故於兩月前預圖之大凡人情狃於目前罕爲後慮豐則不爲荒備健則不爲疾備熱則不爲寒備七月火雖西流殘暑猶存距寒尚遠乃見星流卽知寒之將至先事而籌則無倉卒之患諺所謂天河掉角方音讀平聲防備蓋寓者也故以流火冠之　七月九月夏正也一之日至四之日周正也傳云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余幼讀此詩亦尋常視之其後身至豳土卽今陝西邠州唐時改豳爲邠仲冬之月朔風勁甚逮季冬時小立庭中微風不起而肌膚若裂其寒眞有如觱之發栗之烈裂同者然後知詩人體物之精立言之妙也前但言衣後兼言褐者褐亦豳所產也　耜耕器卽今之鋤也古未有犁故用耜以耕也言同我婦子者帛肉專以奉老勞苦則卑幼皆當任之也田畯至喜者上下一體愛民深故課耕勤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此下五章皆敘田家雜事復以流火授衣冠之者因下文言蠶桑之事故也雜事首以蠶桑者一則王政以養老爲要故孟子述王政亦以牆下樹桑五十衣帛爲始一則承上章四之日舉趾之文遂言夏正二月事也　陽晴暖也有鳴倉庚月令所謂仲春之月倉庚鳴是也微行由宅至桑徑也孟子所謂樹牆下以桑者非環牆皆桑也民居必

相櫛比左右皆鄰也蓋於牆外田內樹之是以必遵微行以求之也求柔桑者二月間蠶尚稚鄭箋所謂蠶始生宜稚桑是也　蘩毛傳以爲白蒿所以生蠶按召南詩以采蘩爲公侯之事春秋傳稱蘋蘩蘊藻之菜可羞於王公則蘩乃蔬屬可爲饌者非白蒿亦非以生蠶者古今名物不同缺之可也朱傳以爲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果如是則詩先言求柔桑而後言采蘩於文爲倒置況用蘩爲時不久爲數無多何以於采桑不言祁祁而反於采蘩言祁祁乎然則詩特因言二月間事故連類而及之不必果以飼蠶故也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毛傳以爲與豳公子同出同歸女遵微行何由得與公子同歸鄭氏不從是也然謂感陽氣而思男欲嫁公子其失尤甚惟朱傳以爲許嫁之女以將遠其父母爲悲者得之蓋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然男多樂婚而女多不樂嫁何者男子娶妻與之共事父母女子適人則不得事己之父母少有人心者自應爾爾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傷悲固人情也

如鄭氏之言傷春思嫁乃後世不肖女子之所爲寧先周之美俗而有是哉女而嫁公子則爲卿大夫之女可知然且貴而能勤如是宜乎朱子以爲風俗之美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此承上章言仲春蠶桑之事遂言季春蠶桑之事因終言之以至於成衣也蠶月卽夏正之三月不稱三月者豳俗重蠶故呼此月爲蠶月猶今人之呼十二月爲獵月也

條桑芟桑條也凡樹至春則芟其條使續生者得遂其長故擇其桑條之遠揚者芟而落之以取其葉而枝小附幹者則但采其葉蓋蠶至三月壯而食多是以廣取桑葉以飼之也　載績績絲以爲帛也舊說以爲績麻按上方言治絲之事何得不言績絲而言績麻使絲事有首而無尾乎蓋承上文言績絲而麻之績亦包括其中耳觀下文言爲公子裳亦指帛而言則此績之爲績絲明甚　周人尚赤故曰我朱孔陽遷岐以前周已尚赤然則騶衍稱周以

火德王劉歆稱周以木德王克商之後始尚赤者其妄不待言矣裳猶衣也變文以協韻耳庶人五十以上者皆衣帛而云爲公子裳尊君親上之義舉其重者而言之也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此因上兩章言蠶桑之事由帛而及於裘遂推言之以及於大獵也　秀葽草蕃也鳴蜩蟲壯也草蕃蟲壯皆非田獵之時至八月而禾稼熟十月而木葉脫然後田獵取物之中亦有愛物之仁存焉　上言于貉下言取狐狸互文以見意也爲公子裘猶言爲公子裳舉其重者言之卿大夫士庶人之老者皆在其中矣　于貉私獵也其同大獵也安不可以忘危故有文事必有武備然兵凶戰危非可嘗試者故借田獵以習之私豵獻豜亦尊君親上之義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父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此因上章言製裘以禦寒遂言入室以禦寒之事也　斯螽莎雞蟋蟀朱傳以爲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是也舊說以爲三物後世謂之促織或謂之絡緯亦謂之蛩皆是物也啟向本以清暑故寒則塞之戶歷三時不無剝落故墐之云嗟我父子者前三章言裘帛皆以奉老此入室則與幼皆同之故特著此文也　前章首以四月此章首以五月亦章法也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

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此章雜敘農桑餘事蔬酒器物之屬皆田家瑣細之務也　鬱薁未詳何物菽今謂之豆後文十月納稼有菽而此文七月已言亨菽者蓋豆種類最多豇豆有入飯入蔬二種扁豆亦以入蔬皆陸續摘食之白豆將熟者亦可食故七月即亨菽也　邠土宜棗肥大甘美他方莫能比者稻北方罕種之今邠州惟一川產稻竊意古者亦當如是蓋

緣所產無多以故不以充食但以釀酒是以後文納禾稼不言稻而此文爲春酒獨言稻也　稻有黏不黏二種不黏者可食黏者可爲酒所謂糯米者也故箋傳皆謂稻以釀酒竊疑棗亦用以釀酒者今山東有棗酒關中多用柿醋或者以棗入稻而釀之春酒二句雙承上兩句未可知也　壺瓠也苴麻屬叔義未詳蓋治麻也傳謂苴爲麻子與壺皆以充食按昔人稱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又稱魏王貽我五石之瓠論語亦稱匏瓜繫而不食則似古人於壺但以備器用不以充食也而麻子亦非可食者蓋亦治麻以爲布耳所以瓜獨言食而壺但言斷苴但言叔也　荼未詳何物或云即今茶也按荼茶文相似古讀荼音與茶正同說爲近之但茶非可常食古今不同缺之可也樗今俗謂之臭椿易生而非美材故以爲薪後世近山多薪煤旣洩地氣亦勞人力平地多薪秸稾糞則煙濃遇歲歉則不給於用古人豈無秸稾且邠山亦產煤然皆不用而惟用樗惜乎後人但苟目前之安莫肯預樹樗於數年前也

云食我農夫者別於上文春酒介壽之養老者而爲言也

上章首五月此章首六月正與上章意同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旣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此終首章稼穡之事也首章于耜舉趾開農事之始此章築場納稼表農事之成首尾呼應詩人之章法也前言八月其穫此何以言十月納禾稼也禾熟先後不齊此舉其

終而統言之故也何以繼之以乘屋也猶首章之先之以授衣也　黍類稷而穗散有二種黏者可爲酒詩所謂豐年多黍多稌爲酒爲醴者也不黏者可爲飯河以北呼爲穄今邠人謂之糜詩所謂其饟伊黍論語所謂殺鷄爲黍者也朱子黍離傳云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按此乃今蜀黍種自蜀來而黏者可爲酒故名蜀黍俗呼爲高粱非黍也黍中原徧地有之朱子生長閩中閩浙多稻麥無黍僅有蜀黍故誤以爲黍耳　稷漢以後謂之粟今

北方農夫皆呼爲穀粟本黍稷未去皮之通稱對米而言則皆曰粟故曰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粟之中稷最蕃故概呼之爲粟而黍則必稱黍以別之久之而稷之名遂掩朱子黍離傳云稷一名穄似黍而小或曰粟也按說文云穄糜也又云糜穄也穄乃黍之別種故糜從黍今邠人亦呼黍爲黏糜何者其類同也說文云莠草似稷而無實今俗所謂穀正與莠相似非農夫往往不能辨而穄與莠毫不相類則穄之非稷明矣但山東河南之人多讀入爲去因

有誤以稷爲穄者閩浙舊無此種故無從辨其是非耳云穄非也云粟是也（詳見陸稼書先生黍稷辨及余稷穄辨中）　重與穋黍稷皆有之言黍稷復言重穋者雨暘無定度宜早宜晚不可預卜故多其種以冀其有一當也禾黍稷之通稱凡穀之穗側垂者皆爲禾故禾從木而側其首（篆文作𣏟）麻所以績爲布而成衣也詳於桑而略於麻者帛貴者老者之衣布卑幼之衣也前已言亨菽此復言菽者前舉其一二種此則兼諸種而統言之也麥以五月熟乃言於此者農事既畢通

計一年之所入也　宮功朱傳云邑居之宅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余按二義皆當有之觀於爲公子裳爲公子裘則上下一體義固無所別也日入而息乃宵而索綯者冬晝短而夜長故以夜補晝也其始播百穀朱傳得之鄭箋以爲祈穀非也蓋謂明春又將于耜舉趾其文正與首章相呼應也　首章農事未起先言授衣此章農功甫畢卽言乘屋首章由子丑月逮寅卯月此章敘戌亥月而仍及子丑月復遙注寅卯月亦章法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農桑事畢之後何以復終之以此章也此古聖人所以燮理陰陽而使無水旱之災者也何者務農養蠶人力盡矣田疇可闢百穀可成矣然使雨暘不時五穀不登農夫將奈之何故復繼之以此章也蓋雨暘之不時有二一由於天地之氣不通一由於上下之情不達鑿冰四語所以通天地之氣也肅霜七語所以達上下之情也　雨也者雲所化也雲也者地氣之升焉者也深山幽壑人所不居耕鑿之所不及此雲所由升也隆冬冰堅寒氣凝結則春分以後地氣不得上升而為雲邠山多而地寒層巒疊嶂之中必有積冰之處故必鑿冰以疏其氣也　鑿冰於二之日者何此冰堅之候也納凌陰於三之日者何恐過此而冰泮也獻羔祭韭以啟冰室於四之日者何春分以後陽氣日盛恐陽氣之燥陰故漸啟其冰以宣陰氣此所以陰

不伏陽不愆而地氣常升也　然亦有密雲布空而雨不降者何也燥氣之爍之也燥氣何以爍也里巷之間強凌弱衆暴寡而上不之知知之而不之禁則怨且憤怨憤之氣盛則雲雖升而不能成雨是以東海孝婦冤死三年不雨神宗用鄭俠言罷新法而天即雨故欲和陰陽之氣者必務通上下之情朋酒羔羊而躋公堂所以通上下之情也　曰雨暘不時由於訟獄不平以平訟獄可矣羊酒而躋堂何取焉曰訟獄之平既事之後則然耳治民之道固有立於未事之先者不待於訟獄也古者諸侯之國大者不過百里如今一縣然者而其下有卿有大夫有上中下士承流宣化者多矣使其君如今縣令長高自位置不屑輕與士民相見民誰敢以朋酒羔羊躋其堂者羊酒之躋公堂民之親其君也實由君之親其民也　此其上下之間無異家人父子民有所欲皆可自言於上而與聚之民有所惡皆可自言於上而勿施之不但暴寡凌弱上必知而禁之也而衆自不敢暴寡強自不敢凌弱無他知其耳

目悶而痌瘝切也兵法所謂上兵伐謀者此也　上下交而陰陽和雨暘時而禾麥登休矣盛哉此七月一詩所以必終之以此章也

七月一詩凡事皆爲未然之慮不待於臨事也九月授衣而先言七月流火者見火已流知衣之將授也四之日舉趾而先言三之日于耜者計田將耕知耜之當治也于貉其同在子月後也見其穫隕蘀而已預戒之塞向墐戶爲改歲計也當動股振羽而已遞數之至第七章末始明指

其故曰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然後知前文之流火于耜等語皆非泛言誠爲先事之慮故也蓋天下之事未事而圖之則有功臨時而計之則無及計然所謂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者也是以樂則慮憂常則慮變豐則慮荒故有終歲之憂而無一朝之患後世之民情則不然田穀豐登則佚樂頓起衣食恣爲好美風俗務尚紛華若豐登可以常恃者一遇凶荒非流離於道路即刼掠於閭閻亦復何濟於事甚矣古人風俗之美也

七月一詩資用盡取之於國中不待於外求也五穀取之於田不待言矣其次莫如衣而帛取之於桑布取之於麻裘取之於貉又其次莫如室而亦不過茅索以供其用乃至酒取於稻薪取於樗無非國中之所自有此外惟厲鍛之屬須涉渭取之耳是以其民各自安於耕鑿之天無求於人無慕於外不待捐金於山而固無所用於金也不待沉珠於淵而固無所用於珠也夫惟不貪是以無爭夫惟無爭是以宗族和諧鄉里姻睦美哉俗乎余幼時至鄉中

見其俗尚有一二近古者薪米取之於田衣則市綿而紡績以爲布罕有靡麗之飾魚肉之奉而應酬亦殊少即有之亦多以餅餌爲饋遺以故人不蓄錢亦不貪錢壯年以後鄉民漸尚紛奢需用日增非錢莫能買也由是人多貪錢智者欺愚强者淩弱而風俗遂日敝吾故讀豳風而不能無今昔之感也

七月一篇自正月至十二月趨事赴功初無安逸暇豫之一時男子耕耘於外女子蠶績於內未舉趾而已先于耜

甫納稼而即執宮功雖農隙之時而亦有剝棗斷壺采荼薪樗取狐貍纘武功之事乃至冰堅水涸一切之事皆畢而猶使之冒寒鑿冰毋乃迫於勢乎曰此先王之所以爲憂深而慮遠也大凡人心不能無所用不用於此則用於彼不用於正則用於邪日有所用而無休息則心專於所營之事而不暇他有所及以故無分外之思一日無所事事則其心遂放而慆淫之念得以乘之而入於是乎博奕樗蒱燕歌楚舞煙火燈船雜戲之屬盛行於時而民之心遂蕩蕩則不復思義於是乎子不思孝弟不思友而鄰里亦不思任卹且其用財既奢則必不敷所出不敷所出則必取之於人於是乎智欺愚强凌弱相爭奪而不止訟獄自是繁而風俗自是壞矣是以楚莊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魯敬姜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吾故讀七月而知周之所以王讀蟋蟀而知晉之所以伯也惜乎後世之學優而仕者之罕知此義也

東山詩解

東山一詩敘室家離合之情沉摯真切最足感人而絕無怨尤之意尤足以見盛世風俗之美余曩在京師時滇南陳履和以其所作東山詩解貽余余嘗書其文後數十餘言載於余文集中暇中吟諷此詩猶覺所論未盡不能自已復著此解附載之於七月諸章之後

衛宏毛詩序云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余按首章自敘途中情形次章代寫家中景象皆未歸時事謂之爲完與思尚屬近之至第三章明言久別乍逢之喜故曰婦嘆于室我征聿至而云室家望女已爲誤解若第四章乃言夫婦聚首之樂而借新婚以形容之然後以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兩句醒出主意詞意甚明今乃以爲樂男女之及時是反以襯筆爲正筆失詩人之指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二句無韻我來自東韻零雨其濛叶東我東曰歸韻我心西悲叶歸製彼裳衣叶歸勿士行枚叶歸蜎蜎者蠋韻烝

在桑野韻敦彼獨宿叶蠋亦在車下叶野

首章先寫未歸之時途中情形以爲下文作勢西字直照下婦嘆于室句獨宿車下所以反跌三章我征聿至四章其舊如之何句不寫未歸時之苦不見既歸後之樂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韻亦施于宇韻伊威在室叶實蠨蛸在戶叶宇町畽鹿場韻熠燿宵行叶場不可畏韻讀平聲也伊可懷叶畏也

次章極寫家中蕭條景象暗含三年二字在內首章所謂

我心西悲者也家中蕭條如此何以爲情不如是不見歸後之樂也前兩章純用反跌文勢極佳以伊可懷結之神氣直注末章其舊如之何句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韻婦嘆于室叶垤洒掃穹窒韻我征聿至叶窒有敦瓜苦不入韻烝在栗薪韻自我不見不入韻除首二句外篇中單句惟此二字不入韻于今三年叶薪

三章乃寫夫婦相逢之樂婦嘆于室我征聿至兩兩相對然使乍別即歸亦屬常事無足異者故復借瓜點出三年二字以見久別重逢之樂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韻熠燿其羽韻之子于歸叶飛皇駁其馬叶羽親結其縭韻讀若羅九十其儀叶縭讀若俄其新孔嘉叶縭讀若歌其舊如之何叶縭

此當寫夫婦重逢之樂矣然此樂最難寫故借新婚以形容之縭也而親結之儀也而九十之凡其極力寫新婚之美者皆非爲新婚言之也正以極力形容舊人重逢之可樂耳新者猶且如此況於其舊者乎一句點破使前三章

之意至此醒出眞善於行文者大抵此篇多用旁敲側擊之詞最耐學者思索玩味工於爲文者也孔子謂不學詩無以言讀此篇益信詩之有資於言者大也

我征聿至于今三年兩句乃一篇之關目篇首滔滔不歸一語次章果臝伊威六句皆暗含三年字在內制彼裳衣勿士行枚是撇筆即補筆也至第三章始借見瓜點出三年二字非瓜也其人也言語之妙可想

按此詩詞意明甚不知向來何以解爲大夫美周公與周

第 67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0 頁正

公勞歸士也姑存此注俟有深於詩者決之

通論讀詩

詩之旨趣前卷言之詳矣近覺其義有未盡者復附論之於此

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夫詩以寫性情書以道政事詩之有資於言可以專對固也若政事則莫如書而聖人反責之誦詩者何哉余自近年始悟其理蓋其故有三焉一則春秋之世卿大夫誦詩者多觀傳所記賦詩引詩之事不可枚舉故

聖人就所素習者言之二則尚書所載皆帝王經世之大法非尋常人所能春秋之世賢士大夫尚未足以及此故聖人亦不以過望於當時也三則政以治民正俗爲要尚書所言乃朝廷興革之大端至於民情之憂喜風俗之美惡則詩實備之故讀七月而知周之所以興讀大東而知周之所以衰讀齊唐之風而知其立國之強讀陳鄭之風而知其享國之促車攻夜如何其非不朝會仍其舊也然誦白駒黃鳥而知周之必微載馳定之方中非不國家失

其故也然誦淇澳干旄而知衛之必久詩之有益於政大矣無怪乎季札觀於周樂而興亡得失遂如指諸掌也余嘗觀前代諸史書亦自以爲識其治亂之由其後泛觀前人詩集文集與野史之所載士大夫之風氣民間之好尚官府閭閻之利弊所以興亡盛衰之故皆了然如見然後知始之所得尚淺而史之未足以盡政也聖人於誦詩者而望其達於政其亦猶此意乎惜乎世之誦詩者皆爲詩序所愼強以事附會之失詩人之本意遂至與政不相涉

也

大抵國家之所以久惟在人心風俗之固而人心風俗之固惟賴都邑大夫之賢觀大田之詩遺秉滯穗以濟人誦無衣之篇同袍同仇以結友不惟無爭而且相恤不惟衣裘可共而且患難可同俗何以如是美也無他大夫廉勤自勵修明政事扶弱抑強姦豪有所畏憚故民得以相安相安則不爭不爭則相恤是以如此若貪惰自恣則政皆失宜狗私而覊獄者有之告於上而不爲理者有之豪強由是肆行而平民皆無以自保非附會同黨以求其庇則別倚豪強而與相抗風俗安得而不壞乎吾故讀黃鳥而知周道之衰讀碩鼠而知魏俗之敝也何者篤實守分之人決不肯爲濟惡之事他鄉寄居之客斷不能敵土著之民勢必至於食黍啄粟惟所欲爲而無如何莫我肯顧不可與明言人皆視爲當然不以爲異也非適樂土而復邦族更有何策良民去而旅人歸則所存者皆敗俗之人耳豈復能有固志一旦疆埸頻驚勢必土崩瓦解無怪乎其

避而遷於洛折而入于晉也此治亂興亡之大要學者孰此二篇則授之以政而無不達者矣○碩鼠詩序以爲刺君朱傳以爲刺有司今以黃鳥觀之食黍食麥何異啄粟啄粱之喻蓋亦困於豪強之凌藉者但因有司失政是以至是不必定以碩鼠屬之有司也說已見魏風中

古之人主有輕信人言而誤用姦人誤殺賢臣者讀史者輒議其不明固也然此亦人之通病非獨人主然也雖說經亦如是而已矣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

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至於曰不可曰可殺亦然必待國人之言僉同然後察之必待察之見其果然然後去之殺之若是乎其不肯輕於信人也今說經者則不然衞序鄭箋之說詩也不過一家如是言耳齊詩不如是也魯詩不如是也卽韓詩亦不如是也是何異一二人如是言而諸大夫國人皆不以爲賢不以爲不可不以爲可殺乎且考之史記漢書不合也考之春秋經傳國語不合也卽細玩本詩之詞意而亦不合也

是何異一二人如是言及察之而實未嘗賢未嘗不可未嘗可殺乎然而說者皆不之問有如不見不聞然者此何故哉夫諸大夫國人之言皆同尚猶不敢盡信而必察之況僅一家言之而遂曰詩序近古必非妄言者然則古人之受誣者可勝道哉此可爲長太息者也

讀風偶識卷之四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嘉慶乙丑夏鐫

毛詩證讀

涉署藏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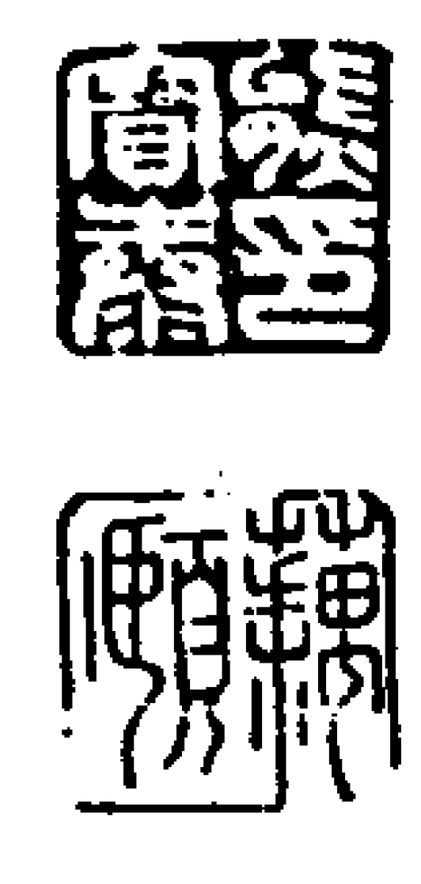
人生墮地即有聲聲[illegible]文淺聲成文而後謂之音也文之精者為詩三百篇詩之祖亦音之祖後世乃有四聲韻三百篇詩人未及知此顯而易明者乃以齊梁人韻讀成周人詩遂為後世文人人通病予束髮授詩塾師多從本音長甚疑吴才老叶韻之非朱子遵用之後儒不敢議不知音亦不能議也明人游擊將軍陳一齋本唐陸德明古人韻緩無煩改字語謂今所稱叶韻皆古人本音顧亭林詩本音實宗之國初時亭林與毛西河並負盛名西河好攻人之長如古文尚書著寃詞以攻閻百詩亭林音學五書一時推服遂作通韻以排斥之自謂自昔如長夜其矜許如此夫人有

心得而後著書爲已而不爲人每見非孟非非孟正楊翼楊諸書輙爲失笑名如畫餅不可啖何必以利齒爭之失著述之體吾友鶴泉氏則不然鶴泉天才淵頴過目不忘其善悟與亭林同而悟所從入則異亭林由廣韻入以韻論韻而音未審鶴泉由六書入以文論音而音大備宋徐蔵序才老韻補曰音韻之正本諸諧聲有不可易者舉霾兔數字未免太畧鶴泉之漢學諧聲二十四卷徵引宏博盡去徐氏所附音切以還說文讀若之舊觀作說文人不知有反切亦猶詩人不知有四聲今證讀即用讀若法以復古音而叶韻反切五音諸說盡廢謂沈韻偶合古音則可以古音盡叶於沈韻則不

叙　二

可亭林易本音但以四聲註經文下一字朝可畢之事耳音與韻不同論音者不論韻也鶴泉說詩不襲前儒一句抉經之心逆詩人之志敬累二千餘年未發之覆安得不以絶學歸之楊升菴古音轉注似亦用六書乃名是而實非昔人謂程泰之獨專精博吾於鶴泉亦然當以漢聖呼之不爲過也鶴泉長予兩歲其精神學問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予如戴石屏胸中無三百字面墻而立焉能知作者原委聊序其老年相遇得此奇特與傾慕之意云爾

嘉慶十年季秋潛山熊寶泰



叙　三

宮商角徵羽聲也絲竹金石匏土革
木音也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之即
韻也漢魏以前無韻字宋齊以前無
韻書蓋自古作者類皆不得已而有
言詠嘆淫泆自然合度易之蒙解震
艮書之禹謨伊訓洪範其文不主於
吟咏而中多韻文所謂無心而成化
非限韻而為之也詩三百篇有韻之文

序　一

也作者以是為節讀者以是為譜然
當時既無韻書千載而下聲氣漸
離音讀遞異執周沈後出之書上求
風雅之什勉強牽合終難盡信然則
詩經之韻果不可考歟余同年友戚
君鶴泉邃於經学宰涉縣有政聲公
事之暇輒以著述自娛今出其毛詩證
讀一編余受而讀之其書詳音而略義

力為人所不能為約其用意有數端
焉說文曰韻者和也夫音生於聲々之生
於氣々和而後音和今人舍氣而求韻限
之以四聲摟之以九家强古人以從我愈
見隔礙是書以審氣為主一字或輕讀
或重讀或弇口讀或侈口讀聲韻既
協而作詩者之性情辭氣恍然相值
於言外其說合於天地陰陽清濁之理

序　二

古人復生不能易也經書訓詁漢人間
有傅會然去古未遠耳目所及豈曰無
稽矧音韻之学尤資近古譬如方言俗讀
求諸百年以前已不盡合執今非古誰曰
可信是書所引首重漢學叔重康成李
為先導其他引据不戾古初上闡絕學
之微間執異儒之口不外是矣昌黎有
言辭必己出解經之道則不盡然字必

有義〻必有據尔足釋名厥體略具況韻學一門易滋末議使其臆造何以信後是書意主諧聲通乎假借猶恐獨夠〻見致啓羣疑旁引本經博采三代有韵〻文下至子史詞賦使一字〻該確乎不疑其有全篇無韻數章散句音難互轉槩仍其闕切脈者必本古方讞獄者先求質劑以此證彼命名不誣全書體例於

是乎在自非絶学孤詣其孰能與於斯乎鶴泉天性沈篤服古不勧近所為文益精深容輿類王伯厚馬貴與諸家是書既出無不爭覩為快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若鶴泉者豈獨託諸吟誦云爾哉授以政焉可矣嘉慶十年乙丑十月初吉仁和諸以謙序

毛詩證讀

凡例

一詩有數家毛公所傳（據鄭譜是毛公亨）前人稱毛詩今仍之

一古曰誦今曰讀猶古言音今言韻也讀不同故為之證

一前人讀詩詳義而畧音茲以音為主詳所未詳也

一不載小序義不係於音也

一小雅分什與今本不同從唐監本

一遵用先儒讀若法偶有變例大旨取譬況其反切開引之取其於音有合

一韻書取備時用無關古學作詩者亦不知有韻叶韻尤所不取

一注內言叶者自然之叶非叶韻之叶

一四聲亦非古法但以輕重分後消息之

一證音取最古者閒取辭賦雜文大約在未有韻書之前

一大文下備載異同旣以證音亦可廣義

一證詳者列後餘注本文下先本經後附證與毛詩古音攷同例

一正音圈出轉音用界畫偶然之合旁加小圈不使相混

一音見於前其後同者下但注一字

一說文音學之祖先有漢學諧聲一書亦讀是書之前導也

一詩無達詁間有所見錄於上方

讀詩或問

太平戚學標著

問詩言志序言情發於聲則似聲爲本情爲標曰此謂情於聲發之仍是情爲本聲爲標

問何謂聲何謂音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音卽今所謂韻古人爲詩音以聲成後人爲詩聲爲韻限魏晉以前書不見韻字（說文新附始有韻字裴光遠曰古與均同鶡冠子五聲不同均其可喜一也晉灼子虛賦注文章假借可以叶均二字音義相仿）安所得韻書（倡於周沈成於陸法言郭知元諸人）而以規三百篇之出入離合然言音而人不知又不得不姑仍其稱曰詩必有韻矣

問朱子云音韻相叶好吟哦諷誦易見道理又云亦無甚要緊何也曰古人雖天籟自然而辭氣輕重蓋亦意見於茲不待歌而得葛覃之三章言告師氏尊姆傳而敬其事故其辭重言告言歸以下皆婉商之語斯其辭輕曷澣曷否歸寧父母幸得見

其親而於以致喜躍之情則辭又加重又如巷伯一篇兩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而二章謀讀迷叶箕六章謀讀姥叶虎一人之詩一篇之中聲口有異蓋前猶為疑似之辭後則確信其有謀主憤怒滋不覺聲之加厲也然則聆音而察理讀詩之法孰要於此哉（顧氏詩本音多割裂辭句如十月以謂地蓋厚叶不敢不局不可為訓）

問三百篇中往往有散句無韻且有連三句無韻者將何以歌曰古人為詩初無造作當其意興適來

悠揚盡致句句可以有韻（并有可不韻而亦韻者如隔句叶之類）或意專於敘事辭拙於言情若離若合若斷若續於韻有不盡拘者非若後人字字求合也至於入樂登歌固有和之之法國語所謂重者從細輕者從大卽損益相濟之理大約詩之句句有韻者慢聲以舒之幾句無韻者急節以赴之進退抑揚不過喉舌之閒疾徐之頃而已諧於音順於耳矣淸廟時邁全篇無韻可奏之宗廟篇中偶一二散句抑

豈碍於歌耶（漢樂歌日出入音節錯雜當時樂人能歌制氏所傳遺法猶有存者）

問古人於詩皆絃歌之詩之節歌者為之抑本合於歌與曰大約亦相合辭之重者上如抗也（卽今仄聲類）辭之輕者下如隊也（卽今平聲類）其繁而不殺者委如折也（生民誕寘之隘巷以下溱洧女曰觀乎三句句法似之）直而無餘音者止如槁木也（天作子孫保之良耜續古之人皆單句結識然而止）連續而不已者纍纍乎端如貫珠也（召南喓喓草蟲四句齊風猗嗟昌兮之類似之）若夫泳嘆淫泆皆所謂歌之為言長言之也聲

音之道于詩備矣（詩非有例文成法立無例而例存焉東山四章起處皆同猶近曲之換頭麟之趾騶虞末句並同卽近曲之前腔黍離各章惟起爲異猶近曲之二疊三疊其理皆可通於歌）

問古音一定乎曰按之三百篇無不同者音之一定不得而岐也（如邦必讀封明必讀盲）按之三百篇時不同者音之非一定不得而執也（如世讀勢亦讀洩陶讀桃亦讀由）人之氣有陰陽心之感有哀樂（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或內言或外言（公羊宣八年傳注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或急氣

言或緩氣言淮南本經注跢讀近茲緩氣言之墬形注旄讀綢繆之繆急氣言乃得之卽一人之身而出詞吐氣先後之間已有不能齊者重以時地之異淮南子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古陰聲今多變陽韻書歌麻之屬陽聲今則轉陰韻書庚清之屬十五國之風千百年之久欲以一讀定之亦論古者之未通於方矣古人於音但設爲譬況如某讀若某某讀爲某魏孫叔然倡爲反語繼以聲類韻集之作周顒沈約又諸爲四聲而字始衷于一讀古音盡亡

問歌詩必按宮商魏呂靜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

各爲一篇每字分配果得宜與曰五音之輯本於翻切郎反語其法以脣齒口喉舌五聲取配五音而翻切已不能無誤如邦博江反正以古音邦丰聲讀封則當爲脣齒合音屬宮之羽而配脣音屬商之羽者先誤於所讀矣趨七須反正以古音趨芻聲讀初則當爲喉音宮聲之屬而配牙音屬羽之角者抑又誤於所讀矣夫且讀之不明而又何五音之能合至於合樂之法用宮自起調畢曲皆宮

聲用商自起調畢曲皆商聲關雎六篇無射清商調鹿鳴六篇黃鍾清宮調大成還相爲宮小成止用一律宮以從宮商以從商隨奏者之抑揚高下而合其節初不係乎字之屬宮屬商韓非子外儲篇云疾呼中宮徐呼中徵是一字中備有五音可宮可徵故律得而齊之今泥某字宮某字徵將一曲而五音雜奏其又何以入律乎後魏崔光依宮商角徵羽本音爲五韻詩以贈李彪後人遵用四聲其法亦廢不行

問詩采之列國其亦有方語方音不可通者乎曰方

語有不可通者權輿始也惟秦風用之陽予也陽如之何惟魯詩用之有可通者齊人謂火曰燬汝墳用之攉詹皆楚語雲漢先祖于摧采綠六日不詹用之方音如陳宋之俗讀和曰桓見漢書尹賞傳注周秦之人讀申如顚秦人猶搖聲相近並見檀弓注齊魯之間言鞂軩聲如茅蒐見鄭志不過口齒之少變卽非其地有相似者痑痑駱馬今詩作嘽嘽卽讀和如桓類辰彼碩女韓詩作屄彼卽讀申如顚類古大行人七歲有言語之諭九歲有聲音之聽同文之世必於列國殊語之不正者正之又樂語之教國

子習之有素則其於列國之音皆能通曉而本氣
之爲衛爲齊爲鄭正聽樂者所由以辨三百篇中
豈尙有任昧侏離之不可通者夫子正樂何必改
音哉
問列國獨楚無風豈以其鴂舌耶曰滄浪之歌接輿
之諷萍實之謠以及離騷天問之作安世房中之
曲皆楚聲求之三百篇未甚戾也汝濆江漢春秋
竝隸楚境二南之遺音當未盡變師曠曰吾驟歌

南風何必楚遂無詩吹與歌不同時前人解爲吹律以應八風非是意
以僭號之國天子巡狩不及太師不陳詩採風缺
之夫子無從取錄未必因鴂舌而刪也
問六書本無其字不得不假借今詩有其字本有如
秦風虎韔鄭風忽作𢘆何也曰古以音爲義康成
所謂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
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東山伊可懷也伊語辭淇
奧猗重較兮之猗[illegible]懿歟[illegible]之懿十月抑此

皇父之抑抑戒卽懿戒皆語辭聲近得借也七月曰爲
改歲曰語辭蟋蟀歲聿其莫之聿有聲遹求厥寧
之遹說文作欥凱風爰有寒泉之爰箋爰曰也書土爰稼穡史記作土曰
皆語辭聲近得借也推此螽斯之詵詵皇華之駪
駪角弓之騂騂桑柔之甡甡義得而通也生民之
旆旆采菽之淠淠泮水之茷茷東門之肺肺意不
相遠也疾言而爲止徐言而爲之車舝高山仰止止本作之詩禮
釋文同楚詞用只莊子又用軹輕言而爲兮重言而爲也遵大路不

寁故也也本作兮矣字亦同理始爲假借終爲定義古人字少其始大都
假借而卽鼻自卽鼻亦卽腹也文陰也求卽裘其
卽箕且卽俎來卽麥也於卽烏朋卽鳳焉亦鳥也爲
母猴能熊屬雖猶皆獸也假義旣勝於前人得其
本字別作字代之誰復識其原乎
通後人求之細訓詁之家隨文作解字義滋繁且
判然異讀之不可混而古書失其本意者多矣古讀
人書當先明假借之法采蘩于以湘之設不知爲
鬺之假則湘訓烹何意河廣曾不容刀設不知爲
舠之假則刀訓
小舟何本
問采蘋鄭箋蘋之言賓也蘋古字作賓藻之言澡也賓取敬澡

取深得無傳會否曰古取同音音近爲釋中庸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孟子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庠者養也易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白虎通說文釋名通俗文多用此例蓋古來相傳訓詁之法故得其音可以曉其義識其義自不謬於音後人音是音義是義求讀經之無誤得乎

問康成大儒好改經何也曰此可以證古讀古書皆口授刻本始後唐傳寫不一字又多或康成周禮注古字亦多或

讀詩或問　八

毛公所傳未必全眞本唯康成能識古字鹿鳴箋視古示字也禮注或者據古讀字古聲東山箋古者聲栗裂同常棣箋古聲塡寘塵同兼通方音有兎斯首箋俗語斯白之斯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韓奕箋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就音讀相近酌其於義長者取之其顯然誤者正之大東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箋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應用縣鼓箋田當作朄聲轉字誤變而爲田雖尊毛公不拘拘於師法載驅齊子豈弟讀弟爲圛用古聲也箋此豈弟猶發夕也豈讀爲闓弟古文尚書以弟爲圛圛明也按尚書劉史記作悌可證音之同加釋文劉音亦鄭不當作此改碩人說于農郊以說作襚用方音也箋說當作襚禮春秋之襚讀皆宜同衣服曰襚今俗語也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若音讀全然不倫豈有以私意擅易者哉異同之間洵證音之資已

問詩音九家陸德明定爲釋文朱子獨取吳才老叶與韻譜舊音可盡廢與曰諸家皆魏晉後俗音合經讀者十無二三德明博引取備昧於決擇往往一詩而上下音讀兩岐羔羊素絲五紽紽作它徒何反委蛇之蛇音移又毛鄭時無反語說于桑田云說毛始銳反碩人

讀詩或問　九

之軸云軸毛音逈鄭直六反說文但有某聲螽斯注云蚣許愼思弓反蝑許愼呂忱並先呂反說文玖从玉久聲讀若芑貽我佩玖釋文云說文紀又反似未見本書類以俗讀強嫁先賢宜爲有識所不取然才老叶韻仍本之釋文德明言叶韻叶句不一處曰古人緩韻不煩改字亦是此意行露釋文訟如字徐取韻音才容反則并不始德明有可以不叶而叶者凱風母氏劬勞勞叶音僚泉水茲之永歎歎叶他涓反有非所叶而叶者行露牙叶古公反雞鳴贈叶音則桑柔瞻叶諸良反前人病取音之疎匏葉軌九聲與牡叶傳辭軌爲軓非聲後人坐求

韻之密其於詩之讀均無當也明楊慎轉注古音近時邵長蘅古今韻畧竝主叶韻宋撫益富踏駁彌多幾于古來無不可叶之韻

問廣韻本陸法言孫愐之舊爲部二百有六較現行韻增百部先鮮蕭宵各爲部首似界限截然難混得以經讀證之乎曰六朝人讀先純陽聲讀仙陽中陰聲蕭宵類是以經證之小弁相彼投兎尙或先之行有死人尙或墐之先讀申與詵駪爲母子近陰聲賓筵舍其坐遷屢舞僊僊玉篇僊俗仙字仙近

遷與山爲母子正陽聲采葛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下泉浸彼苞蕭叶念彼京周蕭讀脩其字从肅與繡同類陰之屬宵不見經讀例以淸人在消之消亦當正陽聲與蕭之近陰迥別本氣旣誤餘可無論若唐庚青淸唐功令唐通陽青獨用母子判若異域尤不可解其後平水併韻現行韻劉淵所併元陰時夫又删其一又失之於太寬爲分爲合皆非有灼然於音理者也禮諱嫌名若邱之與區元戴侗六書故言鄒邾實一字而今區邾作虞部邱鄒在尤韻本一類之音强分之唐韻正以廣韻尤侯字改入虞模古韻標準又以虞模字悉轉尤侯各操其一説論者交有所祖以本氣推之句从丩出俞从舟出禺从九出芻从屮出此類侮字配尤侯爲合區从匚出婁从女出侯从矢出此類偒字入虞模爲合然兩界相近氣本互通先世之文如張衡東京賦班固漢書敘傳下逑魏植箜篌引劉琨贈盧諶詩竝通爲一類彼此互用孫陸旣誤分于前江顧又爭于後紛紛移改益滋之誤斯不亦多事矣乎

問雲漢二章以躬從臨蕩首章以終從諶此類音韻之岐似不能不出於叶曰聲有今遠而古近者韻書一冬與二十二侵本一類艮象傳艮其限危薰

心也艮其身止諸躬也躬從心用獨不可從臨乎恆象傳从非其位安得禽也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終從禽用獨不可從諶乎古人立言任天而發隨其所觸如風之入竅自然成響其取音亦在若遠若近之閒而非有勉强而字之从出又非後人所能盡識夫子于蒙泰二卦以實字與順巽願亂同用後人疑爲方音安知本音不从貫出信六朝俗韻致聖經而亦疑之所謂遂之郵者矣明堂位崇鼎呂氏春秋作岑鼎管子戎菽爾雅作任菽易朋盍簪荀爽作盍宗月令蒙雨今本

作溼雨若我躬不閱禮記作我今以爾臨衡韓詩作隆衡夷音讀之顯符者欲識古音在多讀書

問音讀不一韻書不足據將於何辨之曰此理具存六書人不悟耳六書三曰形聲班固謂之象聲鄭衆始言諧聲言聲與形不相離形實聲之本說文从某某聲明聲之自出引而上讀若某引而下讀若某見例於一字下著聲之攸變非變於其形變於其氣以聲者人之氣一上一下皆氣之爲之故有一聲之移而去其本漸遠考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聲同者以聲

讀詩或問　十二

應聲異者以氣求而後知讀若某一讀若某者說文彙讀若頒一曰讀若非逑讀若拾又若郅皆本氣中自有之變聲非別有楚夏魏書江式傳音讀楚夏時有不同弃異形之字其氣相同者亦得以類求之而知其聲之合如單亶二字一从吅一从旦形聲之本異也而氣相同單之屬从陽而爲彈爲彈从陰而爲驒爲戰亶之屬亦从陽而有儃有檀从陰而有邅有擅而周頌單厥心之單國語作亶鄭風東門之墠之墠今文作壇字得相通聲亦互轉此千古音學之至理也劉勰云同聲相應謂之韻異音相從謂之和夫聚異音而氣又不相涉則

非其類安有能從之理後人言聲離形而聲之本已失不知有氣幷聲之變難推於是譜爲四聲而概律之曰韻謂韻書又舉其不合於韻者強齊之曰叶甚或正變互淆釋名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音尺奢反韋昭則曰古皆尺奢反漢以來始有居音釋文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用爲妻孥字不知帑从奴出帑孥一字之變改正音以從變音作乍聲正讀做采薇薇亦作止與歲亦莫止一類韻書誤入十九鐸德明遂謬云莫協韻讀博戹蓋自諸聲之法廢而音理之亡久矣論古音者紛紛皆囈語耳

讀詩或問　十三

問諸聲取認偏旁徐氏以爲至淺近且从某某聲似亦無別曰此其所以難而非淺近設某聲即讀某一童子能之如從眞字其屬有瞋有謓嗔怒正字有鎭有愼此皆一氣之引而上下爲聲易明也而塡塞之塡蹎跋之蹎亦眞聲則不易明矣兩聲之竇說文讀若資寘放之寘書多通置與寘本一字亦眞聲更不易明矣然顚蹎即眞聲之陽與今之轉殄新臺箋讀殄爲腆晉之轉實始翦商本戩字从此無異一此氣之引而上竇寘即眞

聲之陰與振之轉祇（史記振敬六德書爲祇敬易振恆說文亦作榰恆）鄁之轉貲（杜預釋地鄁城即海昌縣貲城）無異一此氣之引而下（詩祇自疷兮與祇自塵兮叶亦以其氣相近）諸聲自近而遠自正而變又於其愈變愈遠返而得其本氣之同叔重而外惟康成氏（周禮媒氏注緇古文紂以糸爲形才爲聲外府注齎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爲聲从貝變易封人注絼以豸爲聲）蓋千古之絕學徐氏於說文每云非聲未詳已則不詳而告聲之非乎哉許氏但言某聲學者若其難叔然擬爲反語天下樂其便自是翻紐盛行每字各爲之音其形之从出不問一字泥于一讀其氣之從轉亦不問古音之亡實由於此韻書其後焉乃流失之久若徐氏又可無論矣（鼎臣所繫說文音切悉取孫愐唐韻往往不識本字詳漢學諧聲并說文補考）

問古今音流别大概曰古音多斂今音多侈韻書四江十五灰一先二仙九麻皆開口音而三百篇庬讀若蒙邦讀若封降讀若洪雙讀若松龐讀若龍有一開口者乎來讀若釐哉讀若茲哀讀若衣才

讀若持回讀若帷梅讀若迷有一開口者乎天讀若吞田讀若陳千讀若親先讀若申年讀若任淵讀若姻川讀若春闐讀若眞賢讀若臤堅讀若甄緜讀若民員讀若云豳讀若賓有一開口者乎家讀若姑瓜讀若孤遐讀若胡華讀若敷邪讀若徐且讀若租麻讀若磨牙讀若吾沙讀若捐有一開口者乎又如謀讀若迷尤讀若怡裘讀若期邱讀若區牛讀若疑包讀若褒膠讀若繆蕭讀若侚隆讀若臨南讀若任艱讀若根鰥讀若鯤此類無一非弇口之音乃若正開口音後人誤轉近閉口者惟庚耕清部內（如行當讀杭明當讀盲英當讀央兄當讀荒京當讀畺）十數字耳所以然者古人於言不敢肆故不勝其斂後人惟所欲言則斂變而侈矣君子于此觀世道焉非但誦讀之資也

問古音多斂何以韻書四聲均配入聲短十三部論者謂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亦有其理曰天地之氣

一呼一吸相爲流轉入亦如之陰聲無獨短之理今謂支微齊等部無入而悉非思之入聲乎（書欽明文思魏公卿表作文悪）側非菑之入聲乎（公羊以人爲菑何休注今大學辟雍作側）刉非祈之入聲乎（周禮小子注祈或爲刉）茀非屏之入聲乎（儀禮屏用席注古文作茀）疾非齊之入聲乎（春秋衛世叔齊左傳作疾）栗非犁之入聲乎（司馬彪莊子注犁然猶栗然）謂魚模等部無入而獄非餘之入聲乎（漢書以刑餘爲周名荀悅漢紀作刑獄）若非如之入聲乎（儀禮有司徹注今文若爲如）促非趨之入聲乎（漢高帝紀注趨讀曰促）

讀詩或問　廿六

朔非蘇之入聲乎（白虎通朔之爲言蘇也）謂蕭肴等部無入而肅非蕭之入聲乎屩非喬之入聲乎削非宵之入聲乎（易注剝猶削也釋文削本作消）爵非焦之入聲乎（左隱元年傳爵者醮也所以醮盡其材也）謂尤幽等部無入而辱非休之入聲乎（蓐或爲茠氣之同）逐非攸之入聲乎（[illegible]易其欲攸攸今文爲逐逐）穆非繆之入聲乎（綢繆之繆通穆公之穆）桼非敉之入聲乎（敉从不出）乃若皆灰無入則部首先誤皆古（讀基讀近噓）灰而稽秸同字（書三百里納秸服秸乃稭之或）來勑母子（來有力音勑音从之）其聲可推也歌麻無入亦音讀互岐（戈歌部字古音半通支脂麻部全類虞模）而秃取禾聲（見說文）假通於格（如駕字今文从馬加古文从牛各加各氣之通）厥類可證也誠得明於音者條而貫之當有部分秩如彼不見有餘此不見不足者元周德清中原雅韻以入聲音短悉轉入三聲近顧氏亦指入爲閏聲唐韻正中多以入爲去則是天地之氣多呼少吸而人聲專貴後節也必不然矣四聲非不可用失於分配之

讀詩或問　廿七

無法既扞格於入而多所疑何如并平上去不言之爲愈哉（漢童謠游不貴卬自有平不畏賢豪及大姓讀平爲去左傳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讀去爲平即四聲本宋爲平爲去已不可執）

問明人韻學集成（章黼字道立所著）較定四聲以屋沃覺三部爲東冬江之入當時服其調合精當顧氏古音表又似東冬江無入聲曰此皆條貫失其理也今就屋沃諸部字畧以古音推之屋廬子亦作烏廬子（見子書）當定爲烏塢惡屋壎穀即布姑（見方言注）當定

爲姑古故穀慮囟卽錄囟[見漢書注]當定爲盧魯慮錄
[水經注公路澗訛光祿澗其音同]疏束本一姓[見姓譜]當定爲疏所
素束此一類也釋名肉柔也當定爲柔受授肉州
吁一作祝吁[見穀梁]當定爲州肘咒祝叔苴卽收苴
當定爲收守獸叔[肅宿倏三字音同]毬卽鞠之轉[爾雅鞠究同爲]
窮當定爲求臼救鞠[楚辭以告叶救左傳以覺叶憂其音同]此一類
也乃若吐番本禿髮[見唐書]當定爲托土吐禿牧野
作坶野當定爲梅每昧牧[易以牧叶得]服牛作鞴牛[古文]

十八

讀詩或問

[易史記鄭世家伯獮亦卽左傳伯服]當定爲疲被備服[古音匐伏服卽匐匐]
鞄讀若朴[見說文]當定爲匏鮑暴朴[冰雹之雹日暴之暴其音同]
此又一類也而葦諧其聲謂以共拱供葦襛積同
字[見說文方言注襛音蒯]調以同桶洞禯[皇象急就篇注以洞作濆]丙戎
卽邛歐[見史記]調以戎重仲歐容从谷古文从公[見說]
文調以公汞貢谷一皆條理之自然安得謂東冬
江無入耶四聲之理卽言之有疾有徐等韻之法
亦卽氣之自輕而重何字無之易曰亦各從其類

也此又聲應氣求之至理章固失之顧亦未爲得
也
問讀詩不拘四聲將好惡之惡可讀同美惡乎曰於
今不可古無不可離騷理弱而媒拙兮恐道言之
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非美惡之
惡去聲乎劉歆遂初賦何叔子之好直兮爲羣邪
之所惡賴祁子之一言兮幾不免於殂落非好惡
之惡入聲乎由此以求之詩構曰無益牖民孔易

十九

讀詩或問

難易之易去可讀入也訊予不顧顚倒思予予我
之予平可讀上也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則增長之
長而讀平非報也永以爲好也亦相好之好而讀
去[陰符經移星易宿龍蛇起陸吳都賦窮飛走之棲宿叶披重霄而高狩星宿之宿止宿之宿古]
亦無定讀葢一字數音特先儒假以讀書明義之
一法[何休公羊注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其法起於齊人周禮司]
[爟注爟讀子若觀火之觀鄭志山川能說說讀遂事不諫之遂康成閒用此法]非音理
之本然如是讀詩者乍拘其音節之輕重遲疾求

之其亦不拘拘於是矣前人成法如張守節史記正義論例賈昌言羣經音辨及字音動靜之說皆後學當知在通人則如顏氏家訓所訾江南學士讀左傳自爲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音補敗反者可不必耳

問韻書其可廢與曰此不以噎而廢食也古音之不宜於今猶今韻不可以律古韻書之作於古不合於當時無不合無論六朝閒人皆詞賦入手未通古訓就令知之以古人之音作今人之譜其誰從之彼自適一時之事無與讀古過在讀者之誤用

儒先讀若之法散見經典釋文中不能循之以求古音而雜取後來聲韻則經之失其讀又實始陸氏於作韻者無責也德明博采羣籍古說多賴以存最有功經學惜其未諳音理

語云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韻書四聲已成古來不可破之局爲宋人用禮部韻爲明人用正韻不定唐韻是宋明韻非要當於韻書外別作古音一書備學古之用讀經作賦兩不相混斯古音今音無所爲忤矣陳季立力糾吳氏叶韻之失於古音有開創之功其毛詩古音攷仍扞格於四聲顧亭林晳心音學數十年自謂得廣韻始有悟入則其六本已誤故詩本音多有暌盭近江愼修古韻標準意在爭勝顧氏總之讀經不離乎韻

毛詩證讀

太平戚學標本

國風

周南

關關雎讀同且范雎韓非子作范且鳩在河之洲說文作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匡衡傳作仇○參說文作槮差荇同莕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讀若匐韻書得在職部服在屋部六朝俗音非古悠哉悠哉輾韓詩作展輾後作字轉反側○參

差荇菜蒙上與下采字自然之叶左右采讀若妻蒹葭傳采采猶萋萋或讀事史記始事事即書載采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讀若以之參差荇菜左右芼爾雅芼搴也郭璞音義作毛釋文莫報反輕重隨讀之窈窕淑女鐘鼓樂讀若爍泌水可以樂飢釋文本作爍韓詩作療同爍釋文協韻五教反蓋或于俗韻以音洛及所者爲正讀作詩時何知有韻書今悉去協韻協句謬說之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服有狐三章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葛屨首章要之襋之好人服之蜉蝣二章蜉蝣之翼采采衣服　候人二章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餘讀同旁六反爲俗音

采蒹葭三章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芣苢薄言采之小宛庶民采之義同

附證禮記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蓋寬饒傳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奸邪爲之不起

友六月六章飲御諸友包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吉日三章儦儦俟俟或羣或友　沔水首章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　雨無正六章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餘讀同

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漢書郊祀歌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爲友

樂南有嘉魚首章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正月十一章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　抑十一章昊天孔昭我生靡樂　韓奕五章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餘讀同

葛之覃爾雅釋文覃本又作蕁淮南原天文注蕁讀葛覃之覃是古覃亦讀尋兮施于中谷起二章自爲節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木谷音偶其鳴喈喈讀若姬○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如近曲前腔顧氏詩本音首章谷叶木此變讀裕非維葉莫莫昏暮本字詩中如巧言聖人莫之楚茨君婦莫莫皇矣求民之莫板民之莫竝　不夙則莫同是刈是濩讀若護爲絺爲

說文綌从糸谷聲谷卽㬥當讀若去矣郤有鄉音相似顧匜入聲末合 服之無斁
去作射讀若序妒非古音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讀若居或薄若姬 薄汙我私 薄澣 說文正字爲濣 我衣 害澣害否 讀若鄙書否德丕帝位史記作鄙德論語予所否者論衛問孔作鄙者 歸寧父母 讀若米歌詩之節自重而輕自重而重無平仄之限至節取音一類釋文否爲九反吳棫母莫後反截然成兩韻矣

葛覃三章章六句

喈 北風二章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 三章風雨首章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餘讀同

戰 振鷺在彼無惡在此無斁 駉三章思無斁思馬斯作 泮水七章戎車孔博徒御無斁 商頌庸鼓有斁萬舞有奕讀同詳本篇

歸 采蘩末章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丰四章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南山首章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餘讀同

否 小旻五章國雖靡止或聖或否 甫田三章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 賓之初筵五章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餘讀同方九反爲俗音

母 葛藟二章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母 將仲子首章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 陟岵二章陟彼屺兮瞻望母兮 四牡四章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

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餘讀同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 漢文帝紀注頃讀曰傾今分平上非 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讀若杭行道之行德行之行行列之行古一讀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 說文作𩨒 我姑酌彼金罍 說文作𦈢 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 讀若光說文正作觵七月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同 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 說文作岨 我馬瘏矣我僕痡矣 釋文本又作鋪 云何吁矣 爾雅釋詁注作盱

卷耳四章章四句

行 雄雉四章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北風首章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載馳三章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氓四章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餘讀同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 楚辭注作蘽讀若雷 馬融韓詩作枓 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禮雜記注綏當爲緌讀如蕤賓之蕤又與推近左傳介之推琴操作介子綏見荊楚歲時記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 讀若螢說文作𦆵 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羽詵〈詵〉釋文說文作𦎧今說文無𦎧䩉之訛文 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讀近盈見縣度之薨薨下 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讀若𨻰漢郊祀志揖五瑞卽舜典輯五瑞 兮宜爾子孫蟄〈蟄〉讀什伍之什淮南原道注蟄 兮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之夭夭說文作枖灼灼其華〈華〉何彼襛矣釋文或云古讀華爲敷此正讀陸云協韻非又按說文𠂹木之華作𠌶華盛之華作雩華山之華作𠌶今混爲一 之子于歸宜其

室〈家〉讀若姑曹大家卽曹大姑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蓁〉通典作溱之子于歸宜其家人〈人〉

桃夭三章章四句

〈華〉有女同車首章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 山有扶蘇首章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出車四章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餘讀同

〈家〉鴟鴞三章予所蓄租予曰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棠棣八章宜爾室家樂爾妻孥 我行其野首章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雨無正七章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餘讀同

肅肅兔罝。讀若和 椓之丁〈丁〉赳赳後漢桓榮傳作糾糾 武夫。罝夫隔叶非正取音他做此 公侯干左傳引詩釋文干本作扞〈城〉○肅肅兔罝。施于中逵〈逵〉本字馗从首九聲讀求爲正 赳赳武夫。公侯好仇〈仇〉正讀讐無衣與子同仇仇卽讐此以爲仇匹字賓筵賓載手仇鄭讀𣂏與今音之逵同轉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心〉

兔罝三章章四句

采采芣苢〈苢〉薄言采〈采〉之采采芣苢〈苢〉薄言有〈有〉讀若以賓筵以祈爾爵射義爾作有有讀

以爾讀禰故得通 之○采采芣苢象上不取音他做此 薄言掇〈掇〉漢書王嘉傳集注掇讀曰剟 之采采芣苢薄言捋〈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襭〉陸戶結反 之

芣苢三章章四句

〈有〉魚麗三章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有 四月六章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篤公劉六章止基迺理爰衆爰有 有駜三章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 餘讀同此湊洧之洧所自出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吳棫從韓詩作思以休求取叶水經注引吾縣王莽之息吾也

息輕音司可與思叶不必改字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讀若漾郭璞江賦萍實時出而漂泳叶絲苔鬖髿乎研上爲本音思江之(永)說文引作羕古銘詞羕永同用矣不可(方)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或作汸此本義餘皆假借思○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餘之俗

其(馬)讀若姥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讀盧稍轉同樓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易林川涘難游水爲我憂多虛少實命鹿爲駒盎拘鈎兩界之音不得泥讀俱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廣三章章八句

(馬)叔于田首章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東山四章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　四牡二章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餘讀同

遵彼汝墳爾雅注作濆水經注濆者汝別伐其條(枚)讀若迷與東山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同旱麓施于條枚閟宮實實枚枚亦此音未見君子惄韓詩作愵如調一作輖重也(飢)○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魴魚赬說文作經又即左傳之如魚竀尾(尾)讀若米王室如(燬)讀若娓說文作如娓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讀若禰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篆文作亏象氣之舒吁嗟本字吁本訓驚嗟麟兮收句三章自爲節○麟之(定)字書作顁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讀若鹿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角)行露二章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良耜篇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附證隴西謠安陽大角十牛九犢楊愔傳童謠白羊頭尾禿毀擫頭生角南北朝猶此音

周南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召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後讀踞葛生歸于其居蟋蟀職思其居羔裘自我人居居同古居處字爲尻居爲蹲踞字則踞其本音又按居字从之古莊子何居乎司馬注居猶故也讀故尤合之子于歸百兩(御)字从午正讀悟書多與迓通迓亦讀悟大叔于田又良御忌乘苗我徒我御行輂授几有緝御同王齋魚據反陸五椽反茲非之○維鵲有巢維鳩(方)房之假大田既方既阜箋方房也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鵲巢三章章四句

于以采蘩說文作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讀若士北山朝夕從事周爰執事抑言示之事同偏主去聲非○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姬

采蘩三章章四句

喓喓草蟲廣雅趯趯跳也讀同跳與喓喓隔叶趯趯阜爾雅注作𨸏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爾雅

虹潰也釋文虹顧作訌李本作降書大傳注降讀如厖降之降厖降即厖洪古音以洪為正○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鄙輕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草蟲三章章七句

降出車五章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旱麓二章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鳧鷖四章既燕于宗福祿攸降　附證月令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宋玉風賦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

于以采蘋說文蘋大蓱也蘋非古字南澗之濱說文正字即頻于以采藻說文作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韓詩作鬺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讀負荷之荷釋文協韻音戶隋書載梁沈約歌赤帝辭齊醴在堂笙鏞在下匪惟七百無絕終古今人謂韻書定于沈約非也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采蘋三章章四句

下殷其靁三章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　凱風三章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采苓二章采苦采苦首陽之下　宛丘二章坎其擊鼓宛丘之下　餘讀同

蔽芾韓詩作茀家語廟制篇同甘棠勿翦韓詩作剗漢書王吉傳作鬋勿伐召伯所茇說文作废舍也○蔽芾甘棠勿翦勿敗讀若避召伯所憩說文𡲞臥息也爾雅憩息也舍人注臥之息也憩蓋或作字憇又俗體作愒亦假借○蔽芾甘棠勿翦勿拜毛鄭箋拜之言拔也讀拜如拔說不煩改讀王氏詩考拜或作扒召伯所說爾雅釋詁注作稅

甘棠三章章三句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顧讀豫左傳孤射姑穀梁謂行作夜姑音在射豫間

多露〇誰謂雀無角鹿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古音
必詳自出如家宜讀姑兩章本間何異此章叶音谷下章又叶各空反最爲不經何以速我
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〇誰謂鼠無牙。讀若吾何以穿
我墉誰謂女無家。家牙音偶合何以速我訟輕音庸書墉訟馬融作墉
庸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夜東方未明三章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葛生四章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蕩五章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振鷺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

毛詩證讀　國風上　十一

終譽餘讀同附證陸雲歲暮賦揮促節于短日兮振修策於長夜運悠悠其既周兮歲冉冉而告暮子夜秋歌白露朝夕生秋風淒長夜憶郎須寒服乘月擣白素晉魏後猶存此音

牙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附證管子外之有徒禍乃始牙漢書東方朔傳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

羔羊之皮吳蒲何反顧氏詩本音讀婆按左傳牛則有皮犀兕尚多讀婆古樂府百里奚妻歌百里奚五羊皮憶别時烹伏雌讀疲公羊傳遺頗左氏作遺罷疲郎婆之陰聲
素絲五紽說文無紽字本作它它蛇古一字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釋文沈讀作委委蛇蛇後漢儒林傳作委它韓詩作逶迤莊子乃至委蛇釋文蛇本作施本經蛇蛇碩言讀同

陁斯干維虺維蛇亦南音竝通〇羔羊之革讀若棘列子問於夏革莊子作夏棘古今人表革子成郎棘子成詩中竝此音素絲五緎說文作黬黑裘之縫也凡从或字如域如淢如蜮顧皆於極反委蛇委蛇自公退食〇羔羊之縫素絲
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孟喜易箕子者荄茲也輕音同歸哉歸哉哉讀茲絲衣鼐鼎及鼒史記作鼐鼎及哉二句自相叶〇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

毛詩證讀　國風上　十二

振君子歸哉歸哉〇殷其靁在南山之下荷何斯違
斯莫敢遑處讀若杵左傳陳侯杵臼公羊傳作處臼振振君子歸哉歸
哉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哉北門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氓六章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園有桃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餘讀同附證柏梁臺詩和撫四夷不易哉刀筆之吏臣執之

摽孟子注作莩蓌之誤漢書集注作蔈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
其吉兮〇摽有梅其實三考工記韗人注三讀當爲參兮求我庶

毛詩證讀　國風上

三一三

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
之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韓詩作實命
不同○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讀若罶傳昴罶也字體丣上連象合丣上斷象
開昴西方白虎宿於収罶義合顧從寅丣之丣非　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
不猶爾雅注作寔命不猷猷猶本一字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說文作洍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讀若喜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讀若戶。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悔皇矣四章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　生民八章后稷肇祀庶無罪悔　抑末章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　附證陸機凌霄賦矧烟雲之騰躍半天步而無旅咏凌霄之飄飄永終焉而弗悔

野有死麕。白茅包讀褒近浮春秋盟浮來公穀二氏作包來之。有女懷春。吉士誘酉音之○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讀後蛻兮。無感我帨古與帥同字兮。無使尨也吠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說文衣厚皃襛俗誤韓詩作茙音同矣。唐棣之華敷。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讀若居詩中無二音韋昭云古皆尺遮反陸協韻尺奢反竝失○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何。維絲伊緡讀若民左傳僖廿六年圍緡穀梁作圉閔音輕連。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彼茁者葭讀姑司馬相如子虛賦其埤溼則生葳菥蒹葭東蘠彫胡。壹發五豝讀若吾山海經墨子竝作騶吾二顧伯吾反。于嗟乎騶虞章相應為節與于嗟麟兮同豝叶音偶○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五紅反非。于嗟乎騶虞吳變讀叶合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鄒作鄒　釋文本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韓詩作殷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我心匪鑒不可以茹讀若孺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朱穆絕交論作算與傳訓選爲數合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說文作晤辟本文作擗有摽○日居月諸胡迭韓詩作載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偶合非韻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讀若怡大元傒禍介介訧與禍期也禍不禍非厥也兮○絺兮綌兮淒其以風讀若芬顧方愔反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綠衣四章章四句

晨風首章歎彼晨風鬱彼北林　何人斯四章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烝民八章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附證匡衡更定五神詩流星隕感惟風猶歸雲撫懷心蔡邕詩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集矣穆如清風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考工記弓而羽網注羽讀爲扈詩中竝此音之子于歸遠送于野古無墅字即野是釋文協韻羊女反不知乃本音瞻望勿及泣涕如雨○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勿及佇立以泣一句中自爲音如日居月諸螮蝀在東類詩每有之○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讀若任書大傳南方者何任方也方言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戴南南猶隽也釋文南如字沈云協句宜乃林反今謂古人

韻縣不煩改字皆未曉說文南从羊出羊讀飪也瞻望勿及蒙上不取音實勞我心○仲氏任只其心塞淵讀若姻禮記月令淵澤共泉注今月令淵爲淺泉子心如淵泉釋文淵讀爲淺音之近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燕燕四章章六句

葛生首章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七月五章七月在野八月在宇　鴻雁首章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餘讀同　凱風首章凱風自南吹彼棘心　何人斯四章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卷阿首章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鼓鐘四章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泮水六章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　定之方中三章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餘讀同
淵　附證武王槃銘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杵胡能有定寧不我顧讀若鼓長發韋顧既伐古今人表作韋鼓詩中如鵲蠱亦莫我顧碩鼠莫我肯顧伐木微我弗顧同韻書專主去聲非○日居月諸下土是冒敘音茂說文夷抵冒取民財則生蟊蟊冒音同也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讀若臭或若朽說文引書無有作好字作政从女丑聲胡能有定寧不我報讀若褒周禮褒拜杜

子春讀爲報樂記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注報當爲褒聲之誤木瓜非報也雞鳴雜佩以報之並讀與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同國語貞之無報也孰是斯人而有是臭也亦此音○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韓詩作術

日月四章章六句

好　叔于田二章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遵大路二章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還二章並驅从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羔裘二章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餘讀同

附證文子人君之道無爲而有就也有立而無好也楚辭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悻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王褎四子講德論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母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並此二音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傲中心是悼菀柳箋蹈讀曰悼兩音同○終風且霾宋徐蕆序讚補霾亾皆切當爲陵之切因其以貍得聲惠然肯來讀若釐思文貽我來牟劉向傳作飴我釐麰少牢饋食禮來女孝孫注來讀曰釐重音利或如力莫往莫來悠悠我思○終風且曀不日有曀讀若意爲壹修蟄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曀曀說文作壇天陰塵也與曀訓陰而風異

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終風四章章四句

來　雄雉三章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君子于役首章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子衿二章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並蠡字音　采薇三章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杕杜末章匪載匪來憂心孔疚　南有嘉魚末章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大東二章既往既來使我心疚並利字音　出車首章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大東四章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　靈臺二章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常武五章王猶允塞徐方既來並力字音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讀若幫土國城漕我獨南行杭○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爰鄭箋爰曰
也詩中爰並與曰通居爰處杵爰喪其馬姥于以求之于林
之下苛○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讀若依賓之嬳○于嗟濶兮不我活兮于嗟洵詢之假兮不
我信申讀若兮

擊鼓五章章四句

兵無衣三章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抑四章修爾車馬弓矢

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附證禮月令是月
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左哀九年傳是謂
沈陽可以興兵利以
伐姜不利子商
老小弁二章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
如疾首　泮水三章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
彼長道屈此羣醜　餘讀同　附證荀卿賦此夫
身美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美壯
而拙老
者與
信揚之水二章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
言人實不信　節南山四章弗躬弗親庶民
弗信　雨無正三章如何昊天辟言不信
如彼行邁則靡所臻　餘讀同
凱風自南任吹彼棘心棘心夭夭天母氏劬勞○凱風
自南吹彼棘薪新心音一類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
寒泉在浚之下苛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睍睆黃鳥
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扈我之懷矣自詒貽之假伊鄭箋伊當作
緊蒹葭所謂伊人同阻○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
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說苑辨物作遙遙我思道之云遠
曷云能來釐○百爾君子不知德行杭不忮不求何

用不臧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淺則厲讀若烈論語鄭注厲讀爲賴史記索隱厲利聲
相近周禮厲山氏釋文本又作列左傳作烈山氏楚
辭招魂注厲烈也弁修隨方音必讀去聲此詩四句
成兩韻矣說文作砅或體作濿淺則揭讀若孑釋文本作褰音輕重○有瀰濟
盈有鷕舊音本以水反釋文以小反以水之訛陸不察耳雉鳴濟盈不濡軌
讀若九說文軌从車九聲參同契或臣邪佞行不順軌弦望盈縮乖變凶咎得音之正雉鳴求
其牡○雝雝鳴鴈鹽鐵論作雍旭易釋文姚氏日始雝鳴鴈引作盱

旦王如歸妻迨冰未泮○招招舟子人涉卬否鄙八
涉卬否卬須我友以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厲有狐二章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都人士三章彼都人士垂帶而厲
彼君子女卷髮如蠆　民勞四章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　瞻卬首章瞻卬
昊天則不我惠孔塡不寧降此大厲竝讀利　正月八章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
厲矣讀烈同此
揭碩人末章葭菼揭揭庶姜孼孼庶士有朅　大車末章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

柄之揭　蕩末章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韓詩作密勿黽勉從事劉向傳亦作密勿爾雅釋詁
蠠沒猶僶勉音轉字變同心不宜有怒重音努皇矣王赫斯怒桑柔逢天僤怒常武如
震如怒同偏主去聲非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見下及爾
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讀若帷節南山丧怒是違小旻則具是違竝此
讀俗讀如迴非不遠伊邇薄送我畿畿門內也呂覽注作機誰謂荼
苦其甘如薺宴列女傳作讌爾新昏如兄如弟○涇以渭
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

笱釋文古口反顧讀矩我躬不閱左傳襄二十五年作說遑恤我後顧讀
后楊雄解難師曠之調鍾竢知音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就其淺
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
之凡民有喪匍匐檀弓作扶服救輕音鳩武王盤銘溺于淵尚可游也溺于人不
可救也三畧使讐洽讐其禍不救之○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讐既阻
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
予于毒今讀八句二韻按逸周書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讀畜如鞦夏小正鞠則見解者謂
即鞠讀如兕書古文教育子育今作冑淮南子令民知所避就一日而遇七十毒毒亦讀竇若覆字則今

本兩讀自韻書與四聲界限判然豈知古音口齒遠近間有自然相就者惟達者能知其通封禪頌自
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昔讀與此相倣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
既詒我肄爾雅作勩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列女傳作路○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爾雅前高後下曰旄丘字林作嵍又作堥之葛兮何誕之節兮
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處杵也必有與讀近戶與下二句爲
一首燕禮以我安注以猶與也後人讀與如以遂混作一韻也何其久也儿讀若也
必有以也○狐裘蒙戎左傳作尨茸匪車不東叔兮伯兮
靡所與同○瑣兮尾兮流離之子釋文本又作鶹爾雅釋鳥注作留
伯兮叔兮褎如充耳讀若爾

旄丘四章章四句

久六月六章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蓼莪三章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附證楚辭層冰峩峩飛雪千里些歸來歸去不可以久些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杵○碩人
俁俁韓詩作扈扈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
執籥右手秉翟讀澤或如狄以古音推之似當富讀效爵讀熊翟讀爲雜赫如
渥赭公言錫爵讀若熊詳賓之初筵○山有榛隰有苓讀若鄰采苓首章采苓采苓同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
人兮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毖韓詩作祕說文作泌彼泉水亦流于淇讀若綦洪水山海經作綦水漢碑作淇
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讀若迷○出
宿于泲讀若濟飲餞于禰韓詩作坭士虞禮注劉本作泥或說即泥中女子
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出宿于干讀若間
飲餞于言載脂載舝左傳作轄僖音同害還車言邁
遄臻于衛不瑕傳遄也遐之假有害陳第毛詩古音讀係○我思肥
泉本作泥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歎讀若愁載驅言至于漕同我心悠
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泉水四章章六句

謀氓首章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　皇皇者華三章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十月之交五章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　巷伯二章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緜二章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文王有聲八章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抑十二章聽用我謀庶無大悔　竝讀迷　或讀迷亟聲
又謀有誤音見小旻五章或哲或謀下

害二子乘舟二章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閟宮五章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竝讀係　蓼莪六章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四月六章冬日烈烈飄

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生民二章誕彌
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　蕩八章
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弇
讀曷二音發口之別非利害字當去聲何害字
聲必入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讀若根釋名艱根也書艱食馬融本作根食何人斯其心孔艱叶不入我門冕鷖無有後艱叶燔炙芬芬同已焉哉

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讁俗之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

之何哉○王事敦我轉讀堆如焞之通推慭之同慗爾雅釋卯注今江東呼地高堆者爲敦疑方音也

我政事一埤遺讀若迴谷風來予如遺叶寘予于懷雲漢則不我遺叶先祖于摧嶊正讀𠀤貴

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韓詩作讙我已焉

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其涼颷之假說文北風謂之颷雨雪其雱說文秀溥也籒文雱今秀雱與字穆天子傳一注作雨雪其雱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杭其虛其邪讀若徐爾雅作徐騶末章思無邪思馬斯徂同既亟只且讀若租○北風其

喈基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姬其虛其邪既

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

居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此章自然之合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其姝說文作袾佳好也國策閭姝子奢韓詩外傳作閒姝古从朱字讀皆與鄒近俟我於城隅讀若梧古从禺字讀皆與偶近愛說文作僾而不見搔首

踟躕鄭曼季荅陸雲詩誰爲河廣曾不容舟企予望之搔首踟躕亦近儔之音○靜女其

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讀若而說懌女美讀若娓防有鵲巢誰侜予美韓詩作予娓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

之貽讀怡自合不必依陸協韻以志反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讀若萋河水瀰瀰讀若弭燕婉依說文當作宴婉之求

籧篨不鮮讀西或如徙尙書大傳西方者何鮮方也桑柔逝不以濯墨子尙力篇以逝爲鮮亦音近而通○新臺有洒讀若銑國語銑者寒甚矣注銑猶洒洒洒寒貌鮮讀徙洒讀銑兩音互通河水浼浼說文浼从水免聲釋文引韓詩作浘浘按浘瀰音同疑彼注誤入

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鄭箋當作腆○魚網之設鴻則離讀黎爲正顧讀羅非

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說文作䵶鼀从黽爾與施从施也聲

一類砭讀式
何反非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 讀若港大荒西經正立無景疾呼無響爰有大暑不可以往
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羕之假毛傳養養然不知所定 ○二子乘舟
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釋文鄭音曷鄭時無音切此証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鄘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 說文作紞彼兩髮 實維我儀 吳牛何反顧氏讀俄
之死矢靡它 讀若拕 母也天 禮號天之爲言鎮也神也陳也珍也意擬其音而不敢定前人讀鐵因反說文吞从天得聲當讀近吞 只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 韓詩作直 之
死矢靡慝 書民用僭忒漢王嘉傳作僭慝說文無慝一字之變 母也天只不
諒人只
柏舟二章章七句
儀 菁菁者莪首章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賓筵六章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既醉四章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餘讀同
天 綢繆首章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 十月之交七章下民之孼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雨無正三章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小宛首章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 餘讀同
附證 漢樂歌飛龍秋游上天高賢愉樂民人漢天水謠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民
牆有茨 說文作薋 不可埽 讀若叟 也中冓之言不可道 讀投重聲 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

言不可詳 韓詩作揚 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牆有茨不
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埽 山有樞二章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 伐木二章於粲洒埽陳饋八簋 九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道 還二章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竝驅從兩牡兮 宛丘二章坎其擊缶宛丘之道 小旻三章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餘讀同 附證 易彖曰乾乾反覆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讀若笴太元時髽髽不獲其嘉男子折笄婦人易笴卽珈之借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本字从多後讀俄子之不淑也云誰之何○玼兮玼兮其之翟內司服揄狄注狄當爲狄兩音同也鬒古字爲参髮如雲不屑髢周禮追師注作髲說文正作髲髢或髲韓詩髲彼東南今文爲狄禮經又遍剔記斂髮毋髢注或爲肆音之後也玉之瑱也象之揥釋文本作擿又作擿葛屨佩其象揥讀分弁後也揚且之晳讀同析左傳澤門之晳實興我役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斂讀商詳文王克配上帝下也○瑳兮瑳兮其之展鄭箋展衣字誤禮記作襢衣說文襄丹縠衣从衣㠭聲展作襄

轉也假借禮記之禮俗字耳鄭於六書未甚究也蒙彼縐絺是紲袢說文作褻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重音同岸漢書人表厝顏胃卽厝岸胃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韓詩作援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宜女曰雞鳴二章弋言加之與子宜之鴛鴦首章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棫樸二章奉璋峩峩髦士攸宜玄鳥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餘讀同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三章自爲節上不叶姜猶末章宮不叶庸○爰采麥讀若墨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左傳夫人姒氏公羊作弋氏定姒穀梁作定弋古讀姒同以弋卽姒斂聲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釋名兄荒也荒大也白虎通兄況也況㕟法也詩中輕重不離二音○鵲之彊彊鶉之奔奔表記

作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兄將仲子二章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陟岵三章陟彼岡兮瞻望兄兮餘讀同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禮記祭義注漆漆讀如朋友切切爰伐琴瑟○升彼虛字从虍得聲讀若呼老子田甚蕪倉甚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讀若彊莊子禺京卽山海經禺彊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本亦作然

允臧○靈雨既零讀若鄭詩中令苓字並近此音正字作霝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鄭箋當作稅始來更正衣服也今通作稅解于桑田讀若陳顏師古急就章注古者田陳聲相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淵騋牝三千讀若親說文千从二人聲甫田歲取十千叶食我農人同漢靈帝時孔廟碑周流應聘嘆鳳不臻自衛反魯其徒三千亦此音

定之方中十三章章七句

京下泉首章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正月首章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　甫田四章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　文王五章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　餘讀同　附證左傳卜繇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田叔于田首章叔于田巷無居人　白華三章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崧高三章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傳御遷其私人　餘讀同

蝃爾雅作螮蝀。在東。莫之敢指讀近揥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米○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申也不知命讀若民吳叶彌并反仍與此命音不合也

毛詩證讀　國風上　三王

蝃蝀三章章四句

命揚之水三章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采菽三章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假樂首章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餘讀同　附證魏武帝善哉行晏子平仲積德兼仁與世沉德求必思命

相鼠有皮婆人而無儀俄人而無儀俄不死何為讀乎畧近訛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為○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讀若𠩺爾雅釋文𠩺又作俟亦作𠩺五經文字音矣吉日三章儦儦俟俟同○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毛詩證讀　國風上　圭

相鼠三章章四句

為兔爰首章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　澤陂首章寤寐無為涕泗滂沱　鳧鷖二章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　抑五章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餘讀同　附證易象傳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巳日革之行有嘉也技老子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目四達能無為乎百里奚妻歌烹伏雌吹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為古音已轉同惟天保吉蠲為饎周禮蜡氏注作吉圭惟饎亦其證此詩从今讀亦合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玉藻注紕讀如埤益之埤韻書紕同之良馬四讀近細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孑孑干旟在

浚之郝讀若豬書大野既豬史記作既都今音都多無辨素絲組之良馬五
之彼姝者子何以予本亦作與並讀近戶之○孑孑干旄在
浚之城素絲祝鄭箋祝當作屬弁後兩讀之良馬六之彼姝者
子何以告讀若穀之

干旄三章章六句

告考槃三章獨寐寤宿求矢弗告南山三章既曰告止曷又鞫止既醉三章令終有俶公尸嘉告並穀字音楚茨四章工祝致告抑二章遠猶辰告稍移同鞫

載馳載驅讀匯微近歇陸雲九愍祖愁心以自遺肅楊人以會驅詔河馮以清川命湘娥而安

毛詩證讀　國風上　三十三

流凡从匡字並有此音歸唁衛侯本音維見羔裘此當从今音與下一類驅馬悠
悠言至于漕愁大夫跋聘禮疏作軷涉我心則憂○既不
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
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陟彼阿丘言采其蝱莔之假借貝母蝱齧人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杭許人尤之本亦作訧
衆穉且狂○我行其野芃芃其麥墨控于大邦誰因
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讀若怡與訧同說文訧罪也尤異也尤假借百
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尤四月首章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附證易賁象傳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鼎象傳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實終无尤也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衛

瞻彼淇奧澳之假綠竹韓詩作藩石經同傳萹竹也猗猗古音互轉从可字轉奇从奇字亦轉讀阿車攻兩驂不猗節南山有實其猗並與此同伐檀河水清且漣猗釋文本作漪實兮之通有匪本亦作斐韓詩作邲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

毛詩證讀　國風上　三十四

僩兮赫兮咺大學作喧說文作愃韓詩作宣兮有斐君子終不可
諼大學作諠兮○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
瑩會說文作䯤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
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如簀韓詩章句綠箐盛如積也以簀爲積
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讀若淖莊子綽乎其殺也釋文崔本作淖荀子綽約作淖約兮猗重較讀若教兮善戲謔讀畧佫聲溱洧伊其相謔板無然謔謔是用憂謔同兮不爲虐讀若虐正月念國之爲虐板天之方虐抑覆用爲虐同
兮

淇奥三章章九句

考槃在澗(韓詩作干)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〇考槃在阿碩人之過(韓詩作𠈃美皃)獨寐寤歌永矢弗過〇考槃在陸碩人之軸(鄭箋軸病也孔疏謂即爾雅逐病也釋文毛音廸以其訓進妄竟之淸人在軸修讀胄)獨寐寤宿永矢弗告(谷)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其頎(斤聲字轉祁此齊人呼殷如衣之類)衣錦褧(此字有作絅者有作蘏者有作頴作苘作頴者以說文作檾訓枲屬爲正)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

宮之妹邢侯之姨譚(依說文當作鄿白虎通作覃)公維私〇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爾雅注引作瓠棲)螓首(說文作頸首)蛾眉(讀若麋儀禮士冠禮眉壽萬年注古文作麋)巧笑倩兮美目盼兮〇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周禮巾車注作翟蔽)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〇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說文作薉礙流也)鱣鮪發發(韓詩作鱍說文作鮁)葭菼揭揭庶姜孽孽(韓詩作巘)庶士有朅(韓詩作桀)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迷)送子涉淇(綦)至于頓(爾雅注作敦)丘(讀若匡荀子注凡言匡者與叩同義匡謬正俗古叩匡同聲巷伯猗于畝丘叶作爲此詩同)匪我愆期子無良媒(說文媒謀也並讀迷)將子無怒秋以爲期〇乘彼垝垣(陸音袁)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坊記作履韓詩同)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〇桑之未落(後讀路揚雄賦虎路三嵏即虎落易林精神銷落形骸醜惡顋齬頓挫枯槀腐蠹)其葉沃若(儀禮士昏禮記若則有常注若猶女也有司徹若是以辨注今文若爲如荒書般若讀鉢樹)于嗟

鳩兮無食桑葚(讀若諶)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〇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讀若云)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讀若霜左傳唐成公有兩肅爽馬或作霜[illegible])士貳其行(杭)士也罔極二三其德〇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蹈)矣〇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鄭箋泮讀爲畔)總角之宴

讀若燕燕言笑晏晏（晏）晏宴古讀同信誓旦旦（旦）說文作悬不思其反（反）

是不思（思）亦已焉哉（哉）哉

氓六章章十句

籊籊說文籊直好兒無籊竹竿以釣于淇（淇）萁豈不爾思（思）遠莫

致之○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右）讀若以凡左右之右有無之有朋友之友古皆

此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弟）○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左）巧

笑之瑳（瑳）讀近初佩玉之儺（儺）讀若那○淇水滺滺（滺）字書作滶檜楫

松舟（舟）駕言出遊（遊）以寫我憂（憂）

竹竿四章章四句

（右）蒹葭二章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　彤弓二章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吉日三章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緜四章廼左廼右廼疆廼理餘讀同附證郊特牲左之右之坐之起之

芄蘭之支（支）說苑作枝童子佩觿（觿）雖則佩觿（觿）能不我知（知）容兮

遂（遂）兮垂帶（帶）悸（悸）釋文其季反韓詩作萃兮○芄蘭之葉（葉）童子佩韘（韘）

雖則佩韘（韘）能不我甲（甲）傳甲狎也韓詩作狎謂狎習容兮遂（遂）兮垂帶

悸兮

芄蘭二章章六句

誰謂河廣一葦杭（杭）旅假之誰謂宋遠跂（跂）當从楚辭注作企企舉踵也跂足多指也文選尤企伊佇注跂與企同未明假借予望（望）之○誰謂河廣曾

不容刀（刀）本作舠誰謂宋遠曾不崇朝（朝）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朅（朅）兮邦之桀（桀）兮伯也執殳（殳）讀殊睪近投為王前驅（驅）讀區

睪近歐○自伯之東（東）首如飛蓬（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疾）○焉得諼

本又作萱說文作藼或作蘐草言樹之背（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痗）說文無痗爾雅痗病也詩兩見十月亦孔之痗讀未此讀悔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裳）○有狐綏

綏在彼淇厲（厲）利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帶）陳氏讀蔕○有狐綏

綏在彼淇側（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服）匐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瓜）讀若孤豳風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信南山中田有廬疆埸有瓜同報之

以瓊琚匪報褎也永以爲好臭也○投我以木桃報
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
以瓊玖讀若芑見說文丘中有麻貽我佩玖叶彼留之子同匪報也永以爲
好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王

彼黍離離。舊本說文作穡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檀弓咏斯猶注猶當爲搖秦人猶搖聲相近據此可速下憂求一韻然知我四句本三章自爲節知
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讀近吞
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陸音遂說文正字作采行邁
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
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
靡靡中心如噎讀若壹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
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茲雞棲于塒日之夕矣
羊牛下來釐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
日不月曷其有佸陸戶活反雞棲于桀爾雅釋宮作榤杙也日之
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單結二章自相應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敘讀
餘說文褱从衣眔聲本从眔衣聲之誤曹植白馬篇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
與文帝寡婦篇愁何可兮久懷叶鶵自憐兮孤栖同今讀與歸俱轉从陽聲哉曷月予還
歸姬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重音浦周
禮職方弦蒲鄭司農注蒲或爲浦孫毓云蒲草之蒲聲不與戍許協背切與而古聲失矣彼其
之子不與我戍許說文許從言午聲許國之許史記作鄦稍移同滸懷哉懷
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說文無蓷即萑是暵說文作灘水濡而乾也其乾矣有女仳
離慨其歎矣慨其歎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
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讀與嘯同矣條其歗矣遇人
之不淑後讀就與七月叔苴之叔轉收音同矣○中谷有蓷暵其濕
矣有女仳離啜韓外傳作惙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尙無爲乎我生之後

逢此百罹讀若羅斯干無父母貽罹小弁我獨于罹同尙寐無吪○有兔
爰爰雉離于罦亦作罬讀若罘釋文音俘非我生之初尙無造讀若
掫周禮掌固夜三鼜杜子春云鼜讀造次之造春秋傳所謂賓將趣者與趣即掫緇衣敝予又改造兮讀
同別見思齊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尙寐無覺讀若救與左傳魯人之皐
數年不覺叶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同○有兔爰爰雉離于罿讀若衝我
生之初尙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尙寐無聰

兔爰三章章七句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說文作汻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
人父亦莫我顧鼓○緜緜葛藟在河之涘讀若矣說文涘从水
矣聲終遠兄弟謂他人母米謂他人母亦莫我有以○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
亦莫我聞

葛藟三章章六句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斂讀收下泉浸彼苞
蕭叶念彼京周同楚辭九歌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兮一日不見如三
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弁後隨讀詳七月兮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說文作𦶇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
車啍啍廣韻作噋乃僞字毳衣如璊說文作𤦃豈不爾思畏子不
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讀若遹黃鳥臨其穴惴惴其栗緜陶復陶穴未有家
室同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麻正讀磨嗟讀
祖故顧氏於此章施字及新臺戚施並讀式何反楚
詞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戚乃亡其罪伊何莊子秋

水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古讀或然按古音斂从麻字稍轉入麋說文𪊨讀若㳽水一曰若月令靡草之靡从差字稍轉入𨻰說文𥻮讀若遲史記嗟四岳即堯典咨四岳麻嗟从斂音施字不煩變讀○丘中有麥 墨 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芑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風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毛詩證讀

國風

鄭

緇衣之宜 俄 兮敝予又改爲 乎 兮適子之館 易官有渝蜀才有作館有渝輕重隨讀 兮還予授子之粲 爾雅粲餐也授粲鄭謂設餐亦輕重隨讀 兮○緇衣之好 朽 兮敝予又改造 措 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 說文席者藉也古讀藉助同合从庶本音 兮敝予又改作 古無做字即作是蕩侯作侯祝釋文作本作詛古詛金不可作世不可度後漢謠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爲本音斂同斮爾雅魚曰斮之字或爲作詩中弁後不出二音 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三章章六句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 米 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 荒 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

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
亦可畏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陳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讀同守易明夷于南狩釋文本作守騶鐵從公于狩車攻駕言行狩同巷無
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朽○叔適野墅
巷無服馬姥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唐監本叔上有大字標目同于田乘乘馬姥執轡如組兩驂如
舞叔在藪東方朔傳是寠藪也蘇林音數錢之數可叶舞叶舉三章遍例則間句火烈
具舉襢說文作膻襢俗字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
傷女○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杭叔在
藪火烈具揚叔善射讀若序孟子序者射也唐監本互注毛詩射音社車舝式燕且
譽好爾無射抑矧可射思同忌又良御悟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鴇讀褒重聲馬色如鴇因以爲名顔不考說文从䮿韻作䮿以鳥旁作
爲誤非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

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左傳公徒執冰而踞假借字忌抑鬯弓正字爲韔
讀若肱左傳邾黑肱以濫來奔公羊作黑弓忌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小戎三章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
弓采綠三章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
綸之繩閟宮五章朱英綠縢二矛重弓附
證左傳引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
我友朋荍論語直躬康成作直弓考工穹者三
之一司農讀穹爲志無空邪之空古人無所爲
韻唐韻正東烝之辨
失之太拘

清人在彭讀若旁易匪其彭子夏傳本作旁駟介旁旁說文作騯二矛重

英讀若央韓詩英英白雲作決決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駟介
麃麃二矛重喬韓詩作鷸河上乎逍遙古字作消搖○清人在
軸輕音抽釋名軸抽也入轂中可抽出駟介陶陶歛音
也从由正聲碩人之軸其變也
錄與泮水淑問
如皋陶同左旋右抽音同說文作指中軍作好箕子麥秀
歌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
不與我好兮輕音可讀休

清人三章章四句

彭載驅三章汶水湯湯行人彭彭出車三章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
北山三章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大明八章牧
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餘讀同附證劉

歆遂矜感求仁得仁固非常兮守信保已比老彭兮

英有女同車二章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著三章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汾沮洳二章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

羔裘如濡洵韓詩作恂直且侯下武應侯順德家語弟子傳作應惟順德侯惟同音爲本讀彼其之子舍命管子作澤命不渝爾雅舍人本作羭○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燕兮三英粲兮彼其本亦作已作記之子邦之彥兮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釋文起居反又起據反羔裘羔裘豹袪頌以車袪袪輕重隨讀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釋文本作歔又作歔市由反或云鄭音爲醜兮不寁好朽也二也字本或作兮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弋言加讀若歌楚詞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若歛音同姬揚雄傳夫天兵四臨幽都相加同戈邪指南越相夷與今音宜叶之與子宜俄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叶叟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音未詳或說貽之訛東山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取音只在下二句此詩句法相似二句可不論韻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臭之雜佩以報褒之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居顏如舜說文本作蕣華敷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豬○有女同行杭顏如舜英央將翺將翔佩玉將將瑲之假彼美孟姜翔美自然之合德

音不忘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傳解爲扶胥隰有荷華敷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租○山有橋本亦作喬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兮蘀說文凡皮葉落陊地爲蘀讀陊微近兔七月十月隕蘀鶴鳴其下維蘀同兮風其吹偽讀措老子故或呴或吹或強或羸音輕重女叔兮伯偽讀布兮倡予和女○蘀兮蘀兮蒙上不取音與遵大路兮同風其漂本亦作飄女叔

兮伯兮倡予要女

蘀兮二章章四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狡童二章章四句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溱洧之溱說文水經並作潧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讀若唯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褰裳二章章五句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本字兇共聲巷近體楚辭五子用失乎家衖衖亦即巷吳胡貢反得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之不將兮○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杭○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姬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釋文壇依字當作墠是舊文爲壇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門之栗有踐傳詁爲淺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讀若室東方之日履我即兮同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淒淒說文作湝湝雞鳴喈喈基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讀若收與彼采蕭兮同雞鳴膠膠讀若綵王制東膠注膠或作綵隰桑德音孔膠叶其葉有幽同急就篇縛束脫漏亾命流攻擊劫奪檻車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讀若喜與蕩五章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同酌遵養時晦叶是用大介後音戲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三章章四句

青青子衿漢石經作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韓詩作詒寄也音○青青子佩讀若旆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釐○挑說文作岁兮達兮在城闕正字缺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子衿三章章三句

佩渭陽二章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附證楚詞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又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輕音拔重音畀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傳善也鮮少之鮮本作尟兄弟維予與
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
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申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說文
作綥俗本誤綥綥古文綦也巾聊樂我員韓詩作魂商頌景員維河古文作景云○
出其闉闍箋讀如彼都人士之都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
且讀租易晉无膚其行次且縞衣茹藘讀若藘聊可與娛讀若吾釋文本

作虞音同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零露漙字林作霮兮有美一人清揚婉韓外傳作宛上
篇引韓詩又作碗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野有蔓草零露
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與洧方渙渙釋文韓詩作洹洹音丸說文作汎汎音父弓反按汎自一字與洧異說文
亦無反切陸氏謬妄多此類兮士與女方秉蕑傳蘭也澤陂之蕑韓詩又以爲蓮

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韓詩作恂訏
且樂濼維士與女伊其相謔鄒修聲贈之以勺藥讀若效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
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
將謔贈之以勺藥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九句

齊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
讀若盲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
薨雄甘與子同夢讀若瞢詩視爾夢夢沈音莫登反俗讀混蒙會且歸矣
無庶予子憎

雞鳴三章章四句

明東方未明首章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黃鳥二章黃鳥黃鳥無集于桑此邦之人不可與
明大東六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楚茨二章祀祭于祊祀事孔明餘
讀同

夢斯干六章乃寢乃興乃占我夢　正月四章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　五章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附證淮南子其坐無慮其寢無夢物來而名事至而應

子之還韓詩作嫙音同地理志作營兮遭我乎峱崔集注本作嶩之閒

兮竝驅從兩肩說文作豜兮揖我謂我儇韓詩作婘兮○子之

茂敘音牡南山德音是茂同兮遭我乎峱之道投重聲兮竝驅從

兩牡兮揖我謂我好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

陽兮竝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還三章章四句

俟漢地理志作竢我於著宁之假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尙之

以瓊華敷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尙

之以瓊瑩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尙

之以瓊英央乎而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

室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

履我發兮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未

晞顚倒裳衣倒之顚古今人表大塡韓外傳作大顚新序作大眞古塡顚竝讀與眞

同又顚音之移爲丁宋讀曲歌丁倒欺人目與今音之令合之自公令讀若鄰之○

折柳樊圃釋文音布又音補七月九月築場圃同狂夫瞿瞿說文一讀若章句之

句不能辰傳時也今作晨非夜豫不夙則莫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顚車鄰首章有車鄰鄰有馬白顚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附證易雷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顚也上林賦夭蟜枝格偃蹇杪顚隃絕梁騰殊榛

令盧令首章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車鄰見上讀同　十月不寧不令　小宛題彼脊令从今讀

南山崔崔釋文子綏反又音佳雄狐綏綏玉篇作夊夊魯道有蕩

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从敘音則讀餘見揚之水國語引周詩天之所

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亦壞與支叶止○葛屨五兩。冠緌雙讀若

松史記龜策傳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說苑兩大不可容兩勢不可同兩貴不可雙荀爽傳荀氏八龍慈明

無雙
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蓺
麻如之何衡從韓詩作橫由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田司馬相如傳集注蟝卽今戎皮戎
采痄之轉從之變由亦其似其畝讀米與母同取妻如之何必告父
母米既曰告谷止曷又鞠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
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南山四章章六句

畝七月首章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采芑首章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
信南山首章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甫田首章今適南畝或耘或耔三章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徐讀同　附證楚辭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晦畦畱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晦
卽畝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楊子修身篇作喬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婉兮
孌說文作嫡兮總角丱丱兮未幾見見兮突而弁弁讀若畔儀禮注弁名出於
槃音輕重兮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令韓詩作泠說文作獜其人美且仁○盧重環正作鐶其
人美且鬈鄭箋讀當爲權權勇壯也說文鬈好皃○盧重鋂讀迷與梅同其
人美且偲說文無偲左傳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从本音自與來之讀釐叶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釋文毛古頑反鄭古魂反蓋因箋釋鰥爲魚子故讀同鯤楚辭
父何以鰥叶二女何親鯤音得之評毛鄭有反切則非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
梁其魚唯唯釋文維癸反韓詩作遺遺齊子歸止其從如水古爲
抵舌音故得从唯叶洒彼流水叶海叶隼同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薄薄說文薄从艸溥聲讀同簿書序成王既奄遷其君蒲姑史記作薄姑音之近簟
第朱鞹風俗通鼓者郭也郭或音近鞹同之魯道有蕩齊子發夕管子
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本民力之不足者謂之夕夕卽豫郭注爾雅發夕爲發卽古音難執
以豫卽二讀消息之白駒以永今夕雨無正莫肯朝夕那溫恭朝夕同○四驪濟濟垂
瀰瀰讀若弭魯道有蕩齊子豈弟鄭箋此豈弟猶發夕也豈讀闓弟爲
圛正以書洪範曰驛古文作悌今文爲圛圛悌古音同耳○汶水湯湯行人彭
彭旁魯道有蕩齊子翱翔○汶水滔滔行人儦儦梓文

表驕反吳又叶音褒非魯道有蕩齊子游敖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
射則臧兮○猗嗟名兮韓詩作顯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
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讀若星左傳呂甥史記作呂省音輕重兮○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韓詩作纂射則貫兮四矢
反兮韓詩作變兮以禦亂兮亂之假說文亂煩也亂治也兮
猗嗟三章章六句

毛詩證讀國風下　卌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說文作攕好手皃女手可以縫裳
要之襋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楚詞注引作媞宛然
左辟假避之佩其象揥此从釋文勑帝反與君子偕老章讀揥一聲分弁後維
是三國何夔傳注作唯此褊心是以為刺讀若砌儀禮注為樂歌以相風切卽風刺瞻卬天何以刺同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彼汾沮洳釋文如預反說文作浮漸溼也言采其莫慕彼其之子
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假輅之○彼汾一方言采
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央美如英殊異乎公行杭○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釋文音續郭注爾雅水舄如續斷寸寸有節彼其之
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說文作䚻不知我
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茲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

毛詩證讀國風下　圭

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
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
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
思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彼岵釋名岵怙也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
無已上亦作尙慎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讀若紀終南有紀有掌傳紀基也釋文本作屺兩音同兮瞻望母米兮母曰嗟予季行役

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爾雅作猷)來無棄○陟彼岡兮瞻
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讀若紀)上慎旃
哉猶來無死

陟岵三章章六句

偕(杕杜三章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魚麗五章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
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十畝之閒二章章三句

毛詩證讀　國風下　十六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漢地理志作諸閒)兮河水清且
漣(爾雅作瀾古字同)猗(釋文本或作漪漢石經作兮按猗本犗犬名以聲假作兮如斷斷兮作斷斷猗竝假借字古人隨意書之緜詩通字又作乃一篇不嫌異文)不稼不穡胡取禾
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字亦作狟徐郭作暄)
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輻(讀匐暑近偪逸詩穀既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太息正月員于爾輻同)
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
且直猗不稼不穡(自然之合)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
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
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
禾三百囷(陸卯倫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
君子兮不素飧(鄭箋讀如魚飧之飧陸素門反)兮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碩鼠(讀若杵)無食我黍(讀若暑)三歲貫(漢石經作宦)女莫
我肯顧(鼓)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墨)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
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

毛詩證讀　國風下　十七

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
郊樂郊誰之永(釋文作咏云本亦作永同)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唐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讀若住天保何福不除斯干風雨攸除小明日月方除同)
無已大康。職思其居(據本音釋文云協韻非)
好樂無荒。良士瞿瞿(句)○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

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
士蹶(蹶)後讀遽一切經音義古文作蹷○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
我不樂日月其(慆)滔之假斂讀悠論語滔滔鄭本作悠悠無已大康職
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爾雅作蓲說文無當从魯詩作蓲讀匠區近甌王逸九思將喪兮玉斗遺失兮鈕梱我心
兮煎熬惟是兮用憂从區字音並類此　隰有(榆)讀踰近揄子有衣裳弗曳弗
(婁)讀盧近樓傳婁亦曳也即說文之樓曳聚也　子有車馬弗馳弗(驅)讀見敺馳

宛其死矣他人是(愉)鄭箋愉讀曰偷漢書作它人是婾張衡東京賦敬慎威儀示民
不偷我有嘉賓其樂愉愉今定讀餘豈古人於音全不究耶○山有(栲)讀若糗爾雅作梲
隰有(杻)說文無杻即杽是　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叟　子有鐘鼓
弗鼓說文讀若屬譜壴聲與鐘鼓字音有別　弗(考)傳擊也即叩之假　宛其死矣
他人是(保)褒重聲○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
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考)楚茨末章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　江漢末章作召公考天子萬壽餘

讀同　附證易蠱象傳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幹毋之蠱得中道也幹父之蠱終无咎也復象傳
中以自考也亦叶義无咎也以從道也
(保)崧高五章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載見以介眉壽永言保之餘讀同　附證老子揣而銳
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漢房中歌加被寵咸相保施大德世曼壽
揚之水白石鑿(鑿)劉向傳羊入其鑿師古音在到反周禮輪人注一音曹報反楚辭九
辨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鑿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　素衣朱(襮)讀與
暴同　從子于(沃)讀若暴說文作漢韓外傳引夏歌四牡驕兮六轡沃兮　既見君子
云胡不(樂)濼○揚之水白石皓(皓)讀若后大戴記常以皓皓是以眉壽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同　素衣朱(繡)魯詩讀爲綃今从本音　從子于(鵠)呂覽鵠乎
其羞用智慮也注鵠讀如浩浩昊天之浩其音與候近如造之讀撅　既見君子云何
其(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民　不敢以告(人)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三國虞翻
傳注古栵帀同字故劉熙聊栵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戰國策上下相愁民無所聊荀子衣與繆與不女
聊古讀與酉同　且遠(條)讀與攸同爾雅條條秩秩舍人本作攸攸中谷傳條條然嘯也即悠
然史記條侯漢書作脩侯脊之近　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

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讀近吞）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讀初署近鄒）三星在隅（讀若栝揭雉羽獵賦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踤陆錫戎獲胡郎此音別詳抑下）今夕何夕見此邂逅（顧胡故反韓詩作邂覯）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字林作㛑）者（讀若渚）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毛詩證讀 國風下 二子

綢繆三章章六句

者（采綠四章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餘讀同 附證孔子猗蘭操逍遙九州無所定處時人闇蔽不知賢者）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讀近所）獨行踽踽（風俗通引書大傳禹者輔也古音禹輔近踽如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讀若砌七利反 釋文）焉○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煢之假文選張衡思玄賦注作煢煢又即正月之憂心惸惸）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輕青 生）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舊讀袪居並侈音見前）豈無他人維子之故（漢書賈誼傳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史記故作辜亦可从 軒音）○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臭）

羔裘二章章四句

肅肅鴇羽（扈）集于苞栩（釋文況禹反當以宛邛章況浦反為正）王事靡

毛詩證讀 國風下 王

盬不能蓺稷黍（署）父母何怙（戶）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鴇行（杭）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鴇羽三章章七句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韓詩作逝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兩之章自爲節○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游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墅予美亾此誰與獨處杵○葛生蒙棘蘞蔓于域顧于極反予美亾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亾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

夜豫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倨○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采苓讀鄭爾雅作蘦首陽之巔說文無巔即顛是讀與或據李善文選七發注苓古蓮字孟康漢書令居注令音連巔如今讀下信字失叶人之爲言苟亦無信申舍旃舍旃焉之假鄭箋旃之爲言焉也以下自一首三章相應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之下祜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讀近戶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五句

秦

有車鄰鄰漢地理志引詩序作轔有馬白顛眞未見君子寺人之令讀鄰韓詩作伶○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竝坐鼓瑟讀若蝨國策幾瑟之存史記作蟣蝨今者不樂逝者其耋○阪有桑

隰有楊既見君子竝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亾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守○奉時辰牡諸土聲本音姥辰牡孔碩莊子無石師而能言釋文石本作碩又作所古音碩所同侈近庶楚茨爲俎孔碩大田既庭且碩崧高其詩孔碩閟宮孔曼且碩同大學引諺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惡讀汚碩亦此音公曰左讀同佐之舍拔則獲讀若互大射儀獲者與古文作獲春秋召獲史記作召護巧言遇犬獲之楚茨笑語卒獲皇矣其政不獲同○游于北園四牡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說文作猲獢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讀近拒自與輈叶見載驂朱讀曲歌非歡獨惵惵僂意亦驒驒雙燈俱時盡杢許兩無由亦一證哭俱懼反又居錄反與下續轂展轉取叶又不如作問句之爲僉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讀若駐斂音近屬言

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阜

六轡在手騏駵驑之省是中轉讀誨叶驂與池之中矣叶不云自頻相近疑方音

也騧驪是驂讀參商之參龍盾之合讀若佾大明天作之合叶有命既集同

鋈說文作渶以觼軜釋文音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

毛詩證讀　國風下　三四

胡然我念音變大例蓺之轉爲乙言之轉爲青音之轉爲㾓讀念如捻郎與邑近期之亦叶

之。○俴駟孔羣厹說文从口九聲高氣也厹乃古蹂字从厶誤矛鋈錞書通

作鐓蒙伐有苑荀子富國注苑讀爲蘊管子其葉若苑注謂蘊結也漢書敘傳武帝勞神圖遠

甚勤王師翼翼致誅大苑或作宛虎韔鏤膺交韔二弓肱竹閉周禮弓八

注引作鞦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據說文當作㥷懕韓詩作愔良

八秩秩德音讀近膺說文癃从瘖省本一聲之諧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正作泝别亦作

溯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

淒淒本亦作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讀若涏遡洄

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爾雅小水曰坻釋文本作

泜又作墀○蒹葭采采萋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說文涘从水矣聲遡洄從之道阻且右以遡游從之宛在水

中沚字與洔同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何有。有條本又作樤有梅讀若迷君子至止。錦衣狐裘

毛詩證讀　國風下　三五

讀若期顏如渥丹其君也哉讀茲按丹斂讀聃可與君叶如維此惠君叶民人所

瞻瞻轉讀亦如聃○終南何有。有紀釋文本作杞有堂君子至止。

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終南二章章六句

梅鳲鳩二章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四月五章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

爲殘賊莫知其尤怕附證柏梁臺詩柱枅欂櫨相枝持枇杷橘栗桃李梅

裘七月四章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大東四章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附證禮記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左襄四年傳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列女

傳臧文仲書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裹琴之合甚思之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
夫之特臨其穴逅惴惴其慄彼蒼者天吞讀近殲我良
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
公子車仲行杭維此仲行杭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
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
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
之禦讀若忤字本午出烝民不與禦禦叶剛亦不吐同臨其穴惴惴其慄彼
毛詩證讀　國風下　吴
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鴥彼晨說文作鷐風芬鬱周禮函人注作宛彼北林未見君子憂
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櫟讀若隸史記婢詳爲
隸盡櫟釜漢書作轢釜櫟陽之櫟師古音藥後讀亦相近釋文盧狄反失諧隰有六駮讀若爆字書礮字从此出
未見君子憂心靡樂櫟如何如何忘我
實多○山有苞棣讀同逮威儀棣棣孔子閒居作逮逮隰有樹檖說文作椽
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晨風三章章六句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讀若袌从包字古皆斂音王于興師修我
戈矛讀若侔節南山相爾矛矣叶如相醻矣同與子同仇○豈曰無衣
與子同澤鄭作襗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哳字音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帮與子
偕行杭

無衣三章章五句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
毛詩證讀　國風下　毛
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拔

渭陽二章章四句

於我乎夏屋箋具也即爾雅之握具也李巡本作幄謂居處之具渠渠水渠本字
鄭箋渠渠猶勤勤解作勑或如殲厥渠魁之渠訓大又鉅之假今也每食無餘于
嗟乎不承權輿與于嗟乎騶虞同例兩章相應爲節與餘音偶合○於我乎
每食四簋說文正作𠥩讀九爲正今也每食不飽褎壹聲于嗟乎
不承權輿

權輿二章章三句

〔簋〕伐木二章於粲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附證易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

〔飽〕楚茨大章既醉既飽小大稽首 君之華三章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附證易漸象傳飲食衎衎不素飽也夫征不復離羣醜也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七十七句

陳

子之〔湯〕楚詞章句作蕩論語坦蕩蕩魯論作湯輕重隨讀 兮宛丘之〔上〕易順象傳顚顚之吉上施光也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輕音藏 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荷 無冬無〔夏〕讀若戶四月首章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同 值植之假 其鷺〔羽〕扆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投聲 重 無冬無夏值其鷺〔翿〕吳叶殖有反按此壽聲正讀若左執翿之翿言叶可耳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釋文況甫反 子仲之子婆娑其〔下〕荷

○穀旦于〔差〕讀同磋文子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詩作嗟 南方之原 首句取音此間句例見車攻或說陳宋之俗讀桓如和婆娑之婆說文作𡟅文選神女賦注婆娑猶盤姍也意原之與娑方音亦如桓和相近 不績其〔麻〕摩 市也婆〔娑〕梳 讀若 ○穀旦于〔逝〕越以鬷眾之假〔邁〕視爾如〔荍〕說文荍从艸收聲正讀虬

貽我握〔椒〕讀若湫春秋楚椒舉人表作湫舉子服椒亦即子服湫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漢巖發碑作西遲西棲古同字 〔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石經依鄭箋作療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讀若彭左傳士魴公羊作士彭 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顧音沱詩俾滂沱矣史記作滂池易出涕沱若荀爽作池若从它从也字形聲相涉 无

書多通借徐鍇謂池即古沱字非 可以漚〔麻〕摩 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讀若忤說文語从言午聲古讀肺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詩中語字並此音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讀若姦管子野燕曠則民乃菅即姦之假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池〕無羊二章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 皇矣六章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 附證楚辭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讀若牄左傳頓子牂公羊作牄 昏以爲期明

星煌煌〇東門之楊其葉肺肺芾之假昏以爲期明星
晢晢讀若制易大有象傳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虞成易注作遰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
誰昔然矣〇墓門有梅列女傳作棘擽梅之梅韓詩亦作棘有鴞萃
止夫也不良歌以訊釋文訊又作誶下訊予不顧楚辭章句亦作誶說文丨引而上
行讀若囟引而下行讀若退可證訊得讀誶爲一音之轉非字誤之訊予不顧鼓
顛倒思予讀近戶同與卿古漢書注詩楚辭皆無余音鄭注禮記始以余予古今字

墓門二章章六句

訊爾無正四章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附證張衡思玄賦占水火而妄
訊與內對叶左思魏都賦翩翩黃鳥銜書來訊與厲粹叶
予鴟鴞二章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正月九章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
輸爾載將伯助予　谷風首章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餘讀同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傳侜張卽書請張予美韓詩作娓心焉
忉忉〇中唐有甓邛有旨鷊爾雅作虉誰侜予美心焉惕
惕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兮佼人僚釋文本作嫽兮舒窈糾後讀嬌兮勞心悄
兮〇月出皓兮佼人懰釋文刀九反兮舒懮受兮勞心
慅讀若走兮〇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
五經文字作懆以音讀推之抑我心慘慘叶蔬我菀菀亦懆之譌惟北山慘慘劬勞慘慘畏咎慘本字白
華念子懆懆釋文列七感七倒二反懆慘不辨無識甚矣兮

月出三章章四句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任匪適株林從夏南〇駕我乘

馬姚說于株野墅乘我乘駒本作驕沈云駒字後人改朝食于
株讀邾音近鄒又按重讀主可與野一類

株林二章章四句

彼澤之陂讀若波史記水居千石魚陂漢書作魚波灌夫傳陂池漢書作波池有蒲
與荷淮南說山注荷讀若燕人強秦言胡同也爾雅樊注作有蒲與茄有美一人傷
如之何寤寐無爲平涕泗滂沱〇彼澤之陂有蒲與
蕳韓詩以爲蓮有美一人碩大且卷鬈之假寤寐無爲中心
悁悁〇彼澤之陂有蒲菡萏釋文本必作欿有美一人碩

大且儼韓詩作婘寤寐無爲輾轉伏枕轉讀檢釋名枕檢也易坎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取音與此同九家易作險且玷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檜本作鄶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釋文古報反下泉陰雨膏之同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蹈

羔裘三章章四句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說文作臠臞也勞心慱慱兮○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鄙聲趣兮聊與子同歸矩兮○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讀同吉兮聊與子如一兮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隰有萇楚猗儺其華敷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姑○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發兮匪車偈王吉作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王吉傳作[illegible]兮○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亨魚溉說文作摡滌也溉訓灌注之釜鬵讀若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

蜉蝣之羽危衣裳楚楚說文作䶜䶜五采鮮色心之憂矣於我歸處杵○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匐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說文作堀閱箋云掘地解閱似以閱爲脫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蜉蝣三章章四句

彼候人兮何說文何儋也此正字荷假借字戈與祋樂記注引韓詩作綴釋文都外反又都律反彼其之子三百赤芾讀黻○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匐○維鵜在梁不濡

其咮讀若注周禮以注鳴者注咮也史記柳爲鳥注卽咮釋文陟救反非正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顧讀故易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張之弧匪寇婚媾〇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說苑作尸漢鮑宣傳同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吉兮〇鳲鳩在桑其子在梅迷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鄭箋皆作綦周禮弁師注作綦〇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

儀不忒正是四國〇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讀若壬白虎通年者仍也春秋年夫左傳作佞夫說文邾譜年聲讀若寧古音仍寧又與壬近

鳲鳩四章章六句

年東山三章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無羊四章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信南山二章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甫田首章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餘讀同　附證班固寶鼎詩登祖廟兮享聖神昭聖德兮彌億年　陸機詩曠哉何寥廓大暮安可晨人往有返歲我行無歸年

洌俗洌字彼下泉浸彼苞稂讀同良鄭箋當作涼涼草蕭蓍之屬傳謂童梁音亦同愾我寤歎念彼周京美〇洌彼下泉浸彼苞蕭修愾我寤歎念彼京周〇洌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讀若犀公羊盟于師卽穀梁犀邱〇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荀本字古讀孫卿卽荀卿伯勞輕重隨讀之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豳

七月流火讀若喜孫炎爾雅注方言有輕重故謂火爲燬大田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同淮南子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說文作滭冹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說文歲諧戌聲三之日于事正讀生民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同采葛如三歲兮閟宮萬有千歲如今讀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米田畯至喜〇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讀若岡大庚東西有長庚同史記大橫庚庚余爲天王陸機管叔贊公旦居攝三監叛乃或放或殛禍及武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杭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

傷悲鄙輕韋殆及公子同歸姬○七月流火八月萑葦
讀若唯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
鳴鵙說文鵙从鳥具聲字林工役反爾雅呂覽作鶪趙注孟子作鴃傳錄互失遂與下績字失詒
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秀
葽夏小正作幽廣雅葽莠也五月鳴蜩說文或作⿰虫舟舟聲讀稠王褒九懷林下容兮鳴
蜩余何留兮中州八月其穫讀與整居蕉穫同十月隕蘀兔一之日
于貉周禮表貉鄭表禡讀暮可叶犨文氣屬下當作斷句取彼狐狸爲公子
裘坳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周禮大司馬注

作肩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扈七月在
野壄八月在宇讀近戶漢樂章神之愉臨壇宇九疑賓葽龍舞古凡字與羽禹等音讀皆
類此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荷穹窒熏鼠栫塞
向士虞禮作鄉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栫○
六月食正及薁七月亨葵及菽本作尗八月剝棗讀若走與
早蚤爪字同十月穫稻投重聲字从臽與道从首同易林屝之歸妹黍稷盛茂多獲藁稻
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狐八月斷壺瓠之假九
月叔汝南人名收芋爲叔叔如云收苴禮經飯羅而苴孰注苴或爲如淳史記注苴讀爲
私音輕重采荼薪樗說文或作穫釋文又他胡反爲正音行野薇苐其樗叶言就爾居同
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布十月納禾稼讀若故呂氏春秋耨
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易林盈溢過度傷害禾稼黍稷重穋說文作種稑
禾麻菽麥本音麥稍移同木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
功晝爾于茅讀若矛白華露彼菅茅叶之子不猶同宵爾索綯讀若綯方言車
紂或謂之曲綯卽曲綯廣雅綯緧也漢楊方詩衆共無縫綯用作衾裯之裯亟其乘屋其
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淩說文作𠗲
陰轉讀邑太元日飛縣陰萬物融融與蕩之諶叶終雲漢之臨叶躬音變同四之日其

蚤王制注作早又通爪淮南子飛鳥之驚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並讀若走獻羔祭
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讀若鄉儀禮設洗如饗古文作鄉禮
記祭義注饗或爲相音之近彤弓一朝饗之楚茨神保是饗我將既右饗之烈文來假來饗同曰
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光萬壽無疆白石神君碑作畺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說文室从宀至聲弇讀至如室東山洒埽
穹窒我征聿至是也後讀室亦如至此章是也儀禮使某實注周秦之人讀實如至其證也恩斯
勤斯。鬻育之假子之閔說文閔从門文聲傳行不閔有司注閔或作文春秋伐宋圍緡

穀梁作囧罔音之近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韓詩作杜字林作㮣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讀近戶○予手拮据姑
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釋文本或作燋予尾翛翛釋文素凋反予室翹翹風
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鴟鴞四章章五句

我徂東山慆慆滔之假不歸散起我來自東零說文作霝雨其
濛我東曰歸姫我心西悲鄭輕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蜎蜎者蠋。說文作蜀葵中蟲也烝在桑野墅敦彼獨宿。亦
在車下荷○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
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說文作蟰蛸在戶町
畽鹿場熠燿宵行杭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
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說文作雚鳴于垤讀同
侄堯戒戰戰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躓于山而躓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
征聿至讀近室與期誓不至而多爲恤同說見鴟鴞有敦瓜苦烝在栗鄭箋
古聲栗裂同韓詩作蓼薪自我不見於今三年　我徂東山
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巵之子于歸。皇駁駁之假騂白曰駁字林馬色不純也駁獸之食虎豹者其馬
姥親結其縭讀若羅方言羅謂之離離謂之羅如猗阿爾音之近列女傳齊孝孟姬篇夙夜
無怠爾之衿縭父母之言謂何九十其儀俄其心孔嘉讀若哥其舊
如之何按俄音稍轉即儀蓼莪漢孔耽碑作蓼儀娥皇大戴記作倪皇嘉音稍轉如娵晉陸雲寒蟬賦爰蟬集止輕羽差池清徹微激德音孔嘉何音稍轉如怡書今王其如台史記作今王其柰何列子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蓋古兩音流轉相近縭儀字从今讀亦合後世韻書支歌麻分隸誠多事耳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嘉破斧二章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節南山二章喪亂弘多民言無嘉魚麗四章物其多矣維其嘉矣頍弁首章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餘讀同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齊詩作匡哀我
人斯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渠禾反周公東
征四國是吪釋文錡或作奇則吪亦可讀儀嘉讀娥哀我人斯亦孔之
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讀若秋長

遐百祿是遒說文作揫　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伐柯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
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書序遂踐奄鄭踐讀曰翦又或讀淺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文選西京賦注罭與緎古字通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
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杵○鴻飛遵陸
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

兮無使我心悲鄭輕聲兮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其胡載疐本或作躓其尾公孫鄭箋讀公孫于齊之孫碩膚赤
舄几几說文一作己己一作擊擊○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
碩膚德音不瑕瑕胡同音詩遐不謂矣表記引作瑕注瑕之言胡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毛詩證讀

小雅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苹無旁音吳強叶非　我有嘉賓鼓瑟吹
笙讀若星史記殺子粁于笙瀆鄭誕生本作荸瀆音之近　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人之好我示箋示當作寘置也　我周行杭○呦呦鹿鳴食野
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箋視古視示字　民不恌說文作佻君
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呦呦鹿鳴

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釋文字又作耽　我有旨酒以燕宴之假列女傳引作醼又或作醼竝俗僞樂
嘉賓之心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韓詩作倭夷　豈不懷歸姬　王事靡盬
我心傷悲鄭輕聲○四牡騑騑嘽嘽韓詩作痑痑　駱馬姥　豈
不懷歸王事靡盬騑歸字取音忽不取音盬字不取音忽取音全是天籟自然　不
遑啓處杵○翩翩者鵻載飛載下荷　集于苞栩釋文況甫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釋文審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韓詩外傳作莘莘李注侁侁螽斯之詵詵柔柔之光甡古言衆多皆取此音字無一定六書假借之法所當明也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釋文本亦作驕與株林章同古拘音本與鈎近故得通驕如讀濡亦近柔時邁懷柔柔本亦作濡推之驟近既與近都皆不得以韻書限之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

咨諏儀禮特牲饋食禮注今文諏皆爲詛稍轉即掫○我馬維騏綦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迷○我馬維駱後讀路史記非子爲周大駱即六轡沃若樹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淮南子巧者善度智者善豫圖度之度與法度之度讀同詩中如巧言予忖度之皇矣爰究爰度抑不可度思楚茨禮儀卒度無二音○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之華鄂說文無萼即鄂是不鄭箋不當作柎古聲不柎同謂鄂足也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讀若捊易裒多益寡鄭荀本作捊矣兄弟求矣○脊令左昭七年傳作鵲鴒在原兄弟急難庾信哀江南賦本無情于急難讀與難易同每有良朋況也永歎難歎並輕重隨讀○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左傳作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民勞韓奕箋戎汝也元人熊朋來謂古戎汝同音援常武以修我戎叶祖父爲證爾雅釋天雩本作霧說文斛讀若茸推類以求務戎之叶有由來矣○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讀若星賈子新書先生者先醒也○儐爾籩豆顧田故反今關中人讀豆爲渡飲酒之飫說文作饇韓詩作餇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孺讀與乳近莊子李注孺乳而生也○妻子

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禮記作耽○宜爾室家姑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說文作所所釃酒有藇陸音叙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鼓於粲洒埽叟陳饋八簋九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

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翦
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古字作𠋫輕重隨讀 有酒湑
讀若所 我無酒酤我坎坎鼓說文作竷我蹲蹲本作壿从士舞蹲說文士舞
也 舞我迨我暇戶弁讀 矣飲此湑矣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暇 小明二章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互字音 何草不黃三章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戶字音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顧讀戶巧言顏之厚矣卷阿亦孔之厚矣

同吳越春秋天有歷數德有薄厚 何福不除佳 俾爾多益以莫不庶讀若素
○天保定爾俾爾戩說文戩滅也翦商字从此傳福也當爲薦之假
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
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
莫不增○吉蠲韓詩作吉圭大戴吉作絜 爲饎是用孝享讀若鄉信南山是烝是享載見以孝以享烈祖以假以享殷武莫敢不來享同 禴祠禴同祠烝嘗于
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釋文都歷反 矣詒
爾多福古讀近匐又若偪漢書福陽子即春秋偪陽子貢誼傳或制大權以偪天子福即偪吳叶

筆力反顧改方畐反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
德○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
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天保六章章六句

福 小明五章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楚茨首章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四章卜爾百福如幾如式 大田末章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餘讀同 附證易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書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采薇采薇薇亦作做止曰歸曰歸歲亦莫釋文協韻武博反蓋不明古音作當讀做
止靡室靡家姑玁獫狁之故不遑啓居
玁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
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本亦作所○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
不遑啓處憂心孔疚讀若几或如基 我行不來利○彼爾
維何說文作薾維常之華敷 彼路斯何君子之車居 我車
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四

牡騤騤與葵讀期同　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箋腓當作芘　四牡翼
翼象弭魚服箙　豈不日戒敕音亟鹽鐵論引詩我是用急作戒釋名棘急也古
急亟音同　玁狁孔棘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以出
車章例之音偶合　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
鄙輕辟　莫知我哀說文哀从口衣聲

采薇六章章八句

疚　杕杜四章匪載匪來憂心孔疚　大東二章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　附證漢書叙傳安昌貨殖朱雲作娸博昌惇慎受莽之疚

戒　楚茨五章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　常武首章既敬既戒惠此南國並讀亟與易震象傳畏鄰戒也叶中心得也同　大田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修讀計

哀　十月之交首章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小旻二章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既臧則具是違　四月末章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我出我車荀子大略作輿　于彼牧讀若壘易卑以自牧也叶中心得也逸周書人知之遂也奚爲可測叶跂行喙忽而奚爲可牧目非正讀　矣自天子所謂我來力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臣之翼之卽此旨　矣召彼僕夫謂之載斂音則春日載陽箋載之言則也　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〇我出我車于

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讀後沛旆讀坂見長發　憂心悄悄僕夫況瘁說文無瘁卽悴是　〇王命南
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旁　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
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攘除本字攘乃讓避字　〇昔我往矣
黍稷方華敷　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
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〇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
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洪　赫赫南仲音偶
合　薄伐西戎〇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基　采

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旋歸姬　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出車六章章八句

載　旱麓四章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正月十章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　大東三章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緜五章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並則字音形弓受言載之叶喜縣蠻謂之載之叶誨讀始讀識見本篇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
女心傷止征夫遑止〇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
盬我心傷悲鄙輕辟　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姬　止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米 檀車
幝幝 韓詩作綫綫 四牡痯痯征夫不遠○匪載匪來 利 憂
心孔疚 几 期逝不至 讀近室與我征聿至同 而多為恤卜筮偕
几 止會言近 崧高箋近聲如彼記之子之記祭法相近于坎壇注相近當為禳祈皆斤聲之轉與頎折同類 止征夫邇 爾 止

杕杜四章章七句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有其義而亡其辭

毛詩證讀　小雅　八

魚麗于罶鱨鯊 讀疏亦作魦 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
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
酒旨且有 几以 ○物其多矣維其嘉 哥 矣○物其旨矣
維其偕 几 矣○物其有 以 矣維其時 重音是堯典黎民於變時雍傳時是也舜典維時懋哉史記作維是文王帝命不時生民胡臭亶時既醉威儀孔時並此讀 矣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編次

从唐監本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 說文作篧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庲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翩翩者鵻烝然來 讀蘆或若利 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 重音肄輕音怡與有讀以褭讀期一例小宛天命不又賓筵二章室人入又五章俶敢多又同爾雅注漢末人讀又為柚可證今讀非古 思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 吳田飴反陳第讀題漢柏梁臺詩周衛交戟禁不時總領從宗柏梁臺平理清讞決嫌疑靈臺碑唐都仙双蓋葬于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 北山有萊 讀若黎玉篇藜草也 異字同物十月之交田卒汙萊同 樂只君子萬

毛詩證讀　小雅　九

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
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 左傳
作旨 君子民之父母 米 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
栲 糗 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 胡之假 不眉壽樂只君子
德音是茂 牡 ○南山有枸 釋文俱甫反漢書枸醬晉灼音矩 北山有
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 此與行葦以祈黃耇頓並讀矩漢崔篆慰志賦闢四門以

博延兮彼幽牧之我舉兮耆定而許央兮豈云貢乎鄙者與句引之句轉章句之句同理樂只君子保艾爾後戶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讀同滑微近所兮燕笑語忤兮是以有譽處杵兮○蓼彼蕭斯零露瀼

瀼既見君子爲龍古龍寵同齊詩我寵受之何天之寵木皆作龍爲光其德不爽霜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文選注作柅依說文宜作渂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本从音讀起○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鋚之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蓼蕭四章章六句

寫裳裳者華首章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車舝四章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附證素問止而取之無逢其衡而寫之抱朴子謏云書三寫魚爲魯帝戚虎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韓詩作愔夜飲不醉無歸姫○湛湛露斯在彼豐草鄒重聲本字从屮即鄒字從出車攻東有甫草卷伯勞人草草讀同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叩○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今音自合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讀若荒左傳伯姬之繇曰

女承筐亦無貺也楚辭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自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鄉之○彤弓弨兮受言載始字音書載采采夏本紀作始事事湯一征自葛始別作自葛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以之○彤弓弨兮受言櫜讀若鉤說文櫜从橐省咎聲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休之鐘鼓既設一朝醻酬本字之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俄漢平都相將君

碑感慕詩人蓼蓼者儀以我爲儀審唯王不惠于阿衡傳阿依衡平正義云古人所讀阿倚同音故阿亦依也儀從今讀自台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
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棲棲釋文音西 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句 玁
狁孔熾我是用急爾雅音義急或作棘本作亟三字同音顧謂急非韻誤 王于
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

成我服句 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功之假 有
嚴有翼共武之服句 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
茹薦 整居焦穫郭璞以爲瓠中 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
鳥章白旆原作茷故釋文云本又作旆 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杭 ○戎車既安讀若焉書多通𡊓矣攸畝安安民勞訖可小安般武寢成孔安同 如
輊說文作蟄 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
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軽音軒樂記武坐致右憲左郎此詩軽軒 ○吉

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句 奴傳逑宗㓂既旨淫于褒女戎敗女驪逆亡鄭鎬如孟堅之讀亦得與喜祉叶 我行永久几 飲御諸友炰鼈膾鯉
侯誰在讀若士小弁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同楚辭求宓妃之所在亦叶吾令蹇脩以爲理今在平本莊平之訛 矣張仲孝友以

六月六章章八句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陳 于此菑畝米 方叔涖埭俗之止
其車三千䙡 師干之試吳詩止反 方叔率止涖叶率田叶千取音太雜今斷二止字爲節杕杜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其例也 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

有奭釋文許力反 簟茀魚服句 鉤膺鞗革棘 ○薄言采芑
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
顧以鄉央通衡瑲爲韻 方叔率止約軝錯衡讀若橫杭或 八鸞瑲
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蔥珩並讀杭漢張衡思立賦襲溫恭之黻衣兮被禮義之繡裳辮貞亮以爲鞶兮雜技蘂以爲珩 ○鴥彼飛隼說文隼从隹一讀之水反合从隹本旨 其飛戾天讀近吞 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
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魯一 顯
允方叔伐鼓淵淵淵 振旅闐闐說文作嗔嗔氣盛也 ○蠢爾

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箋克壯其猶方叔率止蒙上作周句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釋文本又作啍左傳天策焞焞火中成軍爲本音漢韋元成傳作燀燀推推梁簡文帝金錞賦撣素箏之忼慨伐晉鼓之嘽焞亦讀推益方音之轉與王事敦我之敦同後人竝主吐雷反似與下文爲順說文齊人以靁爲實漢書以君姑爲威姑讀焞如啍并靁威可轉音从之音變俱所當究如霆如靁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衡韓奕二章簟茀錯衡鉤膺鏤鍚閟宮四章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烈祖約軝錯衡八鸞

鶬鶬長發末章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附證漢書爰盎傳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漢書地理志鄗龐應劭音龍風俗通廬里諸龐鑿井得銅買奴得翁有非古讀駕言徂東○田車既好朽四牡孔阜東有甫鄭箋甫田之即左傳圃田草鄭重聲駕言行狩守○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古音別見○決拾既佽周禮繕人注作次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說文作祡張衡西京賦收禽舉掎又作掎此詩變格與采芑二章及桑柔民之未戾四句同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亦然竝斷首句與三四爲節若謂之叶同雖有韓非子形名參同上下和調及楚辭求矩矱之所同叶摯咎繇而能調爲東方朔七諫所本用韻過碎非所取也○四黃既駕古文佫讀爲箇古歌驪駒在路僕夫命駕漢書人表榮駕鵞師古讀加音輕重兩驂不猗阿不失其馳楚辭王逸本馳竝作駝音轉如池之爲沱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本亦作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車攻八章章四句

馳卷阿十章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附證淮南子良馬易道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謌

吉日維戊讀若牡月令注戊之言茂也既伯既禱說文作禂或體禱爲騎禱之說當讀肘或如陡从肘从壽本音合田車既好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姥獸之所同麀鹿麌麌說文作噳漆沮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箋祁當作麎孔有以儦儦說文作伾伾馬融傳引韓詩作駓駓俟俟矣或羣或友以悉率左右以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

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釋文徐履反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吉日四章章六句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尾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墅爰及矜人哀此鰥寡漢陳湯傳注寡鼓聲相近禮記君子寡言以成其信鄭注寡當作顧聲之誤也○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斮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古音別見○鴻鴈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鴻鴈三章章六句

寡烝民五章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　附證易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文選注作鑾聲鏘鏘○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與明星哲哲之哲同字君子至止鸞聲噦噦讀與翽同卷阿翽翽其羽說苑泰使作噦噦○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讀若薰祭統煇者甲吏之賤者也周禮作韗眂祲掌十煇之法煇又即暈君子至止言觀其旂讀若芹采菽泮水三見同左傳均服振振取虢之旂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讀若喜鴥彼飛隼顧之水反見采芑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以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米○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杭心之憂矣不可弭彌之假忘○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海江漢三章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玄鳥二章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附證漢

高帝歌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成橫絕四海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墅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系他山之石可以為錯說文作厝○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讀近吞魚在于渚或潛在淵嫺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鶴鳴二章章九句

祈父即書圻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

父兮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厎止○祈父亶不
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祈父三章章四句

皎皎白駒以驕字音讀之起句亦協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
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白虎
通藿之爲言護也藿音同之縶之維之以永今夕音在豫卸閒所謂伊
人於焉嘉客可俢聲大戴記在貧如客使其民如藉楚茨爲賓爲客叶爲豆孔庶同○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惟逸豫無期愼爾優

游勉爾遁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韓詩作穹生芻一束
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
言旋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
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鄭箋當作盟竝讀肓言旋言歸復我
諸兄荒○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
不可與處杵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呼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
畜復我邦家姑○我行其野言采其蓫釋文本又作蓄文選音蓄
蓄葵注蓫與蓄音義同說文無蓫字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
自然之合言歸思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葍讀若匐不思舊
姻白虎通嫁娶作不惟舊因求爾俗本作我新特誠監本作成不以富讀近
賁說文富備也水經注大富水俗謂之大泌水音之近歛讀亦如匐亦祇以異說文翼諧
異聲一音之轉吳叶逸織反得之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富瞻卬五章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閟宮五章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
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餘讀同　附證易小畜
象傳有孚惕出上合志也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泰琅邪刻石文皇帝之功勸勞本事上農除末
黔首是富後漢涼州歌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
富寧見乳虎穴不
入冀府寺
秩秩斯干傳干澗也幽幽南山如竹苞讀若褒易包蒙鄭作苞讀爲彪水經
發鳩之山淮南子作發苞皆音之近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
朽矣無相猶箋當作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

巨爰居爰處杵爰笑爰語杵○約之閣閣周禮注作格格古讀
毄椓之橐橐周禮掌染草橐蘆之屬注音炉風雨攸除住鳥鼠攸
去君子攸芋說文大也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與奉注驚人大聲讀瓠同鄭箋芋當作幠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韓詩作朸如鳥斯革韓詩作翱如翬斯
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傳猶快快其正
噦噦其冥君子攸寧○下莞上簟讀若莛說文類讀若溦左傳狠瞫師
古音審音轉一側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音吉夢維
何維熊維羆顧音波維虺維蛇顧音陀○大人占之維熊

毛詩證讀 小雅 千

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
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
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吳讀惰顧讀沱並據楚辭橘頌及揚雄羽
獵賦地與過叶下裼字失讀今从本讀載衣之裼讀若賜聘禮裼降注古文裼皆作賜說文
作載衣之禘載弄之瓦斂讀擬管子弱子弄瓦慈母操縴無非無儀周禮肆師
治其禮儀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爲義是儀義音同宋玉高唐賦殊無物類之可儀叶互
由曲折而層累周世已如今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釋文本又作離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苞生氏五章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常武五章如山之苞如川之流附證大元箸水雜流
厥美可以達于瓜苞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
來思其角濈濈釋文本作戢又作解爾牛來思其耳溼溼○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顧讀沱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
何笠或負其餱侯有維音此同三十維物爾牲則具具供也古
讀同○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讀若嬴爾羊來思
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乃

毛詩證讀 小雅 壬

夢衆維魚國語暇豫之吾吾注吾讀如魚水經注魚山即吾山兩音同矣旐維旟
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壬旐維旟矣室家
溱溱
無羊四章章八句
雄正月五章名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附證左襄十年傳卜繇兆如
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漢書元后傳陰爲陽雄土火相乘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二章二百三十三句
節正字爲岊彼南山讀近宜山宜山截也維石巖巖釋文本或作嚴赫

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韓詩作炎說文作炎不敢戲談
國旣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阿赫赫
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讀若磋說文作薦𥈤喪亂弘多民
言無嘉哥憯莫懲嗟租○尹氏大師維周之氐鄭箋讀柢
錯之柢作低用漢書秉國之均漢志作鈞四方是維讀若夷山海經爰有委維荀子作
卽委蛇釆菽灑維之讀同天子是毗釋文本又作埤荀子作庳板無爲夸毗同俾
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
信申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讀若余

瑣瑣姻亞本亦作婭則無膴仕○昊天不傭韓詩作庸降此鞠
訩昊天不惠歛讀係書能保惠于庶民魯世家作保施楊雄甘泉賦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
之意聽卬則不叶降此大厲同我惠降此大戾大學注戾之言利也君子如
屆讀若計小弁不知所屆釆菽君子所屆瞻卬靡有夷屆同俾民心闋癸俊聲曹植賦
惟耽樂之旣闋叶命僕夫而偕逝君子如夷惡怒是違餘○不弔昊
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呈音
誰秉國成不自爲政記緇衣作正卒勞百姓○駕彼四牡
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方茂爾惡相爾

矛矣旣夷旣懌如相醻同酬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
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輕首容史記成王名誦竹書作庸尙
書大傳幸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雝雝無怠無凶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
畜萬邦讀與封同釋名邦封也尙書序邦諸侯卽封諸侯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殆雨無正六章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鳥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附證孫子謀攻篇知彼知已百戰不殆
戾雨無正二章周宗旣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抑首章庶人之愚亦維斯疾

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竝利字音釆菽末章樂只君子福履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輕音離
邦聽彼洛矣三章君子至止福祿旣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釆菽四章維柞之枝其葉蓬
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思齊二章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皇矣五章密人不共敢距大邦餘讀同附證易中如否彖傳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凡六七見竝此音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
憂心京京姜哀我小心癙憂以痒讀若傷曲禮身有瘍釋文本或作痒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漢書宛孔氏傳注瘉讀爲愈晉語東方之士孰爲瘉別見

角弓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戶好言自口朱子謂建平人讀口爲苦吳越
春秋愁心苦志懸膽于戶出入嘗之不絕于口實古音巧言出自口矣同莠言自口憂
心愈愈是以有侮○憂心悍悍本又作惸念我無祿民之
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
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瞢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蓋
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
夢具曰予聖輕音聲公羊聖姜即左傳聲姜誰知烏之雌雄亰○

毛詩證讀　小雅　廿四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字从尺省音从之李因篤信唐韻謂局不與蹐叶詩本音轉音
其叶厚殊害文義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
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說文無蜴即蜥是○瞻彼阪田有菀其
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
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吉之今茲之正胡
然厲烈矣燎之方揚谷末傳作陽寧或滅蔑正讀後同昧雨無正周宗既
滅靡所止戾即此音如厲可讀利結可作紛也之赫赫宗周褒氏威之○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

將伯助予讀近戶○無棄爾輔員順之假于爾輻讀鉤與坎坎伐
輻同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則終踰絕險曾是不意斂讀抑論
語意與之與今文作抑易甫狩之志乃大得也入于左腹獲心意也○魚在于沼吳叶
音灼亦匪克樂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本懆
非字念國之爲虐尿○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此音畧如遊所謂猶
搖聲相近洽左傳作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仳仳說文作佌徙字音彼有屋蔌蔌方有穀蔡邕傳作速速方穀爾雅
蔌速蔌音義同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讀若[illegible]哿矣富人哀

毛詩證讀　小雅　廿五

此惸獨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讀若茂史記卯之爲言茂也參同契陰陽得其配兮淡泊自相
守青龍處房六兮春華震東卯日有食劉向傳作蝕之亦孔之醜彼月
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衣○日月告劉向
傳作鞫凶後讀荒東方朔七諫尚何論乎禍凶叶獨行之士其何望魏武帝蒿里行與兵討羣凶叶
乃心在咸陽不用其行杭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
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爗爗震電說文電从雨申

聲疑本音與令讀鄰者近
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本亦作卒崩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皇父卿
士番韓詩作繁漢書人表作皮維司徒。家伯維俗本作冢宰古宰梓同音白
虎通宰制也小爾雅宰治也皆取音近爲釋仲允膳夫。聚人表作掫子內史
蹶維趣馬。楀人表作萬維師氏豔妻煽方處。當从說文作傓方熾士宰
史氏取音一類今讀則徒夫馬處爲叶○抑鄭箋抑之言噫此皇父豈曰不
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迷徹我牆屋田卒汙萊藜曰
予不戕王肅本作臧孫毓評以鄭作戕爲改字禮則然矣○皇父孔
毛詩證讀　小雅　夫
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
我王帝王之王必平聲後人讀法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黽勉從
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韓詩作嗸下民之孽匪
降自天讀近吞噂說文作僔聚也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
里亦孔之痗古音流變每後聲悔里後聲亦爲悝爾雅悝憂也注引詩悠悠我悝與伯兮使
我心痗叶言樹之背可不分二讀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
獨不敢休天命不徹讀若七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宰瞻卬七章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　附證晉陸雲誄緇裳綧藻袞帶重
棻迹虛上司命公登宰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
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韓詩作熏胥以痛鄭解爲偏讀作敷○周宗既滅後讀昧曹植平國公主誄城闕之詩
以日喻歲況我愛子神光長滅靡所止戾利正大夫離居莫知我
勩左傳作肄三事大夫莫肯夙夜豫邦君諸侯莫肯朝夕
音在豫御問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古善惡之惡並讀汙大戴禮君子攻其惡求其毛
毛詩證讀　小雅
過楚辭好蔽美而稱惡叶恐導言之不固○如何昊天讀近吞辟言不信
申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
畏不畏于天○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
此當作慘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讀誶與慕門歌以訊之同聽言則
荅後讀對新序漢書並作對封禪頌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荅亦此音譖言
則退○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
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維曰于仕孔棘且殆弟云不
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以○謂爾遷

于王(都)豬　曰予未有室(家)姑　鼠思泣(血)說文从一本音閴　無
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
六句韓詩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韓詩作欲何日斯(沮)阻之假
謀臧不(從)不臧覆(用)左傳襄二十五年正義用庸聲相近　我視謀猶
亦孔之(卭)○潝潝訿(訿)訿呰一字方言注江東人謂呰聲如斯荀子作噏噏呰呰
亦孔之(哀)衣　謀之其臧則具是(違)餘　謀之不臧則具
毛詩證讀　小雅　三八
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鄭箋底至也書震澤底定史記作致定底慎財賦亦作致慎周頌耆定爾功傳耆致也耆定即底定此讀當如者與底下字音形兩別　○我龜
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韓詩作就大戴禮眾則集寡則蓼吳越春秋河上歌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並作就音文王大命既集從本讀傳亦訓就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古讀迷與下章道謀皆用句今音與道皆近魏文帝京洛行賢哉陳軫忠而有謀顯與救叶流變有自來矣　是用不
得于(道)投重聲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
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

潰召旻草不潰茂箋潰當作彙此同　于(成)○國雖靡(止)或聖或否俟讀坙即與艾叶　民雖靡(膴)少儀注膴讀如哼拔當讀膴與周原膴膴同　或哲漢書敘傳作悊
或(謀)皇華周爰咨謀淮南子作諮謨謀有謨音文氣當斷至下句住讀迷侈聲　或肅
或(艾)讀若藝　如彼泉流今本作流泉　無淪胥以(敗)○不敢暴
(虎)不敢馮溯之假　(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拕　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讀近吞　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
毛詩證讀　小雅　三九
不寐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管子四稱篇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讀富為費克如器與此相做　彼昏不知壹醉日(富)費　各
敬爾儀天命不(又)肄　○中原有菽庶民(采)葽　之螟蛉
有(子)蜾說文作蠣　蠃(負)讀若丕書是有丕子之責於天史記作負子　之教誨爾
(子)式穀(似)古以似一音易箕子以之荀本作似之斯干箋康成讀已午之巳又微别　之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
寐無忝爾所(生)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哀我塡韓詩作疹　寡鼓　宜岸說文作犴　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溫溫

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
薄冰

小宛六章章六句

負生民六章是穫是畝恆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附證大戴禮君子之爲弟也行則
爲人負無席則寢其趾
弁疑即拚飛維鳥之拚彼鸒斯歸飛提提讀與葛屨好人提提同古時題二音
不分小宛題彼脊令與孔子歌題彼泰山皆視之假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
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何讀怡罹讀離全節可一

毛詩證讀 小雅 丰

類○踧踧周道投聲重鞫為茂草鄒聲重我心憂傷惄焉
如擣韓詩作疛小腹病也假寐永歎維憂用老蔞心之憂矣
疢如疾首○維桑維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
母米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仕○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
不知所屆計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鹿斯之奔維足
伎伎說文伎从人支聲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說文作瘣木
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彼投兔尚或先

讀若詵禮記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說文
作殣之君子秉心惟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君
子信讒如或醻酬本字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
說文掎从手奇聲偏引也矣析薪扡說文杝从木也聲落也俗誤从手矣舍彼
有罪予之佗此佗字義同扡音當近褫如易終朝三褫之荀爽虞翻竝作三拕褫即拕陰聲
坊本作他非古字釋文掎寄彼反扡勑氏反佗又魚賀反音讀兩岐矣○莫高匪山
讀近宣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
無發我笱顧讀矩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顧讀戶

毛詩證讀 小雅 圭

小弁八章章八句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租無罪無辜亂如此幠亦作憮昊
天已威予慎無罪二句不取音例見抑六章昊天泰幠予慎無
辜○亂之初生僭始既涵韓詩作減亂之又生君子信讒
君子如怒弩亂庶遄沮阻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
子屢盟讀若盲史記不背柯盟桓公以盲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
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沈旋音談徐盲宗音鹽匪其止共維
王之邛○奕奕寢廟君子作做之秩秩說文作𢧥𢧥大猷

漢書叙傳作絲聖人莫漢書作讀之之他人有心予忖度讀如法度
同之躍躍史記春申君傳作趯趯毚兔遇犬獲五之○荏染柔
木君子樹讀若豎之往來行言心焉數讀若數錢之數之蛇
蛇字亦作虵呂覽注訑讀如詩虵虵碩言之虵碩言出自口苦矣巧言
如簧顏之厚戶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
職爲亂階讀若基易則言語以爲階姚本作機瞻卬維厲之階同既微且尰同瘇
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易无祇悔九家作无多悔左傳多見
疏服虔本多亦作祇多音本近祇故移侈字从之何
讀怡多如祇與麋階一類如鸞斯首章賓筵屢舞僛

毛詩證讀　小雅　三二

歡五句皆不宜如
俗讀分支歌

巧言六章章八句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根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
從維暴之云○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
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
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讀近春○彼
何人斯其爲飄風芬胡不自北胡不自南王胡逝我
梁祇攪我心○爾之安行亦不遑舍春秋哀六年陳乞弑其君荼公

羊作舍字音舒論語比考讖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
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蹷墜車亦舍與車叶
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居壹者之來云何其盱讀若吁莊子而
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爾還而入我心易輕音夷雲南有易門縣本夷門韓詩
作施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傳病也卽俾我
疷兮之疷假借也○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淮南時則注篪讀池澤之池
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爲鬼爲
蜮廣雅蟦蛔作蟦蜮古蝈蜮同字呂覽任地注兗州人謂蜮爲螣音相近也則不可得
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毛詩證讀　小雅　三三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萋說文作緀白文也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哆史記越世家魏哆卽晉世家魏侈玉篇尺紙反爲正讀兮侈兮成是南箕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迷○緝緝翩翩讀近賓桑柔旟旐有翩叶靡國
不泯同易泰卦翩翩不富以其鄰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申
○捷捷傳別作咹見揚雄蘇林注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
其女遷○驕人好好朽勞人草草鄒蚤重蒼天蒼天讀近
吞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譖人者渚誰適與謀二章

讀迷叶兵此章似讀謨叶虎一人之詩一篇之中發口有異怨憤極而音加疾 取彼譖人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讀若今音之厚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 區 寺人孟子作爲
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
章六句
節南山之什十篇七十九章五百五十二句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

女轉棄予 讀近斤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 說文禿兒爾雅迴風從上下曰頹本卽隤假借頹又穨俗體 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
予如遺○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矮之假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國語人皆集于苑一本作菀菀古音近此怨得从
萎叶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
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瓶之罄 說文穴部作窒

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 几 矣無父何怙
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
匊之假在手曰匊猶云提抱 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
入腹我欲報之德昊 漢書鄭崇傳作暭 天罔極○南山烈烈
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 文選七發注律
律當爲 飄風弗弗 拂之假 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 讀若紙釋名紙砥也平滑如砥孟子作厎

古字同 其直如矢君子所履 讀若禮易履者禮也 小人所視 古通
示 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陳第讀東如當空如康與下一韻楊泉蠶賦粵名役夫築室于旁于旁伊何在庭之東徐幹室思詩良會無有期中心摧且傷不聊憂飧食嗛嗛常饑空漢魏閒有此音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佻
佻 韓詩作嬥 公子行彼周行 杭 既往既來 利 使我心疚 几
○有洌氿泉 爾雅作厬 無浸穫薪 穫落木名與檴同字作蕿非 契契寤
歎哀我憚 癉之假 人 薪是穫薪尚可載 則字音 也哀我憚
人亦可息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

衣服吳求六適反服蒲北反按服有傳音朱玉高唐賦王將欲往見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簡時元服建雲旆蜺爲旌翠爲蓋淮南子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如此來仍可讀剕與二章既往既來叶疚同幷與下裘試音讀相近舟作周鄭箋當人之子熊羆是裘讀期鄭箋當作求聲相近故也按說文求字象形本古文裘鄭于字體未究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易可貞无咎固有之也无妄之藥不可試也輕重隨讀○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爾雅疏作琄傳玉皃作琄是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說文作𧿒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盲西有長庚

澗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杭○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維夏戶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讀近戶○秋日淒淒百卉具腓玉篇引毛傳作痱病也亂離瘼矣爰左宣十二年傳引此杜注爰於也朱子从家語作奚王肅所改其適歸姬○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山有嘉卉漢人讀卉如肥

卉音同之侯栗侯梅述廢爲殘賊莫知其尤怡○相彼泉水載清載濁讀近濁史記律書濁者觸也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以○匪鶉匪鳶左傳鼓子鳶鞮晉語作宛支兩音同斂讀則如鰛翰飛戾天讀近吞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姻○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斂讀基亦可取叶桑柔末章既作爾歌叶詈易不鼓缶而歌叶離楚辭二女御九韶歌叶夷維以告哀衣

四月八章章四句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士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米○溥天之下荷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讀若賢漢校官碑親賢作親賢劉向謂書多誤以賢爲形如今讀不容致誤○四牡彭彭說文作騯騯馬盛皃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膂之假本又作呂脊骨也力方剛經營四方○或燕燕五行志作宴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杭○或不知叫釋文叫本作嘂乃嘂字之訛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

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史記叙傳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周侵禾
王人是議吳據此讀牛何切顧魚賀反釋文議如字協句音宜　或靡事不〔爲〕顧讀吪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說文無疧字宋劉彝曰當作痕元戴侗謂卽多我覯瘏之瘏攷古祇有振音內則祇見孺子注或作振書祇敬六德治民祇懼史記祇竝作振易振恆凶說文作榰恆兩音互通未必盡由唐人諱改　兮○無將大車
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無將大車維塵〔雝〕雝塞之雝古卽邕是雝雝渠也　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墅　二月初
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
〔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住曷
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本亦作癉　我不〔暇〕互　念彼共人睠睠韓詩作眷　懷〔顧〕豈不懷歸
畏此譴〔怒〕○昔我往矣日月方〔奧〕燠之假　曷云其還政
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貽伊〔戚〕左傳作慼太元兮其卤其志資戚讀同慼國語甯戚呂覽作甯遨音之近　念彼共人興言
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嗟爾君子無恆安〔處〕杵
靖共韓外傳作靜恭　爾位正直是〔與〕讀近戶　神之聽之式穀
以〔女〕○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
之聽之介爾景〔福〕讀匐或若偪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鼓鐘喈〔喈〕基　淮水湝〔湝〕讀若歆　憂心且〔悲〕鄙輕聲　淑人

君子其德不〔回〕讀若帷陳第讀怡　○鼓鐘伐〔鼛〕說文鼛从鼓咎聲宜讀若
鈙　淮有三〔洲〕憂心且〔妯〕讀若抽說文作怞　淑人君子其德不
〔猶〕鄭箋當作瘉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
〔南〕王　以籥不〔僭〕讀若簪抑八章覆謂我僭同

鼓鐘四章章五句

〔回〕常武六章徐方不回王曰還歸閟宮首章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附證漢禮樂志豐草葽女羅施善何如誰能回揚雄解難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

楚楚者茨玉藻注作薺楚辭注一作資　言抽其〔棘〕自昔爲何我蓺

說文作䊤爲本字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

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敹音弋與春秋姒氏公羊作弋氏同以妥

以侑讀近郁與靈囿之囿同轉以介景福○濟濟蹌蹌絜古潔字皆

爲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古亨享本一字後始別讀韓信傳狡兔死

走狗亨飛鳥盡良弓藏顧晉郎反或肆或將祝祭于祊說文鬃祊同字爾雅

作閍祀事孔明首先祖是皇神保是饗鄉孝孫有慶後漢

班彪傳慶讀曰羌班固幽通賦慶未得其云已卽羌之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執爨踖踖大戴記顧然睪然踖然杜然讀如楚稍後同措爲俎孔碩讀近

所或燔或炙讀蔗署近佐君婦莫莫暮本字爲豆孔庶素爲

賓爲客可後聲獻酬交錯措禮儀韓詩作義卒度杜笑語卒

獲護神保是格古通假士冠禮孝友時格注今文格爲假抑神之格思叶度同報

以介福萬壽攸酢說文酢醶也禮雜記注淡無醶酢少味爲醬醋本字醋則酬酢字儀

禮尸以酳主人京房易是故可與酬酢皆本字今兩文互易此章以庶字定音與讀庶陟略反非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稍轉讀酸與書

㬎脕位史記作䟡脕位家語以邦㬎爲邦選相似上林賦揭車衡蘭槀本射干茈薑蘘荷葴持若孫亦讀

孫如畯之證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讀甸式若偪如幾

功之假如式既齊既稷鄭箋稷之言卽也既匡既敕飭之假永錫

爾極時萬時億○禮儀既備讀詳旱麓鐘鼓既戒讀亟詳采

菽孝孫徂位工祝致告正讀穀梢移如鞫文王世子則告于甸人注告讀爲鞫十

月之交日月告凶劉向傳作鞫凶與備讀詞戒讀亟叶抑二章遠猶辰告叶維民之則亦此音今成敔句

矣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姬諸宰

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讀若

簇白虎通簇者湊也節奏卽節族敘音祖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

慶羌既醉既飽褎重聲小大稽讀假之首神嗜飲食使君

壽考叩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祀本章兩見 大田四章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旱麓六章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瀆以享以祀以介景福俱讀弋 生民首章克禋

克祀以弗無子二章不康禋祀居然生子三章后稷肇祀庶無罪悔 誰於萬虞牡相予肆祀

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閟宮三章龍旂承祀六轡耳耳讀巳 附證易林磁磽白石不生黍稷

無以供祭鬼神之祀兩讀皆合

亨瓠葉首章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附證禮運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

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

慶本章兩見甫田末章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裳裳者華二章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皇矣三章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閟宮四章萬舞洋洋孝孫有慶見易如坤象傳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書如伊訓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禮如冠祝辭黃耇無疆受天之慶無不讀羌自葦元成戒子孫詩班固白雉篇始見變音

炙瓠葉三章有兎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行葦二章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醯醢以薦或燔或炙附證枚乘兎園賦煎熬炰炙極樂到暮淮南子見彈而求鴞炙見卵而求時夜見廣而求成布雖其狸哉亦不病暮

酢瓠葉酌言酢之行葦或獻或酢並見上

奏賓之初筵二章樂既和奏烝衎烈祖縣末章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有瞽既備乃奏簫鼓備舉並祖字音

毛詩證讀　小雅

信彼南山維禹甸韓詩作敶音與陳近劉邵瑞龍賦有蜿之龍來游郊甸應節合義象德效仁得古音之昀昀周禮均人注作當當原隰曾孫田陳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米○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說文作瀀既渥讀同屋詩赫如渥丹漢堯廟碑作屋丹既霑既足

生我百穀○疆場翼翼黍稷彧彧六於逼反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王○中田有廬讀同盧疆韓外傳作場場有瓜姑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叩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膫膋同字○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盲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谷風之什十篇五十四章三百五十六句

毛詩證讀　小雅

倬韓詩作菿彼甫田陳歲取十千親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壬今適南畝米或耘或耔食貨志作芸或芓黍稷薿薿食貨志作儗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齊明盲與我犧羊以社以方卽坊墉之坊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羌琴瑟擊鼓以御訝之假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米田畯至喜鄭讀爲饎酒食也攘鄭讀爲饟饋也其左右以嘗其旨否鄙禾易長畝米終善且有以曾孫不怒農夫克敏亦讀米渼

書叙傳宣之四子淮陽聰敏舅氏蘧蒢幾陷大理 ○曾孫之稼如茨如粱
曾孫之庾如坻如京姜 乃求千斯倉 乃求萬斯箱黍
稷稻粱農夫之慶羌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讀計猶介斤或作計斤 既備乃事弃後隨讀 以
我覃爾雅注作剡說文訓銳利耜俶依說文當作埱鄭讀埱以載為菑栗之菑謂以利耜
熾菑之穀梁淑論衡作穀梁眞古方音有此 載南畝米 播厥百穀既庭且
碩讀近所 曾孫是若讀汝臣衝更定詩六龍之謂使我心若眥黃其何不來下亦此音

○既方房之假 既皁古字無皁草卽皁本字揚雄大僕箴僕臣司駕敢告執皁叶廐茨問 既堅既好朽 不稂不莠酉 讀若 去其螟
人仲尼浚醜亦讀鄒重聲
螣讀若忒字亦作蟘卽爾雅食葉蟘淮南本經注螣讀近殆緩氣言之於音未合 及其蟊
賊無害我田穉 田祖有神 秉韓詩作卜畀炎火喜 ○有渰
漢書作黔萋萋韓詩作淒 興雨釋文本作雲 祁祁 雨我公田 遂及我
私 彼有不穫穉 此有不斂穧 彼有遺秉 此有滯穗歸不
傳合為一穗釋文本作穟 伊寡婦之利 ○曾孫來止 以其婦子
饁彼南畝米 田畯至喜 來方禋祀讀巳上叶喜讀弋與下一例 以
其騂黑 與其黍稷 以享以祀弋 以介景福偪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 維水泱泱三章自爲節與葛覃起二句一例 君子至止 福
祿如茨古通薺楚茨玉藻注作楚薺 韎韐有奭白虎通作赩 以作六師
○瞻彼洛矣 維水泱泱 君子至止 鞞琫有珌釋文又作琿
君子萬年 保其家室 ○瞻彼洛矣 維水泱泱 君子至
止 福祿既同 君子萬年 保其家邦封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猶堂堂者華敷 其葉湑矣 我覯之子 我心寫讀同瀉
兮 我心寫兮 是以有譽處杵兮 ○裳裳者華 芸傳黃盛也
正字爲䑋 其黃矣 我覯之子 維其有章矣 維其有章矣 是
以有慶羌矣 ○裳裳者華 或黃或白傍讀步土喪禮冬白屨周禮屨
人注作皮屨皮古讀婆卽步之輕音 我覯之子 乘其四駱輅 乘其四
駱 六轡沃若樹 ○左之左之 君子宜俄之 右之右之以
之 君子有以之 維其有之 是以似之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 扈 君子樂胥 讀與湑同 受天之祜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 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讀若餅 ○之屏之翰 屏翰羽翰與翰墨之翰古輕重隨讀師古揚雄傳注翰合韻音韓非 百辟爲憲 不戢不難 受福不那 說文作儺舊讀與難皆乃多反周禮始難杜注難讀難問之難云字當作儺淮南子時則天子乃儺注讀躁難之難說文那从邑冄聲與冄枏字同出越語吳人之那不穀那即難左傳聃季聃史記作冄索隱作那白虎通姓名作南是那南同音如此四句上下一氣順暢何必定讀乃多反若其葉有難之難從變音可耳 ○兕觥其觩 說文作斛 旨酒思柔 彼交匪敖 漢五行志作匪儌匪傲 萬福來求

毛詩證讀 小雅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 君子萬年福祿宜 俄 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讀創或若偪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 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乘馬在廐秣之摧 鄭謂今莝字 之 君子萬年福祿綏 蕤 之

鴛鴦四章章四句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 爾酒既旨爾殽既嘉 哥 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拕 蔦與女蘿施于松柏 後讀布 末見君子

憂心奕奕 後讀射見閟宮 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靜女鄭箋說懌當作說釋古音釋舍同加釋菜即舍采板辭之懌矣韓詩通作斁全節一類亦音節之自輕而重若今讀則蔦與女蘿句文氣屬下音從上難爲歌矣次章蒙上不取音自作閉句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 爾酒既旨爾殽既時 豈伊異人兄弟具來 蔦與女蘿施于松上 未見君子憂心怲怲 古从丙字與从方字通春秋歸邴公羊作歸祊少牢饋食禮南柄古文柄爲方大元彪如在上天文炳也鴻文無范恣意往也讀怲如柄怲同之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 爾酒既旨爾殽既阜 豈伊異人兄弟甥舅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 爾雅作霓 死喪無日無幾相見 樂酒今夕 楚辭章句作昔 君子維宴 燕

毛詩證讀 小雅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閒關車之舝 同轄 思孌季女逝 斂讀舌曹植蟬賦盛陽則來太陰逝兮皎皎貞素侶夷節兮帝臣是戴倘其潔兮合从折本音 兮匪飢匪渴 德音來括 雖無好友 以 式燕且喜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 辰 烈女傳作展 彼碩女令德來教 式燕且譽 好爾無射 讀序與中席引振鷺斁作射叶譽同射辭以燕以射則燕則譽亦此讀釋文射音亦非 ○雖無旨酒

式飲庶庶讀素與女舞音近疑當以二庶字叶全節一類幾爲尾聲（幾）雖無嘉殽

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其

柞薪析其柞薪複句與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相似但彼首句取音

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湑兮○高山（仰）

說文作卬止本或作之景行（行）杭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

新昏以慰釋文韓詩作慍恚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我（心）

車舝五章章六句

營營說文作營小聲也青蠅止于（樊）說文作棥爲正字史記作藩漢書論衡作藩

毛詩證讀　小雅　四六

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

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散起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魯酒既

和（旨）飲酒孔（偕）几鐘鼓既（設）斂讀失舉醻逸（逸）大侯既

（抗）後漢班彪傳注抗猶敵也讀曰康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發彼有（的）釋名以丹注面曰的的灼也司馬相如傳注的皪照也照灼音義同潘岳芙蓉賦飛須垂的叶散煥熠爗用古音讀照以祈爾（爵）讀若醮左傳隱元年正爵謂引服虔云爵者醮也

所以醮盡其材也貨殖傳寧刀無爵亦此音如唐衛的在錫部爵在藥部安從取諧爵兮公言錫爵桑柔誨爾序爵並當此讀○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祖字音說見楚茨烝衎

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

其（湛）讀與和樂湛同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說文能諧㠯聲古讀而或若如易眇能視跛能履虞翻本能作而書柔遠能邇注能猶伽也淮南子藏于不敢行于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魏文帝秋胡行寄言飛鳥告余不能俯折蘭英仰結桂枝漢魏人猶存古音賓載手

（仇）鄭箋仇讀曰㪺挹取酒也釋文斟音俱與裘讀翔音轉一例室人入（又）讀怡詳南有嘉魚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溫溫其恭散起

毛詩證讀　小雅　四七

同首章筵不與反叶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漢書谷永傳集注反讀曰幡韓詩作眅

曰既醉止威儀幡（幡）翻之假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

未醉止威儀抑（抑）壹曰既醉止威儀怭（怭）說文作佖是曰

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載呶說文呶从口奴聲顧讀奴與豆之讀渡叶於文氣未協今亦作散句

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

醉不知其（郵）讀怡與尤同晉語夫郵而效之郵卽尤側說文作仄弁之（俄）當轉

讀儀說見東山𣥂干屢舞傞（傞）讀與參差同說文作姕姕既醉而出（竝）

受其（福）偪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哥維其令

儀俄嘉有姬音儀從今讀亦合○凡此飲酒或醉或否鄙旣立
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鄭讀為慝勿從謂
無俾大怠讀弟與殆同劉歆烈女傳贊齊姜公正言行不怠勸勉晉文反國無疑卽弟輕音今
讀則與爾叶匪言勿言匪由勿語忤由醉之言俾出童羖
三爵不識志矧敢多又肆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甫田之什十篇三十九章二百九十六句

魚在在藻有頒頒大頭也孔疏讀與辨羊墳首同其首王在在鎬豈

毛詩證讀　小雅　平

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起○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讀近戶亦作與之
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姥又何予之玄袞及黼○觱說文作畢沸檻爾雅作濫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芹其
旂淠淠與胡不旆旆同假借字鸞聲嘒嘒載驂載駟讀若增君子
所屆計○赤芾在股邪幅在下荷彼交匪紓天子所
予樂只君子天子命民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維
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封樂只君
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傳作便蕃韓詩作便便左右亦是率亦作帥
從○汎汎楊舟紼纚爾雅作綍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讀若期司馬彪郡國志郯城卽竹書韓趙所伐葵城水經注俗謂之期城莊子南伯子綦或作子葵皆音之近
之樂只君子福祿膍埤之假之優哉游哉亦是戾輕音黎見抑首章矣

采菽五章章八句

毛詩證讀　小雅　丟

騂騂本作觲从羊牛角釋文說文作弲拔說文解弲角弓與詩無涉陸率引角弓翩其
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
之教矣民胥傚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
交相為瘉讀與正月胡俾我瘉同斯干無相猶矣箋猶當作瘉方言裕猷道也東齊曰裕或曰猷如春揄之揄或讀維愉悅之愉字卽偷聲口暑變非若今讀之絕遠○民之無良
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輕音牆大戴禮乃揖乃讓乃隮其堂至于已斯
亡○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戶如食宜韓詩作儀我也亦宜儀同讀俄之證饇古通飫如酌孔取讀若趣○毋教猱升木顧讀暮或作散

句
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猶猷同字小人與屬周禮犀甲七屬注讀
灟注之注○雨雪瀌瀌韓外傳作麃見晛晛之譌晛日出也曰消韓詩作燕
見聿消莫肯下遺箋遺讀曰隨引作莫肯下隧荀子非相式居婁荀子作屢
驕○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相舟髡彼兩髦說文作髳髳髳
同字此如髦即庸蜀羌髳之髳我是用憂

角弓八章章四句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國策作神韓外傳作慆鄭讀曰悼
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鄭解作殛誅也焉○有菀者

柳不尚愒爾雅釋文憩本作愒古字通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瘵卬釋文
引字林則側反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有鳥高飛亦傅
漢高帝紀注傅讀曰附于天吞讀近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
之居以凶矜說文矜从矛令聲本矛柄假爲矜憐字別作穜師古項籍傳注矜與穜同又書
多與鰥通鰥音鯤聲近得互借

菀柳三章章六句

矜何草不黃二章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桑柔首章不殄心憂倉兄塡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附證阮籍大人先生傳假廉以成貪內險而外仁罪至不悔過幸

則自矜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黃賈子作黃裳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
歸于周萬民所望○彼都人士臺笠緇撮釋名撮捽也彼
君子女綢綢之假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彼都
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鄭讀爲姞我不見兮
我心菀結吉○彼都人士垂帶而厲鄭作裂蓋讀裂如㓟彼
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匪伊垂之
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終朝采綠王逸楚辭注作菉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之子
于狩言韔其弓韔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
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韓詩作覩亦叶者諸

采綠四章章四句

芃芃黍苗陰雨膏輕重隨讀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
任我輦我車我牛讀若疑我行既集蓋云歸哉茲○我

徒我御悟我師我旅魯我行既集蓋盍之假云歸處杵
○肅肅謝功召伯營盈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
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黍苗五章章四句

牢我將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以之附證楚辭呂望居于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淮南子見一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而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竝此音緇衣自羊徂牛舊叶自堂徂基改从今讀

隰桑有阿猗之假傳阿然美皃其葉有難釋文乃多反如儺之變姿舞之作㑩

毛詩證讀　小雅　吾

皆陳朱人讀桓如和之例方音流轉不一阿有依音何有怡音郎難字亦有泥音莫楚猗難其華楚辭章句作旖旎其華汲冢周書旁隊外權贖城湮溪老弱單處其謀乃難禮經有儺字从難讀人兮反守韻書者固不足與明變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葉

有沃讀近鋈既見君子云何不樂療○隰桑有阿其葉

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綠四月秀葽大戴作萎幽幽讀葽膠如今讀亦合

○心乎愛矣遐表記作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韓詩作泱白雲露彼菅茅矛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滮池說文一本作沘北流浸彼稻田陳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

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古聲一類無真侵之別○

鼓鐘韓外傳作鐘鼓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釋文韓詩及說文竝作怖怖詩本音引證誤屬上句下○有鶖在梁有鶴在林

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

良二三其德○有扁輪扁人表作輪邊扁重讀斯石履之卑

鄙輕聲兮之子之遠俾我疷疷讀支爲正俗作疧說文無兮

毛詩證讀　小雅　玊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讀飤

飼之教之誨讀近戲之命彼後車謂之載大明文王初載傳載識也

大田俶載南畝箋載讀爲菑栗之菑音皆相倣之○緜蠻黃鳥止于丘隅

梧豈敢憚勞畏不能趨讀若初王制注趨讀爲促卽初之重音飲之食

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黃鳥止于

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

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三章章八句

誨（瞻卬三章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附證呂覽民誦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誰使嗣之）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普郎反）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兎斯（鄭解爲鮮白也）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兎斯首燔之炙之（燕）君子有酒酌言酢（廡作醋）之○有兎斯首燔之炮（讀若衰與炰同）之君子有酒酌言醻（酬本字）之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釋文亦作嶄嶄）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漸漸之石維其卒（崒之假）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論衡作麗）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褒重聲）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杭）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斂讀云老子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何人不矜（讀若昆論衡作何人不鰥禮記老而無妻謂之矜禮運矜寡孤獨並與鰥通）哀我征夫獨爲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壄）哀我征夫朝夕不暇（祜）○有芃者狐率彼幽草（鄉重聲）有棧之車行彼周道（投重聲 老）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魚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句

毛詩證讀

大雅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讀近吞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時是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以〇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語作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韓詩作枝左莊六年傳同百世凡周之士不顯顧讀即丕顯亦世〇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

國克生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〇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傳固也取音同嘏釋文古雅反非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說文作䴡數也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甸〇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姜厥作祼將重言起下與文王孫子一例常服黼冔說文無冔字字林作縟儀禮般冔注冔名出于憮憮覆也王之藎方言藎餘也周鄭之間曰藎即說文之㶳火餘也傳訓進同爾雅臣無念爾祖〇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讀匐若偪或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敘音嫡呂覽帝也者

天下之適也說文啻諦帝聲變文即啇帝讀嫡易讀弋全節音一類後人主去聲判然異韻矣宜鑒于殷駿大學作峻命不易難易變易古讀不分釋文毛以豉反鄭音亦毛鄭無音反竝以意揣〇命之不易無遏爾躬詩我躬不閱表記作我今與易震不于其躳于其鄰音相倣宣昭義問聞通有虞殷自天讀近吞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左傳一薰一蕕十年尚有遺臭輕重隨讀儀刑假型之文王萬邦作孚讀近浮下武成王之孚叶世德作求同

文王七章章八句

帝君子偕老二章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大明三章昭事上帝

聿懷多福　蕩首章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閟宮三章皇皇后帝皇祖后稷

易板六章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韓奕二章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說文作諶韓詩作訦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假嫡之使不挾傳達也古無浹字即挾是四方〇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周禮天官注嬪故書作賓兩音同于京姜乃及王季維德之行杭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〇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讀媂同前篇聿春秋繁露作允懷多福讀畐或若偪厥德不回以受方國〇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傳讀與識同天作之合歛音佮在洽說文作郃之陽在渭之涘矣文王嘉止大邦有子〇大邦有子俔韓詩作磬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說文作艁舟爲梁不顯其光〇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姜纘女維莘說文無莘字左傳商有姺邳爲正字呂覽作侁人表作㜪竝或體長子維行杭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〇殷商之旅其會

說文作旝如林矢于牧說文作坶野維予侯興儀禮既夕篇注噫興自會子問云噫歆警神也小戎載寢載興叶秩秩德音讀相倣顧氏音論謂蒸侵二韻不相通總爲韻所部上帝臨女無貳爾心〇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旁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韓詩作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肓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緜瓜瓞說文瓞从瓜失聲當讀若佚民之初生自土漢地理作杜沮漆古公亶韓外傳作甫父陶復說文作寝陶穴聿未有家室〇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姥率西水滸說文作汻至于岐下祠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戶讀近〇周原膴膴李善魏都賦注引韓詩作膴讀述唐監本互注毛詩膴音武韓詩同所見異菫荼如飴爰始爰謀迷爰契師古漢書注作挈我龜讀若基易舍爾靈龜觀我朵頤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曰止曰時築室于茲〇迺本亦作乃慰迺止迺左迺右以迺疆迺理迺宣迺畝米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士〇迺召司空迺召司徒俾立室家姑其繩則直縮版以載則字音作廟翼翼〇捄之陾陾說文作仍傳陾陾眾也即廣雅之仍仍眾也漢惠帝

紀注仍耳聲相近此从耎字得轉仍音度之薨薨爾雅薨薨眾也顧舍人本作雄雄古讀雄近盈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〇迺立皋門皋門有伉閌之假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杭〇肆不殄厥慍讀若孟南風歌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亦不隕孟子作殞厥問聞之假柞棫拔甘棠箋拜之言拔也弁讀拜如拔修讀拔郎拜矣行道兌矣混說文作昆夷駾矣一引作犬夷呬矣夷駾矣維其喙矣〇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戶予曰有奔奏楚辭章句作予聿有奔走朱子云建平人叶走

為祖　予曰有禦侮

緜九章章六句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趣重聲○濟

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吳五歌反相如上林賦九嵕巀嶭南山峩峩巖陁甗錡嶊崣崛崎亦可讀儀　髦士攸宜俄○淠彼涇舟烝徒楫春秋繁露作檝

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讀近吞　周王壽考遐假胡之不作人○追文選七發注自亦堆字今為追古字假借用之也荀子富國作雕琢其章

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

我王綱紀四方韓外傳作亹亹

棫樸五章章四句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經書或作愷弟弟作凱悌　君子干祿豈

弟○瑟說文作璱禮注作卹　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

祿攸降洪○鳶飛戾天讀近吞　魚躍于淵烟　豈弟君子

遐不作人○清酒既載則字音　騂牡既備敷讀匐易犕牛乘馬今文作服牛左傳伯服史記鄭世家作伯犕此備有匐音之證特牲饋食禮尸備荅拜注古文備為復更蕭與今音福近吳叶

以享以祀弋　以介景福讀匐或若偪蒲北反得之祭統福者備

也韓脩音亦叶○瑟彼柞棫民所燎說文作尞矣豈弟君子神

所勞矣○莫莫葛藟敷讀虆施韓詩外傳作延于條枚迷豈

弟君子求福不回帷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米　思媚周姜京室之婦讀若娓大

姒嗣徽音則百斯男讀壬與南同史記任國即禹貢男邦○惠于宗

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稱文音通說文作侗　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封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修讀謬上林賦迹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褒重聲　○肆戎

疾不殄烈假鄭箋厲假皆病也漢唐公碑作厲蠱不遐　不瑕假瑕句中叶或作嘏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易乾卦大人造也劉歆父子作大人聚也書傳造始也伊訓造攻即始攻讀聚讀始與士叶以此推周頌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悉音節和適惟兒愛尚無造緇衣敝予又改造兮斷王叔字者

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附證　載芟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畧其耜

婦楚辭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

之婦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十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讀呼䁔近赦八表高赫呂覽作高赦桑柔反予來赫同）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荀悅漢紀引詩民之莫矣作慕皆讀从本音）維此二國其政（唐石經依鄭作正）不獲（護）維彼四國爰究爰度（杜）上帝耆（釋名耆指也傳訓惡鄭箋解耆老皆曲）之憎其式廓（原作郭故釋文云本又作廓郭鼓音近見臧驅）乃眷西顧（故字音）此維與宅（古讀宅度同書五流有宅史記作五流有度恤宅宗後漢班彪傳作恤度宗詩宅是鎬京禮坊記作度是鎬京此章論衡初稟亦引作此惟于度）○作之屏之其菑（爾雅注作椔）其翳（韓詩作殪）修之平。

之其灌其栵（讀若例）啓之辟之其檉其椐（字林紀庶反）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字通蔗讀與蔗近）帝遷明德串（釋文本作患傳習也爾雅注亦與貫同意）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棫斯拔（讀拜與柞棫拔矣同）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釋名季癸也甲乙之次癸最下讀癸得叶友）維此王季因心則友以則友其兄（況）則篤其慶（羌）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左傳韓詩作莫）其德音其德克明（肓）克明克類（讀若例史記屈賈傳注類例也）克長克君

舊作蔚句說文䕀讀若威君聲字有威音易順以從君也叶其文蔚也此讀近之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樂記作俾注聲之誤也）比于文王其德靡悔（喜）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帝謂文王無然畔援（漢書敘傳作畔換）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豔）密人不共敢距大邦（封）侵阮徂共王赫斯怒（弩）爰整其旅以按徂旅（正讀魯稍移同莒孟子作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荷）○依其在京（姜）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池讀沱阿亦可讀依）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

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赫）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讀荒從漢書伏湛傳）以爾鉤援與爾臨衝（韓詩作隆衝說文作臨轞陷敵車）以伐崇墉（伏湛傳作庸）○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作聝爲正）安安（焉）是類（禷之假）是禡（漢書集注禡者馬也晉鼓吹曲盛矣允文允武蒐田表禡讀若姚或如暮）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說文作圪）是伐是肆（敓讀褻表記安肆日偷肆或作褻）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經始靈臺經之營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力王在靈囿釋文徐于目反音轉同郁唐韻正改於極反以讀伏如匐也劉向九歎莣芸棄于澤州兮瓝瓜壽于侖麓麒麟奔于九皋兮熊羆羣而滋囿則讀與今音之伏合麀鹿攸伏讀若匐左昭十三年傳飲冰蒲伏即匍匐禮記作扶服易兊見而巽伏也隨無故也蠱則飭也韓外傳大人出小子匪聖者起賢者伏○麀鹿濯濯周禮守祧故書作濯鄭司農讀祧爾雅釋魚珧釋文衆家作濯素問肖者濯濯孰知其要桼柔逝不以濯崧高鉤膺濯濯同白鳥翯翯說文翯从羽高聲當讀若號孟子作鶴鶴賈子新書作皜皜何晏景福殿賦作皠皠音轉並同王在靈沼炤後讀於牣魚躍讀若耀亦通趯廣雅趯趯跳也○虡業維樅賁鼖之假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釋文薄紅反埤蒼云鼓聲也字作韸本亦作韼矇瞍奏公楚辭章句作工

靈臺五章章四句朱人作四章割庶民子來屬首節王在靈囿屬下節如集傳引東萊呂氏云云皆因音讀之失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姜○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浮○成王之孚

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匐○昭茲來許鄦繩傳訓戒抑子孫繩繩韓詩外傳作承承繩即承耳顏漢志注又作慎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說文遹作欥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每兩章自為節烝成音偶合○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書大傳作崇作邑于豐說文豐作酆文王烝哉○築城伊淢韓詩作洫史記溝洫作溝淢古字通讀近闐作豐伊匹假樂率由羣匹叶德音秩秩讀近㬊唐韻在五質禮記注說者以匹為鶩羣經音辨讀如木與淮南本經注淢讀郁乎文章之郁合可備一讀匪棘其欲禮記作匪革其猶方音裕欲相近說見角弓遹禮記作聿追來孝臬王后烝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釋名垣援也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廱自西徂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匐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姜韋孟諷諫詩乃眷西顧授漢于京於赫有漢四方是征班固西都賦博我以皇道宏我以漢京

與情𠦜漢世已轉如今讀與下正成一類矣　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
哉○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鄭解為遜傳安
也翼子武王烝哉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七章四百一十四句

厥初生民常武縣緜翼翼韓詩作民民一聲之轉如猶鬱即緜蠻　時維姜嫄
生民如何克禋克祀已　以弗無子履帝武敏米爾雅釋訓
斷此為句舍人本作畝云姜嫄履帝武子畝畝之中下攸介攸止義同甫田　歆攸介攸止

毛詩證讀　大雅　十一

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楚茨箋稷之言即也書中候注稷讀曰側
下之側此正音晉書音義引字林畟所六反畟稷同音可從凡育叶沈括云稷乃今之穄又似上從止叶
今从字林讀○誕彌厥月先生如達羍之假說文羍小羊也　不坼不
副說文作不坼不誦　無菑無害曷　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
禋祀爾雅釋詁李注康空也已　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
腓於腓崇乳之必依傳讀避　不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
之寒冰鳥覆翼後讀異說文作翼从飛異聲　之鳥乃去矣后稷呱
讀若𤓰古韓詩讀𤓰凡大　矣實覃實訏箋謂張口鳴呼正義引儀禮云訏音呼韓奕川

澤訏訏重音虎　厥聲載路○誕實匍匐讀近路與儀音微別　克岐
克嶷說文作㠜五帝紀其德㠜嶷叶其服也士讀同儗釋文魚極反鄉飲酒疑立注疑讀為仡之似
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說文作穎　穟穟麻
麥幪幪瓜瓞唪唪說文作菶○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投重
蔚茀韓詩作拂　厥豐草鄉重聲　種之黃茂牡　實方實苞裒　實
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臭　實穎實栗即有邰家
室○誕降嘉種說文作穀　維秬維秠維穈釋文音門云爾雅作𦬃同
維芑恆本又作亙之秬秠是穫是畝米　恆之穈芑是任是

毛詩證讀　大雅　十二

負讀丕與負之同螺嬴　以歸肇祀已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
揄說文作舀亦作詩作抌揄假借既韓　或簸或蹂釋釋之訛釋淅米也釋解也
之叟叟爾雅作溞說文作浚　烝之浮浮說文作烰　載謀載惟取蕭
祭脂取羝以軷周禮大馭杜注軷讀為別異　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讀雪與七月何以卒歲同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
帝居歆讀若與息歆即憶與　胡臭亶時是　后稷肇祀表記作兆已
庶無罪悔喜　以迄于今臭上與歆叶即前章鳥覆翼之叶𠂉羊腓字之例然彼上
皆散句似不同說文今从丁丅古文及聲近幾音變大例斤轉須卜轉希似今亦得轉幾與祀悔叶載芟

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弁可以此遥之或作畢句結則艮邦續古之人劍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敦彼行葦讀爾與八月萑葦同牛羊弗踐履禮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文選注引作柅柅戚戚兄弟莫遠具爾邇之假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讀助與緇衣之蓆同授几有緝御悟或獻或酢讀醋之洗爵奠斝讀若故周禮量人受斝鄭注讀如嘏尸之嘏又犧人注斝受福之嘏聲之誤也先鄭讀嫁娶之嫁古嫁亦讀故醓醢以薦或燔或炙蔗嘉殽脾臄釋文本作醵艮耜鄭箋祭酺合醵醵其據反或歌或咢

古从咢字竝讀悟楚辭重華不可遻兮史記屈原傳作悟魏其武安侯傳武安鄂謝一作悟○敦說文作弴畫弓也弓既堅說文从土臤聲讀同臤與臣近後漢孫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讀臤與北山我從事獨賢叶均同敦弓既句義同彀音从章句之句周禮巾車輅鉤故書鉤作拘春秋齊公子駒史記作鉤詩中从句如駒枸者苟字皆爾界之音當以此意會之既挾四鍭古讀候如護釋名候護也周禮鍭矢注鍭之言候當竝讀爲護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曾孫維主酒醴維醹字林女汝反酌以大斗徐邈音主易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古音暑似堵以祈黃耇顧音矩此與上章敦弓既句四句皆不分二韻黃耇台背廣雅釋親背北說文背从月北也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讀匐或若偪

行葦四章章八句

背桑柔十五章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瞻卬四章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讀同伯兮言樹之背叶使我心痗侮讀借傳背北堂也是仍當讀北海轉如母野之母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讀匐或若偪○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盲○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穀○其告維何

籩豆靜嘉哥朋友攸攝攝以威儀俄○威儀孔時是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同閫箋壼之言梱也解梱致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讀若允○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讀若興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古讀疏周禮巾車疏飾注疏故書作

周杜子春讀沙春秋緯月離于畢雨滂沱月麗于箕風揚沙黃澤踰黃之陀其馬歕沙公尸
來燕來宜俄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哥公尸燕飲福祿
來爲乎○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杵爾酒既湑所
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荷○鳧鷖在潨字亦作漴
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洪公尸燕飲福
祿來崇○鳧鷖在亹讀若門鄭箋亹之言門也說文無亹惟艸部有虋字𧄼下引詩
虋木如𧄼云虋芑如虋故謂之𧄼疑亹字即从虋省故音同亹亹文王之亹亹媚正說文槃亹若須又亹
若非爲一音之轉公尸來止熏熏說文作醺讀如蕫詳雲漢旨酒欣

毛詩證讀　大雅　十五

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根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中庸作嘉樂君子顯顯中庸作憲令德散起易有功而不德鄭注德作置大戴
禮其心不置荀子置作德又有施而不德逸周書亦作置玉藻立容德徐仙民音置以此通之此章德與
子叶周頌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可與士叶弁肆成人有德亦可與造叶以造有聚音也吳才老讀子爲則
今北音有之於古無徵宜民宜人受祿于天讀近吞保右命民
之自天申之○干祿百福讀匐或若偪子孫千億穆穆皇
皇宜君宜王不愆春秋繁露作騫不忘率由舊章○威儀

抑抑壹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讀管微歛受福無
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以百辟卿士媚
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假樂四章章六句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
橐于囊思輯孟子作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起
行杭○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
永歎陟則在巘度其鮮原傳小山別大山曰鮮此傳亦云小山別於大山也古人以聲爲

毛詩證讀　大雅　十六

義字與解同爾雅作甗復降在原何以舟陽聲同招之維玉及瑤鞞
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迺
覯于京姜京師之野墅于時處處杵于時廬旅魯于
時言言于時語語忤○篤公劉于京斯依傳依倚也荀子正論
注扆依音同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迺依鄭解作扆迺造其
曹讀近[illegible]招隱禽獸駭兮亡其曹王孫歸來兮山中不可以久留執豕于牢釋名牢留
也易林失羊補牢無益于憂酌之用匏讀若浮禮投壺若是者浮注浮或作匏食之
飲之君之宗飲讀尊左傳伯宗穀梁作伯尊與雲漢靡神不宗叶上帝不臨音相近

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廼岡相其陰陽觀其流
泉其軍三單陰聲蟬爾雅大歲在卯曰單閼孫炎作蟬焉度其隰原徹田
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白虎通作
于邠斯觀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本又作碫厲石也止基廼理爰衆
爰有以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廼密芮鞫周禮職方作汭
坭之即

篤公劉六章章十句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說文作饙饎詩田

駿至喜鄭讀爲饎爾音同字亦作饌釋文尺志反非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米○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斂音離豈弟君子民
之攸歸姬○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讀同既史
記帝嚳溉執中而徧天下徐廣訓即既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泂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任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二句急節遡下
不必歌又叶阿以矢其音○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
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爾雅注作嗣先公酋釋文在由反矣○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戶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百神爾主讀近祖矣○爾受命長矣茀爾雅注作祓祿爾康
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
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顒顒卬
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鳳凰
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
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附之假于天讀近
吞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民媚于庶人○鳳凰鳴

矣于彼高岡梧桐生魏武帝蒿里行千里無雞鳴叶萬姓以死亡讀鳴爲盲傅毅舞
賦在水湯湯叶容不虛生讀生如商四句可通爲一韻矣于彼朝陽菶菶萋
萋雝雝喈喈基○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
閑且馳讀陀與不失其馳同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亦勞止汔爾雅饑汔也鄭箋汔幾也反覆相訓義同音亦如之漢元帝紀作迄可
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
寇虐憯曾也說文作朁今詩及左傳作慘皆誤節南山憯莫懲嗟十月之交胡憯莫懲雲漢憯不

知其故同不畏[明]盲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民亦勞止汔
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正讀鳩毛傳合也說文斂聚也引書共工旁逑
僝功今書作方鳩逑之逑音近假借好無縱詭隨以謹惽[怓]說文从心奴聲轉讀
係如受之變投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
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
[德]○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憩惠此中國俾民憂[泄]讀若
曳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

子而式弘[大]斂讀同秋○民亦勞止汔可小[安]焉惠此中
國國無有[殘]讀同戔易束帛戔戔子夏作殘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
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讀若簡左傳荀子高
堂隆傳竝作僩

民勞五章章十句

上帝板[板]爾雅作版下民卒韓詩外傳作瘁[癉]記緇衣作卒癉出話
不[然]重音善讀與爾之遠矣民背然矣同爲猶不[遠]靡聖管[管]痯之假
不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僩○天之方[難]無然

[憲]舊讀憲難二句自爲叶說文憲从害出害有曷音憲从之須人庶姜孽孽韓詩作巘巘書若顛
木之有由櫱字又作巘皆从獻之字而作櫱音此憲亦當讀曷或若櫱與泄本音讀揣者叶又難重讀揣
蹶同厥四句上下取音一類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據孟子泄泄猶沓沓也兩音近
說文作呭辭之[輯]說文作肘新序作集矣民之[洽]斂讀佮與天作之合同左
傳作協矣辭之[懌]韓詩作數讀若射矣民之[莫]慕矣○我雖異
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爲
[笑]輕音燒易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趙韋讀趙爲號秦爲笑有如不信觀地上生毛先民有言
詢于芻[蕘]○天之方[虐]尿無然謔[謔]蒿修聲老夫灌灌

小子蹻[蹻]毛傳蹻蹻驕貌古今人表嚴蹻淮南子作蹻爾雅懽懽愮愮憂無告也卽此詩之灌
灌蹻蹻今以讀蹻爲正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讀若耗爾
雅疏謞熇音義同不可救[藥]效○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埤威
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說文作方唸吚一本作唸吚五經文字亦
作唸吚則莫我敢[葵]期喪亂蔑[資]周禮外府注齎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爲聲
從貝變易曾莫惠我[師]屖○天之牖民如壎同塤如[篪]釋文音池
如璋如[圭]讀若稽古从圭字多與从奚通睽卽鮭鞋同鞵陰聲字也如取如[攜]
讀若怡攜無曰[益]韓詩外傳牖作誘民孔[易]弋民之多[辟]無

自立辟○价人維藩大師維垣爰大邦維屏大宗維
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敬天
之怒無敢戲豫每兩句自爲叶豫墅今音近古音遠敬天之渝無敢
馳驅昊天曰明盲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釋文
羨本作衍

板八章章八句

崧高四章旣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蹻泮水二章其馬蹻蹻其音昭昭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蕩蕩爾雅作盪上帝商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
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斂音近諄易比象傳无所
終也叶失前禽也恆象傳從一而終也叶安得禽也音讀相仿○文王曰咨咨女
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勖天
降慆石經作滔德女興是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
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本或作詛侯祝
干旄之祝假作屬此通咒如肅音之轉繡靡居靡究○文王曰咨咨女
殷商女炰烋讀同哮說文炰烋哮皆虓之或體于中國斂怨以爲德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漢五行志作亡背亡仄以爾德不明盲
以無陪無卿讀若羌穆天子傳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忘左傳五世其昌並
于正卿列女傳力系不如見國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
以酒不義從式音近視呂氏春秋式夷古今人表作視夷崧高南國是式叶王纘之事同
旣愆爾止靡明靡晦喜式號式呼讀若貨漢書敘傳作謼俾晝
作夜頤讀豫○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自然之合如蜩如螗說文
無螗字大戴記唐蜩鳴如沸如羹讀若閬小大近喪霜人尚乎由
行杭內奰說文作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咨

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是殷不用舊讀忌重聲與不尙有舊叶日蹙國百
里同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文
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子枝葉未有
害曷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說文世从卅取聲唐石經
世柳卽泄柳左傳樂世心別亦作泄心晉樂府匡時拯俗休功蓋世宇宙旣康九域有截韻書去聲非

蕩八章章八句

羹閟宮四章毛炰胾羹籩豆大房附證楚辭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史
記龜策傳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而羹

抑抑威儀俄維德之隅劉熊碑作惟德之偶漢梁鴻詩過季札兮延陵去魯連兮
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讀隅如偶光武書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又讀偶類隅
恭爾界之吉隅當讀梧偶讀忤若今讀則爾字風馬無涉不得同从禺聲人亦有言
靡哲不愚並讀若梧陰長生詩逍遙太極何意何憂遊戲仙都顧憫羣愚移音亦近偶庶
人之愚亦職維疾輕音齊左傳大叔疾即世叔齊漢仲長統詩春雲爲馬秋風爲駟按
之不遲勞之不疾後讀誓哲人之愚亦維斯戾讀黎與采菽亦是戾矣同或仍
讀利○無競維人四方其訓書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史記並作順兩音同周禮稻
人注訓讀爲馴音輕重之有覺禮緇衣作梏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

命遠猶辰告讀鞫詳楚茨工祝致告下爾雅懽懽愮愮憂無告也憲憲泄泄制法則也謔謔
謞謞崇讒慝也翕翕訿訿莫供職也速速蹙蹙惟逑鞫也取音正與此同顧云四句惟命字可韻餘三句
無韻其爲韻書所芾如此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其在于今與
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韓詩作愖五行志作沈于酒女雖湛
樂從弗念厥紹敘讀受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修讀揚與燕禮
注勝讀或爲揚相倣○肆皇天弗尚輕音常揚雄執金吾箴堯咨虞舜惟思是尙吾
臣司金敢告執璜如彼泉流俗本作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
灑埽廷內。開句非韻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帮用

戒戎作用逷逷逖一字蠻方○質鹽鐵論作詰爾人民謹左傳作慎
爾侯度用戒不虞重音悟與雲漢則不我虞叶方社不莫同或仍如騶虞之虞輕重皆
叶慎爾出話話論同字正音會唐白居易詩會意如嘉話叶日高尚高臥俗音之失
敬爾威儀俄無不柔嘉哥白圭之玷說文作刣與傳訓缺合不
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乎也○無由易言無曰苟
矣散起與我徂東山慆慆不歸同法巧言昊天已威四句亦然莫捫朕舌言不可
逝斅讀截與車舝思孌季女逝兮同矣無言不讎韓外傳作酬無德不報
褢惠于朋友以庶民小子子孫繩繩爾雅憴憴戒也郭引此云音義

同萬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讀若路易井谷射鮒甕敝漏無曰不顯
莫予云覯顧音故晉陸雲詩巍巍先基重規累構赫赫重光遐風激鶩覯音如之神之
格古通假音同思不可度讀與法度同思矧可射序七句作思兩韻俗
讀之○辟爾爲德俾臧俾嘉哥淑慎爾止不愆記緇衣作
失僭于儀俄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彼童而角實虹訌之假小子○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
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

維愚人覆謂我僭讀與以譖不僭同民各有心六句一開一合前三句不
必有韻與瞻卬二章人有土田四句同法○於乎小子未知臧否鄙匪
手攜之言示之事士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讀如爾借曰
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慕○昊天
孔昭重音邵中庸昭昭之多釋文本亦作炤泮水其馬蹻蹻其音昭昭同我生靡樂
懆視爾夢夢我心慘慘本懆字誨爾諄諄禮記中庸注作忳忳
聽我藐藐後讀妙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尿借曰霍光傳作藉
未知亦聿既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

無大悔喜天方艱難曰韓詩作聿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
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箋當作營乃營之訛周禮均人注旬均也讀如營營原隰之營
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即倉皇書無競無皇曰漢石經
皇作兄填常棣烝也無戎箋古聲填寘塵同又作胡寧瘨我以旱之瘨兮倬彼昊
天讀近吞寧不我矜讀勤又若昆○四牡騤騤。期旟旐有翩
讀近賓見巷伯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

本作盡後人以義改於乎有哀。國步斯頻說文作矉○國步蔑資。天
不我將靡所止疑。釋文魚陟反非云徂何往易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
志未行也輕重並叶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傳彊也周禮鍾師呂叔玉注引執競作執
僨韓詩作倞漢王延壽夢賦晉文盬腦國以競兮老子役鬼為神將分轉禍為福永無恙兮讀強後聲
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周禮女祝注梗鄭大夫讀為亢○憂心慇慇。
念我土宇讀近戶我生不辰。逢天僤爾雅樊注作亶怒孥自
西徂東吳叶音丁不可解靡所定處杵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籞禦本字讀若忤○為謀為毖亂況斯削說文削从刀肖聲周禮家削之賦字

亦作稍音所教反告爾憂恤誨爾序爵熊誰能執熱墨子作孰
逝不以濯祧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本弱水字後人假為沉溺字又以為
便尿之尿○如彼遡風。亦孔之僾爾雅僾唈也讀當近翳民有肅心
荓傳使也即爾雅俾拼併使也同音假借云不逮釋文大計反一音好是稼穡
力民代食釋文音嗣非稼穡維寶說文寶从缶當讀褒重聲詩中保飽字並同
代食維好朽○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
卒痒傷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斂音聃史記祝瞻即左傳祝聃吳諸良反叶相非秉

心宣猶考愼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
民卒狂○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譖不胥以
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
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維此良人弗
求弗迪讀若軸晉陸雲王羊二公詩大典光迪叶誕膺天篤釋文徒歷反非維彼忍
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大風有隧說文無隧
字論語未墜於地漢石經作隧王莽傳不隧如髮荅卽墜或體若隧道之隧又遂之假有空大
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讀若古左傳國

君含垢叶川澤納汙老子受國之垢是爲宗廟主釋文古口反非○大風有隧蒙上
自然之合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
我悖○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做如彼飛蟲時亦
弋獲護旣之陰鄭解作覆蔭王如字謂陰知之女反予來赫卽莊子以
梁國嚇我之嚇讀若呼與皇矣臨下有赫同○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北
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民之未
戾利職盜爲寇涼唐石經作諒曰不可覆背善詈首句與四句叶
二三作閒句有釆芑二章車攻五章及思文成例詩本音以寇叶予以可叶歌徒見錯雜漢樂歌都荔遂

芳宵窕桂華孝奏天儀若日月光亦此意格雖曰匪予既作爾歌敘讀姬稍修如
計卽與詈合說見
四月卒章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賁崧高四章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附證史記龜策傳未見其利恐罹其咎寡人
狐疑安事
此寶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讀吞近王曰於乎春秋繁露作嗚呼匡謬正俗今
文尚書烏爲於戲古文尚書
烏爲嗚呼而詩皆云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
饑饉薦春秋繁露作荐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周禮肆客注牲當爲

醒兩音同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大甚蘊隆蟲蟲韓詩
作烔烔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
不克鄭箋作刻上帝不臨皇矣臨衡韓詩作隆衡後漢避殤帝諱改隆慮爲林慮或爲臨
慮古兩音近耗斁說文字林皆作㱾春秋繁露作射下土寧丁我躬○旱
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釋文本又作矜業業如霆如雷周餘
黎民靡有孑遺迴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
祖于摧○昊既大甚則不可沮阻赫赫炎炎云我無
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鼓羣公先正則不我助鋤重聲丞

民爰莫助之叶仲父母先祖胡寧忍予與○旱既大山市補之同甚滌滌作蔽說文山川說文巛象髮謂之鬊鬊卽川也順巡等字从之漢書叙傳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禋宗望秩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讀若葷易利熏心虞翻作閽史記熏鬻作葷粥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輕音豚徐幹齊都賦矜殷昊戾壯氣無倫麥高越險追遠逐遯○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韓詩作疹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暮本字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悟敬恭明神祀本作宜無悔怒○旱既大甚散無友

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讀梓與十月家伯維宰同趣馬師氏膳夫左右以靡人不周鄭箋當作賙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釋文本作瘇○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征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記孔子閒居作嵩高維嶽駿極于天讀近吞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禮器蕃服釋文本作藩四

方于宣○亹亹申伯王纘韓詩作踐任也之事于邑于謝讀序兄下南國是式讀視與蕩不義從式同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從後音則伯讀布宅同度登是南邦封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封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本亦作墉城也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陳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盈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妙王錫申伯四牡蹻蹻嶠鉤膺濯濯讀洮詳靈臺張說和麗妃碑銘禮獻絲繭詩修辭濯婦政可尊頻風肓效唐人猶識此音○王遣申伯路車乘馬姥我

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褒重聲往近箋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王舅南土是保寶保同音○申伯信邁王餞于郿讀若微左氏築郿公羊作築微申伯還南謝于誠歸姬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庤之假其粻式遄其行杭○申伯番番翻本讀釋文音波非既入于謝潛夫論作序王逸楚辭注作徐音輕重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本亦作柔說文無揉字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

贈申伯（從後音則碩讀所伯讀布）

崧高八章章八句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孟子作夷）好是懿德天監
有周昭假于下（祠）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
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
力天子是若（樹）明命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
纘戎祖考（叩）王躬是保（褒重聲）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
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

毛詩證讀　大雅　三三

否仲山甫明（盲）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
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如重聲）之剛則吐（土）之維
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鰥之通）寡（鼓）不畏
彊禦（忤）○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傳本作義箋作儀）
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鋤重聲讀與則不我助同）之
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
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旁）八鸞鏘鏘王命仲
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期）八鸞喈喈（基）仲山甫

徂齊式遄其歸（姬）吉甫作誦穆如清風（芬）仲山甫永
懷以慰其心

烝民八章章八句

奕奕梁山維禹甸（讀近陳或如釋文讀作乘）之有倬
其道（韓詩作倬）韓侯受命（民）王親命之纘戎祖考（或以考道叶餘）
無廢朕命（作閗句）夙夜匪解（斂讀擊呂覽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擊舊本作解）
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四牡奕
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爾雅注作玠）圭入覲于王

毛詩證讀　大雅　三三

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杭）立袞赤舄鉤膺鏤
錫（說文作鐊）鞹鞃淺幭（詩疏云禮記作幦周禮作複）鞗革金厄○韓侯
出祖（後漢馬成傳注祖者徂也音輕重）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
壺其殽維何炰鱉鮮魚（吾）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
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租）侯氏燕胥（輕音疏扶胥即扶疏附亦即胥附）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
蹶之里百兩彭彭（旁）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
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蹶父孔武靡國不

（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樂）瘵孔樂韓土（土）川澤訏訏（訏）虎
魴鱮甫甫（甫）麀鹿噳噳（噳）讀若忤　有熊有羆有貓有虎（虎）慶既
令居（居）韓姞燕譽（譽）輕重讀隨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完）以先祖
受命因時　是百蠻（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貊）皇矣是類是禡周禮禡作貉貉又或作貊貊其德音左傳禮記貊皆作莫古侈讀並如慕　奄受北國因以
其伯（伯）讀布與霸同王延壽夢賦武丁夜感得賢佐兮周夢九齡年克百兮讀百亦如布　實
墉實壑（壑）侈讀呵晉庾闡弔賈文雖有惠音莫過郤蔑雖有騰鱗終仆一壑　實畝實
籍（籍）讀若阼淮南子履天子之籍籍或作阼新序論周室歸籍籍本作史記晉獻侯籍譙周作蘇又作輕
毛詩證讀　大雅　三
音今讀自合轉侈聲與下讀輕重相從一類　獻其貔皮（皮）婆　赤豹黃羆（羆）顧讀
彼禾反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解）閟宮三章春秋匪解享祀不忒般武三章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江漢浮浮（浮）武夫滔滔（滔）讀近悠論語滔滔鄭本作悠悠　匪安匪遊（遊）淮
夷來求（求）既出我車（車）既設我旟（旟）匪安匪舒（舒）淮夷來鋪（鋪）之敷
假　○江漢湯湯（湯）武夫洸洸（洸）鹽鐵論作潢潢顏氏家訓名洸自辨為汪音相倣
經營四方（方）告成于王（王）四方既平（平）王國庶定（定）時靡有爭（爭）

王心載寧（寧）○江漢之滸（滸）王命召虎（虎）式辟四方徹我疆
土（土）匪疚匪棘（棘）王國來極（極）于疆于理（理）至于南海（海）喜　○王
命召虎來旬鄭旬當作營　來宣（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翰）無曰
予小子（子）召公是似（似）以　肇敏戎公假功之　用錫爾祉（祉）○釐
爾圭瓚（瓚）考工記玉人注瓚讀為餍餍之餍字書無餍疑餍之別　秬鬯一卣告
于文人（人）錫山土田（田）陳　于周受命（命）氏　自召祖命（命）虎拜稽
首天子萬年（年）王　○虎拜稽首（首）對揚王休（休）作召公考（考）叩
天子萬壽（壽）明明天子（子）令聞不已（已）矢　傳矢弛也記孔子閒居作弛義同施
毛詩證讀　大雅
其文德（德）洽此四國（國）

江漢六章章八句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士）散起吳氏士叶音所非　南仲大祖（祖）大師皇
父（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戎）舊讀汝與烝也無戎叶侮同史記丙戌即春秋邴歜讀戎如歟尤與下戒字義字近　既敬周禮注作儆　既戒（戒）亟　惠此南國（國）○王
謂尹氏命程伯休父（父）左右陳行杭　戒我師旅（旅）魯　率彼
淮浦（浦）省此徐土（土）不留不處（處）杵　三事就緒（緒）○赫赫業業
有嚴天子散起同首章吳氏叶宜邦反非　王舒保作此自明句班固藝文志述

考契後作叶孔纂其業音讀之誤匪紹匪游徐方繹騷鄭作驛讀若離騷史
記索隱作僂張衡思玄賦拂雲岫之騷騷叶清泉泫而不流震驚徐方如雷如
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弩進厥虎臣闞
如虓虎鋪韓詩作敷敦韓詩訓迫鄭當作屯淮濆仍亦作扔執醜虜
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
漢如山之苞褒如川之流緜緜韓詩作民民緜緜其應同載芟翼
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正字作寨實也書欽明文思魏
上尊號表作文塞音輕重徐方既來重音力輕音釐徐方既同天子

毛詩證讀　大雅　壹

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帷王曰還歸姬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塡讀與倉兄塡兮同不寧降此大厲
邦靡有定士民其瘵字林側利反側蟊賊蟊疾靡有夷屆
計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
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或以收叶有非古讀之彼
宜有罪女覆說之魏武帝觀滄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惹格與此
相似○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漢書作悊婦爲梟爲鴟

婦有長舌爲厲之階基亂匪降自天讀近忝生自婦人
匪教匪誨戲時維婦寺○鞫人忮忒譖始竟背北豈
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倣音如踣君子是識式讀若婦
無公事休其蠶織○天何以刺讀刺荷屬見何神不富背
舍爾介狄狄讀如秋杜河北本皆爲狄顏氏家訓說文作介逖見維予胥忌
不弔不祥○威儀不類利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之
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
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鄙輕聲矣○觱沸檻泉維其深

毛詩證讀　大雅　𡗗

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戶藐藐
昊天無不克鞏無叶音古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
荒○天降罪罟蟊賊內訌讀若虹昏椓靡共潰潰回遹
韓詩作欸實靖夷我邦封○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
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如彼歲旱草不潰假集之
茂欸讀米潰書敘傳成王之社祚及孫子公族蕃滋枝葉碩茂魏武帝觀滄海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

風蕢𨻶洪波湯起皆此音顧此章無韻未詳音變　如彼棲苴我相此
邦無不潰止〇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
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害斂讀意與種經讀粉為雉音轉相似亦替人以殷為衣之類〇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張挻字詁頻今濱字泉
之竭矣不云自中瞻卬八有土田四句同例類字不須取音吳强叶無據溥斯
害矣職兄斯弘弘躬兩音近不必以韻書限不烖我躬〇昔先王
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
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忌重聲

毛詩證讀〈大雅〉　毛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毛詩證讀　太平戚學標本

頌

周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
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記大傳作斁於人斯朱子曰周頌多不叶韻疑別有和聲法今就可叶者叶之餘闕

清廟一章八句

毛詩證讀〈頌〉　一

維天之命民於穆不已孟仲子作不似於乎不顯文王之
德之純假以溢我左傳作何以恤我說文作誐以謐我我其收之駿
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說文禋从垔聲垔又从西聲當讀若依與熙叶
迄用有成維周之禎據釋文原作祺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辟公後讀光漢書鄭有賢吏兮爲史公决漳水兮灌鄴旁錫茲祉福惠

我無疆于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 同今讀吳越春秋河梁歌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易林姬奭姜望爲武守邦蕃屏燕齊周宗以疆二書雖出漢人亦見音變有由

維王其崇 後讀常陳琳大荒賦仰閶風之城樓兮縣圃邈以隆崇垂茗華之景曜兮天門開以高驟

之念茲戎功 並讀光楚辭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長非重軀以慮難兮惜傷身之無功

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四句對舉前二句不取音贍卯人有土田女反有之召旻池之竭矣不云自頻皆其例

不顯維德百辟其刑 後讀揚與抑罔敷求哲王克共明刑同

之於乎前王不忘 顧氏公疆各自爲韻歌詩音節既欲就彼又欲就此恐無此理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 後漢西南夷傳作彼徂者岐朱子謂徂當作徂韓詩外傳斷彼徂矣爲句

有夷之行 杭

子孫保之 單句結與良耜續古之人同古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武王帶銘火滅修容愼戒必恭恭則壽亦此意理所謂其終詘然而止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 記孔子閒居作其命釋文其本亦作基是毛詩原作其

命宥密 賈子作謐

於緝熙單 周語作亶

厥心肆其靖之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 右讀以牛宜讀疑從今音則右亦讀酉隋書字文愷傳引此作維牛維羊上下取音一類

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 字或作享並讀鄉

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

震疊懷柔 釋文柔本亦作濡

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時邁一章十五章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音盲

鐘鼓喤喤 說文作鍠爾雅韹韹樂也或體

磬筦將將 說文作鏘

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執競一章十二句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箋立當作粒）我烝民莫匪爾極臨

我來牟（漢劉向傳作詒我釐麰）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

時夏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戎有文音疑茹亦有我音當以常棣務叶戎之側逼之）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

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

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讀若詣）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韓詩作帥）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

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顏魚矩反）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

在此無斁（中庸作射讀如序）庶幾夙夜（顏音豫）以永終譽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多黍多稌（釋文音杜句中自爲節）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

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舊作祫）百禮降福孔皆（讀几與偕同）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讀若巨靈臺虡業維樅說文作巨業）

崇牙樹羽（扆）應田（鄭箋田當作朄小鼓聲轉字譌變而作田）縣鼓鞉磬

柷圉（敔之假）既備乃奏（祖）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

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有瞽一章十三句

猗與漆沮（租）潛（韓詩作涔又即爾雅之槮）有多魚（吾）有鱣有鮪

（鮪痏同音見朱傳傳注）鰷鱨鰋鯉以享以祀（弋）以介景福（顧左墨反）

潛一章六句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

相予肆祀（已）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

后（易林迎福開戶喜逐我后讀亦近戶）燕及皇天克昌厥後（戶）綏我

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米）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說文作瑲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鄉以介眉壽永言保奚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姥有萋有且重音祖敦琢其旅魯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讀若 雖下二字竝从敘者與夷叶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有客一章十二句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讀聚見思齊嬛嬛詩本作煢在疚詩中皆从几音从今首讀救則造讀皆上下亦一類於乎皇考叩永世克孝糗念茲匡衡

傳作我皇祖陟降庭亟音定東方朔傳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庭也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叩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輕音由呂覽就就乎注就讀如由與之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莊子讓王篇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亦下與家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茲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盲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杭

敬之一章十二句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傳荓曳也爾雅甹夆郎自求辛螫韓詩作救肇允彼桃蟲蟲蜂相叶於文義未安姑闕之拚飛維鳥讀若狃漢書敘傳沐浴尸鄉北面奉首旅人慕義殉過黃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讀如兒良稆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載柞周禮柞氏司農注讀爲音聲唶唶之唶屋笮之笮其耕澤澤欸讀

釋爾雅作郝郝後音舍相如封禪頌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偏我汜布濩之兩音俱叶千耦

其耘徂隰徂畛眞徐音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

有嗿其饁思媚其婦娓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

畝米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韓詩作繹繹其達有厭其

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穮之假載穫濟濟有實其積廣雅秭積也兩音同

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與胡考之寧匪且有

且匪今斯今讀近幾見生民俗讀叶馨文氣錯雜振古如茲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米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引用成句或

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讀九爲本音月出舒窈糾

今登之後其鎛斯趙讀若紂考工記總目注作其鎛斯捌以薅說文或作茠爾雅注

作以茠蒤參荼蓼讀蓼爲本音稍轉卽六荼蓼朽止黍稷茂止壯止穫

之挃挃積之栗栗說文作秩秩之秩秩其崇如墉其比俗字如

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之解

假其角鹿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單祐法見天作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其紑說文作素讀與芣苢同載釋文戴同弁俅俅說文作絿一本作弁

服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此章以休字定音牛如今讀不必又讀疑叶基鼒上

下相脣鼐鼎及鼒史記作哉說文作鎡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

吳當讀如鄒大言也史記作虞不敖史記作驁胡考之休

絲衣一章九句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讀喜詩純熙徵後熙矣是用大介計我

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讀聚見思齊載用有嗣實惟爾公允

師

酌一章八句

綏萬邦屢唐石經作婁豐年天命匪解古詩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

投漆中誰能別離此解有紀音可叶士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

克定厥家於昭于天此當如釋名豫司兗以舌腹言之天顯也與閒叶皇以

閒之

桓一章九句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左宣十二年傳作鋪時繹史記范阜繹即范阜夷音輕重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近今讀於繹思

賚一章六句

於皇時周白虎通封禪作朗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淮南子作嶠岳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崔本此下有於繹思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一百三十五句

魯頌

駉駉牡顏氏家訓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為牧放之牧馬牻在坰之野堅薄言駉者渚有驈有皇騜之省東山皇駁其馬同有驪有黃古音近光左傳齊侯之弟黃公穀作光光與皇字音別以車彭彭旁思無疆思馬斯臧○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基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讀若時周禮紂古文作紂疏云紂以糸為形以才為聲古讀才緇一類南風歌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䮨有騮有雒讀同駱漢人改洛為雒穀梁公及齊侯盟于洛姑亦作路姑以車繹繹修讀謝周禮龜人鄭注仰者釋爾雅為仰者謝又即玉藻注靈射之屬思無斁讀序與射同思馬斯作做韻書轉入聲駱雒作在十九鐸繹斁在二十二昔展轉費協○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報輕聲有驔有魚字書作驔又作聽菈論吾以車祛祛釋文起居反思無邪徐思馬斯徂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言振振鷺鷺于下荷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三章自為節○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釋文本作鼘醉言歸姬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以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有駜三章章九句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白虎通作芹非聲疑有誤魯侯戾止言觀

其旂芹　其旂茷茷詩白旆決決釋文旆舊亦作茷　鸞聲噦噦無小
無大代　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
其馬蹻蹻嶠　其馬蹻蹻其音昭昭紹　載色載笑匪怒
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茆讀若貿春秋茆戎公羊作貿戎周禮茆菹釋文
北人讀柳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篆　順
彼長道投重聲　屈此羣醜○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
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
伊祜○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匐

毛詩證讀　頌　十二

矯矯虎臣在泮禮記作馘　獻馘讀若　淑問如皋陶古亦作皋繇
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逖之假
彼東南任　烝烝皇皇鄭云當作暀暀　不吳不揚衛方碑作不虞不揚
不告于訩在泮獻功以十月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烈文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例讀
凶爲荒功若光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鄭箋
四句一類
博當作傳石鼓文徒驂孔庶廓騎宣博亦讀傳　徒御無斁本亦作射　既克淮夷
孔淑不逆讀若寤說文逆从辵屰聲亢倉子不知時者未至而逆之既往而慕之當其時而薄
式固爾猶淮夷卒獲護　唐韻傳在二十二昔逆在二十九鐸數在二十陌獲在

二十一麥無足取據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讀若與椹
無食桑甚同　懷我好音憬說文作懬　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
齒大賂南金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迷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維　上帝
是依無災無害係　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讀匐
或若偪　黍稷重穋稙穉菽麥顧莫北反說文作稙稚苿麥　奄有下國
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毛詩證讀　頌　十三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說文作戩　至
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墅　無貳無
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魯　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
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戶讀近　爲周室輔○乃命魯
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
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擊　享祀不忒皇皇
后帝商　皇祖后稷享以騂犧傳犧尊有沙飾也鄭志答張逸犧讀爲莎
是饗是宜俄　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

載嘗夏而楅衡杙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剛
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羌俾爾熾而昌俾爾
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嘗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
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
肱公徒三萬貝冑朱綅讀近稱烝徒增增戎狄是膺史記
年表作應與傳當也義合荊舒是懲史記作荊荼是徵則莫我敢承俾
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費黃髮台背後讀鮐壽胥與試
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說苑作瞻奄有龜蒙遂荒韓詩作幠大東
至于海邦封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
鳧繹讀射見騶遂荒徐宅讀度見皇矣至于海邦淮夷蠻貊讀貘
見韓奕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讀汝與烝也無戎之戎同書汝無面從史記作面諛
齊亦相近一篇之中一字之音而有輕重即歌詩和聲之法莫敢不諾淮南子子發日
喏字書者耄即諾字魯侯是若樹○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
居常與許鄦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米宜
大夫庶士邦國是有以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字書作齯○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布是斷是度杜是尋是尺讀若酷俗
以上尺爲工吹其音近之松桷有舄誰本字讀若唶路寢孔碩讀近所
新蔡邕獨斷作寢廟奕奕周禮隸僕注作繹讀射奚斯所作做孔曼
且碩萬民是若樹此章唐韻陌鐸昔藥四部分韓音讀錯雜後人展轉通叶舊諧聲之
學自魏晉後失傳久矣

閟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
十句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二句

商頌

猗與那與讀近戶與鼓叶置鄭箋作植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
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姻嘒嘒管聲既
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序
萬舞有奕我有嘉客可後聲亦不夷懌歎奕懌並讀序或射斁見葛覃
奕見閟宮懌見板自古在昔腊本字今昔假借先民有作做溫恭朝
夕音在豫卻問執事有恪讀與客同說文作愙㥶碑作愘以上从今音讀亦合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那一章二十二句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
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此當从今音讀既戒既平鬷假記中庸作
奏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軝錯衡杭
八鸞鶬鶬以假以享鄉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
穰穰來假來享唐石經作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
將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史記世表作殷社社土聲古音近芒芒
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以商
之先后受命不殆弟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音從上句起下
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輕音糧吳都賦輕脫躧於千乘協世無德而顯稱
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喜四海
來假來假祁祁亦作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峨百祿
是何左傳愍三年作荷河有夷音易包荒用馮河不遐遺烈女傳魯秋胡頌以河入之微韻與宜
何字並可敘讀从新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
是疆幅隕假圓之既長有娀淮南子注有娀國名娀讀如嵩高之嵩方將
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
率履肅望之傳作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帝命不違帷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鄭注禮記讀此讀
爲日齊上湯濟作湯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與
同進○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說文無旒明堂位釋文本又作斿郊特牲

注作爲下國暇郵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
說文作布政憂憂蓋憂本訓和行優訓饒若憂心之憂本作惪經書通借本字遂亾百祿是
遒說文手部作揫○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讀若蒙荀子作駿蒙大戴
記作恂蒙何天之龍寵之假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郎不戢不
難之難爾雅釋詁懼也不竦家語弟子行作悚百祿是總○武王載旆
敘讀撥荀子作發說文作坺近江氏古讀標準泥去聲之讀謂旆不入韻非有虔秉鉞如
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漢書刑法志作遏苞有三蘖漢書敘傳作包有三
枿字同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漢書作鼓既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
衡杭實左右商王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
章六句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魯有截其
所湯孫之緒○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
氐羌莫敢不來享鄉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
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擊○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經音藍大戴記藍之以樂以觀
其不寧藍郎濫不敢怠遑左傳襄三十六年作皇命于下國封建厥
福讀詞或若偪○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後漢樊準傳作是則赫赫
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星○陟彼景
山宜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斵是虔爾雅作梴松桷有梴
旅楹有閑寢成孔安焉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毛詩說　詩藴

〔清〕莊有可　撰

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民國二十四年商務印書館印抄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三七毫米寬二一一四毫米

周官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孔子刪詩取風雅頌而不收賦比興蓋亦春秋得半之意也詩之與書其立教功用兼同然書僅百篇且列三代若詩則周詩三百之外未附商詩五篇而已豈以性情謌詠世彌近而感彌切耶又小雅有無詩之篇題六先儒以爲有聲無詞非也有篇題者所以備小雅之盈八十也刪詩詞者所以正全詩之止三百也觀魯論屢記子言詩三百乃愈知商詩五篇之爲附而不與於刪詩之定數矣蓋孔子之刪詩與書本以輔春秋也春秋者名取乎魯史者也是故存厥仲之命而知禮樂之在魯矣存費誓而知征伐之在魯矣讀呂命而兆齊伯也讀文侯之命而兆晉伯也讀秦誓而兆繼周也此與

禮時世與春秋之終始可徵者也若詩則因其篇次究其體例因其文詞研其旨趣而王者宅中圖治之法英傑乘時利濟之權與夫盛世典章衰朝叢弊春秋即書其事而或不能盡其情春秋縱編之年而或不及詳其原委三百具在得其歷歷可証者而其所不及証者當亦不難舉隅而反耳至乃本之倫物爲小子之始基擷其詞華亦文人之韻事要皆非聖人刪詩之初意也而況詁訓乖其理時事違其實而能庶幾克當者幾何哉今三家之詩既亡惟有毛公是據而序固多不詞傳箋亦且或晦或支不能無失蓋說直抒鄙意不敢專主一家之言庶可使全詩之脈絡貫通而一篇一章一句之意分而按之亦無不各成其解而後知其大指與

春秋不必求合而自不相背乃正相與徵也嘉慶戊辰嘉平下弦後二日丙辰武進莊有可

毛詩卷一

詩本孔子所刪定今加傳之毛何也詳傳學所承受也傳詩者有四家毛最晚出而其學獨傳者蓋其說視三家為近是也。孔壁中所藏科斗文漢儒已不能讀則今毛氏所傳亦俗儒之遺讀未知其於刪定之章句文字能一一無誤與否然非此則更無可據也。故特標之

國風一

國者地理之界限主者因以分治者也風者天氣之鼓吹君其國者因以出治者也。地有十二支天有十二風理氣之凝中和清淑是以人物生成而運會所迫亦不能無偏戾鬱洩過不及之患惟聖人因地制宜。順時行令。斯能參贊化育。為太平之治。否則拘於土風而自棣之。其國不同。其風亦異。而盛衰存亡之故。亦即於斯可證焉。

周南一之一

周地在禹貢雍州岐山之陽今為陝西鳳翔府岐山縣后稷之後古公亶父始居之至武王以為有天下之號南自周而南也周之初興君則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臣則虞虢周召畢榮望散而妃匹之賢又有大姜太任太姒邑姜為之內助故政治之隆至奄有天下而其從風而化。則實始於南也。十三國止稱本號而周召又言南者列國圉於土

風自治不暇惟周召能自治以及人故詩樂亦即舉所及以名之耳周之盛也化始於南其衰也叛亦先於南蓋治亂之效自近及遠一定之理故聖人刪詩始自周南而教人學詩先於二南加詳云

關雎五章章四句

關雎文王嗣位求賢妃也古者世子未成君止具妾御而已必即位而後正昏禮以親迎重夫婦之倫嚴嫡庶之辨也文王念妃匹之際生民之本政治之原故求之勤而形之咏歌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文王太姒之德。又周有天下之基。故刪詩斷始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關關並立貌雎鳩王雎鶚也性摯有別喻夫婦也河大河也洲河中地河流迅而無常故多洲窈窕淑貌淑善也女室女也君子謂為君者之子有君責者也曰子者承先君之重責克家也好嘉美也逑當作求六禮以先之也女既淑則君子必當以禮求之文王以自喻也莘國在洽陽渭涘與河接近是淑女即指大姒言蓋大姒雖未字而令聞已彰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參差三不齊也荇水草接余也可采而食曰菜左右流者水左流則左右流則右采順且潔亦喻淑女之德也寤寐忘晝而神

不寧也寤寐求之切也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求者得不得未可知之辭求之切則慮其不得矣蓋淑女之求者必累而又恐己德或未可配也服如衣服之服言著於身而不可離也不得而寤寐思服思之切也悠久也思而不得則又思之久也輾轉借車輪以喻心之不安也反側身不安也不得則不安志在必得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采取也左右采取之詳也猶取女之備禮也。琴瑟近御之樂鼓歌也友敬愛如兄弟也言采以喻女之始至故君子當以友之者親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芼熏飪成菜也左右芼雜肉爲羹而咸宜也鍾鼓皆金奏非一人之事樂則門内皆至和而大順也芼而成菜喻女至三月而成婦。友之而至於樂。則夫婦之道得而家齊矣。蓋淑女雖有宜家之德。而能樂之者仍在君子也。
夫求淑女固爲内助也然友之樂之則刑于之化至矣。易之家人九五曰王假有家其關雎之謂乎是文王之本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葛覃大姒卽事賦詩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葛藤蔓可治爲服覃廣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盛也黃鳥鸝也灌木叢木也喈喈聲之和也大姒因治葛而追叙葛之所生并及其地之景物而卉木叢茂禽鳥和鳴已昭盛世太和之象。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莫莫茂密貌刈斬濩煑也精曰絺粗曰綌斁厭也此叙治葛成服之事朱子曰親執其勞知其成之不易是以心誠愛之而服之無斁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言内言之地梱内也師女師也薄迫也污煩撋以去污也私燕

服也澣濯也衣禮服也害何也寧問安也此叙歸寧之事告歸不自專也告師氏而使告明有別也或污或澣或否於事無不詳慎也蓋寧父母之心雖切而歸事又未嘗不豫也
此大姒閒居賦耳而叙述詳贍詞氣和平淑慎之真無不流露焉是故治絺綌勤也服污澣儉也告言歸順也寧父母孝也此大姒之本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卷耳文王薦賢蒙難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采采非一采也卷耳蔓草枲耳也可入麴蘖爲酒頃欹也筐方

竹器。嗟歎聲。懷思也。人賢人也。寘置。周徧。行列也。屢采卷耳而尚不滿乎頃筐之筐。喻賢人之難得也。卷耳比賢人。即古文尚書若作酒醴爾惟麴糵之意。又歎言我之薦人固思以賢人寘之於君而使之各居其列也。此羑里之難所由致故推本言之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山行曰陟。崔嵬險峻也。虺隤罷乏貌。姑且。適多也。金罍酒器。刻雲雷之狀。而飾以金者。永長也。君位尊而紂威尤暴故以崔嵬喻之。微辭也。陟崔嵬而馬虺隤。喻周行非直不寘而已反蒙難也。第懷人而不能寘則求所以寘之之懷益永乃徒使我馬虺隤是懷之難切而亦不可不已者也。酌金罍以不永懷其正永

於懷乎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山脊曰岡。高之至也。玄黃。玄馬而黃。勞極而變色也。兕野牛。觥爵也。以兕角爲爵也。傷傷無格君之術也。高而爲岡則非特崔嵬而已。玄馬而黃則非特虺隤而已。兕觥則大於金罍矣。自傷則不止懷人矣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砠列石也。瘏痡皆病也。云何不知所以言也。吁憂歎也。列石難行。瘏痡困甚。復何言以回君心哉。惟有吁歎而已。蓋紂之剛愎非言辭所能動也。蒙難止言馬僕。此聖人忠厚之言。亦素患難而行之至德也。云何而吁。盡瘁也。憂君非僅憂家難也

文王遭羑里之難而猶懷賢憂國絶無懟君之意此止敬之臣則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樛木大姒美文王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南周南也。木下曲曰樛。葛藟藤蔓皃也。只古咫字。近也。八寸爲咫。去咫最近也。君子稱文王也。履身所履也。指日用常行而言。綏固結也。大姒以樛木喻文王之下濟。以葛藟喻已之上附。故以得配君子爲樂而徵福履之綏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荒奄。將迎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縈旋。成就也

木樛而葛附。則夫婦和順而家道正。宜其樂也。樂則居易致祥而所履皆福矣。纍之荒之縈之。謙辭也。綏之將之成之。頌辭也。此順承之妻道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螽斯媵妾美大姒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蝗也。一生九十九子。斯分張也。詵詵飛向上聲。爾謂螽也。振起動意。振而又振。繩而又繩。蟄而又蟄。皆形其多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薨薨飛墜下聲。繩列生貌。今農人於土中窆出蝻子。皆如繩也。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揖揖羽動股聲。蟄藏也。蝗不出即蟄。雖蟄不死。久仍出也。

螽本秋蟲。以羽作聲。羽者附身之物。非身之主也。而聲由之出。猶大姒雖有聖德。而不妬之令聞。仍由衆妾之多子以成之也。衆妾之子。皆大姒之子也。故曰宜。樛木美文王。而文王之德見矣。螽斯美大姒。而大姒之德見矣。

桃夭三章章四句

桃夭。美之子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實可食。夭夭。木曲直貌。灼灼。美而豔也。華花也。華灼。喻容美也。之子。猶言是子。蓋公家之女也。女以嫁爲歸。從夫爲重也。宜和順也。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蕡大也。實蕡。喻宜子也。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蓁蓁盛也。葉盛。喻媵御多也。家人。一家之人也。

文王大姒之德盛。而女公子之嫁也。亦宜其家。則德化自家而國矣。

兔罝三章章四句

兔罝。志切求賢也。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整飭貌。兔小獸。前足短。罝網。椓擊也。丁丁。椓杙堅正也。赳赳武貌。武夫。強勇之士。公侯。皆五等君爵之尊者。干盾也。干城。皆扞外衛內之具也。言兔者猶知設罝以網。兔喻人君於賢者。尤不可不羅而致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施。設也。逵。九達之道也。仇同逑。君之求臣。與夫之求婦同。故尚書典謨稱臣皆曰女。承上章而言。椓罝設於何所。其在中逵大道乎。武夫可爲干城。而公侯能不以爲好逑乎。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中林。林中也。隱僻之地。腹心。同心一德也。中逵不已。而又中林。無地不旁求也。求之旣得。而以爲腹心。信任之至也。

此詩疑亦文王所作。稱武夫。以才言也。其曰干城好仇腹心。皆想慕之辭。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同意。此其所以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而成多士之寧乎。

芣苢三章章四句

芣苢賢才衆而采取無已也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芣苢止當作不已無用之艸采始求有既得也喻賢才必求而後有雖無用之物時猶有用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掇拾也捋取其子也喻賢才見則必取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袺以衣貯而執其衽也襭以衣貯而扱其衽於帶間也喻賢才既多取之不可有遺也

此詩疑周公所作其有吐哺握髮之勤乎。是周之極盛也。

漢廣三章章八句

漢廣刺昭王娶房女爲后而又南征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南謂江漢之閒上竦無枝曰喬休息也息當從韓詩作思語助也有鄭重而言之意喬木無陰故不可休漢源嶓江源岷游蕩也女而游非不出之義與窈窕淑女相反故不可求昭王娶於房其國近楚國語言丹朱馮身於房后而生穆王語雖近誕然其好游而不淑蓋亦可見泳水嬉也方並舟而行也漢合江則廣江入海故永也歷言不可深戒之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傑出強梗貌錯雜也楚木小而勁者之子謂昭后秣飼也馬從嫁馬也楚木雜於薪中特出強梗當薪刈之以喻南方荆楚諸國梗化不服當征誅之不暇今乃反娶其女爲后而秣其從嫁之馬乎蓋游女雖不可娶而房女已爲后故直譏其于歸秣馬也若南征則禍不可測故下四句不易一字而又再三言之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蔞蔞蒿蒿之堅大者駒馬之小者

西周之治至昭王而始衰荆楚始叛而其本由於房后之不淑遂致南征沒於漢水是時周之天下猶全盛也。而昭王首離其禍。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以陰教爲首務哉。

汝墳三章章四句

汝墳傷西周之亡善秦能勤王也平王東遷棄西周於秦使自有之西周人送王者傷周之亡善秦之至而作是詩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遵循也汝水之源甚彰若爲東遷所經之地當在今陝州屬盧

氏靈寶縣間墳大防也條木之榦也枚本也曰未見追溯之辭君子蓋指秦襄公也惄飢意也調一作輖重也言伐其枚識乎王之棄西周爲自絕其本也平王去而西周無王矣未見君子惄如調飢者周既遭亂苟又無君以主之是重憂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肄餘遐遠也平王雖東。使少留一二重臣以鎮其地。是尚有餘業也。今盡室不顧。委之於秦。則伐肄無餘矣。及見秦襄公而後喜襄公之有志興復殊異乎王君臣之棄之而遠去也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魴鯿也赬赤色魚勞則尾赤主室謂西周也燬毁於火也凡物之毁不完具而已毁於火則成灰燼。復何有哉。父母者親愛之辭即君子也孔甚邇近也魴魚赬尾喻民勞也王室如燬傷國破也曰孔邇則不特不遐棄而已讀末二句而知西周之民忘周而戴秦也

西戎之難平王東遷秦襄公以兵送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以岐西之地此詩所由作也夫以周先王創業之難而平王棄之如此其易於以見民心之無常主。而此詩爲萬世之龜鑑也。

麟趾三章章三句

麟趾美文王子孫之多而仁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靈獸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盛興貌于同吁于嗟歎美辭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定額也麟有額而不以抵也姓子姓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角一角角端有肉族同宗有服者

此詩本美文王子孫而作亦文王時詩也聖人取殿周南傷周之衰今不同於昔也故重于嗟之歎有斷章之義焉。召南騶虞亦猶是也。

周南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周之興也以陰教爲齊家之本以求賢爲治國之先而卷耳蒙難不忘薦賢爲國尤爲臣則之極此其所以有天下也及其衰也游女先之其亡也國無人焉夫亦可以觀世變矣芣苢以前詩列八篇。詳開創之艱也。漢廣汝墳。止存其二。警衰亡之易也。十篇之中。政教得失之效。已爲完備。殿以麟趾者。猶春秋絕筆於春狩。而周易終於未濟也。故召南以騶虞。國風以豳。二雅之後。殿以周頌。皆斯義也。

召南一之二

召。即召公奭之采邑。今召亭在岐山縣西南。周爲國號。召爲卿邑。周爲君立本者也。召爲相出治者也。故周南皆周人所作。而召南皆南國之人詠周之詩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鵲巢美國歸大姒。美文王親迎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鵲鳥善爲巢。鳩性拙不能爲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喻君有國而夫人歸之也。之子謂大姒也。周禮軍法二十五人爲兩。二千五百人爲師。君行師從。故百兩也。御。御車也。昏禮壻親迎。授婦綏。御婦車周輪如儀而後授僕。重其事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方。並居也。猶男女居室也。將。迎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盈。滿也。謂從媵多也。成。昏禮成也。

鵲巢百兩之御。女歸待男行之義也。禮始於謹夫婦。關雎求淑女。鵲巢御百兩。其必以大昏爲大。親迎爲重乎。

采蘩三章章四句

采蘩士妻助祭公宮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蘩。皤蒿也。始生可爲葅。沼。池。沚。渚也。事。祭事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山夾水曰澗。宮。廟宮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被。髲也。即次也。士妻助祭於公之首飾。僮僮。竦敬貌。夙夜。早夜也。謂昏時祭必向晨而豫。夙夜敬之至也。公。公所也。祁祁。舒遲貌。歸祭畢而歸其家也。當祭而竦敬。祭畢而舒遲。和敬合宜也。

士妻助祭能敬。則士能正其家矣。故士射以此詩爲節。

采蘋三章章四句

采蘋大夫女教成於宗室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蘋藻皆水草。蘋萍之大者。藻聚藻也。濱。水厓。行潦。流潦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筥。圓竹器。湘。烹也。有足曰錡。無足曰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奠。置也。宗。大宗。大夫之祖廟也。室。廟中西夾室也。牖。室中之牖。所謂奥也。尸。主也。齊。敬貌。季。少也。女。未嫁之稱。教成之祭猶學士之舍菜。故止以季女尸之。采蘋藻奠之牖下而已。

大夫女將嫁必先教於宮室。教而有齊。則大夫能正其家矣。故大夫射以采蘋爲節。采蘋次采蘩。先公室而後私家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草蟲南國喜見文王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喓喓蟲食草聲趯趯躍貌大陸曰阜君子謂文王也忡忡憂貌覯遇降下也言食草有蟲躍阜有螽喻殷政貪虐民不聊生也未見而憂望之切也既見而降慰所願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南山終南山也蕨菜名鼈也惙惙猶忡忡也說同悅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薇似蕨而差大夷平也按蕨者厥也拳曲不獲伸遂之狀薇者微也衰弱不能盛大之狀二物雖生似之凡詩引薇蕨為興者皆勞苦告哀之辭也曰既見而又曰既覯者非特一見而已又有遇合之感焉三章重言深幸之也

此詩當在采蘋後蓋錯簡也今改正鵲巢之三止言家道之正以齊家為治國之本也至草蟲而文王之化始被南國矣

甘棠三章章三句

甘棠南國美召伯也召伯布政南國偈舍甘棠之下南國之人思其德故愛其樹不忍傷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葉盛能蔭物貌甘棠杜梨也白者棠赤者杜翦翦枝葉也伐伐條幹也伯即伯仲叔季之伯茇草舍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敗壞憩息也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愛愈深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拜屈也說同稅止也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

草蟲美文王甘棠美召伯主治者文王而宣化者召伯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行露南國不善殷政也殷王暴虐羣小用事讒慝多而獄訟繁南國化於文王故不從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厭浥浸潤意行露道上之露也以夙夜之行被厭浥之露喻勤於服事而反被浸潤之譖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雀鳥之小而淫者角能抵觸爭勝之具喻小人之淫而善爭也雀本無角而能穿屋則無角如有角矣女即指飛廉惡來之屬無家非若伊巫諸侯之世臣舊德也誰謂云者嬰倖有權也速

我獄速於致獄能作威也室家不足如雀之淫則帷薄不修不能正家焉能服人乎醜之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鼠獸之小而貪者言牙猶以口舌傷人喻小人之貪而善讒也訟質是非也讒言多莫須有故速訟也不從心不服也

此著殷之暴亂天下所由叛故文王化行南國而三分有二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羔羊南國美文王朝商有威儀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小羊也皮可爲裘禮表裘不入公門。必加朝服。朝服以白。裘與服稱。則羔裘亦白。素絲裘當胷見美之飾色欲純故絲亦素也紽絲高出皮上之狀五者命數之節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及其入朝皆同子男五命。厭於至尊也。退食食禮畢而退也商之賓諸侯以食禮爲大也。自從也公內三公也王不親享。則委之三吏。委蛇雍容也不迫有威儀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皮無毛曰革去毛以飾絲也緎域也飾絲如界域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縫兩皮合處也總聚也

行露惡殷人之牙角羔羊美文王之委蛇諸侯雖欲不叛商而歸周不能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殷其靁南國閔文王遭羑里之難而望其歸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雷聲寓紂之國號而言也靁喻紂之震怒也山南曰陽在山陽言其近也何何故也斯語辭違不順也遑暇也振振仁厚貌君子指文王也言殷雷震近南山不知何事不順於其心也莫敢或遑者非特文王服事之忠即南山諸國從周事殷者亦莫

敢或遑也再言歸哉庶幾免難而歸望之切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或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息休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處居也

傳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奇謂愛之譜此詩可謂愛之至矣此文王免難之由也而史云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不亦妄乎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摽有梅急取士以待貢也古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擊取也梅實酢可和羹求士取興摽梅卽古文尚書若作和羹爾惟鹽梅之意庶衆也迨猶殆也將也吉吉日也擇吉以聘也梅實取三留七以喻求士擇吉敎聘不苟也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梅實取七留三以喻求士卽今旁招不敢緩也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塈旣也盡也謂之興之語也梅實頃筐盡取以喻求士與語有一言可採不敢遺也

諸侯急於求士天下無遺賢矣此詩猶周南之芣苢亦有周極盛之治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小星媵妾安命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當作暳微明也日象君月象嫡故媵妾以星自喻小光小也三心五噣喻嬪御之有班位也宵征夜行也宵征在公所以均寵百姓先王之制也寔同實命天命也不同者不能同沐君恩則嫡之專妬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參昴西方二宿名衾被也裯牀帳也抱之以侍御也猶謀也備內官而不御敘是命不謀也

宮人貫魚不敢當夕禮也不可云命不猶矣若嬪婦有位而不御能無怨乎此怨詩之始也而辭旨溫厚若不見有怨者然於此見禮敎之隆先王之澤之深也其周室始衰內敎始替乎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江有汜待年之媵怨嫡不與偕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水決復入爲汜以江有支流喻嫡有妾也之子謂嫡也能左右之曰以言始雖不我以其後當自知非禮而悔乎猶望之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渚小洲也與與俱歸也處安居不悔也繼疑之也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沱江之別流不復合者故終以喻不過也過適之而與俱歸也嘯蹙口出聲以舒憤也終不我過故嘯也嘯而無益故仍歌以自遣也

小星備媵而不御江汜待年而不歸則嫡之專妬甚矣三章皆以江起興蓋媵女近江漢之子卽謂昭后歟。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野有死麕刺士無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麕獐屬茅菅類包裹也春者天地交泰萬物交感之時故女亦有懷也吉士美士也誘者因其懷而引以不正也因春有懷雖不及淑女之貞靜亦人情所不自已者乃名為吉士而以不正引之則壞禮義之防棄廉恥之道矣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樸樕小木也無角麕有角鹿純束包之固也如玉言無瑕也女之懷春雖發乎情猶止乎禮義也夫麕鹿微物愛之者猶不忍污乃名為吉士既不自愛而并不為人地乎深罪其誘之傷俗敗倫也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舒和緩也脫脫善誘貌醜之也感動帨巾尨犬也末二句設為女子拒之之辭言無禮之人犬猶知吠乃名為吉士而曾犬之不若乎深疾之也

周衰禮廢始自膠庠士之敢行無禮者必有所恃以無忌憚也然風氣猶淳人心猶正故時人作見而深惡之形於歌詩以為譏刺也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何彼襛矣傷東周之弱諸侯無王王迹遂熄也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襛盛也一作穠唐棣移也曷何肅敬雝和也姬周姓也春秋莊公元年十一年兩書王姬歸于齊元年王姬齊襄公夫人也十一年王姬齊桓公夫人也此詩所咏本歸襄公之王姬譏創始也若聖人刪詩則又重在桓公以襄公為不足責而桓公則創伯無王故也禮諸侯親迎必百兩御之况尚王姬之貴乎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云者言以王姬之貴曷不待侯氏之親迎而顧如媵妾之賤止見車之往乎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李實可食王姬本桓王之子平王之曾孫而曰孫統曾玄而下皆孫也齊侯之子者襄公名諸兒桓公名小白皆僖公之子也

不直曰齊侯而加之子者正名定分也襄公雖僖公嫡子然未嘗誓為世子迨僖公卒終喪又未嘗以士服入覲受命為侯則齊侯之子而已若桓公本僖公庶子因亂篡國尤為非正故襄公雖嫡而不可云世子襄公桓公雖俱為君而不可稱齊侯尊王命也平王之孫天孫之貴也齊侯之子則賤之至矣以至貴而媵乎至賤則王室之卑甚矣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此又以釣緡而傷之也緡綸也言釣之以絲甚微者也而今之絲直變而為緡焉曰伊異而怪之也於何見之以齊侯之子之賤而竟敢媵平王之孫之貴也詩人不斥桓王而曰平王者東

周王迹之熄乎王爲之也
汝墳作而西周亡何彼襛矣作而東周卑於列國王迹熄矣
故汝墳咏王室此詩咏王姬見二南之盛不可再而衛風之
後主風列焉與諸侯無異也此詩兩舉平王又以見西周之
亡東周之弱皆平王自取也王迹熄而伯業興故二南之詩
終於平王而春秋之作莫詳於桓文也周南終於秦興繼周
者秦也召南終於齊伯創伯者齊也故孟子曰詩亡然後春
秋作

騶虞二章章三句

騶虞王時田也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茁草壯盛也葭蘆也發發矢豝牝豕也壹發不多殺也五豝物
阜也此倒句文言五豝雖衆而王者止以壹發習時田之禮也
騶趣馬虞虞人騶掌贊正王馬虞掌萊所田之地皆時田之有
司也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蓬蒿類豕一歲曰豵
此周室盛時田狩之詩故王射以之爲節王者時田以張皇
六師而諸侯畏威而服天下所由治也周南殿以麟趾而于
嗟傷人亡也召南殿以騶虞而于嗟傷政熄也

召南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鵲巢之三召南雖化行南國而齊家爲本也草蟲以下
君美文王臣美召伯殆所謂日闢國百里者乎至小星
江汜興媵女之怨歌野有死麕刺吉士之無禮而致教
始衰矣然作倡者嫡先於妾男先於女則影之不端由
於表之不正可知也殆王姬下嫁有同賤媵而東周不
可爲矣春秋能不作乎

邶一之三

邶鄘衛三邑本殷環都舊地名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
之衛邶城今在河南彰德府湯陰縣東邶殿也鄘墉也衛

護也猶漢三輔也或云即沬邦邶沬音同亦水名武王封
康叔於衛邶爲屬邑鄘益亦爲屬附庸三風之詩本統於
衛而必加列邶鄘者存前朝也存前朝則知所自來矣然
則何以風不列宋曰宋雖有風不可錄也欲錄其詩之合
於大義者則且傷宋之衰念商之舊也故聖人寧於三百
之外別錄商頌五篇

柏舟五章章六句

柏舟石碏憂國也莊公夫人莊姜無子以娣子完爲己
子莊公惑於嬖妾妾子州吁有寵完雖爲世子而無感
故石碏憂之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遨
汎流貌柏木爲舟堅緻任載汎其流者無人操作則隨流而汎
泛無依薄也耿耿小明也心有憂則身雖卧而心常耿耿也隱
深幽不可見也微猶非也敖同遨敖遊亦以解憂也水以載舟
亦以覆舟故古者喻君多言舟以君道如涉險而多危也此指
桓公而言以柏爲舟舟之美者也然使之不安其位則汎流之
舟矣能無憂乎不直曰隱憂而婉其辭曰如有者簒弒之禍不
忍逆億也又曰非無酒以敖遊則其憂無時或釋矣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鑒鏡茹納也兄弟同姓貴戚之臣據依愬告也心雖非鏡而照

物自明不可茹猶言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兄弟不可據俱膺祿
貪鄙止知目前固位不計將來大患也往愬逢怒則非特諫之
不聽而已彼謂莊公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謂之儀棣棣有序貌言尊卑各有
定分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也不可轉不可卷言止知
大義不能依阿從亂也不可選言嫡庶自有定分不可寵庶奪
嫡有所選擇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悄悄憂貌慍怒意羣小附州吁者閔病也辟拊心也摽擊也慍

于羣小桓公見惡於州吁之黨也覯閔受侮則州吁恃寵而驕
閔侮乎桓公也寤辟有摽憂思之深不自知其沉痛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居諸猶言高明也迭更微虧也匪澣衣衣既汚而未澣也奮飛
如鳥奮翼而飛去也日天子之象月諸侯之象是時宗周既衰
而衛又將有簒弒之禍故云胡迭而微也思之切曰思服憂之
切曰如匪澣衣皆以衣喻其不能去也不能奮飛者碏於國爲
貴重老臣義不可去也
石碏純臣也其於州吁簒弒之禍久已見微知著矣但大權
既不屬而在位諸臣又無一可據者不能不極之隱憂也卒

誅州吁而立晉可謂不負其志者哉抑繼二南首錄此詩重
臣則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綠衣莊姜失位自傷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衣禮衣也古者男子禮衣
皆襌象陽奇也婦人禮衣皆袷象陰偶也衣袷故有裏鞠衣色
黃后夫人親桑之服綠則禮衣無是也以綠爲衣而黃爲裏則
禮褻易用猶莊公愛妾而賤嫡也憂非怨失位也有後患無窮
之慮焉已止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上曰衣下曰裳裳雖有黃而綠衣黃裳則貴賤易位妾尊於嫡矣亡猶忘也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女謂莊公也治漚染也此探本而言也綠本不可染絲而欲治之爲綠則必至爲衣而後已猶妾本不可嬖之太甚今莊公必欲縱而嬖之則不至奪嫡不已也俾使訧過也思古人以期無過亦聊以獨善其身家國之患不能代爲謀矣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淒寒意絺綌遇風而寒喻已失位之象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

庶幾於心無不自得也

莊姜失位不怨而能以無訧自勵古人自獲可謂賢矣故禮必始於謹夫婦辨嫡妾此著州吁簒弑之由

燕燕四章章六句

燕燕莊姜送戴媯也州吁既弑桓公桓公之母戴媯遂大歸於陳莊姜送之而作是詩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鳦玄鳥也重言燕燕莊姜以喻已與戴媯也飛分散之象差池分散也居常連翼飛則各張其羽而散以喻戴媯之歸也之子指戴媯也歸大歸也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頡仰頏俯兩燕相儕不忍遽分之狀將送佇久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下上其音亦兩燕相語之意于南陳在衛南也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仲戴媯行也以恩相信曰任塞實淵深終竟溫和惠順也先君謂莊公也勗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此美戴媯之賢而又述其留別之語也思先君者言身雖遠棄尚當以先君爲念也

此存州吁簒弑之案又以結上二篇起下二篇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日月石碏怨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乃如之人斥州吁也逝語辭古處以古道相處也簒弑之賊而止云不古處者難於質言也定定君位也厚嘗問定君於石碏故曰胡能有定以日月喻君之臨下如州吁之不古處而欲定爲君豈其人乎云寧不者猶冀其我顧而去州吁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冒覆也不相好拂人性非人情也報答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月出自東方猶帝出乎震也以喻人君必自世子即位未有暴弒之賊可為君者也已所行曰德。人所稱曰音。無良言暴弒也胡能有定俾也可忘言暴弒之人豈能定位而竟以父為可忘而不念耶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畜養卒終也怨厚之至無可歸咎而歎父母養我不終也述者所以終前人之事也故父尚作而子尚述報之以不述是必助亂賊而不可回者也深怨之也

此詩雖怨厚而懇切訓導猶有冀其去州吁而改過遷善之意蓋父子天性或庶幾其逭於罪而可免於死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終風，石碏惡厚而猶思之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謔戲浪蕩悼傷也終日如風之猝絕無畏忌也顧我則笑者父亦可侮也如是而為已子能不中心悼乎言詳舉厚之惡德而不及助逆亦不可言也言風言暴在其中矣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霾雨土蒙霧也亦喻昏暴之狀惠然肯來者一隙暫明有時來見也然來者其偶而我既莫往彼亦莫來者其常故又不能不思之非止為不來而思正思其莫來之風霾更不知何如也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曀日為重雲所蔽而晝昏也不日有曀猶言無日不曀也皆以喻昏亂之極願猶原也再也嚏噴鼻也人氣感傷閉鬱又襲風邪之所為也寤言之則不能寐再言之則至於嚏憂傷之甚也

曀曀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陰而曀曀昏黑之重陰也雷而虺虺暴毒之震雷也喻厚惡日深而甚也懷憂思也

終風作而石厚誅罪在不赦也所以美石碏之大義滅親而尤嚴鋤亂賊之羽翼也故惡州吁無詩而惡石厚有詩

擊鼓五章章四句

擊鼓，怨久役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鏜擊鼓聲踊小躍大用兵之狀兵戈戟之屬土土功國國中也漕邑今河南衛輝府滑縣南行平陳宋也擊鼓者集從行之人也用兵者飭啟行之具也或土國或城漕人各有役也獨南行尤行役之遠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孫氏仲行子仲即林父等之祖時行人也平成也合二國之好也陳宋皆衛與國以猶與也禮卿行旅從子仲以國卿合二國之好而其旅從行久不得歸蓋合好尚無成說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居不歸也處久居也合好無成說而久留人國故主人亦厭而待客禮疎至於喪馬也野外謂之林言馬逸之遠也蓋牧圉俱以久役怠於其事而主國之有司亦不爲詔相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契闊勞苦也子指其家而言成說猶成言也言夙有成言雖有死生契闊而不相棄也偕同也以下二章皆久役思家之怨辭也此追叙在家之言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闊契闊也活生洵信也信同伸言今者契闊如此幾不得活前約之信恐不能伸也

行役日久使事無成而令徒旅興嗟則國事可知矣春秋之初王迹已熄伯業未興強侯各擅糾合盟會頻而使令煩故詩人之怨有如此者

凱風四章章四句

凱風孝子自責也時有七子之母猶欲不安其室而七子卒能自責以安母焉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稚弱者也劬勞病苦也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己幼時而言母生

眾子甚劬勞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聖叡令善也棘可爲薪則成矣然非美材以喻己之無善也母本聖善而己不令深自責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浚衛輝府濬縣泉出於地猶能滋益於地乃母生七子而猶使母勞苦乎責己事母不如泉也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睍睆目圜好貌慰安也彼有目之黃鳥猶能成百囀之好音乃七子成人而莫能慰母則亦必無令聞曾鳥之不若矣此乃自責之至而又以幾諫也蓋爲母者即欲不安其室亦不忍子無令聞也天性切至之言誠無不格矣

易曰幹母之蠱不可貞蠱者惑也貞者正言之也蓋母之有蠱一時情欲之惑非可正言之也若七子之自責以安母可謂能幹母蠱而得中道者歟

雄雉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士躁進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雉野雞泄泄力盡而羽弛垂也懷憂思也詒遺也伊指雉爲喻也阻者不能前進之苦也雉性耿介雄者羽尤文采故士取爲

擊之其德也然雉飛遠不過三丈高不過一丈即不能再飛故
以詒阻憂之喻士好奔競速進必有顛蹶之虞也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展誠也君子有德之稱雉雖能鳴然亦不以音見長也今乃飛
而下上其音喻士不務實學而惟徼取虛譽以干進也下而友
朋上而君相皆聞其名展君子矣然盛名難副而過情之聞亦
人所恥故曰實勞我心深為之憂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日月喻君也悠悠我思代為思得君也來至也徼名躁進則倒
行逆施其道愈遠終不能至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時士習大壞故呼百爾君子以眾戒之得於心曰德行於事曰
行忮害求貪臧善也凡干祿躁進未有不忮求者然忮求之用
終不能臧故又言其不知德行而終為之忠告也不忮不求即
德行也
士為四民之首凡以興仁講讓國之所與立也士習壞則先
王之禮教廢而國有亂本矣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士急干祿不度時勢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甘曰瓠苦曰匏皆瓜屬匏苦故葉亦苦也濟渡處也行渡水曰
涉厲危也揭高褰其衣也匏苦不可食濟深不易涉喻士當力
學匏為甘瓠不至繫而不食又濟有深處亦當量力而涉也夫
濟深非必不可濟但徒涉有濡首之厲不可不謀其具也若淺
者乃可揭衣而過耳苟視深如淺鮮不沒焉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瀰水滿貌鷕雌雉聲濡沒也軌車轍也雌雉文從隹言鳥之小
者牡文從牛謂獸之大者濡軌有償沒之患求牡則非類不應
皆勢必不行之事也若濟盈而冀不濡軌以必於濟雉鳴而必
求乎牡以望其應則亦不自量之至矣濟盈喻行險儌倖求牡
喻援上不答也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雝雝聲之和也鴈陽鳥也旭日初出也歸親迎以歸也泮解也
此即士之取妻為喻也昏禮士奠鴈以昏旭日始旦非其時也
且歸妻即不可過時而畢之至者亦必迨冰未泮若自夏以後
皆非取女之時矣上章喻不度勢此章喻不審時也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招招號召貌舟子舟人濟渡者也卬我須待也此又以濟涉喻
也言濟既有舟又有舟子相招非無人共渡而徒涉可比故人
皆往涉而我猶不敢也所以否者必得同志之友與之共濟詳

慎之至而後庶幾利涉也。然則挾持無具。孤獨以往。而又違時犯難。其能有濟乎。

晉衛之士他國所不能及。而猶有雄雉匏葉之譏。則在上者於教術可不慎歟。

谷風六章章八句

谷風。逐臣怨也。君不可怨。故託爲棄婦之辭。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習習重沓相因也。谷風。谷中之風。寒風也。寒風沓至。陰雨相乘。喻艱困時也。黽勉竭力也。言艱困之時。旣竭力一心以相濟。則

今不宜有怒矣。葑蔓菁也。菲葑類。下體根也。葑菲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不可食。采之者不可以根之惡而全棄之。猶人不可以一眚而揜大德也。末二句即同患難約誓之言。莫違猶莫逆。同死猶偕老也。述昔言以見今之不然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遲遲足不進也。心有違者不忍遽舍而去也。畿疆也。禮人臣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今送者不遠。是不先於所往也。且及疆即止。是并不導之出疆也。故再言伊邇以異之。言無恩禮也。荼苦菜。薺甘菜。以荼苦爲甘。喻己去國之苦

更甚於荼也。宴樂也。新昏喻用事之臣。如兄弟。親任之至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涇水出今甘肅平涼府鎮原縣开頭山。渭水出今甘肅蘭州府渭源縣鳥鼠山。涇水本清。至陝西西安府高陵縣西南入渭。自入渭而始濁。是濁在渭而涇原未濁也。湜湜清貌。沚水渚也。故但觀其沚。而涇之本清可知矣。屑潔。以與也。宴新昏。新臣用事也。不屑以。故見逐也。是不辨清濁之原委也。逝往也。梁堰石障水以通魚者。發起也。笱竹器。以承梁空而取魚者。梁笱喻己在國施設之政治。毋逝毋發。喻其有益於國。不可輕改也。閱歷也。

終言我身既不能親歷其事。又何暇憂及身後乎。蓋此身雖去。而戀戀故君。情不自已。且又傷其無益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方並木爲舟也。行水曰泳。浮水曰游。有已得者。無未得者。有喪喻急難也。匍匐手足並行。竭蹶之狀。此章極陳昔日致身事君。無不盡心竭力。以起下章也。

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慉養也。阻隔絕也。售賣物出手也。承上章言今乃不但不我養。

而反以我爲讎蓋我前日之德旣已隔絕故我亦如賈之不見售也育恐生之於恐懼也育鞠生之於鞠窮也及爾顛覆同患難也又言昔者患難相共其得以生育者皆我之力何今旣得生育而視予如毒乎旣云爲讎又云比毒極言見惡之甚勢不能容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旣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旨美也蓄積聚也旨蓄喻家稍之屬御冬猶言爲退老子孫之計窮被逐而無家也屢言宴爾新昏深怨任事之臣主謀逐之也洸潰俱動色惡懟之狀肄習也言洸潰旣時時詒我我雖欲

不去而不能也塈旣也盡也無所不用其極也言獨不一念昔者而竟於我情誼之薄無不備極乎猶冀君之悔悟而賜環也此盖宣公爲亡公子時同患難之臣藉其力以歸國旣即位間於執政而被放者故其辭直而憤然怨懟亦太甚矣聖人錄之盖以其眷慕舊君情不能已於怨非悻悻者可比也故曰詩可以怨

式微二章章四句

式微寓公之臣閔君也黎侯失國寓衛其臣閔君之日微故勸使歸也今山西潞安府西南有黎亭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式發語辭微衰也再言之者言衰之甚也微猶非也中露露中也言不歸徒有沾濡之辱而無人芘蔽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君臣一體故曰微君之故非怨君也

寓公而至中露泥中則主國館客之禮廢非特不能救患分災也衛政之荒可知

旄丘四章章四句

旄丘責衛也黎侯失國寓衛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故黎人責之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旄丘丘名誕闊也叔伯謂衛臣也不斥君而言叔伯猶盖臣僕夫之謂多日言其久也鄭箋云土氣緩則葛生闊節盖以喻衛之緩於救患爲失其職也故以何誕節起何多日皆怪而疑之之辭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以他國之師也何其處之安殆必俟與國耳何其處之久殆必連數國之師耳皆代爲原緩救之故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蒙戎亂貌言敝也與同同與國也言客久裘敝非我不東至衛

而來告也何叔伯至今尚無與同而見救乎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子黎侯之子也蓋是時黎侯已卒而其子尚寓衛也褎如盛服貌充耳瑱也言黎之君臣如此式微待救而衛之叔伯方且盛服充耳若無事者然又以充耳喻塞聰人雖告急而不聞也夫至褎如充耳則望救之心亦絕矣

衛為北州大侯同方之國救患分災固其職也然以宣公之荒淫方自治之不暇焉能恤人錄式微旄丘見衛既不能修方伯之職亦將自及也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簡兮賢人自明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簡略也再言簡者脫略之至也於事無所拘礙雖伶人亦可榮不恭之極致也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日中將舞時也前階前也上高也上處近庭之處將舞時所立之位也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碩大也俁俁大貌庭堂下當階中地也轡韁也組織絲為之言其柔也兼言射御角力才無不備也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籥如笛三孔執之以吹亦以舞也翟雉羽與籥皆文舞也赫亦貌渥厚漬也赭赤色酒容也公言錫爵即儀禮燕飲獻工之禮也此詳言舞事也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榛似栗而小可供籩實下濕曰隰苓卷耳也美人謂文王也山隰有榛苓言天下未嘗無材也故思文王惟文王能與多士也然而美人已往徒使人仰慕乎西方耳此章始寓不得志之意而猶託之西方美人情彌厚而旨彌深矣

賢人隱於賤官而上不能舉則在上者非蔽賢竊位即無知人之明者也衛之日衰也宜哉

泉水四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衛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衛欲歸而義不可故作是詩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毖深藏難出貌泉水出今衛輝府輝縣蘇門山俗名百門泉又名搠刀泉世直名為衛源矣淇水出彰德府林縣浮山至濬縣與泉水合水上出曰泉凡地中之泉多靜深而不外流猶女子居內無外事也然衛之泉水尚流于淇則女子雖當守不出之義亦何妨至衛乎孌好貌諸姬即下文姑姊也聊且也謀謀所懷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泲水出河南濟源縣王屋山禰禰廟也女子之嫁由於禰廟一宿曰宿餞祖道送行之禮也謂我姪者吾謂之姑女兄曰姊此言始嫁之時出宿於泲則飲餞於禰矣但女子之有行惟有嫁時遠父母兄弟而已未聞可以更歸也今試問諸姑姊尚有可歸之禮乎時已無父母故無歸寧禮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干水厓也言婦人嘉會言語之所在房中即梱內也脂以膏塗舝也舝車軸也以車加舝而行也還旋遄往邁速臻至也瑕玉之病也不瑕猶言不為病也此又言今者欲歸則當出宿于干且先飲餞于言參膏舝設車還車而往速至於衛於事亦不為病而豈有害於禮乎自商而自疑之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肥泉同出異歸曰肥猶女子始本衛人而獨歸他國也蓋指肥泉也不能同歸故永歎也然雖不能歸而思衛之心終不能已故既思須又思漕皆衛地也或者駕車出遊以寫憂乎言即不可歸衛豈并不可出遊亦寓言也寓歎也

衛女思歸不得錄以重男女之別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門賢臣艱困不自得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北門背陽日光所不到喻君恩所不及也殷殷憂甚也終長也窶以多人居狹陋局促不能安也且更貧窮艱難也是言莫知不可斥君也諉之於天無可歸咎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適之也政事國事也一猶皆也埤附讁責也言王事國事皆委於我勞苦甚矣而窶貧之至室人又怨則內外交困所謂艱也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敦尊也獨也遺貽摧挫也

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君之使臣○豈可徒責以事○而不知其艱乎○然北門不懟其君而歸之於天亦可謂善怨者矣○

北風三章章六句

北風國將亂而賢人避去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寒風也涼寒氣也雱雪盛貌皆以喻政令慘急為國將危亡之兆惠愛行去也言有惠而好我者惟攜手同去耳攜手喻行之當速而不及持他物也虛無賢人也邪無正人也亟急只近也且語辭國而虛邪則禍迫矣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喈疾也霏雪分散也歸去不返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赤戎服色黑祭服色狐邪獸烏惡烏以喻當國用事皆邪惡之人也車有爵位者雖有祿位亦不可戀而不去也

亂邦不可居而去之尤不可不速讀此詩者可以見幾而固有國者之龜鑑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

靜女思隱士也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

靜女幽閒之女不求嫁者以況隱士志不求仕也姝美也城隅隱僻之處隱士在城之居也愛慕也不見訪而不遇也搔首踟蹰不自得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管筆𤨏也煒赤貌女即指管言以管喻靜女也管言其材煒言文采外見也蓋言士雖不仕而材藝威儀無不備具故說懌之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牧外野也隱士在野之居也歸亦貽也荑茅始生者柔順潔白故云美且異也女即指荑言上章以管喻材藝威儀此章以黃喻性情德行而又以非黃之美歸美於人愛慕之無已也

愛慕隱士而無招隱之辭豈亦以世亂當隱而有偕隱之志乎

新臺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宣公也宣公爲子伋娶於齊至於河上遂自娶之國人爲作是詩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新臺新築之臺也泚臨水貌瀰瀰水滿貌燕安婉順也籧篨粗竹席也編以爲囷其狀擁腫遂又爲人醜疾之號鮮美也新臺河水指昏娶之地燕婉之求以昏禮本嘉禮也若宣公之娶宣

姜是何異於籧篨矣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洒映水清潔貌浼浼水平貌殄古腆字善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鴻大鴈離麗也魚潛在水喻伋鴻飛在天喻宣公爲君父也戚施如蟾蜍亦醜物也

昏禮廢而亂亡隨之故春秋譏不親迎此詩尤足證也傳云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爲之娶於齊而美遂自娶之生壽及朔夷姜縊夷姜事有論并附　二姜之事宋洪容齋隨筆已辨其誣顧震滄作春秋大事表盡本之見也顧之核年月較

事理視洪似詳而其闕左氏所見略同蓋古禮久湮自左氏已不能循其原委故不得不曲爲之說二子能闕其妄是已而究未晰其所以致妄之故夫禮始於謹夫婦故娶妻必親迎所以别異於奔妄也而士大夫之制雖束修之問不出竟則昏亦不敢越竟矣文王親迎於渭莘國在渭之涘也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即天子大昏之禮間關而逝者也雖然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是以昏禮天子必殷國諸侯必朝會於天子大夫亦有因聘使而越竟以娶者凡以重禮厚别謹嫡庶也公羊傳言宋三世内娶非譏宋公三世不行越國親迎之禮降尊失體僭於大夫士乎若乃始爲大夫昏不越竟繼爲諸侯則又娶於隣國不嫌再娶者天子諸侯與大夫名位懸殊禮亦異數而后夫人之下原有世婦之班凡所以奉天地社稷宗廟者固不得不别求内助以崇重其儀也夫宣公衞之庶孽也獻公即爲武公世子而世子原無昏禮止與士等則夷姜齊姜本皆爲公子時娶於國内者也及爲諸侯而宣公又娶於齊獻公又娶於賈始以夫人禮此古禮所固然左氏既不詳其禮又不考其事而漫爲惡名以加之束足傳信也哉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此之謂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傷伋壽也宣公納伋之妻是爲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殺伋先待於隘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不可逃也壽竊其節達以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顧言思之中心養養

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同影中心心中也養養憂不定貌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顧言思子不瑕有害

逝往也不瑕有害者言果不爲禍乎恐其有害也

宣公之惡至於殺子不顧則忍心極而天性亡矣是故邶風終於二子乘舟以爲衞雖亡於懿公而其所以致亡之由實宣公爲之禍階也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聖人於二南之後首録衞詩而先之以邶何也蓋邶者北也背也於地爲幽暗於時爲閉塞東遷以後春秋之世王道不行夫理將泯之會非獨一衞然也故當其時君不君父不父夫不夫三綱斁矣幸而爲臣爲子爲妻者猶先王之餘澤或能幹蠱自靖稍爲維持於其際然本實先撥迨皆不至敗亡漸滅不已者也今觀邶詩十

有九篇不為不多類皆幽憂抑鬱無一優柔和平能自適其性情之正者此後人所以有變風之說歟。

鄘一之四

鄘城今在衛輝府新鄉縣西蓋商都之西邑也至周而地名猶仍其舊故聖人即借之以取義

柏舟二章章七句

柏舟世子妻自誓也世子死而妻守義母家欲奪而嫁之故作此以自誓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中河河中也髧髮垂貌兩髦剪髮夾囟子事父母之飾謂世子也儀匹也之至也矢誓也諒信也末二句誓辭也呼母而告之言母之至尊如天而其親又如天之處高下濟不違咫尺也況從一而終人倫所係獨不諒人性相近有不可離者乎言柏舟者世子雖未為君而亦君道所繫刑于之化人所仰望不可苟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特亦匹也慝邪也

鄘風首此重妻道也題名與邶風首篇同其義同也一為純臣一為節婦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牆有茨疾亂行也宣公卒惠公之庶兄頑烝於宣姜國人疾而刺之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茨蒺藜也有刺人之惡而又不可埽則惡甚矣中冓謂牀第之私道言醜惡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長則不能盡不如不言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辱猶醜也

公子頑烝於宣姜於是禮義廢恥掃地淨盡而衛不可以國矣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君子偕老刺宣姜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君子謂宣公也偕老者婦人從一而終之義在夫人尤不可苟也副附也笄衡笄也珈以玉加於首所以副笄也副笄六珈侯伯夫人助祭於王之首飾至貴之服即象服也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如河寬廣也象法宜稱也言容止之美與

副笄之服固相稱也手指宣姜也不淑有淫行也云如之何失
偕老之義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
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玼鮮盛貌其指宣姜也翟闕翟也侯伯夫人助祭於王之服亦
貴服也鬒黑也如雲多而美也髢髮髢也人髮少則以髢益之
既多且美則不屑髢也瑱塞耳也象象齒也揥所以摘髮也揚
眉上廣也且語辭晳白也胡然天帝統言服飾容貌之美見者
驚猶鬼神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瑳亦鮮盛貌展展衣禮服也蒙覆也縐絺絺之蹙蹙者當暑之
服也紲袢去熱之名以展衣蒙縐絺為去熱之服而禮見賓客
也清視清明也顏額角豐滿也展誠也美女曰媛言人誠如此
國邦之媛而無如不淑失偕老之義也
此詩專刺宣姜重君母君夫人之責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桑中刺宣姜不淑延於娣姪媵御無不相習成風也故
為思之者之言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
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唐蒙女蘿兔絲沫即邶也鄉近郊也孟長也孟姜疑即指宣姜
或其娣姪也期約也桑中公桑處也要猶迎也上宮別宮也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
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麥穀名弋夏后氏之後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
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庸即鄘也
淫風流行至桑中而已極然非有作俑者曷以至是蓋言流

弊有必如此者耳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鶉之奔奔刺公子頑烝君母也爲惠公之言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鶉鵲也奔奔彊彊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子頑言頑
與宣姜非耦淫亂鶉鵲不如也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人謂宣姜君小君也
自牆有茨至此歷刺宣姜之淫亂而其言之蓋未有如此之
切且直者蓋深惡痛絕之勢不能為之諱也由是而國隨以亡

人道盡而天理滅也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定之方中美文公也文公賴齊桓公之力旣城楚丘國亡復存而能勤於政治故詩人美之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定宿名營室也方中昏而正中斗柄建亥營作之時也楚楚丘也宮室之外垣也揆度也日日景也樹八尺之臬度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度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室宮中之室也榛栗之實可供籩實椅桐梓漆皆材中琴瑟爰伐琴瑟者異日可取

爲琴瑟也蓋言所樹亦必皆可用之材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虛故城也堂楚丘之旁邑景測景以正方面也京高丘也桑桑田觀之以察土宜也升而望望而景景而觀觀而卜建國之法無不周也此章本其始而言以見建國之詳愼也

靈雨旣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靈善零下也倌人主駕車者星見星也說舍也時雨旣降農桑務作文公即命倌人早駕舍桑田而勞勸之見公之勤於政本也直猶但也人謂民也言非但勤民而已蓋公之操心實深即考牧而騋牝且有三千也馬七尺以上爲騋凡馬特居四之一牝有三千則千乘具矣此頌禱之辭謂文公勤儉必能致之也文公於國亡之後勤儉中興實爲春秋時衛之賢主然自是役屬齊晉降同小侯雖時勢使然抑亦無康叔武公之德故也以此詩與淇奧合觀而聖人之情見矣

蝃蝀三章章四句

蝃蝀刺衛女旣嫁他國非有歸寧而屢歸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蝃蝀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淫氣之所成也在東者暮虹也此女

子非有淫行也然旣嫁於禮不可歸而屢歸則雖無淫行而行固不以正矣蝃蝀在上喻其貴也蓋本無淫行則人亦莫敢指摘其非而豈知於禮則女子有行已遠父母兄弟不可再歸乎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隮升也西西山也崇終也雲氣朝升於西山則不終朝而雨也上言在東此言隮西意其或暮或朝來之勤也崇朝其雨喻其來必有所事也再言遠兄弟父母極譏歸之非禮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乃如之人賤而惡之也懷昏姻如魯杞伯姬來求婦蕩伯姬來逆婦之類此屢歸之故也不知婦人而與國故亦大不足信也

非特不足信抑亦不知命也。如杞伯姬之朝夕於魯。以求庇其國。而魯之伐入於杞彌甚。則昏姻真不足恃。而伯姬之不知命亦甚矣。

婦人無外事。于歸之後。無可妄行。蝃蝀所以嚴陰教之防。不待至墻茨桑中。而後謂之不淑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相視也。儀威儀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止容止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此詩之刺。嫌於虐且俚矣。三百篇所僅有也。雖不可定所刺之何人。然疑即爲文公而發。夫文公以亡國之餘。勤儉興創。不可謂非衛之賢君也。然過爲纖嗇刻覈。而不循乎禮。先公之澤斬焉。但覩其立國之初。賴齊之力。與邢同建。而其後即伐齊滅邢。止求一時之利。而絕無理義之心。則其所以爲國者。亦槩可知矣。此其所由卒不能復康叔武公之舊也歟。

干旄三章章六句

干旄美文公下賢也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孑孑特出貌。干旄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郊鄉外也。紕猶縷也。四之兩服兩驂四馬之車也。姝美也。子男子之美稱。謂賢者也。畀與也。言文公出郊禮賢。儀從嚴整。而賢者亦必有以答之也。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旟車前啟行鳥隼之旗也。屬附庸曰都。組織維之也。五之衰句駕五馬者。見賓之象路也。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析羽爲旌。旌於車所建。亦干首之設也。城國城也。祝同屬。繫之也。

六之。駕六馬之金路。先路車之大者。惟同姓得賜。大祭所乘也。衛之賢者。或在郊。或在都。或在城。而文公禮之之勤。不懈於屢出。盛儀如賓祭。所以尊賢也。

國之興也。必先以求賢爲急。讀此詩而知與簡兮北門之氣象大不侔矣。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載馳許穆公夫人作也。夫人宣姜之女。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而義又不可。故作是詩。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馳驅欲行之疾也。弔失國曰唁。衛侯謂文公也。悠悠遠也。言

至於漕箕至漕之速也大夫許大夫也草行曰跋水行曰涉言欲歸唁衛侯而許大夫必至跋涉而來追故心以爲憂耳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嘉善旋回反歸也臧善謀也不遠遠也言大夫既不以我歸爲善則我識不能歸矣然視爾所謀之不善則我之所思不較遠乎濟渡水處不閟閟也深也言深於爾所謀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阿丘曲丘也蝱貝母也主治鬱結之疾善懷多憂思也行道尤過穉幼狂妄也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芃芃麥盛貌述時物也控告也因如左傳因魏莊子之因極至之往也所思不如我即上章所云遠且閟也

此詩之作本在定之方中之前取以殿鄘風者衛自敗亡之後文公雖獲中興而終夷於小侯不能復武公之舊則其去亡者亦僅矣爲國者所以必兢兢業業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也

鄘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鄘風十篇前五篇誌衛亡國之由首以柏舟立内則而歎牆茨以下四詩之淫亂以致亡也後五篇誌文公再造之迹而干旄以前四詩兩美兩刺以見文公治國有善有不善未能率由前烈也殿以載馳則傷衛之亡終淪於弱亦猶西周失而東周夷於列國也故衛風之首不能不慨想於武公云

衛一之五

衛城今在衛輝府東北二南之後繼以邶鄘衛言王者宅中致治而南北東西四方向風此國之所以有風也迨其衰也王迹熄而風不行風不行而詩亦廢今觀列國所存之詩大都春秋衰世之音不盡先王之舊矣此聖人之刪

詩所以與春秋相表裏乎衛水攷附 衛之立名始於禹貢至周初因水建國而康叔封焉非有二也但水爲動物經行莫定而古之都邑遷徙亦且無常其無可考者當闕疑則有可稽者乃能徵信也漢志衛水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東入滹沱今別名雷溝河出直隸正定府靈壽縣良同村南流至縣東南入滹沱與漢志同其自滹沱入大陸澤滙漳唐諸水爲巨浸又東北流爲新漳河至天津入海亦於禹迹猶未大異惟因河徙不入河耳禹貢云恒衛既從文義與雍州漆沮同則所云既從當承上衛漳言謂二水分流入漳因從漳入河也至康叔始封國名因當因其

都所近之水則必在今正定之靈壽無疑但春秋以前事多無攷自入春秋而衛都之屢遷乃一一可數耳後人以衛爲殷之舊都而禹貢之衛水遂混入淇漳諸縣之地且直以淇泉諸水當之則誤矣殷之王圻千里爲今河北衛府分屬直隸山東河南其地甚大康叔所封何能盡也

淇奥三章章九句

淇奥美武公也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奥隈也猗猗初生美盛貌匪同斐文采著見也君子指武公也

毛詩說　卷一　五十七

治骨角者既切以刀鋸復磋以鑢錫治玉石者既琢以鎚鑿復磨以沙石喻進德修業之無已也瑟嚴密僩武毅赫咺宣著盛大也諼忘也瑟僩赫咺皆形其德容之美即所謂匪也故不可諼此章因竹之始生喻德之日進以用功言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青青色深茂盛貌琇瑩美石也天子五瑧諸侯以石會縫也弁皮弁也以石設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此章因竹之浸長喻德之充盛以威儀言

瞻彼淇奥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簀積也竹之至盛密比如積也金錫喻鍛鍊之精純圭璧喻琢磨之寶貴寬綽優裕也猗同倚依也重較卿士之車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兩旁也言德之寬裕如在車中而倚重較也善戲謔不爲虐又能樂易而有節也此章以竹之至盛喻德之大成而言動容無不中禮也

衛風首淇奥傷衛之衰弱而追企武公之盛德也蓋使衛之君復有如武公則衛未嘗不可爲惜乎其無嗣音也而史氏乃云武公篡弑不厚誣乎

考槃三章章四句

毛詩說　卷一　五十八

考槃賢人獨樂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擊也槃樂器也碩人賢人借以自喻也言山澗雖狹而碩人考槃於此未嘗不寬也方且獨寐其中寤言其中長誓弗忘其中之樂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曲陵曰阿薖過也草次常經之地合曲曰歌過踰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高平曰陸軸中處也宿止息也弗告不以此樂告人也

天下未嘗無賢也但處非其時遇非其人則寧終老不出耳

考槃之碩人其有伊呂伯仲之思乎

碩人四章章七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而使莊姜失位故詩人極言其族屬之貴容貌之美從媵之富以刺莊公之惑焉不可解也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碩人指莊姜也頎長貌錦文衣也褧襌也衣錦加褧不欲文之著也子者嫡夫人所生儀禮所謂女子子也妻嫡夫人也言衛侯之妻正名分也雖失位而非賤妾所能奪也東宮對西而言君居西宮世子居東宮故以目世子也邢國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譚國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東南有譚城侯舉其爵公則在國臣子尊君之稱也譚本子爵言公以見亦國君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歷舉姻戚極言無一不貴也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柔荑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則滑膩而白也領頸也蝤蠐木蟲之白而長者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螓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倩好口輔也盼白黑白分也此章極言容貌之美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敖敖長貌說舍也農郊近郊也四牡四馬皆牡也驕壯貌幩飾也馬銜外鐵曰鑣一名扇汗人君以朱纏飾之也鑣鑣盛貌翟翟車也茀蔽也夫人之車以翟羽設為蔽也此言莊姜來歸之始車馬之盛如此國人咸樂以為小君故謂諸大夫朝於君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盛大貌活活流貌罛魚罟也濊濊罟入水聲也鱣黃魚也鮪似鱣而小一名鮥發發盛也菼薍也一名荻揭揭長也庶姜姪娣也孽孽盛飾也庶士謂媵臣朅武貌此章言齊地廣饒而莊姜之來士女佼好禮儀盛備也

錄碩人溯禍始也衛以武公之睿聖為之君而其後至國亡而不可復振者由於莊公寵妾匹嫡積不善以至篡弒淫亂之故也故曰治亂之機本於衽席有國者可不鑒歟

氓六章章十句

氓奔女為人所棄而自艾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

我徂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氓本無田里之民此因被棄而鄙之以寓怨之之意蚩蚩無知
貌布泉也即錢也貿易即就也謀謀令奔也漢志頓丘縣屬東
郡今在濬縣境徂過將請也送之而不即行者故難其事以寬
其意也又與之期者溺於欲以幾其必來則後亦或免見棄之
虞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
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乘升垝毀垣墻也復關氓之所居不欲顯其人故託其地以稱
之泣涕望之切而憂其爽約也笑言喜之至而幸得所天也龜

曰卜蓍曰筮體卦兆之體也咎凶言占賄財遷徙也此叙及期
奔從之事言雖心切於奔而亦未嘗不詳慎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
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沃若潤澤貌喻己之年少色麗也鳩鶻鳩葚桑實也鳩食葚多
則醉喻人從欲則昏也耽樂也說解說也與士耽昏於欲也不
可說者昏於欲而不以禮交則一失其身畢生無以自贖也士
猶可說而女不可說者極言之以自悔而戒人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
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隕落也以桑葉之黃隕喻己之色衰見棄也徂往也三歲食貧
者言已雖非聘而奔然食貧三歲則艱苦備嘗亦不宜見棄也
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婦人車飾一名童容漸車渡淇被棄
而歸也爽差極至也食貧不怨不爽也無故見棄貳行也罔極
二三怨之之辭言其德之不可測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
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靡室勞者家事無不盡勞也靡有朝者無日不然也既遂者勤
勞治家生理有成也暴被棄也咥笑貌悼痛也躬自悼者其始
誤於一奔則後雖被棄而無可怨也惟有自悼而已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
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怨見棄也泮坡也猶畔也淇有岸隰有泮言物各有閑不可踰
也總角幼時未笄束髮爲角也宴安樂也言總角之時止知奔
爲安樂是從欲而忘其泮岸也晏晚旦早也言笑信誓即總角
之宴也晏晏旦旦宴之時也方其宴時固不思其反也然而反
矣至於反而後悔其不思嗟何及哉亦已而已矣深自悔恨也
先王制禮奔者不禁順人情也然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奔固
賤者之事知禮淑慎者不爲也夫娶妻有故尚可使去則奔
妾無故見出豈足怪哉此詩雖怨士之二三而一則曰不可

說再則曰有泮岸則責人薄而自艾深始雖輕身可賤而終知悔恨尚非沉溺不悟比也朱子引柳子厚之言曰士君子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則所以垂鑑後來者。聖人豈僅取奔女之悔過已哉。

竹竿四章章四句

竹竿衛女既嫁思其不同行之女兄弟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籊籊長而殺也竹竿淇產也爾指竿以喻其人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泉源即邶之泉水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瑳鮮白色笑見齒貌儺行有度也笑瑳容止可觀也佩儺威儀有度也此指所思之人也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滺滺流貌檜柏葉松身楫櫂也與泉水卒章同意

衛女之詩共有四篇而各不同泉水思歸而女子以嫁爲歸義不可歸也載馳傷衛之亡思所以救之然婦人無公事雖國亡而義不可干也蝃蝀屢歸非思衛也亦非爲衛計也懷昏姻焉子孫慮耳然甥舅之好非可以女謁先之而十年不出之義亦非可以年老貽謀而廢之也故不能免詩人之刺

此詩則思衛之同志而不得見耳聖人備錄之凡以厚男女之別而不出之義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芄蘭刺惠公也以童稚嗣立侈然服成人之服而猶有童心也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蔓草支同枝觿角錐也所以解結能才能知知識也容儀遂成也帶大帶也悸帶垂動貌芄蘭柔弱以喻童子幼穉非可欲速於成人也乃能不我知而佩觿垂帶遂爲成人之容遂乎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韘沓也以朱韋爲之以彄沓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者即儀禮朱極三人君能射御者之佩也甲長也不我甲不能長於我也衛之亡也宣公基之惠公成之故錄此詩以著惠公以不我知不我甲之人在位三十餘年釀成亡國之禍而懿公之無道其末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河廣宋襄公母作也宣姜之女爲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被出義不可復歸於宋故作是詩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葦大葭也杭渡也跂舉踵也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小舟曰刀不容刀言小也不崇朝可至言近也

齊晉秦楚之伯其兆皆著於詩宋雖不成乎伯而亦不可無所見故特附此并附衛不徙河南辯 衛徙河南之說經傳皆無明文創自毛詩小序康成鄭氏從之非也孔疏引鄭志張逸問答云楚宮今何地答曰楚邱在河沛閒今東郡界中衛本在河北至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又升漕虛望楚邱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杜預因之曰楚邱在沛陰城武縣西南屬沛陰郡猶在沛北故云沛河閒此杜氏又從爲之詞亦非也蓋衛本北州大侯古之州牧皆以山川爲

界則衛不得越河而南康成所據不過左傳閔二年宋桓公以兵逆諸河宵濟句意以宵濟爲衛民之渡河而南而不知傳意固謂宋師之渡河而北故漕也虛也楚邱也皆衛地則皆在河北也何以證之春秋於宋襄公自即位至卒俱在衛城楚邱之後遷帝邱之前而衛詩有河廣篇則衛固止在河北而並未濟河審矣若此等處小序亦未可盡廢而其自相矛盾處亦不能掩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伯兮從王者之妻憂念其夫也王子頹之亂惠公助頹攻惠王王復位誅頹而從王者固衛人也故其家憂之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伯從王者之行也桀才過人也殳長丈二尺而無刃五兵之一也前驅僕右虎旅諸職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東東周洛邑在衛東也蓬花最易飛散故不櫛之髮似之膏澤髮之脂沐滌髮之潘也適主容飾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其者冀望之辭杲杲明貌衛人助頹爲亂如雲之蔽日再言其雨者二國之人好亂之情也虢鄭勤王誅頹惠王復辟前驅亦與有勞焉杲杲出日婦人喜其夫之從王返正也首疾則不止

於飛蓬矣然而甘心者喜其夫之勞於王事不同衛人之助逆也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諼草鹿葱食之可以忘憂背北堂也痗病也樹諼必於背譏衛人之背於理也衛人助逆而前驅勤王必衛人之所不善也背者之背反以不背者爲背故思伯而又使心痗焉心痗則不止首疾而已

惠公懟周之立黔牟而逐己也乘周之亂至助子頹以攻惠王天理滅矣然而逆順之理婦人猶能知之於此見衛朔之積不善以至於必亡也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有狐憂國必亡也。在位者非其人。禮義廉恥盡喪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狐。媮之子也。綏綏妖媚淫邪之態。無裳則無以飾下體。而廉恥道喪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厲深涉可危處也。無帶則身無約束。而放蕩無不爲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無服則無以飭身。而同人道於禽獸矣。

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爲國之人。而使人憂其無裳無帶無服。雖欲無亡不可得矣。

木瓜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之亡也。桓公救而封之楚丘。衛人思其德。不知所以報之。而作是詩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木瓜。楙也。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以美玉報微物。而猶云未足報其德。但藉以永好而已。極言齊桓存亡之德之大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木桃似木瓜而圓小。瑤。白玉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木李楔樝也。玖。黑玉也

五伯齊桓爲盛。於此詩不沒其功。衛詩殿以木瓜。衛雖國亡重建。而自是以後。止知有伯。不知有王。王迹遂熄也

衛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詳繹衛風十篇。其所以次第終始之故。固亦無不瞭然耳。乃衛事詳列三國。存詩幾四十篇。而魯獨無風。何也。曰魯爲宗國。又聖人父母之邦。猶之乎宋不可錄也。然則魯以忌諱之故。僅存魯頌四篇。而風遂無徵乎。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錄邶鄘衛而魯可知矣。是故讀邶之柏舟。而魯隱猶衛桓也。讀綠衣燕燕。而出妻之失位大歸

猶莊姜戴嬀也。讀日月終風。而翬遂之助軌。倭暴弑猶州吁石厚也。讀擊鼓而柔溺之會盟會伐。猶孫子仲也。讀凱風而魯莊與三桓。曾七子之不若也。讀雄雉苦葉。而魯之士大夫可知也。讀谷風而知三桓專魯。異己必逐也。讀式微旄丘。則紀侯猶黎侯也。讀簡兮。即展禽之爲士師也。讀泉水蝃蝀載馳竹竿。而知杞伯姬蕩伯姬之來。皆非禮也。讀北門北風。而桓莊之年。叔臣行政。何異也。讀靜女考槃。則魯之隱賢。亦必不少也。讀新臺乘舟。則先盟孟任。後入哀姜。名亂一轍也。讀鄘之柏舟。則紀叔姬之貞節足尚也。讀牆茨偕老桑中鶉奔。則文姜

哀姜之淫亂亦至亡國不止也讀定之方中而魯僖之中興可想也讀相鼠而知滅項伐齊塗乞楚師魯僖與衛文固無異也讀干旄而有駜泮水之頌亦無忝也讀淇奧不禁慨想魯公孝公之德也讀碩人而知魯惠之嬖仲子未嘗為孟子聲子地魯文之嬖敬嬴未嘗為出姜地也讀芄蘭而知魯桓莊之幼稚猶之衛惠也讀河廣則杞叔姬之歸喪亦非禮也讀伯兮則魯莊從四國以旅拒王師猶之衛朔助頹也讀有狐則如公孫敖叔孫僑如之僑焉可世御也讀木瓜而後知高子來盟魯人至今猶望也故魯論記聖人之言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王一之六

王者何存其號焉爾周之興也周南以君之名南以相之而東西南北莫不環衛乎王室不言王而莫敢不王也迨其東遷政令不行王室儕於列國矣聖人特為之因名定分以正君臣之義故其詩不曰洛而曰王其地則周之東都洛邑方六百里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

黍離三章章八句

黍離愍宗周致亡之人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七字句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八字句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黍稷皆穀名離離垂貌穀始生曰苗邁往也靡靡往而忘返也搖搖無所定也黍離而西周遷稷苗而東周微矣此微辭也行邁靡靡則東周不復西矣能無憂乎蒼天者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心有憂而人不知則亦已矣乃天亦若遠而不可問也何人非不知其人但怨之深而又不忍斥言之耳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穗吐秀也稷穗垂而實小皆以喻東周之卑微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

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黍黏而稷不黏故黍實以離而散稷實則雖欲合而不能傷東周之不能有為也噎食哽也

王風首此見西周之遂亡而東周不能復興也所謂此何人者幽王不足責矣其即刺平王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于役刺東遷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指平王也或統其時當國公卿言之于往也役行役謂東

遷也期歸期也旣東不復西故不知其期也曷至者東都非安宅也鑿牆而棲曰塒言畜產俱有棲來而役者獨無歸宿則不思之甚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佸會桀弋括至也苟無飢渴者偷苟之至但求免目前之飢渴無遠志也

此詩與小雅漸漸之石相似而有家國之別故有風雅之分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君子陽陽刺苟安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指平王也陽陽舒肆貌簧笙竽管中金葉也由從也房房中也室前有堂後有房其樂只且識安於近而無遠慮也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陶陶和樂貌翿纛也舞者所持敖舞位也

平王君臣當東遷以後正枕戈寢苦卧薪嘗膽以圖復興之秋也今乃陽陽陶陶鼓簧舞翿以自樂則失其志矣此東周所以逐卑而不可復振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揚之水戍者怨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悠揚也水勢弱則不能流束薪喻王室卑而政令不行於天下也彼其之子指諸侯之當戍者戍屯兵以守也申國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北有故申城平王母家也申近荊楚數被侵伐故平王遣圻內之民戍之曷月還歸久戍無代無歸期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甫亦姜姓國即呂也故呂城在南陽縣西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蒲蒲柳也許亦姜姓國今河南許州直隸州俱與申近楚者

朱子曰申侯與戎攻周弒幽王則申侯者王法所必誅平王不共戴天之仇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爲有德而不知其弒君爲不赦至以復讎討賊之師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爲已甚矣況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王畿句地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師遠爲諸侯戍守而又瓜代無期使之興怨則其衰弱無政亦

可見矣王迹熄而春秋作豈不以此哉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棄婦怨也凶年饑饉室家不能相保遂至相棄故怨也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慨其嘆矣。慨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蓷兗蔚今益母草也暵燥也蓷本易生之物然遇暵而乾則不能生以喻己之見棄也仳離者本不忍離而饑饉見迫不能不相棄也慨嘆聲艱難窮厄也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脩長也言蓷之長者俱乾也條亦長也歗同嘯夫婦大倫非可因窮見棄故以不淑刺之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暵濕者旱甚則生於濕者亦不免也啜泣貌何嗟及者無所歸咎也

此見周之政荒民散不可復固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兔爰傷時事日非也

有兔爰爰。雉離於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兔性陰狡爰爰緩意雉性耿介離麗羅網也言張羅本以取兔今乃兔脫而雉離之喻小人狡詐幸免而君子忠直受禍也尚猶庶幾也生初無爲而生後逢憂時事日非也尚庶幾也吪動也尚寐無吪不願見也

有兔爰爰。雉離於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罦覆車可以掩兔造爲覺寤也

有兔爰爰。雉離於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罿罬也庸用聰聞也

東遷而後猶江河之日下故生斯世者不樂其生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葛藟刺王棄親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緜緜不絕貌岸上曰滸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喻遠兄弟者必至本根失陰也故云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涘水涯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第67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版

夷上洒下曰滑昆同父兄也

周道親親所以興也其衰也棄親從奸先後一轍故角弓之

刺不已而又有葛藟之刺至衰王伐鄭而終於被出不亦可

鑒也哉

采葛三章章三句

采葛歎賢人多隱遯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指賢人也葛可爲衣喻賢才之有用也采葛言其託以遯也

不見則不復出矣故思之深一日如三月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蕭荻蒿也有香氣祭則焫以報氣可以格神三秋猶言三倍其

三月也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艾冰臺亦蒿屬可以炙病蕭艾亦俱喻賢也

世衰道微君子見幾而作有心斯世者所深憂也故以不見

傷之

大車三章章四句

大車私邑僅治也朱子曰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

其私邑者故志淫者畏不敢奔而作是詩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夏篆夏縵之屬檻檻車行聲毳衣五命之服菼蒼色也爾

指所思者子謂大夫也不敢不敢奔也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啍啍重遲貌璊玉赤色五色備故有赤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穀生穴壙皦明也以死相誓溺於情而不返也

衰世禮教陵遲民皆狎於不順雖以政刑齊之亦終倖免無

恥蓋先王之澤既斬而於此又見有天下國家者非禮無以

致治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丘賢所居者麻賢所植者彼指丘與麻而言子嗟賢者之字將

願也施施難進之意賢者隱於丘中以樹麻爲事故以其不出

爲若丘麻留之也然國不可以無賢故望其來而又慮其難進

而未必來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子國亦賢者之字來食則不家食矣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之子通指子嗟子國也貽我佩玖則來不徒來必能有益人國

矣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周之所以興也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周之所以亡也然則周之東東周之日衰而不可復興者惟無人焉故爾故以思賢終之

王十篇二十八章百五十六句

衛風終於木瓜伯功興焉繼衛以王何也伯功之興由於王之不王也今詩十篇不爲少矣而習其句讀類皆衰颯愁苦苶然委靡絶無激昂奮發之意此亡國之音也其必不可以復振矣故曰謂之王者存其號焉爾

毛詩卷二

鄭一之七

鄭本西周畿內咸林之地宣王母弟桓公采邑桓公子武公定平王於東都因滅虢檜以建國乃施舊號於新邑今在河南開封府新鄭縣以鄭繼王者亂王法敗王章而天下無王自莊公之爲王卿士作之俑也

緇衣三章章六句

緇衣武公好賢也

緇衣之宜兮敝句一字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句一字予授子之粲兮

緇黑色緇衣深衣也宜稱改更館舍也粲美女也衣服館舍侍御無所不備以順適賢者之意好之至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蓆備也

武公秉王室之亂據虢檜之地極意下賢不惜備物以招來之遂能世國列於諸侯首此詩著立國之由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將仲子刺祭仲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

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仲子謂祭仲也里二十五家所居也杞柳屬踰里猶云自踰短垣踰閑也折杞猶云拔本塞源踰壞法也父母喻先王也典章制度皆先王所定以遺後世者今乃不率由而踰之折之是幾先王也縱舊章之不恤而先王之訓固罪在不赦不亦可畏也哉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諸兄喻時王及諸大國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園者圃之藩也檀木强韌可爲車軸人喻天下後世
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自莊公始而莊公之所以能無王者則以祭仲爲之謀臣也鄭風不刺莊公而刺祭仲亦誅亂賊鋤羽翼之義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譏段也段不義而得衆其人溺而愛之故作是詩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詢美且仁
叔莊公弟共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仁愛人也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冬獵曰狩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郊外曰野服乘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大叔于田亦譏段也從公而田故題加大以別之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乘馬四馬也車衡外兩馬曰驂如舞諧和中節也藪澤也火焚而射也烈火威也具俱也襢裼肉袒也暴徒手搏也公莊公也狃習也女謂段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乘黃四馬皆黃也衡下夾轅兩馬曰服襄駕也馬之上者爲上駕也鴈行次服如鴈行也揚起也忌抑皆語辭騁馬曰磬止馬曰控舍拔曰縱覆彍曰送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鴇鳥有行列四馬似之阜盛慢遲罕希釋解也掤同冰矢筩蓋也鬯同韔弓囊也言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也

兩叔于田與春秋鄭伯克段相發明見段之譏名疑君寵偏不忌而莊公縱使失遵以致之死厥罪維均序以爲刺莊公雖非作詩者之意而深得聖人錄詩之旨

清人三章章四句

清人刺文公也文公惡高克使將清人次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高克奔陳國人爲賦此詩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清邑名彭河上地名駟介駟乘之甲士也凡兵車左人持弓主射右人持矛主刺中人御主馬若有將則居御後主金鼓皆被甲故曰駟介旁旁勇貌二矛酋矛夷矛也英以羽爲矛飾也酋矛長三丈夷矛長二丈四尺並建於車上則其英重疊而見翱翔遊戲貌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消亦河上地名麃麃武貌矛之上句懸英者曰喬英盡則喬見矣逍遙猶翱翔也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軸亦河上地名旋旋弓抽抽矛也中軍軍中主將謂高克也作好治兵爲容好也

此與春秋鄭棄其師相發明克段棄師皆春秋特筆故鄭風亦特錄叔田清人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羔裘美大夫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如濡潤澤也侯美也其語助也舍處渝變也言大夫能稱其服以命自處臨大節而亦不變也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飾緣袖也禮君用純臣下之故裘不純羔而飾以豹豹甚武而有力故服之者如之司主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晏鮮明也英裘胸見美之飾大夫三命故三英也粲明貌彥士之美稱

春秋時惟鄭大夫多長於才蓋其國小而介於兩大非優於才者固不能勝任也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遵大路冀齊成也首止之盟文公逃歸踰年而齊伐鄭圍新城故國人冀以故好而許成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遵大路喻循正道也悔從楚之非而欲以從齊爲正也摻擥也子謂齊也袪袂也執袪示求成之切也惡惡從楚也寁速故舊也言縱以我從楚爲可惡而故舊之情其忍以一眚而遽速絕

之乎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魗同醜欲齊不以從楚而終醜之也

鄭當南北之衝圖伯者所必爭而春秋特貶其從楚詩與春秋相表裏於鄭風尤著錄此詩許悔過也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女曰雞鳴大夫責難於君也設爲男女勤家之詞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鳬與鴈

昧晦旦明也昧旦將明未明之時明星啓明星也爛明貌弋以絲係矢射也鳬水鳥此喻君當夙興圖治不可宴逸也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加中也宜調和也此喻君主於上而臣助於下則庶幾國可長治而四境無虞鐘簴不至震驚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來之致其來者雜佩佩玉之類贈當作貽順從問遺也此喻事大字小善交四國也

君人者必勵精圖治方能保有其國而鄭介兩大當春秋時强伯力爭尤不可稍自暇逸以國之偏小而猶終春秋而未亡非獨其臣之多才亦以其君肯無逸志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勸從齊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女指齊而言同車喻同盟也舜木槿也姜齊姓都閑雅也極言其美以見不可不從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英猶華也將將聲也不忘不可忘也

文公自首止逃盟之後至盟于洮而始乞盟然其臣之勸之者固已屢矣錄此詩與遷善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山有扶蘇刺朝楚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芙蕖也子都閒雅之君子也反聖曰狂荆楚無王不知禮義故謂之狂也山喻中國扶蘇小木喻伯主見小木雖不足依而猶木也若荷之在水其華雖豔豈足恃乎楚爲澤國故以隰喻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橋同喬游枝葉放縱也龍紅古水草也子充成德之君子也狡童謂楚成王也楚人性狡而成王又以稚年在位也喬松固無蔭然游龍雖大尤不可依也以喻見狡童之非

鄭植卒而中國無伯文公於是始朝於楚然不知尊王而從荆楚是下喬木而入幽谷也非特春秋所深貶亦當時人心有公惡焉

蘀兮二章章四句

蘀兮勸從晉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蘀木之槁皮葉也女指蘀而言風吹蘀落喻晉文繼齊伯而楚將敗也叔伯謂鄭大夫也叔伯為之倡而予即為之和欲其相率而從晉也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漂同飄要成也

晉文繼伯而楚氛戢城濮之戰諸侯棄楚從晉故詩人喜中國之有伯而勸從晉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狡童絕楚也許靈公愬鄭於楚楚執鄭皇戌及子國悼公即絕楚而請成於晉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子即狡童俱謂楚也言子不與我言遂使我不能餐乎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鄭許之訟其曲在鄭然悼公因之棄楚即晉春秋所許也春秋責大義而不責小曲故能絕楚則進之

褰裳二章章五句

褰裳調楚也楚以重賂求鄭鄭又貳於楚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謂楚也褰裳涉溱言楚當來求已也溱當作潧水本出今新鄭縣已涸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洧今出洧川縣陽城山

鄭介兩大視强弱為向背其勢則然乃成公又以貪利貳楚以致召禍啟釁則非義甚矣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丰冀從晉也悔前失而又爲之勸也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謂晉也丰容色好也晉謀鄭而鄭不從故悔其俟而不送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昌盛將迎也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錦衣裳而加褧喻備禮以事人也叔伯謂鄭大夫也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云歸以婦事夫喻事大也

晉楚之伯、視鄭之向背爲強弱、晉強則能攘楚、故鄭以從晉爲從義、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責晉不圖鄭也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晉東門也、晉在鄭西、望走於晉、必自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也、一名蒨、可以染絳、晉都曰絳、茹藘晉產、故以爲喻、陂者曰阪、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栗亦晉產也、踐、列也、家室謂晉大夫也、即、就也、

鄭思晉而晉不圖、則責在晉矣、

風雨三章章四句

風雨喜與晉成也

風雨凄凄。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凄凄聲寒索也、喈喈爭鳴聲、皆喻國家昏亂驚擾之象、君子謂晉侯也、夷、平也、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瀟瀟猶凄凄也、膠膠相聞也、瘳、疾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晦、昏、已、止也、

風雨交迫、羣雞亂啼、則國有危亡之兆、此正晉楚爭鄭、無所適從時矣、與晉成而得息肩、其諸晉悼復伯、僖公即位之初乎、云既見、已朝晉而涖成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校失教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子、學中之士、衿、領也、往、往教也、嗣音、繼前人之聲問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佩、佩玉也、來、來學也、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挑、說文作叏、俗叏字、叏从又持屮、屮三歧乚、所以舉物、挑達謂興賢能使上達也、城闕、建學之處、不見者有司失教也、

學校廢則士習壞、不往者上不教也、不來者下不學也、末章則思昔而慨今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揚之水傷晉伯衰也、晉不能禦楚、以致失鄭、而又遷怒於鄭、故作此詩、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

以水之揚喻晉之弱、不流束楚、喻不能制楚、與王風揚之水首二句同意、兄弟、晉與鄭爲同姓也、迋同誑、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傷晉伯之衰則知從楚雖足爲鄭罪而亦非鄭之願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決志從晉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此鄭東門也如雲美且衆也縞白色綦蒼艾色縞衣綦巾儉者之服蓋唐魏之所尚也員旋也言樂與周旋也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闉曲城闍城臺也荼茅花輕白可愛且古但字往也綦縞茹藘皆喻晉也

此與前篇皆因晉悼與楚爭鄭而作至此則楚不能勝晉而鄭亦決志從晉矣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喜從晉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蔓延也漙露多也蔓草無依鄭自喻也露漙則生意盎矣喻從晉而國安也一人謂晉悼公也清揚婉三者皆極形其美也邂逅草次不期也遇偶值也適猶遂也言從晉固鄭之素志而今始遂也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瀼瀼亦露多貌與子偕臧非特鄭安即晉亦伯業成而無事也蕭魚之會諸侯不盟而信而鄭之從晉者五十年故曰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鄭據虎牢之險扼南北之衝天下之至要也然從楚則中夏日壞而鄭亦不寧從齊晉則鄭安而天下舉安故鄭詩於輔伯爲詳而輔伯又終於與子偕臧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溱洧刺風淫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渙渙水盛貌蕑蘭也觀遊玩也上且古但字且往女又勸士姑往也訏大也伊發語辭勺藥將離也觀則相謔別則贈勺極情意之綢繆也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瀏清貌殷盛也男女雜遝觀遊成俗也

鄭之建國既不惜館粲以招賢而其地又居天下之要爲强大所必爭凡其送往迎來四方輻輳尤善於事大之法於是溱洧之間聲色淫豔甲於天下而其國亦相習成風雖君臣賓主之交凡所以將其禮意者無不以男女爲好之辭出之

此其聲所以淫而其樂不可登於正歌也故鄭風殿以溱洧

鄭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九句

鄭於東周之初乘亂新造國小而偪其所以能久存者惟恃善於事大然詩與其從齊晉而絕其從楚則春秋之義著矣若其詩聲過於媟昵則以鄭之事大妾婉周柳殆如嬖女之求悅於人也縱行之不失其正能不爲衰世之音乎

齊一之八

齊國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太公初封營邱今青州府昌樂縣世爲東州大侯以齊繼鄭者鄭莊公爲王卿士而天下諸侯相率無王僖公於是乎小伯至子桓公而遂創伯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雞鳴賢夫人勸君早朝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雞已鳴則昧旦矣朝已盈則辨色矣則急語辭非但雞鳴而蠅亦有聲則向晨矣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東方明日將出而一方先明也昌班位已肅朝儀盛也月當作日傳寫之訛非但東方明乃日已出而光天下則君當視朝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蟲飛有聲將曉時也向曉之時人每倦而甘寢故云甘與同夢然甘夢則會於朝者必以俟君不出而歸是君以予之故而使人憎君也故以無庶警之無庶庶無也

此蓋僖公所以小伯而其後因之強大之由故首之

還三章章四句

還刺襄公荒於田也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子指襄公也還環山而田也峱山名獸三歲曰肩儇使利也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山南曰陽狼牡離

襄公好畋故好獵者至而其後因以成俗自此以下皆著襄公以無道被弑而啟桓公也

著三章章三句

著刺襄公不親迎也爲王姬之言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俟待也我指王姬也著門屏之間人君佇立之處素以纊爲紞之色禮天子紞備五色諸侯三故下二章又言青黃也瓊華美

玉如華即充耳也乎而性與之亦語助也王姬來歸襄公不親迎止俟之著庭之際無王之甚者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庭在著之內堂之下瑩色明澈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堂堂下也英猶華也

此與召南何彼穠矣篇相發明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之日刺襄公荒於內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日喻君也彼姝者子謂襄公也齊爲東州大侯國東方小國之主也乃襄公不外脩其政而惟日在內寵之室而履其所即則失君人之義矣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月喻諸侯也言日又言月晝夜皆居內也闥深室小門也發猶足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東方未明刺襄公政令乖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明非當召令時也顛倒者召令卒遽不暇詳審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晞同熹微光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柳杞柳也樊藩也圃菜圃也狂夫竊據之徒也瞿瞿驚顧貌辰時也言治國者折柳藩之而狂夫自去猶治國者政令明簡而人自不踰閑也何乃不能辰夜而不夙則莫乎傳曰襄公立無常是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南山刺襄公外亂兼刺魯桓公不能閑家也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崔崔高貌綏綏淫貌山高喻君位之尊狐淫喻襄公之亂行也魯道適魯之道也魯國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蕩平也齊子襄公女兄魯桓公夫人文姜襄公通焉者也止語辭設爲曷又以問之正深於斥言也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葛屨夏屨也有纁黃白黑散五等故云五兩緌冠纓飾也屨必兩緌必雙物各有偶喻如冠屨上下之辨不可亂也庸用也用此道以歸也從襄公從文姜也如享祝丘會防是也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蓺樹也麻穀名雖草類而強梗似木喻文姜之不安婦順也衡
從者閑之以正也告父母謂告廟也鞫窮也窮其欲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
止
木不成材而後爲薪喻文姜之不貞也析乃治薪之要斧克以
剛克也喻魯桓當以剛斷之德閑文姜也極亦窮也言魯桓既
行媒以娶而又縱之淫亂不可解也
按春秋及傳魯桓公與文姜如齊襄公通焉此詩本刺襄公
亂於女兄而兼及魯桓正本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甫田刺襄公也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田耕治也甫田大田也莠害苗之草驕驕張王也忉忉勞心貌
田甫田思遠人如助鄭突納衛朔遷紀邑之類莠驕驕心忉忉
則無知之禍生於蕭牆矣故爲之戒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桀桀猶驕驕怛怛猶忉忉也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婉孌童年少好貌丱兩角貌謂襄公以童子嗣侯時也弁朝服
言其未幾年長而冠當責成人也突者犬行出竇突然而見無

威儀也弁而無儀則不似人君不終兆矣

盧令三章章二句

盧令刺襄公好狗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田犬也令令犬頷下環聲其人專犬之人也仁愛犬也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重環子母環也鬈鬚髯好貌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重鋂一環貫二也偲多鬚貌
一犬之備物如此則其荒可知其人蓋即石之紛如孟陽之

屬適足以殺其君而已矣

敝笱三章章四句

敝笱刺魯莊公不能閑其母文姜也雖刺魯莊而襄公
之惡尤甚焉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魴魚味美鰥則似魴而大魚之不美者故名魴鰥魚本陰類而
鰥無正偶故以喻文姜也笱敝而無閑猶文姜之無忌而肆行
也如雲如雲之集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鱮亦魚之不美者亦似魴而厚大故名魴鱮如雨如雨之至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唯唯魚張口掉尾遊戲自得貌如水如水之流也
以下三詩附詳魯所由衰也東方大侯魯與齊敵魯衰而齊伯矣
載驅四章章四句
載驅刺魯文姜也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薄薄疾驅聲簟茀以方文竹席為車蔽也朱鞹以朱漆革鞹車之飾也此本革路之屬諸侯即戎之輕車非君夫人所乘也而文姜以之發魯而夕於齊則其肆淫無忌甚矣
四驪濟濟垂轡瀰瀰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四驪四馬相親附也濟濟美貌瀰瀰柔貌豈樂也弟謂襄公也兄弟相樂本為令德然以女兄而樂於弟則無羞惡之心矣此微辭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在齊南魯北湯湯盛貌彭彭多貌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滔滔流貌儦儦行貌遊敖猶翱翔也
詩無魯風而此詩及南山敝笱獨舉魯道何也蓋以傷魯之衰由於姜氏之淫亂也夫魯本同姓大侯周室西都樹之以鎮

撫大東者然自周公至武公娶於薛孝惠隱娶於宋則齊雖鄰近世非甥舅也自魯軌以篡弒竊國結援於齊遂致文姜二姜繼世淫亂以亡其國迨魯僖復國而役屬齊晉夷於小侯此與平王東遷儕於列國何以異哉故魯道有蕩齊子云云猶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之屬也三百篇中六言周道傷王迹之熄也周時王也六言魯道傷侯度之廢也魯宗國也然周魯雖衰猶有先王不可離之遺風焉若他國雖強皆乘權雜伯而已聖人之情未於茲可見哉
猗嗟三章章六句
猗嗟齊人美魯莊公也魯莊從文姜之命必求襄公之女哀姜為夫人至親為納幣觀社齊人作此詩以許之而不知其娶仇女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猗嗟歎美辭抑若揚者或抑或揚動有儀也揚目美貌蹌趨翼如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名猶聞望也儀既成終事無遺禮也畫布曰正侯之的也壻謂之甥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選巽順中節也貫貫革也反復也言有常處也四矢反即射容

之并儀也禦亂承矢反而言以禦亂有餘也
讀此詩而益知聖人之有慨乎魯也夫以莊公之才修魯公孝公之政即王室不可復興而東周尚可為也乃忘仇肆傲使哀姜繼淫亂國於是曲阜七百里之封非不昌而遂衰矣秉禮之望國非無名而自茲弱矣以可以禦亂之資而竟為亂階矣篇名猗嗟猶大雅有瞻卬也深傷之也

齊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齊風次鄭本以著伯功之創也夫桓公之伯其無王也必有刺其尊王也豈無褒乃詩中但臚列襄公之荒而不及桓公之事何也蓋黜伯功也若末綴敝笱三篇則見齊魯兩大有相為消長之機而魯為齊弱又魯莊為之也

魏一之九

魏國今山西解州直隸州文王之子畢公之後封侯其地至春秋時為晉獻公所滅先魏於唐著魏之并於晉也晉以兼并多國地大而強遂伯諸侯詩不勝錄以魏該其餘耳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葛屨刺褊也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糾糾繚戾寒涼之意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女婦未廟見之稱禮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要裳要襋衣領言縫裳不已又及要襋也好人猶美人妹子也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提提安舒也宛婉也善讓貌讓而避者必左佩揥亦容之善也褊狹窄也

凡物必有制度故貴於節然節之過者必儉儉之過者又必至於褊褊則居上不寬何以為治致亡之道也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汾沮洳刺無度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汾水出今山西太原府晉陽山一名管涔山沮洳地卑水濕言土瘠也莫菜名美容儀美也無度儉嗇失其常度也公路掌公之路車公族親貴之官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一方言小也公行掌公車之行列蓋戎路之屬也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一曲言不廣也藚牛脣水舄也公族公之同姓掌之者皆公子弟也

褊根於心無度見於事好人之子類皆貴戚用事之人而織

啇是務必無遠慮矣況其國之土瘠民貧乎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園有桃賢士憂國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殽折俎之肉桃本果食而珍之如殽則啇甚矣合曲曰歌徒歌曰謠皆以寫憂也驕者出位而閒國是媿黴恣也蓋所歌謠皆譏切時事故也彼人人謂在上位者是國是也言行之即是也子曰何其猶云又何閒也誰知勿思言所憂者深而人之不知固由於弗思也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棘小棗實亦可食然珍之如穀食則亦吝矣行國雖以寫憂尚冀當國者之知非而或改也罔極者卑賤之人私爲清議疑其覬覦富貴無窮極也

國之將亡當局者不知而旁觀者知之在上之人使桃棘無餘利則澤竭而民散矣

陟岵三章章六句

陟岵久役思親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山多草木曰岵父曰以下思親之思己也無已勞不息也上同尚慎者持身之要道久役猶來而能不止於外惟慎可幾也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山無草木曰屺季幼子也無寐不暇寐也棄猶止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必偕戒與共役者和衷毋專獨也

忠臣孝子久役不息至於死生不能自保則國政之紊可知

然止切思親之念而絕無懟上之辭厚之至也

十畝之閒二章章三句

十畝之閒賢人見國政日非相率遠去也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周制州黨之民一夫有士田百畝宅田十畝士田以農宅田以桑閑閑殆暇也蠶眠食急惟恐後時桑之事與農等今乃閑閑若無事者然則蠶事廢矣喻當國者偷安苟暇不以國爲事也還歸田不出也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言外者見比戶皆然喻在位者人人如是也泄泄怠緩貌逝惟

離其難適異國也
陟岵見民之勞十畝見政之怠國不可爲矣
伐檀三章章九句
伐檀刺尸位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
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用力聲干水涯也漣風行水文也猗美也檀爲車軸本以
行陸置河干則水雖清而檀徒伐矣喻不用賢也民居一畝
曰廛三百廛三百畝之田夫三爲屋也周制田不耕者出屋粟
所以懲惰農也稼種穡斂也既不稼必不穡則禾於胡取哉喻

不務農也古者時田習武以禦外侮而兼以獲禽充三品之用
若武備弛而不狩則遂不獵雖欲懸貆於庭其能有乎貆貉類
喻不講武也君子有德位之通稱謂君上也不用賢則國虛不
務農則國貧不講武則國弱是素餐也而國之滅亡無日矣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
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輻車輻也直波文直也十萬曰億畝禾數也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
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輪車輪也淪小風動水上如輪轉也囷圓倉也夕食曰飧

碩鼠三章章八句
碩鼠刺貪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
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大也鼠喻小人之貪言碩則謂君相矣三歲言久也貫習顧
念也莫顧則在位皆掊克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
國樂國。爰得我直。
直直道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

郊樂郊。誰之永號。
永號長呼也言他適者又於誰而長號以愬其困苦乎
民情至此則已如在水火有來伐者無不簞食壺漿以迎之
矣此晉之所以得肆其兼幷也
魏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魏之先唐與邶鄘先衛異邶鄘本衛地故其詩皆衛事
魏國先王所封與晉同列詩在唐前者見其致滅之由
而晉得以大耳故其詩七篇皆列必亡之兆
唐一之十
唐國今太原府成王以封弟叔虞爲唐侯至子燮又改國

號曰晉今謂之唐仍舊名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蟋蟀憂深思遠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促織也歲漸寒則依堂宇聿遂除去也無已不止也大康極樂也職主也居現在所居之位言不樂則歲固易去然樂不已而極亦不可也當就所居而思以盡分內之事則庶幾好樂而不至於荒乎此良士之視所以瞿瞿而不敢自安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邁亦去也外非出位也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其外正以安其居也蹶蹶行之惟恐不及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庶人乘役車歲晚則百工休故車休也慆過也憂者意外之變思則知所豫防而可免於憂也休休安閒貌思極於憂則休休也

極思至此則必不自暇逸矣宜其後之辟雍成伯也當春秋之前其諸穆侯文侯有功於宣平之朝者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刺昭侯也傷其叢脞孱弱將為沃并也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樞荎也即刺榆也榆白枌也歷舉山隰所有言強於政治國未嘗無材也曳衣下垂貌婁裳重衣下也宛坐見也愉樂也他人即指桓叔不忍斥言隱傷之也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栲山樗杻檍也廷朝會之處弗洒埽不整飭也保居有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曰入室則并晉必矣

禮諸侯立家支侯封弟成師以沃正也至昭侯不能自強而使晉貳於沃則侯自貽之戚此篇特著晉為沃并之由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揚之水國人叛晉歸沃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鑿鑿巉巖貌水揚喻晉弱石鑿喻沃強也衣中衣也襮領也素衣朱襮諸侯之服繡黼領而丹朱純也子指桓叔也從以其服

從之也沃曲沃也今山西平陽府聞喜縣君子美桓叔有君德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皓皓言其强之著也繡領之繡也鵠亦沃邑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粼粼蕉厲貌喻其强不可犯也命命伐晉也不敢告人畏沃强而不敢洩也

沃以强支無故撼本而民即從之其由立國素無禮義之教故歟

椒聊二章章六句

椒聊沃日益强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椒木名聊莍也即其花也凡草木皆先花後實惟椒則實含於花花開而實先去故名其花爲聊以其實之暫留而别異之也朋比也椒聊實蕃而條遠言椒且如此而况國乎即滋蔓難圖之意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兩手曰匊篤厚也

沃之有晉猶揚水舉其始椒聊舉其終彼其之子蓋謂武公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綢繆君臣喜遇合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縛周密也三星心宿也心爲明堂主布政在天天象以心之見伏爲火之出納夫之政也薪爲材木喻臣工也綢繆束薪謂整飭官方也三星在天猶天之布政以時也良人喻君也臣之事君猶婦事夫也今夕何夕喻相見恨晚也子臣自謂也如此良人何喜得賢君而不知何以事之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芻草也喻民庶也綢繆束芻是齊以政刑也隅東南隅也心始出在東南隅邂逅君臣不期而遇傾蓋如故也蓋如後世漢光

武帝與馬新息高子君臣相謂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楚喻强梗也戶在室西南隅心下流則在西南隅也粲美也喻賢臣也子君自謂也如此粲者何善之至而不知何以禮之也

武獻承王室之衰并晉而兼多國其雄才大略延攬英豪固有非尋常世主之所能及者讀此詩亦可以知其崛興之業矣

杕杜二章章九句

杕杜刺翦公族也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

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杕特也、杜、赤棠、湑湑盛貌、踽踽、無所親也、比、附、佽、助也、言特生之杜、猶有盛葉以輔之、若人棄其兄弟、豈不獨行踽踽乎、夫其踽踽也、豈無他人、直以他人俱不如同父者耳、使他人可如兄弟、則行道之人何不可比、而凡無兄弟者何不可佽乎、極言他人之不親、所以深刺剪公族之無親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菁菁猶湑湑、睘睘猶踽踽也、

周道親親、而晉之興也、鑒於桓叔、遂惡桓莊之族、偪而盡殺羣公子、驪姬之亂、又詛畜羣公子、由是晉雖強、而其後分於三家矣、立國不可不慎、此詩垂戒、不尤炳歟、

羔裘二章章四句

羔裘、朱子曰、此詩不知所謂、今亦姑闕疑焉、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袪、大夫服也、次句未詳、下章同、子蓋謂天子也、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按此詩章止四句、而次句非特居居究究亡其義、即自我人三字亦難詁訓、然按末二句、豈無之文、統前篇與下無衣篇合參、似武公地雖強大、而無王命使爲諸侯、故尚守大夫之服、而不能不有求於周也、但次句終不可曲爲之說、

鴇羽三章章七句

鴇羽、民怨武公使勞王事、而不以義也、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羽不定聲、鴇鳥無後趾、性不集樹、苞、叢生也、栩、柞櫟也、鴇集於樹、勞而不安、猶人從王事而不能養父母也、盬、不堅緻也、旣爲王事、未可以不堅緻、故曰靡盬、當春秋之初、王室卑微、其事豈能堅緻、乃從事不已、失其農時、父母已無怙矣、故呼天而訴其無所也、所者、安處之地、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行、翮也、稻、大米、粱、小米、常、常度也、

周室之東、天下無王久矣、而此詩特言王事靡盬、豈武公獨能乃心王室哉、直以幷晉之後、未列諸侯、不得不委婉從事以求王命而已、乃至使民不循常度、而致民怨歸乎己、邀其利、則所云王事靡盬者、固奸雄竊命之深謀、而非臣子事君之爲忠也、若乃事又無極無常、則王室之多故、亦於斯可見

耳

無衣二章章三句

無衣善王錫命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侯伯七命其衣以七為節子謂王也安且吉者非王命而偕衣之則人得討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天子之卿六命又言六者上可兼下且或入兼王官也燠煖也言其可以久也

武公承桓莊之烈并晉而篡其位其罪固不容誅然讀上鴇羽之詩則當僖王衰弱未必無翊奬之勞僖王之命為諸侯蓋亦有情勢所不能已者而非僅貪其重賂也然名器不可假人武公當討而命則典刑愈紊而王室愈卑矣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有杕之杜急求賢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杕杜喻為君之孫獨生道左又難於生植也彼君子謂他國之賢也噬逮也夫為君孤獨非賢無以自輔然他國之賢不能強其必至當及其肯來而誠心以好之至好之而又不知何以養之則好之至矣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周曲也大道之曲生植尤危也

晉之於賢有綢繆之相遇有杕杜之為好其繼世久伯也宜哉

葛生五章章四句

葛生悼亡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蘞草名予美指嬖妾而言蓋即獻公謂驪姬也亡者既葬曰亡此蘞葛蒙蔓之地也誰與者因予美亡而已無誰可與也無與則獨處矣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域塋也息入內宴息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角枕錦衾君夫人斂時之飾粲爛鮮明貌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夏日永冬夜永無與之人其獨為尤甚也居亦塋也惟期百歲後亦死而同歸其居滿於嬖之至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室猶居也

以下二篇著獻公惑於驪姬以致亂而啟文公之伯也夫以

嬖妾之言而思念猶如此之切則生前之溺幸無所不至矣
以亡該存簡而要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

采苓刺獻公聽讒致亂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首陽首山之南也巔山頂也爲僞也苓本隰草而采之山巔必無之事也人即僞爲是言其可信乎旃之也再言舍旃明其言之不可用也能不用則必先不以爲然矣聽者不以爲然則人雖言之其能有得乎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苦苦菜也與葑亦俱非山菜與許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浸潤之言變亂黑白必先近理若理所必無而亦聽之則非溺惑偏愛者不能也驪姬之讒申生殺而重耳夷吾出其言豈必衷於理乎

唐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魏唐次齊繼齊伯者晉也不錄文公以後之詩亦嚴黜伯功也

秦一之十一

秦國今甘肅秦州直隸州初伯益之後非子事孝王而封之秦谷爵以附庸至五世孫襄公當平王東遷進爵爲伯至子文公遂去戎人遂盡有西周之地以秦繼唐者繼晉文公而爭伯者穆公也自穆公伯西戎而西周遂變爲秦文武之政不可復望矣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車鄰刺朝見無儀也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鄰鄰如鄰之比非一車也白顛的盧也君子謂秦君也寺人奄人也令君命也襄公始爲諸侯富於車馬其臣入見者未見君而先有奄人奉君命而引之以入也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並坐示親昵也年八十曰耋言人易老以相慰也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周官冢宰內宰以大臣領六官之職而寺人止掌后夫人之陰令不預外事也若王之左右即綴衣虎賁閽非士人故王於諸侯羣臣庶民之復逆則大僕小臣御僕掌其儀雖在路寢朝則君位戶牖之間燕則君席阼階之上君臣賓主之交

情雖殺而分則秩此禮教之降周室雖卑而祚猶綿於八百也今秦之開國因周故都盡棄其禮。寺人主令。則國無人矣。君臣並坐。則朝無辨矣。而且不鼓瑟而歌。則大耋之嗟。豈尚有乞言旅語之遺意乎。首錄此詩而其亂於商鞅亡於趙高已爲之兆矣

駟驖三章章四句

駟驖刺田遊無儀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駟駟乘也驖馬色如鐵也阜大也六轡者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內兩轡納之於觼故惟六轡在手也媚子便嬖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時是辰時也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類奉之者虞以待射也曰左者命御使左其車以逐禽左也拔矢括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園囿也在國城北故曰北園本周之園學爲學士肄禮樂之所非輕車田犬所宜入也輶車輕車之萃也鸞鑣鈴聲象鸞鳴設馬銜也獫歇驕皆田犬名獫能入險取禽歇驕則善守禦而技

又倚捷者驕一作獢

周制田遊之職司馬掌之僕右之屬必備其官必卜其吉而後從事追驅逆既設亦必發刺有節射御有範凡以納民軌

物也若從狩止於媚子則廢官而又非其人矣辰牡而奉以待射。則不可云驅逆矣。左之出於公令。則御者必失其馳矣。甚至貳車載犬。不更貴犬而賤人乎。讀車鄰駟驖而已見秦之棄禮義尚武功雖或繼周不能久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小戎刺專尚武功不思德音也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小戎小於戎路廣車也俴淺收軫也廣車車前廣大可容左右與御三人而車中則淺狹如常車也五五束也楘歷錄成文也梁輈輈首穹窿如梁也輈木直而首曲如梁慮其易折故以革五束而木革相間成文也游環靷環也以皮爲環當兩服馬之背游移前却無定處引兩驂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以制驂馬不得外出也脅驅亦以皮爲之前繫衡兩端後繫軫兩端當服馬脅之外以驅驂馬不得內入也陰揜軓也軓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也靷以皮二條前繫驂馬之頸後繫陰板之上也鋈續陰板上有續靷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爲飾也文虎皮文也茵車褥也以虎皮爲車褥也暢長也兵車高故轂長也騏馬青白色文即下騏[illegible]也馵絆足也既駕而又絆其足蓋爲嚴備也君子有德位之稱喻其君也溫和厚也如玉比德於玉也不直

曰溫溫如玉而以其爲語助者念君子既有其位尤望有其德
也板屋以板爲屋西戎之俗也心曲心不遂而多委曲也秦既
列爵於伯則宮室之儀固有節矣而猶循西戎舊俗在其板屋
故爲之亂心曲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
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駵今棗騮赤色中兩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騧驪黑馬也盾干也
畫龍於盾合二載之以爲車上之衛也觼環之有舌者軜驂內
轡也置觼於軾前以繫軜故曰觼軜亦消沃白金爲飾也邑國
中也方比也何何人也期冀也言君子當和厚其德以居其國

比之前哲何人爲可冀乎胡然指上六句而言與之也尊尚武
功則可畏不能不念也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
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俴駟廣車駟乘也羣馬性羣和也厹矛三隅矛也鋈錞以白金
沃矛下端而平底也蒙敝也伐中干也苑多貌以伐蔽車不一
而足也虎韔以虎皮爲弓室也鏤膺刻韔之中以爲飾也交韔
以二弓顛倒相交置一韔也閉弓檠也緄繩縢約也以竹爲閉
以繩約於弛弓之裏檠弓體使正也寢而興寢不安也厭厭久
安而饜飫人心也秩秩有序也念君子而不能安寢以其武備

雖有餘而良人之德音則不類也

周之初生亦本陶復陶穴然遷岐而後司空司徒皐門應門
其官其制無不燦然改觀蓋以爲國自有體也襄公既列諸
侯而尚仍板屋之俗其能承三代之權輿乎車鄰駟驖序而
不斷意在言外此詩則每章前半極形武備之盛而以言念
婉轉出之或正言或反言至末句秩秩德音則微文刺譏大
意顯然矣蓋秦本周先王故都其人猶有二南遺風非他國
所能及故作歌志感尤深溫柔敦厚也

蒹葭三章章八句

蒹葭政暴而賢隱雖招之不出也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
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薕也蒼蒼生意盛也露爲青澤白則寒而不能澤物矣況變
爲霜則殺氣重而蒼蒼者無不敗耶喻政暴則民殘也伊人有
令聞之人也遡洄逆流而上遡游順流而下也在水中央言其
沉淪而不出也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
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淒淒寒甚無生意也晞乾也惟寒重未晞故生意盡也水草交
曰湄躋升也欲升而不得也坻水渚也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采采非一采也，而寒猶未已，喻民力悉而尚有餘虐也，右，出右而不相直也

讀此詩似伊人之於秦，已有魯連寧蹈東海之意，又何俟始皇，而後四皓入商山耶，

終南二章章六句

終南刺無威儀制度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山在陝西，秦之望也，條山楸也，有條梅，喻未嘗無材也，君子謂其君也，至止隨行所在而言也，錦衣狐裘，譏非法服也，周制朝服以布尚白，祭服以絲尚黑，戎服以韋尚赤，即狐裘衣錦，燕居服之，猶當尚褧，所謂朝玄端，夕深衣也，豈有至止而徒衣錦者乎，顏如渥丹，則酒食之養，而非人君穆穆皇皇之德容也，其君也哉者，疑而怪之之辭，言以為非君既不可，而審其儀容乃殊不似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此。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紀者治國之政，堂則以出治之處也，有紀堂，喻未嘗無制也，黻兩已相背也，繡刺繡也，黻言其辨，繡言其文，佩聲言其德，首君子如此，則歷年久遠而民不能忘也

此詩二章抑揚盡致，上章討今，下章思古，至末句而知天下土崩，二世而亡，有決然者，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黃鳥刺殉葬以人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飛往來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奄息名，特傑出也，殲盡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防當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主殉者固非，而從殉者亦非，詩雖良三良，聖人之旨，則惡其以西戎之俗壞先王之葬禮也　十五國風以謚爵見於詩者，惟召南再言平王，此詩三言穆公，夫平王者周之所由衰也，穆公者秦之所由盛也，咏平王而王迹熄矣。咏穆公而知繼周者秦。三代之禮埽地無遺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

晨風思周也，東周日卑，西周遂淪於秦，而秦政日暴，故

詩人思之

駛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駛疾也晨風晚風也日將旦則清風發其勢疾者風尤寒隱喻秦政之暴也鬱茂密貌北林北園之林也君子謂時王也欽欽憂貌如何猶奈何也再言之憂之至也忘我實多傷東周之苟安而無志興復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駮梓榆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棣唐棣檖赤羅

平王初遷西都雖爲秦而故家遺俗政令猶存豐鎬之間尚冀西歸之好音也迨乎桓莊王室多故日益卑弱西周遂淪於秦召旻所言日蹙國百里正是時矣詩人以駛彼喻秦之暴以鬱彼喻百二之關山而又以未見爲憂忘我爲怨蓋非特秦德之涼亦以見周先王之世澤其入人者深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無衣喜秦王命勤王也子帶之亂襄王奔鄭告難於秦穆公師於河上謀納王故詩人喜之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袍襺也王襄王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澤褻衣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商之亡也雖以武王周公之聖而多士多方尚煩誥命況周之東遷共主猶在而秦之不德又非周先王之比乎蓋水火之中。救死不贍。而安定之後。舊德難忘。人有同心。千古一轍矣。故晨風以未見爲憂。無衣以興師爲喜。合之周南孔邇之歌。可以驗民情。尤可以覘國政焉。

渭陽二章章四句

渭陽穆公納晉文公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穆公自我也舅氏謂晉文公也同姓曰伯氏異姓曰舅氏古人之通稱也路車乘黃諸侯之制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瓊瑰美石似玉亦諸侯之佩也

自晨風至此三篇事皆在黃鳥前而詩後黃鳥者義不繫於秦也故晨風無衣見民情之不忘周室而此詩則又志晉文之所由伯也猶衛風載木瓜也

權輿二章章三句

權輿慨秦不能繼周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句今也每食無餘句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歎詞我我西周先王也夏華夏也屋人所居以安也渠渠廣大貌歎言我先王創制天下覆庇生民極其廣大也今謂秦也每食無餘則形民之力不能無厭飽之心矣承繼也權輿謂法度也權以定輕重輿以別尊卑三代損益所由制禮以安天下也至秦一切棄而不承其何以能國乎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簋禮器也每食四簋動必以禮也若每食而不知飽則縱欲無厭天下大亂矣

夫爲國以禮唐虞三代因革損益不知幾費經營矣至秦因

周故都盡反周政以禮教爲不足用而務掃除而淨盡之其能不二世而亡乎詩惟二南之末終以于嗟而此又以于嗟終之者蓋秦本周名所治之地而不承權輿則非特人亡政息而已聖人能不深爲致慨也哉

秦十篇二十七章百七十七句

春秋之初王室既卑齊桓創伯晉文繼伯名雖伯其實王也但畏其名而不敢僭耳晉伯衰而戰國終并於秦則秦之次唐非特因穆公爭伯於前亦足以見天下大勢必入於秦矣若其不由禮讓而恃力征十篇之中反覆深切著其速亡之驗允萬世之龜鑑也矣

陳一之十二

陳國今河南陳州府武王以封虞帝之後爲侯繼秦以陳何也齊晉之伯尚云尊王而攘楚也至秦晉爭伯則爭强而已故自秦晉爭伯而楚與秦合楚與秦合而楚彌楚强而晉弱辰陵之盟陳鄭從楚而楚旅始圖伯焉其後入陳殺夏徵舒以荆蠻伸討賊之義而伯業遂成中夏莫敢抗矣然則繼秦以陳者志楚之伯而又以見陳之終滅於楚也不列楚風猶春秋不書楚葬外之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宛丘刺遊蕩也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子指其君也湯遊蕩也宛丘丘名在陳國中望聞望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值植也鷺舂鉏鷺鷥也羽以其羽爲翳舞者持以指麾也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缶瓦器可以節樂

恒舞恒遊官刑所儆今陳南通楚而君之荒乃如是其能久乎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亦刺遊蕩也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枌白榆子仲陳大夫子其女也子仲之子於陳無足輕重意者為君夫人抑君之嬖人歟婆娑舞貌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善差擇也言既擇吉旦以遊南原遊興未盡而又舞於後市也婦人以桑麻為業不績其麻則遊舞無度棄其業次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逝往越於也鬷麻縷之數邁行也以鬷邁者當績仍遊也上章言以遊廢績此章言攜績從遊荒於遊之至也荍芘芣即紫荆末二句蓋其君率嬖倖偕遊而相謔之辭

漢有游女周所由衰今陳君好蕩而內嬖相習成風宜其日趨於削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衡門賢人安貧賤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衡門橫木為門一畝之宮也棲息遲待也泌泉上出也洋洋水流貌泉之上出外流象君子之育德果行故樂之忘飢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首章曰可以下二章曰豈必則知其人固非石隱者流特以時不可為而安於貧賤耳第賢者既以身殉道則當時之在位者豈尚有人耶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勸從晉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漚漬也姬晉姓晤遇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紵麻屬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菅茅屬

齊桓霸世中國無伯而陳屬於楚迨晉文繼伯陳始從晉自後晉楚爭陳而春秋貶其從楚故此詩以淑姬可與為勸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未詳其義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楊白楊也牂牂大貌明星啟明星也煌煌明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

肺肺猶牂牂晢晢猶煌煌也

春秋於陳事甚略而此詩又簡略即以為期而過時亦不知所期何事矣

墓門二章章六句

墓門刺大夫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域墓有門也斯析也古者於墓多樹材木若生棘刺則當斯之也夫大夫也已罷斥也昔久也誰昔然者言誰久使為大夫刺靈公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鴞惡鳥也萃集訊告也告之而不予顧必至顛倒而後思予亦無及矣

靈公淫亂以至被弒亡國實孔寧儀行父之逢長為之此詩

專刺大夫之不良而不斥靈公之惡猶為婉而諷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防有鵲巢夏御叔憂也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防地名舉鵲巢言鳥猶有居室也邛我旨美也苕苕饒可生食言旨喻己之所愛也誰者不敢斥言其人謂靈公也侜誑也誘也予美指鄭姬也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廟中路曰唐甓瓴甋也必有之而後為完室也鷊小草有文如綬苕旨其味鷊旨其色皆以喻予美也惕惕猶忉忉也

御叔娶於鄭曰夏姬有美色靈公與孔寧儀行父俱通焉御叔憂之而御叔死矣傳云殺御叔是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月出詩人憂夏徵舒有弒械也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皎明也佼美色也佼人謂鄭姬也僚好貌舒徵舒也窈深糾緊也言徵舒含怒甚深切也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皓猶皎也懰猶僚也懮受憂心含忍而不能受也慅猶悄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燎明夭禍紹繼也言徵舒弒逆之禍即繼至也慘痛也

此詩著徵舒弒君之兆御叔殺而夏姬淫則徵舒於靈公幾不共戴天矣然則君可弒乎曰父不受誅子復讎亦止謂有司之營私枉法者身非可施之於君也況又生其國而居其位食其祿乎故淫亂雖靈公之惡而徵舒弒君之誅不容少貸

株林二章章四句

株林刺靈公淫乎夏姬也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株林夏氏邑南徵舒字也云從夏南婉辭也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馬六尺以上曰駒

自墓門至月出譏足著靈公之淫亂而猶未直言也故於此詩盡之

澤陂三章章六句

澤陂傷洩冶也靈公與孔儀淫乎夏氏洩冶諫不聽遂被殺故詩人傷之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

陂澤障也有美一人謂洩冶也傷如之何傷其以諫被殺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滂沱涕泗橫流貌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心悁悁

卷鬒髮好貌悁悁憂貌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菡萏水深處也儼矜莊貌輾轉伏枕卧不能寐蓋憂有弒君亡國之禍非僅傷洩冶矣

以此詩殿陳風著陳所由亡也康侯胡氏曰殺諫臣者必有弒君亡國之禍故洩冶殺而靈公被弒楚莊縣陳矣此春秋世變之大端亦為世君人之大戒也

陳十篇二十六章百十四句

陳魏二風大旨相似魏滅而晉伯陳入而楚伯故於詩皆舉其致亡之由而不特此也粤自周室既衰天下無王自鄭莊始其後齊晉更伯至於戰國遂并於秦而說者猶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聖人刪詩顧錄陳而不及楚豈不以秦之亡由於陳勝之王陳而楚固已先亡乎是故讀二南邶鄘衛王而可以識王者宅中治天下之大規也讀鄭齊魏唐秦陳而可以知西周之後西漢之前春秋戰國世變遷流之大槩也

檜一之十三

檜武王封祝融之後為子於濟洛河潁之間今開封府鄭州是也鄭桓公滅之國在鄭先而詩錄陳後義不繫於鄭

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時王苟安也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周之東也宜逍遙之時哉故思之而心勞也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膏裘光澤貌言日出而不言日照則義與裘不相蒙也蓋天子當陽猶日之照臨下土其光當無不曜若東周之王不幾於日出無光也哉而乃徒膏其裘故思之而不能不心悼也

檜詩大概東遷後所作檜已入於鄭矣別爲檜風者鄭聲變而淫豔檜之四詩則憂歎迫切蓋其遺風也日出有曜旨微而婉矣

素冠三章章三句

素冠刺喪禮壞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素冠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素冠雖未純吉已非喪冠矣棘吉也禮喪事用奇吉事用棘再期而祥去喪即吉故曰棘人欒欒瘠貌餘哀未忘故也慱慱憂貌憂僅見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素衣素絲之衣祥祭不衣素亦即吉有漸也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韠蔽膝也素亦祥祭之色蘊結猶鬱結也

先王制禮慎終爲要凶禮廢則天性漓而民德日趨於薄矣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隰有萇楚傷天下無道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萇楚銚弋羊桃也猗儺柔順貌夭少好也沃沃光澤貌子指萇楚也若使萇楚有知必不能猗儺夭沃故云樂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王者以天下爲家若必無室家惟無知者能之耳聖人栖栖皇皇不敢隱遁於此詩見之

匪風三章章四句

匪風傷周道也東周日卑天下無王而思文武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發發暴風也偈疾驅也非風發而如發非車偈而如偈則以周道之不成乎周道也故不能不怛焉傷之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回風曰飄嘌亦疾也弔亦傷也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溉滌也鬵釜屬治國如亨鮮有能者則先爲溉滌企待之情迫也懷寄也西方爲周道所由興有歸者則懷以好音思念之情切也

聖王不作周道陵夷職是咎者其在平桓乎卒末四句而如有用我其爲東周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檜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自周南至陳風列十二大數已備更錄檜曹者猶詩人之嗟嘆長言辭有盡而意無窮也是故檜風四篇傷無

君也曹風四篇傷無臣也上無聖王下無賢佐此東周
所以終於戰國也

曹一之十四

曹國今山東曹州府曹縣武王以封弟振鐸為伯繼檜以
曹者鄭滅檜而天下無王宋入曹而天下無伯春秋之終
始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蜉蝣刺竊位偷生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渠略也蓋水蟲本生水中能飛浮水面楚楚鮮明貌喻在
位者無所短長但浮游以俟死雖有衣服章身猶蜉蝣也於我
歸處者言我適當其時故其人之歸處乃於我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采采華飾也息休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掘閱突見也人臣陳力就列非必大功亦且積日而在高位今
乃突然而見如蜉蝣然則非其人矣麻衣朝服也雖白如雪其
能勝任乎說喜悅也但以服美為悅也

大君狃於逍遙則日出無曜矣大臣玩於浮游則掘閱無功
矣檜曹首此二詩歎東周之不可為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候人刺在位皆非其人也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候人掌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祋殳也候人而何戈祋則候
人之徒役之賤者也彼其之子大夫士之通稱也再命以上皆
赤芾芾韠也周官三百六十除一命則不及三百矣曰三百舉
成數也言候人之賤役尚不敢曠其職若三百之之子果能勝
其任乎曹小國耳豈能備官三百當主王室而言故檜曹二風
皆義通天下未專于一國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鵜洿澤即淘河也能捕魚不濡翼漁人但飽畜之如小人但服
其服而不舉其職與服不稱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咮喙遂稱媾寵也性貪故雖寵以高位而猶不遂也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薈蔚材木美盛貌隮雲氣升騰也南山高大材木所聚也而雲
嵐蒙覆則上不見天日下隱南山矣喻群小用事上壅主聽下
塞賢路也婉孌季女不嫁喻賢才不得仕進也飢喻貧賤也群
小用事賢人能不固守貧賤乎

周室之東讀丘中有麻之詩則先王教養所留遺者遂無賢

也而此詩所刺若皆其殆謂宰咺渠糾尹仍凡伯諸人乎

鳲鳩四章章六句

鳲鳩思賢相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鳲鳩鵲也七者不盡之數言其多也喻冢宰秉國之均而百官無不受成也鳲鳩必言在桑取其亡繫桑之義安不忘危也既言淑人又言君子必淑人而後可居君子之位也儀威儀也一不二也心如結者志安社稷不懈于位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梅謀棘言棘至皆以喻一臣斷斷則賢才並進國家利賴也騏同璂弁飾也帶絲弁騏者淑人君子束帶戴弁以立於朝雖無他技而羣策羣力天下自平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忒差也四國四方諸侯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遠可正四國則近必先正國人遠近皆平何憂不萬年長治乎歎當時之不然也

此詩與上篇正相反否泰治亂所由分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下泉思賢伯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冽清潔而甘也下泉泉下流也稂藏莨今狼尾艸中牛馬芻冽泉止浸苞稂則王澤僅沛於羣小矣愾歎聲周京西周先王之都也愾歎而念周京傷今而思古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蕭蒿耗也喻揩克也京周猶周京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蓍蒿屬京大師眾王居之稱猶京周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黍苗喻諸侯陰雨喻伯者黍苗之生長由於陰雨之潤澤諸侯之尊王由於郇伯之勞來歎當時之不然也郇畿內諸侯伯爵文王之後今平陽府臨晉縣東北有郇城

周制三公一相治內二伯治外雖官不必備而職不可廢也故上章思賢相此章思賢伯也

曹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自平王東遷迄春秋之末幾三百年天下之無道也久矣檜曹二風包春秋之終始亂極思治而於匪風下泉一則再言周道一則再言周京何也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治天下之大本也自唐虞夏商因革損益至於周而大備故後世雖極衰亂而猶綿祀八百餘年迄強秦

鑒周之弱遂以禮教爲不足爲而滅裂暴棄之適足以速其亡而已矣然則周之衰也由於廢禮而其衰而不至遂亡者猶禮教維持之力也迄乎漢興雜伯不純王道之所留遺僅存十一於千百而治遂不古若矣聖人誠神之道遠鑒萬世其能不諄諄眷念於有周也哉

豳一之十五

豳今陝西邠州直隸州后稷之後公劉居之遂爲周家開國之基風終於豳者大雅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東周之不可爲。不由舊章而愆忘之故也。若循七月之勤儉。守伐柯之籩豆。安見立國之不可萬年哉。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七月。溯周所由興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七月夏正斗柄昏建申之月。凡詩言月皆夏正也。流。下也。火。心宿也。九月霜降始寒授衣以禦寒也。一之日斗柄昏建子一陽初復之日周之先以紀候後遂爲一代之正朔此詩言日皆周正也。觱發風寒栗烈氣寒也。褐毛布也。歲步戌也。人事始於寅而寅木之精養於戌故紀天者必溯原於戌而後天步可推也。卒歲謂斗柄昏建丑寅之交歲之終始也。于往也。耜農器名即夏小正祭耒盍耨祭於耜也。舉趾舉足而耕也。饁餉也。田畯田官里宰之屬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鸝也。懿深美也。微行小徑也。柔穉也。遲遲日長而暄也。采蘩亦以飼蠶也。祁祁多也。傷悲悲將嫁而遠父母也。殆將也。公子豳公之女公子也。同歸媵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萑葦即蒹葭也。八月取之爲曲薄可以栖蠶蠶月治蠶之月條桑析條取葉也。斨斧屬遠揚遠枝揚起者猗依也。依而采葉也。女桑小桑也。鵙伯勞也。陽明也。此公子與下章公子則指豳公之子而言以上二章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無衣之意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不花而實曰秀葽草名蜩蟬也。其穫者早禾可穫也。隕墜也。蘀枝葉之槁者貉兵祭名將田而表貉以祭也。狸獸名同竭作以田也。纘繼也。田非止爲取禽亦以習武也。豜三歲豕也。此章言田事以終首章無褐之意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螽蝗蚱蜢種類不一。統名曰螽。動股始躍也。莎雞絡緯也。振羽始飛也。宇簷下也。宇戶牀下。寒漸深而避之也。穹空隙也。窒塞也。鼠善穴隙故熏之。向牖。墐塗也。戶北出戶也。爲改歲而入室蓋自十月禦寒事畢至春而始出也。此章亦終首章禦寒之意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鬱棣屬雀李也。薁嬰薁也。葵菜名。菽豆。剝擊也。穫稻以釀酒也。

介助也。介眉壽頌禱之詞。果酒嘉蔬所以養老燕賓也。壺瓠也。叔拾取也。苴麻子也。瓜壺苴荼農家常食所必需也。自此至卒章終首章後段之意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場圃同地。物生時則治爲圃。物成後則築爲場。納自田而納於場也。禾穀連藁秸之總名。種使成熟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稻粱之屬皆禾也。同聚也。上入自野而上入國之中城也。執執役也。宮公宮也。執宮功公旬力役之事也。稼既同則入城而治公家之宮室也。索絞。綯繩。乘急乘升也。始歲始也。播穀則不暇治室故亟也。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鑿冰取冰也。沖沖鑿冰聲。凌陰冰室也。蚤蚤朝也。韭菜名。獻羔祭韭所以啓冰重其事也。藏冰發冰亦王者輔相調燮之政也。肅霜氣肅而霜降也。滌場農事畢也。兩尊曰朋。饗饗禮也。躋升也。公堂君之堂也。稱舉。觥爵也。農事畢而行饗於公堂上以勞下下因以祝上也

周官籥章中春晝擊土鼓吹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即此詩也。周以農事開國而農事首重天時故謹寒暑辨陰陽後有天下遂因之改正朔也。此詩雖咏民風而公劉之篤周有以先之勞之叅故爲周人開國之基

鴟鴞四章章五句

鴟鴞周公傷王室以喻成王也。公遭流言避居私邑二年而管叔等以武庚畔公乃作此詩以貽王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鴟鴞鵂鶹惡鳥也。子鳥子。室鳥巢也。恩慈勤勞鬻育閔憂也。通篇託爲鳥言以鴟鴞喻武庚子喻管蔡室喻王室也。二叔以武

庚吽而辭反咎武庚者非特為親者諱實亦二叔之為武庚所愚也直云取云閔者人臣無將既吽則雖親必誅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束也牖以通氣戶以出入極言己之思患預防也或者未定之辭言雖無陰雨之患而尚慮下民之或侮也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手爪也拮据蹶貌荼萑苕可藉巢者蓄積聚也租禾稾之屬卒盡也未有室家喻王室新造而未安也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動也風雨漂搖喻武庚也嘵嘵急也維音嘵嘵不得不作詩以喻王也

周室初造武王崩成王幼二叔流言殷民不靖天下之至危也而周公猪口嘵音卒致成康之盛若夫平王東遷天下猶宗周矣而檜之羔裘曹之蜉蝣君臣安坐以成其敗則治亂興亡之故雖曰天運豈非人事哉此豳風所以繼鴟鴞於七月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東山周公東征武庚功成而歸勞軍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

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慆慆久也濛雨貌裳衣禮服士事也行戎行也枚軍行銜之以止語者蜎蜎動貌蠋桑蟲烝上行也敦獨貌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蠃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

桃李曰果瓜瓠曰蠃蠃一作蓏伊威鼠婦也蠨蛸小蜘蛛長脚者町畽舍旁隙地鹿場鹿以為場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夜行也謂螢火之屬畏畏從征之後室家荒廢也懷雖荒廢而亦不能不懷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鸛水鳥垤土丘也婦征者之婦也從征久而不歸故嘆也洒埽穹窒捷音至而知歸期近也瓜苦匏瓜也不見三年感從征之久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倉庚飛昏姻時也熠燿鮮明也皇大也駁雜色也結解結也猶治亂言亂也縭纓也昏禮壻親脫婦纓或九或十極儀之盛昏禮備也新新昏者舊舊有室者

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

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愚按周公東征至於三年勞且久矣而其勞歸士也無一言及討賊之義奏凱之功何也吾於是而知聖人之心公而恕仁而讓也夫紂雖以無道失天下而武庚爲之子殷民爲之序其思殷先王之德業而乘釁不靖人情所不能免也至於羣叔親親之誼又不忍以聲罪致討故武庚管蔡叛亂之罪固在不赦而不可以爲賊東征三年破斧缺斨而不可以爲功厥後封宋爲客地方五百里而管蔡列爲侯伯未嘗再亂則聖王之治天下亦惟自盡其性而已此周公之成文武所以爲王道之至極歟

破斧三章章六句

破斧征士答周公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皇匡將大也四方不正則人不得安故曰哀我孔將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錡鑿屬吪化嘉善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銶亦斧類遒斂而固之也

曰皇曰吪曰遒見周公之志惟在安天下詩人蓋真知聖人者歟

伐柯二章章四句

伐柯美周公爲後世法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喻修身也匪斧不克剛斷乃能去私也取妻喻克家也匪媒不得有別乃能正家也由是而推之國與天下無二理矣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自天子至庶人皆以修身爲本故又即伐柯申言之其則不遠欲後世以周公爲法也之子謂周公也籩用竹豆用木皆禮器也踐行列貌修己以安天下周公豈有他哉亦動必以禮而已治人者先自治故伐柯主於去私而去私惟以循禮爲要蓋敬義交相養原非二事

九罭四章章三句

九罭殷民愛周公也

九罭之魚鱒魴。（六字句）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九罭九目之網言網之珠闕也鱒魴大魚也喻武庚之叛東征止誅首惡也之子謂周公也袞衣九章上公助祭之服袞衣繡裳言周公正其衣冠有威儀也營洛邑爲東都有文王武王廟周公留後攝祭故衣袞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本水鳥遵渚其常喻公歸自有常所今但於女信處而已無所並無所也女猶我也對公而言故云女也再宿曰信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遵陸言其暫喻公之來東也復再來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公惟留後洛邑是以東方有此服袞衣之人今歸則不可復見眷顧其留而憂其去愛之至也夫殷民從遷而愛公如此誠無不格也

此詩殷遺所作而列於豳何也蓋詩以言志辭有不同而音無二律故雖鄭聲之淫不外先王之樂無不合於弦歌至志趣殊而風俗異明其義者亦第於辭章辨之耳故秦詩反岐於周召而九罭獨入於豳風惟其然而愈知楚騷別調悖先王之律不可錄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狼跋美周公遭變不失常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跋躐也胡頷下懸肉也疐跲也老狼有胡進躐其胡退又跲其尾喻周公遭流言進退俱不安也孫避位居東也膚美也赤舄冕服之舄几几安重貌猶言視履考祥也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瑕玷也

此詩當在鴟鴞前而以殿豳風者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周公之所以爲聖周道所由隆也

豳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二句

周之王業始於公劉成於周公此豳所以殿國風也而周公之聖又以流言避位而益彰此狼跋所以殿豳也使東遷而後倘有周公其人必不至爲春秋戰國此麟趾所以于嗟而豳詩又與相應也

毛詩卷三　　毛詩說

小雅二

雅正也。雅本烏名，雅之飛也必滿張斜至其翼之大綱如牙之列，而其身始正。猶歌詩者必永言搖曳其音使之合律，而後其聲始正也。風由乎俗，雅關乎政，此風雅之別也。雅有小大者，政有小大也。政亦非有小大，以其主乎國中則謂之小，對乎天下則謂之大也。

鹿鳴什二之一

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為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為什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鹿鳴燕賓也。古者與賢必以賓禮，禮之敬之至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和鳴，求友之聲，喻主人求助於賓也。苹藾蕭即藾蒿也。鼓瑟吹笙，工人歌以樂賓也。將行也。承筐是將，奉筐而實以幣帛以酬賓勸酒也。人統衆賓而言也。周行周官之行列也。治國以官人為急，能官人則大小各就其列無曠職也。禮至旅酬而語，賓乃擇言而言，故欲其示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蒿菣也，即青蒿也。視民民視也。恌偷也。君子指已在位者。式用。燕安。敖樂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芩蔓草。湛樂之久也。

卷耳勸賢懷賓彼周行，臣之職也。鹿鳴賓賢求示我周行，君之道也。故鄉飲燕射皆歌此詩為首。

四牡五章章五句

四牡勵臣節也。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四馬皆牡，能任重行遠也。騑騑兩驂也。四牡則兩服兩驂，而止言騑騑者，以驂之佐服喻臣之輔君也。周道周王之道。倭遲廣遠無際也。三代之禮至周而備，曲折詳盡，故言倭遲也。賢人致身於君，惟君所使，奉王章而勤王事，乃其分也。故雖有懷歸之私，而尤以王事靡盬為傷悲也。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嘽嘽疾行貌。駱道馬，即騑馬也。馬勞則人亦勞矣。啓跪。處居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翩翩飛貌。鵻夫不，今鵓鴿，鳥之孝者。將奉養也。鵻之飛也猶有

下集之時而勤王事者至不遑將其父母人豈不如鳥乎未敢
以私恩害公義先公後私之道然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杞枸檵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不馳而小疾曰驟駸駸驟貌諗念也念不遑將也非實作是歌
也設言其念親之情耳獨言將母承上章也
三年大比而興賢能則出事親之身而爲事君之身矣國爾
忘家父母且不遑養而況於其身乎君之於臣既已賓而舉
之爲臣者即當移孝作忠以事其上故燕之即勵之也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皇皇者華勉下問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精積中而外見者高平曰原下濕曰
隰華滿原隰喻至理隨在皆具不可自賢而棄衆善也駪駪馬
行疾而多也征夫行人也用之則行故以征夫爲言也每懷靡
及則不自滿假矣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物濡則順如濡言御之和柔也古者以射正身主成己以御調
馬主成物故又言善御喻能出長入治也周周人也咨於咨嗟

也諏取其善也咨嗟而諏重善言也言周之所藉以治天下者
惟在不自用而廣爲訪問也蓋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王者之下
問於賢能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又望賢能之善於下問以輔
周致治也諏謀度詢而問之能事畢矣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如絲猶如濡也謀斷於心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度準於禮也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駰馬相因依也六轡均則可以均邦國矣詢信也信可行也

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則鹿鳴之三亦本爲興賢能而作而
燕饗臣工客使亦通用耳至詩中首篇言周行次篇言周道
則周之所以爲周者固莫重於官禮也而此詩又四言周咨
者蓋周之官禮亦非師心自用乃上監前王下集衆善之所
成即後人繼治因時因地或有損益亦不外廣爲訪問以用
中於民耳而成周致治之隆於茲可見矣
常棣八章章四句
常棣燕兄弟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常棣李也鄂同萼不同跗韡韡光明貌萼跗相附猶言兄弟

如手足也韡韡則相得益彰矣人同類也兄弟亦人耳而以爲
莫如者同氣相助爲尤切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威畏懷恤裒聚也言死喪之禍可畏惟兄弟爲相恤即至聚尸
原野亦惟兄弟相收也朱子曰此詩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故此
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鬬鬩爲言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脊令雝渠水鳥也飛則鳴行則搖在原亦非其所以喻兄弟之
急難相救也況同怳憂也雖有良朋徒爲長歎明莫如兄弟也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鬩鬩狠也外禦禦外侮也務專力也烝衆戎助也言兄弟即或
有不和於內而一有外侮則併力禦之良朋雖衆無有助者則
兄弟之情又於斯可見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患難惟兄弟相親安寧乃兄弟相疎至以人所莫如者而視之
不如友生則弗思之甚矣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儐陳飫饜具俱也孺猶童年兄弟時也此下又極言兄弟有具
樂以反覆申明莫如之故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人之和樂兄弟之外莫如妻子然妻子之好猶以人合不如兄
弟同氣尤以天合之自然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帑子究窮圖謀亶信也兄弟樂則室家之宜妻帑之樂無不由
之其謂不如友生者特未究圖耳苟究而圖之其宜且樂也不
信然乎
人情莫親於兄弟而勢莫易疎於兄弟首章言莫如兄弟言
其情也五章言不如友生言其勢也然究之親者天理之眞
疎者人欲之僞此詩雖弔二叔之不咸而於親疎情僞尤爲
辨晳矣王者之治天下也賢與親不可偏廢故鹿鳴之三以

尊賢而此詩次之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
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木必伐而後成器丁丁審曲面埶以取正也嚶嚶和鳴求友聲
俱以喻朋友故舊之爲己助也聽猶順也鳥求友則出幽谷而
升喬木人求友則神亦聽而致和平極言友之不可忽也諸父
諸舅兄弟皆友也下文乃詳言之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

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許許詳慎意釃泲酒去糟也禮縮酌用茅是也藇美貌羜未成
羊也速召也諸父同姓尊者適適有故也微無顧念也於歎美
辭粲鮮明貌饋餽食也八簋盛饌也諸舅異姓尊者咎過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
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衍亦美也兄弟同異姓同儕也無遠皆在也失德不相好也乾
餱薄物也愆過也湑亦釃也湑我我湑也酤買也坎坎鼓聲蹲
蹲舞貌
　伐木次常棣親親之殺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天保下報上也王者賢賢親親於其羣臣受賜者以此
詩祝王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保安也爾指王也固堅也單亶通除開庶衆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戩進穀善罄盡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增益也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齋戒滌濯之潔饎酒食也享人鬼曰
享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皆享名也公先公也祖紺以上至后稷
也先王大王以下也君通謂先公先王也卜猶期也卜爾萬壽
無疆尸傳神意嘏主人之辭也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神通天神地示而言弔至詒遺也由孝享而推之神示亦無不
至而遺以福也質實也質則無偽故民但日用飲食也黎衆也
羣黎謂羣臣百姓謂百族蓋兼內外諸侯言也爲猶助也徧助
以德則天下平矣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
或承

　恆弦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也騫虧承繼也松
柏之葉新故相承不見彫落也此章極言治平之悠久也
　治國之經脩身之外尊賢親親爲要此詩雖爲臣下祝君之
辭然自鹿鳴至伐木先王之禮親賢無不備至則長治三百
年亦其理然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采薇遣戍也程子曰古者戍役兩期而還今年春莫行
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過十一月乃歸如後世防秋
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作始出也莫晚靡無也玁狁即獯鬻也此言在家啓行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柔嫩也烈烈憂貌聘問也甫至戍所故職掌未定前後並戍故無人歸問也此言行而至戍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剛堅也陽十月也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名陽月也首章不遑在家不遑也此章不遑在戍不遑也疚病也來生還也言竭力致死無還心也此言戍事險要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爾華盛貌常常棣也路戎路也君子謂大將也業業行不息也捷勝也戍而寇至不敢安居一月三戰而三捷也此言戍時戰守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騤騤欲息不得息也君子甲士小人徒卒也依倚腓隨也甲士

乘車倚馬而徒卒又隨車而動也翼翼整飭也象弭以象骨飾弓也魚海獸名服矢箙也魚皮可爲矢服戒警棘急也此言戰畢治兵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楊柳蒲柳也依依柔貌遲遲遠也傷悲悲從軍之苦也此言戍歸在道也

此後世從軍行之祖也聖王御宇中夏又安而後張皇六師以禦外侮必不得已之事也故天保以上治內有餘始繼采薇以治外而使民犯難又詳悉其勞苦之情夫豈窮兵黷武所得藉口者哉

出車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還帥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謂南仲也牧郊外也天子時王也或武或成不可考矣僕夫戎御也難不易爲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郊在牧內前軍至牧後軍猶在郊也設陳也龜蛇曰旐後殿之

旗也建立也既設旐而又建旄於旐干之首也旆旆旟旐旐垂
貌胡不旆旆猶傳云建而旆之也振旅奏愷可以卷旆而歸出
方治兵尤尚嚴肅不可不建且旆也況齊重大其事而憂懼憔
悴也僕夫且然主將可知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
赫南仲玁狁于襄
王即天子也承天克家曰天子建極三才曰王其實一也南仲
仲行時大將皇父南季皆其後也方朔方蓋即幽都也彭彭多
貌交龍曰旂央央居中也赫赫威武貌襄除也攘而除之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

不懷歸畏此簡書
塗凍釋而泥塗也黍稷華秋初也雨雪塗春初也簡書竹簡所
書六典中政典之類畏畏有常憲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
赫南仲薄伐西戎
君子西陲之人謂南仲也西陲遭戎人之暴未見南仲而憂既
見南仲而慰者以其能卻西戎也薄發語辭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
赫南仲玁狁于夷
卉草也春初伐戎春季奏凱卉木萋而采蘩眾士女安堵與喓

蟲趯螽景象大不侔也訊魁首當訊問者醜徒眾也執獲而歸
班師獻俘也夷平也獨舉平玁狁者玁狁孫故大其事也
爲大將者公爾忘私則室家之念非所存也故此詩特詳其
出軍之速治軍之嚴臨事之懼經略之勞聲望之著功業之
隆而策勳銘常即視之矣此先王敬大臣之道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杕杜勞還役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
夫遑止
征夫獨行故以杕杜起興又因以驗時也睆實貌嗣續也繼嗣

我日言從王事日復一日無休期也章末皆設爲室家念己猶
魏風陟岵之意也遑暇其暇而不得暇也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
夫歸止
歸望其歸而不見歸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
夫不遠
車軸必用檀爲美故曰檀車幝幝敝貌痯痯罷貌不遠父母望
子之心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

夫過也

此則通章言家中望征夫之切也匪載匪來猶古詩言傾耳非車音也逝遍恤憂也過期不至則多憂也偕俱會合也以卜筮終之思之切而無所不為也

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范氏曰出車勞帥故美其功杕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為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也

魚麗六章章二句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魚麗于罶鱨鯊句君子有酒旨且多句

麗著也寡婦之笱謂之罶鱨揚也一名黃頰鯊鮀也一名吹沙魚多為豐大之兆酒旨可燕衎之時皆太平無事之景象也君子有酒則非般樂而固以行禮矣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鱧鮦也即烏魚也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鰋鰋額白魚也性好偃腹著地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以下三章極咏歎以見物盛時和之致言魚言酒猶指一端而言統之以物無不盡然也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時謂天開景運適當其時也

內安外攘天下無事物類蕃昌君臣上下惟雍容禮樂以悠久之此成周刑措時矣故魚麗殿鹿鳴之什

鹿鳴什十篇五十二章三百九句

南陔什二之二

南陔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皆有題無詩詩固聖人所刪題亦聖人所留也夫周之詩多矣聖人去其繁冗而錄其有當於義者除商頌為先代之詩止以三百為率未嘗多也而此六篇者其詩既刪其題猶存何也蓋詩之整數本取國風百六十篇小雅八十篇大雅周頌各三十篇也然其數嫌於太整而魯又無詩故大雅周頌各增其一而又加魯頌四篇遂刪此六詩以成其數而其題尚留者篇什已定若并削其題則小雅七十四篇零數太多不成乎什且又無以見小雅篇數本半國風之意也至其詩已刪不必強為之說而其次則詩序中小雅盡廢總論其說必有所受今從之若毛公意為移易與朱子據儀禮為次恐俱非聖人刪詩本旨

白華

華黍

由庚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有嘉魚禮賢而冀其安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南非必有定處也王者南面而聽天下故言南耳嘉美也嘉魚喻嘉賓也烝衆也罩編細竹爲籗以罩魚也罩而又罩喻求之無已也賓以禮之燕以樂之好之至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汕樔也以薄圍取魚也罩止自上籠下汕則旁圍而欲使無遺喻好賢之至必無遺賢而後可也衎亦樂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樛木下垂喻王者之下賢也甘瓠上纍喻賢人之上進也瓠甘匏苦瓠可食匏不可食甘瓠可食喻賢人之有用於世也故聖人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綏者固結之惟恐不安其位也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求忠臣必於孝子故又以鵻喻也來思恩其來也又思賓既燕而又思所以燕之惟恐賓之不安有加無已也

聖王之尚賢也外盡其禮內竭其誠猶慮賢人之不安其位夫豈有私於賢而陽慕其名哉蓋養賢以及萬民其所繫非淺鮮矣否則忠敬稍有未至子思摽使者而不受穆生忘設醴而稱疾君子見幾而作以身殉道必不可以虛拘也

崇丘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而天下長治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臺夫須即莎草也萊草名可食每章山舉南北而歷言所有以喻無地不生材而皆有用於世也君子有德稱位之賢人也基

本也萬壽無期能保子孫黎民於無窮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君子者天地人物之精神命脈也大有元首則邦家光美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杞樹如樗一名狗骨苟無民何有君而惟君子爲民之父母探本而言極形所以樂也德音不已王者之仁聲善教藉君子以傳於無窮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遐不眉壽者言君子之德澤所垂者遠不止如眉之壽蓋能爲國祈年永命非特百年之勝殘去殺也茂盛也

第七十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53　反文卜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枸枳枸一名木蜜楰鼠梓一名苦楸黃老人髮復黃也耇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保安艾養也爾謂時王也後後王也

南有嘉魚可知吐握之勤南山有臺可想成康之盛

由儀

蓼蕭四章章六句

蓼蕭諸侯美王時巡澤及四海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蓼長大貌湑露盛也君子謂王也寫輸也燕笑語者略君臣之分而與諸侯情相親也處不去也譽本素著見愈可徵也此言王之始至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龍之為物變化不測大君之象為龍為光猶云神聖英明也爽差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泥泥露濡也燕安豈樂弟悌也安於豈弟則非勉強為宜兄弟同尚親親也壽豈久於豈弟也惟安故能久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濃濃露浹也鞗革龍勒條為轡革路也鞗條通沖沖順序而多也天子五戎百二十乘凡王之會同巡狩止乘革路玉金象三路不以行也鈴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雝雝和也鞗革沖沖嚴武備也和鸞雝雝尚文德也此時巡畢而言還也夫如是則萬福同矣攸所同聚也

首章言王行次章言王感三章言王道尚親末章言王儀美盛而王澤所被如露之無不浹矣

湛露四章章四句

湛露天子美諸侯朝正也諸侯正月朝王謂之朝正所以尊王正謹侯度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湛湛盛深貌陽日晞乾也露雖盛必日以烜之而後渝決於物喻諸侯雖有仁德亦必天子明聖而後能治其國也厭厭久安貌夜飲燕至夜也不醉無歸欲極歡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豐盛也宗路寢也凡燕在路寢之前掌考成禮而退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顯明允信也君子謂諸侯也莫不令德者即醉而禮無不成亦足徵令德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離離實親附貌喻諸侯之尊親王室也惟其豈弟故能親王莫

不令儀者非特其儀之美并可爲人之儀法也
蓼蕭表王靈之澤湛露志侯度之度皆周室之隆也
南陔什十篇六篇辭刪四篇十七章八十六句
彤弓什二之三
彤弓三章章六句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彤弓朱弓也弨弛貌受弓人告弓成而受之也藏藏之於府以待有功不輕與人也嘉賓謂有功諸侯也貺賜也既設宿懸也饗大饗禮也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載載之弓檠謂抗之也右尸西賓位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櫜韜也醻報其功也
傳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蓋天下有道而賞不僭故諸侯用命能奮武衛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菁菁者莪美共伯也厲王暴虐民不堪命流王於彘共伯攝政王室復安宣王十四年厲王崩而立宣王遂成中興之業故詩人美之　按共和之說經無明文而史氏以爲周召行政號曰共和汲冢書則曰共伯和干王位又衛世家釐侯世子爲共伯餘釐侯卒餘即位餘弟和襲殺餘自立是爲武公詩序云世子共伯早死言各不同愚意書缺雖無可徵而聖經刪定尚有可以折衷者夫宣王中興曾考衛武適俱同時佐治而衛武尤先當厲王之末故衛風既載淇奧而小雅賓筵大雅之抑其次又約略可考而和又爲武公之名則所謂共伯疑即武公也蓋武公以國子膺聖入爲王官則共即僕阮徂共之共乃王官采邑而非謚也伯乃九命作伯分陝二

伯之伯非伯仲與伯子男之伯也生稱共伯舉其官也沒謚武公以其能靖王室大亂而啓中興也然則武公非特衛之賢君實爲中興之功宗元祀媲美公旦矣而名餘爲無是公共和亦無是號干王殺兄必無是事詩序言其早死亦屬無稽又可因詩而定也至小雅刪定十五篇至彤弓而止周初全盛之詩也自此至無羊亦十五篇宣王中興之詩也則此詩當爲中興之本故首列之因并附録以俟有道之正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莪蘿蒿也大陵曰阿君子謂共伯也儀威儀也厲王暴虐國無

老成人無儀久矣故以見為舉樂人有儀刑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錫特賜也古者貨貝貝有五種皆以類為朋百朋言其多也喻
君子以類彙徵而百官皆得其人也然則尹方申樊諸卿其皆
共伯所舉歟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汎而又汎在水無依薄也舟以涉川木貴堅緻以楊為舟則鬆
脆不勝任矣沉已破壞也浮未安定也載沉喻厲王已流於彘
載浮喻宣王尚幼匿名公家未正備位也休安也共伯攝政王

室復安也
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
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
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
杕杜廢則師眾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
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
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
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
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
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
四方交侵中國微矣蓋周之全盛形於小雅至彤弓而備此
詩本非周初之雅故獨曰無禮儀以別之而序說亦綴於小
雅之末者蓋宣王所恃以中興則猶有小雅之遺也若周之
東遷一蹶不可復振豈非無菁莪君子之故歟此讀詩者所
以不能無盡廢之說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六月美宣王北伐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
于出征。以匡王國。
六月斗柄昏建未之月棲棲欲息不得息也戎車五戎之車飭

整也常服韎服韋弁服也熾凶焰如火熾也王于出征宣王親
征也匡正也王國而為玁狁所侵則微弱甚矣故出征以正之
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
于出征。以佐天子。
比齊物力也戎事尚強則四馬之力尤不可不齊也閑習則法
也既比其力又習於軍法也服即常服也于三十里背城一舍
而軍也王親將則大司馬以下皆佐天子者也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
武之服。以定王國。

脩長廣闊也顒大貌奏進膚大公功嚴威翼敬也共同供服事也有司皆嚴敬以供武事也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茹度也匪茹不可測度也焦穫畿內藪名亦名瓠口在今西安府涇陽縣界鎬鎬京也方疑即方叔采邑涇陽涇水之北言居言侵言及言至見其久踞內地而又深入蔓延爲患也織文織以五色使成文也鳥朱雀也章明也鳥章前軍之旗白大白也旆建而旆之也巾車建大白以即戎是也元戎戎路也先先驅前軍也啓開行道也宣王自將而又自乘元戎十乘以先驅啓

行危患既深不得不親赴矢石以勵戎行而壯軍威也此宣王所由以中興也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玁狁內侵至王親乘元戎以先驅啓行則王亦危甚矣然王威震疊玁狁見即退遁而後戎車獲安也上言元戎此言戎車皆指王而言至危之事不可以斥言故止以車爲稱猶後世言乘輿也輊軒皆安車名佶與人俱無傷也閑閒也大原即禹貢雍州之原隰乘勝薄伐至于是也文文德武武功也吉甫尹吉甫吉字甫尊稱也儀禮伯某甫是也時蓋爲大司馬佐王出征者

也憲法也萬邦爲憲玁狁退而諸侯奉王章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燕喜設燕相慶也受受錫於王也祉福也來歸歸私邑也自鎬者戎事既畢自王朝而歸也久歷時久也玁狁來侵禦而退之未嘗遠出故不曰遠而曰久也飲飲酒也御勸侑也侯維也張氏仲行吉甫之友也此章美吉甫之燕喜而不及王何也侵鎬及方鍾簴震動幸宣王奮威自將背城借一僅而獲安雖吉甫當策勳而王室無烈可揚也詩人之善於立言如此

宣平玁狁之患同而宣以出征而興平以東遷而弱則後王

幹蠱當知所法戒矣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采芑美宣王命方叔南征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芑苦菜即苦蕒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方氏叔行也涖臨也車三千句徒盡行也周制鄉遂之外旬地出兵車以供六軍而大司馬軍制二十五人爲兩兩有兩司馬具車一乘軍五百乘六軍則車三千矣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舉而言師猶軍也干盾試習也五兵以

盾扦外尤爲難習故特言試也奭赤貌鉤膺馬婁頷有鉤下當
膺也木金路之設蓋因方叔有功而特錫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
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鄉六鄉也六鄉之中其田尤治也約束錯文也軝轂之旁出者
衡軛也所以貫轂者約錯爲飾猶後世朱轂之類鸞在馬口兩
旁四馬故八也瑲瑲聲也命服天子所命之服朱芾赤芾也皇
赤貌瑲玉聲葱蒼色如葱者珩佩玉也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
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隼似鷂而小色純黑魚尾鷙疾之鳥搏擊無失蓋以喻方叔之
智勇無遺策也飛猶出征集猶振旅寓止戈之義也鉦鐃鐲之
屬伐擊也師行金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有人而言鉦人伐
鼓互文也陳列也鞠練習也陳師鞠旅亦互文也伐鼓進師也
振旅止軍也淵淵鼓聲闐闐盛貌
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
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蠢無知妄動貌蠻南蠻荆楚本號也大邦王國也元大猶謀也
言方叔以大老而壯其謀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霆疾雷也上
三章極言方叔師徒之盛爵命之榮戎行之整以見戰之必克

而不言所征之地至此始言蠻荆蓋以蠻荆後服先叛素號强
梗而以方叔元老征玁狁而建功者征之雖荆蠻不敢不畏服
也則不特方叔之先聲足以奪人而宣王善於將將亦可見矣
玁狁之難直薄郊圻苟王不親將則自戰其地各有散心亡
可翹足而待若荆蠻之陸梁雖强而遠一良將足以定之此
六月采芑親征命將之別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車攻美宣王殷同大田於東都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攻治也同齊足力也龐龐充實也東東都洛邑也此言啟行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甫草圃田藪也在今開封府中牟縣行狩舉行狩事也此言行
至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之子謂宣王也苗夏田名選數也囂囂聲衆盛也車徒不譁而
惟數者有聲見其靜治也敖亦東都地名此言選徒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奕奕高大也金舄赤舄而加金飾諸侯之服也會來會也殷見
曰同繹絡繹不絕也此言殷同也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決以象齒爲之著右手大指以鉤弦開體拾以皮爲之著左手
以遂弦亦名遂枝比也調弓强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夫即諸
侯也同合作也柴說文作𢷎積禽也此言大田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猗偏也驂隨服前行則不偏出矣馳馳車之法也如破如破的
也此言射御皆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蕭蕭悠悠皆整暇貌但聞馬鳴人無聲也但見旆揚車亦止也
徒步卒御車御也驚擾亂也大庖王之庖也不盈取禽有度也
古者田獵獲禽取三品上殺奉宗廟次殺供賓客下殺充君庖

每禽取三十焉每品得十其餘以頒於衆是以獲雖多而庖不
盈也此言終事嚴頒禽均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征行也聞聞師行聲也聲人聲也君子有德之稱大成既殷同
而又大田賓軍大禮皆告成也此乃總序而深美之
厲王暴虐非特玁狁荆蠻爲患諸侯亦莫不各有離心故六
月采芑之後繼以車攻所以撕攜貳振王綱也然終之以君
子大成則宣王之中興豈有他哉亦惟道齊之以德禮而已
吉日四章章六句
吉日美宣王時田西都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伯馬祖房宿之神祭之以禱馬也因田而禱戊日即田日非馬
禱而擇日也從從禽也醜衆也言禽衆也此田於阜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差擇同聚也鹿北曰麀麌麌多貌漆即洛也水出今西安府同
官縣北高山沮水出陝西鄜州中部縣西二水合於西安府耀
州南東南入渭餘詳禹貢漆沮既從涉所田所也此田於澤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祁大也獸趨則儦儦行則俟俟三曰羣二曰友左右從田之人
也此田於原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此總上三田而言一矢而死曰殪小極於豝大極於兕舉小大
以見所獲之多也御侑也御賓者中殺也醴五齊之一所以享
神酌醴者上殺也
記曰天子無事則歲三田所以張皇六師安不忘危也故車
攻爲殷禮吉日爲時事
鴻雁三章章六句
鴻雁以民勞儆宣王也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鴻鴈隨時南北而不停飛喻民勞也征遠行者矜苦也行者有

勞於野之苦而鰥寡之苦尤可哀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澤藪也墻築垣也垣一丈爲堵究終也此言居者又有築室之勞也其詳曰雖勞而安其意則以爲雖安而民力已悉也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嗷嗷哀聲也哲智宣示也以哀鳴喻作歌之意而又分哲愚以儆王也

宣王中興幹蠱不能無事然當衰壞之餘而征伐會同田狩考築六時百廢俱舉雖迫於不得已而民能堪命乎此詩人所以深憂而致儆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庭燎美早朝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如何問夜早晚也其語辭央中也東薪燎之於堂下之庭曰庭燎天子之燎百枚爲東君子大朝諸侯也將將鸞鑣聞遠之聲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艾盡也晣晣小明也噦噦聲近而切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鄉晨近曉也煇火氣也火將息而餘煙氣也既至而觀其旂則辨色矣

讀此詩而知與檜曹之羔裘蜉蝣王風之君子陽陽其氣象不同其神情亦異此所以能中興也

沔水三章章八句

沔水責難於宣王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以水之入海喻人本尊王也飛隼喻揚威止喻偃武也兄弟以親言邦人以衆言諸友以任言皆與共國之人也而莫肯念亂則寡助甚矣然人誰無父母乎以儆宣王果能幹蠱則諸人自無不親親而共念亂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湯湯衆流盛貌揚振作之意衆流之水必有歸隼疾飛之隼不忘振作皆循道也不蹟不循道也蓋追指厲王而言起而且行憂之深而不能安處也弭止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此章脫首二句率陵言隼亦必有所循以喻人之不可忘敬也訛僞懲儆也衰世民情易生驚擾故多訛言不可不儆而思所以安息之也不敢斥言故曰我友蓋謂師氏保民之屬司諫主

糾德亦曰勸之朋友敬本於誠脩己以敬則民安而訛言自熄矣讒言巧僞之言訛言所由出也其畏言不興也

衰亂之餘人心離而易動惟不蹟之爲害甚也然蹟亦無他惟主於敬探本而言責難之義備矣

鶴鳴二章章九句

鶴鳴誨宣王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鶴鳥名皋澤曲也九者極其深遠喻王居宥密猶後世言九重也鶴善鳴而聲遠聞喻王者之言行樞機動及千里也則修身

爲要矣然身於何修莫切於用賢魚喻賢人也賢人在下猶魚之潛也淵言其深渚言其近見賢無定在立賢貴無方也然求賢雖急而知人又難園者羣材叢萃之地固可樂也乃樹檀而下有蘀則愛當知其惡矣山石而可爲錯則憎當知其善矣已無偏任而人不求備是用賢之要令聞之基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于野喻化民于天則格天矣次言潛淵蓋大賢不自炫尤當深求也蘀之惡小穀之惡大錯之所攻者衆攻玉則所全尤多矣較上章義俱加一倍爲錯攻玉又作詩者自表納誨之忱也

上篇之義似乘承此篇似抑而皆列於小雅者自治辟嚴義未及乎天下也

彤弓什十篇四十章二百六十一句

脫二句止二百五十九句

祈父什二之四

祈父三章章四句

祈父刺不體臣下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圻通祈父司馬也書圻父薄違是也不可斥王故曰祈父爪牙鳥獸所用以爲威者王之爪牙虎賁之士也恤憂也虎士有

微事則奉書使四方故云無所止居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厎止。

士虎士也厎至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尸主也饔熟食也言不能養母而反使母主中饋之勞也

宣王中興征伐會同使事旁午蓋有出於不得已者不能體下而使轉恤靡居固於君道有所未盡然人臣致身於君則移孝作忠不遑將其父母此天地之經鹿鳴四牡禮賓官始之義也世衰道微身爲虎士不能竭其股肱而訟言於不聰有母曾不如下國陟岵猶存忠厚於此見先王之澤既斬而

民易於怨上也聖人錄祈父以下四詩蓋非僅爲刺宣王抑有世道之感焉

白駒四章章六句

白駒傷賢者決去不可留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皎皎潔白也駒賢者所乘也場場人所掌以其爲賢者之駒故不縶於校人之牧而縶之於場猶祭牛縶於國門尊異之也苗果蓏之苗也縶絆其足維繫其轡也伊人謂賢者也焉猶此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藿葉也客上賓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此章極爲招隱之辭賁文貌賢爲國華來則國有光也公侯至尊也逸豫至安也無期至久也慎勿過也勉毋決也優游獨樂也遁逃避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此章因賢者必不肯留而寅餞之也空谷者無人之地賢者所隱也生芻一束念賢者之秣駒而仰其廉潔也如玉美其德也金玉其音猶其貴重不欲使人聞知也毋有遐心雖不可留猶冀其可親也

禮賢至此可謂極盡誠款矣而賢者決不可留何也蓋哲人見幾不俟終日宣王撥亂中興豈非英主然易世而西周遂亡雖曰天運必當時人事有非先王之舊者賢者出而應世即無君子過化存神之妙然行義達道必求自遂其志否則寧窮餓而不悔耳孟子曰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其在斯人歟

黃鳥三章章七句

黃鳥刺俗薄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人之所止當於至善穀栩皆惡木桑有喪亡之意皆不善也而

集焉是忘於爲惡也故託黃鳥以刺其人啄我粟貪而不義也異鄉旅寓不共於恤而反侵刻之也穀善旋回復反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明析義理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周禮大司徒以俗教安則民不偷而新甿之治聽於旅師故敏任恤書於閭胥此所以民德日厚而來歸如市也此詩所刺豈非上失其職而下亦非其俗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我行其野刺不恤昏姻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行野喻無蔭求蔭於惡木喻依於不善之昏姻也壻之父婦之父相謂曰昏姻兓居非無故以昏姻故也而不見畜則惟有復家而已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蓫牛蘈惡菜也采取而得惡菜亦以喻昏姻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葍當亦惡菜也蔦牡曰特新姻雄豪故仰而求之也成同誠祇適也誠不以新之富而厭我之貧亦適以其新而異於故耳婉其辭以深譏之也

黃鳥歎殘孤寄張淩弱也行野不恤昏姻富厭貧也世之壞也勢利為之亂階而弒父弒君喪家亡國基於此矣此宣王雖克中興而無救於幽王之敗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秩秩有序也干水涯也幽幽山北陰暗也言暴室臨水面山踞形勝也以下皆頌禱之辭竹松本不彫而苞茂則尤加盛也猶謀也同室之親莫如兄弟相好不相謀斯苞茂可長保也觀後伯服子克子頹子帶子朝之亂則詩人之言益信非僅鑒於管蔡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似肖續嗣也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后稷也室路寢大室及東西夾室也南北垣各六十步東西垣各二十步則百堵也戶大室向堂之戶凡室之南東牖西戶其外為堂堂北為戶牖之間則戶在大室西南也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約椓皆施設也閣以度食橐以藏衣閣閣橐橐左右夾室皆有也芋古訏字芋尊大也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上章言室內器用之備此章言堂上形勢之嚴跂竦立也翼張拱也棘急也矢行急則直也革去故也鳥羽希革則體竦暢也翬五色雉飛則光彩照耀也跂翼則高而若矢棘則遠而直鳥革則廣而暢翬飛則煥而章矣躋升也升以聽政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此統寢室內外而言殖殖正直也庭門內也覺高大也楹柱也噲噲小而通暢也正向明處也噦噦響應聲也冥奥窔也冥則

深邃而響常應也寧休息也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莞蒲席簟竹席也夢者人之精神因靜而生者也周禮六夢皆有吉凶以下皆頌禱之辭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大人大卜之屬祥吉之先見者也熊羆獸之猛者故爲男子虺蛇蟲之隱者故爲女子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寢之牀尊之也衣之裳尚飾也弄之璋尚德也半珪曰璋喤喤大聲也朱芾天子諸侯之服皇光大貌室家君王有室有家爲君爲王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寢之地象地順也裼褓也裼取其保瓦取其合宜家之道也無非盡婦順也無儀無義事也唯但也唯酒食是議無攸遂在中饋也罹憂也末句兼統男子而言子能克家女能守貞則不詒父母憂矣

考室常事耳何以亦形於咏歌蓋王者以天下爲家則治天下之道固以齊家爲本也景王之崩子朝爭立春秋特書王室亂治亂之基豈在他哉

無羊四章章八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犉純古通言色純也羊以三百爲羣其羣不可數也牛之犉者九十非犉者尚多也聚其角而息濈濈然呞而動其耳濕濕然濈濈和也羊以善觸爲患故言其和濕濕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訛動何揭也蓑衣笠冠所以禦雨三十維物齊其色而別之凡爲物三十也何負言牧之勞蓑笠言器之備爲牧者能不辭勞瘁不患陰雨則物無不阜矣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麤曰薪細曰蒸雌雄牛羊也矜矜兢兢堅强也騫虧損也崩羣疾也肱臂既盡也升入牢也善牧者順物之性而物自無不順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此章頌禱之辭物莫多於魚人衆如魚極言其蕃非屢豐年而休養生息不能也軍行旐在後旟在前旐而爲旟喻宣王中興於前王爲繩武於後王爲締造也溱溱和順貌家肥則國與天下皆肥矣

考牧雖主牛羊而牧民之理寓焉八政養民以食爲首故卒章歸之年豐人衆而又探其本於家齊也蓋考室成己也考牧成物也能盡物性者有不先盡人性者哉有不本於盡其性者哉

節南山八章章八句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委政尹氏使任小人以致亂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山喻王石喻尹氏皆言其高而在上也赫赫顯盛貌師太師三公也尹尹吉甫也舉其氏而不字尊之以醜之也惔憂極而心生火也不敢戲談者不敢爲微文刺譏長譬遠喻以明己之所以質言忠告也卒終斬絕監察也言遭厲王之亂國已終絕今何爲而不察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實猶材也傳曰我落其實而取其材猗美盛也南山高大生物衆多喻國未嘗無賢也而師尹不平則人不爲用矣平者治天下之要師尹之職也師而不平何以爲師乎薦荐通再也瘥病也薦瘥亦承厲王而言天運正當再病故喪亂多而民言不善也憯曾也懲嗟者言天民如此亦可憯而憂矣而王與尹氏莫知懲創能不爲之嗟歎也哉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氐本也大師主論道經邦是國之本也均爲旋轉成物之器既

秉其器則當任其事也維持毗輔也不迷不疑惑也弔愍也師掌官成以治凡六官之貳也言尹氏既不勝維毗之任而使人迷惑是不知愍昊天之喪亂矣而又空我師而無佐貳之人可乎斥其不用賢而自尊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躬躬行也弗躬則庶民弗親以其弗信也問下問也不能躬行則當問於君子躬與問皆指王言弗問則君子弗仕以其不可罔也君子有德之人式用夷平已止殆危也瑣瑣小貌壻之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膴厚也王惟不平故用尹氏使姻亞皆得

膴仕耳若平則必已尹氏自無小人之殆瑣瑣者亦無膴仕矣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傭均鞠窮訩凶惠順戾乖也不傭不惠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若天運使然也屆至闋息違遠也怨天不已而又返之於人言使有君子者至則民之亂心自息君子至而用其平則民之惡怒亦遠矣極言尹氏不可用當求君子反覆深切之至以見天運雖或使然而苟盡人事未嘗不可靖民即無不可回天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弔閔也又言不爲天所閔故亂無時而定用且月生而民愈不寧也酒病曰酲憂如酲爲秉成者憂也秉均者尹氏而受其成者王也不曰王而曰誰若異人任深儆之也王秉國成而不自爲政專委於尹氏有不勞百姓者乎勞苦也百姓百族百官也卒勞百姓猶言爲諸侯憂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酬矣
首後曰項前曰領馬首俯則項長仰則領長俯仰上下將行之狀也蹙蹙國亂而削也靡所騁諸侯皆畔也外無可依不得已則仍返諸内而無恭在朝又皆小人也茂盛懌悅也相惡正茂

視之如以矛相刺宜其不相悅矣乃惡甫夷而相懌又如飲之相酬蓋其好惡無常任私而不可測故國日趨於亂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治國者不得其平蓋亦天運使然故又直曰昊天不平然昊天既不平而我王尚能寧乎由是而思王又安可不懲其偏任尹氏之心而反怨人之正王也家父時大夫家氏父年老之稱凡人幼名冠字長稱伯仲老則父之也誦樂語也詩可合樂又可誦也究窮訛動畜聚也窮王之訩庶幾動王之心而聚萬邦之渙也與首章不爲戲談相應
此詩言尹氏言家父與春秋相表裏見西周之亡東周之弱皆以世卿專政不得其平故致亂也然曰氏曰父正著其卿之世疑爲一人則不可耳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六句
正月刺幽王嬖褒姒任羣小爲天下獨夫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正月純陽之月歲四月也繁多也正陽用事而霜降且多陰盛侵陽也將大也獨獨夫也獨夫不可以斥王故以爲我獨而念之也京京亦大也繁霜在天豈不足畏訛言在人豈不足恤故

其憂愈大憂既大則心不敢不小癙憂幽憂也痒頭創也王爲元首而不王是頭病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瘉疾甚也王之不善若天使之然者故以爲生於疾甚之時而歸怨於父母也不先不後適丁是時也莠醜也好言固自口出莠言亦自口出言不可不慎也愈愈益甚也憂心益甚憂莠言也主之莠言多矣能無侮之者乎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惸惸無助貌念我無祿猶云王祿盡也民統周人而言卽大雅民之初生厥初生民之民也辜罪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爲臣僕亡國所俘亦爲臣僕言王之不善非特自致亡國并累及無辜也從求也王祿既盡則凡王之人於何求祿哉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以烏喻人之無可依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侯維也大者薪小者蒸言林中生物之盛也方殆將有喪亂之禍也夢夢昏昧如夢不顧念也言林猶生物而天乃任民之殆而不顧也然天以好生爲德夢夢者特其未定耳若其既定未有弗勝生人之念而使之殆者也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天天神至大果定而於人猶有弗勝豈其於誰有所憎乎憂思深切惟有咎天而亦若不可解也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岡陵與山高卑懸殊矣而今以岡陵爲山則訛言無所不有可不懲乎故老國老達尊也占夢決疑者也烏之雌雄是非一定者也故老占夢皆不懲訛言而以王爲聖是皆恐於欺王而不敢直言也上日驕而下日諂是非謬亂有不日趨於殆者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局曲躬蹐接武也天高地厚而不敢不局蹐者有天下者不可不敬慎也號呼倫理脊序也物之有次序者莫如脊也蜴蠑也虺蜴皆陰毒之蟲言號呼而爲局蹐之言以言之有倫脊而必不可忽也何今人之徒肆毒螫而不顧倫脊乎今人卽下當今言其徒爲亂階而不知有王也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陂者曰阪菀或當作宛屈盤貌特特牛也扤不安也牛既孤特又當陂下之田非安牧之地也以喻天之扤人亦如之像謂臣

民也則法也執拘迫也仇仇言相讎之眾也言人皆求王為法如求之而不得則且將拘迫於我盡人與我為仇亦不待於用力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

結憂之甚而不可解也正正月也厲者繁霜陰盛危亡之兆也火田為燎宗周鎬京也褒姒幽王嬖妾褒國姒姓也烕火自熄也宗周席文武之業赫赫然如燎之揚本不可滅而今自烕者則以嬖褒姒故也陰盛由於女寵探本而切言之或冀王之一悟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上章言褒姒禍足烕周而時尚未烕則猶可為也故為之究其終而望王之永懷焉窘困也陰雨喻患難也凡事能未陰雨而綢繆則雖陰雨而不窘若行道者不永其懷則行險既艱而又窘於陰雨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輔與車相依所以益車之不足既載即不可棄輸委也伯長者之稱既載而棄其輔必至委其所載既輸而後將伯之助其有及乎言求治惟用賢而求賢尤不可不急也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此又承上章反覆詳言之也員數也三十輻共一轂慮有傷敗

悉數之必皆堅好也屢顧丁寧之意僕御車者既不棄其輔矣而又必員其輻且顧其僕詳慎之至也夫如是則載可不至於輸而且踰絕險矣然王曾不以是為意何哉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魚蓋詩人自喻也魚以得水為樂然拘於小沼則亦不能自遂矣言王雖尊禮之而不用徒為虛拘而已猶上棄爾輔之意也次二句雖因魚而言而取義又別蓋以起末二句也炤著也夫莫見乎隱惟其物本微則人無可見如沼既有魚潛於其中雖伏而亦甚著以喻亂雖未作而其機已伏不難見也慘慘憂貌為虐當時所為之虐政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彼謂羣小也洽比皆合也云古雲字言交接往復如雲之興也慇慇盛貌言羣小止知目前之樂固不足責若王為獨夫則不能不深憂耳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佌佌小貌蔌蔌陋貌猶云齷齷齪齪也有屋有穀為富人也然而民從此無祿矣與第三章應也夭凶短折也椓害也民而至於無祿必天之有意夭椓之亦無所歸咎之辭也哿可也無兄弟曰惸無妻子曰獨民既無祿則王之所為止可以富羣小而

王之惸獨無助不亦可哀也哉傷其必不能終也
節南山刺王偏任世卿以致不平其蔽在無知人之明猶未
極致亂之本也此詩特揭褒姒之威周而終始反覆於獨夫
之必至於無祿蓋獨夫即爲天下所共棄而女寵又爲致獨
之本故其哀號而言視上篇尤深切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十月之交刺幽王嬖褒姒而羣小遂營私無王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
此下民。亦孔之哀。

十月純陰之月即陽月也交日月相會而合也朔始也月行遲

於日逆退而又與日會故云朔也卯當作酉傳寫之譌辛酉日
之榦枝也食蝕也見日之食而不見食者之形故云有食之也
醜惡也其象惡也日者衆陽之宗其食雖有常度然有其象有
其數則必有其事有其理君人者苟非恐懼修省以自祈於天
未有無其應者況純陰疑陽而日食其變爲尤大乎微虧也月
惟望日始盈則微固其常也日本無時或虧而被食乃大變也
民值其時將有亂亡之禍不亦可哀也哉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
日而食。于何不臧。

告凶者國家失道天出變異以譴告之也不用其行不順貞明
之軌也政紀綱法度也不用其良羣小顯權也月食維常有晦
朔弦望也日食于何不臧必王者有不德而譴見於天也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
今之人。胡憯莫懲。

爗爗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也沸騰激蕩橫逆而行也
山頂曰冢崒崔嵬崩下墜也高岸崩陷故爲谷深谷填塞故爲
陵歷舉陰陽失節山川崩震陵谷變易天地之道盡失其常憯
莫甚焉而今人竟莫之懲也今人即指下皇父之屬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
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皇父南仲之後皇字父同甫皇父獨舉字羣小之魁也卿士六
卿之外更爲都官以總六官之事者也番家棸蹶楀皆氏也伯
仲皆行也允亦字也司徒宰膳夫內史趣馬師氏皆官名也司
徒有大小大司徒與冢宰皆卿小司徒與內史師氏皆中大夫
膳夫上士趣馬中士爵雖尊卑不同皆六官之要職也仲允獨
不氏或承家伯而言獨字疑尤爲皇父之黨也美色曰豔豔妻
即褒姒也煽熾焰也方處方變而處於內也承上章言所以致
變之由乃羣小與嬖妾內外用事故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
予不戕。禮則然矣。

以下皆尊怨皇父也抑發語辭時是也豈曰不時不自以爲不是也作興動也徹毀卒盡也汙停水萊草穢也戕害也言皇父所爲即無不是然使我興作亦當就我而謀乃不我謀而遽徹我牆屋汙萊我田以徒我於向且曰非害我也下之從上禮固當如是也極言其違衆自恣不仁甚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聖通明也都畿內公伯子之國蓋公爲大都方百里者四伯爲中都方百里者二子爲小都方百里者一向東都畿內地名三有事都之三大夫也藏蓄也憖者心不欲而自强之辭老老成舊人也守衛也王在鎬京而皇父都向盡室以行無人衛王也有車馬者富民也以居徂向使富者亦盡室俱往也譏皇父之忠惟知貪利以自私也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孼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從事從皇父之役也囂囂讒盛貌勉於役而不告勞可以無罪矣然而又有讒之者則尚未能無罪也下民自謂也孼災害也噂沓面則以口相尊而言之多背憎背則以心相惡而讒之切也職主也競力爭强勝也言此孼非降自天自爭强之人不得不盡詭讒譖以相害耳蓋非特皇父一人之惡斯世人情嘗私

醜乎無不皆然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悠悠長也里居二十五家所居也痗病羨餘徹均也同里類同族屬故傷其病當是時四方非必有羨也民亦非能有逸也而以爲羨且逸者極形己之憂勞耳天命既不均而終不敢傚友之逸安於遇也

幽王發一褒姒而變異頻仍內外大小臣工無不離志解體當時親賢如鄭桓尚不能無虢鄶之寄皇父諸人亦猶是耳曷足恠乎然則此詩之存固非爲刺皇父爲刺幽王也不亦爲後世大戒也哉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雨無正刺幽王也爲責羣臣離畔之辭題不取詩辭而別名雨無正其義大矣雨者陰之所爲也正者陽之所爲也陽盛而得其正則雨亦順陽而施以成陽之功猶君爲主而臣爲佐也幽王之時正月純陽而繁霜則陽微矣十月純陰而日食則陽熄矣陽熄是無正也無正是無王也於是陰雨交作羣臣各營其私而天下大亂矣是時之後王室卑而諸侯恣天下分爲十二合而爲七七極之秦項萬民塗炭六百餘年至於漢祖始定一尊

而民得休息。蓋陰盛無陽，天下不正如此其久也。此雨無正之名所以繼正月十月之後，而以小名篇又繼雨無正之後，且不一而足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浩浩大貌駿亦大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言昊天之所以大者以其德之大也今乃不見德而多降喪亂饑饉以斬伐四國乎天一而已昊言其大旻言其仁疾威暴虐也伏藏淪陷胥相鋪徧也天惟愛人故必圖慮人之有罪無罪而後降之罰今乃肆其疾威有罪者反得藏匿而無罪者則盡陷而徧及之是

無刑罰也不可斥王故歸之天以發其端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周宗宗周也未滅而云既滅有必滅之兆也故云靡所止戾戾至也正掌官屬六官之長也大夫中下大夫也離居離散各居其私邑畏王之暴而避禍也勩勞也三事三卿也三事大夫內外諸侯之卿大夫也邦君子男之君諸侯公侯伯之君也莫肯夙夜朝夕亦畏王而離居不朝也人心離散至此庶曰王改爲善乃反出而爲惡則宗周之滅識不可挽矣深儆之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如何昊天亦以天儆王也辟法也法言既不聽信則雖欲行而何往乎靡所臻無可往也凡百君子又假羣臣以儆王也敬之爲用簡而無不該能敬其身則必無褻狎之愆矣知敬則生畏不相畏不敬之故也故雖內外皆畏而王不畏也然天子者天之子也王即不畏人之畏獨不畏於天乎蓋天怒則非特國家之害而身亦且不保耳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荅。譖言則退。

戎兵遂進也暬御近侍也國語曰居寢有暬御之箴蓋如漢侍

中也憯憯憂貌朱子曰兵寇已成而王之爲惡不退饑饉已成而王之遷善不遂使我暬御之臣憂之而憯憯日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問王者雖王有言亦僅順聽而荅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己則皆退而離居矣夫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則諸臣豈不大失君臣之義然王之所以致此者又豈無故哉蓋亦以責臣者責王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朱子曰言之忠者當世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言如水流之順而躬亦處於安利王惡忠直而好諛佞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此承上王惡直言而自悔也蘇氏曰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難且危也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是得罪於君也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又見怨於友矣是進退維谷也然友之怨責以義也王之得罪主之不王也夫亦深切著明矣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此又承上友怨之義以怨諸臣也遷自私邑來遷也王都王城也予諸臣自予也未有室家無家於王都也鼠思猶癙憂也鼠思至於泣血而又無言不瘵表作詩之意見非止爲離居者言也末二句詰未有室家之爲支言特畏忌王之不王而不肯來耳

幽王之惡至使大臣貴戚內外臣工無不避難離居則當時空國景象蓋不可以言語形容矣而王尚恬然覆出爲惡至使暬御之臣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於天怒人離之際而仍無救於亂也豈非天行當無正之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也哉

祈父什十篇六十二章四百三十六句

毛詩卷四

小旻什二之五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旻執政怨幽王也政本於謀謀邪則無善政矣蘇氏曰以小名篇別其爲小雅也固也然陽爲大陰爲小無正則陽消而陰長故四小實爲西東二周敗亂終始之由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此詩大旨即上篇弗慮弗圖之意故發端亦以旻天疾威俞王之暴也敷布遹也猶亦謀也回邪遹僻沮止邛病也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潝潝訿訿爾雅作翕翕訾訾莫供職也朱子曰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蓋惟其相和相詆故徒爲空言而莫肯力行也底至也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卜龜所以決疑徒卜而不事事則吉凶不足憑矣謀夫多職無專任君子小人雜也集聚也成也凡事一則專二三則咎無所

執況盈廷乎夫謀本爲行也如所謀非可行之事必不能得於道矣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先民古聖賢也程法也大猶謀主於大也經理其緒也邇言淺末之言也聽者爭者皆於邇言所以邪僻也潰遂也築室而謀於行道則異議多必不成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止定也膴肥美也聖哲謀肅乂五事之德也言國論雖不定人雖不善然未嘗無有德者可與共謀也今所謀如泉流之日趨於下能無同歸於敗乎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馮徒涉也人主謀之人也一如暴虎馮河之事也他事異於馮暴而其危實與河虎無異者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懼墜也如履薄冰懼陷也皆忠告以爲謀之本必當出之以小心敬慎不可自放於回遹也

自節南山至雨無正幽王致亡之故固已著矣然止舉其要而未盡其詳也故自此以下十一篇皆臚列而悉數之以爲

後世戒蓋有一於此未或不亡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宛王母弟怨幽王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宛小貌鳴鳩鶻鳩鶻鵃也鳥從風化不宜上宜下況以小鳥鳴豫戾天其凶必矣喻王不德而自恣於上也故繼之以憂傷云云昔先人謂文武也念念其創業之艱也明發將旦也不寐憂傷之故也二人宣王姜后也懷懷其中興之不易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齊肅也溫古醞字醞藉也克勝富甚又再也齊聖之人雖飲酒而不至亂能以醞藉持勝之也若昏而不知齊聖能不一於醉而且加甚乎敬者齊聖之本能敬其儀自不至一於醉採本之論也不又者厲王已亂宣王幸而中興若再亂之天命尚能再乎言必有亡國之禍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菽豆也年饑則民不厭菽豆故爭取之也螟蛉桑蟲也一名桑蠖蓋濕化所生蜾蠃蒲盧土蜂也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則民者王之子也王而不王即民將如螟蛉之子必爲蜾蠃負之而去矣穀善似肖也王既不子其民則如蜾蠃之善教其子者民有不從之而善肖

者乎極言民無常主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題視也脊令小鳥飛鳴尚不忘急難之意況爲人上而可自恣乎日邁月征言不可暇逸也忝辱也然雖夙興夜寐而果能無忝於所生乎蓋言宣王中興之難而今之守成更難即邁征於日月尚恐忝於所生而奈何惟事昏而日醉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桑扈竊脂即青雀也肉食不食粟喻貴介也率場啄粟則有降而爲庶之虞然猶無後患也塡同瘨病狂也岸同犴亦獄也若我之病狂而寡助且將入於岸獄而有俘囚之禍焉握粟猶接淅也因上啄粟而言言如此危難豈其尚克安居惟有握粟急出更卜他適然又何自而能善乎蓋責戚雖義不忍出然與其臣僕爭作逋逃而又無可往也此自傷之辭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溫溫恭貌惴惴懼貌如集木恐墜也如臨谷恐隕也此寄念於恭人以見國家危亂惟敬懼猶或可免而怨王之不然也與前篇章末同意

小旻謀適百官不得其職而羣臣叛矣此皇父等所以徂向離居也小宛昏醉昆弟不安其居而至戚叛矣此鄭桓等所以寄孥虢檜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小弁王世子怨幽王也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弁飛拊翼貌鸒雅一名卑居即慈烏也斯語辭提提慈貌烏性慈故以爲喻罹憂也民莫不穀我獨于罹曾鸒之不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爲王世子無故被廢不得不怨而暴也云如之何往者不可追來者尤不可爲也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踧踧平易也周道先王法度也鞫蹴踘也鞫爲茂草棄如草芥也惄思擣舂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假寐之中而亦永歎憂之深也憂深則未老而老矣疢熱病也疾首首疾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桑梓田圃所植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喻先王所貽之基業也必恭敬不可忽而廢棄也靡瞻匪父靡依匪母言天性至親盡人所同具也屬連離麗也毛膚除之毫也裏心腹也不屬離於父母之毛裏言被廢也辰時也安在疑非其時也無所咎而歸之於天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動貌、柳盛而蜩得陰、淵深而葦得潤、喻物皆有依而已獨見棄也、然子尚見棄、則疏者能相親乎、舟喻王也、舟無所維而泛流水中、尤不知所至矣、此所以心憂而并不遑假寐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伎伎、舒貌、宜疾而舒、留其羣也、雊鳴也、言鹿雉猶有顧戀匹之心也、今王黜后廢子、是如大木之自壞、因疾而至於無枝、則孤根亦無蔭矣、此理盡人知之、而王不知、故不能不憂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投奔、先導、行道、墐理也、兔急投人、或導使脫、人死於道、或埋而藏、皆不忍之心也、君子謂王也、先王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所以有天下也、今王忍於其子、能不爲之隕涕哉、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此探見廢之本也、信讒如醻、王之不明也、然不明由於不惠、惠愛也、惠則不忍矣、不惠則忍矣、故見讒即信、不舒緩而究其情也、掎偏引也、木被伐者偏引而下也、杝當作拖、離也、佗與他它同、異也、別也、君子不究讒言、故已如木與薪之被伐被析、無異而爲王所別異、不以爲子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朱子曰、山極高而或陟其巔、泉極深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於垣者有所觀望而生讒也、此又因王之信讒而終之以幾諫慕之至也、末四句又爲伯服言、而傷己之不能代爲謀、厚之至也、

小宛無故廢之禍、故其憂雖切而敬慎、足以盡之、至此詩以

王世子無故見廢、則天親既滅、國本亦搖、是剥牀以膚之災矣、故怨詩之切至、殆無過於此者、

巧言六章章八句

巧言傷讒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天也、王也、父母也、其尊同、其愛同、故以喻王也、亂、讒人所構之亂也、如此猶言至此也、憮怪愕之意、已泰皆甚也、威即疾威也、慎審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

子如祉亂庶遄已
僭差始端涵含也亂何以生必王先具其差謬之端而讒得因
之而入也又生則亂成讒人言之而王果信矣祉福也王聞讒
而怒則亂庶遄止而王不能怒也然或冀王之福則亂亦遄已
而王好信讒又非所以爲祉也反覆言之猶有期望之意焉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
其止共維王之邛
屢數也盟者有不信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約信也不信故屢盟
而屢則雖盟而終不信是長亂也盜即讒者以其色厲內荏故
又曰盜甘美餤進共恭邛病也以讒爲美則亂益進矣是讒人
非誠止於恭也特以病王耳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
躍毚兎遇犬獲之
奕奕大也西夾曰寢牖間曰廟寢以安身廟以禮賓修己治人
之地也君子謂先王也作創以貽後人也秩秩序也猷謀莫定
也大猷遠大而有序惟通明者能定之也若王信讒言則必至
隳成業而亂大猷所以然者由王但惑人之言而不忖人之心
也他人謂讒人也讒人之心雖甚深隱有何難知蓋即察其所
言予猶得而忖度之矣躍躍得意貌毚狡也又言讒人無遂以
讒爲得計也彼毚雖狡猶爲犬所獲安知工於讒者不又爲人

所讒而嬰其禍也哉爲之忠告正以深惡之也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
言如簧顏之厚矣
荏染柔貌柔木桐梓之屬喻賢材也君子亦謂先王也樹封殖
以貽後人也傷王信讒而盡棄之也行言行道之言數辨也言
之一往一來如行道之無定然亦不難以心辨其是非也蛇蛇
安舒貌碩大也出自口言之順而正也巧言變亂黑白之言也
如簧入耳也厚重也猶云赧赧然也言雖巧而顏必厚羞惡之
心不能沒也此數之之道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爲
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何人若不知何人賤而鄙之也水草交謂之麋拳力階梯也人
惟有勇而無義故爲亂若并無勇而惟恃讒爲亂則亂之中尤
可醜也骭瘍爲微腫足爲尰皆陰邪之疾也伊何極形其無勇
徒恃陰邪爲讒也將多方興而未已也居徒幾何言其朋比爲
讒之人更不可勝窮也
此詩因上篇信纔而及之以見家國之亂由讒而起而將多
幾何又以起下工篇也名曰巧言讒之用也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何人斯刺讒也暴公譖蘇公蘇公作此詩以絕之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艱險也逝梁利我所有也不入門因譖而不敢相見也伊誰云從維暴之云者言已素所過從別無他人維有暴公而已以見致譖維暴而又以素相親厚而相譖爲不可測度也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二人已與暴公也相從而行維有二人則又誰爲此禍乎蓋不爲此禍必入而唁我之受禍矣不唁我不我可也始者昔者也始相從而今不唁今昔不相如何始則我可而今不我可乎不可解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陳堂塗堂下至門之徑也逝陳聞聲素從行者不能不來唁也不見身親構其譖又難於相見也不愧人不畏天深醜之也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飄風疾風也言其往來之速即上章聞聲不見身也自南自北則可不相過不相聞矣祇徒也攪擾亂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盱望也言安行尚不暇息況急行而暇脂車乎然則一來云何其僅以日遙望我而遂去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易平否不也言往既不入若還而入則我心尚可平若仍不入則爾之所爲不難知矣祇即祇攪我心也又何爲一來而徒使攪我心乎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土曰壎竹曰篪八音相唱和之樂器也伯仲交吹言二人莫逆之素也如貫如繩之貫物極連屬相親也諒誠也三物犬豕雞也詛刺三物之血以質神而相矢也言爾之譖我也必且謂我曰不知是我之所爲故告之於王耳然使誠不我知則盍詛以表其誠乎極言其有意構譖不忠於君不信於友也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蜮短狐也含沙以射水中人影人輒病而形不可見者也靦面

見人也言鬼蜮害人則不可得見若人則有靦面目何乃視人以無窮而不可測乎反側反覆不正直罔極之實也作此好歌以極反側言其心雖艱而不能遁也

譖之施於人必其不相得也若其相知相從素所親厚而亦無不肆其譖則厚貌深情又爲譖境中變幻無方之態蓋既譖則其情僞無所不至有如此者

巷伯七章五章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巷伯亦刺譖也寺人至微且近王而亦被譖也巷宮內道也伯長也主宮內道之長即寺人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萋盛斐文貌貝水中介蟲有文彩貝錦織錦有文似貝也言譖
人者盛其文致言之有理如織錦之美也則其爲譖也不已大
甚乎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哆口多也侈人多也箕東方之宿在斗宿南故曰南箕箕主口
舌故曰成也誰適與謀言謀之閟且朋比者衆也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緝緝接續貌翩翩振作貌夫以譖爲得計而不知其言之多聽
者有時而悟必不信矣故以慎儆之信古伸字猶直也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旣其女遷

捷捷儇利貌幡幡反覆貌旣終也言爾之善譖被譖者豈不受
爾之禍然其終也汝亦且受人之譖而禍遷於汝矣出爾反爾
理有必然故又以遷惕之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八字句
驕譖行得意也勞被譖失度也好好樂也草草憂也矜哀也呼
天使視驕人之哀勞人言天理之安在以怨天也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
北不受投畀有昊
首二句重出衍文也投棄畀與也豺狗足獸北北方寒涼不毛
之地也獸不食地不受無不惡讒也昊昊天也投畀有昊怨天

生是人也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楊園園名道園旁之道也猗倚也畝丘地名寺人所居也孟行
也子男子之通稱也作詩而特表其地其官其人以聳人之聽
以見譖人固君子所不爲而一有不敬則受譖之禍悔將無及
也
巧言之刺重聽讒者端其本也何人之刺僅責不啻婉其辭
也此則極盡譖人之情態矣而皆承小弁君子信讒之句引
伸而曲暢之蓋好惡者天理之公不能無也嬖憎者人情之
私不可有也然布寵者非讒不嬖非嬖亦不能讒讒則有所

憎矣有所憎則愈讒矣愈讒則嬖者愈嬖憎者愈憎矣嬖憎
盛而好惡之公熄矣好惡之公熄而亡國敗家隨之矣幽王
致亂非一端而小雅尤詳於刺讒其即佞人殆之意乎
谷風三章章六句
谷風刺背恩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風雨喻危難也將且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焚輪謂之頹暴風自上而隕物過即頹敗也予懷愛之至也如
遺棄之甚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風出谷而山高風之盛者也故草木無不萎死而其人獨免焉
故曰大德德既大則又何怨之小忠厚之辭也
背恩固由於俗薄而時風之行至使草木無不萎死則正傳
所云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幽王之政也

蓼莪六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蓼莪憂不克終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長大貌莪美菜蒿賤草也匪莪伊蒿傷己之無材不能濟
亂也哀父母之劬勞窮而反本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蔚牡菣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
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缾以汲水罍以盛水、缾罄則源竭而罍爲虛器刺王徒擁虛位
爲可恥也鮮不以壽終也生而不能以壽終則不如死矣臣之
於君與子於父母其爲所天一也故以怙恃爲言銜恤含憂也
至歸也出則不能恕置、入則如窮人無所歸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
報之德。昊天罔極。

生本其氣鞠保其稚也拊以手撫之畜以食哺之也長大育成
也顧回視復再顧也腹猶孚鷇也極言父母之德如此則必欲
報矣而無如昊天之罔極也罔極猶言曷其有極亦無所歸咎
而怨天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烈烈山氣寒慘也發發疾風貌南山高喻王之尊飄風暴喻政
之惡也何害者害之來不可測故難定爲何害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律律高危貌弗弗不正也卒善終也

此詩大旨頗與小弁相似而以自怨自乂增不保首領之憂
則視小弁尤爲沉痛蓋臣子之於君父尊親一體而此詩云
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其爲衞武不安王朝而純臣睠睠乃心
罔不在王室之作乎

大東七章章八句

大東東國怨也詩稱小東大東而但題大東大諸侯怨
則天下叛也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
言顧之。潸焉出涕。
饛滿捄曲也棘匕以棘爲匙即柶也所以挹飧砥平矢直饛則
不平捄則不直假喻以譏非周道耳周道先王之道旣平且直

所以建極而爲天下所會歸也君子謂王官小人謂列國之陪臣也睠顧貌顧者因視所履之非其道而又爲迴顧也潸涕下貌出涕者傷周之餘且接而壞砥矢之道也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周在西故諸侯多東國也杼持緯者柚受經者空盡也貢賦繁故杼柚空也葛屨可以履霜杼柚空而無以禦寒也佻佻獨行貌公子諸侯貴戚也卿行旅從征役數而從行不備故佻佻也彼者外之之辭行彼周行猶云歸時事於宰旅也既往既來則誅求無已故心疚也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側出曰氿泉喻澤不順施也材之不美者始析而爲薪若薪不待析而可穫則又小草不成材之至者喻群小也厚斂於諸侯而止以潤群小之橐囊則非義甚矣故云無浸也契契勞苦貌憚病也人東人也薪是穫薪則亦無足用矣而尚以爲有用而載之則東人之病獨不可哀而亦使之息乎或曰穫本作穫同檴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東人之子即公子也職勞專主勞苦之事也來慰撫也西人之子王官之弟子無位者也粲粲鮮明貌舟人舟鮫之屬賤官也其子則又賤之賤者也裘衣服裘熊羆皆言富也私人私家僕隸也僚官試用也私人子而爲官王朝世卿權重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漿載漿水汁所爲者鞙鞙佩垂而長也璲疑同繸以組繫瑞玉而下遂也酒璲皆東人私饋之物而西人視酒不如漿視璲猶嫌短則無厭甚矣漢天河所以攝東天體列宿之綱也監臨下也亦有光譏不能照也以下極詆天漢織女以及列宿刺王之

不王。如天之無日而群陰用事也跂隅貌織女星名天孫也襄駕也天有十二次終日則更駕七次也蓋譏女竭甚也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織必來往相報而後成章若織女之七襄則但往而不反故曰不成報章也牽牛牛宿也服駕也箱車箱也啟明先日而出長庚後日而沒五緯之金星也言東言西喻左右先後乎王之臣也天畢畢宿也有捄與首章應假天畢以刺不直之人而盡寘之周行也

維南有箕。不以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

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箕斗二宿名箕本爲簸揚之用斗本爲挹酒漿之用、今俱不可識居其位而不能事其事也翕歛也舌箕之下二星也揭舉也斗柄舉於西則斗必挹物於東也翕舌揭柄言王官非特素餐而且讒慝貪惏爲下國患無窮極也
上慢而殘則下必不堪而叛然則民怨其上豈民之好怨其上哉亦爲上者有以取之耳有西周之暴是以有東周之弱、氣運往復如循環蓋必然者、
四月八章章四句
四月南國怨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四月正陽之月維夏天時立夏盛德在火也徂往也六月溽暑而云徂者盛極而衰也四月純陽喻先王全盛時也六月陰長而暑酷喻幽王之暴也徂暑者即傳火中暑退諸侯求順不獲之意也先祖謂后稷以下也作此詩者蓋漢陽諸姬先王之後也仁者人也人則不忍忍則不仁不仁則於人爲不似矣匪人忍予怨極而不能不疑言使適丁是時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
上章言月審盛衰由於天運也此二章言日慘暴之惡主之者王也淒淒寒慘也卉草腓變離遘瘼病也卉腓喻無物不傷離瘼奚適困窮之至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同姓之國親親尤切故文與蓼莪相似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嘉卉喻賢材也廢棄爲使尤過也棄賢不用而又加以殘害則不知賢之果有何罪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泉源之發無有不清但合汚被染則趨於濁既濁而欲澄之使清難爲力矣喻王昏於欲而不能自改也構交禍亂也日構禍則愈濁而不能清矣夫如是其能善乎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江漢大川爲地之紀國家賢者爲人之紀乃人盡瘁以仕而王視之如無有可乎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鶉鵰也鳶亦鷙鳥人非鳥則不能戾天非魚則不能潛淵言大亂將至而可逃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杞枸檵桋赤棟也蕨薇杞桋皆草木艱於長大者故以起作歌告哀也
周都鎬京在天下之西北而東南諸侯皆怨則天下無不叛

矣上篇遍刺王官而此篇則專主刺王蓋亦各舉其一互文
以見西周君臣同惡交亂也
小旻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一句
行二句共四百十三句
北山什二之六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北山刺役使不均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偕偕同行貌士子從役之人也朝夕從事無已時也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溥大也大夫執政者也不斥王而曰大夫猶祈父也不曰獨勞
而曰獨賢忠厚辭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彭彭大貌傍傍倚人而成也鮮少將壯也旅同膂經理營辦也
此承上章獨賢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燕燕居息兩燕同居而息也偃伏也以下俱承上不均而言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不知叫號當關者呼不及也鞅馬頸革即絡首也鞅掌鞅不離
手朝夕駕而行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出入在王左右親信而從容也風微言議公論也風議從事者
之不善於事言勞者反為逸者所譏也
此詩與節南山相應不均不平也王者之治天下也公則均
均則天下平矣私則不均不均則天下危矣故自節南山至
此為幽王之終始焉其詩亦十五篇與小雅之全盛中興俱
適相等云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刺伯服干位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
將行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喻大位也塵汚也百憂者先王不
得其死天怒民怨寇患不靖諸侯不服故王世子尚在也疧或
云當作疷病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
冥冥昏晦不見天日喻天下大亂也熲小明也以嬖寵奪嫡妄
奸大命則所見者小而不知大義之故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雝同壅為塵所壅終不能行也重加重也增其凶惡罪大而不
可掩惡積而不可解也
傳云攜王奸命諸侯替之則幽王被弒之後伯服未嘗不自

立爲王也此與春秋書立王子朝同義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小明東周大夫西征傷王室遂卑也題曰小明王室卑則天子儕於諸侯不能嚮明而治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上天喻王之尊照臨下土能以高明治天下也徂西遷洛之後西來舊都也艽草名出秦中艽野野生艽而因以爲名也二月建卯之月初吉朔日也離歷也言自初吉至艽野而溯東遷以來已載歷寒暑也毒指幽王之禍也大苦者平王之勢不得不遷都而其實非計也共人猶云共主謂平王也涕零如雨傷之也伯服奪嫡公道不容而宜臼之爲王世子又王命所廢是兩棄之也歸還舊都也罟網也罪罟天降之罪罟也畏畏天不悔禍也蓋褒姒構禍伯服固不可不誅而平王因申侯之弑君父而襲其位則行己之大倫先失其正又惡能祈天命而正四國哉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往東遷也除日窮於次月窮於紀也曷云其還言有何道而仍還西都也歲聿云莫東遷已期月也獨無助也不可斥王故曰

我也事亦王事也憚我不暇病不暇西歸也睠睠懷顧念念不忘乎王也譴怒亦天之譴怒也蓋念王者望其西歸而又傷夫既遷之後天時人事俱未易言歸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奧西南隅也丑月之初日月之入皆在西南也蹙蹙國也政事愈蹙者政事不成則蹙國日甚也自詒伊戚傷東遷而王室日卑也興言出宿憂之至而夜居於外也反覆既東而復西亦勢有未能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以下二章皆訓王之辭爾女皆謂王也君子猶天子也言必有其德而後可居其位也無恒安處者幽王之禍非常之變東都之遷非先王之舊不可視爲恒常而安處之也靖謀共供也位天位也正直是與靖共之本也以左右之也式穀以女言神亦用善道左右乎王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息止也謂苟安也好與之至也介助景明也

此詩與王風黍離相爲表裏蓋亦平王之傅所作其憂勤時事啟佑乎王者可謂至矣而無如平王庸劣不可與有爲也

鼓鍾四章章五句

鼓鐘刺平王以樂慆憂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將將鐘聲也淮水出今南陽府桐柏縣桐柏大復山去東都為近蓋平王巡遊築離宮其旁因流連作樂耽樂之也憂心且傷者是時諸侯攜貳王室日卑非耽樂苟安時也淑人以德言君子以位言與曹風鳲鳩篇同義此則謂聖王也懷允不忘思之而信不能忘傷平王之不然也

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喈喈和也湝湝盛也

鼓鐘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鼛大鼓以鼓役事者言非特金奏為樂而且興役築宮耽樂無已也三洲淮上地築宮其上有臨水之樂也妯心動也猶若也言不若是之荒也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欽欽聲有節也笙磬小石磬也磬聲難諧同音言與眾音和也雅二雅南二南皆歌詩也籥文舞所用以吹且舞者也言平王之於樂金奏歌舞無一差者但其人之不淑耳楚茨以下十篇皆先王之雅樂有司之所常肄故又因以雅而再及之此刪詩次第之脈絡也

此詩與王風君子陽陽相表裏而於是東周不可為矣下乃更端上溯幽雅亦猶衛風之更端淇奧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楚茨公劉邑於豳享先公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楚楚盛密貌茨草生蓋地也抽除也棘荊棘也此言公劉始遷於豳除地邑居也自昔追溯后稷也我蓺黍稷言我祖本以稼事開國也與與翼翼皆蕃盛貌以未穫言露積曰庾億以既穫言俱言不墜先業也享始事祀成事也妥安尸侑勸加也言能不墜先業故得藉以興祀事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濟濟盛服貌蹌蹌敬事貌絜同潔剝剝其皮也亨煮熟之也肆陳於俎也將奉而進也祝大祝也祊廟門內也未定神之所在故使祝求於門內也明備也先祖謂后稷也皇尊顯如在也神保尸也保安也神所附以安也孝孫主祭者也慶善也祀事明即有善也

執爨踖踖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爨竈也踖踖敬也俎所以載牲體也燔燒肉炙炙肝皆從獻也

君婦主婦也莫莫清靜而敬至也庶四豆之實共十四種也賓客異姓助祭者也獻洗盞特酌也周制獻天子十有二餘各依其命數酬導飲也先自飲而又洗盞更酌也獻尸獻賓獻主人酬尸酬賓酬主人以及主婦及兄弟皆相交錯行以徧也禮儀包酢旅無算等而言卒盡也度合於法度也笑語旅行而語也穫得其宜也格來酢報也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熯竭也竭力以盡誠敬故禮莫愆也善其事曰工致告致神意以嘏主人也賚賜予也苾芬香也卜未至而前知如卜也幾期式法也神云往賜孝孫以孝祀之苾芬故嗜其飲食且卜其百福如期而來如法而備也齊整稷疾匡正敕戒極至也又言孝孫於祀事既齊稷匡敕則且永錫以極至之福至萬億之多也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備祀事備也戒鐘師之屬待送尸也徂位主人往阼階下西面之位也致告祝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也具者時祭皆祫大祖與昭穆咸在非一神也於是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歸矣鼓鐘尸出而金奏也諸宰冢宰及內宰之屬也廢去也徹徹俎也不遲以疾爲敬也祭畢既歸尸賓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以盡

私恩所以尊尸賓親骨肉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樂具入奏燕樂縵樂等俱入奏於堂下也綏安也後祿君賜之祿視神賜爲後也將進也與燕之人非但莫怨而且具慶者既醉既飽小大稽首則君德無不徧所以莫怨也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則神報無不至所以具慶也終又言今之祭祀甚順甚時既已無所不盡尤願子子孫孫皆不廢而引長之也

周自公劉邑豳復修后稷之業始制祭祀之禮以祀其先實周人王業之始也蓋周禮雖自此草創而猶循諸侯之制故其詩入於小雅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信南山孟冬祈來年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信伸也南山之高如人身直立而伸也甸治也畇畇墾闢貌曾孫后稷之曾孫也凡子姓自孫之子以下皆謂之曾孫治水者禹而墾田者稷故公劉自稱曾孫對后稷而言也田抽其棘以爲田也疆因山川之險阻以爲界也理溝洫塗畛有條理也古者田治六尺爲步畝之廣也步百爲畝畝之長也百其廣則畝之從衡皆方而成方畝矣凡畝首高而末下以行水也畝北首

則南下西首則東下或從或衡順地勢也不舉畝首而言南東者重水利也水性下行南而東者多也疆理南東蓋后稷教稼爲田之創制也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同雲雲一色而將雪也雰雰雪貌霢霂小雨貌冬有積雪春又益以青雨故優渥霑足而穀生也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埸小界也翼翼整貌彧彧盛貌畀與也斂黍稷爲酒食以享尸賓則神佑人歸而有國長久也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周制涂上有廛夫各一廛治田時所居也謂之野廬有野廬氏以掌之涂兩旁皆田也故曰中田有廬剝落菹酢也皇祖后稷也剝瓜爲菹質也周制七菹掌於醢人瓜果供自場人而此以瓜爲菹者祈年於稷非爲先祖而祭也祜福也獻祖而云受天祜者穀菜之熟皆天賜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

清酒三酒之末即春酒也不用五齊及事酒昔酒亦尚質也騂赤色周所尚也祖考即皇祖也執主人親執也鸞刀刀有鈴者割則鈴聲如鸞鳴之和也啟毛告純取血告殺也膋脂膏也取膋以升與合黍稷實於蕭而焚之以求神於陽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烝進也

傳云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蓋教稼之法至周棄而始備豳雅祈年曰曾孫曰皇祖曰祖考曰先祖非僅以昭世守之不失亦以別稷於柱故以親親者著之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甫田孟春祈年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倬明甫大也甫田公田也甫同父甫公皆尊大之稱也十千萬夫也歲使萬人助耕公田也陳舊粟也合耦於甽而耕公田則公家又以陳粟犒之而使耕也自古猶自昔也有年千禾皆有成也上篇言南東其畝而此但言南畝者以向陽爲貴故南者尤多也今今歲也耘耔以下皆祈詞耘除草耔雝本也薿薿茂盛貌介助也止有常度也言今歲黍稷之茂當有天佑不失常也烝進髦俊也進髦士而與吒以明有功猶漢之舉力田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齊明潔齊豐盛也齊謂黍稷稻粱之屬明明水也犧羊純色之

羊社后土方四方也周禮春大弊祭社秋羅弊祭祊是也社方
皆春祈秋報禮亦互文耳鼓主鼓也田祖從祀神農后稷者農
官已死之稱祈求穀養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
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來省耕也取陳食農使下之加恩也婦子饁餉事上之常禮也
攘取也左右所饁之美飯在食者之左右也嘗其旨否田畯喜
而與農人相親也易治長竟也善穎栗也有有年也終善且有
計其終必善且有也故曾孫省之既已不怒而農夫乃益敏於
事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
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茨屋蓋言密比也梁車梁言穹窿也坻水中高地京大丘也箱
車箱也言收成之時禾稼既多求倉以藏之求車以載之亦可
慶矣然此皆農夫之慶也可不報以大福而使萬壽無疆也乎
歸美於下之辭也因黍稷而兼及稻粱見百穀無不備也蓋黍
稷固豳之土宜故四詩皆專言之而黍稷又爲百穀之長稻粱
尤爲百穀之美也

上篇冬祈專於稷神以配天宗蓋亦周之創制此詩春祈則
稷與社方田祖無不皆祭而稷爲先祖與他神異故不可列
於社方田祖而又以曾孫表其親親之義此立言之體也下
篇夏雩則又不及社方而但祀神農后稷矣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大田孟夏雩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
庭且碩。曾孫是若。

大田公田也多稼無不畬也種擇其種戒飭其具也備乃事凡
田事無缺也覃利俶始載事庭直碩大若順也此溯春時耕種
苗生曾孫已順所欲以起時雩也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方枝旁出也皁根老而變黑色也堅幹强挺也好蕪苗葉無不
全美也此承上庭碩而言其漸長又無稂莠也食心曰螟食葉
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皆害苗之蟲穉幼禾也田祖生爲農
官沒爲田神夏時盛德在火神農司權故即祈田祖去之若付
之炎火也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
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渰雲興貌萋萋盛貌祁祁多貌周制遂郊遂地爲方四十里者
十有六計每遂萬夫之田方三十有五里方有兩廣俱五里以

一廛爲公田以一廛爲墳墓芻牧之地大率每遂合公私田萊占方四十里者二而山林川澤俱可在其中矣六遂之田得方四十里者十有二尚餘方四十里者四焉隙地以供蒐狩蓋三代不盡地力以待生息有如是者孟子公私田之說乃未見周禮傳聞於去籍之餘或商之助法爲然非周人徹田之制也穧束秉把也滯亦遺也言雨足年豐寛寡亦有餘利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雩亦於郊此言農方耘而曾孫遂來雩也精意以享謂之禋騂以祀天黑以祈雨周禮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是也

春夏祈雩雖異時而非二事而上篇爲曾孫之辭此篇爲農夫之辭何也蓋尊卑雖殊而治養相濟不啻一體故相報相倚本同情而爲互文也迨其弊也上慢而下瀆陵夷至於春秋公田荒而變爲稅畝其勢不至決裂阡陌不能已矣而後之儒者猶必曰井田可復聚篇論乎或者周時莫不善於貢而秦以後仍出於貢則貢助徹之循環損益又且乘天運以迭嬗乎是未可知矣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瞻彼洛矣王以軍禮同邦國於東都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洛東都洛邑也水洛水也出今陝西商州直隸州冢嶺山泱泱深廣也君子謂王也至自西都而至也茨積也韎茅蒐所染赤色也韐韠也合韋爲之兵事韋弁服也奭赤貌作猶起也六師六軍天子六軍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鞸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鞸容刀今刀鞘也琫上飾珌下飾蓋如後人佩劍亦戎服也家室王者以天下爲家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成康盛時天下無事王者以時殷同於東都於是張皇六師軍政修而諸侯畏服此不怒之威也惟宣王車攻飭蒐庶克中興若平王之東遷能無忝於至止乎歧豳雅四篇既溯創業之艱難而自此以下三篇又慨盛時之不再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諸侯美王也蓋諸侯長十有再獻之樂歌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裳下飾喻謙也裳裳言謙抑之至也華喻文德外著也言王之盛德不矜崇高而謙下有文德也葉湑喻從王之多士皆賢也之子謂王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

慶矣。
芸盛也黃中色也中則無過不及也章辨而有文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黃有中德白則無疵皆喻德之至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首左右言從王之顯相也次左右言能輔相乎王也左之而王
與之相宜右之而王能有其人是其有譽有慶又在能用賢也
似肖也維其左右有人是以克肖乎天而無忝乎天位也
此詩與蓼蕭相似但彼爲時巡方岳此則承上殷同東都而
諸侯美之耳

北山什十篇四十五章三百三十四句

桑扈什二之七

桑扈四章章四句

桑扈天子享諸侯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交交喻上交乎王下交乎小諸侯也桑扈食肉喻尊貴也鶯文
貌喻有文德也羽喻能翊衛王室也君子謂牧伯也君子能翊
衛王室則受天之祜矣胥相也言相樂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領喻爲諸侯長也屏蔽也言能爲小國禦患規其字小也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翰即羽也外屏諸侯內翊王室則百辟以之爲法矣戢斂難慎
那安也戢難謹侯度也言豈不戢乎豈不難乎受福豈不那乎
語急而辭簡也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此戒之之辭兕觥罰爵也觩曲貌喻不直則有罰也酒以合歡
然不可忘柔嘉之德故又當因旨酒而思柔也敖同傲敖與柔
正相反如上下交而能不出於敖則必思柔而萬福來求矣
此詩與湛露相似然湛露朝正爲諸侯尊王故示慈惠之意
深此則王者殷同於土中主於會以示威故訓恭順之意爾

各指所之不容混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鴛鴦大昏禮成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鴛鴦匹鳥不離異者喻夫婦有禮而道不苦也畢羅皆網也于
飛而畢羅之喻淑女人皆可求而惟君子能得爲內助也君子
謂王也萬年頌禱辭也宜有別而情摯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在梁喻居室也鴛鴦並棲必顛倒各戢左翼以相依附親之至
也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馬女家送女之馬也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也摧莝草也艾老也王與后以福祿偕老也

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禮始於謹夫婦故王者即位而爲政必以大昏爲大合二姓之好冕而親迎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所以重萬世之嗣也嫡庶混則爭亂由之況妻妾易位乎以下三詩嚴夫婦之倫正家之道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頍弁元舅禮王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頍弁高嚴貌伊何猶何爲也弁皮弁朝服也冕而親迎重夫婦之倫也弁而見於外舅姑則妻黨之私親耳此輕重之别也爾與君子皆謂王也言王之皮弁而來何爲乎酒旨殽嘉則王與后既相友而樂矣兄弟謂王與后親愛如兄弟也他即異人也夫婦父子皆非異人故此曰匪他而小弁曰予之他也蔦寄生也女蘿兔絲也皆依附大木以生者蔦蘿喻后與媵妾松柏喻王也又言后之於王如兄如弟非他人可比但以微弱而附於高大恐爲非分耳奕奕憂之至也未見君子而憂恐后之失教

而不能宜家也既見君子而說喜王之不棄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期當也望也何期猶云不敢辱王也具來壻婦同來也禮娶婦三月既廟見壻率婦反馬而見於外舅姑春秋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傳云雙雙而來是也怲怲憂貌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伊何何期固辭不敢見也在首則固辭不獲命而以甥舅之禮見矣兄弟夫婦也婦之父爲舅則己爲甥也霰稷雪也大戴記云陽之專氣爲霰喻王也霰尊於雪而集先於雪喻己未朝王而王先來見也幾多也王雖甥君也己雖舅臣也以王而屈於臣則顛頣拂經臣之危道也故深憂之而曰死喪且無日矣無多相見也不曰君臣而曰甥舅不曰朝會而曰相見凡以伸后之尊重夫婦之倫也樂酒今夕君子維宴盡一夕之歡也過此以往仍正君臣之分矣

王常朝皮弁諸侯來朝則袞冕以臨之視朝常事也朝會大典也故見舅皮弁私親也猶與族燕以齒也不以君臣廢私親夫婦爲人之大倫也

車舝五章章六句

車舝王母禮王后婦也春秋夫人婦傳曰婦者有姑之稱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間隔也關所以隔行人者王者非展義不巡守而今乃隔關而舝車以過者思季女之孌而往親迎也故非有飢渴而間關遠行如飢渴者惟慕季女之德音而求其來會耳友謂王也言王雖非好友亦庶幾其安且喜焉謙辭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依猶譬也平林林之不能高大者鷮雉也有文采平林喻王鷮喻季女亦謙辭也辰震也動也言季女之德音動人必有令德來教王也自是以後安而有譽則有好而無厭之者矣因以規之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德親厚之意此亦謙辭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高岡喻女家也析析而取之也柞櫟實多而葉盛實多喻宜子也葉盛喻媵妾衆能不妬也此章以美爲規衆以祈禱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高山即高岡也仰仰德音於己往也景行大道也行行之於將

來也四牡騑騑喻輔王任重致遠也王后配王母儀天下以承天地社稷宗廟其任重而道遠矣如琴言和也行之而和如琴則家和而天地萬物無不和矣覯爾新昏以慰我祈望之心姑命婦而責難之辭也

王者必即位而後備天子之禮以親迎重天下之母也先王雖已即世而王母猶存故以王母禮王后婦而著代之義彰矣使并無王母奈何曰外事則大宗伯攝之內事則先王繼室攝之禮不可廢也楚茨一篇首嚴祀事重報本也信南山三篇民以食爲天有天下之本也瞻彼洛矣三篇中天下而定四海也鴛鴦三篇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正家而天下定矣是十篇者雖因平王之樂不僭而及之實以補小雅所未備益鹿鳴十五篇雖爲有周致治之詳目而此十篇尤爲萬世治天下之大綱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青蠅申后刺幽王聽讒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飛鳴不已也一作營營喻造言生事也青蠅逐臭趨炎汙穢能變白黑而形則首赤背傘喻小人無所不至而外爲正人之容也樊藩也君子謂幽王也止于樊猶在外也故尚以無信戒之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止棘則已聽而生荆棘矣故以亂四國警之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止榛則無所不至矣我二人王與后也至親密者莫如夫婦而
讒能間之則讒之爲禍烈矣
亂四國則瞻彼洛矣之三廢矣構二人則鴛鴦之三廢矣瞻
彼洛矣之三廢賓之初筵之五所由作也鴛鴦之三廢都人
士之五所由作也而皆始於讒又以窮亂本而間應小弁以
下四詩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警王酒荒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
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
有的。以祈爾爵。
凡禮必有賓不欲斥王故以賓爲言也初筵初即席也左右筵
之左右也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殽俎實核籩實也旅陳也和旨
調美也偕齊一也設宿設而又遷於下也大射樂人宿懸厥明
將射乃遷樂堂下以避射位是也舉醻舉所奠之酬爵也逸逸
往來有序也大侯君侯也天子熊侯白質侯身長一丈其中三
分居一抗張也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將射司

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也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射
夫既同比其耦也射禮選羣臣爲三耦餘耦謂之衆耦獻猶奏
也呈也發發矢也功能的質祈求也爵豐上之觶射不中者所
飲也祈爵求中以辭爵也此言因射而飲不敢荒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
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
康爵。以奏爾時。
籥舞吹籥兼以舞也笙鼓吹笙而鼓賛也烝進衎樂也烈功烈
也烈祖先王也洽和也百禮自始祭以迄卒事之禮也壬大林
盛也禮至則大且盛也爾謂王也嘏福湛樂也各奏爾能執事

者各盡其職也手仇手酌獻尸則尸亦獻賓禮相敵也祭禮自
主人主婦外惟賓禮相敵餘則子孫臣庶皆以卑而殺也室人
主婦以下執內事者又復也加也復行加爵加豆籩之禮也康
安也時時祭也此言因祭而飲不敢荒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
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
既醉。不知其秩。
反反顧禮也幡幡輕動貌遷徙也僊僊舞不定貌抑抑慎密也
怭怭固慢而不中禮也秩常也此言湛飲者始乎治常卒乎亂
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號呼呶讙也僛僛傾側貌郵同尤過也俄傾側貌傞傞亂舞貌醉而出則不荒故並受其福也伐害也不出則荒是伐德也飲酒之所以爲美者以其有令儀耳至於伐德則失飲酒之義而其弊且不可勝言矣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否不醉也不醉者德盛則心有主而不至於醉也監司正也史左右史也既有監史督記過失則亦嚴矣而醉者之不善既醉則不自知也但不醉者旁觀而反以爲恥耳式法謂告也言於法能不從而告之使無至於太怠乎此表作詩之意也由從也不可言者勿言不可從者勿語慎言之道也若不能慎而妄言是由醉之言也則必罰之使出童羖童羖無角之羖羊必無之物也必無之理而可言則必無之物亦可出深警之也識記也飲至三爵已昏而心不能記況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不可荒也

此蓋幽王初政而已荒於酒色衛武公以三朝大老親臣數歷中外不忍坐視故作此以致戒迨其後晝醉日富則亦不可爲矣若僅爲武公悔過而無與王事恐當列於風不能入於雅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魚藻亦戒幽王酒荒也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頒班布貌魚潛深淵則人不能見若在水草之下固淺近而易窺其首頒而可數矣喻事理昭灼不難共見也豈樂與齊子之豈弟其意相似酒以成禮本爲賓祭而設若以王之尊在鎬京而爲天下建極乃但豈樂飲酒豈爲治之道乎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莘益亦著見貌首言始尾言末即始可以見終幽王在位之初而惟耽樂之從則其終可危矣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蒲蒲柳也魚在藻中固甚顯矣即水涯有蒲柳之蔭其能依以深藏乎喻鎬京雖爲王者之居而王苟不王不能恃以安也幽王承宣王甫克中興之後正當勵精圖治必非飲食宴樂以需之時也而此詩上承賓筵之戒下起采菽三篇皆寓訓誡之意且詩中又但言王之在鎬安居獨酌則其爲酒荒而作無疑蓋賓筵以下五詩尚爲幽王即位之初雖禍端有兆

而猶未山崩川竭亂不可挽故其辭寬緩不至如節南山諸詩之憂危迫切耳自此至菀柳疑亦皆衛武公所作

采菽五章章八句

采菽刺幽王親諸侯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百穀惟菽爲大筐筥所以盛幣帛以筐筥盛菽喻大諸侯之不可不加禮也君子謂牧伯也錫特賜予好賜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也玄衮玄衣而畫衮龍也黼黼裳刺斧形者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觱沸上湧貌檻泉正出泉在下而上行者喻諸侯之尊王也芹水英水草可食潔白而有節喻諸侯有善不可不采取之也驂驂乘駟駟乘也言諸侯從行者衆勤王之意誠也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股髀也邪幅偪也邪纏脛腓在於股下即行縢也交交際也紓緩也言諸侯朝覲不怠則當爲天子所予也於是而加以爵命而申以福祿皆予之之道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此責王之左右也蓬蓬向上而盛也枝喻左右葉喻諸侯蓋惟柞多旁枝以輔榦故其葉亦向上而盛也殿鎮也賢諸侯能爲邦鎮自當同萬福以優之也平平辨治也何王之左右非無辨治之人而亦惟是順從于王不盡責難之職也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汎汎楊舟喻王位之危也紼大繩纚以韜髮其密如網維繫也言舟之材薄而勢危必以大繩密繫庶幾其不覆耳葵同揆度也膍厚也言王於諸侯當以禮度之情厚之也優游逸豫怠荒之意戾至也罪也乃今者優游以處之則亦非義之至其取禍也必矣

厲王之亂諸侯背叛車攻庭燎宣王所以中興也而幽王必優游而再叛之能不爲之心惻哉

角弓八章章四句

角弓戒幽王遠兄弟昏姻而親小人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騂騂當作觲觲角材全備也角弓以角飾弓也翩反貌弓張則內向弛則外反弛以喻王之急反以喻衆叛親離也兄弟同姓

昏姻異姓也胥遠者王遠之則諸侯亦自遠也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爾謂王也民猶人也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

綽綽寬貌裕自如也言兄弟之善者王雖遠之固寬裕自如以盡其臣道彼不善者則怨王之遠而兩相病矣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方偏見也夫以理而言王即遠人人固當盡臣道以事王也然兄弟之善者少而不善皆是則人之無良不以為己之不臣而反怨王之遠是亦據其一偏之見也至授之以爵則又以為當

受而不稍讓必至於無爵可受而後已終亦必亡而已矣此以諸侯之怨喻王之遠也大東四月王之責諸侯者備矣故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蓋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老馬蓋衛武公自謂也駒喻幽王年少也言老馬無能豈有餘力反為駒計然亦不可不顧其後而恣意肆行也饇同飫酌量度也孔閒也猶穴也器之受物必有其孔也如食者宜知饜足如飲者量而後取自不至貪饕無度而致盈溢覆敗之患矣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猱獼猴也善升木塗爛泥也小人不如禮義惟貪富貴猶猱之性愛升木也而王又教之如以塗附塗其能與立乎君子謂王也徽美猷道也小人王之左右也屬連也言王能循善道則小人亦與有連屬不必以非義之富貴私之也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瀌瀌盛貌晛日光也雪雖盛而遇日則消喻小人之陰邪遇王明則不見用也婁同屢今乃盡使用事而莫肯有下遺者是以小人得居位而益驕也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浮浮積厚如浮也流流去也蠻南蠻髦同髳西方番國如蠻如髦在位者皆無禮義惟以貪殘為政也

前四章戒王遠諸侯以致叛後四章戒王親小人以召亂

菀柳三章章六句

菀柳責幽王不畏天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上帝天之主宰也蹈踐履之加厲者甚蹈猶云方怒也暱親之不以道也柳蔭茂盛尚可休息喻天下事尚可為也然天威可畏使親之而不以其道則怒不可測矣予衛武公自謂也靖治也時以三朝元老為當國重臣也既委天下使治之矣而又於其後私極其欲則亦不能為治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偈息瘵病也邁力征也誅求過分也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傅親附也言鳥之高飛亦知向天而附之乃人不如鳥其心反不知所臻而必逆天而行乎居猶坐也矜誇也王既逆天而行則雖使予靖而予又何能靖乎惟坐視王之以凶禍自誇而已

幽王初即位好酒而言行失度始有賓筵之戒至惟耽樂之從故魚藻繼焉至酒荒而諸侯來朝亦不禮焉故采菽又繼焉迨昏德日甚求多於諸侯而任用羣小故角弓又繼焉及此詩之作則昏亂之極天不足畏肆無忌憚矣終之以居以凶矜蓋自是而後武公亦不能安於王朝而尹虢輩始以不均致亂天下事不可爲矣然五詩之中情辭懇追訓戒慈祥憂而不怨而又次第秩然蓋非武公地望固不足以當之也

桑扈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都人士什二之八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都人士申后傷幽王昏惑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都畿內諸侯之國都人士者都人之士猶云世家子弟也不欲斥王故假都人士爲言也狐裘富且貴者之服黃黃者黃衣以裼之表裏皆黃也容不改者有威儀也周謂先王之法度也蓋

必服法服言法言行德行而後爲萬民仰望之也爲萬民望則天下歸往矣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臺夫須也臺笠以臺爲笠出行禦雨之冠也緇撮緇布撮髻閒居之冠也君子女世家貴族之女也綢密也髮本綢直故以髮爲比言婦德如之也不見者謂幽王既不遵先王之法而褒姒亦無夫人嬪婦之德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琇實以琇實之也尹吉即尹吉甫也其女蓋備幽王嬪御而或早卒也苑草初生卷曲貌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厲嚴也束帶下垂而容貌自尊嚴也蠆蠍也尾末捷然上曲髮之上卷者如之也言從之邁言安得從之而邁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旟揚也帶有餘髮有旟言順其自然故能合乎法度非矯飾也蓋褒姒必有新粧妖豔以邀寵而幽王爲之昏惑故云然也盱望也德容不可見無可言說惟有望之而已

平王之廢已有小弁之作而申后本末尚未詳也故自此以下五詩特詳申后見廢本末

采綠四章章四句

采綠申后不得於幽王而思歸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自旦至食時爲終朝綠同菉王芻菉蓐也菉藎皆東方正色之草采之而不盈蓋言順正之難曲局不直也以髮爲喻謙言己之不得於王必有曲局之失故欲歸寧而沐以自飾也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藍染草也衣蔽前謂之襜即蔽膝也五日十五日也六日十六日也詹至也王者媵御各有常期后當朔望之夕過期不至王不禮也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之子謂幽王也此言己於婦順未敢有失也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貫魚以宮人寵后之職也然魴美而鱮不美則御敘之人美惡固有別矣若惑於嬖倖而忘其惡王即不知旁觀豈不見乎及有汲汲之意幽王之嬖褒姒是及鱮也

上篇寫望古之思辭猶緩也此篇作反己之求情彌切矣末章微示刺譏而辭指仍歸忠厚蓋尚未被廢故不敢怨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黍苗申后歸而追念先王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黍苗喻申國陰雨喻召伯也宣王封申伯於謝在西周之南申伯就封召伯實將徒役以營城邑是召伯勞之也申伯爲宣王元舅宣后即宣姜也今申后爲申伯之孫又爲幽王之后是世姻也故追溯宣王建申之始傷幽王之不嗣音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任負荷也輦人挽車也牛駕大車者集聚也此聚其物也歸歸寧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徒步行者御乘車者此聚其人也處安處也蓋云歸處名爲歸寧而實擬大歸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肅肅嚴正貌謝即申之國都申伯所封也功役事也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師申伯南遷之衆也此以下既至申而追念生悲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土治曰平水治曰清成成功也王謂宣王也末言王心則寧見先王之於先后如此而今王之於我如彼相較不待辭畢而悲怨之情深矣

上篇因王之不禮而思歸此則告歸而王不留遂歸寧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隰桑申后既歸念幽王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桑公桑之地阿曲也難盛貌君子謂幽王也若能歸而采桑隰阿則必見王矣王不見棄故以爲樂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幽葉色濃厚而黑也膠如膠之合言其固也幽王果能迎后則亦無失德矣故曰德音孔膠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謂告也愛本乎心愛之至也而王既見遠則不能告也末二句言望之甚切但不敢請耳

思而不怨猶冀王之不見棄忠厚之至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白華申后怨幽王也立褒姒爲后則后廢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白華茅屬已漚爲菅白喻潔也白華微物而漚使爲菅喻己雖諸侯之女而已立爲后也白茅加束喻慎重之至不忍輕棄也之子謂幽王也不曰廢而曰遠不忍盡其辭忠厚之至也獨者以褒姒爲后則己爲獨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英英輕明貌白雲山川清淑之氣也露雲下而爲露也承上章言菅茅微物猶蒙雲露之潤也天步猶天運也猶圖也夫婦人之大倫當天運方艱而以嬖寵廢后是不猶也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滮池池名在鎬京其水北流而下浸稻田蓋即稻人所掌以稼稻者碩人亦謂幽王也以池喻王以稻喻己而王無北流之浸故嘯與歌皆傷懷而念之也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樵采卬我烘燎也煁三隅竈不可置釜烹飪蓋今火盆之類徒燎者也采薪不以烹飪而徒燎是棄薪也故以爲己被棄之喻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鼓宮聞外猶鳴皐聞野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無故廢后豈德音乎子謂幽王也懆懆憂其不能安也邁邁見我之行而不求其歸也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鶖禿鶖扶老也鶖鶴皆水鳥故皆喜在梁然鶖鶴之清濁則有間矣幽王嬖褒姒而黜申后是養鶖而棄鶴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鴛鴦戢翼夫昏成禮之雅也而今也有始無終故既引其辭而遂以無良二三顯刺之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
扁薄也石薄而履卑自傷失位也然誰實爲之乃之子之遠而使我病也
申后之歸未廢不敢怨既廢則不能不怨至情至性也然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則所慮者大矣自是而西周遂亡故下繼以東遷之作

緜蠻三章章八句

緜蠻憂東遷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飛如梭織也丘高阿曲喻西周據雍州之域地高阻險享國長久也道遠而勞言不可妄動也飲食善養也教誨善教也命車謂載遷事已決必不可回故欲載善養教者以行也然果能教養則西周無不可爲亦不必遷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隅喻西周以一隅制三面也趨行之禮也不能趨不能有所爲也末四句長言三疊不易一詞深言爲政以教養爲本不在遷國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側猶隅也洛邑雖居天下之中不如鎬京之側於西北也極皇極也王室卑則不能建極也
記引此詩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蓋王者建國雖不徒恃乎險然成王周公營洛邑而不都則順天時因地利自有深意況亂亡之餘不能勵精圖治而僅爲倉卒逃避苟安之計其能國乎此詩之意夫固深切著明耳

瓠葉四章章四句

瓠葉一獻禮也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莫用瓠菜薄之至也瓠甘故葉亦甘而可嘗食也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牲用兔首亦薄之至也首一首也猶數魚以尾也炮塗泥連毛燒也燔傅火也獻一獻也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炙貫而炕於火也酢一酢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醻導飲也
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在禮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周之東也一切偷苟惟恃繁

文末節以爲悅而不知崇尚節儉反本以從先進此其所以
日就淩夷也聖人以此刪餘豐漸石間豈無義乎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漸漸之石刺東遷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
漸漸高峻貌武人蓋謂晉文侯鄭武公諸人東征東遷洛邑也
不遑朝卒遽之至不暇深謀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卒崔嵬也沒盡也遠則行不能盡也不遑出止知避難不復以
天下爲意也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蹢蹄烝衆也離月所宿也易姤初爻象曰羸豕孚蹢躅陰氣出
而用事也月諸侯大臣之象豕白蹢而涉波月離畢而滂沱主
政不網羣陰道長天下大亂自東遷始也不遑他惟事偷苟也
天道有消長國運有盛衰人事有善否惟智者見微而知著
有如斯矣夫豈必待春秋戰國而後謂之已事耶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苕之華亂離之後民不聊生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淩苕亦名淩霄即紫葳也蔓生附於喬木苕猶得所附而華
傷周室東遷遺黎無所依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青青盛貌苕猶得葉輔而華傷已之孑遺故不欲生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羊瘠則首大也罶中但見三星水靜而無
魚也亂亡遷徙百物俱耗人幸得食而亦難飽此所以不顧生
也
遷都之後亡國之餘氣象大都如是此周南所謂如燬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遷者怨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勞人如草而草且無不黃則勞甚矣蓋東遷時迫冬日樵採俱
艱故以發端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而東征之
不遑朝適於逃死故以何日不行識其迫促也何人不將盡族
以行也洛邑居天下之中故言四方然以如此而經營四方豈
所以經營四方也哉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玄腐而黑也矜可閔也言人盡可憐而我征尤爲匪民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朝夕不暇即不遑朝也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芃尾長大貌幽即玄也棧車兩馬無驂士所乘者棧車行於周道與四牡之遠遲異不能以有爲矣。
上篇居者悲此篇行者怨而周不可復國矣此周南所謂賴尾也終之以周道與檜之匪風應且與周南相終始也
都人士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毛詩卷五

大雅三

文王什三之一

文王七章章八句

文王宗祀文王配上帝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在上洋洋乎在上也於歎詞昭著也於昭昭之至也于天在上之所也周本大王居邑此統邰邠岐而言故曰舊邦命受天命有天下也新者文王始受天命故武王遂有天下也不顯顯也帝上帝也不時時也不先不後及時而命之也陟升降下也自武王有天下而有周遂爲天下王豈不顯乎上帝之命豈不時乎然此皆文王之靈升降上帝左右之所致也此原所以宗祀配帝之由也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亹亹不倦意德之純也惟德純故令名無窮也陳布錫賜也哉蓋古載字侯維也傳以陳錫載周爲能施蓋文王之布德施惠非止及身之令聞而已故必載周使有天下而又及其孫子而孫子之本宗爲天子支庶爲諸侯又及於百世且凡周士之爲

臣子者亦無不顯於世世爲極言文王之德之盛而流澤之長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因承上周士而言其世之所以亦無不顯者以其所謀皆如鳥翼之左右乎王國也皇大也美也楨榦也濟濟多貌然思此大美之多士何由而生此王國乎益賢材之聚國家昌盛之兆王國而克生此士即爲周邦之榦况又濟濟其多則文王在上之靈有不藉之以寧者乎此美王官助祭之人而遂勖王用賢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

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穆穆深遠意緝續熙明也敬止以敬爲止也假大也亦偶也假哉天命蓋言天命不足恃以警王也天命何爲不足恃即有商之孫子可見矣麗麗於天也億意度也服臣而服也言商自成湯代夏其孫子慎厥麗乃勤則天命之保乂有商固不可億度矣乃自上帝簡畀殷命而商之孫子遂無不臣服於我周乎以下皆戒王之辭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此又承上而言夫惟臣服于周則君臣且無定倖而天命益靡常矣士與周士同皆統諸侯大夫言也膚美敏疾也祼祼鬯也將助祭也京周京也作創也常服殷王之常服黼黼裳冔殷冠也據商有天下而言則曰商之孫子據周有天下而言故又變文言殷士也殷士之膚敏者祼將于京惟服於周故也若其創行祼將而仍服黼冔又欲使後王監殷畏天命之假而靡常也王時王主祭者藎進也藎臣進思盡忠也祖謂文王也然則王之藎臣得無念爾祖文王之敬止乎不欲斥王故曰藎臣也終以念祖應敬止與上章回環反覆之文義也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此又承念祖而歸本於修德也修德即緝熙敬止之謂配合也言能修德則庶可永久合乎天命而自求多福耳曰自求言求之在己不在乎外也鑒鏡也駿大而疾也未喪師謂帝乙以上其德皆能合乎帝也以殷爲鏡則得失瞭然大命之去來甚疾不敢易而忽之矣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遏絕宣布也義猶善也宜也問下問也有又通虞度也此又承命之不可易忽而以遏躬爲戒也然求所以無遏者又於何而致力乎亦惟有勤於義問爲修德之基而又度殷之所以廢興

者以究之於天耳載事儀擬刑法孚信也但上天之事無聲無臭非可得而度也惟取法於文王庶幾可爲萬邦作孚先乎周之有天下也雖自武王始而其受天命實本於文王故合天下之諸侯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固前古所未有而周公特以義起之禮也首章言文王之神左右乎帝因祭時在上而言也次章言文王之德足以造周本其始也三章言文王之寧由於多士曷其終也自四章以下則往復於商周之興廢天命之靡常而切之於昭義問刑文王焉蓋周之受天命而孚萬邦惟文王作之先矣然而文王不可企及後之有天下者將於何而配命哉亦惟在乎問學而已猶翼多斡

即宣昭也修德求福即儀刑也以宗祀尊文王即以覲上帝即以祈求永命而至於垂訓後王懷畏萬邦者亦無不寓焉此周公所謂多材藝而其詩冠於大雅之首也　謚之見於詩者名南止乎王秦風止穆公至大雅而文王始首著焉又以見文王爲周邦受命之本與周南關雎之三相應而凡大雅三頌之咏謚者皆不可不深思其義矣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大明追尊王季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明明明而又明謂王季文王繼明非一世也在下爲諸侯也赫赫而又赫謂商王也在上爲天子也忱信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嫡嗣也挾有也上下有定分亘古之大義也乃天位殷適而天使之不挾四方則天果可忱而王果可易乎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摯國任姓也契始封商湯因以爲有天下之號至盤庚遷殷又改號殷其後遂殷商兼舉也摯本商畿內諸侯故云自彼來嫁也嬪婦也王追尊之也季本稱也小國之君天子之命大夫皆舉行也仲以女言嬪以婦言大以母言辭雖重疊義各有取也身懷孕也王季因文王而追尊故推本所生而并及大任也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小心翼翼恭愼以事上也懷來回邪也方國四方之國也受方國即受天命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監察也下下國也集萃載年合配也洽水在同州府郃陽縣今流已絕嘉昏禮也大邦莘國也子大姒也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俔磬也譬也天妹尊美之也文禮祥吉也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造作梁橋也比舟加板以通行者今浮橋也不

顯其光言造舟親迎昏禮成而家道正豈不顯乎其有光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
右命爾。燮伐大商。
纘繼也。繼大任之女事也。莘國。姒姓。長子即大姒也。行嫁篤厚
也。篤生者大任既生文王。而大姒又生武王。是天命篤厚之也。
右尊也。爾謂武王也。燮和也。言順天應人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旅衆會聚也。如林盛也。矢陳也。牧野商郊牧地之野也。予猶周
也。興興起而有天下也。貳不一也。心有二則德不純。戒辭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

伐大商。會朝清明。
洋洋廣大貌。煌煌鮮明貌。古無騵字止當作原。平原也。彭彭者
駟乘之人。騁車於平地而强勇衆多。即革車三百虎賁三千之
謂。師大師。尚字。父尊之。即齊大公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
言其猛也。涼亮佐助也。肆縱兵也。會朝會戰之旦也。清明戰勝
而天下清明。昏主皆而聖人作也。
記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
子述之。則季所以追王。推文王之意也。而文王之意所以能
推。則又由武王之有天下也。故此詩追尊王季必下及文武。
至於伐商。蓋以追王成德其義固如是耳。然王猶止係於季。

而無若文王之諱則周公之制禮謹嚴不敢以溢美妄加其
祖。又於斯可見矣
緜九章章六句
緜追尊大王也。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緜緜不絶貌。大曰瓜。小曰瓞。瓞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絶
至末而後大也。民周人也。自從也。土古杜字。齊詩作自杜。沮漆
杜水名。出今鳳翔縣杜陽山。入漆水。沮水無攷。疑即今雍水也。
出鳳翔縣雍山。亦入漆水。漆水今在邠州直隸州。一名白土川。
入渭。古稽古也。公有宗有邑者之通稱也。亶字。父尊之也。陶窰

窰復重窰穴土室也。陶復止復土於地上。陶穴僅穴土於地中。
皆不成乎家室也。以瓜之先小後大。喻周人之生於沮漆其國
甚小而後大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來朝則不及戒期。走馬則不及夙駕。至明而即啟行。急於避寇
難也。水渭水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妃也。宇宅也。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周原岐下地。膴膴肥美貌。堇堇葵。與荼皆苦菜。飴餳也。始始志
也。謀計議也。契刻也。刻龜甲以燃火而卜也。曰止曰時卜吉而
止順乎時也。築室于茲亦卜辭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慰勞行者止定居者宣疆理正而著明也畝一壟之居也西東原之西東也周爰執事既定邑於周遂各執其事也蓋至岐胥宇不過一時避難之舉迨營荼堇龜止時而後慰止疆理定居而事事也

乃名司空乃名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以下三章皆詳執事也司空掌營國司徒掌徒役繩以直物凡營度位處必以繩正之乃可束版而築也縮束也以索束版以版載土也廟祖廟也翼翼然翬宮而言兩列如翼也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捄盛土於器也陾陾衆也度投土於版也薨薨聲也登登聲加高也削屢牆成而削治再三也馮馮勢高陵下也興起也弗勝樂事勸功鼓不止也此室家成也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皋門郭門外門也伉高貌應門正門也將將嚴正也冢土大社也戎戎事也醜衆也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肆故也承上起下之辭殄絕慍怒隕墜也問聞通美譽也大王不能守邠不得已遷岐不能絕其慍矣然自遷岐之後而國日益大則亦不墜其聞也棫白桵也拔除去也兌成蹊也混夷即獯鬻也駾奔竄也喙者病喙短息言衰弱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虞國今解州平陸縣有虞城芮國今同州府朝邑縣有芮城質正成平也蹶動而疾也生猶起也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大夫大夫讓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之歸者四十餘國是質成而蹶生也予

詩人自予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導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有此四臣又蹶生之本也

孟子曰大王之徙居岐山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蓋周之王業始於遷岐而興於質成故追王之典必上至大王也然此詩但言大王文王而中不及王季下不及武王則以有天下雖在武王而創業固在大王受命固在文王王季與武王不過守成順命故也至追尊雖溯王業之始而詩辭猶止稱公稱字從其本始而言則仍不欲妄加非分以誣祖而欺天下臣民也其義嚴哉

棫樸五章章四句

棫樸勉武王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芃芃盛貌棫樸皆木之叢生茂密者槱積也喻賢才之多必廣收厚積以待用也濟濟容貌之美也辟君也辟王君天下之王謂武王也左右輔相之人也趣疾也促也言王之濟濟以君天下必恃左右之輔相其不及而後能敏於事此薪槱之所以不可緩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半圭曰璋奉璋者王撫諸侯則使王官奉璋以覜聘也峩峩高貌容貌尊嚴不辱王命也髦俊也外交諸侯惟髦士爲宜王官稱其膺使則王極乃建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淠疾流貌涇舟涇水之舟師也烝衆也徒舟師之徒猶甸地有甸徒也楫櫂也邁遠行也及者非但陸行而甸徒從即水行而舟徒亦無不盡從也君行師從所以張王威也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倬明貌雲漢天漢光如雲也雲漢統攝列宿回環竟天天體之大綱最爲章著猶王者爲天下君人之大綱也周王壽考卜世久也壽考則遐矣遐豈有不在於作人者乎作人即興賢才也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追琢以成文金玉以立質可以王天下矣然不可不勉而又勉也王也者四方之綱紀也不勉則必至暇逸而有叢脞之患又何以綱紀四方哉

王者之治天下也外事則懷諸侯爲大而懷之之要又莫先於使聘時巡之交際二章王官出聘也三章天子時巡也然而非有其人則固不能使不能巡也故首章先之以求賢而四章繼之以興賢但爲政雖在乎人而取人必本乎身故末章又終之以我王之勉勉蓋修身爲本於茲益可信矣以下三詩其亦非周公不能作也哉

旱麓六章章四句

旱麓美武王也蓋亦以美爲規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旱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楛似荆而赤濟濟多也亦以山之多材喻國之多賢也君子謂武王也干求也祿天祿也言王能用賢以求天祿故能成其豈弟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瑟縝密貌玉瓚王爵也六彝之屬賓祭所用以祼者也黃流鬱鬯也以秬黍爲酒築鬱金煑而和之使芬芳條暢實於瓚以祼也言王惟敬臨賓祭黍已無爲而福祿自降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鳶飛魚躍化及禽魚無不咸若也太和之象至天地位而萬物育神化之所被者遐矣然有不由於作人者矛極言盛德以爲勸也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載具也此章即集信南山及楚茨中句以致意后稷爲周始祖故又言能享先祖以獲福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瑟茂密貌民即民之初生之民謂周人也燎實柴槱燎以祀天神也神天神也勞慰也事天而神勞王者之能事極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葛藟喻臣民條枚喻王也言葛藟附條枚而盛猶天下賴王以治安也不回微言不可有回亦戒辭也

此詩與上篇大略相似故首喻用賢末言求福其義同也而敬實祭格爲魚享先祖對天神則又無事外求而專重乎垂拱無爲基命宥密似較前篇之義更爲精微矣而其實內外不可偏廢上篇主於安人此篇極於盡性王道斯爲至也

思齊四章章六句

思齊誠武王也爲武王自儆之辭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思齊以齊存心也媚順也周姜大王妃也大王始邑於周故謂大姜爲周姜也京猶周也周以地名京以地之高大言也言大任以齊存心故能以順周姜存心而成京室之婦也大姒文王妃也言大對武王而以母尊也嗣徽音繼大任之美譽也百男言其多也歷數陰教之隆以見有天下由於正家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惠順也宗大宗公先公也神后稷以下至文王也恫痛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謂邑姜也御馭也家有邑大夫邦有國諸侯也蓋周世之陰教雖隆實由先公之反身以假家也故王之治天下也必先惠宗公刑寡妻至兄弟而後可御家邦也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

雝雝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宮統十二室而言廟則朝會之處也不顯幽隱之地臨臨以莊也射厭也保猶守也極言主敬不可懈也肆故也戎疾既克商而遺大戾也不殄獲戾也烈功假大也功之大者克商而有天下也瑕疵也不瑕無慚德也此就己事而言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聞前聞也式法也無前聞而亦合於法不待諫而亦入於善非自修之至不能也已冠爲成人小子童子也造造於德也古之

人文王以上也礬髦成其髦而且有礬也上能無斁于古人下能礬髦乎斯士則庶幾賢才衆而天下可長治矣此雖據今而言而尤切恆久於將來也

此詩推本內教世澤以有天下而遂極之修身而身修作人而人作視前二詩尤為親切而求治須賢則其義一也傳曰師箴瞍賦矇誦此三詩所由作以自儆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皇矣旅上帝於岐山以大王王季文王配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皇大也赫威明也監察也莫安定也二國夏商也不獲失其道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尋度謀耆致廓大也究之度之於四國無不致其求莫之意也然有國者但恃其國之大而皆無莫民之志故上帝憎惡之不得已而西顧岐山以其地宅大王也此宅謂岐山也蓋岐山之下本無國邑故上帝特以其地與大王使之闢而宅之也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啟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作拔起也屏去之也菑木立死者翳木橫斜蔽翳者修平皆治使疏直也灌叢生者栵行生者啟辟芟除也檉河柳椐樻也可

為杖檿剔去煩冗也檿山桑與柘皆美材可為弓幹又可蠶也遷自幽來遷也明德有明德者謂大王也串習夷平也岐地本皆林木險阻自大王遷之而習慣平夷遂成大路也配配天也商既不可配天故天立大王為配而使之受命已堅固也以上二章言大王受天命也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省視也山岐山也拔兌言山林開闢道路成也邦天子之邦也對猶當也言擇可當此邦者以君之也自從也大伯大王長子王季大王少子也大伯為長子本當嗣位而上帝為邦作對在於王季故大伯逃讓亦若天使之遂從大伯之讓而對邦及於王季也因順也然王季豈有心越次于位哉亦因大伯善讓之心而盡其友兄之道耳蓋使王季必固執其節而不受則既違大伯讓位之心又失上帝作對之意必不能有慶有光而受祿矣是篤其慶而錫之光遂能受祿無喪而有四方者皆王季因心友兄之所致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度忖量也帝度其心猶言天誘其衷也貊同莫德正應和也其德克明能自明其德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教誨不倦也克

君實慶刑威也此謂岐山也曰王曰大邦者日益開闢有王天下之勢也克順慈和徧服也克比上下相親也比至也比文王而靡悔言王季之德承大王而啟文王終始無遺憾也此王季所以旣受帝祉而延及孫子也以上二章言王季受天命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以下四章皆言文王受命之事帝謂文王設爲天命文王之辭也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畔背畔援攀援也言舍此而取彼也歆喜羨慕也言肆情以徇物也岸水行至實地處即道之所在也言人必能無畔援歆羨而後能先至於道也密密須氏姞姓國在今陝西涇州靈臺縣西距違也阮國亦在涇州共阮邑即共池王文王也直稱王者殷政不綱密人無王而恃強侵小文王能行方伯之職即王者之師也赫有威也其旅周師也按遏也徂旅密師之往共者也旣篤周祜而又可對天下者因天下之公怒而無畔援歆羨之私故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依倚也文王倚在京之衆侵密自阮疆始也矢陳鮮美將側方向也於是陟我之岡而人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以拒我也於是又度其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今西安府咸陽縣也居岐之陽文王所以配享岐山也萬邦向而下民王蓋周之有天下基於伐密也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予設爲上帝自予也懷眷念也明德謂文王也以猶與也夏用木革用皮皆鞭扑之刑不大不長不作威福也不識不知不作聰明也即明德也德本於天能明未有不順帝則者也仇方讐國也兄弟與國也鉤援所以鉤引上城即雲梯也臨臨車衝衝車皆攻城之具也崇國今西安府鄠縣即豐邑也崇侯虎嘗譖文王於紂紂囚文王於羑里是仇方也墉城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閑閑練習也言言高大也連連接續也馘割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也安安不輕暴也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祭黃帝及蚩尤始造軍法者也致致師附附城也致者深入附者羣集也無侮畏威而不敢侮也茀茀盛貌仡仡堅貌伐聲其罪肆陳其尸絕滅其國也忽易也傳云忽諸是也拂違也四方無拂天下皆悅服也周之有天下成於伐崇也

周之受命本由天授然於大王曰帝遷明德於王季曰其德克明於文王曰予懷明德則三后之栒係從維隨時而克身

天心者亦於斯可見矣

靈臺五章章四句

靈臺武王建國學也今鄠縣東有靈囿囿中有臺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經度也靈臺即保章氏觀星望雲物之臺也營表攻作也不日不多日也亟急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王武王也王者建國辨方正位中城之外南東西三面以制六鄉其北則爲囿游之地中建國學國學之北爲臺臺北平地爲囿兵爲冬日至祭天之所國學之南爲澤澤中爲方丘爲夏日

至祭地之所澤者沼也國中之水之所鍾也方丘環之以澤四海環地之象也天居北而高地近南而下人不學不可以爲人國學居中三才之道也東西皆爲囿囿者有也萬物無不有也飛潛動植與人並生於天地之中故羅列於國學之旁太和成若之象也伏馴而伏也濯濯肥澤貌翯翯潔白貌牣滿也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虡植木以懸鍾磬其橫者曰栒業栒上大板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樅業上懸鍾磬處以采色爲崇牙其狀樅樅然也賁大鼓也鏞大鍾也論倫也八音得鐘鼓而和無奪倫也辟廱即射宮國學也樂師掌國學之政六樂所會樂莫備焉故曰於樂辟廱也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鼉似蜥蜴皮可冒鼓逢逢聲大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公公事也奏公者將用樂則以鼓徵學士也

武王遷都鎬京首建國學合國之子弟以興學此建極之本也建國新政其形於咏歌者當不少矣大雅僅録靈臺其亦取其至要以爲後世法歟

下武六章章四句

下武武王告成王業於三后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下垂武迹也猶言垂統也周自大王邑周統王季文王而言也

哲王謂後王也言三后創業垂統後當世有哲王以繼之頌禱辭也后君也諸侯爲一國之君其尊後於王也三后謂大王王季文王也生未爲王故但言后尚未追王也在天猶言在上在帝左右也王武王也配配天命而有天下也京鎬京也此以即位告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德明德也言三后世有明德武王作而求之亦欲世其德也武王伐紂而有天下固已配命於京矣然必思所以長其配命之道乃可以成其爲王而信世德於天下耳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式則皆法也夫成其爲王而孚於天下當何如哉亦惟在建極而爲下土之法矣然下土之人又於何而取法乎惟有長言思盡其孝而已然思盡孝又豈有他哉惟以三后爲法則孝思備矣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媚愛也一人天子也應如王應偯志之應侯諸侯也服習也言天下之愛戴武王以爲天子者乃此應志之諸侯順乎世德耳則長言思盡其孝其維益昭其德以繼嗣而服習之乎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爲此也來後世也許斯繩繼也言昭此明德非僅一身計也且

爲後世期而並使繩其祖武焉蓋三后既已下武則後世不可不繩武也如是庶可永配命於萬年而受天祜乎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斯萬年不遐有佐

四方四方諸侯也賀賀新天子即位也夫受祜於何見之即此四方來賀而可見矣自是而後雖受祜萬年亦不以爲遠亦惟恃有四方之佐故也此并爲歸美於下之辭

武王纘三世之緒孟津之役不期而會者八百國而猶以爲未可迨武功成而率諸侯以告廟天下共曉然於世德之孚則所以上承三后下寧萬國者受命有真不可誣矣錄此詩其以標王命之準靖闓干之念於後世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有聲尊文王武王爲世室百世不祧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聲聲聞也遹發語辭言聲譽聞於天下大而且疾其所以致有聲者必有由矣蓋文王之始志求天下之安寧而其後克觀其成功焉此其所以有聲而當世世不祧也烝進也進爲世室而不祧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作邑徙都也豐即崇國之地此言武功當世室也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淢城外大溝即護城池也匹稱棘急來得也築城伊淢鑿深增高設險以自固也作豐伊匹度地居民與都邑相稱也此非文王急爲自植之欲庶幾追繼大王王季之志而得盡其孝耳王后者可以爲王之君但未有天下而已亦謂文王也此言建都當世室也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公功濯大垣城也文王未嘗王也而王者之功已大維此豐垣之成也自是四方來同而爲天下君若有翰翼之者焉此大同當世室也以上言文王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豐水今出鄠縣東南終南山注流績功也皇王有天下之號謂武王也辟君也此因豐水之東流而言武王循禹績以東征也文王之四方來同但有其勢耳尚未集其事也至武王伐商而四方同遂有天下而莫大惟王為天下君矣此有天下當世室也以下言武王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鎬邑名鎬京武王所建天子之都也在豐邑東武王既有天下則豐邑尚循諸侯之制不可以為都也故必建鎬京而大王制焉辟廱王國學名建王國而首制辟廱以育賢才急先務也辟明廱和也國學立而人倫明天下大和故因以為名也由是而推行之四方無不心服此建辟廱當世室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考稽宅居正決也成成其事也此宅鎬京當世室也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芑草名仕事詒遺燕安翼輔也子成王也言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所事乎遺後嗣無窮之謀以安輔其子則大業無疆矣此詒孫謀當世室也

詩未有以謚王名篇者至大雅之首什而始以文王終以文王有聲何也始以文王以文王之有其情也終以文王有聲有其情者未有無其聲者也而周之王業成於文王又於斯

益信矣聖人嘗自言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聖人經緯天地之心尤於文王有深契焉至十篇之中於西周有天下之故往復詳盡脈絡貫通亦秩然有序云爾

文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生民什三之二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生民大禘也以后稷配上帝而享先妣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句

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民者氏之成人者也婦人以父母家為氏氏繫女子未成乎丈夫也生子則謂之民矣時是也姜姓嫄名后稷母也言周之先本無人溯其初之生民則是姜嫄也因又言姜嫄之生民如何特為發問以表非若尋常之生民也禋精意以祭也祀祀先禖也古者女子及笄則父母為之祀先禖以待字也弗不也不可以無子祝女子有家之禱辭也履踐也帝上帝也武足敏拇也言姜嫄當祀先禖之後忽若踐上帝之足之拇也歆感也履拇而感上帝之聲氣也介助也神物之感有天佑也止容止也見於容止不失常也震身動也夙早也謂先期而乳也生始生也育撫之而成人也稷官名后稷主稼穡有功故封國成君也詳述姜嫄之生后稷異於常人以明享先妣即享上帝禮以義起

不嫌於創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發語辭有奇異之意彌滿也月孕月也先生先時而生也達七月羔也人必十月乃后稷之彌月則先人之時而如達也坼副皆裂也菑害疾痛也赫顯也言姜嫄生子一無苦難以顯上帝之靈也康樂也居然儼然也子男子也又言使上帝而不寧不樂享我之禋祀豈覺儼然得生后稷之子乎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臨狹也腓字以足肚煖附之也會值也值人伐木而收之也覆蓋翼藉也以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也呱啼聲也覃長訏大載滿也無人道而生子以爲不祥故屢棄之而輒有異兆遂收養之也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匍匐手足並行也克岐能坐克嶷能立也就向也口食自能食也荏菽大豆也旆旆枝旗揚起也役列也穟穟生意遂而暢也幪幪茂密也唪唪當作奉奉多實也言后稷能食時好以種植爲戲蓋天縱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相助也后稷於穡神而明之有輔相裁成之道也茀草盛貌豐草茂盛之地一歲之菑田也種布種也黃茂嘉穀也方旁枝多也苞盤根固也種始生短傑也褎漸長侈盛也發暢發也秀始米也堅科幹堅也好形神好也穎果穎銳也栗米實碩也邰后稷食邑今陝西乾州武功縣有釐城驛詳言后稷善於教稼故能有功於民而受封於邰以有家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降降是種於民也書曰稷降播種是也秬黑黍也秠黑黍一稃二米者也穈赤苗粱芑白苗粱也恒徧也謂徧種之也任肩任負背負也既成則穫而棲之於畝任負而歸以供祭祀也秬秠言穫畝穈芑言任負互文耳肇祀稷始受國祀姜嫄也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我祀承上章本后稷之祀而言也舂杵臼也揄舂愈精鑿也簸揚去糠也蹂沃水使柔潤也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謀卜曰擇士之類惟齋戒具脩俱詳慎也蕭蒿也脂膟膋也取蕭合膟膋爇之使與達牆屋也羝牡羊也軷祭行道之神即求神

於門內也燔傳諸火也烈實而加諸火也興起也嗣歲來歲也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卬我也木曰豆以盛葅醢瓦曰登以盛大羹香馨香也香氣上升而上帝已居其位若有饗氣而歆享也胡臭亶時言何但芳臭之薦誠得其時也迄至也今謂祭時也言此禘祭之禮自后稷肇祀以來世世相承幸無罪悔故得至今而備禮以致祭也禮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春官司尊彝之追享大司樂之享先妣皆謂是也出者但言女子之所生無父者也事本異常故或問禘之說而聖人曰不知且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夫固顯以王者受命之符告或人矣後儒不得其說或云三年或云時事紛如聚訟果有當乎此什首生民追遠之至王道之大者所以為大雅而不同楚茨諸詩也

行葦四章章八句

行葦禘畢燕同姓也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敦聚貌行葦葦根行地下交錯盤固也勿踐履勿爲牧地以傷之也苞叢生體連結也泥泥柔澤貌惟其同根聚生無有殘賊故能盛也戚戚親之至也莫猶勿也爾同邇肆陳也筵蒲筵几雕几也燕必有筵若几則優尊老也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設席重席也緝續御侍也有緝御言侍者衆也奠奠而不舉也斝畫稼於爵以爲飾殷爵也獻酢洗奠皆飲酒之禮也醓醢之多汁者臄口上肉也比琴瑟曰歌徒擊鼓曰咢此燕飲也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敦雕通天子雕弓鍭金鏃翦羽矢也鈞鍭與幹參停適平也舍發也均皆中也賢中多者爲賢也句彀通引滿也射禮搢三挾一既挾四鍭四矢畢發也如樹如手就樹之言貫堅而正也不侮敬也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爲雋以不侮爲德此燕射也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曾孫主祭者之稱祭畢而燕故仍稱之也主主人也醹厚也大斗加爵也所以侑飲使不醉無歸也以祈黃耇猶以介眉壽也台鮐也人老則背有鮐文引導翼輔祺吉也言兄弟俱以大年導輔王室以祈永命而介景福也此加侑而終以頌禱也

周道親親而因祭以修同氣連根之意尤爲親切

既醉八章章四句

既醉同姓燕畢祝王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德恩惠也君子爾皆謂王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昭明昭其明德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融和也睿智所照渾然無迹不以察察爲明也高在上也朗虛明也令終善終也德本虛明但一有所蔽則明於始者鮮克有

終矣故以令終爲規也俶始也公尸后稷之尸也雖祀以天子之禮而不敢追王故但稱公尸也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言令終於何知之即今之有始已可卜將來之令終而且以公尸之嘉告實之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靜嘉安靜柔嘉籩豆有之儀也朋友指賓客助祭者攝檢束也言助祭者見王禮儀之備亦無不各攝於威儀也自此以下皆述尸告之辭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孔時猶云聖之時也孝子謂王世子也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不匱世世相承無已也類猶肖也永錫爾類世世有賢嗣以克家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壼同梱比堂也所以辨外內者言孝子克家由於正家也祚歲數也胤子孫也能正家則福祚傳於無窮也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被覆僕附也言天覆以祿則明命常相附也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予也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謂生淑女爲內助也從隨也娶女士則生賢子孫矣

此與假樂因頌爲規義與小雅天保大略相似但此由大祭之後故登大雅

鳧鷖五章章六句

鳧鷖繹賓尸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鳧水鳥如鴨者鷖鷗爾自歌工而謂王也馨香之遠聞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爲猶助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
下。
湑酒之泲者既有折俎之殽又有脯醢故變文言伊也
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
崇。
潨水會也來宗尸有神道而尊也宗始祖之廟羣宮之所宗也
崇積而高也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
艱。
亹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熏熏和說也欣欣樂也芬芬香也無

有後艱則福祿無窮矣
祭畢尸不與燕繹而賓之尊之不敢儕於衆兄弟敬神之意
也故詩亦止爲頌禱之辭不敢褻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假樂公尸因繹祝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假同嘉君子謂王也顯顯德之著也民同姓也人有爵位者也
申重也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子孫千億即福也穆穆敬也皇皇尊也君大君也有尊敬之儀

斯稱其位也愆過也舊章先王之制也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匹類也羣匹衆賢同類者也言有威儀聲譽之美故能無怨惡
於人而推其本則又在不自用而惟賢是從也如是則受福無
疆而四方以爲綱矣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燕安也朋友異姓爲賓者百辟諸侯卿士王官也言王能正其
大綱則凡小紀之在於同異姓諸侯卿大夫者無不安其位而
思媚於天子也解同懈怠也位天位也民即宜民之民塈盡也
仰也王其不懈乎位乎同姓之民固無不仰望於王也終之以

規也
行葦以下四詩皆因生民而及與文王之什皆周有天下之
大典也凡爲大雅十五篇數與小雅鹿鳴同
公劉六章章十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槖于囊。思輯
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
篤厚也言其德之厚也公劉后稷之後劉其字也匪居不懷土
也匪康不自逸也積露積也裹包也餱食糧糗也槖[illegible]輯
和戚斧揚鉞方始也言公劉思慮既和輯故動用有光輝餱糧

既富武備俱全始謀啟行而遷都慎重之至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原豳地之原也啟行至豳原遂相率而定居也庶繁人庶而居繁也順寬順地勢而布散之也無永歎得其所也巘山頂也舟帶容飾也以鞞與琫飾刀也言公劉陟降巘原以相土而劍佩俱有儀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百泉在涇州有泉百餘大旱不竭逝徧閱之也溥大也自溥原而南升其岡而後見大丘之可為邑居也遂因其大而使眾人耕於其野於是築邑以處居民又為廬於野以安旅人而言語以謀議不自專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依倚也倚京以為治也蹌蹌濟濟有威儀貌俾使也使人為筵几以行禮也登登筵依依几也造進也曹羣也謂同輩之人進以親之也牢闌也以豕為殽用匏為爵儉以質也宗尊也主也同姓尊以為主也公劉立國之初雖飲食儉約而禮儀詳備故人樂君宗之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溥長從衡壁辟也景以日景正四方也岡登岡也陰陽向背寒暖之宜流泉水泉灌溉之利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三單一車甲士三人所以乘車出戰制步伐者也隰下原高度之者因地勢為萬夫之田也徹田為糧使萬夫共耕公田即歲取十千也山西曰夕陽荒大也又度夕陽為田而豳居益大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眾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館客舍也亂截流橫渡也厲砥鍛鐵止居基定也理疆理也眾人多有地廣也遡嚮也皇過二澗名芮水內鞫水外其水即涇渭也此總敘終始而言其始未定居之時涉渭取材既定其居迺理其野人日益眾地日益闢於是夾皇澗遡過澗至於即芮鞫而豳地允荒也

公劉上承后稷下啟大王固周未有天下之先之中權也故小雅既存楚茨四詩而此又因康公之戒繼大雅而錄之蓋詩雖由成王涖政而作而公劉之規模宏遠實王政之始基故詩篇次於十六既居三十一篇之中而公劉名篇又與文王名篇同義但公劉以無謚而舉字耳

洞酌三章章五句一

洞酌亦名康公戒成王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洞遠挹取潦盛也餴烝米一熟而以水沃再烝也饎酒食也所以供賓祭者行潦至微而挹注可供大用喻立賢無方不可以道之遠人之微而忽之始可爲民父母也君子謂王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濯罍濯溉喻滌汚以日新也

上篇法祖此篇求賢守成無爲之要道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卷阿亦名康公戒成王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卷曲也阿大陵也君子謂王也矢陳也音歌詩之音也言因王之游歌而陳新音以賡歌也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伴奐優游皆閒暇之意爾亦謂王也彌猶盡也性即理也似肖也先公文王以上也酋久也歷年永久也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昄章大明也土宇昄章周知地域廣輪之數也百神以爲主則性不可不盡也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茀盛也純無間斷也嘏大也常不變也以上三章責王盡性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馮依翼輔也孝言其本德言其全四者皆賢之能引翼乎人者也故願王以之則四方以爲則也此責王求賢也蓋欲自修者必用賢以自輔也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顒顒卬卬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令聞令望名譽威儀著於天下也蓋既能修身又能用賢乃皇極建而天下歸也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來見爲天下文明之象翽翽飛聲也言鳳凰之飛翽翽由其羽之衆多輔翼之故飛既有聲而集亦得其所止以喻文明之君必求多賢以自輔也藹藹多貌吉善也言賢才衆多惟王善用之則無不上而盡其事君之誠也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傅于天順天而動喻王與天同德也媚于庶人下順於民也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梧桐材中琴瑟山東曰朝陽菶菶萋萋生之盛也雝雝喈喈鳴

之和也鳴高岡則聞遠生朝陽則材美以美材致遠聞乃可以
成太平之盛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閑習也遂直遂也車馬衆多而閑習足以待天下之賢也而不言車服以庸欲王自得於言外尤以求賢爲急也不多遂歌者言詩無他說惟以直遂所歌之意望王法祖求賢而已
以先公即公劉之意多吉士即洞酌之意而此詩以誦爲規尤極反覆詳盡之致蓋以召公歷相文武成康爲西周開創守成莫二之元老故備録三詩於大雅之後以彰其相業之隆而召旻末章又不勝有如召公之慨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民勞召穆公諫厲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汔幾也中國京師四方諸侯也京師者諸侯之極也詭隨不顧是非而朋比者也詭隨者無良之始事也不縱之則無良者知謹矣遏止也寇虐寇亂暴虐之人也憯曾也明明威也寇虐之人不畏明威尤宜遏絶之不可不憂也柔安也能順習也不可作王故託言定王者也王定則天下平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愒息泄去厲惡也正敗正道敗壞也戎汝也言汝雖小子而人以爲式所繫甚大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正反反於正也玉寶愛之意欲王女而用大諫借王之所愛以儆王也
爲治之道待良善以寬糾纏慝以猛然後能平天下以和也

詭隨無良其謂榮夷公之徒歟蓋寇虐不遏則不至流彘未已也此詩諫正雖詳盡而辭尚寬緩豈猶厲王初立天下未至大壞歟
板八章章八句
板凡伯諫厲王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板木之析而散者上帝板板言天心好亂故天下大勢崩解如大木析而爲板片片分散也卒盡癉病也不然不是也聖通明也管管見小也言不是謀不遠見不明意不誠則民豈有不病

者乎而要之謀以出治故又因未遠而作詩以大諫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
之懌矣民之莫矣
憲憲以不善示人爲法也蹶疾動而有顛覆之患也泄泄舒緩
褻狎貌輯和洽合懌悅莫定也輯懌則話然矣洽莫則民不瘼
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
民有言詢于芻蕘
異事不同職也同僚同官也喻君臣雖異位而同體也即就也
囂囂自是不受言貌服用也言皆可用也先民古賢人也芻蕘

采薪者也雖至愚之人而言有可用極言其言之不可忽也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
將熇熇不可救藥
謔戲玩也老夫詩人自稱灌灌盡誠相告如水之灌溉也蹻蹻
憍蹇不信也耄老而昏也用憂謔以憂爲戲也熇熇熾盛也戲
謔甚則如火之盛不可救治也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
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懠怒夸大毗附也夸雖大而不實毗雖昵而多私故於威儀多
迷惑而善人亦尸位而旁觀也殿屎哉文作唸吚呻吟病甚聲

也葵揆度本民既病甚則無敢保其載上也蔑無資藉也惠加
惠也師即空我師之師言喪亂將至無所藉以禦之惟有加惠
我師則任官惟賢庶幾善人不至載尸而喪亂可已也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
之多辟無自立辟
牖開導也言天之導民如壎篪之唱而必和如圭璋之判而必
合如取物之惟手所持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也然即以攜物諭
勿曰我能攜之即皆有益也蓋取於正則益取於邪則損上之
導民其易亦與天無二也今民既多邪辟矣而尚可立辟以導
之邪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
俾城壞無獨斯畏
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籬也大師六軍也垣牆也大邦牧伯也
屏蔽也大宗强族也翰巽也懷德維寧修德則國安也宗子同
宗之子姓也獨獨夫也至戚畔則爲獨夫是可畏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
天曰旦及爾游衍
渝變也王往通出王出而有所往也旦日始出而天清明也衍
寬也及爾者言無不照見也終之以敬天探本也
此篇文義視上篇爲較切蓋已有流彘之機矣

生民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蕩什三之三

蕩八章章八句

蕩召穆公傷厲王將亡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蕩放蕩也蕩蕩法度廢壞貌辟君也言上帝爲下民之君而奈何其蕩蕩然也惟其蕩蕩故疾威而多僻矣此以上帝喻厲王之暴也多辟之命號令之命也匪諶之命存亡之命也烝衆諶信也匪諶言不可責命於天也鮮克有終將有流亡之禍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力。

上以上帝喻此以下又設爲文王之言而終之以殷鑒亦猶前二篇王女同僚之意不可斥王故也殷商紂也彊禦以强力禦人暴虐之臣也掊克以衆聚勝任聚斂之臣也服事慆慢興起也力力行也言雖天降此敗德之人亦由女興此人而用之耳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而亦女也義善懟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寇攘奪作興祝呪也言女當用善類而乃任此暴虐多怨之人惟用流言以對使爲寇攘於內乎宜其興謗之無窮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炰烋氣健貌斂怨以爲德多爲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爲德也背後側旁陪貳也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湎飲酒變色也天不湎以酒而爾湎於酒是自作孽也式用也止容止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蜩螗皆蟬也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也尚尊尚也小大之國皆近喪矣而人所由行顧尊尚其道而不止也奰怒也鬼方遠國也言天下無不怨怒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不時時不善也或疑天下思亂乃上帝之不時而不知非也由不用舊而然耳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即云無人而法未嘗無也何莫肯聽用而自傾其大命乎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顛倒沛拔揭起撥絶也言樹之倒拔而起者雖枝葉未害而其根已絶必不能生也鑒鏡也夏后桀也蘇氏曰商周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畔而其君先爲不義以自絶於天莫可救止也此詩作而厲王流彘矣小雅僅詳幽王之荒而不及厲幽之昏淫於厲重亡國之戒也大雅録民勞板蕩三詩厲之暴先於幽蕃基亂之階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抑衛武公刺宣王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隅廉角也猶坊也閑也威儀爲德隅德虚而威儀著也哲智也靡哲不愚者予智自用即未有不愚者也庶人庸衆也職主疾病也哲人居天位者也戾即亦是戾矣之戾言庶人之愚僅主於一己之病若居天位而自用其愚其禍有不可勝言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競强也無競即下文柔嘉維柔溫恭之謂人即哲人也覺直大也無競維人而四方訓即洪範之是訓也有覺德行而四國順即洪範之是行也訏大謨議定審命令猶謀辰時告誥也大議

以審令則令乃可行而不反汗也遠謀乃時誥則誥無過言而不至回遹也而其要尤在威儀之敬慎以爲民則益訓順訏遠之用必本乎敬以爲主也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今指當時言意則謂厲王也興尚也女與洛女殷商之女同雖武公自謂實爲宣王言也從從厲王也紹繼也所繼之緒則文王武王之業也言雖欲從乎湛樂獨不念紹業之艱難乎罔猶非也敷求先王廣求先王之所行也共恭刑法也苟非廣求先王之所行又何能恭行明法也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弗尚厭棄之也從湛樂而不求先王乃天所弗尚也泉流流之不已者也淪胥以亡是相繼而亡也天既弗尚則不特厲王流彘而今王又將以亡繼之不可不戒也夙興夜寐宵衣旰食也洒埽廷內勵精圖治也章著明也夫如是則民始衆著於王之不湛樂從也戎兵戈戟之屬戎寇作起也逷同惕蠻方荊楚也又修武備以戒不虞庶可使荊楚畏威而知惕也荊蠻先叛後服最爲强梗故特及之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

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質即民之質矣之質質爾人民猶云作周孚先勿以虛僞導之
也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即王章也柔順嘉美也能慎敬則柔
嘉矣玷缺也末四句極言出話之不可不慎也蓋敬儀固修己
之本而慎話乃出治之要故下章又詳告之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捫持朕我逝去讎答也人之所以易於言以其可以苟也其所
以苟者以己即不自持其舌而亦不妨於逝也而豈知所逝之
言其善惡無有不答報者哉惟戒懼以慎之則所行自無不順

固將使子孫可以繩武而萬民亦無不承命耳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
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君子成德之人友之所以尊德而成己也言人皆視爾友君子
而欲君子之爲我友可不和柔爾之顏色乎不遐有愆者人之
有過不在於遠也爾室至近而有愧於屋漏即愆也屋漏室西
北隅也格至度測矧況射厭也言暗室猶有神不可不戒慎於
不覩以免愆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
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辟明也止容止也僭差賊害也上章言愆之易有故此又言明
德淑止則可以不愆而人以爲則也桃大李小人有投我以桃
我即不能厚報之亦當報之以李禮無施而不報也虹同訌潰
也歎也若不以童幼自牧而以崇高自肆則必至有投不報是
猶童羊之欺而誇有頭角必無之理也苟爲有之不亦欺陷小
子乎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
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柔木中琴瑟緡之緣言合樂而和喻德貴柔下亦承童角而反
覆言之也故即以恭人德基明之覆反也哲者告之而順聽愚

者則反以告者爲差是民各有心其愚智相去甚遠矣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
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否不臧也非徒手攜而又示以事非徒面命而又提其耳則所
以教使知臧否者至矣抱子則當有知矣然知亦非無自也惟
不自盈滿則庶可知之早而不至於無成乎莫無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
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孔昭福善禍淫不爽也生靡樂遭厲王之亂無可樂之事也夢
夢昏也慘慘憂也諄諄詳熟也藐藐忽略也誨之諄諄而反以

爲虐則真無知矣亦豈既耄而昏故可委於無知耶深儆之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舊舊章也末六句即厲王流彘爲戒也故曰不遠往復詳盡儼然師傅之嚴蓋宣王初年衛武攝政之誨也若僅主自儆則於大雅又何與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桑柔芮伯惕宣王也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桑柔柔桑也苞桑可繫以爲固若稺桑則雖盛而繫不固故以爲喻下下其葉也即捋采也旬徧也劉暴樂也一作爆爍言暴落其葉不少留遺也桑既柔而取之悉則病甚矣殄絕也倉兄與愴怳同憂貌填滿胷也厲王暴虐民罹其病則國危之憂填胷而不能已也倬明貌矜憐也蓋亦以天喻王也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牡騤旟翩征役不息即六月采芑之詩可見也夷平也泯猶亂也黎力田也燼灰燼也俱隨禍以燼滅猶云靡孑遺也步運也頻急蹙也言大亂之後可危之至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國步蔑資猶喪亂蔑資也將助也疑如疑立之疑能止者也徂行也國危而天不助故止不能定行無可往也君子謂宣王也維思也無競即無競維人之無競也君子思之則當以無競存心也厲危階梯也梗不順也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夫非厲王心競之所致乎欲宣王鑒覆轍也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僤厚痻病圉垂也即謂土宇也言寇患頻仍故自西徂東畿內

無可定處危之至也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毖慎也況同怳削消除也承上言疆圉既急惟好謀而加之以慎則亂之可憂者斯能以次削除也誨序爵以德詔爵也此因憂而告以削亂之本也執熱手執熱物也濯濯手於寒水也又言誰能執熱而不以濯乎如不以濯其能淑乎有必至相率而同歸於陷溺者矣極言爵之不可不序也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遡鄉僾唈肅進荓使也又承上追言厲王暴虐不知序爵遂使賢人隱遯也蘇氏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人唈而不能息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於是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當是時仕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言雖勞而無患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滅我立王厲王流於彘也蟊賊蓋謂榮夷公之屬專利以病民也贅危如贅也荒廢壞也旅衆也穹蒼天也穹言其形蒼言其色王流則無主稼穡病則無食夫如是則中國贅荒不可爲矣況又無衆力相助以念天禍乎言宣王於亂後孤弱可危之至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惠順也順於義理也秉心以宣猶則心存而所謀多善矣考成也相輔弼之臣也慎相而責成之不自用也自獨俾臧自用獨斷而欲使天下皆善也則必拂人之性而使民狂惑矣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甡甡求友貌不可斥王故曰朋友猶我友也譖同僭差也穀善谷窮也鹿猶求友而人乃日趨於僭而不知相助以善是鹿之不若也夫如是則所用非賢必如人言進退皆窮矣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聖人通明之賢者也瞻言百里則望之不可見是遠賢而不用也覆狂以喜見反聖之人則爲之惑而喜也匪言不能言非力不能用賢也既非不能則又何所畏忌遠之於百里而不用乎不可解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迪進也忍殘忍也聖人即良人也瞻言百里則弗求弗迪矣愚人即忍人也覆狂以喜則是顧是復矣民心不靖既已貪亂而王又棄賢即姦豈亦好亂而爲此荼毒乎言必不可也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此又承上二章而端所以能用人之本也風以化下隧道也大風之行有道多生空谷之中蓋致治必本於虛中而後可辨善惡以爲風之自也良人作爲式穀風之所以善也若不順而行之以中垢豈風行之道哉中既垢則行之於外必不善矣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此又承上章而究言之也不順者之中垢尚不可行況於貪人有不至敗類者乎乃聽我之言則亦姑爲順應至誦言其義遂如醉者之無知即所用之不良反使我悖亂而不解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嗟爾朋友提撕以致告也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飛蟲
飛鳥也時弋獲申明作者之非不知也陰同蔭赫盛怒貌言我
之誨王無非爲王蔭庇之計而王反因之怒我則豈我忠告之
意哉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職主涼薄也言民心無常因主於薄而易背其上者也如上又
爲民所不利之事施之於民而恐不勝則民之邪僻亦必日甚
而益用力於涼背矣以下二章終以民情惕之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戾定也盜心寇大民心未定而無以安之則始雖主於爲盜漸
且盛而爲寇矣曰不可以爲不善也詈即怨女詈女之詈上惡
民之涼德而以爲不善而豈知覆背善詈且益甚乎言可畏之
至也匪同非詈也王雖以我爲非而我已爲王作歌義不得不
納誨也

上篇諄諄於敬慎溫恭以自修爲本也此則敷陳時事反覆
開導大要在鑒厲王之失慎用人之理以爲出治安民之道
二篇相次其猶大傅在前少傅在後之遺意歟

雲漢八章章十句

雲漢仍叔因旱儆宣王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

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昭光回轉也靡神不舉國有凶荒索鬼神而祭也圭璧禮神之
玉也大祀用玉帛牲牷次祀用牲幣小祀用牲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
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蘊蓄隆盛也蟲蟲熱氣也郊祀上帝也宮享宗廟也上祭天下
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克勝也言后稷欲救旱而亦不能也
臨享斁敗丁當也寧當我身而有是災自怨之辭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
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推去也兢兢業業慎之至也如霆如雷畏之至也孑無右臂貌
遺餘也周民彫耗將盡是天意不留遺餘也摧殘也天不念周
而降之以旱無可祭何也若先祖豈不畏不祀而亦爲之摧敗
也乎於先祖則加慕望之至情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
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沮止也赫赫炎炎旱熱氣也無所無所容也大命近止有危亡
之禍也羣公先正謂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皆雩也羣公先
正但言不我助疎也父母先祖則盡怨慕之誠焉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

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魃旱神也惔燎熏灼也
遯逃避也言豈使我有可逃避也
旱旣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
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畏去不敢去也瘨病也憯不知故憂之而不得所以致旱之故
也祈年冬春祈穀之祭也方祭四方社祭土神也虞度悔恨也
皆求其故而不得也
旱旣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
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友當作有人心憂旱故事多散亂而無紀也鞫窮也庶正衆官
之長也冢宰又衆長之長也趣馬師氏膳夫左右皆近王之要
職也周徧也止容止也無不能止言俱稱職也卬同仰里居也
去固不可而居又不得故曰云如何里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
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嘒同嚖久旱望雨而嚖然星明未有雨徵也昭明假格贏餘也
言大夫君子竭精誠以格天其力已無餘也然大命危急尤不
可以棄其成功將何所求而能爲我定庶正乎益庶正定則紀
不散而命亦永也寧安也天惠以雨則人安也曷惠其寧望之
切而不敢必也
因旱致儆則災危有儆所以動心忍性增益所不能大臣格
君心之要術也讀抑與桑柔雲漢而後知宣王所由中興師
臣輔弼之用大矣
崧高八章章八句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爲元舅建國也
崧高維嶽。駿及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
國于蕃。四方于宣。
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申伯本唐虞四嶽之後故推本於神
明也駿高大也降神山神特降靈爽也甫甫侯蓋申伯同姓所

宗也申申伯也翰翼蕃蔽宣布也四方于宣布王德於四方也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
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纘繼也邑國都也謝申之因國也申爲四嶽之後故王使繼其
事封之謝邑爲南方之伯而南國皆以爲式也召伯召穆公虎
也定宅爲之營城建國也登成也世執其功使申伯之後得以
世守其功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
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庸民功也因謝人以作庸則南方畏服也傅同附近也傅御王

之近御也私人家人也申伯爲王元舅故使傅御遷其家人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功建國之功也俶始作也寢路寢也廟路寢室之總名也藐藐深貌蹻蹻壯貌濯濯光明貌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遣策命而遣之也介圭封圭也寶猶瑞也近迓字之訛讀如記語辭猶已也是時荊蠻强梗故宣王特封申伯於謝以重藩屏而遂祝頌之也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郿今鳳翔府郿縣還南自京師南行遂還其國也既云信邁又云誠歸欲行而王數留之至餞郿而始決也峙積粻糧也召伯之營謝也既已徹田峙粻使廬市有止宿委積故申伯無留行也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番番武勇貌徒御王后之徒御送申伯入謝者也戎汝也戎有良翰周人相喜之辭元大也元舅后父也文武是憲申伯文德武功皆可爲人法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揉以手柔物使順善也風聲肆遂贈增也贈之言使行增於義也

此宣王興南服也申伯雖四嶽之後而前未建國蓋本甫侯之支庶耳宣王假元舅之尊而封之於謝實爲控制荊蠻之要凡以外通江漢內屏陳蔡者胥於是乎在不虞後嗣非人卒致不祀而爲楚之北門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使樊仲城東方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烝衆也人生而有形物也有形即有當爲之事則也秉執彝常懿美也既有其則即爲民所執而常行者矣行而得之斯爲美德故無不好也監察也昭假于下周能以明德格天下也監周有德故保愛之而生賢佐曰仲山甫爲仲行山字虞仲之後樊其封邑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柔嘉維則柔嘉而有則也令色正顏色而善也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力勉若順賦布也明命使賦使布天子之明命於天下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式是百辟爲諸侯法也戎汝也祖考虞公也王躬是保掌正王之服位也出布納復王之大命大僕之職也喉舌所以出言也發明也如魯論亦足以發之發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肅肅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也大僕掌諸侯之復逆故明之也明明於理哲哲於事也保身猶守身也一人天子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人言世俗之言也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彊禦也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輶輕儀擬愛惜也言山甫之德人莫能助也袞職三公牧伯之職也補猶縫也齊爲東方大侯錫命加袞時不能修其職而使山甫城其所屬故云有缺而補以起下文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祖行祭也征夫徒旅也捷捷疾貌東方齊守所治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東方之城山甫止以王官督其役耳其役事固當使齊主之故徂齊乃所以爲城非城齊也式遄其歸者東方之城非止爲城築計蓋戎萊牧不靖設城綏集如南仲城朔方之類故望其敏於藏事而歸也穆深長也清風清微可愛之風也永懷者內安外攘任大責重不能無慮但非有危難故不至況瘁耳

此宣王靖東土也申伯建國大封之禮也山甫徂齊大役之禮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錫命韓侯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在今同州府郃陽韓城二縣境道自韓入朝之道也韓侯武王之後韓國今韓城縣受命先君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親命朝見之而親冊命爲侯也纘祖考繩祖也不廢命尊王也虔敬也匪解虔共纘祖尊王

之實也不易言難保也幹同榦即易榦父幹事之榦不庭方不
來庭之國也戒其外正羣國以佐王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
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脩長張大也秋見曰覲覲於路寢以其介圭執侯摯以見也上
章受命以士禮見此則既受命而又以侯禮覲成其爲侯也淑
善也淑旂大旂也綏大綏也綏章爲章也鏤刻金也鍚當盧馬
眉上飾也鞹鞃軾中也淺虎皮也幭覆軾也軾中既持以鞹又加
虎皮覆軾上也厄同軛轅端厄馬領者以金飾厄即金路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
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祖反國而啟行也屠即杜也在今長安縣顯氏顯父王大夫也
餞奉王命而餞也蔌菜也筍竹萌蒲蒲蒻也贈贈賄也且古狙
字折狙也既有籩豆又有狙也侯氏諸侯爲客之稱胥相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
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此言韓侯覲王既成爲侯則親迎爲急也汾王厲王也厲王流
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以目厲王也稱王甥舉其貴也蹶父亦王
官也里梢地之里也諸娣羣媵也祁祁戴被隨行貌如雲多也
爛光盛貌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
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蹶父姞姓子爲韓侯夫人故曰韓姞相攸擇所嫁也訏訏大也
甫甫衆也噳噳鹿羣口相聚貌貓似虎而小慶善令善也既以
善居相慶而韓姞亦安之而有譽益美韓侯能正家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
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藉。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溥大也燕北燕召公之後所封之國今爲京縣即順天府之大
興宛平二縣也燕師所完蓋北燕伯爲方伯時所城也先祖韓
始封之祖也衛服之外曰蠻服百蠻其種蕃盛有百族也蓋韓
之始封本因其時百蠻作亂而建國也追貊北國名錫者本非
韓屬而特使節制之也伯亢命之伯盡北國而爲之長也墉城
壑池藉稅也藉同籍傳云穀出不過藉是也貔狐類言北國之
城池畝藉貢獻韓侯皆專治之也

此宣王經北國也鎬京偏處西隅厲王暴虐王室陵夷宣王
中興三方不能無事而申伯以元舅之尊山甫以王官之貴
韓侯以武穆之親亦可以見一時經營之肯綮矣至韓侯以
喪畢來朝則喪禮未壞也以士服入見則王章未廢也親畢
而親迎則昏禮猶備也君臣父子夫婦之倫無不正其中興
也宜哉

江漢六章章八句

江漢美宣王命召穆公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浮浮水盛貌武夫謂召穆公爲大將也滔滔順流貌求招致安、定也鋪陳也陳師以服之也求以懷之鋪以威之皆非無事而舒遊也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洸洸武貌淮夷既定而并經營四方遂及江漢以南也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虎召穆公名也辟同闢周衰徹法漸壞故辟四方而以徹正疆土也來極即皇極之會歸也言非以病害四方乃欲四方以王國爲極耳疆理至於南海言式辟之遠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此追舉王命穆公經營之辭自四方言之故曰來旬徧宣布也徧治其事以布王命也文武、文王武王也召公召康公奭也言康公翼輔文武故能有天下也予小子、王自稱也似肖也言穆公非但舉王命之故固當象賢康公也肇、長戎、汝公、功也能似先公則長敏其功而王亦錫以福也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釐賜也圭瓚以圭爲瓚玉爵也秬鬯釀秬黍爲酒氣芬芳條暢也卣中尊也賜圭瓚一卣者以一祼之禮禮之也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告文人而錫猶云社稷之臣不敢專賞也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者又使穆公受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異之也拜稽首受王策命也天子萬年穆公頌王也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對答揚稱考成也穆公既受賜遂答稱王之休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以考其成且祝王萬壽也天子之所貴者明也明而又明則其明也遠而無所蔽故又以美王、而願其令聞不已、且祝其布文德於四國亦責難陳善於無窮也

穆公自營謝邑之時蓋已使荊蠻順命至此詩遂沿江漢而疆理至於南海則皇極之敷固暨會稽而南矣式辟遠暨厥功茂焉特錫之隆所以媲美康公也夫周都鎬京於東南爲極遠故江漢常武繼韓奕之後尤貴經營也哉

常武六章章八句

常武宣王征徐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大祖始祖也皇父即小雅之皇父官卿士而兼大師者也宣王自將伐徐先使皇父整師修戎戎事危故必敬戒而後能惠南國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尹氏即小雅之尹吉甫也程本文王始居之邑伯休父之食采

故以爲氏後徙東周在洛陽有上程聚伯休父猶仲山甫蓋時爲司馬故使左右陳行而戒誓師旅也省與眚同馮弱犯寡則眚之九伐之一也循淮浦而省徐土自南而北懼徐之犄援及淮故外示威於淮而內以孤徐之勢也不留不處貴神速也三事司徒司馬司空也就緒有成功也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業業不安居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威可畏也舒徐保安作行也不留不處速也赫赫業業整也王舒保作暇也紹糾緊遊遨翔也紹則過急遊則不嚴皆非行軍之道也繹連絡騷擾動也匪

紹匪遊則徐方繹騷而震驚矣而況以天子雷霆之怒乎再言震驚甚之至也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進鼓而進之也闞視也虓虎怒也鋪布敦厚濆涯也言師勇而且衆也仍頻截斷也頻有執獲阻淮流而不可犯也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嘽嘽盛貌如飛翰疾也如江漢盛也如山不可動如川不可禦緜緜不可絶翼翼不可亂不測不可知不克不可勝也濯大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王猶允塞廟算自有真也來來降也同近徐諸國皆服也功成功也庭朝回邪也四方平而徐獨不庭故王親征之既來庭而不回王即還歸不窮兵以黷武也

淮夷散於淮而無統故名公經營而即服若徐則有國而負固爲患非大師濯征固未易來庭也徐方來庭而天下無不服矣上篇徵疆土大均之禮也此篇整六師大師之禮也大田之禮已具於車攻吉日其不入於大雅者以其猶在畿內則未通乎天下故耳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瞻卬傷西周大壞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言昊天無所歸咎也。惠愛也。孔填不寧者詩人瞻昊天之不惠則憂傷滿懷而不安也。厲虐瘵病也。蟊賊害苗之蟲謂小人也。蟊疾爲害之速也。夷平屆極也。言其害不能平而且不知所極也。罪罟以罪加人。如罟之網物。不以其罪也。不收。則網人無窮無平愈之時矣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收拘說赦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哲智也。城猶國也。成城者哲夫之事。婦人貴無非無儀。若矜其哲必傾城矣。梟鴟皆惡鳥。哲婦雖美猶梟鴟也。有長舌以多言即爲亂之階矣。寺奄人也。亂何以生於婦人。以不可教誨之言惟婦寺言之也。此推原禍本猶褒姒滅之也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鞫人窮治以入人罪也。忮忒但志於爲害而不循理之常也。譖同僭。竟終背反也。其始既差則其終大謬也。忮忒至此亦云極矣。王豈不知而胡爲使之極其惡乎。蓋王惟知嗜利故也。君子謂王也。賈人計利市必三倍乃王亦如賈人之徒知有利則婦人雖無公事而亦舍其蠶織圖利以害人矣。此又原婦寺之禍根於王心也

天何以剌。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天。喻王也。剌以刀殺人也。神猶明聖也。剌對鞫人而言。神對譖背而言。富對識賈而言。言王何必殺人以求利。豈有神而不富

者乎。介大也。時西戎爲患方大。乃不憂大患而忌乎是不憂所當憂而反忌所不當忌也。弔閔也。不祥即指蟊賊鴟梟等而言也。類肖也。人亡。無善人也。殄瘁絕世可憂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罔罟。優多。幾近也。此憂傷之至而不禁長言嗟歎也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檻泉上出喻諸侯尊王也。深則藏而不出。喻諸侯皆貳也。王室不可爲而求助於諸侯。不得已之思也。至諸侯亦無乃心王室

者則憂彌甚矣故又以寧自今明之藐藐高遠貌章固也然天意未嘗不可回則危亂未嘗不可救但憲章文武而能無忝焉則已往雖不可追而將來猶或及救尚餘望之之意焉蓋惻怛之思不能自已而斯時之天下亦尚在可爲耳

幽王之詩小雅已極詳盡而大雅猶及此詩所以備西周之終始也故無忝皇祖與文王之什適相應焉亦猶匪風之瞻周道而思王也

召旻七章章五句

召旻傷東周大壞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爲者西周既亡而東周又日趨於衰亂也居國中圉邊鄙也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內訌爲亂於內也東周之弱非有外患也但爲國者皆如蟊賊而自亂之耳昏闇晦椓剝落也昏椓靡共惟事昏椓而無共職之人也潰潰水決散貌猶云土崩瓦解也國勢已潰潰然日就邪僻矣而我邦之所恃以治平者實在於是不亦可傷也哉

皐皐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

皐皐頑慢意訿訿相毀也皆內訌昏椓之狀不知其玷習實爲常也兢業孔塡則詩人敬愼憂患之意位天位也不可斥王故曰我位貶卑也言王室已日卑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潰遂也草雖易生而旱則不能遂其茂也棲苴水草棲於木上者未有能生者也民逃其上曰潰言必亡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昔謂文武之時富盛時是也今東遷後也茲謂當時也言先王之盛不如後世之衰也而東遷雖病猶未有若此之甚者也疏粗粺精以疏爲粺喻以小人爲君子也夫如是而有不自替者乎此憂之所以引而長也兄同怳憂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

弘不烖我躬

頻涯也不云豈不云也溥徧也池竭自外泉竭自內內外俱竭則無不受害者矣此憂之所以愈大也豈不至烖及其身不止者乎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日辟百里文王始自岐周三分天下有二至武王遂有天下也今東遷以後也日蹙百里諸侯皆畔西周既棄於秦東周之地亦日侵削也舊指召公而言今人豈遂無其人乎傷今之不見亦歎王之不用也

小雅都人士之什刺幽王者五篇刺東遷者五篇此則前篇
傷西周此篇傷東周與小雅正相應也題既以名旻名篇而
終以思名伯又與公劉以下諸詩相應而國風名南及曹之
下泉思伯亦無不相應也

蕩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三句

此什獨十一篇何也銖銖而積之至三而加重寸寸而
度之至三而加長故什至三而加一猶徑一者圍三而
其實不止圍三自然之數也然則小雅八什何無餘也
曰小雅於什之二已闕其六則固在七什爲有餘而在
八什爲不足也夫義豈一端而已

毛詩卷六

頌

頌四

頌古容字盛德之至著有成功因作樂以象之使人舞蹈以
歌其辭即樂舞也雅主乎聲頌主乎形此雅頌之別也

周頌四之一

頌曷爲繫以周也自雲門以下至周七代皆有舞矣故以
周別之也

清廟什四之一之一

清廟一章八句

清廟大朝覲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
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穆深遠清靜閟也清廟之宮方三百步明堂辟廱之屬也相天
子之相冢宰或大宗伯也多士諸侯之相也秉文之德冕弁端
委有威儀也越於駿疾也對越在天順天命也駿奔走在廟稟
王威也不古丕字不顯不承即孟子所引書云丕顯文王之謨
丕承武王之烈也丕大顯明承繼也追言文武謨烈亦無厭射
於人戒辭也

朝覲非有樂也凡王合諸侯必行饗禮諸侯長十有再獻於
是乎舞此詩凡詩既列於頌當知其不徒歌也

[library seal]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尊王文王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命命周有天下也不已無窮也命之不已於何見之於顯然文王之德之純見之矣溢滿收斂駿大惠順也文王德純未及受命而天假命於我我德未純是天溢我也我懼其溢可不思所以收之收之如何亦惟有大順乎文王之德且使曾孫篤厚之則命庶不已耳亦戒辭也

凡大事用樂有歌必有舞大雅文王樂歌也此詩樂舞也

維清一章五句

維清禋祀昊天上帝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維清與直哉維清義同猶云齊明也典法也精意享帝曰禋清而緝熙潔齊之至本文王之法也但文王未即位未行其禮今始禋祀而大禮竟能有成豈非周有天下之禎祥乎重其事而幸其成也

二雅不載專祀天之詩即此詩禋祀猶推本文王之典蓋禋祀者帝王之所同而文王之受命則周之所獨矣亦可以識刪詩之意而審受命之符矣

烈文一章十三句

烈文禮來朝諸侯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烈言功文言德辟公諸侯之長牧伯是也錫茲祉福美其來朝是錫我以福也惠我無疆言其能屏翰王室輯和百辟也保至子孫無疆之極也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無封靡于爾邦戒之也崇尊尚也戎大也序同緒皇彰大也念此時之大功尤望其繼緒皇之勉其勿怠也無競貴溫恭也不顯尚闇修也

前王謂文王也蓋無競不顯者前王之所以爲四方訓百辟刑也故又終以於乎不忘勸之

諸侯來朝王必祼而禮之其禮嚴故與湛露彤弓異而此又其樂舞耳

天作一章七句

天作享岐山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高山謂岐山也荒治也彼俱指岐山而言康安徂高也大王荒之而岐作文王康之而岐高蓋前此不知有岐天既作之高之

而大王文王又能順承乎天也夷平行道也於是岐有夷之行而子孫遂可長保之也

岐山爲周發祥之地故隆特享之禮然岐不列於五嶽則秩位不能過崇故不稱公而稱大王明王業之所自寄仲私尊與緜皇矣二詩大王終不稱王者異矣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旅上帝於岐山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命有天下之命也后君也未成乎王之稱二后大王文王也成王者武王克商遂成王業而有天下也基命者始有天下則不可不爲之基也宥寬密稠也寬則不迫稠則不疎治天下之規模也單盡靖安也於是而緝熙以盡其心庶天下之安靖亦祈天永命之戒辭也

大雅皇矣緜及王季而此詩及上篇但言大王文王何也蓋周之受命始於大王成於文王王季不過順承其中未有受命之績故皇矣亦止歌王季守成之德而樂舞擬諸形容必本於受命之實夫亦舞以象功故也

我將一章十句

我將宗祀文王配上帝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將奉享獻也右戶西南向之位既右之右則戶西南下東向之位也天尊不敢必其來饗故曰其右之儀擬式用刑法也曰儀式者自勉之辭嘏錫福也言王庶法文王以靖四方則能錫福之文王既在戶西南下東向之位以饗之文王親故來饗可必而曰既右也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饗矣我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降鑒之意乎

呂氏曰於天惟庶其饗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末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時邁巡守而柴望秩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邁行也邦諸侯之國也時邁其邦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也巡守以亮天工則昊天其子矣右尊序次也實右序有周者尊爲天子之次天意實在有周也震動疊懼也時巡則王威震動故邦國皆震懼也懷柔百神及河喬嶽者遂偏禮天地神示柴望

秩也后君也夫如是而信乎王爲天下君也明昭有周式序在
位者主威赫濯由於政治修舉遂以慶讓黜陟序次在位之諸
侯也戢斂橐韜肆陳也夏中國也戢干戈橐弓矢偃武事也求
懿德肆時夏布文德也夫如是而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
巡守之制肅侯度明王章主者所以治天下也故棫樸詩曰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其爲赫聲濯靈者至矣而其本則非尚
威也故歸之於懿德

執競一章十四句

執競祀武王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
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
既飽○福祿來反○

執競自强不息也無競即無競維人之無競也惟能無競故功
烈之大至有天下也成康者王業成而天下康安即綏萬邦屢
豐年也不顯成康言其成康顯著是上帝之所命爲君者也斤
斤明之至也自成康而有四方清明偏於天下也以上言武王
有天下之功喤喤聲大也將將樂和也穰穰多也言作樂以祭
而神來降福也簡簡福多有徵可簡數也威儀醉飽言尸之威
儀可爲法則而醉飽則神無不欣悅故福祿之來反覆無已也
武王遂有天下後爲世室不祧故存特祀之詩

思文一章八句

思文祀后稷配天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
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思文以文德存心也言后稷有文德故能配天也立同粒極表
也民之得以粒食者由后稷垂種藝之法以爲之極也貽遺也
來小麥牟大麥也后稷之前未有來牟至是而天降來牟使民
於盛夏有食以生皆由后稷之德配天故特貽來牟以徧養斯
民不分疆界而陳陳相因麥秋遂常於時夏也
此王將耕耤而先祭稷以配天也若祈雩賽蜡自有豳雅豳
頌諸詩

清廟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臣工什四之一之二

臣工一章十五句

臣工王耕耤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
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
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嗟嗟重歎以敕也臣工凡與耕耤之有司也非私事曰公釐賜
也成成法也咨即指嗟嗟而言茹度也保保氏也保氏王舉則

從循撍介然月令參保介之御間是也耕必在於孟春莫晚也畬三歲田也若過時不耕則莫矣莫則有求不得雖有新畬之田亦無如何也國語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是也皇大也明上帝之明賜也康年有年也衆人旬徒也庤具也錢銚鎛鉏皆田器也銍短鐮也文同刈穫也言望麥之熟農事不可緩也

農者生民之本而王耤以奉天地宗廟社稷之粢盛尤宜肅恪將事臣工保介雖指執事而言實亦不敢斥王之意詩多戒辭其義自見

噫嘻一章八句

噫嘻王省耕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噫嘻歎美辭成王周以穡事開國而遂成王業也既昭假爾者周之格天既有明徵也夫然則法祖格天勸農力穡其可怠乎於是率農夫而播穀且使之大發其私田而萬夫之耕遂終三十餘里此本公劉修后稷徹田之制而周有天下遂爲四郊遂地稼政也

六鄉士民主敦禮樂以三物賓賢能已具鹿鳴之三矣六遂農民主治稼穡雖存豳雅而王政勸農尚有未備故於頌錄

此詩盖亦因耤而行之制也

振鷺一章八句

振鷺賓容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振振羣也雝辟廱也西雝雝西也鷺鳥潔白飛於靈沼之旁喻客之冬見於國學也商微子之子稽封宋爵爲上公於周爲客尊之不盡臣也亦有斯容亦如鷺之潔白也彼其國也下無惡於其國上無斁於王朝則有德而有譽矣而又庶幾夙夜以永終之寓規戒於頌美之中也

宋以先代之後獨爵上公爲周上客其尊莫比次則齊大公以元勲元舅又其次則陳胡公以配元女爲陶正俱爲侯爵與宋備三恪爲衆賓之長此周班異姓所尊他國莫得並焉而此詩以彼此爲言則義尊於宋亦無疑矣

豐年一章八句

豐年藏耤收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豐年大有年也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高廩盖王耤廩名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

至德曰秘烝進合備也言收入之多祭祀可備禮也

此蓋祀廩以藏重耤事故特有樂舞也詩宜在振鷺前或脫簡而失次耳

有瞽一章十三句

有瞽大合樂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瞽無目大師之屬崇牙樅也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應小鞞田大鼓也縣鼓周制也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鞉如鼓而小兩旁有耳持柄搖之則耳還自擊磬石磬也柷如漆桶以木爲之中有椎連底挏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圉亦作敔如伏虎背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以止樂者也簫編小竹管爲之管如邃併兩而吹者也喤喤始作聲衆而大也肅皦如也雝純如也和鳴音諧而繹如也祖聽可以禮神客戾可以禮賓也觀成樂闋而無不和也

大胥春合舞秋合聲比官展器蓋有司因時習事非特肄業且以審樂而修廢補壞斯克隨事宿縣而禮明樂備也特爲樂舞以合之於廟所以愼重其事故能不至陵替也乎

潛一章六句

潛時漁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猗與歎美辭潛槮也涔也積柴養魚使避寒也鰷白鰷也

獻人掌時獻非大典也而此詩形之樂舞何如蓋四時之田本以習武而遂供三品則舟鮫乃水師之事亦因漁講武而遂供犧羞也特其制闕於冬官無可考證然享祀介福與車攻吉日之大庖不盈御賓庖醴固無二義也

雝一章十六句

雝諸侯來朝助祭文世室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來來朝至入廟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長也穆穆深容也廣牡大牡也肆祀肆獻祼也假同格假哉冀其來格而未敢必也皇考本謂文王也亦爲先王之通稱綏安也來格則安也宣明也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燕及於天而昌後人也綏壽介祉頌禱之辭右尸西南向之尸位也烈以功言文以德言烈考文母雖主文王大姒言亦祖妣之通稱以非專諱故可通用也亦右文母者祭不二尸猶以其妃配也

此詩本爲諸侯助祭文廟之舞而樂師又云及徹帥學士而

歌徹則通用於雍宮之徹矣然曰歌而不曰舞則歌雖通用
而舞固專於文室也蓋頌爲樂舞。又可徒歌耳。

載見一章十四句

載見諸侯來朝助祭武世室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
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
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辟王嗣王也章法度也陽陽鮮明也軾前曰和旂上曰鈴鶬蒼
色休美也諸侯來朝稟新王之法度而儀從車服有光采也率
新王率諸侯也昭考武王也亦爲後王入廟當昭者之通稱新
王率諸侯以孝享遂歸美於諸侯而爲頌禱辭也

上篇文廟成而諸侯助祭此篇武廟成而諸侯助祭以其俱
爲世室故存以著一代之典迨其後凡諸侯朝新王而助祭
禰廟亦遂循昭穆而通辭之與尊王宗祀特祀之詩制固不
同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有客覲諸侯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
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客宋公也諸侯以異姓爲賓宋公爲尊也殷尚白故乘白馬萋

盛且多也敦琢金玉之有文者旅從行之衆也從行皆賢則客
之賢不待言矣宿宿信信欲其宿而又宿信而又信也縶其馬
愛之至而不欲其去也追已去而猶欲其留也左右綏慮其不
留而思多方以安之也淫盛也威威儀也夷易也威儀既盛則
降福甚易亦以美爲規也

凡賓客諸侯有卿訝此蓋客歸訝送之詩所以厚往也禮有
郊勞贈賄不録其至而録其歸禮以終事爲難。蓋亦舉終以
見始也。

武一章七句

武大武首章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
定爾功。

皇大也武威武也王武王也武王之武非恃强也惟能無競故
有烈耳況有允文之文王爲之先以開其後宜武王繼以武功
而受天命也遏止劉殺耆致也於是勝殷止殺遂致有天下之
大功也

周以武功有天下大武者象功者也録首章於此以存開國
之規後之所録以足篇數而已

臣工什十篇十章百七句

閔予小子什四之一之三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閔憂傷也予小子嗣王自稱也遭遇也不造猶云不幸不天也嬛同煢嬛嬛失怙無依貌在疚居憂也皇考武王也亦嗣王稱廟之通稱永世克孝歎美皇考之終身能孝也皇祖文王也言先王之所以克孝惟時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故也夙夜敬止庶幾法先王之孝也於乎皇王歎大哉之王業憂不易繼也繼序思不忘者欲繼先王之緒惟有思先王之孝而不忘夙夜之敬耳

此本成王除喪朝廟之作後凡嗣王朝廟遂舞之以爲典也後三章皆然

訪落一章十二句

訪落嗣王朝羣臣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訪問落始也言我欲爲政必訪於人先在於始也艾止判分渙散也率昭考遵先王之法也然其道悠長未有所止即有助我者使從而繼之猶恐其判渙而不合也未堪多難謂先王甫崩或有艱大慮不勝任也紹庭上下言已嗣守先王之庭而承上下神祇也陟降厥家言先王之靈亦陟降於家以眷已也夫如是庶幾賴皇考之休以保明其身也

設爲王辭以規王也觀末二句則知爲羣臣進戒於王始莅政之詩矣

敬之一章十二句

敬之君臣相責難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顯明也思語辭士事也再言敬之所以深明命之難保天雖高而其顯然可畏者於王之所事固無日不監察也此羣臣戒王也不聰猶不明也承上受戒而言故曰不聰不聰則必不能受戒而知敬故曰不聰敬也惟庶幾羣臣日就月將以教戒之則學或有緝熙之功而能光明耳佛弼通仔肩任也終之以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則求助弼示者至矣此王戒羣臣也

上篇羣臣戒王下篇王戒羣臣而此則君臣相戒皆新王莅朝之樂舞也其義與康王義嗣君臣相戒之辭略同但此則在免喪即位時耳

小毖一章八句

小毖嗣王求助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
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懲有所傷而知戒也毖慎荓使也蜂小物而有毒肇始允信也
桃桃字之誤桃蟲鷦鷯剖葦食其中蟲也鳥之小者一名刀了爾
雅作鷦鷯即刀了也拚飛貌鳥大鳥也鷦鷯之雛化而爲鵰言
始小而終大也蓼辛辣草也
蘇氏曰小毖者慎之於小也慎於小則鮮大患矣此蓋成王
遭管蔡之難而作而其後嗣王莅政亦即歌以爲戒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載芟春祈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
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
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
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
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芟除草柞除木猶云抽棘也澤澤解散也隰隰田也畛田畔也
主家長伯長子亞仲叔旅衆子弟也彊民有餘力來助者遂人
以彊予任甿是也能左右之曰以若後世傭工隨主人左右者
也嗿衆飲食聲媚順依愛士夫也言餉婦耕夫相慰勞也略利
俶始載事函含活生也驛驛苗生速也達出土也厭受氣足也
傑先長者也緜緜詳密也麃耘也濟濟穫者衆也實盈也積露
積也飶香貌一作苾胡壽也以燕享賓客則邦家所以光也以
供養耆老則胡考所以寧也且此振極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
穡非獨今時有此豐年蓋極古以來已如此矣猶言自古有年
也
此與下篇皆豳頌也其始本爲祈報之歌而祭蜡息老物亦
遂吹之曰吹則非但不歌而亦不歌矣蓋詩有本義有通用
有斷章苟不得其說而徒舉一端以庶幾乎想像仿佛其不
爲扣槃捫籥者幾何哉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良耜秋報也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莒其
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
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
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畟畟嚴利也或瞻女者婦子之來饁者也筐筥饟器也饟饋也
自家之野曰饟糾輕舉貌趙刺薅去也陸荼水蓼皆毒草害苗
者也毒草朽則土熱而苗盛挃挃穫聲栗栗堅實也櫛理髮器
言密也百室一族之人也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族人

華作相助故同時入穀也特牲牛也古之人謂后稷也
豳雅不載報蜡豳頌不載雩蜡及冬祈則即所存而所刪者
亦可舉一反三也籥師掌羽籥之舞此與上篇則豳籥之舞
也

絲衣一章九句

絲衣繹賓尸也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
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絲衣祭服也紑潔白貌載戴也弁爵弁俅俅弁貌繹止賓尸非
祭也祭服尚黑次之故繹尚白猶衣絲而不用朝服仍祭事而
重之也祭服以冕次之故繹以弁猶之大朝覲冕而常朝皮弁
素積也此皆天子之服也基門塾之基鼐大鼎鼒小鼎圜揜上
謂之鼒要大言而肆也皆言禮儀詳慎也賓尸雖近於燕而猶
有祭餘之敬故終言罰爵以致儆也

兕觥為賓尸之樂歌此為賓尸之樂舞

酌一章九句

酌益大武文章也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
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末二字句

鑠金之既鍊精美者也故為王師之喻遵養時晦言順時涵養

以自晦也時至純熙則晦極而無有不明也介甲也大介我衣
而伐商也龍者神化之物大君之象也受受天命也龍受猶云
乘龍御天也蹻蹻武貌造作也龍受而成王者之造猶云飛龍
在天大人造也嗣即讓德弗嗣之嗣言遂用此嗣殷有天下也
爾指師而言公功也武王伐商遂有天下實眾人奉命之功是
乃允為王者之師也

酌取斟酌之義蓋等第行師之功將以班賚也故詩中曰鑠
曰蹻曰爾公曰允師皆為美之之辭內則十三舞勺即此也

桓一章九句

桓大武六章也

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
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婁豐年則萬邦綏矣是天命眷周久而不解也桓桓武貌以用
也於是桓桓然有武功之手長保其士而用之於四方亦使各
定其家則公侯卿士有國有家與周王之受命俱昭於天而大
其代商之業也間代也

此封賚既畢而終勉以保定蓋頌禱之辭所謂受及苗裔是
也

賚一章六句

賚大武三章也大封功臣於文王之廟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應當也文王既勤受命之事則武王當受天命也敷布時是也
因言今之布是大賚皆文王之勤所致也而可不尋繹而深思
乎因又言我之往伐商也亦惟求天下之安定耳而遂克商而
有天下豈非周之命哉蓋若始願不及此也歎美而再言繹思
深言文王之勤之不可忘也
此詩本在桓前而篇次桓後者與維天之命應蓋終始於文
王也
般一章七句
般以周有天下徧告岳瀆也疑亦大武之章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
周之命。
嶞山巒猶尚翕斂也河會衆川善於汎濫水得其性則翕而不
爲暴也言大哉是周之受命而有天下也升山之高者則極乎
高嶽之巒涉川之大者則尚有大河之翕凡皆禋況以禮之而
遂布命於天下使之羣聚而對天命以來朝是豈有他哉亦惟
周有天命故耳
此與時邁異非巡守也但遣使祭告而徵諸侯來朝耳清廟
新王大朝覲而曰對越在天此詩班新命而曰裒時之對其
義既同故頌以終始相應也般班也布也

閔予小子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魯頌四之二
魯國本少昊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
長子伯禽舞佾雖下逹於士而非天子不能私自作頌魯
侯國而有頌何也蓋亦美其名以誇僭乎上而其詩實在
不風不雅之間非樂舞也聖人仍其名以著其僭又以見
時至春秋禮崩樂壞即風雅頌之名顯然人所易曉者而
亦混淆莫辨惟事僭妄以爲悅則雅頌之用又焉能得所
哉
駉四章章八句

駉美僖公馬政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
無疆。思馬斯臧。
駉駉腹幹肥張貌凡馬特居四之一馬以牡爲貴也但言牡馬
則馬之盛可知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遠地也驈馬性健行
也以車駕車也彭彭馬多貌諸侯之馬六閑四種此章四馬齊
馬也六閑中之善者以駕金路則六馬駕象路則五馬故彭彭
然見馬之多也思無疆者心之官則思僖公勤於政治故其所
思念無有疆界以之思而馬即善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

無期思馬斯才
騅馬輕捷如短尾隼駆馬止如大鳥形騂赤黃色騏青白色此戎馬也伾伾有力也無期猶無疆也才能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騂有駱。有騮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繹讀若雒疾驅不乏也雒鳥名未詳蓋馬之色性似之此道馬也繹繹不絕貌作奮起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騢馬性如牡豕驔馬形長䰇魚馬目如魚目此驁馬也以供役

事者祛祛微逐貌徂行也
僖公於春秋爲魯國中興之主此詩所頌亦猶咏衛文之騋牝三千耳然此因公馬非國馬也國馬出於丘乘公馬掌於六騶蓋言公馬而國馬亦可見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有駜美相臣也蓋謂成季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駜馬肥強貌明明辨治也振振羣貌鷺鷺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亦以鷺之潔白喻賢臣也咽咽鼓節也胥樂君臣

相樂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駽馬肥腯如蜎也有有年也穀善詒遺也君子統君臣而言皆頌禱之辭也
僖公初年成季當國勵精圖治憂勤不兩政治可觀迨仲遂執政則政荒而僖德衰矣故此詩爲美成季無疑
泮水八章章八句

泮水美建國學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泮水半天子辟廱之水也魯爲東方大侯爵雖侯而制與公同故國學亦半天子也茷茷當作旆旆或作茷茷飛揚也小大官守之小大也侯以爵言公則一國之君稱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音德音也色容色言其和也學士承君之色笑而後喜君之非怒而意在於教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
彼長道。屈此羣醜。
　茆鳧葵尊菜也飲酒行燕以落成也永錫難老言天長賜君以
　不老也長道長久之大道也屈服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
有不孝。自求伊祜。
　烈祖周公魯公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
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泮宮者學必有宮其室依命數淮人不服魯得專征魯能建學

　明倫則政修而淮人亦服也矯矯武貌淑善也問訊囚也凡出
　兵受成於學反則舍奠於學以訊馘告囚所得不服之人也僖
　公嘗從齊桓公城緣陵會淮故有服淮之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
告于訩。在泮獻功。
　德心愛人之心也狄猶逷也彼者遠外之意東南淮地也烝烝
　皇皇盛也不吳不揚肅也不告于訩師克而和不爭功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
固爾猶。淮夷卒獲。
　觩弓健貌五十矢爲束搜矢疾聲博廣大也無斁言競勸也逆

　違命也言惟能固其謀故淮人終服也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
龜象齒。大賂南金。
　鴞惡聲鳥也泮林學旁園游之林也黮桑實也喻淮人食德而
　順服去惡聲而慕好音也憬覺悟也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
　也南金荊揚之金也
　治國者文教武功不可偏廢然探其本而言則文德既修遠
　人自服矣僖公修泮宮而淮人服雖適當齊桓東略之時蓋
　亦其理有宜然者若但事文具固無與乎
　閟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閟宮美路寢成也春秋僖公二十年西宮災而傳有曰
　西宮之朝則西宮路寢也對東宮曰西宮對北宮則亦
　曰南宮也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
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稺菽麥。奄有下國。俾民
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閟深邃也宮西宮也侐清靜也實實鞏固枚枚礱密也赫赫神
　之靈也依憑也言上帝之神憑其身而生后稷也先種曰稙後
　種曰稺奄有下國封於邰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

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
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
翦削㞕極也翦削商世始自大王至文武而乃究其極也敦厚
也言旅之衆也咸速也同也言功成之速而周公亦與也王成
王也叔父周公元子魯公也啟開宇居也王曰以下撮舉封國
策命之辭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
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
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伯禽封侯而稱魯公者加爵爲公也山岱川濟也土田常許之

屬附庸方五十里小國不列五等者邾牟葛之屬也莊公之子
僖公也龍旂交龍之旂同姓以受封者祀郊祀也耳耳如耳之
列言其肅也后君也帝上帝也天子六遂四郊爲農事四時郊
祀上帝以五人帝爲主后稷爲配魯有三郊三遂則三時郊祀
上帝以五官正爲主亦后稷爲配必祀上帝爲民事也天子以
五帝爲主諸侯以五官爲主君臣之分也五官爵皆上公尊後
五帝故曰后以后稷配農事也后稷加皇祖侈遠祖也故皇祖
在上周公本魯之始祖故皇祖在下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羮籩豆大房萬
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

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嘗秋祭名楅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白牡求牛騂剛享牛也
求牛以求神於門門主秋故用白后稷之時取羝以㪅至周有
天下乃改用牛蓋惟禘祭貴誠則仍用羊耳犧尊純色之尊蓋
即獻尊也將將嚴正貌毛炰以豚爲之八珍之一也胾切肉也
羮大羮鉶羮也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者也震騰皆動也三
壽上壽中壽下壽之人也朋者齒德俱尊與之爲友也此章有
脫句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
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

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公車句地兵車也侯國二軍軍五百乘故千乘也朱英以飾矛
綠縢以約弓朱綠皆諸侯之飾也重弓二弓也公徒甸徒也萬
二千五百人爲軍二軍止二萬五千人而言三萬者舉成數以
便文且必有餘羨以備闕也貝冑以貝飾冑公司馬之冑也綅
綫也所以綴甲以朱爲之亦公甲之飾也烝徒增增者公徒生
齒日繁則增增不已也戎徐戎之屬狄長狄之屬膺當也荆楚
本號舒舒蓼舒庸之屬懲治也承亦當也壽胥與試壽考者相
與試用於位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

不卒從。魯侯之功。

詹至也。魯與齊以泰山爲界也。龜山在今新泰泗水二縣界。蒙山即東蒙。在今費縣。荒治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鳧繹二山。皆在今兖州府鄒縣。宅居也。徐近魯。故謂之宅。蠻貊制蠻濊貊之屬。南夷南方夷服之國。諾應。若順也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常地無考。疑爲西京朝宿邑。許許田。本東都朝宿邑。桓公弑隱公。以路鄭莊公。遂爲鄭地。常許本皆周公爲王官之采邑。而分於魯以備朝宿者。故願僖公居而復之也。令妻令善之妻。聲姜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有常有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徂來山在今博城縣。新甫山在今汶上縣。八尺曰尋。舄大貌。路寢正寢也。寢莫大於路寢。故曰碩。新廟即路寢之廟也。奚斯公子魚之字。作監其事也。曼長也。諸侯曰萬民

路寢於寢爲正寢。於朝爲內朝。被災而作。雖云急務。亦常事

耳。乃文辭之多。至遠溯姜嫄后稷大王文武。既失不祖天子之義。而夸侈過當。非特無小雅斯干之典。則且與前三篇之美不失實。頌不忘規者。亦大不類也。蓋是時齊桓方終。晉文未伯。故作南門。卜郊祭。魯君臣侈肆無忌。僭端方萌。自是而魯遂日衰。不可以有爲矣　詩未有長於此者。此周詩三百篇之殿也。篇中歷數姜嫄后稷大王文武。以至周公魯公。所以著周有天下。魯有其國之由。而即以爲收攝三百篇之文局。篇中三言周公。所以歎周之衰。而知西周不可爲也。三言魯侯。所以傷魯之衰。而知東周亦不可爲也。特標莊公著魯亂之始也。魯之衰莊公爲之也。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四句

　脫一句實二百四十三句

商頌四之三

契爲舜司徒。而封於商。今陝西商州直隸州。至湯而遂以爲有天下之號。風不列宋。而頌存商。商於周爲勝朝。在前代爲至近。故略存其梗槩也。且聖人生當周季。於魯爲父母之邦。於商爲水木之本。故俱附其詩於後。既以志尊親之意。又以表周世盛衰之終始。而宋魯觀禮。亦即於斯可徵矣

那一章二十二句

那合樂以祭也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猗歎辭那多置陳也簡簡和大也烈祖湯也湯孫主祭之時王也奏假奏樂以求烈祖之格也思成者致齊三日已思神之所由格矣今奏樂而神果來格則思有成效也淵淵深遠嘒嘒清亮也穆穆厥聲者湯孫聞衆樂之聲而已穆穆有容也庸同鏞斁斁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嘉客助祭之賓也夷平懌悅也亦不夷懌者言皆夷懌也自古自古而遞傳至今也在昔由今而追溯在昔也先民即古昔之人也作創造而行之也恪敬也惟其行之於朝夕無不溫恭故至執事而能有恪也顧猶享也將奉也言湯孫盡恪以祭則烈祖庶享之也

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故祭必先合樂樂既合而又爲此舞以象其樂之成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告利成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爾謂時王也自舞者而言斯所猶言此處也首言烈祖有無窮之福申重以錫而至於今王也酤酒賚與也和羹羹之調和者戒夙戒也平治也載酒以爲祼獻至羹定而祭禮斯行戒舉其始平要其終也鬷同奏無言樂奏而人靜也時靡有爭者人以盡禮爲敬天下皆化而治也於是烈祖亦綏我以眉壽而至於無疆矣軝衡鸞鶬皆諸侯來朝助祭之容假至享獻溥廣將大也即諸侯之助祭而知受天命廣大也於是天降豐年亦格饗於我而降福無窮也極言烈祖顧湯孫則下可以服諸侯上可以享天心故仍終之以望烈祖之顧也

商人尚聲故上篇專主樂成此則當祭而禮無不備又以禮成言也禮明樂備祀事之大者也故形之於舞其節既同而末二句并無異辭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高宗中興天下咸宗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玄鳥鳦也玄鳥墮卵契母有娀氏女簡狄吞而生契契封於商故曰降而生商也殷亳之別名今河南府偃師縣湯所都也芒芒大也古往古也帝上帝也武湯以武德有天下之號也正治也域封境也方即四方也后諸侯也方命厥后每方命諸侯為之君也九有九州也武丁孫子武丁自稱也對先后而言故又繫名以孫子也言商自契以來能受天命而不至危殆者又在於己也先后謂契武王謂湯武王靡不勝者中興而行湯之事無有不勝任也龍旂殷天子之旂也龍旂十乘猶云元戎十乘也糦黍稷也大糦天地之大祭也承當也奉也言乘輅祀天以為諸侯主也又言王畿雖止千里而民得所止則正域遂極四海也祈祈眾也景仰也員諸辭河大河也來格者景仰邦畿達於河而遂至也何同荷任也

特錄高宗中興之詩猶大小雅詳宣王中興也所以勉後世人君幹蠱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長發大享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濬深也言商自契以來世秉濬哲之德故其發祥甚長也方正也禹治洪水既平遂敷土以分九州而成五服也外大國侯服之諸侯也疆正其封以捍外而蕃內也幅邊幅也隕當作員均也周也言諸侯之國其境均周長於男邦也有娀侯國名司馬貞曰當在蒲州契之母家也將大也帝上帝也子有娀氏之女謂簡狄也契封於商故曰生商也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玄王契也以玄鳥降而生也王者追遵之號桓武撥治達通也言契以桓武之才撥治其國受小國而小國達受大國而大國達蓋水土初平披荊棘以立國故日達而大也率履不越循所當履而不過也發見也遂其所視發見而有徵也不越既發言視履考祥也相土契孫烈烈功業顯盛也截截然整齊也至於海外則所及者遠矣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

齊如幼而徇齊之齊帝命在商久而不違至湯生有聖質而愈可見也降猶生也不遲適當其時也躋升也遲遲久也祇敬也九圍九州也惟聖敬日升故能昭格於天久而加敬而帝遂命之為法於九州也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贄之玉也下國諸侯也綴繫也旒旗之垂者言爲天子而爲諸侯所繫屬如旗之縿爲旒所綴也何同荷競強絿緩也優優寬裕也遒聚也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小共大共小國大國所共之職也駿厖馬之大而有力者喻能勝大任爲諸侯所尊也何天之龍猶乘龍御天也敷奏其勇有武功也戁恐竦懼也不震動戁竦履帝位而不疚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武王湯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鉞斧也烈烈武勇如火之猛也曷誰何也苞本也蘖旁生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蘖則韋顧昆吾也莫遂莫達四國皆莫能遂其惡達其志也韋彭姓國顧昆吾皆己姓國於是伐韋伐顧伐昆吾終伐夏桀而九州無不截然整齊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葉世震動業危也承上文而言昔在蓋自湯以前中世常衰也允也天子謂湯也降如維嶽降神之降予同與卿士官名阿倚衡平也因以爲伊尹之號言湯之功信爲天之子矣故天降予之以卿士有伊尹者實左右乎商以成王業也

今文尚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即此詩之謂也若其制則無可考此詩言有娀言玄王則有似乎周之禘又自玄王以及相土成湯亦有似乎周之祫末章兼及卿士并有似乎周之烝嘗有不同亦不得曲爲比例耳　以下二篇乃商之樂歌非頌也而統於頌者蓋既附商於周詩之末。因又附歌於舜之末。勢不得更標商雅也。魯頌本列國之詩。則其體非雅非頌。而商本先代之樂故其詩因又兼雅兼頌耳。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殷武高宗克楚朝諸侯而考室也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撻威可畏貌殷武殷王之武也罙深裒聚也伐楚而深入其阻則楚衆雖多亦使之截然而安其所不敢爲亂也湯孫即高宗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是也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鄉方也氐羌西陲種族之名享獻也世見曰王此既克楚而告以王制也言楚無氐羌之遠而敢不享王乎蓋因楚而并以風示天下也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適讁適言天命諸侯建國於禹甸以歲事來王則王不加譴讁以其不懈於民事也此諸侯來朝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監察嚴威也降監有嚴言天民之可畏也僭賞之差濫刑之過也言高宗敬天畏民慎於刑賞不自懈遑故命於諸侯而封建之皆爲諸侯之福也首二章言服叛此二章言懷柔下二章則遂及守成而考室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飭貌極表也猶皇極也赫赫顯著濯濯光明也極言中興之盛也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言非特當時之盛且垂裕後人也
陟彼景山。松伯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景山名商所都也丸丸直也遷徙方正虔截梴長旅衆閑大也寢大寢也終之以考室者衰弱之餘百事廢壞中興幹蠱氣象聿新有不能已於輪奐者亦猶周宣魯僖皆以中興終於考室也
玄鳥高宗所作之樂舞也此詩高宗所作之樂歌也而魯頌之終曰孔曼且碩萬民是若此詩亦曰寢成孔安何也蓋室者天下之本也易大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又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聲容之盛修於身而刑於家則踔極之四海有不基於考室者乎
商頌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詩蘊序

春秋聖人之所作也詩非聖人之所作也而爲聖人所刪定則雖非聖人所作而亦猶之作也聖人之文義無不包不得其說固似是而仍非或得其說亦違原而即是蘊也者理之雜而無弗者者也而要不可以辨而偶若隨所舉而不敢出於鑿雖使程朱復生有不能易是說者矣於是又成詩蘊二卷上卷七十一條下卷五十一條共百二十二條莊有可自序

詩蘊上

詩何以名風雅頌也風也者言乎其德也雅也者言乎其行也頌也者言乎其容也君子有風之德則可以化乎下矣有雅之行則可以達乎上矣有盛大之容則可以踐形而與天地參矣

風何以繫乎國也夫天無形也無聲也地則有形矣有聲矣國者地之形也風者地之聲也所以承天也雅者人聲之正者也頌者人容之盛者也聖王極聲容之美所以育萬物而位天地也

雅何以分小大也雅者正也理之所從出也理所從出則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不可以其大而難之意必該精粗本末而無不彌綸也乎

何以謂之周南也南任也周備也召感也邶辨也鄘用也衛護也王君也鄭重也齊整也魏高也唐大也秦至也陳布也鄶聚也曹耦也豳分也

南何以名任也堪其事也夫人南面則向明明則已無節形物無適情故能有所任也周南爲本已無節形也名南爲用物無適情也是天下所由平也

周之爲備何也周則内充而外不可窮蓋循之無端焉故周南者榮已正南面之謂也

周南十一篇何也一者數之始也十者數之終也自始至終則窮矣窮非周也十而有一終則有始乃所以爲周南也

名之爲感何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名無有不應者也名南也者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萬物皆相見也

名南十四篇何也聲出而響應之君作而民從之陽倡而陰和之日曜而月承之十四者月幾望之期也下順上陰向陽之極則也

二南之篇合之而二十有五何也天之數也周名分陜周所以王天下也王者法天故二南之詩獨取乎天數焉一數之本也三與七皆不盡之數也是爲周南之篇九極數也五中數也是爲名南之篇

北卯之爲辨何也北卯北也亦背也人之所不出也人之所不見也於已爲無我於物爲不同惟其是而已矣

北卯十九篇何也歲之一章也至辨而不可淆者莫如天時宵晝昏旦之謂日晦朔弦望之謂月春夏秋冬之謂歲氣盈朔虛至不齊矣至十九歲七閏則一章成而又復其始辨之至也

北卯篇合於名南得三十三象天之圓也并合周名二南得四十四象地之方也三十四十圓方之極致也其三其四則數家三角四隅之術也

鄘用也衛護也東西之功也南北舉前後而言東西舉左右而言也王則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是忠信之主也非忠信不可以言周蓋惟周道乃如砥而又倭遲也

鄘衛王俱十篇何也十者數之全也左之左之非十全不可也右之右之非十全不可也王者定四海之民非十全不可也

鄘與衛合而得二十一元之數也鄘衛與王合而得三十一世之數也北卯與鄘衛合而得三十有九日之極數也故春秋書幹枝三百九十而書日三十有九也北卯鄘衛與王合而得四十有九歲與日齊之數也二南與北卯鄘衛王合而得七十有四歲差之數也歲與日齊其爲數也四百八十七歲之有差亦七十三又餘二十分歲之一耳而得四十有九七十有四則統零數之全而渾言之也

二南北卯鄘衛王共六國天數之半地數之極也周以理言王以事言以理言故循環無端貴終則有始也以事言則有始有終天數次及成功者退矣二南北卯鄘衛王共篇七十有四又月會日四分之一也故小雅之篇數如之

自周南至王惟王建國辨方正位以立民極之義全矣而又繼之以鄭何也蓋鄭也者奠也定也凡物之奠定而安止者必其層累積厚周而又周不一周而遂已者也有因而重之之意焉故其詩於風獨二十一篇也

鄭之二十一篇猶周南之十一篇也周南終則有始鄭則再終而又有始也

鄭繼以齊何也鄭則厚厚則不飄齊則方方則不掛蓋周名以效天而鄭齊以法地也

齊十一篇獨與周南同何也地之方所以配天之圓也天圓故周

地方故齊也
鄭齊合而成三十二方之半也其半何也地道陰道不敢全也周
召合乎天數鄭齊何以不合於地數聖人之說類舉一隅或一隅
而再舉之則言非一端必又有他義矣
魏之繼齊何也鑿於下者必高於上也
魏七篇何也七者積陽之數之不盡者也過七而九則極極則返
高而下矣然則何以不取乎八也陰道卑下半八爲四不足以云
高也
唐之繼魏何也有其高者必極其大也
唐十二篇何也十二者天之大數也

繼唐以秦陳何也下厚而上高體方而用大則德無不至而化無
不被矣
秦陳俱十篇何也十者數之全也德有不至化有不布是不全也
全乃至全乃布也
魏唐合亦邶之篇數也秦陳合亦鄘衛之篇數也鄭齊魏合召南
與邶之篇數也齊魏唐合鄘衛王之篇數也魏唐秦陳合邶鄘衛
之篇數也鄭齊魏唐秦陳六國共篇七十有一則三章之月數也
春秋書月三章之數七百有五統舉其槩則渾言之也故大雅三
頌之篇數如之
夫自周南至陳國列十二形之變盡矣風列十二聲之變盡矣而

又繼之以檜何也惟王建極而四方來會所以總十二國風而聚
之也
檜四篇何也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是以四方來會也四
其四方之象也
繼檜以曹何也虞帝以臣爲股肱耳目文王之臣則有疏附先後
奔走禦侮是王者必具四臣之官如比耦之分左右焉而後四方
攸同也故亦四篇也
繼檜曹以豳何也十二國者地有十二州猶天有十二次也十二
國之風不可以不同故以檜曹者歸於一而因其水土辨其物宜
則各治其國不可以無別蓋地邑民居必參相得猶豕之分牢而

養也
豳七篇何也月之會日莫辨於七也既合朔矣生明七日而上弦
弦七日而望望七日而下弦弦七日而晦日爲君月爲臣其志同
其分定蓋如是也
檜曹八篇小雅八什之總也豳七篇大雅三頌七什之總也合之
十五篇自周南至陳百四十五篇之總也統風而言又十五國之
總也
十五國風合之共百六十篇則自冬至一陽生以至小滿之候正
陽全盛之日數也過此則陰生矣故風也者君子之德也詩也者
君子之言也君子之修身以及天下也自微陽之生擴而充之以

至於純則天下皆知風之自矣

小雅八什有幽雅有開國之雅有中興之雅有亡國之詩亡國之詩怨詩也非雅也而亦附於雅何也怨也非叛也有深於正者矣幽雅者楚茨以下四篇是也開國之雅者鹿鳴以下十五篇幷逸詩六篇瞻彼洛矣以下六篇是也中興之雅者菁菁者莪以下十五篇是也亡國之詩者節南山以下十八篇青蠅以下十六篇是也

幽雅名同幽風篇同檜曹而詩繫鼓鍾之後則旨與檜曹幽同也

開國之雅幷逸詩二十七篇何也三九之數也春秋書天之義也開國之雅幷逸詩幽雅三十一篇何也大雅周頌均此數也豈以

小雅而有不足也夫雅而別言之則有幽統言之則其所以開國者豈有二哉

開國之雅去逸詩兼幽雅二十五篇何也二南之數也

鹿鳴至彤弓兼逸詩二十一篇何也鄭風之篇也

鹿鳴至彤弓減逸詩十五篇何也檜曹幽之篇也

詩之有逸何也逸固詩之不可刪者也然而無其辭何也不必以辭見也逸有二義焉以勞逸論則其世可無爲而治矣以得失論則其事不謀乎利矣逸詩之義大矣哉言有物而人莫能名蓋勝於魯頌之多言矣哉

逸詩六篇何也六者陰之極也天地否閉則賢人隱遯然而有時焉有位焉夫大有之卦中天之景運也而初九有无交之害則有不可强者矣故詩逸而存其名必其不可朽者也存其名而又得其六必其全乎逸之義者也此詩之逸所以不於他而必於開國之雅也

去逸詩開國之雅十五篇相次也中興之雅十五篇相次也幽王者周亡國之王也自南山至北山皆刺幽王亡國之詩亦十五篇相次也

凡事必有始中終況國於天地有與立乎開國始也中興中也亡國終也而詩皆次以十五者參伍以變也

原始要終合之而成四十五何也五九之數也五者中位也九者

極數也是洪範九疇之數也

鹿鳴之三王道之所由興也能官人也瞻彼洛矣之三王道之所由成也能殷同也故自鹿鳴至桑扈其存詩五十五也

鴛鴦之三以下非小雅乎禮雖始於謹夫婦而牀第之言不踰閾蓋王者之私也非所以及天下也故小雅述王者之政盛衰興亡終而復始至桑扈而備是天地成變化行鬼神之數也

小雅五什兼逸詩而終於四月何也開國二十一篇創之難也亡國得其三分之二失之易也歷始中終而詩凡五十太極大衍之數也

北山以下三什大月之數也無將大車以下二十九小月之數也

無將大車之三西周亡而東周卑也楚茨十篇亂極思治人窮則反本也賓之初筵五篇幽王不君也而以青蠅始之都人士五篇幽王不夫也而以緜蠻終之始於信讒終於不能立國也

瓠葉亦周初之雅也而不列於彤弓以前何也士庶人之禮非王禮也

瓠葉者小雅之殿也西周亡矣大亂之後固當改弦易轍與其東征而徒尚繁文何如乎利用禴之爲貴也

鹿鳴以始之瓠葉以終之小雅之終始也自鹿鳴至瓠葉存詩七十有一即大雅三頌之篇也

漸漸之石以下傷東遷也與無將大車之三相爲首尾者也

小雅八什半國風也三頌四十半小雅也

大雅之篇三十有一何也雅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見矣是大壯之卦之日數也

二雅合而百有五篇何也自日南至數之至仲春之晝之日數也雅者正也陽之理也小雅七十有四微陽在下雖至泰而猶未得位也至大雅而春過乎中則大之至矣過五而六則有戹矣此春秋晝正百有六之義也

周頌亦三十有一篇何也頌者容也陽不純則不能以成形是自夬趨乾之日數也至乾而月正矣純陽而無陰矣其爲容也不亦大哉不亦周而無不備哉此周頌之所以名也

二雅周頌其爲什十有四何也傳曰獨天不生獨陽不生獨陰不生三合然後生月之會日也十四日而後望望則陰陽交而萬物生也

國風二雅周頌存詩共二百九十六何也月會日自朔至晦之日數也春秋效天故主乎日詩法地故主乎月二百九十六詩之正也魯頌非頌也商頌非周詩也

二百九十六始於周南終於周頌何也南者所以生也頌者所以成也周則生之性而成之德也不周則無以生無以成也故曰忠信爲周

周頌之後繼以魯頌商頌何也魯也者言其質也商也者言其文

也魯也者言其形也商也者言其聲也

周則無不備矣而其生也魯則形成於自然非矯强也魯則嫣於朴矣而其著也商則聲震於寰區非無色也蓋物之不種而能生者魯也其理足也物之各得而有節者商也其分顯也

魯頌四篇何也四支具而成形舉其體之實而言也

商頌五篇何也五官具而能事舉其用之虛而言也

周詩合魯頌而得三百何也大月之全數也

國風二雅三頌合而得三百有五何也六十餘一之數也何以六十而餘一也日之周天也三百六旬六六之數也而又餘六日歲之運氣也二百四十四六之數也而又餘四年則月之會日也三

百五六之數也而亦餘其五矣夫如是可以驗日月之遲速氣朔之盈虛矣

是故逸詩六篇加之二百九十六則三百有二也加之三百則三百有六也加之三百有五則三百十一也雖虛數乎而日月之行有時而非虛者焉

詩蘊下

篇者連而總之也章者分而明之也句者鉤而止之也字者滋而累之也人之生也形成而聲出聲出而言立言之立也必有物焉有物而無方各指所之則其字乃滋也滋累而不已不可不節也故有句以止之止之而意有不盡則不明也故又更端往復章以明之章分而意有不屬則不文也故必如貫珠焉終始合一而後成篇也

篇有一章者有二章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七章八章九章者又有十章十二章十三章十六章者

一章者未全乎篇者也凡三十四篇二章者四十篇三章者百十

一篇四章者四十八篇五章者十六篇六章者二十一篇七章者七篇八章者亦二十一篇九章者三篇十章以上各一篇也

章無一句者一句則不成章也自二句至十七句皆有也又有二十二句二十三句三十一句者

章二句者九章三句者二十九章四句者三百六十六章五句者五十九章六句者二百四十一章七句者四十八章八句二百二十章九句者十七章十句者五十五章十一句者八章十二句者四十四章十四句者五章十六句者一有脫句焉章十七句者三餘皆一章為篇者也

章十一句十四句者俱止一篇也章二句者止二篇也

句自一字至十四字止一字句者六二字句者亦六三字句者百五十四五字句者四百有三六字句者百七字句者三十五八字句者十一十四字句者一其六千五百五十五句皆四字也

篇有五句者自五句至十六句者皆有也無十七句者十九句者二十六句者二十九句者三十三句者三十五句者三十八三十九句者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句者四十六四十七句者四十九句者五十二句者五十五句者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句者六十一句者六十三句者六十五句至六十九句者七十一句者七十三至七十九句者八十一至八十七句者八十九至九十三句者九十五句者九十六句而外有百十二句百十四句者百二十一句者

章有八字者有自十一字至三十七字者有自三十九字至四十六字者有自四十八字至五十二字者有五十四字五十六字五十八字者有六十字六十二字六十四字六十六字六十八六十九字者又有七十四字者八十八八十九字者九十二字九十五字者又有百二十四字者

篇有十八字者有自二十四字至二十八字者無二十九字者遂無三十七字者四十一字四十三字者五十三字五十五字者五十九字六十一字者六十七字者七十三字者七十七字七十九字者八十二八十三字八十五八十六字者九十字者九十四字者百有二字者百有四至百有九字者百十四至百十六字者百十八百十九字者百二十二二十三字者百二十六二十七字者百三十四至百三十七字者百三十九字者百四十一至百四十三字者百四十六四十七字者百四十九至百五十二字者百五十四至百六十字者百六十二六十三字者百六十五至百六十九字者百七十一至百九十一字者百九十五至百九十九字者有二百字者二百字而外有二百十四二百十七字者有二百二十四二十五字二百二十七二十八字者有二百三十二三十四及二百四十字者二百四十九字者二百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字者二百六十三二百六十九字者二百八十二百八十八字者

二百九十二百九十六字者又有三百二十四三百八十二八十三三百九十二字者又有四百五十四百六十九四百九十二字者

句以四字爲準數積四而方方則正正則和和則平蓋樂節之本然也其不及乎四字者句之短者也其過乎四字者句之長者也倍乎四字以至十四字爲句則又長之長者也天地之氣有贏縮七政有遲速事物有不齊故句不能無長短四者其常長短者其變常變相生相節適得其中而已

篇無長短句者百三十八爲章四百五十四除一章爲篇者十四則篇無長短句者爲章四百四十也

章無長短句者三百十三合篇無長短句之章則七百六十七章也

章有多少句者篇三十有首章句少者行露等篇是也有末章句少者野有死麕等篇是也有句多少相間者載馳等篇是也有句多少分前後者丰等篇是也有多句在末章者簡兮是也有多句而倍在中二章者蓼莪是也有每章參差不齊者君子偕老鴇是也有因衍脫而多少者沔水末章巷伯第六章閟宮第四章是也有多少至不可方物者斯干長發殷武等篇是也

篇無四字句者七木瓜緇衣著盧令十畝之間權輿素冠是也章無四字句者篇亦七野有死麕女曰雞鳴九罭祈父緜俱末章也

魚麗則前三章北山則後三章也

木瓜緇衣著盧令素冠篇皆三章也十畝之間權輿篇皆二章也凡十九章也章無四字句則十一章也實共三十章也

書言簫韶九成大司樂有六變八變九變則樂舞之詩雖一成爲一章而於篇義固未全也觀賓牟賈之論武可知也故商周之頌三十四章皆於篇有不備者也除之得詩篇二百七十一又長發殷武非周詩再除之又爲詩篇二百六十九則三九贏縮之數也

凡國風百六十篇周南十一篇得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六百三十字召南十四篇得四十章百七十七句七百有六字邶十九篇得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千四百六十六字鄘十篇得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七百二十七字衛十篇得三十四章二百有三句八百二十一字王十篇得二十八章百五十六句六百五十三字鄭二十一篇得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九句千一百六十八字齊十一篇得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六百二十三字魏七篇得十八章百二十八句五百六十一字唐十二篇得三十三章二百有三句八百一十字秦十篇得二十七章百七十七句七百十八字陳十篇得二十六章百一十四句四百五十六字檜四篇得十二章四十五句百九十四字曹四篇得十五章六十八句二百七十二字豳七篇得二十七章二百有二句八百五十五字總國風十五得四百八十四章二千六百有三句萬有六百六十字

凡小雅七十四篇鹿鳴什得五十二章三百有九句千二百六十三字南陔什逸六篇得十七章八十六句三百五十四字彤弓什得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千有三十五字祈父什得六十二章四百三十六句千七百七十一字小旻什得六十五章四百十三句千六百八十字北山什得四十五章三百三十四句千三百六十三字桑扈什得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千一百三十五字都人士什得四十三章二百句七百九十八字總小雅八什得三百六十七章二千三百十九句九千三百九十九字

凡大雅三十一篇文王什得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千六百八十三字生民什得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千七百七十字蕩什多

一篇得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三千一百三十五字總大雅三十得二百十八章千六百一十句六千五百八十八字

凡頌四十篇周頌三十一章爲三十一篇清廟什得九十五句四百字臣工什得百有七句四百二十八字閔予小子什多一章得三十七句五百五十七字總周頌得三百三十九句三百八十五字魯頌四篇得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九百七十一字商頌五篇其三篇皆一章得十六章百五十四句六百四十二字總三頌得七十一章七百三十六句二千九百九十八字

凡詩三百一十一篇逸六篇章則千一百四十也句則七千二百六十八也字則二萬九千六百四十五也

凡詩之篇章句字多寡長短莫不有數則雖天地變化日月離合原始要終無不備矣而猶未盡也更爲之別其同合其異錯綜參伍加減乘除又莫不有義焉不亦文之至也哉

豳周之所以建國也二南周之所以有天下也雅頌周之所以致太平也

漢廣汝墳雖周詩而非南也而附於周南者漢廣作而化不南汝墳作而周遂亡也

行露刺商而入於召南者召伯布政南國化周之德益形商之暴也小星以下四詩雖南而非召也而附於召南者無召公之賢相故南人皆怨也是南之變也

鴟鴞以下六詩非豳詩也而附於豳者非公劉無以建國非周公無以安周也

鴟鴞東山蓋周南之類也破斧以下四詩蓋召南之類也不以易漢廣汝墳及小星以下四詩錯綜變化之妙也

楚茨以下四詩非王者之雅也載芟良耜非王者之頌也皆豳詩也合七月而其篇仍七也豳附周公之詩而楚茨等入雅頌亦錯綜變化之妙也

小雅去楚茨四詩皆周有天下之詩也不列逸詩其篇適七什也

大雅去瞻卬召旻則皆周全盛之雅也

周頌去載芟良耜則皆周有天下之頌也

豳雅豳頌其初亦採土風耳非敢同王者之雅頌也至周有天下而後登之雅頌也

大雅去末二詩周頌去豳頌皆爲篇者二十九皆以二詩爲加減或三十加一或三十減一皆氣朔盈虛之理也

雅頌之篇與十二國風篇數同則全詩去檜曹豳固二百九十篇也

檜曹七月與魯商頌篇數同也二南去漢廣汝墳小星以下四詩與邶篇數同也鴟鴞以下六詩與逸詩篇數同也減之則篇二百九十加之則篇三百十一亦盈虛之大數也

詩有正有附有逸有餘皆聖人所手定也凡物莫不皆然其理然

也
周禮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詩但舉風雅頌則賦比興或聖人之所刪也觀後人有賦則六詩各體不容混矣而諸儒乃爲經緯之說豈詩名有六而其實止三也哉
風雅頌三詩耳而雅獨分大小頌又附魯商風之二南亦不同於十三國至邶鄘本通於衛而皆標國名檜幷於鄭而在陳後魏幷於晉而在唐前二南王豳盛衰雖殊其實皆周也蓋變動無方俱不可以一端執矣
什有四篇者有十一篇者則非特國風篇數之不齊也什名有一字者二字者三字者四字者則非特篇名有一字二字三字四字五字之不齊也
魯頌四篇三分之則首篇四章次篇三章合而爲七章第三篇八章第四篇九章也兩分之則前三篇百二十三句後一篇百二十句也徑一者圍三一圍生三三仍歸一此兩分者所以不各兩其篇而貴或三或一也百二十三句者止四百七十九字則句雖多三而以四字爲句仍得百二十句之字而尚少其一也百二十句者轉四百九十二字則句雖少三而以四字爲句却得百二十三句之字也亦可舉一反三乎
魯頌魯詩也春秋魯史也詩聖人所刪也春秋聖人所作也本相經緯者也而於魯頌爲尤著是故四篇者四時之義也二十四章

二十四氣之義也二百四十三句二百四十三年之義也九百七十一字二百四十三年春夏秋冬之數也
春秋書元十二二十年爲一元則二百四十年也春秋書春二百四十二夏二百四十一秋二百三十九冬二百三十八四時合九百六十固二百四十年也然三元而加一又二百四十四年也春秋既書二百四十二年又加書有年大有年是二百四十四年也四時之氣春極長夏次長冬極短秋次短此歲差所由出也一歲之日三百六十五日有奇因月會而生朔虛較氣盈朔虛而求其中則三百有六旬一歲之整也截整以餘盈則二百四十年之日當得二百四十三年九百七十一春夏秋冬也其尚有盈絀則氣有遲速詩與春秋實相參而合也
春秋全文天地變化之數也詩之全文則日月離合之數也天地以立體日月以運行其實一也
周道之盛也始於文王成於文公皆以文德爲之本
周之辟國也由召康公之布政周之中興也由衛武公之攝政故周之王官召公與周公同稱周之同姓衛侯與魯侯同重也而周公尚矣
后稷之生也以無父而棄褒姒之生也亦以無父而棄以此始者必以此終則幽王之敗亦有天意乎
尹氏皇父舉世共斥爲小人矣然吉甫佐宣王北伐皇父佐宣王

南征他如家父作節南山趣馬即韓侯之舅以至聚楀諸人亦未必非先王所遺之耆舊也自幽王嬖一褒姒而諸臣皆畏罪營私徙居避難不顧君臣之義則人臣之賢不肖其權不又在人君之消長哉

平王東征之失後儒論之詳矣而豈知其爲時勢之所迫也哉夫幽王之時當時在朝之臣亦止知避居東都以暫遠王禍固不知異日之遂至東遷也至平王而諸臣室家皆已東徙西都磬懸平王雖欲不遷蓋亦不可得也是時也衛武公猶在而尚不能阻遷都之議則其必遷者固幽王之餘烈未可盡歸咎於平王矣

嘗論記聖人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而傳曰經緯天地曰文夫易書禮樂雖聖人所傳述而要非聖人之文也聖人之文春秋爲主詩爲之輔其文也貫三才參造化夫固非顏端游夏所能贊而又豈焚坑倣僞所能剝蝕者哉然而義蘊無窮顏子不嘗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跋

毛詩說六卷附詩蘊二卷予高祖大父公遺著之一也詩說不專主一家之言按其一篇一章一句分別演譯簡潔明決而全詩脉絡貫通詩蘊凡百二十二條語語精湛理之雜者無弗著非詩說之餘緒乃讀詩之結晶讀者得此二種於毛詩小叩則小鳴大叩則大鳴不費思索而瞭然胸中矣曾持稿以示王君雲五承慨允爲之出版乃付縮影印行一以存真一免訛誤幽閟百五十年之珍本一旦流傳行世快何如之公生於清代乾嘉間與同鄉左公仲甫諱輔張公皋文諱惠言惲公子居諱敬爲摯友與同族珍藝公諱述祖印山公諱宇達潛心樸學各有著述方耕公諱存與每見一稿輒加激賞居京師十餘年校書文淵閣二年主講蓮池卜里兩書院各數年修志合肥縣署二年一時南北稱爲莊大久先生原諱獻可後改有可字大久又字似玖別號慕良生平著書五百卷現尚有一百十五册藏於家已刊行者前有周官指掌慕良雜纂慕良雜著加今之毛詩說僅得遺稿十分之一而已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玄孫俞敬識

詩疑筆記

〔清〕夏味堂 撰

據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嘉慶十九年梅華書屋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七八毫米寬二八〇毫米

詩疑筆記

嘉慶甲戌孟秋

棣萼春屋栞本

詩必卜子夏氏而後可疑也若公孫丑咸丘蒙之徒則
不如勿疑之爲愈矣雖然秉其所疑而奪之有莫非王
臣之疑而萬世之爲父子者定有不素餐之疑而知士
君子一出處與世道相關則其人雖固且愚而亦聖賢
之所不忍禁何則爲其可藉以辨惑而明道也味質與
學萬不逮鄒嶧弟子又幸生漢宋諸儒後經說備矣烏
乎疑顧以其固且愚篇而合之句而離之迎距參互而
索之其大者非所敢知也章句訓詁之間有求諸毛鄭
下逮唐宋諸說而茫然卽精純若朱傳讀之猶怦怦焉
莫釋於中者是豈不賴通儒者之奪吾說而正之俾吾

之惑也祛而道以明乎素善忘或達心而塞於口故兩
端空空之竭必寄諸筆筆之而繁且不文者傳曰文以
足言言以足志志之不能足於文何有澹人甫夏味堂

詩疑筆記卷一

高郵夏味堂學

國風上

周南

關雎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毛傳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說未分明故後儒皆以淑女爲后妃及諷詠篇中所云寤寐反側之憂琴瑟鐘鼓之樂與孔子所云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其說皆不可通朱註初未指明哀樂者何人然嘗反復求之若以哀樂屬文

王則大雅大明篇云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嘉禮非遲無緣如此迫切（初載時太任方理內政亦不須求助若是之急父母之命又豈能自求）若以哀樂屬宮人則不得有求思之事輾轉友樂事出無端歐陽氏以寤寐反側俱謂思荇菜既非情理且荇菜亦不應如是難得更據史記以關雎爲周衰之作思古刺今言不迫切故曰哀而不傷又云勤其職而後樂故曰樂而不淫二者相對復擬之非倫竊謂此篇終以大序之說爲允序曰后妃之德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淑女初不指后妃也毛傳有關雎之德云云正以申明其說

蓋后妃惟和諧則能容衆惟有別則喜幽閒貞專之人故曰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好匹也或疑天子之妃曰后妃匹也惟后可以言匹不知匹取偶義嬪御分雖卑當其得御於君子焉得不謂之偶逑與仇同（禮記緇衣作君子好仇爾雅釋詁仇匹也）兔罝篇曰公侯好仇野人可以匹公侯寧三夫人以下不可以匹君子乎（呂覽季春后妃齋戒注妃即夫人與后參職夫人通稱妃則可通言匹）或曰后妃即思得淑女亦何爲哀樂至斯極耶曰傳箋備矣傳曰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陸德明曰天官醢人四豆之實無荇菜以用荇是商禮詩詠時事故有之羅願曰詩有采蘩采蘋采藻采茆采芹之

屬醢人所陳止有昌本茆芹深蒲而已爲菹各有所宜餘或用以芼羹豈可四者之外皆爲商禮耶）箋曰后妃思得淑女與共已職也古者國事莫大於祀后妃稱職不稱職全定於共祭祀之能否故求淑女之助哀樂如此深摯舉荇菜一節而全體可知召南之采蘩采蘋皆此義也（左傳桓三年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孔疏致夫人所以存謙謹致殷勤其意言不堪事宗廟則欲以之歸也觀此而文王時之嚴於共祀更可知矣）所憂在承祀而非私情之愀鬱所樂在得助而非以廣畜妾御惑君子故孔子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或謂季札觀周樂二南曰勤而不怨幽曰樂而不淫頌曰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皆言其聲音節奏孔子不淫不傷

或亦形容其音節中和歟夫聲音皆由德而生詩序義亦一貫也自歐陽子疑文王改元之說金仁山疑文王十五生武王之說元儒多謂文王即位三年後始聘莘女而生武王天作之合文定厥祥云云似不待父母之命所謂十三年而滅商者乃武王即位之十三年遂據竹書紀年武王五十四而崩之說以証文王並非早邇聲色淑女之擇未易得當是以思之愈切也夫據竹書以闢二戴之說固難以徵信且擇配即難何至遲至五十許錢澄之田間詩學從鄒忠允之說据史記武王克殷告叔旦曰惟天命不享於殷發之未生至於今六十年克商又四年而崩得六十四歲文王蓋以五十生武王而非十五生武王矣因謂太姒爲文王繼配大明之詩曰纘女維莘纘繼也前娶亦莘女曰俔天之妹明有娣也說尤近於鑿大明詩中不明曰長子維行乎史遷每紀異聞不盡足據且六十字恐知非八十之訛

卷耳　我姑酌彼兕觥

鄭箋觥罰爵也案觥與觵同據周禮小胥閭胥雖係罰爵然散文則可通如七月篇用以祝萬壽桑扈篇用以來萬福及此篇用以勞賢臣初奚取於示罰哉觥有大義國語越語觥飯不及壺飧注觥大也竊疑以兕角爲之而受酒多者則謂之觥故毛傳云角爵也鄭氏必遵周禮在在皆以爲罰爵其亦固矣七月箋謂以兕觥誓衆桑扈謂觥然而不動已屬牽強此詩明曰酌彼則舉而用之矣夫賢臣且慰勞之不暇豈猶有失禮之可罰乎或疑勞賢臣之說近於干預外政不知古賢女之望其夫者皆以親賢取士爲先務雞鳴梟雁之女子來子順尙思以雜佩贈問況后妃乎

召南

鵲巢　維鳩方之

毛傳方有之也意未晰案方謂居而宜之也左氏閔二年傳授方任能杜注方百事之宜也襄九年傳官不易方杜注方猶宜也是方有宜訓詩蓋隱寓宜其室家之義

維鳩盈之

解者皆謂與妾媵相處充滿見夫人不妒忌凡詩人取譬必以其類夫人有妾媵同行鳩之來巢寧有同處充滿者乎竊意盈之謂鳩之子也曹風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說者謂一巢而九鳥故名曰鳩實有盈滿之象以比夫人亦子孫衆多而家道以成故曰百兩成之御之言其始將之言其盛將有大義成則要其終言之

采蘩　于沼于沚于澗之中

孔疏白蒿非水菜沼沚謂于水傍采之澗中亦謂曲內非水中說已極精但陸產何必定於近水處取之竊意既采得之後復往就洗濯之于沼于澗于皆訓往于沚之于則訓之沼于沚猶云澗之中大雅于周于京猶云于周之京即其例也詩中蓋多此句法如既伯既禱于邑于謝曰止曰時之類皆是必于沚及

澗中者沚亦在沼中秦風云宛在水中沚是也水傍厓猶恐近穢汙惟其中則尤潔耳采蘋曰澗濵曰行潦則不必在水中葢體卑者所取較近其告潔之意亦少減也邶谷風湜湜其沚說文湜水清見底也是沚乃最清處小雅采菽觱沸檻泉言采其芹鄭箋我使采其水中芹者尙潔清也待賓客且然何況祭品

行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雀角鼠牙鄭箋謂物有似而不同義甚精然尙覺未盡且鼠明明有齒說尤觸礙竊疑詩意葢謂雀有咮

其利與角等似不得謂之無角也顧何爲穿我屋乎鼠有齒其用與牙等似不得謂之無牙也顧何爲穿我墉乎女願有室家亦與恒情等似不當謂之無家也顧何爲徒速我獄訟乎無角牙而似有角牙與無理而似有理者相譬方見詩人體物之妙且屋無隙而雀好棲之墉無隙而鼠好穴之女無可乘之隙而强暴者好訟之其取類尤爲精切

羔羊　素絲五紽素絲五緎素絲五總

毛傳紽數也緎縫也總數也後漢王渙傳踣羔羊之義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紽數名也孔疏則謂紽總皆縫名反以數解五字後世說者或以三者爲絲之狀或並爲絲之數或以五數爲五皮縫合爲一裘引百里奚妻扊扅歌爲證夫扊扅歌既不足證詩紽總與絲狀亦不相肖且羔裘之縫而以素絲錯綜其間黑白混淆毛不相屬有是理乎說文黬字注羔裘之縫從黑則兩裘紉合處皆黑色必不以素絲閒雜可知玉爾雅緎訓縫義自有別說詳後故以紽緎總爲絲狀縫名者皆穿鑿未安惟戴侗六書故謂三者皆絲之量數引西京雜記五絲爲緉倍緉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緵證之說頗有據近王伯申廷尉又謂緵卽總字引豳風釋文晏子說文爲證尤甚詳備竊疑絲數由寡而多數相

懸絕紽二十五絲緎百絲總四百絲施之裘飾乍闊乍狹或恐非宜陳東門之枌篇越以鬷邁毛傳鬷數也孔疏鬷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鬷爲數王肅云鬷數績麻之縷也按一升爲鬷則五鬷亦四百縷說與西京雜記同鬷緵字通用鄭箋云鬷總也商頌烈祖鬷假無言毛傳鬷總也孔疏古今字之異也則鬷總字亦通足證廷尉之說但孔疏詳於彼傳而此疏在前反異解者豈以鬷之絲數太多有不能釋然者歟案古者衣裳皆有緣裘之英飾當與衣裳之緣等裘不聞裳制其製必長於衣論語曰褻裘長褻裘視深衣其長特甚朝服之裘雖非褻裘比而亦必不若元端二尺之短竊疑紽緎總皆英飾之似緣者耳紽者其兩側至下邊也紽與蛇義近蛇行平直而宛折下邊之象似之釋文紽本作它

凡字从它者皆象下垂鄘君子偕老篇委它此章委蛇俱連委爲文曲禮臣佩委言下垂至地故知紽爲兩側下邊也又古它也㐌字皆通周禮滹沱作虖池韓非子作呼池是其類此經釋文它本又作他同本或作紽它也通用則也㐌亦通用矣儀禮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鄭注袘謂緣袘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知袘之爲下緣則紽之爲兩側下邊無疑矣緎者裘前兩幅直邊際處也緎與域同義域界也即爾雅所謂羔裘之縫也兩縫相合有界域故知緎爲直際處也縫訓合縫合之間必有界域裘前直幅雖不縫合而直際相對中尤有界

縫故亦曰緎而訓縫縫之在背者爲繩禮記深衣負繩及踝以應直是也鄭注繩謂裻與後幅相當之縫也緎則衣前相對之縫總者裘領也此章縫字舉全體而言言合衆羊而爲裘也觀上皮革字可見荀子王制篇萬物之總也楊倞注總領也釋名云領頸也以壅頸也亦言總領衣體爲端首也衣裘皆以領爲總會之所故知總爲領總亦有會義雜記韠會去上五寸鄭注會謂上領縫也必知此三處當英飾者儀禮既夕禮明衣綼緆緣緇純鄭注飾衣曰純謂領與袂飾裳在幅曰綼賈疏謂衣裳之側緣下曰緆也儀禮釋文緆他計反古他它通用是緆有它音正與此詩紽義相近召南采蘩鄭箋主婦髮髢釋文髲本亦作髢皆古易也同音之例禮記深衣云純袂緣純邊觀衣裳之飾在領在袂在邊在下則飾裘可知此詩不及袂口者大夫羔裘豹飾不藉素絲爲飾也領及直邊與兩側下邊皆以素組五重飾之則黑白分明周環正直足以美觀矣鄘干旄素絲組之素絲祝之此素絲當亦織組用之裘之飾華樸由人鄭風三英粲兮蓋以三色之組紃相間而見其文毛鄭訓三英爲三德此闕合正直字太牽强則同色之素絲純一而昭其儉由紽而緎而總者由下而漸仰觀其度也紽爲下邊故末句云委蛇委蛇象其形毛傳行可從迹也與君子偕老篇委委訓同曰從迹則在下之象由紽而上至於緎則界域分明故末句云自公退食隱喻公私之界亦甚明也由緎而上觀於總匝由私而上溯於公

故末句云退食自公凡詩人以末二句顛倒者固極反復詠歎之致亦首尾呼應各有意義耳　細玩各章首句悉與下相應首章皮字舉其全體亦取下垂之義凡字從皮者勢皆趨下波坡陂被披之類是也次章革字亦取變革之義變易則有界域也末章縫字取逢會之義與總近也

殷其靁　南山之陽

山上也故曰或遑側山半也故曰遑息至山下故曰遑處想其經由次第歷歷如見

摽有梅

序言男女及時語須善會毛鄭斤斤配合浛懣悖理毛以梅實喻年衰之多少以末節爲仲春男三十女二十至不待禮會爲期盡蕃育之法鄭以梅實分時之早晚以末節爲季夏逾時不可復昏至明年仲春奔者不禁爲蕃育人民之法所見皆與秦悲圖霸相似豈文王之化乎後儒解者謂喜其及時固不合歐陽氏謂被文王之化變前時先奔犯禮之俗男女各待嫁娶之年始求婚姻故惜其盛年難久而懼失時也夫男女各懼失時乃不言男之求女而反言女之求男說亦非禮朱子云蓋懼嫁不及時而有强暴之辱極合神理猶覺多强暴一層竊意此章詩意宜就過時者說語意與有女懷春吉士誘之相似毛傳懷春不得待秋也孔疏此

女年二十朞已盡言我雖過時必待庶士之求我曰迨吉語氣尚嚴曰迨今則不必諏吉少寬矣曰謂之則並不以時拘又少寬矣然皆非以禮求我不可也詩人正義多在言外託出羔羊言退食而在公之正直可知行露言不足不從而召伯之聽訟可知小星言媵妾知命而夫人之惠下可知此詩言逾時者猶能守禮則當時之人皆及時而循禮者可知矣故序曰男女及時也

小星　維參與昴

案此句仍當蒙在東之文心四月在東方鄭箋心三月在東方其始見也唐三星箋昏而在天三月末四月中是四月初正在東方噣正月在東方則此句參以十月在東方昴以八月在東方錯舉四時也又心三噣五此毛傳據元命苞之說今儀測恒星圖五星前尚有三星實共八星參七孔疏言昴不五星既非下章之昴則三亦非下章之參意蓋取毛氏唐風綢繆傳參三星之說也案史記天官書云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伐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無參爲三星之說所謂三星直者當連讀綢繆斷三星二字爲讀上自連讀孔讀毛也毛傳此詩與唐風不同各望文爲說彼傳偶失考耳孔疏引天文志並伐與肩股而言亦不止三星而云則參實三星乃傳會其說不足爲據夫執古人測星說多參錯周禮熊旂六旒以象伐則又作六星矣步天歌作七星今儀測同昴六此亦孔疏據元命苞之說步天歌則作七星今儀測恒星圖同喻當夕者多寡不一也心大於噣參大於昴而皆曰小者君象日夫人象月對月而

言則星無不小亦猶兩媵姪娣以下未嘗無差等而臨以后夫人之尊則無不卑也

何彼襛矣　曷不肅雝

婦道貞順以敬爲本后妃之致逮及女孫者猶能肅雝宜乎采蘩之夫人有僮僮之度采蘋之大夫妻著有齊之稱卽妾御宵征莫不肅肅矣毛傳肅肅疾貌事疾亦敬也美文王者雝雝在宮肅肅在廟故秉文之德者莫不肅雝詩詠助祭者亦曰雝雝肅肅而兔罝之武夫並稱肅肅蓋刑于之有自來矣

邶

柏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毛傳鑒以察形茹度也（爾雅釋言文）鄭箋鑒知察形而不能度其眞僞我心非如是於人之善惡外內能度知之訓意迂曲朱註我心既非鑒而不能度物又似過直竊謂茹當訓食食必吞咽有容納之義言鑒之察形美惡皆能容納我心値此小人在側何能若鑒之無心一切容納而無憂乎方言茹食也吳越之閒能貪飲食者爲茹貪飲食與能容納意相近

綠衣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

孔疏謂毛言絺綌不以當暑猶嫡妾不以其禮鄭言

絺綌以待寒風猶賤妾以僭尊位皆失其所朱註謂喻已之過時而見棄竊謂詩意葢言以無禮見凌猶絺綌之遇寒風也

燕燕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

鄭箋顧視衣服配合沾滯孔疏引爾雅漢諸證燕燕爲一物亦太拘竊謂燕燕乃兩燕喻已與戴嬀于飛而差池者喻往日之行動皆前後依附也下章頡頏下上相同（小雅伐木鳥鳴嚶嚶鄭箋嚶嚶兩鳥聲也郭璞注爾雅亦曰兩鳥鳴此叠字爲兩物之例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孔疏罩罩者非一也吉日麀鹿麌麌鄭箋麌復麌言多也彼二處箋疏意並不止兩物然亦足見燕燕之不必定爲一燕矣）

頡之頏之

毛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余謂二訓當倒轉頡者結而下也（取相連結不忍遽別之義）頏者抗而上也觀下章下上其音句法可見揚雄甘泉賦魚頡而鳥䀮文選李善注頡䀮猶頡頏亦謂魚在下鳥在上彼賦云柴虒參差卽差池下上之義

日月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

鄭箋朱註詁意俱不安案出自東方喻結髮爲夫婦以仁恩相結也言少時伉儷之恩久而當愈不能忘乃是人之德音忽變而無良胡能有所定止乎竟使

我舊恩之可頓忘也　下章因自出而念及父母鄭箋以父母待其夫尤非理小雅杕杜憂我父母孔疏因援此章鄭箋爲例謂杕杜婦人亦以夫爲父母所謂一誤而再誤者

終風　惠然肯來

毛傳謂時有順心鄭箋謂有順心然後可來至我旁不欲見其戲謔皆指州吁說朱註則指莊公說案前二篇雖言莊公嫡妾紊亂不顧不報未嘗暴謔若斯也州吁勇而好兵說較相近至本句意仍望其一來以勸導之耳乃竟莫往莫來視前此之謔浪笑傲蹤

跡更遠勸化無從是以憂思更長也下二章皆申言悠悠意　州吁暴虐倣縱正阻兵安忍之全相與淫亂者不同故莊姜欲其來而勸化不然且拒之不暇尙何忍盼其來且云思我則心安哉

願言則嚏

鄭箋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朱註鼽嚏也人氣感閉鬱又爲風寒所襲則有是疾也朱註較直捷而尙當融會鄭說蓋但說感鬱致疾解願言字尙未盡凡病鼽嚏者未嘗不暫以嚏爲快詩意殆謂願如病鬱之人得嚏少快也

擊鼓　土國城漕

曰城漕則漕有城矣案左傳狄既入衛戴公廬於漕定之方中序云野處漕邑載馳序云露於漕邑豈州吁以暴虐迫促從事功本不堅不數十年而遽圮歟左傳僖六年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州吁當是其類　抑州吁篡立不數月未嘗竣其役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

鄭箋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爰字中有於何之義桑中篇爰采唐矣鄭箋於何采唐　小雅四月篇爰其適

歸諸刻作奚其傳寫之誤也左傳宣十二年引詩正作爰其杜注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訓義同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毛傳洵遠信極也孔疏言與我疏遠不相存救使性命得申極意未斷鄭箋信如字歎其棄約不與我相親信傷同伍之失信與序中怨州吁意亦不合朱註從王肅說謂室家本有偕老之信而今不得申遂前約蓋因執手偕老之語而云然耳竊謂此一節乃通結全篇言我之契闊而不得偕老者吁嗟安得苦樂之均兮無有代申我獨南行之苦兮爾雅釋言洵均也此洵兮當依雅訓若其爲同伍爲室家則不敢決也大雅桑柔共下侯旬毛傳旬均也彼亦苦兵役之詩小雅北山大夫不均意並同故知洵當訓均

凱風　吹彼棘心

心字極沈痛人子幼時好惡不能自達唯母氏能以心誠求其心也棘心謂萌蘖萌蘖之生皆自木心而出

吹彼棘薪

毛傳棘薪其成就者朱註從之竊謂木之不中材用者始析而爲薪詩蓋言不材之木亦被凱風長養以喻不令之子亦蒙聖母長養也

雄雉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　下上其音

鄭箋謂泄泄喻宣公整衣而起奮迅形貌下上喻宣公小大其聲皆爲怡悅婦人傅會詩序淫亂字太惉懘詩意蓋謂雉之見幾早引去決故飛鳴自得如此喻大夫懷安而不去故阻且勞耳

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鄭箋誠矣君子愬於君子也迂晦之甚竊謂詩乃國人所作若曰誠矣大夫之爲君子也遭君淫亂而久困於役無可告語亦實勞其心而已欲如雉之下上其音得乎我亦我大夫也

匏有苦葉　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毛傳由輈以上爲軌孔疏陸釋文改軌爲軓支離殊甚元儒許謙專取轂末爲軌之說極明晝蓋即少儀祭左右軌范乃飲之軌也其曰由輈以上義亦甚精濟盈之喻實取象於泛溢故承由膝由帶之文不曰以下而曰以上軌在軸中直下別無他物必假前後以指名之其循之而上而與軸相近者舍輈又別無他物故不得不曰由輈以上古人用前後上下字皆據身所在而言初無定形自輿而視輈則前爲頸後爲踵若頸上而踵下自輈而視輿則輈在前輿在後又前下而後上以軌爲主故軌爲上玉藻大夫前方後挫角鄭注諱以下爲前以上爲後是其類矣豳七月上入執宮功毛傳入爲上出爲下由輈而視輿亦有出入之象　毛傳違禮義不由其道似解上句又似解下句語意未晰鄭箋解上句喻夫人犯禮而不自知義更迂曲其解雉鳴句承毛傳飛走之說遂曰夫人所求非所求看牡字太拘孔疏云散文則通固已心疑其說總緣泥定序中並爲淫亂句故極情醜詆耳細繹前後各章皆言外隱諷不應唐突若是竊謂此詩二句蓋皆導之以正也言人所遭之時不同深之厲已難於淺之揭若瀰盈之濟更難於深之厲然水雖

深而濟之必有限焉水過轂則軸爲水沒不利於行且將上及乎輿故善濟者必以軌爲限而知止焉則水雖盈而車之軌未濡也軌以喻禮衛氓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所以爲冒險而非禮彼有鷕之雉鳴豈異於是乎雌雉爲他雉所迫乃戛然而鳴時孔艱矣鷕鷕懼噍殺之聲反喻夷姜之默默相從也　然本有故偶焉所謂其牡也以鳴閑乎非禮之來而務終守其故偶爾雅釋詁求終也大雅下武文王有聲鄭箋訓求意竝同求其牡即燕燕篇所謂先君之思也則外雖迫而雉之節未失也下文又以室女待聘者曲喻之曰雝雝和鳴則不復有鷕矣曰卬須而涉則不患濡軌矣柰何有不計淺深而非禮妄從者

解是詩者將求其牡說向淫亂一邊故多語病不思雉之牝牡非他禽可比鄭注儀禮士相見篇云士贄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雉性若此其必不苟求匹偶明矣鄘鶉之奔奔篇鄭箋居有常匹飛則相隨然則他禽之苟求匹偶者亦少故小弁之詩曰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彼詩刺王之舍正偶而暱非偶謂不若雉之必求其正偶也雄雉耿介且若是況雌雉乎彼曰求其雌言非其雌則不求此曰求其牡言非其牡則不求真是一樣筆墨而何疑於求牡之非禮乎

谷風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

毛傳取清濁異爲義鄭箋申之曰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湜湜持正貌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已惡也已之持正守初如沚然不動搖孔疏釋鄭意以涇雖濁本不甚彰著因有渭來相形故君子憎已之惡然已猶持正守初如沚然也夫我既本濁以清相形濁乃愈甚君子之不以爲潔而見棄誠分之宜顧反遷怒於清流其心殊妒而不公矣且說文湜水清見底也鄭緣自處於濁故不訓清而訓持正以正屬濁義亦牽强朱註訓上句意與鄭同其訓湜湜句知鄭訓未安故易之云然其引出之渚流少緩則猶有清處以喻已之心固猶有可取者夫濁水之渚似難遽清即使微清何能與本清者相敵而責君子之錯愛耶且上句以清濁喻貌下句又以清喻心似未免兩歧竊謂詩蓋以涇喻新昏以渭喻已也言已有黽勉之勞德音同死之志御窮生育之功清何如乎乃新昏之濁公然來挾而亂之如涇本小渭本大乃乘其一往之勢入而相亂以致合流之處若渭亦隨以俱濁然迴汀曲渚合流所未及者清潔固未改也書禹貢曰涇屬渭汭孔傳言治涇水入於渭漢書地理志涇水出安定涇陽西幵頭山東南至陽陵行千六十里入渭其形勢皆與余說合若如孔釋毛鄭之意渭來相形故見濁則似渭反入涇矣　尚書疏引漢志陽陵上加馮翊字六

十誤六百此詩疏引漢志更訛馮翊爲京兆六十亦誤作六百　君子顧惑於喜新反徒見已之濁而忘已之清相逼漸甚勢必奪我居而壞我法矣故下文復有毋逝毋發云云也春秋桓十四年公羊傳云以者何行其意也穀梁傳云以者不以者也言本非所得制今乃得以也涇以渭濁以字正合此訓蓋言我尊彼卑我本非新昏所得制以君子頓移歡愛故得肆行其意耳如此解形勢方合身分始高名分始正大與尋常妒婦不同　鄭箋故見渭濁渭字意殊晦陸氏釋文云舊本如此一本渭作謂後人改耳孔氏正義既曰涇水言以有渭故人見

謂已濁矣下又云見渭濁言人見渭已涇之濁由與清濁相入故也定本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渭字或易謂或易其字義便明了兩家俱不敢妄更一字古人註書矜慎存古若此又細繹鄭箋涇水以有渭言與渭相會合也故見渭濁言涇入渭亦使渭濁也意似與余同而孔疏誤會之耳附識以俟質疑後漢書黨錮列傳第五十七贊曰渭以涇濁玉以礫貞言渭以涇亂而乃濁喻黨人之因清被誣也玉以礫雜而愈貞喻黨人之違俗守正也涇渭字一倒用詩義愈明彼注云渭因涇濁而見清殊爲添設且如所解則本文缺折不成句矣

有洸有潰

毛鄭依爾雅潰訓怒朱註同竊謂潰亦有亂意與大雅召旻無不潰止潰潰回遹相似言其決裂暴亂無復檢束

式微

序稱此篇爲黎之臣勸其君歸國而作毛鄭朱註並同鄭箋且以下二句爲極諫之辭竊謂國勢衰微之極爲臣子者當何如激發其君修德自强或因微不足恃別爲請命大國復仇雪恥以完宗社若申包胥之於楚者然僅勸之歸仍朝反而夕被逐耳於國事奚濟且傷國事而忽及已身尤公私交戰非蹇蹇匪躬之道夫黎侯方舍其國而不恤復何恤乎臣身亦何得謂之極諫耶元白雲許氏至以胡爲乎爲怨詞並引晏子若爲已死已亡誰敢任之爲証謂直諷刺其君尤悖禮傷敎之甚矣細繹詩詞乃黎臣身處困辱睠戀其君而不忍去設爲問荅以自盟其志也式微二句爲詰問之辭曰勢已微弱至此坐困無益胡不舍之而歸乎下二句乃荅辭言歸計誠善然試思吾相從者何人而乃忍而獨言歸也使我非因君故不能暫釋胡爲極露處漂零泥塗困躓而不顧耶兩胡字語氣正相呼應離騷云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

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又云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忠愛纏綿前後一轍所謂可以興可以觀者此也劉向列女傳謂黎莊公夫人與其傅問荅之辭說雖不同然彼篤夫婦之倫此重君臣之義意則一耳

旄丘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

鄭箋以蒙戎刺衛臣而謂女非有戎車乎何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因黎在衛西於理不順因臆斷之曰今所寓在衛東牽强殊甚朱註以蒙戎自謂言客久而裘敝豈我之車不東告於汝乎但伯叔不與我同

心故往告而不肯來耳說勝於鄭猶覺匪車句與下少呼應竊謂狐裘句指黎在國臣子說同字與車字相應言我君爲狄人所逐舉朝潰亂如裘之蒙戎然豈不欲以車東來迎我君乎因衛之諸臣懈緩寡忠不相及莫有與同載而克仇復國者故不敢漫來耳此上三章皆心期之而不可得猶不無餘望也至末章以言諷之亦若罔聞知乃誠絕望矣此所以不能無責於衛伯也

泉水　亦流於淇

亦者言泉水猶知歸衛以與下文衛女安得不思歸乎鄭箋猶婦人出嫁於異國語氣不貫串

我思肥泉兹之永歎

毛傳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訓本爾雅蓋以喻諸姬將歸而未歸諸姑伯姊歸於本國卿大夫與己雖同出於衛而所歸各異思之終不得一見故取與肥泉長歎而不能已　水經注美溝水出朝歌西北東逕朝歌城北又東南流注馬溝水又東南注淇水爲肥泉酈道元引舍人說以所出異所歸同爲肥與毛傳異而細繹詩義則毛傳尤精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鄭箋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孔疏出遊者不過出國竊謂婦人之禮言不出梱送迎不出門安有因憂出遊之理此與衛竹竿結句拉同當因衛君淫亂閨閫之禮久廢故一時風化雖守正者皆不能以幽靜自矢耳然燕燕篇云之子于歸遠送于野蓋此風已開於昔矣　周南漢有遊女孔疏深宮固門閽寺守之乃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執筐行饁不得在室則有出遊之事案彼言務農桑則出遊得其正此欲寫憂鬱則出遊失其常然核實言之彼疏亦非也蓋江漢雖被文王之化而紂之淫風未盡革故尚有遊女耳不然務農桑者曰婦饁曰女執烏得謂之游乎

北門　王事適我　王事敦我

鄭箋以王事爲役使之事政事爲賦稅之事朱註分王事政事爲王朝與本國之異竊謂王事乃非常職而特遣之事政事乃常職所應爲之事其曰王事者度其時皆以王爲君上通稱觀此及伯兮爲王前驅唐鴇羽王事靡盬秦無衣王于興師可見蓋王號本屬天子周自平桓以後魁綱不振天子幾與列國等王可降而爲風則諸侯可進而稱王矣考工記玉人職夫人以勞

諸侯注夫人王后也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別是以同王后於夫人考工記雖漢人撥拾然皆周室舊文蓋自平桓以降王朝侯國之無別也固恬不爲怪矣若二雅稱文王爲王則後世追稱之辭與此例不同亦非如緯書受命稱王之說世變所極雖聖賢不能以遽違故左氏傳春秋楚子也不得不循其國之故而稱王孟子對齊梁之君亦不能獨異此皆衰世之僭亂故說詩者謂之變風存之所以爲戒也若律以萬世之大法則王必歸諸天子名分森然不可紊越矣

二子乘舟　不瑕有害

毛傳言二子之不遠害鄭箋二子之事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去語欠分明伋因欲寘之死而去壽之去何爲者且夫父命不可棄烏得云有何不可哉或又爲歸罪其父之辭云二子有何過差而必欲害之亦於理未盡案不瑕有害與泉水篇正同皆極傷之而復徵有不安於心者在也彼詩因父母終而歸國爲害禮此以伋子遽從壽子而死爲害於義也

昔人論此事者不一或謂伋之賢與晉申生等或謂二子乃暴虎馮河之流或援舜與叔齊爲法謂伋從父之令爲非孝或以晉王祥爲比謂處此有幸不幸其說各據一是而猶有未審者父命不可棄壽子之告雖愛兄之至誠而其事信否未有明徵何忍逆料其父之毒至於此極此而遠行其誰能諒之若已親見壽之被戕則壽之言信矣爲伋者當竄伏他國以待後命倘君心之一轉而吾是求則歸而匍匐請罪以全父子之恩使終不悟而朔能撫治其國也則遁海濵而處窮餓就死以謝壽子可也不此之審乃騈首赴死重父之惡其亦過矣然其境爲至慘而其情尤可悲故詩人傷之而微惜之正其思之不能已也

鄘

柏舟　髧彼兩髦

兩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親沒脫之共姜思其夫專舉兩髦爲言則共伯死時年必尚少克供子職決非四十以上之人而亦未嘗更歷親沒脫髦之大故可知禮諸侯小斂脫髦馬遷作世家乃謂釐侯卒共伯餘立爲君其弟和襲攻之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豈不厚誣武公之甚哉孔疏謂追本父母在時言之夫哀死者舍其切近慘酷之情狀而緩及於往日暇豫之丰儀亦闇於人情矣且詩序明言共伯蚤死足證史遷之謬孔疏乃謂蚤死者不得爲君不必年幼因引世家楚語以實之是武公誠亂臣賊子一流矣不已過乎

實維我特

毛傳匹也似未安竊意宜訓獨婦人從一而終故曰我特小雅我行其野篇求爾新特鄭箋求女新外昏特來之女不以禮嫁必無肯媵之孔疏無肯媵之故獨來耳彼以女爲特此以夫爲特雖貞淫迥別而特之訓獨則可互證特兼有傑出意故秦黃鳥云百夫之特此詩亦言共伯才美傑出無與比也小雅正月有菀其特毛傳言朔廷曾無傑臣亦取傑出意

牆有茨　不可讀也

毛傳訓讀爲抽鄭箋又訓抽爲出義皆迂晦朱傳訓誦言案詩義皆淺深有序不可道尙淺不可詳漸深此讀字疑卽續字謂言之相續不已也周禮巾車注故書更續爲受讀是讀續通用之證

君子偕老　其之翟也　揚且之晳也　其之展也揚且之顏也

古人用之字隨意作語助有以一事分作兩句者其之翟也之類是也有以兩事合作一句者揚且之晳也之類是也左傳文十一年皇父之二子死焉禮記月令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並是兩事合作一句

定之方中　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毛傳謂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本周禮匠人爲說疏引匠人鄭注未詳其解案周禮考工記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鄭注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旣而爲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賈疏謂於中臬以繩規取東西兩端一帀則景之遠近定東西乃審又云兩交間正謂兩景端之半度景兩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又云必中屈之者於夏日至中漏半於臬南向北所度之處於東西景端亦相當故須中屈之案賈疏未識注中交字之義故語多影響竊疑鄭意葢謂先於日出景端作一規視中臬而少過之又於日入景端作一規亦視中臬而少過之所謂測景兩端之內規之也兩規相疊於內其交處以繩度之兩端長短均則東西正所謂規之交乃審也卽以其繩中屈之向臬適與臬日中之景相直則南北亦正故經文於識日出入之景下繼之曰晝參諸日中之景葢必合兩規而後可言交如賈疏則但以繩量取中臬至東西兩端之景不煩規之亦無所爲一帀也

匪直也人

謂非徒人民繁庶也其積誠深思以培養之者馬亦蕃息彊大毛傳謂非徒庸君固不成語朱註非獨此

人意亦未顯

蝃蝀　懷婚姻也

嗟我懷人見后妃之賢有女懷春見民俗之正迨乎昏姻之懷而風斯下矣此所謂女子善懷亦各有行也

相鼠　人而無止

鄭訓止爲容止又云無禮節俱與上下章複出詩人立言具有次第觀何爲何俟遄死輕重自見止當訓截有限制之意謂不當爲者截然不爲也啻所以截物故字從止在易艮爲鼠鼠亦有止象故以鼠之有

啻喻人之當有止也首言威儀次言限制末乃要之以禮意愈進而愈精矣毛傳訓所止息韓詩訓節少相近而義猶未盡

載馳　大夫跋涉

鄭箋謂衛大夫來告難於許時案上文巳言驅馬至漕此復追敘其來告之始語氣不合朱註謂夫人巳行未至漕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止之者案國母就道舉朝寧不問之且親終不得歸寧亦盡人所共知大夫君子盈廷環列何至聽其就道令一二人喘息奔告耶竊謂親終不歸有遣大夫問視兄弟之禮詩蓋謂雖遣大夫往來唁問然非我之親見終無以少釋其憂耳故末章仍迴應云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

阿丘偏高之丘喻巳與宋桓夫人同與衛爲兄妹宋桓能迎戴公偏勝於許故託言阿丘而思療鬱疾也亦各有行言巳與宋桓夫人同一女子懷思故國卽所行不侔也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

言行野者非麥無以得食以喻廬野者非大邦無以

得助也此與上阿丘皆假設之詞毛鄭泥定衛之野說故觸處滯礙

衛

氓　送子涉淇至于頓丘

漢書地理志東郡頓丘縣顏師古云以丘名縣也水經注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於頓丘縣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指是瀆也淇水又北屈而西轉逕頓丘北故闞駰云頓丘在淇水南

兄弟不知

不知猶言豈不知也箋註各解覺俱未自然

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
傳箋註皆謂既老而追思未笄之時與爾言笑與我信誓似與前文刺謬夫言笑信誓若誠追述已事也勢不得在抱布貿絲以前言笑當即指載笑載言信誓當即指來即我謀矣計其賄遷之時去即謀不過數月耳三數歲後正女色方盛之時何至以衰老見棄覩言既遂矣至於暴矣二語合之三歲食貧三歲爲婦其時蓋未數年也鄭訓遂爲久久字原不必深看故其下即申之曰三歲之後見遇寖薄夫豈待老而後遭其凌暴追憶少年事哉蓋淫邪之人性必佻

薄喜新厭故積愛生疑種種反覆率不過三數載耳此女未嘗不見及此故初遇時因其蚩蚩加之眷戀謂彼敦朴或無二心不知始合不端旋必見辱自古君臣朋友莫不皆然況婦女之以色媚人者乎然則所謂總角者將柰何詩蓋言若人之復去而暱他女也前女不必遽老以他女之總角較之則老矣其葉沃若其黃而隕以喻恩遇之榮落也毛以喻顏色與下文不貫鄭以紀時尤沾滯淫人見異而遷又心輕前女之無行有不言笑信誓之去而不反者哉故前章云二三其德爾雅釋訓晏晏旦旦悔爽忒也爽忒即二三之義此又以淇岸隰泮爲喻見其淫佚無止境也晏晏旦旦大致與谷風篇宴爾新昏如兄如弟相似第彼猶以正合而被棄此則苟合被棄其悔恨更難爲情耳所謂老使我怨如漢卓文君作白頭吟者何嘗爾時誠至於白頭三歲食貧之婦而果至於老始見疏又何至傷悼宛轉一往而深若此乎　孔疏微見及此故云老者以華落色衰爲老未必大老也白雲許氏曰將與汝偕老今未老已見棄若從爾至老其暴戾必有更甚者愈使我怨也未免多一轉折

芄蘭　能不我知能不我甲
毛傳不自謂無知鄭箋其才能不如我衆臣所知爲

狎習皆牽强竊謂詩意蓋云雖佩觿韘若成人其能不因我而求知不與我相親狎乎胡爲驕而無禮徒習於威儀也

伯兮　爲王前驅
鄭箋指從王伐鄭之事解王字極正大然核之地勢鄭在衛之西南安得云自伯之東乎故知詩中王字不必定指天子

有狐　在彼淇厲
毛傳朱註俱未安案邶匏有苦葉篇深則厲厲說文作砅履石渡水也此厲字當用許說石絶水曰梁水

中有石曰厲也古厲賴同音楚辭九歌石瀨兮淺淺
亦謂水行石上者

王

君子陽陽　右招我由房

毛鄭皆以爲國君房中之樂案房中乃婦人出入之所何容男子雜厠其中伯兮詩云言樹之背毛傳背北堂也孔疏士昏禮婦洗在北堂有司徹致爵於主婦主婦北堂注皆云房半以北爲北堂半以南爲南堂也然則南北之間各不相通故北堂爲婦人治事之處而南堂可以容樂工舞列耶

大車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鄭箋解下二句云今之大夫不能然反謂我言不信我言之信如白日也朱註解爲男女約誓之辭案詩凡陳古義者刺今意皆在言外鄭注固非朱註謂欲奔者堅定死約則淫邪之心方熾似非所以示勸也詩意蓋謂革去淫心而歸於正耳生則厚其別以端人倫死則同其歸以遵王制繇自今守夫婦之大禮不敢外淫故終出矢言以自明古之大夫其化民如此而今何不然耶說詩者以詩中屢言畏子字謂其不足於德禮之化故此章仍作期約說不知古之治世者何嘗諱言畏哉書曰德威惟畏禮記曰大畏民志

弟紀堂校字

詩疑筆記卷二

高郵夏味堂學

國風下

鄭

叔于田　洵美且好

好謂容止嫻習可觀也與溱人中軍作好齊還篇揖我謂我好兮同解言燕飲所以成禮自有叔之容好而他人之儀節皆不足數矣

火烈具舉

傳云烈列也疏云火有行列則具舉之案孟子益烈

山澤而焚之烈字亦當同此訓

大叔于田　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毛傳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朱註舍拔曰縱覆彇曰送皆以磬控承善御縱送承善射各家遵用無異說案此章兼承射御下章單承射說文勢不稱細繹下章馬慢發罕從御說到射故末二句緊承射說此章善射良御從射說到御則末二句應緊承御說乃見古人文字極變化極整齊之妙磬控皆謂止馬言欲止則執轡者用力磬轡釋名磬磬也磬磬然堅緻也禮記盧注磬麗繫也磬有堅勁意有繫繫意今俗謂案物牢固猶曰磬定　禮記文王世子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鄭注懸縊之曰磬此詩謂收勒轡繩令馬首懸象亦相似而控持之也縱送皆謂騁馬言欲騁則縱轡揚策而前驅若送之往也

羔裘　洵直且侯

毛傳侯訓君固非韓詩訓美朱註從之似亦未盡案侯當借用射侯意射者命中身心畢注於侯天下之不容一毫枉曲者莫過於此之子之直殆猶是也斯所謂舍命不渝者與且侯言直中尤直者詩意與其直如矢相近衰世人情多恐以直賈禍相率爲諂曲阿順而國事愈以墮壞詩人所以一再稱其直也

羔裘如濡　羔裘豹飾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

余讀此詩參以召南羔裘之五紽五緎五總唐羔裘之豹袪豹褎檜羔裘之如膏有曜乃恍然於自漢以來言裼襲之制者皆非也鄭康成注聘禮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襢裼者左注玉藻云衣狐白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賈疏云冬時襯衣禪衫又有襦袴襦袴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裼衣

袒衿前上服見裼衣也襲者掩之孔疏云近體有袍
襗之屬其外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
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謂之襲開
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裼兩家皆衍鄭說
而不知鄭氏之誤實甚夫曰免上衣見裼衣又曰袒
而有衣曰裼孔賈因謂袒衿前上服左袒出其裼衣
則所見者惟錦衣元綃緇黃之屬而已裘不可得而
見也安所得紑緎總之瞭然在目如膏如濡豹飾豹
褎之外觀有耀也哉各詩詠裘服之盛正玉藻所謂
盡飾見美者君臣以此尊瞻視國人以此仰風采不

得以爲褻而必覆之也若所見惟裼衣則玉藻見美充美文飾等字皆指衣而言豈非大謬其曰禮不盛服不充蓋謂盛禮則以內心爲貴
特明其敬而已非以爲褻也惟犬羊之裘乃褻之甚
故不裼狐裘以下豈其倫歟鄭氏錯解裼字故以不裼爲庶人無文飾不知此節皆指在公之服而言雖君子之褻裘且無明文何暇及於庶人犬羊之裘蓋指宮庭給役者而言其裘麄褻無文采故直以常服覆之而已
絅衣絅裳爲衣錦褧錦者言之
與服裘何涉不足引爲上衣之證如鄭之說則裘外
有裼衣裼衣外有皮弁之屬是爲襲衣裘乃深藏兩
重服之中如孔疏襲衣外始著皮弁之屬則裘更在
三重服內旣不得見裘色之美卽如　本朝江氏愼
修萬氏充宗所云衣皆直領朐前徵露裘色亦僅畧
見一斑而已烏睹潤澤光華絲組縱橫如詩所云云
者哉竊謂鄭氏誤在裼襲下皆加一衣字又涵入袒
字故多周折賈孔輩乃致歧之又歧案儀禮聘禮賓
襲執圭入門左揖讓升東面致命公側襲受玉賓旣
出公裼而降賓乃裼奉束帛加璧曲禮凡執玉其有
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玉藻錦衣以裼之元綃衣以
裼之以訓而言錦衣元綃所以襲裘而當裼則裼之弔則襲君在則裼皆不
連衣與袒爲文細繹經文蓋裘上止一衣而已裼則
釋其衣而露裘裼兼釋露二義襲則著而掩裘襲重也言裘上復有衣

裼襲乃活用字非衣名故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
以裼從裘則裘外無衣可知又曰服之襲也充美也
以襲從服則裘外始有衣可知檀弓曾子襲裘而弔
子游裼裘而弔併連裘爲文則裘外止一衣更可知
聘禮聘賓出入大有節次則裼襲更變不患無時覩
檀弓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可以類推矣鄭恐
朝聘助祭不使廢禮服故曰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
服舉天子以概諸侯卿大夫舉皮弁以概朝服不知
先王制禮時爲大平時用皮弁服者至冬則狐白裘
而錦衣或麛裘而素衣錦素色皆白制必與皮弁同

即以之代皮弁矣〔玉藻明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孔疏阿附鄭說其疏秦風終南篇錦衣狐裘云鄭箋引玉藻爲說以明爲裘之裼衣非裼上之正服也迂執已甚夫終南之詩美襄公受顯服於王朝也曾子問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是諸侯受顯服之賜非祭服即朝服可知終南詩黻衣繡裳祭服之正也錦衣狐裘朝服之正也使錦衣僅備裼衣之用則焉得舍皮弁而僅賜裼衣乎今不及皮弁但云錦衣則錦衣即以代皮弁服章章明矣〕平時用朝服者至冬則羔裘而緇衣緇衣色近玄制必與朝服同即以之代朝服矣其必以衣代之者著裘則上衣須寬博且冬時物成主乎華飾故皆易布而帛惟祭服六冕皆羔裘各有章采故不得以他衣代也〔夏日服制無明文以鄘風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推之合諸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之文則夏服朝服皮弁服必以絺綌爲裏衣〕

〔矣絺綌至褻無美可見與裘色迥別故禮無裼褻之文〕或曰子以裼爲釋衣而露裘不與玉藻表裘不入公門相刺謬乎余曰洵若子言則襲裘不入公門不更相刺謬邪此二句乃承上非列采不入公門而引伸之見入朝固須禮服而亦當質文相變專裼而不襲非禮也專襲而不裼亦非禮也合衣與裘言之則曰裼專指裘言則曰表其實一也若必拘舊說則衣必三重入門時其當裼乎當襲乎若已預裼則君在則裼之文爲贅設若已預襲則禮不盛服不充之文爲贅設無一可者矣故吾得據詩詞而直斷之曰召南及鄭唐檜之羔裘用裼者也裼則裘外無衣故形容其裘質及袪褎之飾無不曲到也若秦終南之錦衣狐裘用襲者也襲則裘外止一衣故但誇其錦衣別無長物也〔其必及襲衣者正所謂歸設奠服賜服時也〕袒有三義專言袒者或脫去上衣而露其中衣如禮記袒而割牲是也或盡免其衣而見肉如儀禮乃右肉袒是也二者皆指一體而言故有左右之別惟曰袒裼則脫衣見體乃舉全體而言葢至裼則上無餘衣故詩曰袒裼暴虎極言其勇猛孟子曰袒裼裸裎極言其褻慢若如鄭說袒而有衣曰裼則禮文所有既非暴虎所宜恐亦與裸裎不類耳〔觀袒

之裼者則見全體可知裘之裼者必見全裘矣左傳良夫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所謂袒者當是免紫衣之一體而露裘其以爲罪者禮在尊者之所勞毋袒暑毋褰裳今因食熱而遽袒於君前是不敬也觀紫衣狐裘之文則其上更無餘衣亦可見〕

遵大路　不寁故也　不寁好也

寁毛傳訓速鄭箋云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義未明晰朱註謂舊與好不可速絶去多一絶字案毛訓寁爲速速召也如易需不速之客儀禮鄉飲酒禮主人速賓之類言莊公不召故舊善人故我執袪留之也邵二雲編修爾雅正義云說文寁居之速也詩疏引舍人云意之速寁通作簪豫九四朋盍簪釋

文引子夏傳云疾也鄭康成云速也蹇簪聲之轉也
案盍簪亦召賢之意說文意並相近
無我魗兮
魗毛傳訓棄疏不得其說遂曰與醜同言醜惡可棄
案說文𣪘棄也引詩此句則𣪘即魗字魗字即訓棄
不假醜義矣
女曰雞鳴　將翺將翔
言天將曙則鳧鴈將避人高舉而難於弋獲矣曷不
速往乎此倒裝句法下篇有女同車句與此同但彼
以形容孟姜翺翺閒雅之狀此言夙興弋射則儆惕

奮迅不敢偷安之義初何取態度閒雅乎故知此篇
當指鴻鴈說二將字方激厲有神
知子之順之
順猶所謂莫逆也
蘀兮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
蘀乃槁落之木喻君弱也風有動搖之力喻臣强也
女女鄭忽也刺而閔之之辭倡予和女言彼黨儼然
自倡而令女和之也觀下章漂女要女義更顯然舊
解俱誤
褰裳　子不思我豈無他人

鄭箋先鄭齊晉宋衛後之荊楚孔疏据春秋兩次伐
鄭見鄭所以欲告難之意案宋衛既同助突則不應
往告且溱水在鄭西北洧水在鄭西南適宋或猶涉
洧若衛在東北似無涉溱洧之理鄭箋亦僅約畧舉
之耳
狂童之狂也且
毛傳狂行童昏所化也言人之狂者不一惟童昏者
萬無可解茲之狂其誠童之狂也與鄘載馳衆穉且
狂即此意句中狂字應作一讀與下狂字相協顧氏
寧人謂緇衣篇敝字還字並一字爲句此當與彼例

同　國語晉語僮昏不可使謀韋昭注僮無知也即
此童字
丰　悔予不送兮
送當訓從士昏禮所云婦從降自西階是也大叔于
田篇抑縱送忌毛傳從禽曰送是送有從意
齊
雞鳴　雞既鳴矣　東方明矣
二句括盡一月情事雞鳴謂望前也東方明謂晦前
也辨色當朝望前天將旦時反益昏黑恐色難遽辨
故聞雞鳴而驚心晦前將旦皆有月出若色已可朝

故疑東方明而驚心蓋賢妃之恭敬倍早於常期無日敢懈也

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

鄭箋無使以我故憎惡於子直謂臣下惡君與賢妃口吻不合朱註羣臣會於朝者俟君不出將散而歸似未可訓蘇氏謂羣臣且欲歸而治其家事因私怨公亦不得體竊謂歸當訓退也就也憎當謂憎予也言羣臣各有職事其速早作朝會俾各退就其治事之處以供職鄭緇衣鄭箋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孔疏退適治事之處爲私對在天子之廷爲公此朝在天子宮內即下句適子之館與私家之朝不同何則玉藻說視朝之禮曰君旣視朝退適路

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君使人視其事盡然後休息則知國之政事在君所斷之不得歸適私朝案此與周禮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之說相符侯國亦當爾庶不使予以子不朝之故而取憎於羣臣謂予之惑君而廢政也蓋賢妃無不自惜其名且借以諷君言之者無罪因風人之旨也

著　充耳以素　以青　以黃　瓊華　瓊瑩　瓊英

案解此詩者皆以我爲嫁者自謂由著而庭而堂歷歷遞見弟思俟之者一人一時充耳者忽素青黃之不同所尚又華瑩英之頓異殊非情理孔疏因鄭氏就有三色之說遂謂素色分明自所先見次及青黃尤傳會無理故毛傳訓士與大夫人君衣服之別亦太拘竊謂此詩乃詩人傷時代述口氣耳蓋其俗全無親迎之禮著庭堂俱指壻家言或俟著或俟庭或俟堂富貴者傲慢愈甚故俟愈近服色愈華而不知其非因歷舉以刺之毛鄭謂陳古親迎之禮以刺時著庭堂皆指女家言而予必斷從壻家者若在女家見壻則當自堂始由內而至外惟至壻家甫見之故先自著始由外而入內也

東方之日　東方之月

毛以日月喻君臣明察鄭以東方喻不明俱太拘迂朱註於首二句未着解當是言淫奔之女或早或暮

咸來相誘耳即謂就之而來發謂偕之而去

東方未明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

毛鄭謂柳柔不可爲藩猶狂夫不任挈壺之事以朝廷之失歸咎挈壺已失詩序本旨程朱謂折柳爲藩狂夫尚知其有限今辰夜之限甚明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暮無節之甚也解狂夫句似尚覺未盡詩意蓋謂折柔柳爲藩非其材也雖狂夫猶懼其不能爲限制小雅青蠅止于樊止于棘止于榛棘榛皆所以爲藩也棘取多刺榛取叢生堅固柳質柔脆折枝無本尤不足恃左傳閔二年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杜註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與此詩語意相類瞿瞿疑懼貌朝廷之召令猶圃之有樊未明未晞而發之

非其時矣辰時也未明未晞夜也不能候時於夜尙何能有節制乎卽使矯前失不失之早亦終必暮而已

南山　葛屨五兩

鄭箋謂喻文姜與姪娣傅姆五人同處爲奇莊公往從而雙之冠緌之句說太穿鑿不及宋儒物各有耦之說第於五字似少着落案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吉屨吉事皆舄而統於屨人故亦以屨該之素屨辨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差等雖殊約言之五屨而已冬用皮爲之夏則用葛爲之屨必以兩爲耦不容淆亂故曰葛屨五兩

也毛傳葛屨服之賤者以屨對冠而言故曰賤賤之中更舉其輕且易者故獨言葛屨見極輕賤者皆不淆其耦也

冠緌雙止

禮記內則冠緌纓注緌纓之飾也孔疏結纓頷下以固冠結之餘散而下垂者謂之緌儀禮士冠禮組纓屬於缺注無笄者纓而結其條賈疏謂以二條組兩相屬於頍既屬訖其所垂條於頤下結之據二疏則無笄者緌乃雙也

盧令　其人美且仁

仁訓善大抵是稱其善驟合之鄭風叔于田篇皆指田獵之事可知還詩序云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田獵謂之好仁卽賢好也此篇與猗嗟射則臧兮以禦亂兮語意相似言君之才美誠可觀其如不修民事何古人美惡不嫌同辭如德音無良齊子豈弟之類皆是不必如毛鄭陳古刺今之說

猗嗟　抑若揚兮

毛傳抑美色孔疏無解蓋於古訓無所徵也竊意抑當讀若卬大雅卷阿鄭箋卬卬訓高朗此亦言其質揚卬卬然高朗也

魏

葛屨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毛鄭以女爲未三月廟見者太迂曲鄭又謂裳爲下服賤未可使縫亦未確竊謂詩蓋言男子之下服其婦人或當爲之非處女所宜與也曲禮諸母不漱裳鄭注亦以遠別也此詩正取遠別意蓋循禮則以遠別爲重繁曲所不暇計務儉嗇則嫌疑非所恤矣

要之襋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

好人謂上之人言其但爲容好與下篇美如玉美如英美字相似提提宛然正其容好如後世所謂修飭邊幅者其氣象不廣大要襋言

要領粗具不須華飾左辟言謙下退讓不敢奢縱佩象揥言不必容刀鳴玉皆褊嗇之象舊解俱未安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毛傳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或行去者或來往者泄泄人多之貌鄭箋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來者閑閑然狹小之甚逝逮也其說皆未盡序意宋儒用申公說謂賢者不樂仕於其朝約歸農畝夫歸隱可樂必在寬閒自得之地魏地狹政亂賦役不寧雖野處者亦將適樂郊君子安所得容其身哉似

又誤看閑閑泄泄字面矣且采桑乃婦女之事亦似不合案序中其國削小民無所居二語極貼合惟細繹詩詞仍似他國徙來者耳言魏國之民受田纔各十畝所謂其國削小也人各據其十畝其間並無餘地容我婦子故欲采桑者皆閑閑泄泄無可托業所謂民無所居也之外猶之間也據兩十畝言之則曰間據一十畝言之則曰外子子桑者也言行矣仍與子偕去矣還謂歸故都逝謂適他國二者商所往也必知異國徙來者民苟受田十畝雖削小何至無所居且各在十畝之中又何外之可言乎諸經言間者皆從兩物兩境相接處取義與中字別

伐檀　胡取禾三百廛兮

毛傳一夫之居曰廛疏無解竊謂三百廛蓋如齊伯氏駢邑三百之類謂民戶三百也荀子仲尼篇與之書社三百注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是其證古者受田之民皆受廛於邑故許行負耒耜曰願受一廛取三百戶所入之禾如後世食邑實封三百戶在春秋以前則納其禾稼戶至三百當是食祿之厚者若賜子展八邑子產六邑之屬則尤有大功而邀特賞者矣此言取禾之地三百億言禾秉之數三百囷言貯禾之所易訟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

無眚注邑過三百非為竄也竄而據強災未免也彼言據邑形勢與大都偶國者不同故曰非強大此以食祿而言三百戶乃一成之地諸侯一同君十卿祿則一成乃卿祿也鄭注周禮小司徒云方十里為成九百夫之地溝渠城郭道路三分去一餘六百夫又以田有不易一易再易定受田三百家故三百戶者一成之地也

碩鼠　爰得我直

貪殘迫隘之境役斂紛紜卽孫言孫行委曲求免而亦無所逃矣率性而行烏可得哉故不得我直較不得所為更苦蓋貧賤肆志雖不得所尚有生趣也

誰之永號

鄭箋永歌也誰獨當往而歌號者其說穿鑿無理或

云誰復永號於爾之土又或云誰復長號以告吾君皆欠自然細玩詩意蓋謂醇樸之俗民生足跡不出閭巷父母之國既不可容而四海茫茫側身何所輕適異國（之適也）疾苦奚告進退惶惑傷慘尤甚矣

山有樞　弗曳弗婁

毛傳婁亦曳也案毛傳誤也婁曳相反見義曳者舒而引之婁者斂而攝之也爾雅釋詁婁斂聚也小雅角弓式居婁驕鄭箋婁斂也今俗語收攝衣裳邊側猶曰婁　凡字從婁者皆有斂聚義摟膢僂蔞之類皆是

何不日鼓瑟

古人比音用瑟爲多故但言瑟秦車鄰亦然覲儀禮瑟入及魯論皆言瑟可見　國人愛君憂國當爲計久遠詩中所陳皆逸樂縱恣不終日之計聖人奚取焉人君之患莫大於聲色田獵宮室衣服燕樂之好自底滅亡而尤莫患乎昏闇微弱日就削滅而不之悟序曰有財不能用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易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幽厲暴虐自恣政教猶行於天下故雅音猶存平桓困弱則雅降而風蓋不必聲伎淫巧足以亡國矣賢君知其然是故衮衣繡裳而不以爲靡蒐苗獮狩而不以爲荒九室九筵琴瑟笙簧玉食萬方而不以爲泰侈蓋所以計長久者在彼不在此數者曾不足以累之也聖人刪詩存此所以悚人神志而使之瞿然自知者詎不切歟

唐

揚之水　揚之水白石鑿鑿

水乃激揚之水非有大源然其力可以滌汙漪沃乃私建之國非出正派然其政可以得衆揚水止水也故能滌垢石而不能流束薪詩義與王風鄭風不相悖毛訓鄭風謂可以流束薪則鑿矣

綢繆束薪

詩人說婚姻事多以薪喻綢繆束薪合衆薪爲束猶婚姻合異姓爲家也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兩薪之間得斧然後可斷猶兩姓之間得媒然後可決也翹翹錯薪以喻衆女中慕貞女也伐其柞薪以喻衆族中求賢女也薪从新與燕爾新婚之義近故屢取之

杕杜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毛鄭謂異姓之臣當助君固與序意不合朱註謂無兄弟者自傷孤特求助於人之辭夫詩既明言不如我同父不如我同姓似非孤特之人矣呂氏謂苟他

人可恃則行道者胡不自相親比無兄弟者胡不外
求佽助蓋欲晉君知必無此情理也說亦周折案詩
中行字緊承上獨行行字來義甚明顯言爾乃獨行
乎嗟爾同父同姓皆行之人也胡不與之親比焉人
亦孰無兄弟宗族之情我既與之相比胡爲而不來
佽助我焉此正傷時勢孤危而深勸昭公以親睦九
族也古人用無字多作反詰之辭如大雅無念爾祖
儀禮士喪禮無有後艱無有近悔之類皆是

不如我同姓

毛傳同姓同祖也孔疏以上云同父故云同姓爲同

祖義未盡案禮記大傳鄭注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
姓姓必別於祖故謂同姓爲同祖又喪大記鄭注子
姓謂衆子孫以祖臨孫爲姓故以孫對祖亦稱姓

羔裘 自我人居居 自我人究究 維子之好

言自我倡之而人皆居居究究也爾雅居居究究惡也詩所刺
必其時專政之人故下二句復專責之好言其性樂
爲惡也舊解俱牽强

鴇羽 王事靡盬

毛傳盬不攻緻也小雅四牡傳采薇杕杜北山鄭箋
並作不堅固史記五帝紀正義盬麤也麤略與不攻
緻不堅固相近然核之句義總覺未安孔疏以蠱訓
盬尤迂曲案周禮盬人祭祀共其苦鹽注杜子春讀
苦爲盬典婦功辨其苦良注鄭司農苦讀爲盬卽五
帝紀器不苦窳正義亦云苦讀如盬則盬苦字古通
用蓋字皆從古事物麤惡者皆人所不樂義亦相近
彼文皆通苦爲盬此則通盬爲苦也詩意蓋謂王事
不敢憚勞雖無所苦其如不能力田以養父母何四牡杕杜北山義並同

有杕之杜 生于道左 生于道周

毛傳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鄭箋道左道東也日

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案毛
傳之陽字取義本晦如鄭說則當曰道左之陰矣且
箋義尤多刺謬日中之後日偏向西日光逐漸射東
道東縱有叢林亦無陰可覆何得云人宜休息乎竊
意詩蓋正以杜之不能覆人取興也言道上之人欲
避日中以後積陽之熱須得叢樹生於道右方可就
而休息焉今特生者陰既寡而又生道左與人不相
覆人孰從而就之以喻武公無中心之好與人相求
寡特之甚故彼君子亦終不能就我而輔佐我也道
周訓道曲不在道旁亦取其無陰覆人也

葛生　誰與獨處

鄭箋吾誰與居乎獨處家耳未免語氣隔斷朱註則誰與而獨處於此乎而乎字義亦未晰案獨單也後漢劉翊傳發獨則助營妻娶注云寡婦爲發無夫曰獨作詩者其夫從軍不歸形單影隻與無夫者等亦誰與我共處乎獨蓋其妻之自稱而自憐也小雅白華篇俾我獨兮同此訓（小雅正月小明皆云念我獨兮雖非婦人亦自傷孤另無偶之辭）

誰與獨旦

鄭從毛傳泥定齋時說訓旦作潔明太穿鑿朱註謂

獨處至旦善於言情矣然猶似未盡案此蓋舉旦以該夜也婦人諱言夜故但言誰與我共此旦也兼昏旦說較處息已深入一層下二節又舉日夜之尤永者說更覺深至鄭箋所謂極言之以盡情也立言次序顯然

夏之日冬之夜

諸解謂時永則憂思更甚固也亦謂從夏盼至冬度其可以歸矣而猶不歸復從冬至夏而不歸如故其間皆從日至夜從夜至日憂思不已豈其至死始得相聚耶百歲之後二句並見其歷時之久也

秦

車鄰

呂氏謂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逝者其耋悲歌慷慨之氣也秦之彊以此而止於爲秦亦以此余謂賢王之於臣待以禮而聯以情不過若是此正興國氣象也迨始皇既幷天下尊君抑臣其下皆懼死之不暇而秦亡矣

公之媚子

鄭箋以媚子從狩爲能親賢不倫朱註謂所親信之人案嚴思菴註車鄰云秦之用寺人舊矣其後遂以

寺人亡天下余謂媚子亦即寺人輩耳

小戎　五楘梁輈

毛傳梁輈輈上句衡也孔疏輈曲而上至衡之上而嚮下句之衡橫居輈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輈案孔說甚謬謂衡居輈下如梁則應曰梁衡不得曰梁輈謂衡爲輈之梁又與五楘字不貫細繹毛傳上句衡蓋謂輈由下而上復由上而下以至衡其形隆曲如魚梁也邶谷風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毛傳梁魚梁笱所以捕魚疏引周禮䱷人掌以時䱷爲梁注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爲關空以笱承其空故曰所以

捕魚也說文笱曲竹捕魚也案笱承闕空笱曲則梁曲可知爾雅釋訓凡曲者爲罶廣雅釋器曲梁謂之罛罛罶同小雅魚麗傳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說與爾雅廣雅同孔疏以曲薄爲魚笱其功易故號之寡婦笱案薄亦取曲則施功雖有難易而魚梁無不曲可知或謂曲笱承梁乃曲其笱以受魚耳必知其梁亦曲者毛傳及廣雅已明言曲梁矣且凡言梁者皆取高義故楣亦謂之梁所處既高則自下而升復自上而降必有隆曲之象但車梁高廣小雅甫田如茨如梁毛傳梁車梁孔疏謂水上橫橋橋有廣狹得容

車渡則高廣者也既云高廣以利車渡則必修長合上下不䝉曲勢不顯惟魚梁削小而寡婦之笱尤小又不關行旅必隆曲其形以土壤之如近世飯橋制耳輈象隆曲惟與此近故知之考工記國馬輈深四尺七寸先鄭云輈䡹曲中

文茵暢轂

孔疏引劉熙釋名云文茵車中所坐也案古人車皆立乘況兵車接戰尤無坐理此說恐誤疑亦如大雅韓奕篇中所云淺幭者耳

溫其如玉　溫其在邑　秩秩德音

秦俗尚武力而婦人之思其夫容貌詞氣乃如此縱私我愛我言或過實其大體段正自可想豈豐岐文武之化猶有存什一於千百者耶

蒹葭　所謂伊人

序以此詩爲刺襄公不用周禮毛傳以霜喻禮鄭箋以伊人爲知周禮之賢人後世遵之孔疏據王肅釋毛傳又以水喻禮萊呂氏又以伊人喻此理解皆迂滯愚謂此蓋穆公時詩伊人謂孟明也秋末霜露之交兮兵氣肅殺之象白露爲霜敗殽之師用之適以挫於二也白露未晞猶用孟明也白露未已王官之師猶用孟明也師行出入河東西故曰在水也秦人

不周與人不壹是遡迴從之也穆公反是是遡游從之也阻且躋阻且右皆言自下升高之難西高東下故地道尚右鄭箋右者言其迂迴孔疏言右取其爲韻皆牽強唐有杕之杜生於道左鄭箋道左道東也以左爲東則右爲西可知勞而無功也中央地猶遠坻與沚則又近矣左昭二十九年傳物乃坻伏杜注坻止也此水中坻謂近岸可止之處從善如流任用愈深得效愈易傳所謂于沼于沚公侯之事也采采言取之能盡其材非一采而遂已也此章言穆公能用人故能成霸業康公不知遵守棄其賢臣晨風權輿所以興刺　齊桓晉文仲尼之徒所不取秦穆較爲近道故尚書於秦誓附錄焉詩錄蒹葭與書錄秦

誓正相類顧卒奪善人以從死不克善其終故並譏黃鳥一篇見秦之所以終於秦也

宛在水中央

央字傳箋無訓案廣雅釋言央中也意相近而中中字法太複竊謂央泱古字通廣雅釋訓泱泱流也中央謂中流在一方則遠而止在中流則近而有來就之機故毛傳云道來迎之且與坻沚字面相類

黃鳥　人百其身

鄭箋謂一身百死猶爲之意極切摯然覺於百其身不合竊謂此百字承上百夫之特句來言卽以百夫

之身代之亦不惜也

陳

宛丘　洵有情兮

六經言性者始商書言情者始此

東門之枌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

毛傳逝訓往邁又訓行文義複叠詩意蓋謂良辰不可留瞬將逝矣其速偕衆而往遊乎此所謂凶人爲惡亦惟日不足者

防有鵲巢　防有鵲巢卭有旨苕

鵲巢旨苕毛鄭取興之義未安朱子無解蓋主於興不取義也歐陽氏本義謂鵲巢以積累而成苕華以牽連蔓引喻讒言積漸惑人之害亦近鑿竊謂詩蓋言鵲巢於木無在防之理（防以隄防爲是毛訓邑名太泥）苕蔓於野無在卭之理（小雅苕之華毛傳苕陵苕也疏引陸璣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是苕無在卭之理其曰旨苕者言其華色之美非與陵苕有別觀下章鷊上亦加旨字可見疏引陸璣說必分苕與陵苕爲二皆傅會箋義而爲之辭耳）然而人言之張誑皆可以無爲有故子美不得不憂也

中唐有甓卭有旨鷊

歐陽氏謂中唐之甓亦由積累而成更覺疑不於倫竊謂此章較上章又深入一層言中唐之甓正直人

所共見（毛傳唐堂塗也爾雅堂涂郭注堂下至門徑也周禮考工記堂涂十有二分鄭注分其督旁之修以一分爲峻也賈疏名中央爲督假令兩旁尺二寸則取一寸於中央蓻以甒甎稍高起也中央固已正直稍高起則尤顯然易見）卭之旨鷊文采亦人所共見所謂美也然而倂之者亦可變亂之安得不更惕惕乎上章以絕不近情者言此章以人所顯見者言讒人得志無不倂張爲幻衰世之情狀如是

澤陂　寤寐無爲

古爲譌訛吪並通（尚書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五帝紀作南譌小司馬本作南爲爾雅釋詁訛言也釋文訛字又作吪亦作譌同）王兔爰尚寐無吪毛傳吪動也小雅無羊或寢或訛毛傳依爾雅訛動也釋文引韓

詩作譌覺也是動卽覺義此詩無爲卽兎爰無吪言寢時但願無覺否則有悲憂輾轉而已衛考槃獨寐寤言解者皆云由寐而寤此經亦言由寤而寐也

檜

匪風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

毛傳發發飄風匪有道之風偈偈疾驅匪有道之車語意未安朱傳常時風發車偈則心怛亦似少過竊謂序中國小政亂四字描寫最工言未嘗有風而發發然震亂未嘗有車而偈偈然奔馳皆極言小國中騷擾不寧之象故迴思蕩蕩平平之道而傷懷也

誰能亨魚漑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末句懷字毛訓爲歸鄭箋因訓好音爲周之舊政令孔疏因謂有能亨魚者我則漑其釜鬵以與之有能輔周者我則歸之以周舊政令之好音義皆不可通宋儒各解亦多牽强朱註又未分明竊謂此章皆對定國小政亂發論正與前二章一貫言誰能亨魚乎則當滌去釜鬵之垢穢使之精潔也誰能復周道乎歸復也則當除去亂政安我以蕩平寬大之好音也懷安也檜之君臣皆淫恣則民俗必化而爲穢亂故曰漑之釜鬵君臣遊燕奢縱於上則必剝削其民而多悖令故曰懷之好音

曹

鳲鳩　其儀不忒

毛傳忒疑也鄭注孝經忒差也案此二訓與上儀一字徵隔不若依大雅瞻卬鞫人忮忒傳疏爲解彼傳云忒變也疏引爾雅釋言爽忒也孫炎曰忒變雜不一也鄭箋云其轉化無常魯頌閟宮享祀不忒鄭箋亦曰變也

豳

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陳王業之艱難衣食爲本其始於七月者舉其中以

推及前後也衣先於食者治國必齊其家齊家必先修其內職內職不舉家不可得而齊風俗不可得而正也如雲如荼鄭風以淫貿絲卽謀衛風以蕩不績其麻陳風以亂休其蠶織宗周以危民俗之敝未有不始於婦女之嬉遊者二南雅化以葛覃絺綌爲先周公其知之矣故推原王業之本自授衣始推原漸寒需衣之始自七月始

一之日　二之日　三之日　四之日

蘇氏謂言日者用周正朱註取之呂氏亦因曰爲改歲句有三正通於民俗之說夫豳風正當夏時奉公

敦本初何取於周正且用周正則當特書正月何爲變月言日哉許氏又謂言日者主乎陽故十一月以後並稱日四月六陽已極微陰萌兆故與五月以後並稱月說本孔疏亦近鑿儒者解經非失之瑣細卽失之闊大春秋之春王正月說如聚訟弊皆坐此竊謂聖賢治世首以尊王爲重玩七月一篇中奉公戴上何等忠愛非公劉尊君愛國之意有以化導之何能若此正不必巧爲附會也然則諸言日者如之何曰辭應爾也假令易其辭曰十一月觱發十二月栗烈可以爲文乎其曰一之日二之日者謂一月之日

二月之日小雅采綠五日爲期六日不詹鄭箋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是其例也古人多以四月爲正月故變正月之文曰三之日二月與二日相觸又與三之日相接故變文曰四之日四月秀葽句與上下文不相觸礙故徑曰四月毛傳云一之日者十之餘也解最深曲有味紛紛之說皆可不必

饁彼南畝

南畝傳箋俱無解案小雅大田甫田皆云饁彼南畝甫田又云今適南畝大田及頌載芟良耜皆云俶載南畝並以南畝爲定名何也竊謂周禮遂人治溝洫之法遂縱溝橫洫縱澮橫縱以南北爲正定位者必據北而指南推之匠人治井田其廬舍當亦必居北面南使田列舍前察核易周詩皆舉一夫之田以例其餘夫間有遂遂直南北故動輒云南畝也其或土勢不宜縱而宜橫者必居西而向東故小雅信南山又曰南東其畝齊南山橫從其畝卽東南也左傳成二年晉使齊盡東其畝也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趙氏注云經亦界也語殊鶻突案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南北正而大界定矣故曰經界曰南畝間有地勢不宜者則東西爲經南北爲緯左氏所謂物土之宜也然東西究少於南北故盡東其畝固使順晉亦以難之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毛謂感事苦物化而與豳公子同時歸竊謂同出同歸似無可悲之理且以采桑女而使公子率之尤於事不倫鄭箋謂爲女公子訓同歸爲欲嫁夫豳俗美而知義且勤則善心生不應以事苦頓萌適人之想朱註謂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戚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以將遠父母爲悲說本王氏理極正大惟似於同字無着且將遠父母亦詩所無細繹詩中采蘩祁祁句采蘩所以供祭祀之菹豆見召南疏此詩毛傳案以生蠶說蘩所據詩蓋言豳俗敦睦貴家之女亦習勤執業被之祁祁祁祁如雲皆貴戚之象其間素好者偕出偕入雖然有恩滋

値春和婚姻正時並有于歸之期行將別矣遲遲旭景綢繆依戀恨不得同歸一所殆庶也虛望之辭又重遠嫌而不欲明言故相顧而心傷也必曰公子者爾雅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郭注同出謂俱嫁事一夫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公子有爲諸侯之體故曰及公子同歸也

猗彼女桑

毛鄭訓猗爲角而束之說固牽强朱註取蘇氏說謂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也皆別條桑女桑爲二竊謂條

旣去葉所謂猗猗者何在此女桑卽遠揚枝中旁生小枝耳取遠揚正所謂條落新生之枝暢茂條達葉固可取其中女枝則尤猗猗矣四句本一事微行取始茁之芽故曰柔桑蠶月則漸深矣始茁者不可得則取其旁生者故曰女桑皆欲甘嫩利蠶食耳

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以朱爲貴葢周人尙赤之制已基於此矣言公子則豳公可知僅言公固不可以概公子也下章爲公子裘義同

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鄭箋謂歲終而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穹窒墐戶之室而居之未言室爲何地之室孔疏解鄭意謂指都邑之屋細繹詩詞此字緊承穹戶㒳下說來不應忽雜入都邑且都邑之屋本爲冬時避寒計則當預爲密厚之制亦何必開北牖而待塞爲疎扉而待墐哉況古有北牖亦有南牖今戶雖墐而南牖不塞則內外終不能盡蔽其奚以避寒氣哉又夏正未革遽曰改歲尤非豳公教民尊君奉上之道義皆未安余謂解者皆坐泥看改歲二字耳改歲不指十一月葢卽下文所謂其始謂來歲二月也

本年十月以後將畢入於邑田中之廬聞其無人故盡逐室鼠以防毀器密封前後以免他人入室毛傳訓向爲北出牖義未渾全向與鄉閧同儀禮士虞禮記啓牖鄉如初注鄉牖一名也廣雅釋室云牖闕也南北皆有牖則南出北出皆可名向禮記明堂位刮楹達鄉注鄉牖屬謂夾戶窗也明堂四面有戶卽四面有窗不獨北出爲向矣若是者何不憚煩也曰爲至明春始來入處不得不豫防之也此葢老者諳事告其家人之辭故曰嗟我婦子

黍稷重穋禾麻菽麥

案此舉五穀之名也重穋卽周禮之種稑以種畝之先後得名儀禮聘禮米禾皆兼黍稷稻粱言之則二

句中黍稷亦稱禾（有稾者曰禾）麻菽麥中亦有重穋互文指足也黍稷麻菽麥五者爲四時民食之切要者故統舉之禮記月令春食麥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麻冬食黍周禮天官疾醫以五穀養其病注云五穀麻黍稷麥豆是也

上入執宮功

朱註載二說前說謂邑居之宅後說謂宮室官府之役當以前說爲是蓋爾時下之奉上朱陽爲裘狐貍爲裘酒羊爲饗豳雖新遷漸有文物茅綯爲君宮似不應爾況爾字其字皆自爲謀語氣故宮功應作邑

居解塞向墐戶前已安頓野廬此復修葺邑室足見豳民室家之謀事事周備雖歲暮猶不自暇逸耳鄭箋以執宮功爲都邑宮中之事于茅索綯爲備時用（孔疏謂待來年蠶用尤支離）反以亟乘屋爲治野廬之屋又以播百穀爲祈來年於公社割裂傅會不成文義

鴟鴞　予所蓄租

毛傳租訓爲韓詩訓積孔疏訓始朱註訓聚皆與捋荼不類竊謂租卽蒩字古字通用蒩謂以茅藉巢所以佐荼也茅與萑亂之穗本相類故茅秀名荼萑苕亦名荼今兩句不便複出故易之曰蒩並以明二者皆所以藉也周禮鄉師大祭祀共茅蒩鄭大夫讀蒩爲藉司巫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蒩館杜子春云蒩藉也或曰茅裹肉也此皆蒩爲藉茅之證杜又云書或爲蒩館或爲租飽此租蒩通用之證陸璣疏謂鴟鴞取茅秀爲巢尤其自驗也（取荼租爲巢乃手口並用之事故始以拮据終以卒瘏）

東山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

得歸反生悲感曲盡久役乍歸情狀杜子美詩喜心倒劇嗚咽霑巾卽從此化出

勿士行枚

毛傳士訓事余謂士卽軍士言勿復爲行枚之士卒也

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四句正代叙前此爲士卒之苦所以雖歸而有餘悲也毛傳訓烝爲窴鄭箋轉窴爲久雖依雅訓尙欠自然案烝衆也言蠕動之蠋本生於桑其羣在桑野宜也我本西人何爲而亦敦敦然獨宿荒野乎烝獨字正相對

不可畏也

鄭箋言不足可畏於情理不合朱註亦甚可畏矣然

豈可畏而不歸哉似亦少周折寀不可畏如不驚不盈不顯不承之類不可畏可畏也猶言豈不可畏也

唯其可畏是以可懷

破斧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毛傳以斧斨喻禮義不倫歐陽氏謂爲刑戮征伐之用又與東山篇勿士行枚不相肖嚴氏以斨爲幽民采桑之物又錡爲鑿屬銶爲木屬因謂王師有征無戰數者止供除道樵蘇之用尤覺牽强唯鄭箋謂喻周公成王爲近理但以斧喻周公斨錡銶喻成王亦無義類竊謂破斧言傷壞我成王天子有負扆之文於斧爲近且成王一耳故三篇皆言斧穠言間亂我天下天下天下爲地不一故曰斨曰錡曰銶亦爲物不一也

男𩆜林仝校

詩疑筆記卷三

高郵夏味堂學

小雅上

四牡　不遑啓處

毛傳啓跪也說本爾雅孔疏未申其義案爾雅郭注小跽也文選月賦仲宣跪而稱曰注引聲類跪跽也跽與啓聲相近故借作啓古人之跪即坐也曲禮云授立不跪少儀云授立不跪訓義相同傳葢言受命即行不暇安坐而燕居也予嘗諷詠全篇覺其說有未確者此詩後三章皆以將父母爲念首章我心傷悲亦傷其不能養也此章獨言己之不能安居似不倫且嘽嘽既作馬勞喘息解則在途久矣而又云受命即行文義尤不順竊疑啓處亦謂父母也啓處與尙書起居相似言不能奉父母起居也啓起字古通用處居也故采薇出車皆云啓居但彼念室家此懷父母言固各有當耳釋名起啓也是啓起可通用之證後漢書岑彭傳大長秋以朔望問太夫人起居漢以後皆以問安爲起居或本於此

常棣　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毛傳求矣猶求兄弟也理極渾含鄭箋以原隰定高下之名兄弟立榮顯之名相比儗殊覺不倫朱註承

死喪說謂積尸裒聚於原野之間亦未安竊意此二句指兄弟遠遊在外言爾雅釋詁裒多也詩意蓋言外出者遠歷多途川原積疊他人縱欲求之或憚勞中止惟兄弟思念之切亦必往求也上言其死此言其亡下言其急難外侮而喪亂之事盡矣手足之愛亦備矣遠出者必經原隰故皇皇者華云于彼原隰

烝也無戎

烝衆也言良朋雖衆皆無能相助也毛訓塡鄭依爾雅以塵塡同聲釋之殊迂滯朱註作語辭亦未盡

伐木　不求友生

古稱父兄與師曰先生謂先我而生也子孫與弟子曰後生商頌以保我後生論語後生可畏謂後我而生也此友生則謂其同類而生年相近者也秦漢後遂單呼曰生如史記魯兩生酈生之類學徒概曰諸生矣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敘友生而忽及神聽何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精誠之至未有不通乎神明者也尙書云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此父子兄弟間之通神也小雅小明云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此君臣間之通神也大雅思齊云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其本在刑于寡妻此夫婦間之通神也及讀此詩而友道亦通乎神聽則五倫之盡否凜凜乎皆有神監之世之處人倫而同歎行者其不爲神所殛也幾何哉聖經之垂教萬世切矣

天保　何福不除

除毛鄭訓開朱註謂除舊生新俱未安竊謂除與儲同古字通用言福皆蓄聚也易萃君子以除戎器釋文除本作儲是其證

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鄭箋以戩穀罄宜指羣臣說固不合朱註通節皆以

受祿言則天保全篇似但言獲福而不言致福之由竊謂詩意蓋言時雖鼎盛天不予以聖神文武之資則無德之福將不能勝故俾福必由善而得戩福也穀善也戩穀卽尙書所謂福善也戩穀而德無不宜則所獲之福亦無不咸宜百祿乃有以受之旣受矣又復降以遐福者戩穀之君子彌自敬德朝乾夕惕維日不足也事神則孝享治民則徧德乃其戩穀而維日不足之實以莫不興章言君身盛長之福至末章無不爾或承則神享民樂合四海之福以爲福嗚呼天人之際毫髮不爽矣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鄭箋謂民事平以禮飲食相燕樂而已禮字尙添設
恐謂國家昌熾時民俗易趨於浮華臣下皆樂於競
功禍必不永文武之世風氣質樸畧無歆於日用飲
食之中亦畧無慕於日用飲食之外殆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之象也故繼之曰徧爲爾德此之謂太平此
之謂久安長治作詩者非周公而能及此乎
出車 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胡不旆旆孔疏言皆旆旆毛詩中雖多此句法然與
下二句不相聯屬鄭箋破瘁爲悴謂憂其馬之不正

尤覺添設詩意葢曰旟旐建於車整而直則旆旆然
矣今胡不旆旆也毛傳旆垂貌垂則整齊而端直可知大雅亥柔旟旐翩翩國語周語
引詩注翩翩動搖不休止之意卽不旆旆之象得毋司建設者勞疲已甚耶
故因念及僕夫況瘁悄悄不安寫出王師將士同甘
苦心事周禮軍事建旌旗雖司常主之及其在道不必皆司常主之也左傳宣十二年晉廣少進
馬還拔旆投衡乃出夫車馬進退御者之事拔旆而出必御者爲之御可司拔則亦司建設可知是詩故
因旟旐而念僕夫也淮南兵畧善用兵者不擊塡塡之旗注塡塡旗立牢端貌是旟旐乃一軍之望故
詩人惓惓於此
往城于方
毛傳方朔方也毛因下有城彼朔方句故不專指地
名竊謂如傳義節去朔字則方字爲不辭案六月三
章云侵鎬及方彼正言玁狁侵奪之地則方乃華夷
要害所關恐其侵犯故先往城之而後襄之也方地
在北故繼之曰朔方
杕杜 匪載匪來
朱註用鄭箋意言不裝載而來似與兩匪字語氣徵
隔此句乃故設猜疑之辭言非又載之而他往出車謂之載矣是載而往也
非能罷戍而卽來遠人行止難料眞令人
心憂也
魚麗 旨且有

有豊也豊較多而又進矣周頌有駜歲其有毛傳豊
年也此詩有字義與彼同吉日篇云其祁孔有祁亦
訓衆其衆甚有是有更勝於多爾雅釋詁嘸麗有也嘸麗皆訓大則有亦
訓大乃多之至也大雅公劉亦云爰衆爰有
南有嘉魚 烝然來思
上章甘瓠纍之言現在之賢莫不固結此更言聞風
者羣然咸來故燕而又燕也烝衆也鄭箋必訓作久
則太泥
蓼蕭 宜兄宜弟
毛傳爲兄亦宜爲弟亦宜語未分明孔疏因鄭箋以

君子爲天子遂謂天子宜爲人兄宜爲人弟殊覺不倫朱註以君子爲諸侯謂諸侯多疑忌兄弟如晉詛無畜羣公子秦鍼懼選之類故以宜兄弟美之亦以警戒之兄弟止就一國中說愚意應指各國諸侯說同姓固當敦兄弟之好卽異姓亦當式好無尤如兄弟葢天子尙以豈弟睦諸侯則羣侯更宜修睦以同佐天子庶乎令德不虧而國祚永久安樂矣

湛露　匪陽不晞

鄭箋以此句喻人君賜爵則色變肅敬承事失之過滯竊謂詩葢極言天子慈惠之恩隱喻今夜之醉飲

將不至日出不止此所謂發乎情者下三章載考（考成也謂成禮也）令德令儀則止乎禮也

莫不令德

鹿鳴曰德音蓼蕭曰令德此詩曰令德古人皆飲之以觀其德不則亂且爲禍矣酒誥之所以作也

彤弓　一朝右之

毛傳右勸也（孔疏謂勸有功非以酒勸賓）朱註同又申言曰尊之也鄭箋主人獻之賓受爵奠于薦右俱覺未安夫唯饗故可以終朝言舍饗禮而言勸與尊則一朝似無著鄭箋必拘獻在饗前以右爲奠於薦右奠固賓之自奠耳安得謂天子右之耶竊意古文右與侑宥通右卽侑幣也左莊十八年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注命以幣帛宥助也僖十五年命之宥杜注同二十八年命晉侯宥杜注助以束帛以將厚意皆饗時之宥正此經所謂右之也（鹿鳴鄭箋飲有酬幣食有侑幣案大飲賓曰饗故饗亦稱飲酬與侑名異而實同）侑與醻竝饗禮中事故皆曰一朝也儀禮有司徹右几鄭注古文右作侑周禮以享右祭祀鄭注右讀爲侑儀禮聘禮朝服致之以侑幣鄭注古文侑皆作宥是右侑宥通用之證

菁莪　錫我百朋

朱註謂見之如得重貨之多說固亦安鄭箋古者貨貝五貝爲朋此言得祿多也其說亦不確據漢書食貨志五貝之首曰大貝其制四寸八分以上直錢二百一十文二貝爲朋則一朋直錢四百二十文百朋裁直錢四十二千文耳卽如鄭注五貝爲朋百朋亦祇直錢百千烏得云祿多案周班祿之制卽以下士而論孟子云祿足代耕王制云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天子之士卽與侯國同亦當得田百畝若以周禮載師之文推之下士當食邑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家邑卽縣大夫之采地也由大夫而卿而公其采

地由家邑而小都而大都每上以四則每下亦必以四由大夫而上士而中下士亦必由縣而甸而邦而邑也下士且當食四井矣奚翅百朋之錫哉況論定而官有不止乎下士者哉竊謂人才登進君子以禮儀相接或燕樂之當有如鹿鳴所云承筐是將者酬幣侑幣稠疊豐腆故曰百朋之錫耳恩禮如此其爲喜樂更當何如　唐昌黎韓氏亦同鄭說行文斷章之意固不必拘耳祿者其所當得百朋乃得之意外逾于常格者易曰或益之十朋之龜語意正相似

六月

序言笙詩六章廢與鹿鳴彤弓諸什同例則作序時六詩尚存可知夫豈毛公衛宏所能僞爲乎至笙詩序中所云有其義而亡其辭者則毛公之言而後人竄入耳

玁狁匪茹

毛傳訓詩皆以茹爲度故鄭箋此詩因之然謂非其所當度爲殊不辭竊謂茹柔弱也言玁狁匪弱敵也楚辭離騷攬茹蕙以掩涕兮王逸注茹柔耎也當用此訓

采芑　其車三千

鄭箋謂宣王乘亂羨卒盡起殊謬孔疏以六鄉積算得十八萬七千五百人可二千五百乘而虛五百乘而曰三千雖舉成數經固無夸誕若此者也周禮地官小司徒大故致餘子鄭司農以餘子爲羨康成不從謂餘子卽大夫之子意葢以羨卒備居守及更休之用無空國而往之理況乘亂後愈宜撫恤何爲反起之乎小司徒田與追胥竭作李氏景齊謂田乃暫時事追捕盜賊亦不過逐出之不患其盡出也若遠行征伐決無空國而往之理其說甚當紂牧野之師七十萬通圻皆發晉作州兵亦盡用之宣王豈宜出此後世若隋閱丁口唐括逃戶皆衰亂之世非先王之政也至王氏謂

合諸侯之師故有此數朱註用司馬法積算三十萬人皆未免過當恐秦皇漢武之不恤民命者幾得以藉口矣玁狁强於蠻荆遠甚六月之詩止曰元戎十乘而已選鋒若此其餘孔安之戎車可知何爲勤三十萬衆而加諸小醜乎竊疑三千者隨車之師數也下句云師干之試言此三千之師其扞敵之力皆可用也下章旂旐央央亦見將帥軍衆皆備稱師非稱車也故毛傳首章無明文而於三章特標之曰三稱此者重師也篇中三稱者惟其車三千一語耳訓義甚明武王伐紂不過三千人惟一心孟子稱革車三

百輛虎賁三千人（書牧誓序孔疏兵卒止二萬一千人）已足永淸大定而謂宣之南征百倍於武必無是理矣（三章云陳師鞠旅言將戰時士卒亦適合三千之數師干云者舉師可以蓋旅也大雅皇矣爰整其旅鄭箋五百人爲旅下箋又云小出兵明以德不以衆也可爲此詩師旅作證不得以師旅作通用之辭 數至三而奇偶備故詩中言多者每以三爲程如三壽作朋三英粲兮如貫三倍之類是也以什計者三十維物終三十里之類是也以百計者胡取禾三百廛兮三百維羣之類是也以千計者此詩及騋牝三千之類是也以萬計者公徒三萬之類是也）

約軝錯衡

毛傳軝長轂之軝也與說文同說文又重出軝字左从革然則軝乃約轂之朱革與轂爲二周禮巾車孤乘夏篆方叔元老當在三孤之首約軝正所謂夏篆也孔疏引說文脫去之軝二字是卽以軝爲長轂誤甚

顯允方叔

爲將帥者非明無以悉衆情非信無以固衆志既明且信則六軍如一人矣不假威而威自立此王者之師所以無敵天下歟　湛露之君子以顯允見臣德此以顯允見將才然則陰詐之徒亦自敗以敗國家耳

吉日　既伯既禱

毛傳依雅訓以伯爲馬祖乘田獵祭馬祖於禮無所徵故孔疏止假牧人四時之祭推言之非有確據也竊疑伯卽貉也周禮春官肆師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鄭注貉師祭也讀爲十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又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鄭注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禡兵祭也甸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元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詳繹二注正足爲此詩注腳禡貉音相近而貉貊古通用（詩皇矣貊其德音鄭箋作貉禮記中庸施及蠻貊釋文作貉）故禡貊

亦通用也貉貊同用故貉百亦同讀百伯又通用（穀梁傳三十二年傳百里子釋文百本作伯孟子百里奚韓非子難言作伯里奚）故伯卽貉也出征曰禡甸獵則曰貉故爾雅分釋之田事齊足尤重於馬而禡字亦從馬故釋之曰馬祭以見名異而實則同也說文引此詩作既禡既禂尤其明證

麀鹿麌麌

駕車以壯捷爲貴則馬必取乎壯從禽以蕃息爲貴則獸必取乎牝故此曰麀鹿下曰小豝而鄭箋其祁亦曰其麌

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毛傳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致天子之所案漆沮秖聞多魚鹿乃山獸不應生於漆沮水天子之所亦苦無着朱註漆沮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延韋至同州入河朱子葢据禹貢孔傳及當時水道言之案禹貢導渭條又東會於涇又東過漆沮入於河是漆沮在涇之東自入於渭不徑入河又鎬京至漆沮中隔渭水必越二百里驅禽渡水而來田似亦與情事不協竊謂漆沮之從卽指渭水禹貢雍州漆沮既從可證也天子之所與下瞻彼中原為一事大雅緜所云周原膴膴彼注云周原漆沮之間也玩之間字則當作二水孔傳合而為一云一名洛水非是禹貢所云原隰底績也鄭氏箋詩以度其隰原卽此原隰恐亦未然篤公劉止言胥豳土以定居耳禹貢則舉雍州全局言之荆岐終南云云言其山林原隰云云言其平地皆自豐鎬以東極乎涇渭以西故此詩中原亦在原隰中其地應在終南之北渭水之南去鎬京百里而近詩意葢謂獸所同聚在漆沮所從渭水之南平原間乃天子田獵之所也渭去南山不遠原在其中獸同聚於此然則詩何不曰渭南而必迂其途於漆沮耶曰渭水甚長中原平曠之處正與漆沮入渭兩距處相當故特標出之

鴻鴈　謂我宣驕

毛傳宣示也鄭箋謂我役作衆民為驕奢義皆未晰竊謂宣徧揚也驕與憍同莊子達生篇方虛憍而恃氣詩意葢言彼愚人不知使臣仰體王心方謂其馳驅營度徧處張皇為虛憍而不實也今俗語猶謂疾呼徧告而言過其實者曰宣

沔水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傳箋註訓俱未順詩意若曰諸侯叛服不常不將成亂機乎然未有背無端而思亂者使上之恩德誠足以撫字之如父母懷柔其子誰無瞻依之心乎此正序所謂規宣王也

鶴鳴　爰有樹檀其下維蘀

鄭箋謂喻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朱註謂愛而知其惡案蘀毛傳訓落則非另有一木難分君子小人穀猶可以言惡若隕落則非其得已雖嘉樹亦所不免似未可概以惡目之詩意葢謂樹檀之得地而高茂者固有之矣其為林木蔽壓雨露不及而隕落者亦不乏也以喻賢人之特拔而在朝者固有之矣其為流俗蔽隱草茅伏匿而濩落者亦不乏也傳所謂舉賢用滯者此也

其下維穀

此言衆材亦當節取也毛傳惡木之訓太過與上下

文義不類

白駒

此詩首二章傳箋註皆謂賢者已去托白駒以思之非也夫賢者既乘駒而去則其始固已來矣三章賁然來思當作何解賁然者思得其一來爲光榮也若已來而去何得復作此語四章因泥於賢者既去之說遂歎其乘白駒入空谷夫曰在則本未出山之詞何得言入竊謂全篇皆求賢孔急未來而冀其來之辭今隨文解之

一章二章

白駒可供苗藿者不敢遽斥言養士言尙可供行季之往來如請見者願侍左右之意縶維以永朝夕者言不敢望其久留得一日奉教爲幸也逍遥嘉客者言不遽煩以庶事也皆甚望其來而委婉致意之詞

日白駒日縶維則古有乘騎者矣故毛傳云有乘白駒而去者

三章

賢者而果肯來乎則賁然有光矣天爵修而人爵從之公侯非異人任矣論道職要非庶司百職之才可比其逸豫何患無期無期豈無期也何必優游遠遁始可逸豫哉　賢者非好爵所可縻故特着兩爾字言乃其性分自具之寵榮也漢武帝詔曰有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易兩吾字則殊失尊賢之體朱註引用橫來大者王小者侯相擬亦似與語氣不肖小明靖共爾位鄭箋言女位者位無常主賢人則是孔疏爵位是君所設官非其友之物而此詩謂之爾位故鄭又解之言其友賢者有此位分故謂之女位也據彼箋疏足證予此說　賢者亦非徒好逍遥逸豫一委質則必致其身故眎畝嘯傲不敢輕任其勞伊尹之幡然必待三聘之後者此也好賢之君能洞見其情不憚

再三譬解之夙夜匪懈賢臣事君之忠逸豫無期令主優賢之渥並行而不悖也

四章

前三章皆急盼其來此章於不來後猶有餘望也曰在彼者終守故山而不爲我所縶維也曰生芻一束者其欲甚淡非苗藿所可動也曰如玉者其品潔而貞非公侯所能溷也其尙時惠以德音而不遐棄我乎未來而展轉勸之既終不來猶思其音問而低徊眷戀之好賢若此庶乎賢者之可來宣王亦當聞而自儆矣

黃鳥　復我邦族　復我諸兄　復我諸父

族疏恐其不見收也因計及於諸兄兄弟雖敵體而體漸分猶難必其收我也因計及於諸父衰世之人情不獨異邦難處也聚族而居而不啻秦越之矣歎

我字分外顯然有此身無歸之象

我行其野　言就爾居　言就爾宿

就居爲久圖旣不可得則就宿爲暫計孰料其亦不

我畜哉世情衰薄如繪

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箋疏必粘定夫婦說太泥宋儒皆謂實不以彼富而

厭我貧亦祇以新婣爲特異故棄我耳誠不失詩人忠厚之旨然語氣終覺未肖竊意是人所往依者必富人也爾時民俗澆薄富者各務自私絶無睦婣任卹之誼人情大抵同然矣故詩言爾旣不念舊而畜我可見世之能成全人者不在於富祇在其人能異於流俗耳薄俗波靡能矯然自異者鮮矣豈不深可慨哉夫下之俗敝皆上之人無政教以化之也故序以爲刺宣王

斯干　兄及弟矣式相好矣

兄弟有鬩牆之憂而欲宜室家樂妻孥難矣故必自此端其本　始之兄弟妣祖終之以夫婦子孫笑語之適寢興之宜所以考室者吉祥皆備其諸異乎後世之所謂鳳皇芝草者與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

上句以横言高而端也與魯論趨進翼如相似下句以縱言直而堅也（棘質最堅張衡東京賦桃弧棘矢是棘可爲矢）

如鳥斯革

言室之新成如鳥翮之旣革奕適而明潔也蓋鳥當孳尾後譙譙翛翛離褷歷亂至希革而氣象一新矣下句翬飛則言其反宇棟榮之翔起與此自別（爾雅釋鳥

鷹隼醜其飛也翬說文翬大飛也）　毛傳革訓翼鄭箋如鳥夏暑希革張其翼皆與斯翼句複疊朱註用蘇氏其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亦似與上下未甚分晰

君子攸躋

此章皆自下仰觀之象故曰攸躋

殖殖其庭

毛傳殖殖言平正意未盡案廣雅釋詁殖積也殖殖蓋言中庭之甓密積而平直也（陳風中唐有甓毛傳中中庭也唐堂涂也）

有覺其楹

覺固訓大訓直而此句則言其明潔卑且偏則不能

明也其楹謂前楹之地不必但指楹柱下文噲噲言其寛快有容噦

噦言其深邃不竭

君子攸寧

此章皆自外窺內之象故曰攸寧

載衣之裳

男子上衣下裳女子不殊衣裳故以裳别之

無羊　九十其犉

數至九與十而極故言多者每疊舉之此詩及豳風

九十其儀皆是

節南山　有實其猗

猗與倚同言南山之石皆堅實故相依倚以成其高

凡物之實者無不平少虛焉則偏缺矣師尹之不平

何爲哉惟無輔王恤民之實心故不能平其政政不

平故天屢降𦤎民與謗讟天人皆以不平應之而曾

不知懲歎焉將安所倚恃而不恐乎諸家說並牽强

皆由有實句未看清耳大雅桑柔篇云有空大谷有空正與此詩有實相反

式月斯生

小人陰氣象月其亂之方生未艾如月之哉生也

正月　癙憂以痒

畏人莫若鼠小心之甚者其疾苦若鼠故曰癙憂爾雅

釋詁癙病也孫注癙者畏之病也雨無正篇鼠思泣血亦自憂孤危之辭羊性躁擾畏人

之甚必至躁擾不寧其疾又似羊故曰以痒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鄭箋胡不出我之前不居我之後窮苦之情苟欲免

身意極沉痛孔疏推及父祖子孫殊沾滯悖理朱註

用歐陽本義適丁是時極渾融但細繹其說皆與下

二句意脉終不甚貫且似與兩自字未合竊疑詩意

蓋言進退俱不能由己也自由也所以不能由己者訛

言之反覆足以病我耳大雅瞻卬篇與此同彼詩承寧自今矣說下自當作適丁是時解較之此篇迥别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

鄭箋謂其可賤朱註謂言之好醜不出於心而但出

於口義似未盡詩意蓋謂讒人嫉正好醜皆任彼口

中反覆甚易其鋒可畏彼徒快私心之愛憎而不以

國事爲憂我之憂心愈甚是以益招侮也

念我無祿

鄭箋不得天祿意未顯宋儒無祿作不幸解與下文

于何從祿句亦似欠貫竊謂此詩蓋大夫之遭讒失

位而懼罪者念之而自傷也

民之無辜並其臣僕

此指同官之已獲罪者民卽下哀我人斯之人古民字多與人字通用如小旻匪先民是程商頌那先民有作（小旻孔疏引國語昔曰先民云民者人之大名其實是聖賢者也）論語逸民孟子天民之類皆是不必專指蚩蚩之氓故曰並其臣僕（上章民之訛言鄭箋人以譌言相陷入使王行酷虐之政夫其人能於君前陷人豈蚩蚩衆庶所能哉彼民字指在朝搆陷之人言此及下民今之無祿皆指同朝被讒之人言　十月之交篇民莫不逸下云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則民卽我友亦非衆庶）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毛傳富人之屋烏所集鄭箋遂謂民當求君而歸之殊非理朱註則謂如視烏之飛不知誰止案此篇後

章又云誰知烏之雌雄邶北風莫黑匪烏詩人多以烏喻盈朝小人昏亂無別之狀未嘗引以自喻及借以喻民也詩意葢謂視彼讒昏之人早集於朝已如烏之爰止於屋（烏聲爲人所惡與讒口相類）後往者將復於何投足乎（于往也）正以申明于何從祿意

既克有定靡人不勝

毛傳解既克有定二句太畧王肅述毛云既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殘虐也意殊牽强鄭箋尤迂晦朱註採用蘇氏天定勝人之說亦未自然且勝讀音升與其說又似相左竊疑此章仍承上章無祿及于何從祿而太息之也若曰中林之木大者爲薪細者爲蒸其材皆可用也今方殆之民仰視天心何夢夢畧無察識耶夫材既一定而不可淆則大小唯其所用當無不勝任矣天心豈誠憎惡斯人槩從屏棄耶不然何皆終於無祿也伊誰者求其可憎之事與人而不得也大雅棫樸之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旱麓之詩曰瑟彼柞棫民所燎矣皆言有是材則能俻是用故曰既克有定靡人不勝

謂山葢卑爲岡爲陵

毛鄭以山喻君子岡陵喻小人言爲君子人尙謂之

卑況爲凡庸小人其說太迂朱註謂山爲卑而實則岡陵之崇民之訛言如此矣語氣極合唯以岡陵爲崇似尙可議爾雅山脊岡謂山之長脊不必如山頂厜㕒之崇大阜曰陵更不必其至高故論語以邱陵爲可喻斯二者謂之卑猶非盡訛言也竊疑此山字乃舉全體而言岡陵舉一支一節而言詩意葢謂山極高大而人謂其卑不過爲岡爲陵而已所謂訛言也（天保篇如山如阜如岡如陵以下文如川之方至例之如山字應一頓亦舉全體而言阜岡陵乃其中之由卑而高以次漸增者不能與山爲敵也川方至若云如溝如洫如澮由小而大亦不能與川敵也山詳舉川渾舉乃虛實互見之法）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鄭箋謂侮慢元老不尙道德而信徵祥班固藝文志說亦同朱註則與故老分作兩項人皆自以爲予聖

竊謂故老乃舊家世族如尹氏皇父輩皆宣王時勳臣之後也王即有召問亦虛詭欺隱如說夢然其君臣反皆自以爲通明畧無別異故訛言卒莫得而懲也

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鄭箋以虺蜴比今之人固不合朱註謂皆毒螫之蟲案蜥蜴亦不能爲毒螫竊意詩特取其陰伏之形性爲喻也蓋謂出言者亦明目張膽號大呼也歸乎倫脊而已今胡以訛言陰肆其毒使我局蹐不能安耶爲虺蜴與何人斯篇爲鬼爲蜮意相似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鄭申毛義謂無用賢之實蓋取雅訓仇仇傲也之義朱註以仇仇爲仇讐義俱未盡案毛傳仇仇猶謷謷竊謂謷謷猶囂囂也十月之交篇云讒口囂囂釋文韓詩作嗸嗸古嗸謷通用大雅抑篇云聽我囂囂毛傳囂囂猶謷謷也此仇仇正指訛言說言執持我以謷謷之訛言亦不容我盡其力所謂抗我也爾雅仇

仇敖敖傲也釋文舍人本傲作毀釋云仇仇無倫理之貌謷謷衆口毀人之貌李巡說同可爲明證

終其永懷

鄭箋終王之所行其長可憂傷矣宋儒謂永思其終皆與下文又窘陰雨不貫竊謂懷當作壞古字通用此下皆以商車爲喻言車歷久將敝毀也車久將毀又爲雨淖所困則顚覆必至喻王國事積久將衰又爲訛言所蔽則危亡必至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左傳襄十四年王室之不懷釋文懷服本作壞是古字通用

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富人即指上有屋有穀者不必如孟子之斷句取義左傳昭八年杜注哿嘉也此詩哿字亦當訓嘉言彼有屋穀則誠嘉樂矣惸獨即指上無祿夭椓所謂念我獨兮也

十月之交　以居徂向

居蓄慭遷有無化居之居言令有車馬者盡以所居積移往巳邑也箋註皆解作以往居向語勢不合

職競由人

鄭箋朱註並以由人粘定噂沓背憎說與上匪降自

天句欠貫左傳僖十五年引此詩杜註亦未明晰詩意葢謂孽之降皆人主之不啻其爭取之也左莊十八年傳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又襄二十三年傳季康子使冉有弔於宋曰使肥與有職競焉職競葢古語（彼注云競遽也）大雅桑柔亦云職競用力

天命不徹

爾雅不徹不道也竊疑徹當訓去言孽出災異以警懼之是天意未遽去也語意與左傳周德雖衰天命未改相似如此方與首三節相應葢作詩者孤忠眷戀時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故既曰俾守我王又

曰不敢自逸

雨無正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

毛傳舍訓除孔疏因謂反舍彼有罪伏辜者而不戮朱註則謂彼有罪而饑死是既伏其辜矣舍之可也二說似皆未安淪胥者牽率之謂言因有罪而波及無罪也若有罪既已舍矣烏得謂之淪胥乎（小弁猶無淪胥句則舍可訓除）竊疑舍當訓處言處彼有罪者固當伏其辜矣若無罪亦何爲淪胥徧及乎（舍亦訓止言止有罪者伏辜可也止與處義同孟子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趙注舍者止也）

周宗既滅

鄭箋周宗鎬京也孔疏因訓周宗爲宗周言周爲天下所宗後儒皆遵其說第因作詩時幽王尚未遽亡既字未免觸礙故朱註謂將有易姓之禍其兆已見王氏曰周未滅而曰既滅者滅之形成故也亦覺牽強（孔疏又謂可宗之道更添設）且詩明作周宗究與宗周有別竊疑詩意周宗葢謂周之大宗也其時伯服立而宜臼廢是周之宗子既滅矣國本搖則人心去是以羣臣解體諸侯失朝十月之交云豔妻煽方處言其方見寵幸此則更傷其因寵幸而易儲也大雅板篇宗子維城無俾城壞鄭箋宗子謂王之適子彼因禍之將

及宗子尚以爲憂況已有廢立之大變故乎加此解既字方有著落或曰正月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亦未滅而作既滅之說可作此詩註脚案毛公威訓滅雖與說文同余謂威較滅義似少淺葢對赫赫字而言謂周之聲靈本極赫赫爲褒姒所威損如烽燧妄舉而諸侯不至之類是也又滅亦訓盡大雅桑柔滅我立王鄭箋滅盡也謂窮盡王之所恃以立者褒姒威之卽使威滅同義當亦謂窮盡國脉非謂滅亡況彼詩並無既字語勢不同鄭箋謂此篇爲刺厲王周宗既滅似與流彘相似然與全篇語意不合或

又謂此詩當作於幽王既弑平王初遷之時於時正大夫離居無肯從王遷東都者故曰謂爾遷於王都云云夫平王縱不克振作其初政亦何遽至疾威爲惡耶此又以文害辭者也左氏昭十六年傳引詩作宗周既滅彼因論無霸之害故慨想宗周左氏斷章取義引詩字句多不同未可槪引以說詩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

正大夫即下三事大夫邦君諸侯也我我正大夫也離居莫知我勩即下莫肯夙夜莫肯朝夕言皆散處自逸莫知鞠躬盡瘁也六句義自一貫鄭箋以正爲長官三事爲三公別散處隨行爲二又謂莫知我民

之見罷勞迂贅殊甚夫三公諸侯而外所謂長官者復何人哉

戎成不退

戎謂犬戎也其時犬戎已有蠢動之意故申侯乘之以爲亂各注家訓作兵字非也不退謂不能思患豫防以御止之

曾我暬御

暬御即作詩之人序所云大夫也周禮夏官大僕下大夫二人戎僕中大夫二人齊僕下大夫二人皆左右近侍之臣

莫肯用訊

訊乃誶之譌與遂瘁退韻讀訊非也釋文徐息粹反即以訊作誶亦非也誶旁卒告也爾雅釋詁訊旁卂問也說文爾雅釋言訊言也郭注相問訊訓本不同以隸書卒或作卆傳寫者樂從省文又省去上丿作乀遂成卂故誶多譌訊而舊詁自在故音釋家皆云訊或作誶息粹反此詩及陳墓門篇歌以訊之皆是讀經者不知是正因遂多以兩字通用而訓義亦混淆如大雅皇矣篇執訊連連鄭箋訊言問也本音信而釋文云字或作誶並同他可例推矣

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毛傳謂以言進退人固與責成君子意不合鄭箋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而違之有譖毀之言則共爲排退之以答爲距而違以退爲不答難之義尤謬戾朱註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又多出問字一層竊謂詩意甚平近不過言衆朝皆承順意旨唯諾成風而已少被譖毀即引退苟全莫有冒艱危而訊告於王者兩則字庸臣情狀如繪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

鄭箋以不能訓拙朱註以不能訓忠竊謂不能言盜

暬御自謂暬御無言責又分卑言不足重故曰不能
不必謄諸口舌惟實心憂國鞠躬盡瘁而已所謂憯
憯日瘁也

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鄭箋以能訓善朱註以能訓佞竊謂能言蓋指凡百
君子有言事之責者巧言如流所謂聽言則答也俾
躬處休所謂譖言則退也

小宛　螟蠃負之

毛傳負持也竊謂不若訓抱與螟蠃情狀尤合內則
詩負之孔疏以手承下而抱負之淮南子說林云負

子而登牆高誘注負抱也大雅抑亦既抱子言育子
者亦以抱義爲近

小弁　我獨于罹

毛傳罹憂也訓本爾雅朱註因之竊謂罹離古字通
用言人莫不羣居得所養宜曰獨被逐他往而遠離
也于往也正與提提羣飛喻意反對下章不離于裏
離則訓附麗古多一字而兩義相反者如亂亦訓治
祇訓病亦訓安既訓已往亦究將來之類是也

疢如疾首

疾惟在首者慘烈不可忍醫家所謂真頭痛也故衛
伯兮亦云甘心首疾今諺語猶然

雉足伎伎

毛傳伎伎舒也（凡字從支者皆舒緩之義事物支持者於勢皆不急也木之有枝既象舒散路歧與樹枝同跂足亦遠望遙待不近接也他皆類此）字音相近者義亦相近
伎伎訓舒故召南采蘩祁祁亦訓舒遲大雅韓奕祁
祁如雲訓徐祁徐即舒義祁提聲相近故魏葛屨提
提訓安諦爾雅釋訓提提安也安亦舒義公羊祁彌
明左傳作提彌明是祁提近也古字从斤者多與亓
音近（如旂祈沂之類）提作祁亦作折禮記檀弓吉事欲其折
折爾鄭注安舒也祁又與祈近大田興雨祈祈毛傳

徐也音義皆相推遞及舉此一端而六書之義可覩
矣

鹿斯之奔雉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水
疾用無枝

此章諸家俱僅指太子說似於義未盡案鹿固喜羣
然當奔走而猶遲留者待其牝耳觀雉之求雌可以
見例竊謂詩蓋刺王之廢申后也言鹿尚待牝雉尚
求雌王何恝於夫婦之情乎因疏后而並及其子是
無異木傷於內而其病遂至於無枝也

涕既隕之

旣盡也

如或醻之

鄭箋受而行之固是竊謂燕至旅酬而後主賓欵洽詩意蓋喻君子之於讒人浹洽無間也故節南山亦云旣夷旣懌如相醻矣

伐木掎矣析薪扡矣

毛傳伐木者倚其巔析薪者順其理朱註因之言非罪相加薪木不若竊謂倚顚意似比擬非倫謂掎扡爲不妄挫折夫旣伐且析矣尙何妄不妄之有此詩掎字當如左傳諸戎掎之掎字解言牽戾其後也伐

木如逐鹿必牽其後乃踣其前以喻必逐其子而其母乃終黜也扡者順而遞及之以喻因黜其母遂不能留其子順而及之也

子之佗矣

毛傳佗加也以意解之朱註同竊謂之往也言予乃被逐而往佗所矣度其時已在申國故云然國語晉語史蘇曰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射甫比逐大子而立伯服大子出奔申又鄭語史伯曰王欲殺大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觀二人之言則此章詩義瞭然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此章毛傳無文鄭箋登顚入淵人無所不至雖逃避猶有黙存者王無輕用讒言將有屬耳於壁而聽之者知王有所受之王心不正也攷義迂晦殊甚朱註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者有所覘望左右而生讒譖也夫前數章已將己之遭讒被逐歷歷言之矣豈至末章而始慮屬耳者之生讒譖哉毋逝我梁四句諸家亦無意義竊謂此章極言讒言不可聽而憂其禍及王身也讒人之說窮高入深極口推黙無所

不至君子若輕用之則正論不可復聞如屬耳於壁一切隔絕矣耳屬于垣與面牆而立語意略同下四句更進一層毋令由此而益盜寵亂政恐其危亂且及王躬矣復何論太子哉我我幽王也親之之辭如此解方與邶谷風篇有別

弟紀堂校字

詩疑筆記卷四

高郵夏味堂學

小雅下

巧言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鄭箋此四事者各有所能因己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朱註因之以上下六句皆作興比似覺迂曲竊疑止首末四句設喻耳言寢廟之重大必君子乃能以營經營創造而作之則可知經國之大道必聖人乃能覃心以謀畫之非是固不可與謀也故凡進

謀者之心必從而忖度之若此讒人之言雖狡詐百出然試一忖度其惡易見正如毚兔之遇犬必獲耳下章心焉數之即忖度也蛇蛇如簧即毚兔伎倆也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諸家註解皆未清晰詩意蓋言木必擇善者而樹之則往來採用之言亦當一一默計之而擇其是非矣彼徒爲口出而顏厚者殊不難心數而知其如王之信讒何哉蛇蛇與孟子訑訑之聲音顏色訑訑正同言若無所不知出之甚易毛傳所謂淺意也自口與巧言篇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正同皆快口說而非其實

何人斯　胡逝我梁

鄭箋謂過我國近之我梁案下章已云胡逝我陳聞聲不見身矣猶以過國門之外不來入見爲訝不已迂乎歐陽氏本義謂古人營生之具尤所顧惜恐譖我者利我所有歷舉谷風小弁爲證夫營生之具有什伯魚梁者夫婦之間猶可言也宜曰舉此則大不類蘇公身爲三公而亦惓惓於此豈其然乎竊疑蘇公必因被讒而罷職削地爲讒人所得如管仲奪伯

氏駢邑三百之類邑有澤藪居室故既曰逝我梁又曰逝我陳不能沒齒無怨耳淮南子精神訓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高誘注訟閒田者虞芮及暴桓公蘇信公是也蘇暴訟田事雖不詳所出然足爲吾奪邑之說作一左證

不入我門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愿乎合之詩言似古者朋友過門皆有入覲之理況失位之尤當入唁者乎

爾之亟行遑脂爾車

脂車必少駐車言緩行且不暇停止亟行何暇少

駐耶推其必不肯來之情狀如是

壹者之來

解者皆謂一來見我者字無着竊謂壹者對前二人從行說首章謂何人從暴公故二章並舉二人三四章皆刺售讒而得其地者卽首章所謂何人故並呼何人而詰之此章及六章專刺暴公故云壹者言爾若一人能來猶可不爲汝病而我心少安也七八章仍並刺二人　詩雖二人並刺然必暴與蘇情款素密忽焉反眼下石怨之尤深首章雖暴之云已唱明此旨篇中曰誰爲曰爾行曰爾車曰爾還曰壹者曰及爾曰詛爾語氣俱專注暴公故序曰刺暴公也

伯氏吹壎章

鄭箋謂我與汝義同兄弟如壎箎應和如物之在貫今女之誠信而不我知且共出三物以詛女此事爲其情之難知又不欲長怨故設以此言孔疏謂出三物以詛之使讒否有決令我不疑還當相親也其說良厚然既曰詛爾是深惡之之辭與巷伯篇豺虎有北語氣相近如鄭孔說則下章不應以鬼蜮有靦醜詆之矣況詛有三義一是先事戒約之辭如左傳宣二年詛無畜羣公子襄十一年及定六年詛諸五父

之衢是也一是方事求信之辭如周禮夏官詛其不信者蕩詩侯作侯詛是也一是後事疾詈之辭如周禮春官詛祝鄭注謂祝之使沮敗孔疏凡言詛者詛往過也左傳隱十一年詛射潁考叔襄十七年子罕曰有詛有祝是也此篇怨刺已在被讒之後其句法與左氏出豭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相似前六章婉轉冀望其望已絕至此若復彌縫其說則惡惡之義不彰矣竊謂伯氏三句指何人與暴公言卽前章所謂二人從行也言暴本欲譖我女復和之如繩之相引必不能復以真情告我矣女既絕我我烏得不明目張胆以洩其憤乎故欲出三物以詛諸通衢令人皆知之

爲鬼爲蜮章

此承上章言女之佞偭如鬼蜮本隱詐不可見今吾爲三物之詛女倘有面目對人乎亦羣以罔極相視而已　詩人以罔極爲小人無所不至之稱見於衛風魏風小雅青蠅篇大雅民勞桑柔篇者皆是好者喜讒言之情狀巷伯篇云驕人好好是也言爲讒我者作此歌極其反側之情狀爲交友者戒也古人一字有美刺並用者如好字以爲美則永以爲好緇衣之好懷之好音其風肆好之類是也以爲刺則

此篇與巷伯之類是也魏風好人服之解者或謂女人或謂大人皆非也詩蓋即指彼鄙嗇之人亦所以刺之凡曰好者皆形容其但爲容好耳鄭清人中軍作好亦然叔于田洵美且好同春秋美惡不嫌同辭詩與春秋其義一也邶日月無良亦稱德音齊載驅齊子亦稱豈弟即此例鄭孔諸家之說俱不合語氣大抵皆傳會温柔敦厚之旨耳不知彰善癉惡並行不悖華袞斧鉞同一苦心否則人相習爲諛慝而莫知所懲豈聖人之所以垂教戒哉況情隨勢移音與時變厲幽以後大抵皆跼天蹐地之時何能復作鳥鳴伐木雍容和厚之響

讀巷伯青蠅諸篇可以類求矣

巷伯　成是南箕

二十八宿緯南之星以箕尾爲最南故曰南箕

投畀有北

毛傳北方寒涼而不毛竊疑古之凶人或有此刑尚書分北三苗說者解北作背愚謂似可不必改讀前已竄諸西裔矣舜即位後仍有頑梗爲患者乃復分竄之於北方以極南投諸極北地固險遠亦以寒燠迥異俾戕其生所以殺之也流共工于幽州猶在內地邊界曰北則更在幽州外矣

谷風　維風及頹

言和風忽轉而至暴風以喻賓懷忽變而遺棄也舊說殊未安

蓼莪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

鄭箋謂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王氏因謂喻民之窮則君子之羞固與上下文不貫朱註謂猶父母不得所乃子之責亦覺小大倒置詩意蓋謂子不盡職則不肖矣子之不肖乃父母之羞耳故罹之曰不如死左昭二十二年傳杜注罍大器缾小器常稟於罍者而所受罄盡則罍爲無餘故恥之義較鄭朱爲長

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不以壽終曰鮮左昭五年傳注言已負罪膺罰定不能以壽終然尚靦然生也不如先死之爲尚無疚於心耳又案爾雅釋山小山別大山鮮孫炎注別不相連也此詩鮮民亦寓已與父母不得復相連屬之象

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

傳箋訓顧復腹我義甚精於此數字少分晰竊意鞠訓養乳哺之也非乳哺則不得專繫之母矣拊謂孩提時晨夕撫摩之畜容也左氏哀二十六年傳天下誰畜之杜注畜猶容也小不馴順亦含容之長謂日培我長成且誘進其知

識也育謂養而教之說文育養子使作善也虞書曰教育子徐鍇傳曰不順子亦教之況順者乎是其義矣長視拊爲進育視畜爲進下顧復腹我又總自少至長而言腹並不止懷抱卽長而父母之出入及其子之出入無一時稍釋於懷故傳曰厚也逐層深痛不得一字忽過

大東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

毛傳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其富也宋儒多從之案熊羆虞書貢自梁州孔傳謂二獸之皮大雅韓奕篇獻其貔皮赤豹黃羆羆亦獻皮也第羆皮之用絕不見於載籍熊皮之見於經周禮射則共熊侯田役則設熊席而已呂氏春秋君居則狐裘坐則熊席未聞有製爲裘者故鄭箋破舟作周破裘作求然熊羆非東國所產說亦牽强自以毛傳爲勝第僅言其富義猶未盡詩葢言賤人得志踰制闕奇創爲不衷之服且居水而求山獸尤爲不稱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毛傳或醉於酒或不得漿朱註東人饋酒而西人曾不以爲漿似皆與語氣未合竊意詩葢言五飲中酒漿各有所宜酒厚而漿薄尙質則漿先於酒適口則酒甘於漿西人惟取甘厚者以自奉用酒而不用漿與北山篇或湛樂飲酒相似合之佩璲不以爲長玉佩至貴而亦若視爲固然不足見長皆形容西人安樂奢侈無度之象

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鄭箋謂鞙鞙佩璲以下至末皆言衆官廢職朱註謂維天有漢以下皆言天亦無能恤我余嘗反覆玩味竊意此二十句皆謂東人役困財傷無不告病也小序說不可易監亦有光言王明不能燭下也跂彼織女跂望且行也跂企義相近莊子德充符闉跂支離無脤簡文注跂行也終日七襄不休息也不成報章杼柚空也睆彼牽牛睆勞疲窮視貌莊子天地篇睆睆然在纆徽之中李注睆睆窮視貌不以服箱言旣往旣來困於役而不能行也東西各有疆域今則東人盡輸僤於西猶啓明本東有而至夕則爲長庚終爲西有也啓明長庚皆太白一星天畢之施行網羅徧也不可簸揚挹酒漿食飲匱乏也推厥所由皆西人賦役太重朘削致困傷耳故以舌翕柄揭終之古翕吸通用鄭箋猶引

也夏月昏時河漢當天箕舌正向東若歛引其米粟故東人無復可簸揚也北斗柄在西若舉而酌取東方之酒漿揭舉也故東人不可復挹也此章正與章首有饛簋飧二句反應箕對斗而言故曰南箕

四月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諸家解匪人字俱未安竊謂人與仁古字通易繫辭何以守位曰人王肅本人作仁禮記禮運鄭注引此亦作仁詩言匪仁仁也猶云不顯顯也不時時也人窮則反本外無可訴故求庇於先祖言先祖匪仁者乎胡寧忍於余而不庇佑之也唐李白門有車馬客

行大運且如此蒼穹寧匪仁匪仁字當本此

廢爲殘賊

廢毛傳訓伏不如王肅依爾雅訓大然義尚未顯竊謂廢毀壞之也嘉卉而蹂踐之不少顧惜以喻良民而毀壞之競爲殘賊也列子楊朱篇云廢虐之主釋文廢虐毀殘也古蓋有此語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毛傳江漢之神足以綱紀一方鄭箋大水紀理衆川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所宋儒皆取大水能綱紀衆水之說江漢字未免突來無根竊疑此詩蓋南國之人所作言貪殘搆禍之風由近及遠不禁思往事而增感也若曰昔我周盛時文王化行江漢宣王疆理江漢南國之紀綱何秩然也今貪殘之禍自北而南莫不盡瘁以兵役之事鄭箋仕事也曾莫能保其所有矣遠近無不受害故下章思高飛而深潛也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諸家並謂此詩爲君子所作以告哀竊謂詩稱君子皆他人指目卿大夫有位者言也烏有自稱君子者乎因思各詩凡言作歌者先儒皆謂自署其名然如

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訩以臣刺君顯然自白且某甫者字也君前臣名而自稱字有是理乎竊疑凡言作者舉而誦述之謂春秋僖廿四年左傳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據外傳常棣周文公之詩也左傳又曰召穆公亦云則外傳之言信矣而云召公作詩者蓋舉而稱述之鄭君所謂誦古之篇非造之也觀此而諸詩可推矣且各詩明曰作歌曰作誦皆其時臣民本有詩而歌誦之之辭較之左傳作詩之文義更明顯惟巷伯寺人孟子作爲此詩著爲此字自是已作且

已受諫而作詩以勸君子敬聽語氣亦合大雅卷阿矣詩不多雜以遂歌毛傳本謂公卿獻詩卽如鄭箋朱註作自陳解義亦可通葢既無名稱亦未加褒貶與前數篇迥別也其必稱作歌之
人者或位與相近或名德足重令瞽而歌之庶聞者
警動耳如此篇乃爲詩者欲秉政之君子作而歌之
以告王也節南山之詩則欲家父誦之崧高烝民則
欲吉甫誦之或以諷或以勸近而易入也他若四牡
之是用作歌彼何人斯之作此好歌大雅桑柔之旣
作爾歌不舉作者爵氏或朝廷所造或被讒者自爲
或借同列相戒以寓諷諫與此數篇不同陳墓門歌以訊之不
言作歌更係歌者自爲無疑　春秋宣十二年左傳昔武王克商而作頌曰綏萬邦屢豐年如桓詩果武

王自作則所云桓桓武王者當作何說哉故知經傳中凡言某人作之者不必皆卽其人爲之也

無將大車

乘車有貴賤之等戚兵車有疆埸之重寄唯大車則
平地載任鄙事而已故以喻小人

小明　念彼共人

共人鄭箋謂靖共爾位以待賢者之君陳少南謂大
夫之友曾勸其勿仕者邱氏謂賢而不仕者皆未安
朱註謂僚友之處者竊疑共人謂所恭事之人斥幽
王也雖行役毒苦而懷念君上懼將亂亡故涕零而
睠顧甚至夜不能就寢也邶簡兮以西周聖王爲美
人鼓鍾以古之賢王爲淑人此云共人例可推矣菀柳云彼人之心直斥幽王爲彼人葢諸侯之怨益深矣

畏此譴怒

廣雅釋詁譴責也又云讓也

鼓鍾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
不僭

孔疏毛意此章爲舉正樂以刺幽王之作淫樂疏鄭
意刺王作樂非其處朱註因蘇氏說謂樂則古而人
則非大意略同第毛鄭以雅爲萬舞南爲夷舞籥爲
文舞未免牽强朱註以雅爲二雅南爲二南籥爲籥

舞自不可易惟既曰不僭則其中當有節次諸儒未
詳言之大抵以籥專屬文舞於本詩無所附離故雖
分晰耳竊謂此篇爲刺王流連歡燕於淮上而作前
三章但舉鼓鍾一聞其聲卽憂傷也此章乃備舉燕
樂之盛節次全依儀禮燕禮其曰以籥卽燕禮記所
云若舞則勺也諸儒以勺爲武舞則與籥各別說詳下今試舉其節次
鼓鍾者賓入奏肆夏一節也鼓瑟鼓琴瑟入一節也
笙磬同音則兼笙入間歌合樂三節也以雅鹿鳴三
篇南陔三篇魚麗六篇也以南周召關雎鵲巢六篇
也以籥則萬舞而奏勺以娛諸侯也出奏陔不復言

以鼓鐘該之也樂之得倫序如此故曰不僭所謂樂則是而人則非也鄭氏箋注詩禮必以籥為文舞萬為武舞邶簡兮方將萬舞孔疏引春秋萬入去籥別文及公羊干舞籥舞為證特傅會鄭說耳穀梁范氏解萬舞也籥管也杜氏注左傳同葢言萬舞當吹籥而舞因卿喪惡其聲聞故徒舞而去籥耳左傳孔疏云尋杜意直云萬舞名其注隱五年亦直云萬舞下問羽數則萬是舞之大名執羽吹籥是為萬舞無干舞籥舞之別名也然則孔氏亦以范杜為長特以疏鄭箋不得不附會之且卽簡兮詩言之公庭萬舞渾舉其名執籥秉翟實指其事文勢顯然初非兩端故毛傳於首章直云以干羽為萬舞誠千古定論矣必如鄭說則方將萬舞是謂且祭祀止為干舞不當為羽舞矣何其謬歟知籥之卽萬舞則知以籥卽舞勺勺告成大武篇名以詩名之曰勺以器名之曰干羽以樂名之曰籥總名曰萬其實一舞也（申公說勺為大武之五成）

楚茨　絜爾牛羊

太牢乃天子之禮非公卿有田祿者所能僭序謂思古明王是也信南山首因曾孫而溯及禹甸甫田因祭社而並及四方均非公卿家所宜有

鐘鼓既戒

鄭箋謂戒諸在廟中者孔疏告以祭禮畢也案以鐘鼓告戒禮畢於禮文無徵（周禮春官肆師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無用鐘鼓之說）竊意戒亦備也（方言及廣雅釋詁並同）鐘鼓之樂前已備舉此將送尸又復戒備之

甫田　歲取十千

十千毛傳言多也語未分明王肅云太平之世天下皆豐故不繫於夫井不限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夫果不繫之夫井斗斛則萬億及秭猶不能盡十千烏足見其多故鄭氏為成稅萬畝之解似已然王畿千里而僅舉一成以概其餘亦覺不稱竊疑此謂籍田也常賦之法或九一或什一之一通率什而取一外此或十而二或二十而三或二十而五惟籍田千畝所收畢入於公是每歲皆取十分於千畝中故曰歲取十千也取陳食農補不足助不給也農人卽周禮甸師之徒三百人國語終於千畝之庶人也籍田之新穀收於神倉者不以給小用其陳穀所餘則食農人以補助之其曰自古有年者耕籍大典必稽諸古故楚茨既曰自昔何為而載芟為籍田之詩亦曰振古如茲也惟其為籍田故省助之法較他

田爲詳耕籍以奉先祖故稱曾孫若援外事曰曾孫
某侯某爲例則曾孫來止曾孫不怒於外事皆無所
繫對農夫而稱曾孫似非所宜王基亦知曾孫稼庾
爲籍田所入特不知十千即謂籍田賦法耳周頌噫
嘻十千維耦泛言服耕之法承上終三十里率夫數
而言故可以一成積算此詩不及里數明言歲取與
彼不同　楚茨以下四篇皆言耕籍承祀之事前二
篇詳於祀事後二篇詳於農事互相備也觀其田曰
我田大田曰公田可見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介助也所謂助不給也適南畝即省耕之謂於時見
有耘耔勤勞者即仿古取陳食農之法助其不足而
因以舍止焉並進高年者優禮之八十九十曰髦古
王者所至必先問老者況田間以介眉壽爲重務故
進見而加優恤也豳風七月食我農夫又曰以介眉
壽此詩既食農人又烝髦士事正相類毛傳云治田
得穀俊士以進解者或謂進其髦俊而用之夫賢能
之興俟諸三歲由鄉大夫而司徒而司馬而樂正造
就何其難揚舉何其愼遂大夫興甿理亦當爾乃省
耕之餘忽而遂士使醇樸力本者皆以異數遷其耳

目有是理乎孔疏引管子倉廩實知禮節爲說養老
乃禮節之大者不必拘定進士觀楚茨以下四篇皆
言治田奉祀之事不應此章突入一句間以教事也
謂之髦士者士與農工商固有別而散文則通如下
章穀我士女及周頌載芟篇有依其士皆是也　解
者皆因爾雅髦士官也之訓故作登用髦士解不知
爾雅自解棫樸章郭氏因與唆連文故錯會耳

攘其左右

攘辟除也謂屏退其從人不使驚擾田間見吏民相
親也鄭箋破攘爲饟固非朱儒謂攘取左右之饋左
右字似無着且恐非政體

禾易長畝

解者皆訓長爲竟義猶未盡案長畝蓋田制也古者
步百爲畝廣一步長百步横亦百步則方百畝故一
畝三甽之利可與故井可以畫故或曰南畝或曰東
畝皆長畝之謂也至阡陌廢而田制亂於是古制一
切不可復矣畝長恐施力不齊故以易爲難易固訓
治亦訓平言首尾如一也

瞻彼洛矣　鞞琫有珌

有與又通言上琫而下又珌也

桑扈 萬福來求

箋訓皆作福來求我解似未安爾雅釋詁求終也詩蓋言萬福畢來當終享之大雅文王有聲篇遹求厥寧下武篇世德作求鄭箋求皆訓終是其類矣

頍弁 蔦與女蘿施于松上

此章單舉松言較上章更親切蔦寄生大木無常樹其施於松上猶異姓之親託於王以為尊榮也爾雅釋草女蘿菟絲為一物菟絲松根化而生則與松本一體其施於上猶同姓之親託於王以為存亡也

車舝 間關車之舝兮

毛傳間關設舝也案間者中空也關者貫而閉之禦其脫也正傳所謂設也解者或以為貌或以為聲皆似未確

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朱註訓鮮為少而未申其說詩蓋言我少得見爾故飢渴之思委曲傾寫而不能已也下章既覯而心慰正相呼應

賓之初筵 籥舞笙鼓

鄭箋謂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其谷趙商云衛殷之饗內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故稱殷禮以周之諸侯而舉殷禮牽強殊甚窺所由來不過自護其文舞武舞之說以籥為文舞祭祀不當僅言籥是以推之為殷禮耳後儒皆沿其說竊意詩所謂籥舞即鄭氏所云武舞也周禮享先祖當舞大武禮記祭統明堂位皆云下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管即是詩之籥也鄭亦云籥管也享神莫重於朝踐故舞大武而管與笙鼓堂下之樂畢作禮器所謂交動交應即是時也觀此益知余鼓鍾篇以籥不僭之說為非謬

以洽百禮

總舉朝踐以後大合樂延尸饋食獻酢統言之百者

言其備故下云有壬有林

錫爾純嘏子孫其湛

此總括嘏辭也子孫其湛與勿替引之保建家室俱儀禮少牢嘏辭從以孫子大雅既醉意略同

各奏爾能

謂諸臣獻尸長兄弟眾賓長加爵以齒爵相及上嗣舉奠及旅酬廢徹之禮貴賤長幼各伸其敬亦序事辨賢之儀節故曰爾能祭至是而告事畢矣

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毛傳專指射言固非鄭箋破仇為𣂪以室人為佐食

以時爲心所尊者節節牽強且但舉祭時酌獻之禮不及燕禮與下三章燕飲失度有何關涉竊謂此四句蓋言祭畢而燕也賓載手仇者祭畢衆賓手自執賜脯載之而出各偕其匹類也衆賓貴賤各有等匹室人者同姓之臣也宗子爲宗室故目同姓爲室人主與族人后師內宗之屬皆在內同姓則留之又入路寢而燕私所謂樂具入奏以綏後祿也康者安和而不亂燕飲親骨肉本以安之燕安也而衆亦皆安故曰康爵奏進也當其可之謂時同姓夜飲視異姓之時爲更進不醉無歸既醉而出又適當其可所謂孔惠孔時者此也屢舞號呶

大意不識則不康之甚醉而不出則不時之甚正與下三章反對　陳祥道禮書云王與同姓燕几席升降庶羞爵樂意取盡歡大率與諸侯燕禮不異其說甚確故此詩以祭畢之燕與賓客之燕兩兩相形首章賓之初筵先陳射前之燕次陳祭畢之燕思古昔燕禮之得也三章賓之初筵刺當時燕禮之失也

舍其坐遷

遷亦坐也既舍其坐又舍其所遷之坐故曰屢舞

側弁之俄

毛傳俄傾也亦望文生義竊謂俄與峩古通用言弁之高也側弁已失禮弁高而側尤難堪也楚辭惜賢篙冠浮雲之峩峩

魚藻　有頒其首　有莘其尾

鄭箋以頒莘爲肥充謂武王時范氏補傳以首大尾長爲瘠謂幽王時竊謂魚之類首尾大小各別未可執一爲說而箋義較長詩蓋言魚之肥充舉首尾以表全體也瓠葉篇有兔斯首孔疏既有兔不應空用其頭詩人乃以首表兔朱註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此詩亦當同彼訓第彼僅一兔此則無常數耳魚數以尾亦可數以頭且魚有以大首爲美者今鰱魚猶然齊敘苟孔疏鱮之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

采菽　紼纚維之

毛傳依爾雅纚訓綏爾雅纚作縭古通用鄭箋舟人以紼繫其綏而制行之言綏屬於舟紼繫於綏以制其行如今挽舟者笪多以竹爲之笪不屬於桅檣必屬於桅檣上之懸繩紼即笪纚即懸縆也語意甚明自李巡孫炎注爾雅謂舟止繫於樹木戾竹爲大索所以維持舟者以縭爲止舟之用至郭璞又見詩傳中維持諸侯句偶與李注維持字合遂訓縭爲繫孔疏因之而縭維兩字乃苦複疊矣維亦訓繫古綏字如冠之綏蟬之

綏皆取象下垂婦人之褘謂之縭通作褵幽風東山親結其褵孫炎疏褘帨巾也文選思元賦纚朱鳥以承旗注纚聯也又云獻瓌琨與琛縭兮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縭帶也亦皆下垂之象故以綏訓縭又爾雅釋言縭介也釋詁綏纚也並謂大物傍附著一物孔疏訓爲繫者沿孫郭之誤也雖亦有持訓必知毛傳非謂止舟者下亦是戾矣毛傳戾至也行者乃可云至若毛傳意取止舟則更當訓戾爲止矣釋文引韓詩云纚筰也釋名云引舟者曰筰筰作也作起也起舟使動行也尤其明證

角弓　此令兄弟　不令兄弟

諸家皆以此令不令屬民言此字無着落竊謂仍指王言言王善兄弟則效之者皆寬然有餘地漢諺云兄弟二人不相容寬然有餘地尙何不相容之有王而不令則效之者相煎太急而皆病矣

相怨一方

兄弟以相聚而歡卽有小嫌積誠面剖旋亦如初常棣言和樂必曰兄弟既具兄弟既翕此之謂也至各處一方而疑間日滋怨始莫可解矣兄弟有怨卽所怨不當宜解以恩鄭箋當反質之於身思彼所由然而恕之語極精當伐木之詩曰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寧適不來微我有咎誠處兄弟昏姻之寶訓也至相爲怨而不交瘉以底於亡者鮮矣

莫肯下遺

廣雅釋詁遺予也送也言王不肯以仁恩下予九族也

如蠻如髦

諸家皆謂無仁恩禮義如夷狄竊謂此正迴應首章遠字言王之視兄弟婚姻幾如南蠻西夷之屏爲異類然若所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

菀柳　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諸家說各不一竊謂詩意葢言若我來朝事王卽遇己有恩使我得安靖守職恐後將無端而病我焉極病也呂覽適音以危聽清則耳谿極

後予邁焉

鄭箋訓邁爲放逐朱註解邁爲過求皆望文生義竊謂詩意葢言後將以罪征伐我也大雅棫樸周王于邁鄭箋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是其證

都人士　綢直如髮

鄭箋以性情操行言與上下不類朱註言其髮之美

葢疑而未定之辭竊謂綢所以韜髮者謂纚也當時
纚制必漸趨巧靡若君子女之綢但純直如髮而已
綢與笠撮語意相承古纚有師音綢亦有毙音音相
近也（詩車攻弓矢既調與佽柴韻則綢有毙音）史記司馬相如傳靡屈虹
以爲綢集解引漢書音義綢韜也義正相類

充耳琇實

解者多以實爲塞其耳旣曰充耳又曰塞其耳義相
複竊謂實乃琇中之堅實無瑕者言其服飾以純樸
爲美也淮南子精神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注實美
也此實字亦兼美義

卷髮如蠆

如蠆尾上揚則整飾之狀非滿首曲局者比故詩人
美之

采綠　言韔其弓

孔疏因鄭箋我當從之爲之韔弓遂謂射訖與之弛
弓納於韔中誤矣詩葢言將于狩時爲張弓寘諸弓
室也秦小戎交韔二弓方介駟出軍之時自應張弓
待敵何容弛弓俟臨射始倉皇解紲乎（其日竹閉緄縢祇言其器用備）又禮記檀弓工尹商陽追吳師及之射之斃一人
韔弓又及又斃二人旋韔旋手須臾存亡之頃烏能
忽張忽弛若是其速乎此尤其明證矣葢凡言韔者
皆張弓納入之謂射訖而返則出韔始弛而閉諸柲
中

維魴及鱮

魴味美鱮味薄舉二魚而衆魚美惡之類悉舉矣齊
敝笱其魚魴鱮大雅韓奕魴鱮甫甫皆此例

黍苗　王心則寧

尹氏進而王不寧召伯進而王心寧（大雅江漢詠召公之功亦日王心載寧）再進而上之多士濟濟而文王寧寧王之要其
在得人哉是故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

陶爲己憂

隰桑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

毛傳阿然美貌難然盛貌案阿與猗難與那音義竝
同衞風淇奥綠竹猗猗美盛貌桑扈受福不那那多
也多亦盛也漢高彪碑稽功猗衞阿作猗說文受福
不儺那作儺是音義竝通也

男霽楙仝校

詩疑筆記卷五

高郵夏味堂學

大雅上

文王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言文王進退上下無不與天爲一卽大明所謂昭事上帝厥德不回也 回違也此詩篇法每四句節節相銜觀下章接言亹亹文王則此二句自應作奉天不違解

其命維新

自歐陽氏力斥改元稱王之說諸儒遂並疑小序受命造周爲近誣然此章既曰其命後五章又節節提

出命字大明篇曰有命既集又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有聲篇且明曰文王受命參考尙書武成誕膺天命維九年大統未集之文不得盡以序說爲非但如緯書赤雀丹書諸瑞應則誠誣妄不經矣　稱王之說始於馬遷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葢受命之年稱王亦疑而未決之辭考之於詩初無實證詩中凡稱王者皆後代追稱其以是類是禡爲證者亦介疑似身奉天子命爲西伯崇既犯命代王出征故用天子禮耳未聞儼然稱王也 鄭孔並以周頌維清篇肇禋爲文王祭天稱王之證按諸翼翼小心尤不應爾 第文王雖不儼然稱王而王者人所歸往有天下之大號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會不諱言有天下則爾時六州歸心擁戴爲王固勢之所莫能禦者皇矣篇曰下民之王明明可証也孟子之稱湯也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在夏殷時后雖人君通號然曰我后則顯然戴之爲王矣夫文豈異於是乎漢高祖擊滅項羽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高祖雖以不德辭然不能禁羣下之不稱帝高祖且然而況文王乎愛戴之者羣稱爲王而服事之心始終如一似於文王之至德無損也　宋儒闢改元爲妄誠能推見至德服事之心然如泰誓惟十有一年及武成

維九年大統未集云云則殊不易推算闕疑可也

令聞不已

不已者言雖有令聞而亹亹者猶不已也下文陳錫哉周正是不已處諸家作令聞之不已解恐非是

常服黼冔

常服謂素所應服之祭服 先代之後應服先代之服 小雅六月載是常服亦謂素所應服之軍服也葢古者衣服有常有其事則有其服此都人士之所以思古也

無遏爾躬

言得無身自絕其天命乎諸家作無若無使解與通

章無字不字異例矣

宣昭義問

戒成王君臣者若此其稱文王亦曰令聞不已非要譽也必如是而後止敬之德乃有所徵故孔子閒居曰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子思曰徵諸庶民孟子曰仁心不如仁聞但必聞而令問而義乃可貴耳　緜八章亦不隕厥問從朱註作聲聞解爲是皇矣稱王季曰貊其德音文王有聲稱其繼述之美亦重言有聲卷阿戒成王曰令聞令望下至宣王時召虎對揚王休亦曰令聞不已皆此意

大明　摯仲氏任

毛傳摯國任姓之中女也訓義甚簡明孔疏言有摯國之仲女其姓氏曰任以氏屬姓誤矣婦人稱姓不稱氏氏與姓不得混同且此詩氏字乃語助上屬仲爲讀又與氏族氏字不同如他詩伯氏仲氏之類耳

曰嬪于京

毛傳京大也謂作婦於大殊不辭鄭箋京周國之地小別名義亦未安各詩周京二者每竝列詩人何必以小地名往往複叠趁韻後人何必取爲京師尊號耶嘗思前乎太王者公劉遷處爲豳後乎太王者文王遷處爲程爲豐武王遷處爲鎬獨太王至於岐下詩人未見稱名（周頌天作篇岐有夷之行亦兼文王岐陽說蓋指山而言耳）特屢舉京爲言竊謂京蓋太王因遷地形勢自命之名非本有之小別名岐山高大太王所居處必在岐山西南平邱上與平地迥別觀周頌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及皇矣篇菑翳灌栵帝省拔兌等語可見以其較平地雖高較山巔則卑故曰岐下以其地高而廣故特名之曰京緜之三章緊承胥宇下云周原膴膴（白虎通云周者有天下之大號言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此云周原亦如文王武王之例從其後而稱之耳釋名周地在岐山南其地四周也然則釋名亦以其象言之非謂當時本名周也）案小雅皇華毛

傳高平曰原爾雅釋地可食者曰原孫炎注陸阿山田可種穀者亦名原是原卽京之原或原卽京字古字通用（見禮記檀弓九京鄭注國語晉語韋注）未可知也太王居京王季文王武王皆生長於此故此篇曰嬪于京（周舉代號對殷商言之也京乃舉其地名）思齊篇京室之婦（鄭箋京周地名也訓義甚當下又云大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小則仍囿於小別名之說）紀王季時事也此篇于周于京篤生武王紀文王時事也皇矣篇依其在京從此京去一路傍高邱而行也下武王配于京謂太王王季文王三后皆發祥於京武王能配之也（鄭箋解作鎬京誤）因發祥之嘉名故後世既得天下遂以爲尊稱（如皋門應

門辟雍造舟之例若祼將于京鎬京辟雍之類是也齊風念彼周京念彼京周亦慨想太王王季文王之道　周遷地總擇高處篤公劉瞻彼溥原瞻是宫下仰望則原乃高處下覯於京即指溥原是原岂京可知旣曰迺覯于京又曰于京斯依可見公劉亦注意豳地之京特不以爲名耳

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毛鄭朱子皆以矢牧野屬之商衆無貳爾心毛傳謂武王將士無貳心鄭箋謂從己之衆無不樂戰勸武王無以衆寡不敵致生疑貳朱註意與鄭同竊謂矢

于牧野應屬武王即指牧誓而言矢誓也上帝臨女二句乃武王臨事自儆之辭言殷旅衆盛而武王毅然興師誓於牧野者維從我之諸侯皆興起相助故也然諸侯雖相助而武王迴念文考不回之德尙行以翼翼之小心蓋爲天下除殘請命事非得已天監在上不敢一毫矜肆覬覦心不純一也武王之心若是故下章云涼彼武王涼同諒信也謂諸侯信服乃不崇朝會合而廓清之詩正善寫武王承天心繼父志與首章二章相呼應方是王師氣象若但說成前歌後舞之盛則後世得天下者當其時雲合景從孰不若是哉魯頌閟宮無貳無虞上帝臨汝正從此篇化出孔疏亦謂戒武王伐紂必克無有疑心皆附會鄭箋爲說耳

緜　民之初生

毛傳訓民爲周民朱註從之鄭箋亦謂得民心而生王業竊謂民字指文王也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太王即所謂民之初生自土沮漆也觀末章文王蹶厥生生字緊相呼應此言王業所由興末章言王業乃大興文義顯然生民之詩曰厥初生民民謂后稷尤爲此章切證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故當其初興皆謂之民或曰詩不可以民古公乎曰古公已爲諸侯烏能

民之且古公親見昌有聖瑞知其當興則未遷時文王諒已生矣以其誕育於此故曰初生小雅伐木鄭箋昔未居位在農之時云云夫曰在農則可以民稱矣孔疏云文王在太王時年已長大初遷於岐或率民伐木則其生當在遷岐之先矣大明篇大任有身生此文王乃作提起與下維此文王相接不與上日嬪于京相蒙彼詩孔疏云周本紀太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王季未爲世子而生昌矣此則從後而言至於王季故其辭若王季爲君之時其說是也

自土沮漆

此言豳國境內之水篤公劉但言涉渭不言沮漆則以其所入之大水言之耳書禹貢漆沮旣從孔傳漆沮之水已從入渭孔疏闞澤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與沮合東入渭渭發源遠以渭爲主　周頌潛篇孔

疏云漆沮自豳歷岐周以至豐鎬是周家發祥之地皆漆沮所經故原其始而標出之

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孟子言太王事狄以犬馬皮幣珠玉之繁似非復穴中所宜有孔疏引篤公劉于豳斯館之文謂豳自有宮館室家特以下文在岐新立故此先言未有爲抑揚之勢耳恐尚未然竊疑大王初年貨幣宮室本循有國常制迨狄人屢侵貨幣告罄狄又近迫國都暫避其鋒尚未暇擇地而處或可至是因不可久居故

來朝疾行

來朝走馬

昔人謂古無乘騎之事然觀此詩走馬則此風已開於周以前矣小雅白駒篇白駒來往亦似非四牡四驪駟騵乘駒之比

率西水滸

鄭箋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語甚明晰葢謂漆沮西厓也案水經渭水自雍縣東下至岐山與岐水漆水會沮水又與漆水合則二水在豳地尙分流當豳之東岐又在東南自豳赴岐必先循西岸南行然後濊水適岐故云循西水厓酈道元水經注漆水下云尙書禹貢太史公禹本紀云導渭水東北至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周太王去邠度漆踰梁山止岐下故詩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是其證矣沮水諸書皆不詳所出然經傳及道元皆與漆竝言則沮在豳東岐西可知故鄭志答張逸云豳地今爲栒邑縣在廣山之北沮水之西孔疏循西方水厓漆沮之側東行至於岐山於鄭箋西水厓中增一方字形勢不合者有二豳西岐東去國東行不應反出西方不合一也卽云漆沮在豳西亦當循東厓而行不應反度水行西滸而南而東不合二也下章自西徂東孔疏亦云發豳西南而行從涇水之南然後東行皆緣誤

會鄭志答張逸有涇水從豳西南行正東乃得周一語耳不知彼論大勢與此不同且禹貢明言東北至于涇又東過漆沮不應復有西流之理鄭志西南當是東南之譌曰東南者所以別於正東也

至于岐下

古公循漆沮西厓渡水踰梁山至於此謂之岐下者葢至岐山而卽止仍在岐之西及文王克密始遷向山南爲程邑故皇矣之詩曰居岐之陽節次甚明晝魯頌實維太王居岐之陽乃後世約畧之詞況閟宮意主鋪張但襲用成語以協韻耳當以雅詩爲據後

克崇遷豐則又在程之南鄭二南譜孔疏豐在岐山
東三百餘里

迺慰迺止

毛傳慰安也鄭箋安隱其居解慰字義未盡案慰與
尉古通用尉平也後漢書光武紀及廷尉岑彭注詩蓋謂平治其地
卽皇矣篇所謂修之平之也周頌天作篇岐有夷之行諸家亦言有平易之
道路漢書車千秋傳尉安衆庶師古注尉安之字本無
心也漢書往往存古體字焉彼以尉爲慰此詩則以
慰爲尉

迺宣迺畝

鄭箋時耕曰宣乃時耕其田畝未分晰案大雅公劉
既順迺宣毛傳宣徧也昭元年左傳宣汾洮杜注宣
通也迺宣者徧野而宣通之俾無梗塞蓋舉其全局
也迺畝者析畝而分治之蓋舉其細數也

削屢馮馮

毛傳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意未晰朱註屢訓重複
馮馮訓牆堅聲竊謂屢當訓疾馮與憑通馮馮當訓
盛大言削鍛衆工皆趨事疾急其聲馮馮然盛大馮
馮與陾陾薨薨登登一例皆言衆多耳爾雅釋詁屢
疾也列子湯問帝憑怒張湛注憑大也後漢書班固
傳憑怒雷震李賢注憑盛也其義可通釋矣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毛傳率下親上曰疏附武臣折衝曰禦侮皆二字弗
說與先後奔走二字平列不類竊謂疏附禦侮亦各
二字平列疏外也遠也謂異姓之臣望散夭括之屬
是也孟子疏踰戚謂異姓遠臣正附近也親也謂同姓之臣周召
之屬是也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諸侯子弟若肺腑索隱肺音柿腑音附附木枝也喻子弟之親如樹枝附於樹小雅角弓如塗塗附鄭箋附木桴也桴木皮也彼詩亦爲不睦族而發皆以附爲同姓之證
小爾雅釋言禦抗也古抗亢通用爾雅釋詁亢强
也反覆互訓是禦亦有强義漢書敘傳引詩曾是强

禦作彊圉管子輕重甲篇守圉之國注圉與禦同周
書謚法威德剛武曰圉注圉禦也以剛武爲禦則禦
之訓彊可知矣侮古與務通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引
詩外禦其務作外禦其侮爾雅釋言務侮也釋詁又
云務强也侮務通用則訓通釋勉强事務亦非勇毅
者不能此詩禦謂彊武之臣侮謂勇毅之臣卽毛傳
所云武臣而字義各別

棫樸　左右奉璋

毛傳謂臣禮當執璋孔疏引書顧命太保秉璋爲證
鄭箋謂祭禮助亞祼以璋瓚皆謂文王行天子禮未

子不取受命稱王之說而於此句仍用鄭箋未有分解竊謂文王所以用璋瓚祼者遵王季之舊也孔叢子殷帝乙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賜之圭瓚秬鬯今文王復爲西伯有弓矢鈇鉞之賜故奉璋亞祼得以舉行非僭天子禮也旱麓瑟彼玉瓚正王季時事

六師及之

殷時無六軍之制此亦從後而稱之耳

勉勉我王

文王之詩曰亹亹大明之詩曰翼翼思齊之詩曰亦臨亦保皇矣之詩曰無畔援歆羨此詩曰勉勉我王

蓋無時無人無事而不敬者下章復極稱其豈弟則主敬而行之以和故思齊篇總括之曰雝雝肅肅此八百年昌熾之本後代莫之與京者也然亦非周公親炙不能形容至此

旱麓 干祿豈弟

詩中復曰求福不回假樂之詩亦云干祿百福是聖賢於福祿不諱干求第所以求之者異耳故子張學干祿夫子不斥其干之非而但教以干之法子禽以求政疑夫子而子貢亦曰夫子之求之也孟子曰經德不回非以干祿特爲生安之上聖言之耳其次以

下則無非自求多福者

思齊

此篇序曰文王所以聖鄭箋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義甚渾含孔疏言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義在關照首章而下數章全與此義無涉朱註但分言文王之德揣盡注疏障礙矣惟首章推本聖母如大明之例可也又溯及大姜附及大姒何耶竊謂此篇以惠于宗公一章爲主大旨蓋言文王所以聖由能順大王王季之道也大王王季本有刑于之化故文母大任能率大姜禮法篤生文王遵而行之故大

姒亦能嗣音雝雝在宮肅肅在廟正刑于之實德也不顯以下六句皆形容雝雝肅肅心事肆成人有德以下又舉至兄弟以御家邦者備言之

惠于宗公

宗公謂太王王季也詩人稱王亦曰公如緜之古公亶父鳧鷖之公尸來燕卷阿之似先公酋矣皆是也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

夫祭必夫婦親之自蠶繅衣服以至荇藻蘋蘩灌獻卒祭后夫人皆躬相宗祀故在廟尤爲刑于要務雝雝自思媚來肅肅自思齊來非此母不生此子也而

其本又自王季雍德之行來大王大姜亦然所謂刑
于之化也文王遵而行之故曰惠于宗公罔怨罔恫
禮記樂記云肅肅敬也雝雝和也爾雅釋詁同和非
煦煦嘻嘻之謂賈誼書云剛柔得道謂之和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豈不顯赫矣乎時時若有監臨者所謂肅肅也得無
厭射矣乎時時為之保安者所謂雝雝也亦者總辭
尚書皋陶謨亦行有九德亦行總言其行也下亦式
亦入同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

故凡傷害我之德者得毋不殄絕乎光大我之德者
豈不有瑕玷乎心之一於敬且和者若此是以不聞
而亦凛於法不諫而亦入於道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成人小子兄弟家邦所同有也文王備肅雝之純德
故臣下化之皆有德而有造文王篇云凡周之士不
顯亦世周頌清廟云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皆其選也
古之人卽宗公也蓋自太王王季時已不敢厭怠於
門內之行文王順而行之其道愈光得以獎進賢才
輔治家邦也序謂文王所以聖者葢如此

譽髦斯士
御家邦莫要於得人故文王篇稱多士緜稱疏附先
後奔走禦侮棫樸旱麓稱作人此詩復以譽髦斯士
終之其後靈臺終以於樂辟廱下武終以不遐有佐
文王有聲終以武王豈不仕此以見文武之道如一
轍矣
皇矣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
毛傳以惡訓耆鄭箋以老訓耆以憎其所用為惡者
浸大訓憎式廓朱註以致訓耆俱未安竊謂耆與嗜
同嘉予之義如後章所謂予懷者是也言於四國中

求其所嘉予者則增其地而廓大之耳憎增古通用
篇中於太王則曰帝監曰帝耆曰眷顧曰帝遷曰
天立厥配毛傳並指文王非是今遵朱註於王季曰
帝省曰帝度曰帝祉於文王曰帝謂再曰帝謂三曰
帝謂寫得在上在旁步步危悚一見上帝爲生聖主
之難一見天人相去甚邇相感甚捷完篇首有赫分
量所以儆後世者深矣人主時時如天監赫臨何患
天下不治桀紂皆以不畏天而亡故首章以二國引
起所謂不獲者不能得天也後世獻諛者乃謂天變
不足畏誠千古臣子中大罪人矣

作之屏之

作孔疏謂攻作之朱註訓拔起竊謂作與斮通言斫絶之且屏去之爾雅釋器魚曰斮之樊光云斮斫也李巡本則曰魚曰作之與禮記內則同是作斮通用之證廣雅斮絶也

松柏斯兌

毛傳兌訓易直未安案荀子議兵篇兌若莫邪之利鋒注兌聚也此詩亦謂松柏聚生雜木去而嘉木盛也

帝作邦作對

鄭箋以作配訓作對爲生賢君朱註訓對爲當訓作爲擇謂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歐陽氏謂作周國以配天俱未安細玩此句正引起下句所謂對者即指太伯王季言挺生此二人耳曷爲不及仲雍以長則伯以賢則季仲雍絶無嗣國之理故但以二人作對而下句乃申明之曰自太伯王季也維此王季以下又從太伯單卸入王季

自大伯王季

周家得天下之本全由於太伯能讓故周公特特標出大雅歷陳王業所由興爲詩不一無有及太伯者此詩特一及之而下文又止詳言王季之友不言太伯之讓固子孫稱揚先美立言詳畧之體亦由其讓德渾融全無痕迹孔子曰至德曰民無得而稱詎非萬古隻眼哉

因心則友

鄭箋以毛傳訓因爲親遂謂王季親親而又善於宗族義殊添設朱註作自然無待勉强解亦未盡周詡立適此舉乃常禮之變豈獨禮之變並事之所不能言皆以心相印而已太伯以大王之心爲心王季不得已乃以太伯之心爲心所謂因也所謂友也三面

毫無矯拂故直斷之曰則友且夫爭讓覩乎其心心有覬覦雖讓而友亦僞心無歆羨雖受而友更真此事可以欺人不可以欺天故下章復曰帝度其心受祿無喪正是篤慶處後世公子馮之亂宋子臧之亂曹季札之亂吳皆緣不受而致喪亂者也

克順克比比于文王

毛傳謂擇善而從比于經緯天地之賢王鄭箋即指文王謂盛德以聖人爲匹文王雖聖以父從子殊覺失辭朱註解作至于文王理較順而緊接上句比字忽作兩解亦似未安竊謂順謂上順太王太伯比謂

下庛文王也庛比古通用周禮世婦及祭祀比其具釋文比本作庛公羊哀五年傳城比釋文本作庛又作芘莊子人間世隱將芘其所賴釋文崔本作比皆其證　禮記樂記比作俾俾亦下傳其子之義鄭注仍作擇善而從解非是

依其在京

鄭箋謂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言其小出兵以德不以衆也與本句文勢不合朱註訓依爲安謂安然在周之京與公劉于京斯依同訓亦似與下文少貫串呂氏謂用兵必有根本之地文王憑依京師爲三軍

之鎭似深反淺天下寧有不以京師爲根本者哉惟毛傳訓京爲大阜而孔疏用王肅說謂密人來侵周依止我周之京邱案經無侵周之文殊迂曲添設竊謂依傍也周所遷岐下地名京本以高邱得名從此至阮皆有高邱可傍而行也邶擊鼓鄭箋軍行必依山林此必由周赴阮間道密人猝不及備（觀下侵自阮彊侵字可見）又乘高岡以壓之本以德攻復據勝勢故不戰而服

不長夏以革

毛傳不以長大有所更鄭箋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皆與上句文法不合上句以聲色兩層對舉則此句夏革例亦當兩案夏暇字古通用革亟字古亦通用詩蓋言文王宜緩而緩不長暇逸宜亟而亟不長急迫所謂從容中道也書多方天維五年須夏之子孫鄭注夏之言暇（見本詩上帝者之孔疏）禮記禮器引詩匪革其猶又檀弓夫子之病革矣鄭注並云革急也又檀弓若疾革釋文革本作亟皆其證

是伐是肆是絶是忽

毛傳肆訓疾鄭箋訓犯突毛義爲長蓋始伐用緩攻此復伐則急攻也毛傳忽爲滅與是絶複疊竊謂忽

與肆意同亦言其疾耳廣雅釋詁忽疾也左氏莊十一年傳其亡也忽焉杜注忽速貌亦疾義

靈臺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鄭箋謂文王知民既歸附鳥獸得所以爲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孔疏推明鄭說謂靈臺辟廱同處在郊似辟廱即在靈臺中故左氏說靈臺壅以靈沼謂之辟廱其他考古者議如聚訟至有謂太廟有八名者固屬支離朱註用呂氏說以前二節爲靈臺鳥獸之樂後二節爲鐘鼓之樂又似劃分兩開且鐘鼓何足爲樂以爲民樂恐辟廱中亦非民所得與

也竊疑此篇前三章皆樂得其養魚鳥咸若則民氣豐樂可知後二章言民皆樂得其教雅樂宣暢則士氣雍和可知教養備淪浹周序所謂民始附者此也

靈臺辟廱故連類及之

下武　下武維周

毛傳武繼也鄭箋下猶後也言後人能繼先祖也蘇氏曰武迹也謂盛迹垂於後也後人繼先祖先人垂迹於後俱不獨周爲然說並牽强朱註未詳又載或說改下作文亦不可從竊疑此篇乃周公恐後人以武王戡亂武功爲盛奉爲法則必啓窮黷之漸故開章即劈頭喚醒若曰爾來許得毋羨王之武功爲獨盛乎不知不尚武者惟我周也下即不尚之義所尚者何三王之世德耳蓋下土不孚於武而孚於德太王事狄遷岐固不以武競矣王季獲義渠之君伐西落鬼戎又克余吾之戎始乎翳徒之戎赫赫牧師非無武也文王於邘耆密須混夷崇侯七年五伐煌煌方伯非無武也然皆未嘗尚之務以德孚民而天下服三后之所以爲武也王以求德永孝思而孚乃成武王之所以爲武也故五章曰繩其祖武正首尾相應若如毛鄭蘇氏之說則全篇皆寬泛語矣豈所以

昭來許哉且雅有常武須有大武皆言武功尤足爲此經作證序曰繼文也繼文則下武可知然後知小序誠不可廢勝於僞周書武稱一篇陰險之見多多矣　鄭箋謂繼文者繼文王之王業誤甚各序中無單稱文王爲文者況此篇爲繼文下篇文王有聲爲繼伐一歌文德一歌武功句法顯然一例何必異說

昭哉嗣服　昭茲來許

箋註皆謂嗣服爲嗣先王之事與下章不接鄭訓來爲勤許爲進尤牽强不倫案此篇詩格前後各三章皆首尾相銜此嗣服謂後世子孫即來許也故下章緊承曰昭茲來許哉有茲音來許即嗣服仍是相銜一片朱註云茲哉聲近是也

文王有聲　遹追來孝

來孝謂先世以來之孝言能追王季孝行也今人溯往事皆云從來歷來蓋相沿語氣如此以來爲往正孔氏所謂古人多倒語說詳前行葦以祈黃耇毛傳祈報也凡言祈者在事先言報者在事後以報訓祈亦倒語之例

維龜正之

孔疏訓正爲定朱註訓決竊意當訓善即鄭箋所云得吉兆也儀禮士冠禮以歲之正注正猶善也

武王豈不仕

毛傳仕訓事鄭箋申其說曰功業之事朱註豈無事乎皆未有着落竊謂仕指官人說言豐水生芑猶辟

廱之育人材武王豈不量材而官之乎承上辟廱而益廣其事蓋貽子孫以安莫要於得人與文王同一家法或者乃以遷鎬當之小矣

文王烝哉　王后烝哉　皇王烝哉　武王烝哉

或稱文武或稱皇后鄭箋非事之盛者不稱義諡說固未允其諸家說尤穿鑿案此篇末句乃長言詠歎之體首章二章皆以文王提起故接文王詠歎之七章八章皆提明武王故接武王詠歎之四章言王后維翰故接王后詠歎之五章言皇王維辟故接皇王詠歎之三章六章居其間故從四五章之例與前後

相配章法整齊變化之妙備矣

生民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

毛傳訓介爲大止爲福祿所止鄭箋訓介爲左右攸止訓所止之處朱註節取其說竊疑歆心動也鄭介說助也若有助之歆歆者攸介攸止言時歆時止非一時所以狀其神異也　毛傳以履武爲踐高辛之迹鄭箋謂大人之迹歐陽氏並斥其說而闕所疑朱子則從鄭說而訓攸介攸止爲所大所止之處義似未晰夫毛傳既云從帝見天天歆饗而降子誕生甚易乃人情所喜慶固無棄寘之理卽如鄭說履迹而孕然旣曰禋祀以弗無子是姜嫄固自有夫也使假其夫之精氣而孕則當時雖覺歆感而從夫得孕有何嫌疑卽不然亦祇其夫或疑之耳外人烏從知之亦不必如箋疏所云必顯白於衆人其後世子孫又胡爲僅祀先妣而黜其先祖也至馬融遺腹之說諸儒已辨之甚明而孔疏傅會毛傳又謂其有奇表異相尤屬臆說竊意其靈異全於歆攸介攸止見之或歆或止姜嫄必有不能掩蓋之迹其夫必有不能共處之勢故曰載震載夙夙肅也其家皆肅然驚惲及其生也又甚易而不坼副必有大異恒情之處故曰以赫厥靈夫歆

感不時而受生赫異是得無上帝之不寧乎雖曰克禋克祀而孕育異常是得無禋祀之不康乎居然生子相傳駭怪烏得而不棄之乎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

鄭箋匍匐蓋六七歲時就口食謂就衆人口自食竊謂小兒至六七歲時能自食者多矣不足爲異此匍匐蓋一二三歲耳

茀厥豐草

毛傳茀治也訓本爾雅朱註同案茀當訓去凡从弗者類然此詩首章以弗無子毛傳弗去也廣雅拂去

也韓詩拂厥豐草拂弗也拂弗皆當訓去 書堯典咈哉孔傳禮記曲禮
佛其首鄭注咈佛皆訓戾戾亦去義周禮夏官司弓
矢職云茀矢用諸弋射鄭注茀之言刜也孔疏言可
以刜殺之廣雅刜斫也國語齊語注刜擊也斫擊殺
皆去義

是穫是畝

穫者舉散數而言爾雅釋詁郭注穫禾為稽此穫即稽也畝者舉成數
而言與適宣適畝相似彼經以宣為總數畝為散數

行葦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

鄭箋兄弟之老者為設重席孔疏上章已言肆筵此

復設席則是主於老者其少者或單席矣竊嘗推鄭
意當因燕禮司宮筵賓無加席又見詩句複疊故謂
為老者特設不知同姓主恩與禮異姓之臣迥別備
言燕私厭厭夜飲皆非異姓所敢望則筵席隆布當
有加禮何法纚聯所以見恩誼獨厚不必析作老者
緝御即燕禮小臣之屬鄭箋作敦史解亦未免牽強

序賓以賢　序賓以不侮

朱註從申公說以此篇為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
案禮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燕時雖
未嘗無賓然止立一賓與主人相當耳非如祭時主
賓兩階東西序列則所謂賢與不侮者何從而序之
李文貞公曰雖同姓亦曰賓故下曾孫曰主說殊巧
合第禮經鮮有稱同姓為賓者曾孫維主又與宰夫
為主人不合故鄭箋順小序外尊事黃考之文謂因
養老而擇士比於大射亦祗望文生義鄭君蓋因詩
有戚戚兄弟句以序中九族為五服之親故不得不
劃分兩概耳竊疑此篇言周德忠厚蓋兼同異姓而
言九族謂父族母族妻族也篇中次序皆與燕禮合
燕以示慈惠故觀於燕而忠厚可知首二章但舉同
姓獻酬之禮而不及射此章但舉異姓射禮而不及

獻酬文互相備古者燕必有射射必先燕故文可相備末章尊事黃考
則同異姓皆然以明忠厚之德見於燕者如此其至
也因尊祖而收族燕同姓固可稱曾孫承射禮而言
曾孫亦可稱於異姓猶首之詩曰曾孫侯氏考工記
祭侯之詞曰詒女曾孫皆其證矣尊事考長則養老乞言不嫌於為士

既醉　朋友攸攝

羣臣得稱朋友者王者所以禮羣臣使之以禮也故
假樂篇曰燕及朋友雲漢篇曰散無友紀至抑之詩
猶云惠于朋友視爾友君子桑柔之詩猶云嗟爾朋
友況於天子入廟則全爭為臣筮吉助祭皆為賓客

尤與常時不同

君子有孝子

鄭箋皆君子之人有孝子之行語極深甾有味貌爲君子而不得爲孝子者有之矣未有求賢臣不於孝子之門者也故卷阿之詩曰有孝有德

室家之壼　釐爾女士

臣下祝禱君上公尸嘉告主人必及壼室女士何也有國家者内職賢而後昌熾可望否則未有不敗亡者周南首關雎其他詠后妃者五詠民間室家者四召南首鵲巢其他詠夫人者三詠民間室家者七鄘

首柏舟朱註疑亦莊姜之詩賢夫人也其他詠莊姜者四詠室家者七鄘首柏舟賢女其他詠室家者六而風日以漸頹多敗亡之象矣秦稍矯矯故後可以霸此皆有國者之前車也大雅大明緜思齊生民皆敘累代叔配見周家卜世之本此有天下者之前車也而凡有家者更可知盍孔子序詩之大旨如此故其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猶正牆面而立也

鳧鷖　福祿來爲

毛傳厚爲孝子鄭箋爲猶助也爲字俱改讀去聲似未安案爾雅作造爲也反覆互訓則爲亦訓作造詩意盍言神來作福造福也

無有後艱

鄭箋謂七祀小神不能致福祿但令王自安而已義固穿鑿毛傳言不敢多祈亦與詩人美王之語氣不合竊謂福祿之來難保其後今王之誠敬初終不懈如此則神格而福祿緜延至其後皆無艱難也大旨與保艾爾後子子孫孫勿替引之相似皆極美之之辭

弟紀堂校字

詩疑筆記卷六

高郵夏味堂學

大雅下

假樂　子孫千億

鄭箋子孫得祿千億案詩美周德如螽斯瓜瓞取喻大抵皆言子孫蕃多子孫多而賢則得祿不待言孔疏必謂非子孫之數說太拘

率由羣匹

鄭箋朱註俱作用賢說以羣匹爲羣臣似未安竊疑承無怨無惡說下羣匹當謂民人大同之公好惡耳

舜之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湯之舍己從人武之不泄邇不忘遠大學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皆所謂率由羣匹也廣雅釋詁匹輩也趙岐孟子注匹夫一夫也此羣匹猶言羣黎

公劉　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

鄭箋謂公劉相地居民既衆既多既順其事乃使之時耕民皆安居無長歎思其舊時者蘇傳朱註義竝同惟解宣字小異竊謂誠如諸解則下章于時處處云云及既景迺岡徹田爲糧止基迺理爰衆爰有止旅迺密等語爲複贅矣案爾時初來相原居猶未定此章但言見其物產蕃庶人心順從道路通達居之必無後艱故乃升高降原以度安居也大旨與緜之詩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相似

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毛傳舟帶也不知何據案周禮司尊彝皆有舟司農注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舟有下承上之義故此詩借用爲下奉上之名鄭箋云民愛公劉故進此佩是也但鄭說民字未分明竊謂此乃豳地土著之民素聞公劉之賢到處逢迎不畏偪處反有獻佩所謂既順迺宣也

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

上章由原而升小山復由小山而降原此乃縱觀水所聚散地所平衍乃更前升大岡俯見高邱之勝可以建都邑也語意本緊承上章卻用何以舟之三語隔閡文境亦如橫山繚緲忽斷忽聯　迺陟南岡者立都必在山之陽取嚮明而治也文王營程邑亦陟岡徧觀陵泉鮮原而後定居但彼則邑居于原而此則邑居于京形勢不同蓋彼由京而來先陟岡而後見原原在山陽地既鮮美渭水在側面勢寬廣故原可定居此則于胥之原復降之原溥瞻之原皆在岡北兼以百泉流潤地多卑濕止可徹田而不可卜宅

及求諸岡以南而渭水復當其前皇過二澗交錯於側二澗疑在右蓋漆水當在豳東也說詳前自土沮漆條下地勢稍狹故於京定居古人營建皆極意經營必使民居相得蓋始之不慎將有永歎之憂非可苟也觀下度其夕陽而豳居始荒則岡南迫狹可知止旅迺密即允荒之豳居也皇澗過澗在右亦可知

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鄭箋謂安民館客施教令也竊謂此章亦尙是先定規模未及實事言京既可以建都邑其容衆之野某處可以處隨來久住之人某處可以作旅客往來之舍或自抒已見而爲言如盤庚之遷殷或謀諸國人而爲語如晉人之去絳觀四于時字見公劉先事經畫之詳且周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鄭箋謂築宮室既成與羣臣飲酒以落之竊謂上章未及築宮室之事不應遽爾落成毛傳以乃依爲依几既與上斯依不類鄭箋以上依爲築宮室下依爲負扆尤牽強此章仍是規模初定君臣燕聚之詩故曰于京斯依依倚傍也草創之始假館棲傍之所也觀下既登乃依及執豕酌匏可見蹌濟筵几食飲君

宗固見上下情通亦見草創時即秩然有禮所以爲厚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瞻彼溥原東西在望矣故曰既溥迺陟乃覯南北在望矣故曰既長既景者于京考日景也景既正然後復升前陟之岡相度全局既景迺岡正位也相陰陽觀流泉辨方也其軍三單徹田爲糧體國也度隰原度夕陽豳居允荒經野也蓋周禮之規模畢具矣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此章方言建宮室民居既成之事館即宮室乃邦家之基也止基既定乃理民居爰衆爰有而處處者定矣芮鞫之即而廬旅者定矣

卷阿　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來歌矢音謂樂告以善道如皐陶拜手颺言之類鄭箋謂將以樂王太淺

茀祿爾康矣

茀毛傳訓小鄭箋訓福鄭義爲長孔疏謂茀之爲福無正訓非也案茀即祓也古字通用生民篇以弗無子鄭箋弗之言

祓也 爾雅釋詁祓福也方言福祿謂之祓鄭君蓋依雅
詁爲說耳爾雅郭注引詩祓祿康矣即以祓代茀是
也

俾爾彌爾性

文王篇言敬此篇言性是周召皆道統所寄孟子敘
見知不及者一姓之聖在周召猶之在文也彌滿也
賢臣能格君心之非非既格則性自充滿孟子言擴
充言盡性皆從彌字生出鄭箋但謂終爾性命無憂
病困又失之淺矣數傳後若召穆公者在厲王麃聖
管管上下惛怓之時猶知以敬慎相勗 見民勞三章 又有

凡伯者周公後亦知以天之牖民敬天明旦相勗 見板六章八章 然則周召之貽謨遠矣

矢詩不多惟以遂歌

鄭箋我陳此詩不復多欲令遂爲樂歌朱註謂召公
因王之歌而遂歌皆似與上四句欠貫竊謂此二句
顯與首章來歌矢音相應言如之游歌者禮賜日隆
賢才日集颺拜者日益多 毛傳不多多也 遂當命工師歌之
王日聽之也 毛傳意差近而語焉未詳孔疏亦謂我陳此詩恐非毛旨

民勞 憯不畏明

鄭箋謂明爲刑罰朱註謂明爲天命竊謂明字鉞對

詭字謂人已顯然共見而曾不少懼所謂不恤人言
也向書怨豈在明明字與此同

以定我王

王之虐民謂民勞無與於己也而不知己之害隨之
逮居彘而王果不定矣忠告之心先幾之識兼而有
之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人主所以縱詭隨者樂其不煩威儀易狎近耳欲近
有德之人而不以威儀其可得乎漢之汲黯申屠嘉
可以觀矣

戎雖小子

毛傳訓戎爲大固不辭鄭箋訓汝斥厲王夫厲王即
傲虐其王位所關重大寧不知之直斥王爲小子雖
老臣亦嫌輕慢穆公未必爾也朱註用申公說爲同
列相戒之辭同列即與國事其關係又未必遽至大
而又大竊意戎蓋指醜厲而言爾雅釋言戎相也郭
注相佐助 小雅常棣篇烝也無戎毛傳同 詩蓋言助惡之醜類皆憸
壬新進之小人故曰小子其人似無足重輕而助其
寇虐以致敗正則詭隨者爲惡已大有佐助之者其
禍之蔓延愈甚故大而又大也

以謹繾綣

毛傳繾綣反覆也案反覆卽往還之義以君臣言臣往逢君君來嚮臣也以詭隨者言進而暫退退而復進也以醜厲言盛而漸衰衰而復盛也皆固結不可解之意蓋至乎繾綣而敗正者未有不反正者矣故君子謹之

王欲玉汝是用大諫

鄭箋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句法不相肖朱註王欲以女爲玉而寶愛之故我用王意大諫正女仍用申公說竊謂詩意本欲玉成王德反說王心素欲玉成

我我更何忍負王期望緘默不言忠厚之至也不曰玉我而欲玉女者設爲同列相責之辭亦詩人倒語之例次句與板首章同此終篇之彼首揭之同一剴切諫而曰大者時方弭謗小者不敢言且召凡皆同姓之臣義均休戚不得徵以規諷謝其責反覆痛切不啻號泣隨之故曰大

板　靡聖管管

毛傳管管無所依繫也鄭箋謂以心自恣語未晰呂覽用民篇以信爲管高誘注管准法也又訓樞要荀子儒效篇天下之道管是也通作筦禮記樂記禮樂之道筦乎人情矣此詩蓋言不以聖道爲准法範圍也

天之方蹶

蹶毛傳依爾雅訓動案爾雅釋訓又云蹶蹶敏也唐蟋蟀良士蹶蹶緜文王蹶厥生毛傳並依敏訓是蹶乃美事（釋詁又云嘉也則蹶爲美事可知）與此詩語意不合竊謂蹶當訓顛（淮南子精神篇形勞而不休則蹶注蹶顛也　荀子儒效篇蹶而趨之注蹶顛倒也）言天將顛覆也詩四聲同用蹶泄皆去入通韻則訓亦通釋（朱子註孟子蹶正訓顛覆）

爾用憂謔

左傳昭元年鄭子羽曰子招樂憂二十五年宋樂祁曰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憂謔如所謂樂憂樂哀

如璋如圭

毛傳言相合也孔疏半圭曰璋合二璋則成圭以喻民合君心案壎篪攜取皆並列璋圭獨弗說恐未然竊謂周禮典瑞掌玉瑞之藏鄭注瑞符信也璋圭皆合符徵信之物詩蓋言王道民以禮義民卽信從如以璋圭頫聘徵守起軍旅之類見卽信從無差互無遲疑也璋在圭上以協句韻耳

攜無曰益

鄭箋攜挈民東與西與民皆從女所爲無曰是何益爲說殊周折竊謂詩蓋言但一攜取其所無者卽於以增益（爾雅曰於同訓）極言其易也

敬天之怒　敬天之渝

此篇八章自天發端者六固以天喻王亦窮則呼天之意蕩篇自文王發端者七固借古戒今亦疾痛呼父母之意

蕩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鄭箋兩命字俱訓教令解匪諶句殊牽强朱註於上

命字未見分晰竊疑詩蓋曰蕩蕩乎廣平之上帝斯不愧爲下民之君也若疾威之上帝與廣平相反其氣化之命旣多僻戾則一時憑生之衆民其賦命於天亦皆僞詐而不誠信上積威以陵下下必逃誕以罔上勢固然也多僻非命而謂之命者天降滔德陰陽之偏也匪諶非命而亦謂之命者習成若性氣化所趨也當其初忽然奰屭流言湎酒在上者靡不快意蜩螗沸羹小大由行在下者靡不嬉遊而特恐本根旣撥枝葉亦害大命之傾鮮克有終矣末二句直冒起全篇王命固僻戾然使輔佐得人尙可匡救故下七章皆就任用非人立論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

說者謂章首一句有本章不入韻而合數章爲韻者此篇及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是也細案之瞻彼與洛矣與維水以兩字爲韻泱泱叠舉以一字爲韻此篇文王兩字與女殷商爲韻曰咨與咨字叠舉爲韻以例推之其他不入韻之句莫不於句中自協蓋詩取和聲無不協韻之句特其變化從心莫可端倪耳

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

彊禦卽民勞篇所謂虐也掊克卽民勞篇所謂寇下

章所謂寇攘也（寇訓劫取）孔疏訓曾是爲何曾加此語氣不合古寧曾字通訓邶日月寧不我顧小雅小弁寧莫之知四月胡寧忍予鄭箋並云寧猶曾也反覆互訓則曾亦訓寧詩蓋言寧有是人而可以居位任事耶複叠言之以見其必不可也後章曾是莫聽同

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諸家解說皆不同竊疑詩意蓋謂爾朝秉義之善類彊禦則皆恚恨之競爲流言入告而使寇攘居中爲應內外固結熒惑汝聽使秉義者退而不聽用惟見

巫祝肆行而已蓋甚言恃德力與所由然也詛祝明
指衛巫謂共監謗作威轉相援引靡有旣極
抑　全篇言行交修內外幽明並勵武公進學自修之
實備見於此三百篇論爲學之道亦莫備於此序謂
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通篇脉絡貫串今隨文解之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
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此章首二句爲一篇提綱抑抑謙密也靡哲不愚言
自恃其哲未有不終於愚者蓋恃其哲則暴戾自恣
抑抑者無有而德不能進矣　篇內凡四在威儀上
着眼與前數篇同有諸中形諸外故威儀可以定命
旣醉假樂烝民之威儀盛世所以興民勞板蕩瞻卬
之威儀衰世所以亡　蕩詩旣愆爾止止卽威儀大學釋淇澳特揭之曰威儀也蓋深知武公之學力者矣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
命遠猶辰告敬愼威儀維民之則
此章承上章空論古人進德之效　無競二句全引周頌烈文篇語有覺二句亦卽不顯維德意故知是詩古競則盈滿爭勝非抑抑矣無競者
不自矜爭屈己下人則無有違逆皆樂訓以善道有競
强義君子貴競於己而不競於人武王之執競與己競者也此章之無競不與人競者也貴以心競而不

貴以力競桑柔之秉心無競欲競其心而不以力職競用力則徒競於力者也若夫烈文之無競維人執競大武之無競維烈則無字皆發聲無競卽競也言固各有當也或疑無字古訓皆作發聲不宜互異不知言非一端如詩中不顯字古訓皆作顯也而中庸引不顯維德實以不顯作爲恭壯脚可以知矣心
日虛受德行日益光明四國皆歸向之矣謨謀議也
訏謨定命卽無競遠猷辰告卽四方訓也敬愼威儀
卽德行維民之則卽四國順也不外言行兩大端而
已後二章皆本此立論德字威儀字一應
其在於今興迷亂于政顚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
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哲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
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
興與女興是力興字同言起而倡率之女雖字直貫
到淪胥以亡句言雖不知繼先業畏天怒獨不慮其
至於亡乎德字再應
夙興夜寐
四字分外出力乃猛省入手處商盤所謂苟日新者
同此景象　此爲君之則也烝民夙夜匪解爲臣之
則也韓奕夙夜匪解居官之則也小雅小宛夙興夜
寐爲子之則也他如夙夜基命夙夜畏天夙夜敬止
夙夜永譽聖賢天人之合未有不勵精於夙夜者反
是而不夙則莫鮮不敗矣此朽木糞土之所以可誅

歟

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

鄭箋朱註兩戎字俱訓兵似覺複叠竊謂戎作之戎謂西戎也作變動也蠻方謂南蠻也用之邦畿莫近於戎故曰戒莫遠於蠻故曰遏蠻謂荆楚遏謂武備旣飭使彼不敢近耳毛傳訓遠義最精鄭氏訓治則黷武矣況謂在九州之外乎九州外夷狄之地先王則荒之而已烏有以戎兵從事者乎讀桑柔一篇民之困於軍旅甚矣豈忍復導之使勤兵於遠乎遏與逖通用故左傳僖二十八年天王策命晉文侯曰糾逖王慝杜注逖遠也逖與狄通用故辟頌泮水狄彼東南王肅申毛義曰狄遠也遏與剔亦通用故後漢王渙傳糾剔姦盜亦引左傳訓作遠舉戎蠻而四夷可知舉四夷而中國之莫不震疊更可知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

以下五章言進德之實功仍於言行加之意而已慎爾出話言也承訏謨定命來敬爾威儀行也承敬慎威儀來言尤易忽故下先以白圭警之敬慎柔嘉即抑抑也威儀字再應　進德以剛爲貴詩乃勗以柔嘉輯柔溫溫臧嘉不愆不僭無非抑抑即無非柔也豈爲疾威之帝發對症之劑耶崧高美申伯亦曰柔惠烝民美仲山甫亦曰柔嘉信乎其以柔爲貴矣第彼則一曰且直一曰剛亦不吐則不專尚柔耳

無易由言章

此章承上慎言說見訏謨定命之效如此德字三應

視爾友君子章

以下二章承上謹行說此章就敬之積於中者言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此章就行之見於外者言前之不遐有愆者今則不愆矣維民之則敬慎威儀之效又如此德字四應威儀字三應　末四句統言行而設喻以儆之彼童而角尤非抑抑矣實虹小子言女既自用人亦以誑妄之言來潰亂女也民勞戎雖小子板詩小子蹻蹻皆

謂新進僉壬之徒此篇小子乃無知之稱所謂反慧爲童也不必泥定幼沖說江漢無曰予小子鄭箋謂召公自稱宋儒謂宣王自稱皆謙退之辭賓筵俾出童羖是欲有角者無角此則謂無角者有角風人取譬之妙毛傳童羊之無角者也孔疏物之類有有角者有無角者惟羊耳案博物志羊而不角名胡頵鄭齊民要術畜牧之法大率十羊二羝尤取其無角者恐其抵觸傷胎也是羊有無角者

荏苒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此章言德所由進結上文以起下文也基字與首章隅字相照德之外見猶堂有隅也其因受諫而進猶

堂有基也隅不能不本於基進德不能不本於恭哲
人克恭故聞言而勵其行抑抑著於威儀矣愚人不
克恭故不僭者反以爲僭民冥也無知之稱書多士遝殷頑
民鄭注各有心與自有肺腸意相似所謂靡哲不愚也
德字五應六應　柔木以興温恭可以緡絲卷阿篇
梧桐生矣毛傳柔木也以喻盛世可以棲鳳則柔木
乃嘉木也故小雅巧言篇云荏苒柔木君子樹之
言緡之絲
解者皆依爾雅訓緡爲綸與召南何彼襛矣維絲伊
緡一例非是毛傳緡被也葢古義如此於文勢乃順

廣雅釋詁緡施也方言同方言又云吳越之閒脫衣
相被謂之緡縣是施被一義也孔疏乃云不訓緡爲
被不已舛乎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
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
莫成
以下三章又原始要終反覆太息以申儆之當其先
未嘗無教戒之者抑抑則靡盈夙知者可以夙成盈
則無復抑抑爲競爲戾爲迷亂顛覆爲僭爲賊爲童
而角求莫成而不得矣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
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夢夢者愚也欲啓其愚惟仍告以詁言而已然使誨
諄而聽藐反以相愛爲相害則其愚益錮蔽不可解
求莫成而倏至於耄無復成德之望矣亦聿既耄所
謂老冉冉其將至也毛傳最圓融不必泥定武公說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
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舊即先王明刑也天方欲喪厥國追言四國之順其
承借鑒於前此得失之迹利害顯然而不終夢夢於

天道也脫復不然當抑抑而反盈當敬慎而反僭忒
則德既不成民無所則喪亂隨至始之大悔者勢必
至於大棘可不懼哉德字七應作結
桑柔　民靡有黎
毛傳黎齊也鄭箋又作不齊義既未斷朱註訓黑首
亦未安案爾雅釋詁尚書堯典孔傳並訓黎爲衆此
詩亦當然言民被兵戈不復衆庶故下以火餘喻禍
亂之餘雲漢周餘黎民鄭箋黎亦訓衆
君子實維秉心無競
諸家實維字皆無解直云君子本無彊爭之心彊爭

字無着竊意詩葢言此去留不定之民實賴君子繫屬維持之其道在執心寛柔無以力競而已而柰何階之爲厲乎維繫也持也小雅節南山四方是維管子牧民篇國有四維

至今爲梗

毛傳梗病也案方言凡草木刺人自關而東謂之梗張衡西京賦梗木爲之靡拉又猛也淮南子原道篇鋤其强梗方言韓趙之間曰梗詩葢言時政猛厲傷人也與上無競字反對

民有肅心荓云不逮

毛傳蘇氏皆訓肅爲進謂雖有進仕之心似未安竊謂肅者憚懼也詩意葢言時政嚴厲當之者氣不得舒雖其民皆肅懼從役而役使之者猶云緩不及事也

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宋儒皆謂無力以顧天旅字無解鄭箋朝廷曾無有同列諍諫念天所爲下此災意亦迂曲案爾雅釋詁旅陳也竊疑詩葢言無陳訴於王之力唯思訴之於天而已左氏襄十四年傳商旅於市杜注旅亦訓陳孔疏陳其物以諫王與庶人謗同例則旅卽國語所謂庶人傳語也臚旅聲相近古通用國語晉語風聽臚言於市注臚傳也是旅亦謂傳言以陳於上

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鄭箋我非不能別白言之然不言之何也此畏懼犯顏得罪罰以胡字頓斷不辭朱註云如此畏忌何哉又似將四字倒轉竊意言字緊承上瞻言來詩葢言王不喜聖人而反喜愚人者以聖人之言勁觸其所畏忌耳抑知非言則不能救禍患何若斯之畏忌耶古人用不能字多含意句下如此章及雲漢后稷不克之類是也左傳尤習用此句法

予豈不知而作

諸家而作字俱作女所行解竊謂此作字正呼起末句既作字言我豈無所見而作此詩也哉葢深知女之將罹於禍機陰往告女而反見怒故不得已而惓惓有作也下二章極陳寃虐之弊正見惓惓反覆之意

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箋註訓義總未自然詩葢曰其涼薄之行使漫斥曰不可必反以爲怨善背者且將善詈有不止於赫予者然爾雖不以我爲然而朋友之誼不忍絶求既作

爾歌矣其或聞之而惕然悟歟既字正與十四章豈不字相應纏緜往復其借朋友以諷王者深矣

雲漢　昭回于天

毛傳回轉也案昭回皆訓明故火神稱回祿後漢張衡傳焱回回其揚靈注回回光貌明監本訛作先雖文選載思元賦舊注亦云回回光明貌

后稷不克

不克言不能救救也說見前匪言不能條

則不可推

毛傳推去也諸家並同似與不可沮無別竊謂推當

訓測言其禍不可測度以起下文也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毛傳義並牽強竊疑詩意葢言靡有孑遺者天帝則不肯我遺矣先祖何亦不助我兢業恐懼爲餘黎請命而聽其摧折乎先祖在下倒裝句法

云我無所

鄭箋人皆不堪言我無所庇陰處竊意云當訓遠詩葢言求赫炎之遠我而無其所也廣雅釋詁云遠也旱災不能遠則大命近矣

羣公先正

諸家皆作百辟卿士解案靡神不舉雖包舉衆神究以天祖爲主況雩祀上帝則百辟卿士皆在其中而經典中亦未見稱羣神爲羣公先正者終似牽强竊疑羣公者太祖以下親廟以上也周頌天作序云祀先王先公也鄭箋先王太王以下先公諸盩至不窋鄭因並舉故分屬實則太王王季亦稱公古公亶父惠于宗公之類是也前言后稷不克謂禱於太廟此則合祧主而並禱之周禮春官司尊彝鄭注追享追祭遷廟之主有所請禱是其例下文父母先祖謂禱於親廟世室禱益近則詞益深痛正見徂宮不殄苦心先祖于摧葢兼數廟而渾舉之父母先祖亦謂由親廟而徧及羣祖

先正卽先君禮記緇衣昔吾有先正鄭注先正先

君長也是其證周家世德積累故先公皆祀以天子之禮而後世臣民於治亂大端必追稱之如此章及于公先王似先公酋矣之類是也各章皆天祖並列其六章則因郊而及地此章因徂宮而及先公章法秩然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

毛傳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孔疏諸臣皆周救百姓無有自言不能而止不爲者朱註因之其說似疏羣臣果若此王亦不至甚憂矣鄭箋賙給諸臣權救其急後日乏無不能豫止更覺迂曲竊疑周徧列也如示我周行之周止停殺也如周禮倉人穀不足則止餘灋用之止詩葢言庶正冢宰國之大臣不容缺少亦既窮且病矣其趣

馬以下諸臣無不徧列在位祿賜不足所司兵馬贍
飲使令之事思欲有所停殺而治事須人時雖乏無
又不能一切悉止輾轉無策故繼之曰云如何里
昭假無贏
鄭箋天之光耀升行不休無贏緩之時贏緩字義牽
強孔疏釋毛傳假至之義謂當昭見至誠無有私贏
而不敷散朱註羣臣助王昭假於天者已無餘矣亦
俱似未安竊疑詩意承上言衆星在天光明則下布
矣羣臣在朝其明德以格於下者豈尚未充滿其量
乎烝民昭格于下周頌噫嘻既昭假爾箋註皆作德

政顯著至於下民解贏瀛盈音同並訓滿無贏猶言
不足也故繼之曰無棄爾成以戾庶正前六章皆返
躬修省後兩章推說到羣臣上皆是憂懼不寧之象
故結以曷惠其寧（商頌長發昭假遲遲鄭箋湯以明德假天下之人亦作上假下解）
無棄爾成
諸家俱作無棄成功解案宣王承厲王之烈有撥亂
之志烏得遽言成功竊謂成平也旱災乃陽氣之不
平修德以回之亦在平其政而已此昭格之實也小
雅節南山誰秉國成大雅緜虞芮質厥成毛鄭成皆
訓平

崧高　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鄭箋以傅御為冢宰則與私人不倫朱註以為家臣
之長又似與王命不倫不若毛傳訓御為治事之官
情理兩得其曰傅者周禮天官冢宰職文云傅其伍
彼謂諸侯之五大夫為傅則天子二十七大夫當亦
曰傅此傅御蓋天子之大夫專治封邑之事者
以峙其粻
爾雅釋詁峙具也釋文舍人本峙作偫案具有聚義
凡從寺者皆從聚得義瞻卬時為婦寺毛傳寺近也
孔疏寺即侍也侍御者必近其傍凡物遠則散近則

聚也峙以凝聚衆土而成時謂神靈之所居止待者
欲其聚持有聚而不散之象故並從寺周頌臣工庤
乃錢鎛毛傳庤亦訓聚即此義也（詩者持也鄭君云詩者承也上下相承亦聚義）
烝民　天子是若
解者皆謂山甫順於天子似與下句少貫串案爾雅
釋詁若善也詩蓋言天子善山甫而順之耳玩下明
命使賦使字可見所謂使者王使之即下二節王命
仲山甫也賦即下節賦政于外也小雅大田篇曾孫
是若句法與此同管子戒篇桓公再拜請若此言若

字義亦同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將之所謂出也明之所謂納也
仲山甫永懷
每懷者出使宜力之勤永懷者殫忠戀闕之意兩懷字從小心翼翼中出
韓奕　朕命不易
舊解皆與無廢朕命犯複詩意葢謂爾誠夙夜虔共則朕之恩眷不中替也
其殽維何炰鼈鮮魚

天子宴諸侯當有殽烝折俎牢禮備舉而詩人於酒外往往鋪張水族如此詩及小雅南有嘉魚魚麗六月皆然豈周地山多澤少以所難得爲貴歟
籩豆有且
鄭箋訓且爲多有多殊不辭案鄭風山有扶蘇篇乃見狂且毛傳且辭也其後且字皆不另解則此且亦當然小雅魚麗多且旨旨且有有爲多之進境則有乃極豐之義不必更言多矣
汾王之孫蹶父之子
古者尊卑有制不容僭替故聘婦以門閥爲重何彼禯矣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碩人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大明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此詩亦鄭重稱其祖父葢無不愼選門閥者侯國若此公卿大夫士可知若鄭之出其東門以縞衣綦巾爲樂陳之衡門以齊姜宋子爲不必則隱居之風當更高潔降至後世多以利昏有不復計其所從來者矣　毛傳汾大也孔疏釋詁墳大也傳意以墳汾同音故亦爲大音同則義同此漢以前訓詁之例葢六書轉注一法也　江漢淮夷來鋪毛傳鋪病也孔疏謂爾雅作痡音義同匪疚匪棘鄭箋棘急也爾雅作悈急也棘悈音義同　瞻卬孔塡不寧毛傳塡久也爾雅釋詁塵久

也塡塵音義同靡有夷屆毛傳夷常爾雅釋詁作夷懿厥哲婦鄭箋有所痛傷之聲孔疏懿與噫音義同周頌昊天有成命毛傳熙廣也爾雅作況肆固也爾雅作故周頌臣工奄觀銍艾鄭箋奄久也爾雅作淹載見辟王孔疏爾雅哉始也哉載義同小毖荓蜂爾雅荓作甹此類不可枚舉
不顯其光
大明之詩亦因造舟而曰不顯其光皆所以重親迎也
爲韓姞相攸
相攸言相所適也句法與匪言不能后稷不克同
因時百蠻
孔疏南蠻北狄散文則通案春秋莊公十年九月荆

敗蔡師於莘穀梁傳荆者楚也何爲謂之荆狄之也楚可稱狄則韓可稱蠻禹貢三百里蠻周禮王畿二千五百里外或曰蠻畿或曰蠻服皆不專指南方故魯頌閟宫亦曰淮夷蠻貊

實畝實籍

鄭箋籍稅也孔疏引公羊什一而籍爲證後儒皆遵用鄭說案公羊本作藉謂什一以借民力古籍藉雖通用然此詩止舉其經國之大端且周家什一之制自所遵行何庸營畫竊謂籍究與藉有别籍書籍也畝謂井牧其田畝籍則記錄其高下之等多寡之數

也周禮大司馬九畿之籍小行人邦國賓客之籍鄭注籍皆訓書此亦當然

江漢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毛傳浮浮衆彊貌滔滔廣大貌訓義不倫故鄭箋不從其說孔疏望傳爲說殊牽强案此二訓必傳寫顛倒耳蓋廣大訓浮浮衆彊訓滔滔也觀下章湯湯洸洸可見（常武如江如漢鄭箋江漢以喻盛大也即廣大意）　孔疏征淮夷而於江漢命之者葢别有巡省或親送至彼二者巡省之說近理然竊意此乃就近調撥江漢之兵耳江漢久被文王之化赳赳武夫好仇素切又距淮不遠同在荆州一牧之內故調遣其武夫而以召公督之王者之征諸侯禮固爾也亦不必如孔說（周官司馬法王冢宰徵兵於諸侯蓋古者畿內之民不出卒有事於四方即用諸侯人耳調兵諸侯又各從其方之便征徐以魯遂貊以韓略見於經者可考則平淮夷以江漢可知）

淮夷來求

鄭箋謂來求淮夷據至其地故言來孔疏遂謂古人之語多倒朱註用其意而變其詞竊疑此句正不必倒轉作解蓋言召公率武夫之衆非云安遊也實爲淮夷之敢來索取而犯命耳求取也意彼時淮夷必因掠所求以啓釁遂漸擾害南土觀下章淮夷來鋪

可見毛傳鋪訓病謂暴王師以病淮夷其可乎　孔疏謂淮在江北相去絶遠亦恐非是案左氏定四年傳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哀元年傳楚圍蔡疆於江汝之間據此則江漢至淮不過二三百里耳意淮夷之侵擾者或即在江汝間歟

常武　南仲大祖

鄭箋謂南仲爲皇父之太祖稱名太迂宜從毛傳以南仲皇父作兩人蓋紬繹通篇乃宣王自將守軍程伯休父佐之而南仲皇父爲兩翼觀下章左右陳行有嚴天子云云可知也鄭箋以南仲見於出車斷爲

文王時人竊謂周召之後終周之世稱周公召公皇父在十月之交篇爲一爲二卽未可知尹氏則春秋不絕書矣烏知南仲之必非世卿而襲祖字者乎漢書匈奴傳戎狄交侵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以出車爲宣王詩可爲此篇南仲受命切證第史記又以爲襄王時詩漢四家師說夥如故未敢遽據異說特世卿累世同稱則鑿鑿可據耳 孫毓謂命將皆於禰廟無於后稷太祖之廟亦非也案禮記王制出征告於禰受命於祖本爲天子親征而言既曰受命於祖則命將在祖廟而不在禰廟可以類推又左氏隱十一年傳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大宮杜注大宮鄭祖廟也出師必告

於祖廟前奉遷廟之主以行夫奉遷廟主則告太祖可知既曰授兵則命將亦於太祖廟尤其明徵矣又案太公兵法云凡國有難君召將詔之曰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以行之乃命太史齋三日至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授斧鉞云云夫曰太廟則太祖之廟矣太公兵法雖出秦漢間然去古未遠必非臆說毓謂命將皆於禰廟持論已偏又引陳勝事作證擬不於倫曾何足爲典要乎大祖横貫上下言皆於大祖廟命之詩中多此句法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

王自將中軍休父以大司馬佐之爲任甚重故復使尹氏命之於左軍右軍陳行之時而戒我師旅也鄭箋謂此行惟皇父一人僅命休父於軍將行治兵之時使士衆左右陳列而戒勑之其說甚疎夫司馬掌戒令乃周禮之常制何須謂尹氏特命之其誓戒時士衆自必左右陳列更何煩王命諄諄乎

率彼淮浦省此徐土

說詩者多謂淮浦爲淮北夷葢以前篇及此篇俱出師淮上不應複叠又見前篇江漢南海等語故分爲南夷此爲北夷耳竊謂此篇專言征徐方無淮夷事徐方不靖之徒必有侵入淮地者不可不先翦滅之

而其勢則專注徐土也故曰率彼曰省此彼此字賓主分明小雅出車篇伐西戎事其中未嘗不夾敘獫狁然彼經薄伐西戎與薄伐獫狁兩事並分節大書與此篇書法迥別第四章鋪敦淮濆截彼淮浦祇爲先聲奪人耳而此章曰徐土三章曰徐方五章曰濯征徐國特特標出末章復四呼徐方作結則與淮夷何涉而爲分南北耶竹書紀年宣王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卽江漢篇事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於淮王歸自徐卽此篇事是其證 鄭箋省視徐國之土卽用下章徐國字極確孔疏乃謂此徐當是徐州之地未必卽是春秋時徐子之國春秋徐國甚小宣

王時非能為強敵背叛而使王親征之其說非也案
周禮職方氏周時九州無徐州禹貢淮水在徐州境
內至周則徐入於青不得復加州名此徐土即竹書
所謂徐戎耳中夏州制雖改而戎狄仍其舊稱尚書
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蓋謂是也成王時伯禽既
已平之至此二百餘年漸復強盛侵犯淮浦故宣王
濯征之又一百六十餘年惠王時復為魯患故魯僖
公更膺擊之魯頌曰遂荒徐宅是也彼曰徐宅此曰
徐土徐方徐國無以異國勢強弱不常宣王時勢極
鴟張至曰既來曰既同曰既平又曰不回則其威已

大挫矣餘孽之作僖公更事荒畧地益蹙削何害其
為始強大而後弱小乎孔疏援春秋徐國以致疑迂
亦甚矣檀弓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
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云云其時已在吳滅之
後滅而復興猶僭王猶會西討則戎狄倏強倏弱其
不可以春秋例宣王時益可知

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不留者於淮浦不滯留專注徐土故曰不留不處者於徐土不
久處不留處而可迅速成功者惟三事之力此豫戒
之之辭三事毛傳謂為之立三有事之臣立其臣而
不及其君於文為不辭況此時寇尚未平何暇及此
鄭箋謂三農之事農字亦添設故朱註云未詳竊疑
三事即指南仲皇父程伯休父也軍將皆命卿故曰
三事休父為司馬皇父兼公當為司徒是時仲山甫為冢宰南
仲其司空歟司空當是召公或時方經營南國不嫌以南仲攝之且小雅出車王命南仲往
城于方乃以大將而兼司空之事此詩南仲即非彼南仲而銜用舊章何妨兼攝亦猶世職之意耳周
書武成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孔傳云治事三卿即此
經所云三事也諸侯三軍以三卿統之三卿者司徒司馬司空是將軍皆有司空六
師之將當六人詩僅舉其三者軍制雖有六而行軍
必分為三中與左右各統二軍孔疏引左傳桓五年

王為中軍事作證是矣第既分左右則當實指其將
如左傳周公虢公云云尤其明徵予故斷此詩為宣
王自將中軍程伯休父佐之而南仲皇父分將左右
軍為兩翼也

匪紹匪遊徐方繹騷

毛傳解上句云不敢繼以遨遊句法不肖鄭箋訓紹
為緩朱註訓紹為糾緊毛傳下句訓繹為陳鄭箋謂
徐國傳遽之驛朱註訓作連絡義均未安竊疑紹自
訓繼繹不絕也言非紆繼江漢之師而黷武淮浦亦
非藉是遨遊實以徐方陸續騷動不寧耳

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既執徐方之黨類侵入淮地者因整六師於淮上商頌長發海外有截鄭箋截整齊也觀徐方之服從否王者之師不忍輕動也玩一所字想見如山之苞氣象

如飛如翰如江如漢

如飛矣而又益以摯鳥之翮何其疾也揚雄羽獵賦櫕以龍翰注引鄭元書大傳注翰毛之長大者如江矣而又加以合流之漢何其盛也每句中第二如字與而通

蟊賊蟊疾

蟊賊並舉以喻爲厲之害非一也蟊疾復單舉以喻

大厲之爲害尤酷也蟊食根賊食節節傷尚可生根傷則傾斃矣故日疾覩下句罪罟不收罪罟已厲不收乃更厲則知此句四字中亦有兩層也

天之降罔

君爲罪罟以陷民則天亦降罔以警君至召旻日天降罪罟且將以其罟罟之矣天人相感不爽如此

召旻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

箋註解不如茲句俱未分明竊謂時指此世而言茲指此人而言蓋謂昔之厚祿者不似此時之富非其人今時之病國者又不若此人之爲疚最甚此人蓋

斥虢石公也史記石公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

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

周召二公股肱周室論其功則周公尤盛矣江漢之詩日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因召虎而褒其祖不及周公宜也此詩言先王受命日辟百里亦獨稱召公推而論之召南有美召公之詩而周南不及周公豳風止七月一篇與大雅篤公劉比美其鴟鴞以下六篇皆居東時事絕不及其治周之績何歟先儒謂一姓之親故不待言然召公獨非文之支庶乎又謂周公

治內近於文武故其德不見然公既食邑於周又陜以東皆其所主獨無遺愛比於甘棠者乎且其忠勤也甚至成王不及知舉朝不及知卽召公亦且疑之抑又何歟竊謂周公以經緯天地之才渾乎無名始則讓善於親繼則讓善於君而吐哺捉髮並讓能於百執事惟見其穆穆迓衡几几赤舄而已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亦不足觀嗚乎召公誠不可幾若周公者斯可謂至德也已矣

男　𪏮彬　仝校

詩疑筆記卷七

高郵夏味堂學

周頌

天作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

鄭箋以兩彼字指萬民言殊添設朱註以彼作矣爲太王既作語氣渾成惟於彼徂矣岐彼字又指岐山說以緊粘一字說作兩義似尙可疑有夷之行鄭箋謂文王有佼易之行註謂岐山有平易之道路亦俱似未盡竊謂彼字仍指太王夷謂狄人也言太王當日所以自豳而徂岐者因有狄人侵擾始走馬而來

耳子孫當無忘先人締造之艱文王安輯之德而善保之

臣工　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鄭箋王乃平理女之成功女有事當來謀之度之於王之朝無自專孔疏謂戒其臣卽戒諸侯也案鄭義太迂曲詩意葢言王錫女以敬公之成法仍將親來咨諏相度謂巡狩而以土地田野爲慶讓不可不敬也故下文專以農事嗟嘆之葢敬公之成法莫大於民事耳

將受厥明

鄭箋訓作珍瑞光明朱註訓作明賜竊謂明當訓神言大受神賜禮記郊特牲明之也鄭注明之者神明之也

噫嘻　既昭假爾

序言此章春夏祈穀於上帝之詩則爾者爾上帝言周以農功格天受命也雅頌中天子稱爾上帝亦斥言爾是爾乃親近之詞非傲辟之詞春秋以後遂不施於所尊至孟子言無受爾女則戰國時爲極賤惡之稱矣儀禮士虞禮記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於爾皇祖某甫是古者對父亦斥言爾維天之命云假以溢我我其收之我將云我將我享告祀文王皆稱我思文祀后稷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爾我且對衆則爾我字於古皆非亢辭

噫嘻　駿發爾私

但言私不言公以周禮遂人治野田之法計之一川之間方三十三里餘百步實積萬夫適與詩中終三十里十千維耦之數脗合合諸公劉徹田爲糧則徹法乃於私田中案畝所穫什取其一不復別有公田故但曰駿發爾私毛傳所謂欲富其民而讓於下也周禮九夫爲井與孟子八家同井者不同八家係殷法孟子勸滕行助法故以八家言又曰惟助爲有公田則徹法不同更可知大田之詩云雨我公田謂

籍田也遂及我私我私卽此詩爾私徹法什一之田也雖周亦助孟子特借公田二字斷章取義耳夏小正正月初服於公田豈夏亦行助法耶

振鷺　振鷺于飛

毛傳振振羣飛貌諸儒因之二王之後而曰羣飛似不相肖竊謂振當訓整言鷺之飛翔舒整有度以興我客之有容也春秋隱五年左傳入而振旅注振整也莊八年穀梁傳入曰整旅整旅卽振旅

于彼西雝

孔疏謂無取於西之義竊謂王都在杞宋西（杞在陳留宋在雎陽）正以喻我客之自東而西也尚書洛誥王在新邑烝清廟詩序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此洛邑之宗廟也召誥則至于豐孔傳成王從鎬至於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此豐鎬之宗廟也江漢篇于周受命鄭箋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孔疏謂有別廟在焉此岐周之宗廟也據司馬遷謂成王雖使召公卜居居九鼎而周仍都豐鎬則助祭者皆於豐鎬固在杞宋西據鄭康成謂周都王城史記亦謂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則助祭者當於洛邑亦在杞宋西也若岐周在西更不待言

我客戾止

毛傳客二王之後案樂記稱武王伐紂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是杞至周始封而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說與樂記世家異竊謂二說俱未備當以史記夏本紀爲正紀云湯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也節次甚明酈生特約畧言之耳

豐年　多黍多稌

毛鄭無說朱註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溫黍稌熟則百穀無不熟矣案朱子蓋据周禮職方氏雍冀幽并穀宜黍荆揚穀宜稻及孟子夫貉惟黍生之故爲是說然考說文黍以大暑而種氾勝之種殖書云黍暑也種者必待暑則不宜於寒可知孟子之說正謂貉地多寒須擇後種先熟之穀乘夏秋之溫氣乃可收獲寧謂其宜寒乎況青州白墳而不宜黍兗州黑墳而宜稻亦宜黍高下寒暑似未可盡分疆界也竊謂詩人之獨舉黍稌有四義焉一則黍稌質黏宜於酒醴故特標出以引起下文也一則穀最以黍爲

先熟稌為後熟禮記月令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鄭注黍稷之屬於是始熟既以黍先於稷公羊傳秋曰嘗何休注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是黍為最先也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嘗稻鄭注稻始熟也七月云十月穫稻是稌為最後也舉其穀之最先後者而其中百穀可知是以謂之豐年也一則薦新之禮達於民間禮記王制庶人秋薦黍冬薦稻是上下皆以二者為急也一則周禮王之饋君子之食皆用六穀鄭注用鄭司農說六穀稌黍稷粱麥苽蓋據食醫會膳食

之宜之文彼經云牛宜稌羊宜黍六畜以牛羊為重故首舉之此詩亦舉重以該輕也

亦有高廩

孟子父母使舜完廩捐階夫非階不得輒上下而宋書史通皆謂舜服鳥工衣飛去則廩無不高可知云亦有者舉高廩則倉之卑於廩者可知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注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徐疏廩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有新穀彼謂祫祭齊盛之差則此藏穀之廩亦以新穀連於陳上其多更可知故下云萬億及秭釋文引韓詩陳穀曰秭是其確證言萬億之數陳陳相因也　毛傳廩所以藏齍盛之穗也疏引禹貢二百里納銍為證銍即穗也禾稼當積而貯之其穗當在廩藏之言穗則秸及粟米皆在倉廩矣案禹貢百里賦納總孔傳謂以飼國馬三百里納秸服孔傳秸稾也雖不言所用然以郊特牲稾秸之設考之則秸所以藉神席若二百里之銍即此傳之穗粗不及總精不及秸不知於祭祀何用而藏之恐廩只用以藏穀耳（言穀則粟米皆在內）

有瞽　在周之庭

周頌也而又曰在周之庭者何周謂岐周所以別於

豐鎬也（凡詩中稱周者多指豐鎬）曷庭乎爾文王之廟庭也周家大事必於岐周文王廟告之大雅江漢于周受命是其類故小序孔疏云此太祖謂文王也

閔予小子　嬛嬛在疚

釋文嬛崔本作煢古瞏字多與从𠔉字通用唐風杕杜獨行瞏瞏釋文本亦作𥍣又作煢齊風子之還兮齊詩還作營荀子禮論設掩面儇目醫而不冠笄矣注士喪禮幎目用緇幎讀如縈縈與還義同

於乎皇考永世克孝

朝廟必自武王孝文王說起與大武美武王必自文

王克開厥後說人皆歸美於親古人立言之體如此
欲永其世必以克孝爲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
貴賤一也

訪落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
就之繼猶判渙

毛傳以閔予小子以下四篇爲周公攝政後致政成
王嗣位之事鄭箋以爲居攝之先成王除喪始卽政
之事皆非也竊謂四篇皆爲管蔡流言周公居東成
王悔悟時事而此篇尤爲深切著明周公旣去成王
始身自爲政故曰訪予落止先人之德雖夙夜敬愼

遵循而其任遠大未能自信其可以乂安之也故曰
於乎悠哉朕未有艾艾乂古字通漢書郊祀志天下
艾安是也將扶進也就成也言雖得人扶進我冀其
成功而繼且分散不能長聚故曰將予就之繼猶判
渙蓋指周公辟東而言管蔡釁起骨肉故下云未堪
家多難又云陟降厥家也閔予篇遭家不造小毖篇亦云未堪家多難皆一時
事

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鄭箋謂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使有
次序以家屬羣臣孔疏因謂大夫稱家旣屬衍說朱
註亦稱武王之上下於庭陟降於家庶幾賴皇考之
休保明其身似亦未分明蓋朱註以閔予小子篇陟
降庭止爲武王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故此
篇云然第所謂陟降者未見繼序實際徒見休美之
皇考上下於家何以遂能保明耶竊疑詩意四句追
稱武王也言文王以直道庭訓直上下天人之際無有
不當武王能紹繼之其於家也本直道以爲升降如
大封兄弟十有五人同姓四十人皆令之國而周召
獨留相周是也皇考之明如此是以休美而保安其
身予小子則何能若是哉故曰率時昭考悠哉未有

艾詩意蓋悔聽周公之去朝又不能察三監之奸謀
而黜退之陟降不當也

敬之　陟降厥士

鄭箋謂天之上下其事轉運日月太況朱註謂常陟
降於吾之所爲似亦未明顯竊謂此陟降卽文王陟
降庭止武王陟降厥家之陟降皆指人事詩上言天
之顯命與善去惡則善其所陟而惡其所降矣此言
人之承天其於事之或陟或降若進退予奪之類天
有不鑒觀在此者乎亦暗指當誅管蔡而迎周公也
不聰敬止

管蔡流言始聞之不能無疑不敬由於不聽故曰不聽敬下句學有緝熙于光明亦自傷其不明也

日就月將

卽承上章將予就之將就字來

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佛毛傳大也孔疏其義未聞鄭箋輔也讀佛作弼言輔佛是任且云是時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太迂曲竊謂佛不審也儀禮既夕禮鄭注爲有所拂扐也釋文本又作仿佛字林仿佛見不審也凡字從弗者亦多有不審義加草爲茀爾雅釋

詁覭髳茀離也郭注茀離猶彌離彌離猶蒙蘢耳詩載驅簟茀朱鞹毛傳車之蔽曰茀蔽亦不審也加髟爲髴加彳爲彿加心爲怫加口爲咈義並相近肩爾雅釋詁勝也克也勝有任義爾雅勝又釋克故毛傳並訓爲克而鄭增訓任以足其義數字之義散可相通此詩則仔屬克肩屬任也廣雅釋言仔克也　詩意蓋言予不審是克勝任重之人以致判渙賴羣臣導我以顯明之德行庶無愧於天顯也兩顯字首尾相應此篇較上篇悔悟愈深蓋其迎公之志爲己動加以金縢啓書風雷示儆而益決矣

良耜

其笠伊糾

糾朱儒解作輕舉貌似未確竊謂糾者繚曲而上銳之貌魏風糾糾葛屨毛傳糾糾猶繚繚也小雅都人士臺笠緇撮孔疏謂撮持其髮笠撮連文則笠上必銳凡字從丩者義相近桑扈兕觥其觩說文作觓觳梁成七年傳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解者並云角貌彼謂角文繚曲而上銳此言笠以夫須之草編緝而成亦繚繞曲上而銳也

積古之人

鄭箋謂求良司嗇說太迂晦朱註謂續先祖以奉祭

祀似亦未盡詩意蓋謂守先業而不絕也王者重農固以養其生亦以定其性祖父淳樸之氣皆不以異物遷也末流俗壞不知稼穡之艱難動曰昔之人罔聞知蓋古人之不續者多矣土物不愛而厥心亦不臧矣載芟篇曰振古如茲小雅大田篇曰自古有年與此篇惓惓古人意略同

魯頌

駉

思無疆

鄭箋謂反覆思之無有竟已夫思取當理而止無有竟已是惑也聖人不取三思中庸戒愼思烏得以無

彊爲賢竊謂無彊與無此疆爾界相似惟善是從不囿於成見如後世無城府之謂

思馬斯臧

鄭箋乃至於思馬斯善多其所及廣博朱註謂衛文公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亦此意其說皆是也顧二詩必取於馬者何與國之大事祀戎朝聘五路之用庭實之陳非馬無以將事故古者君賜臣臣獻君交邦相餽遺莫不以馬爲先而問國君之富則數馬以對且百物待命於君而爲君所牧飼而不可闕者惟六畜焉然而言牛之多九十其犉而已言羊之多三百

維羣而已犬豕雞之多亦各三百而已未有天子之閑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之閑千二百九十六匹若馬數之蕃庶者也故觀於馬之得所養而他物可知矣而國事可知矣此所以見二公之能盡心而是詩尤再三詠歎而莫磬也與

思無期

所謂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也

有駜　鼓咽咽醉言舞

案儀禮惟與四方之賓燕升歌合樂後有若舞則勺之文餘未有言舞者且彼自樂人舞之非賓舞也古之學士自十三舞勺以來舞師教之鄉大夫興之小樂正籥師學之大司樂合之舞蓋盡人所能此醉言舞當在無算樂時第升歌間合諸詩皆不聞有舞節豈凡樂皆可以舞應之或於無算樂外自獻其所素習者第爲人舞以盡歡歟抑於賓出奏陔時舞大夏以應其節故下章繼以醉言歸凡夏以鐘鼓奏之鄭注儀禮鄉射禮云天子諸侯以鐘鼓大夫士鼓而已故兩章並以鼓咽咽爲節歟小雅賓之初筵屢舞僊僊屢舞僛僛蓋因屢舞無度僊僛不中節故以爲戒而非謂既醉而舞之必不可也　振振鷺朱註以鷺

羽爲舞者所持似與醉言胥樂微隔毛傳以興潔白之士歐陽本義以喻羣臣修潔有威儀較合隋書音樂志近代建鼓棲翔鷺於其上或曰鷺鼓精也越王勾踐擊大鼓於雷門以厭吳晉時移於建康有雙鷺唳鼓而飛入雲中此則傅會詩辭而流於怪誕者矣

駜彼乘牡

上章言乘黃下章言乘駽此獨言乘牡然則黃與駽有不必盡牡者矣夫讀詩者不可以辭害意也駉駉牡馬豈誠在廄之皆牡而無牝騋牝三千豈誠在廄之皆牝而無牡哉

泮水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鄭箋以爲國無長幼皆從公而往上既以戾止爲來至此復以從往爲偕來似欠貫串竊謂此章統冒起全篇下乃逐層鋪敘無小無大即所謂濟濟多士于邁即所謂桓桓于征蓋此詩大意乃告成於學之事故言此無小大之衆臣皆從公命而往征淮夷爲國之干城也大雅棫樸之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曰從公于邁皆因興學作人而及征伐之事蓋國家育材必文武兼備庶緩急足恃也　參觀二章匪怒伊教三章屈此羣醜四章允文允武皆含征淮夷意

在內不得與後四章劃分兩截

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余於大雅常武篇既以先儒淮北夷之說爲誤讀此愈知南夷之亦不必鑿分矣夫以近徐土者爲北則魯寧非徐地乎淮夷而寇魯也其必北夷而不在南也審矣然而龜象南金豈徐土之所宜有哉故嘗細繹諸篇而知所謂淮夷者則一而已矣淮居徐與荆揚之間在南可以達江漢在北可以通魯故逆王命則荆州之師立蔽江而下順魯化則荆揚之寶隨獻功而來孔疏乃謂徐國先得此寶因以其寶爲獻非徐夷出此物其意蓋亦以此章爲北夷耳毋乃其說之固與　江漢章南海常武章南國此章南金皆據王畿及魯地約畧指其方位耳必以南海爲南夷則常武之南國非也必以南國爲北夷則此章之龜象非也況南海祇極言聲教遠訖之意若以辭害之江漢又嘗云式辟四方矣淮夷豈嘗四方徧布乎

商頌

元鳥　在武丁孫子

此詩之用說者不一當以鄭君三年喪畢祫祭於太廟爲正假如小序爲祀高宗詩則以子孫而祀祖禰烏有直斥其名者哉假如朱註爲泛祭宗廟之樂則

成湯而下三宗獨斥其一又何說哉或謂周人以諱事神殷尚質故不諱且如唐虞又前於殷矣典謨中臣稱其君皆曰帝舜臣稱堯亦曰帝商書中仲虺之誥伊訓大甲諸篇亦前於武丁矣其稱君皆曰王追稱皆曰先王先后即傅說之稱武丁說命三篇亦無不曰王者彼其時豈曾有諱之說哉諱者其禮而所以諱者其情禮即未制而情有未安人固不得而行之也況所肅然將事之人而晏然名之安乎否乎或曰那與烈祖不既曰湯孫之將乎曰湯美號也非名也尚書咸有一德篇固嘗曰尹躬暨湯矣殷之稱湯

猶周之稱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耳未可與武丁例也
然則袷祭太廟曷爲乎名之曰始見厥祖烏得不名
爲尊屈也父前子名之義也

景員維河

孔述毛義謂政教大均如河之潤物義旣牽强鄭箋
破員作云破河作何爲詰問之辭尤穿鑿無理朱註
引或說以員訓周景爲山名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亦
覺與上下不貫竊謂此承上四海字說來言四海諸
侯之來朝貢者祈祈衆多亦如河流之大均趨於海
也殷都濱河故指以爲喻河曰景員與江漢曰朝宗

句意相似

長發　有娀方將

將言契而先盛稱其母氏與大雅生民之推本姜嫄
正同史說大戴禮謂簡狄姜嫄皆帝嚳妃周獨爲姜
嫄立廟而嚳無廟豈以兩姓所同祖不宜有所專屬
與顧祭法言殷禘嚳而郊冥周禘嚳而郊稷未嘗不
共尊爲始祖所自出卽不爲立廟而兩朝雅頌咸無
一語及之何也或據緯書謂帝嚳傳十世稷契不得
爲帝嚳子是帝嚳後世子孫之子故鄭注生民云姜
嫄高辛氏之世妃詳見月令疏則簡狄亦高辛氏後世之
妃然高辛氏旣爲簡狄姜嫄夫且據禮記月令祠於
高禖鄭注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娀簡狄吞之而生
契後王以爲禖官嘉祥而立其祠焉孔疏又引鄭志
謂郊禖之祭已前祭天南郊以先禖配之至高辛氏
有簡狄之異後王卽以高辛之君立爲禖神以配天
故謂之高禖果爾則其人儼在祀典不應寂寂盡沒
其名字且魯頌閟宮毛傳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則
高辛且與姜嫄同在一宮或顯或晦尤不可以常理
測者矣

元王玄桓撥　遂視旣發

契値不親不遜之時故以嚴厲爲治觀兩是達及遂
字旣字想見當年風流令行光景故帝曰敬敷五教
在寬欲其以寬濟猛也

湯降不遲　昭假遲遲

言湯所受降生之聖德本得之甚早而其日躋之敬
總自覺格天之難若遲之又遲尙不能自已也

爲下國駿厖

毛傳駿大厖厚孔疏爲下國之大純厚鄭箋駿之言
俊也爲下國作英俊厚德之君董氏作駿驪謂馬范
氏作駿厖謂大皆未安竊疑厖古與蒙同用荀子榮

辱篇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引此詩厖竝作蒙蒙覆
也言湯德爲諸侯大覆被也

殷武　歲事來辟

箋註皆訓爲來王案章首天命多辟既訓爲衆諸侯此復訓辟爲王一字兩訓似覺錯迕竊疑此辟字仍訓侯言以歲事來述其侯職下文稼穡匪解正侯職之大者

封建厥福

此承上句命於下國來似當作分封諸侯說下國卽前章所云多辟命以封建承天命而設都也福者能

謹侯度不獨無禍適且有慶賞也以楚方背叛故詳告以刑賞不僭濫不容不伐之也蓋至是而荊楚服矣鄭箋以下國斥湯朱註指武丁謂大立其福似皆與語氣不合

弟紀堂校字

詩疑後說

詩疑筆記七卷國風大小雅各二頌一既脫稾或誚咊堂曰荀子曰愚者爲一物一偏自以爲知道無知也子於詩斤斤字句間舍其大疑其細不綦偏歟咊堂瞿然應之曰愚則奚敢辭雖然惡得謂一偏之不與一物麗乎惡得謂一物之不踵萬物而與道麗乎今夫海府水而踣岑趨之一卷不惡於華嶽也何細之非大必若所云詩之體莫大於六義六義莫大乎風雅頌嘗試論之風者當國而別者也文王詩謂之二南或曰南國名(見逸周書)或曰音名(見呂氏春秋)誕矣謂化自北而南也汝濆江漢

間豈豈岐幅壤乎準邶鄘衛例則當因所得地別以名其繫之周召何居周召畿內國二公之化行則如豳風附周公六詩之例曰周風召風可矣曷爲繫以南也是猶可解曰尊之故異之云爾邶鄘存其名謂不予衛之滅國也考班固地志三監叛周公盡以其地封康叔然則邶鄘本衛有矣奚爲其滅之乎且如莊姜共姜宮壼之篇衛宜專之邶鄘烏得而分據之苟唯滅國之名是存魏爲晉滅耿霍非晉滅乎唐晉之始封也其詩則非盡始封之詩也不得例以滅國曷爲乎存唐而削晉且邶鄘居衛前而檜又胡爲後鄭也周公陳豳詩以述先

代之事而公詩遂附焉亦曰幽風名與實寧相協耶陳詩太師職也文王時旣得二南歷武成康日進於太平巡守所至列邦宜有雝雝正風陳王所矣何其寂然歟說者謂昭王不復穆王周行無度巡狩廢而詩故不陳然周室至懿夷乃大替矣而錄在變風者反皆懿夷以後之詩太師復何從得之歟雅者王朝之詩政之小爲小雅其大者爲大雅固已六月采芑江漢常武等篇皆宣王中興征伐赫濯之聲靈也何小大之別乎小雅何以皆幽王大雅何以多厲王雅至平而亡厲幽以上溯乎康昭以降亦胡爲乎併亡歟賓筵抑與淇奧同出侯

國詩也而二詩分置二雅其謂以體別以音節別者列國與王朝遂可比而合之歟頌之酌賚般義不可知左傳載楚莊王引詩武爲首桓六賚三說者謂時在宣王十二年正樂記所云有司失其傳者果彼非而此之是乎凡若是者周公制耶國史編耶孔子正耶抑暴秦所禁亂耶羣言臆張楚失齊得前望千古留乎無徵縱疑之以疑決疑庸可析乎孟子嘗教人頌詩矣曰知其人論其世求諸人與世而窒不通則將斷以理宋儒固已先之矣必引伸其說卽使無戾而誠當亦歐陽氏所云不作可焉者況不相及耶又其甚焉則將如元儒之削退召南移置風雅而後可予小子夫何敢或曰非徒是之謂也司馬遷謂孔子刪詩後儒多從之其信然歟曰是殆不足辨也以國風視春秋所載國爲未備疑孔子刪之歟吳季札不後於孔子請觀周樂猶是爾又多乎哉自檜以下無譏曹可知矣卽滕薛蔡杞諸國可知其細愈甚斯其風愈下固時人之所同棄何必自孔子始謂風刪其篇篇刪其章句歟衛鄭齊之詩靡思不舉備錄以示懲則復何篇之可刪其刺詩有百倍害思於唐棣者胡爲彼存之而唐棣獨削之雄雉云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不得謂非室遠之旨矣且素絢可以

悟禮則登之且恐或後刪之何也竊意周時王朝采入之詩或分頒列國以爲樂章魯備六代樂得詩獨多故季札欲觀而列國所得詩亦間有未頒魯者故一時卿大夫所引詩如車乘絲麻轡柔祈招等篇爲魯國樂章所無孔子從周尊魯惟凜凜宗國之故府是遵春秋旣據魯史爲筆削詩亦以魯所有者參訂於列國非魯所有不敢載聖人之愼也唐棣素絢之章句蓋傳之者之亡脫耳商頌五篇且亡於孔子前小雅又亡六篇於後射之貍首御之采薺管之新宮皆亡矣章句更何論焉夫孔子每謂詩三百則三百足以盡詩矣興觀羣怨多

識之益固不備矣刪與不刪固不必疑也或曰小序自朱以來斥之者甚衆子何獨從之曰今將詢百年以上之事則惇史之老是求乎抑求諸富於年而精思者乎必無棄老矣古今萬變而不齊有情所必無事或有者有迹似而實非者而詩人俯仰盛衰諷諭深婉更有反言者託言者有含意抑揚字句之外者未敢以其所見蔽所不見也若夫以理爲衡而直斥之有朱子之學則可無朱子之學則不可或曰毛鄭亦足信乎曰傳箋其失也固而宋儒之有所據而斥之者多取諸三家以關雎鹿鳴碩人清人鴟鴞北山皇矣烝民諸篇觀之毛傳

最爲近正故從三家不若從毛鄭且其合者朱子固有取矣後之人亦取其近是者奚爲而不可或曰子之尊朱子是矣顧於其說猶或有未安何也曰非獨味也宋元來傳朱子之學者皆未嘗無疑於其訓詁也昔陳同甫數質所見於朱子或阻之以不容撓瀆長者而朱子意終無忤卒之同甫不掩其狂而益以見朱子之大孔子於鄙夫有問必竭兩端味之才雖不逮同甫使幸生朱子時敬獻空空之疑度未必遽擯逐之况朱子之書日月也味直爝光燐火耳往者不必論　本朝自李文貞以下凡宿儒從事詩者皆不必盡步趨朱子之說爝燐之末復焉能爲有無乎或曰如是則亦可不作可矣曰味不既言之乎何細之非大爝雖微而可以應時燐雖微而亦可以察陰陽之理且夫道者天下共由之路也跛蹩者行之而有未安則必並求其安而心乃暢然夫衆人由之而坦然跛蹩者由之而亦暢然是之謂大道故不憚竭其千慮姑直之以冀明者之救其跛蹩而輔之正是編所爲録也

男霽楙仝校